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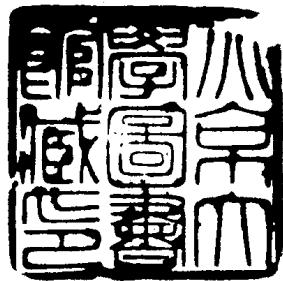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978753330535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〇二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三)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檉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

百二十卷(三)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七目錄

南京禮部二

侍郎

陳璉

章綸

馬廷用

趙永

崔銑

孫鉞

俞綱

廖莊

劉瑞

呂枬

陳陞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目錄

曼山館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七

南京禮部二

侍郎

南京禮部左侍郎陳公璉傳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自幼聰敏喜學從黃勳受書經領洪武庚午鄉薦為桂林府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都督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上聞璉之教悅服每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召試在優等擢知許州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少有警發眾為悚懼乃更以寬厚寧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十一

晏山館

多淫祠戒諭之俗遂漸變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戢暴民用大和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焉眾皆言璉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禮部宴餞給驛還在滁州又九年陞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吏黠胥奸弊百出璉至一治以法不少貸軍中暴橫有號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輒受奇禍廉得其實密遣人捕之皆寘之重典乃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 上嘉納

之璉素有文學永樂間獻歌頌 上雅知之召還改

南京通政使俾專掌國子監事師道尊嚴善於訓迪

士類悅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調南京禮部左侍郎

又五年致仕璉德行淳懿文詞典重人愛之若拱璧

其所進者有巡狩頌平胡頌鏡歌鼓吹摺紳士大夫

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足相躡於門應之如響故著

作最多所至學者考德問業無虛日黃蕭養作亂璉

建制禦緩靖之策竟平之卒年八十五初去滁時滁

人侑之於醉翁亭與歐陽脩王禹偁為三賢祠東莞

縣知縣吳中祠之與李用李春叟亦曰三賢祠論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十二

晏山館

一統志稱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學知名於時及得其集而閱之斤乎其明渾乎其肅括乎平乎如神神駿馳輕翰於康莊之塗也信有德者之言哉晉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事會討場屋與之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曰當今司馬君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其感人如此其所操存可知矣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秘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必館穀焉後皆為官府奪去其同考會試者二皆在為知州時國初之制蓋如此

南京禮部左侍郎俞綱傳

俞綱字宗立正統初以順天府學生善書選膳錄

宣廟實錄書成授試中書舍人選授書郎王府陞審

理正景皇帝即位以潛邸恩陞太僕寺少卿守安

定門景泰改元陞兵部右侍郎命預內閣機務綱固

辭明年轉左侍郎又明年丁母憂奪情視事加陞太

子少保命二俸兼支綱辭其一開經筵命充講官

英廟復辟革太子少保調南京禮部左侍郎成化二

年秩滿陞食正二品俸明年致仕至十四年四月卒

於家賜葬祭綱和厚馴謹不忤於物景泰天順之際

能周旋其間凡潛邸舊臣位通顯者皆罷去而獨得

無咎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三

曼山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南京禮部尚書

諡恭毅章公綸墓誌銘

謝鐸

成化癸卯春三月甲寅南京禮部左侍郎樂濟章公

以疾卒於家訃聞上遣官督葬事賜諭祭焉公之

子南京禮科給事中玄應將以是歲冬十二月甲申

葬公橫嶼山之原狀公行來速銘於予公立朝大節

赫赫在人耳目銘固不繫於有無獨念鐸之於公仰

止焉者非一日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始鐸成化

初被旨入校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

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知載何以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四

曼山

示天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

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詎有大

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蓋上其事增入之公慙

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為恨於乎銘

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公以正統己未進士為南京

主客主事景泰中權儀制郎中方是時南城懷愍之

變上干天變公卿百執事無一人敢昌言於廷者公

遂極言修德弭災凡十四事曰畏天戒曰任變理曰

養聖躬曰節幸遇曰務儉約曰勤論政曰悖孝義曰

煥賞罰曰重名爵曰巡撫曰擇重臣曰辨異端曰

却貢獻曰汰冗官皆譏切時病傳以古義而於畏天
戒悖孝義尤惓惓焉大要以爲臣子之邪佞妾婦之
驕妬小人進而君子退夷狄強而中國弱刑不當罪
賞不當功負役繁重紀綱散壞凡皆在人之陰足以
勝陽於是垂氣致沴而天變見矣況上皇爲天下之
文陛下爲上皇之臣上皇以天下授陛下陛下以天
下尊上皇今若是尤天鑑所在而不容以僞者誠不
可不念回氣之親推猶子之義率羣臣時見上皇認
沂王復居儲位如此則五倫全備和氣充盈天心自
回災異自弭且曰臣非不知逆耳之言出而身必危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五 吳山

南京禮部 上特御文華殿慰遣之以白金文綺
焉尋轉南京吏部 先皇帝上崩遺詔嗣君婚禮不
得過百日公復極言三年通喪達乎天子今山陵尚
新元朔未改諒陰婚配實所未安禮官大臣爭排公
賴上聖明不之罪秩滿稍遷南京禮部左侍郎以內
艱乞致仕許之公平生以天下爲己任凡朝政得失
生民利病知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方其未論
復儲也嘗陳太平致治十六策以至籌邊圍通楮鈔
冀寬恤增解額亦屢言之蓋已亡慮數千萬言其始
脫詔獄而爲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尼不行則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六 吳山

贈南京禮部右侍郎公生永樂癸巳享年七十有一
配朱淑人先九年卒子男三長玄清亦先公卒次玄
應以乙未進士至今官次玄會以恩補國子生公自
少輒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
休少從春官主事黃岩章先生取學及為郡學生則
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參質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幾
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歷醫卜皆搜抉務達其要
以為文之有關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詞故平生之文
奏議為多而間發為詩亦不事雕琢而自成一家有
拙稿困志集進思錄凡若干卷藏於家公性質直坦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長川

易與人無貴賤疏戚一笑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
事決大議則凜不可奪自號憇夫或勸公少貶以徇
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
不悅公者衆然至論立朝大節未嘗不以公為首稱
於乎歲寒乃見松柏我國家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
而極極熾而豐大小之臣方仰承德意以將順頌美
於不暇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者已絕無而僅有蓋
於是得二人焉曰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
劉公球至於景泰之季而公實繼之公以二聖之恩
克俟晚節也上擬學士公於無媿故雖不必若鍾侍

御與劉侍講公之死然究其所至固非嘗試而幸成
者則其於慶蓋已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
哉公之羣行不止是給事君能文蓋別著之家秉鐸
不待而論論其繁天下國家之大者以銘公墓以備
國史之缺以明示天下後世亦公之志也銘曰浚恒
之凶世具曰非吾寧為激而不以隨罔孚之裕世具
曰是吾寧為罪而不以恥我思古人猛虎藜藿孰與
重輕發蒙振落我思古人砥柱狂瀾孰與有無摸稜
兩端彼何人斯如鬼如域不有君子吁何能國我作
銘詩以告萬世紛紛鄙夫敢拜公墓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長川

公資稟殊常甫成童即刻勵好學既冠郡守何公文
淵選補庠生登正統己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
泰初陞禮部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
言言俱准議行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
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見名臣言行錄
五年五月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其悖孝義畧曰臣
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升
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長天子之所以

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乎一孝弟而已。本朝以孝治天下而友弟之義皆孝所推恭惟上聖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為天子母尊之至也。皇上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以天下養之在乎躬親養之躬親養之庶幾謂之至也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祝膳之禮是即古帝王之孝也臣又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向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九 皇山

為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嘗有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也幸而奉迎還官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況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日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是即古帝王友弟之義也至於儲位亦不可久虛伏望皇上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

居儲位以為天下之本如此則五倫備而和氣充溢於官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始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見進思錄

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債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史鍾同手成諫章大畧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為重初以稿示都察院副都御史劉廣衡見其語意觸諱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寮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啟之既奏有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綸正欲建言遂發復儲事於是年五月九日已未晡時封章進當宁見則大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十 皇山

怒讀畢日已昏門已扃乃傳旨自闕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翌日榜掠訊無跡又一日加榜無全膚不得已辭連同即逮繫入獄對既實乃加刑覆訊必欲招通南內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人大恐乃禁錮欲終其身自是日甲子兩至於八月既得生乃酌酒相慶或賦詩遣興或奕棋消閒日則對坐夜則對臥相與談論無復憂悶。見鍾同墓誌銘

大理寺少卿廖公莊見同與綸下獄乃繼言復儲事當宁怒其言切直待其以丁憂陛見即於朝堂大杖

之八十幾死貶爲陝西河洲衛定羌城驛丞遂因而
有旨命錦衣衛封六大杖擇六壯卒卽獄中大杖同
與輪一百必就死每五杖易手同肌體尤瘡故杖至
三十已斃不動杖畢頃之乃甦衆以手輿入獄又禁
不與酒既而給漸平復幸不死鍾同墓誌銘並
章恭毅文集

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奉 旨釋放還職出獄之際京
城男女娶觀填道擁不可行有嘆息泣下者見年譜

方脫扭錄手足拘攣不能動履項上鐵索繫縛三年
身向臥起白亮如銀尋陞禮部右侍郎山東水守臣

請蠲租米允公爲請得減其半宗室有抄火盜乞賑
獻徵錄卷之三十七 十一 吳山錄

卹同列執以例公特請得賜金五百兩時尚書與濟
伯楊善侍郎郝幹意皆不協南京禮部侍郎缺卽以

公對 上初難之頃之改南京禮部又改吏部轉左
侍郎凡六考成化丙申守制乞致仕許之卒贈尚書

諡恭毅年譜

方其職在一司位不過五品開口樓臂論國家大計
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

以至於 英祖之光復 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經
錡炳耀於天地門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後雖遠處南

國亦隱然爲天下重微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

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
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見西涯李公年譜序

公旣以節義爲天下望未嘗少貶以從時權奸憚之
故爲左右侍郎十有八年皆處南國顯擠潛沮弗復

改擢公益厲以裕終不自悔議者以公有汲長孺之
剛直魯宗道之骨鯁見王編修所撰公廟碑

正統之末 社稷非 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
功卓矣所不疑者易儲一事爾使當時廷臣有能直

課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必從
乃已則儲可必復正月十七日之變亦何目而萌柰

獻徵錄卷之三十七 十二 吳山錄

何獨公憤發一言遂懼楚毒豈意復躋顯位以功名
考終而榮及後人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

剛方坦易遇事敢言厥後 景帝拒絕讒問全護
兩宮其亦終有悟於公之言也夫名臣言行通錄

南京禮部右侍郎廖公莊傳

廖恭敏公莊字汝止吉水人初為刑科給事中會陝右饑命公賑之公以便宜行事全活甚眾比還多所建白時西楊當國家人有不法者公率同列上章劾其不職旦日入朝相遇門下莊不為避揖西楊謝曰得罪西楊亦慰之曰公少年宜持手裁景泰五年七月災異 詔求言公上疏其畧曰臣仕中朝十餘年間見 上皇歲時令朝臣調賀於東廊恩禮隆洽羣下感動 上皇今者深居 南內問安侍養大闡曠闕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 上皇之子宜令其親近儒臣講明經義以端國本庶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朝廷公天下之心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內艱入見會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於午門幸不死謫定羌驛丞天順初 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以公忠特賜祭葬服闋改南大理已又陞南禮部右侍郎御史有劾公者 上斥之不聽逾年卒贈刑部尚書 為入易直表裏坦然性剛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輒面折已則釋然雖間為深機者所中卒不能自易也廣廷大議棘棘不撓及以言被罪名稱藉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七 十三 長山館

四方想聞其風采然不子子為異飭細行以取譽揆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故舊營護拯拔極其力之所至賓至厄酒豆肉輒與為懽無一食不對賓客既為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議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沒之日無以為斂鬻居第供費歷時不能售鄉之仕於朝者相與哀助假貸以佐之於是足以見公之平生蓋賢於世之深情厚貌事邊幅者遠矣故河東文清薛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真知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七 十四 長山館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贈尚書馬公廷用

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廷用字良佐姓馬氏四川南充縣人大父諱覺照父諱鐸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祖妣朱氏妣賈氏俱淑人賈初夢月入懷而公生性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少大父鄉進士賈公嘗語人口是兒他日必元馬宗稱其從廣安曾謹思學易年十四巡按御史餘姚胡君實識其文大奇之曰是翰苑人物也成化四年舉於鄉第太學大司成丘文莊公合六館士試之以公爲首由是名震都下十四歲徵錄
卷之三十七
十五年
年舉進士改庶吉士進學翰林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同考禮部會試尋丁祖妣憂弘治四年起復時與野亭劉司直涇川張仲湜東川劉仁仲及予相倡和有詩石六年充廷試受卷官尋陞侍讀侍經筵八年主考順天府鄉試所取多得人九年與修大明會典明年陞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前胡御史僑居江寧公往拜之迎謂公曰吾言果不負矣太宰倪文毅公爲人簡允少許可每詣公輒抵掌談論夜分乃罷十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復與楊遠菴儲柴墟林見素呂乘之爲文字友嘗署南京戶部會歲歉江北流

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公持議發廩或以爲當請於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旣而奏上果如所擬守備成國公朱以祭告攝事與太常議禮不合互相論奏且移文禮部公判之曰尊君事神務在得體量情協禮貴無僭差或者見之曰此十六字南山判也議始定公臨事斷決類如此正德四年再引疾乞休得允歸治田園與親友日相從觴詠爲樂言者交章薦之冀其復起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十六
卒訃聞命禮部論祭工部治葬域仍贈南京禮部尚書異數也公長於經學以易爲潔靜精微之書近世作義者或雜引他說殊戾本旨乃會程朱傳義發爲文章成一家機軸學者宗之爲詩文不喜鉤棘聾牙之語所著有紫崖集若干卷藏於家紫崖西允望山也公家世居之因以自號公天性孝友初登第同年黎君復登輒愀然泣下黎問之故曰君始吾先人舉君以相屬豈意今日得與君同榜恨才力不及見是以悲耳事兄廷惠撫從弟廷實及從子企俱有恩禮居家治官事必循禮而協之情要在道可

行時可濟區區其說名聲之事不屑也衣冠言動亦
簡朴不為華靡接納後進恂恂如畏至議論古今人
物得失高下慷慨直言聽者忘倦嘗語人曰吾少貧
每會試間關萬里或負書徒步往來未嘗以為苦曰
男子事當如是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七

易山館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贈南京禮部尚書
五清劉公瑞傳
雷禮

劉瑞四川成都府內江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少敏甚
日記千言為文有奇氣選庶吉士讀書翰林於墳籍
子史旁搜廣摭無微不至錄討疑伐舛不苟為同而所
學益邃眾多下之授翰林院檢討日稽古自鑒至於
應酬敘述脫腐遠俗悉根理道正德二年逆瑾竊柄
尋乞致仕五年起用以丁憂不果十年再起浙江按
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約章程茂德教所至發聵擊蒙
不蹂於雜施又藻鑑公明甄拔皆知名士十四年陞
南京太僕寺少卿暇日作興學校隨所詣為之是正
出其悟表會滁守陳璧建科第題名碑為之紀其事
備云高皇龍飛草昧一時羆虎之士奮志勇冒矢石
贊成大業大率多滁人況百五十年未滿煦王化本
之經史督之師儒表之宅里榮之爵祿感風雲而起
者又何讓於羆虎之盛故滁士聞之莫不興起踰二
年陞南京光祿寺卿尋進南京太常歷南京禮部右
侍郎雖留務清勝不究厥用而行誼嶄然為縉紳所
共稱至沒之日無以為殮尤可以卜其素履公卒贈
南京禮部尚書隆慶元年從孫侍御翽奏賜諡文肅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八

易山館

南京禮部右侍郎趙永傳

趙永字爾錫直隸鳳陽府臨淮縣人長陵衛軍籍寄
 養順天府學沉靜簡默博洽淵冲從大學士李文正
 學文正曰此子風骨不凡而造詣宏博遠到之才也
 登壬戌進士授翰林編修纂修實錄忤逆瑾瑾欲左
 遷銓部疏勤慎竟復職瑾終銜之未裕如也辛未甲
 戌兩主會試文衡崇雅黜浮文體復古授侍讀轉春
 坊太子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奉命主武舉武
 廟南狩以居守有勞賜金麒麟服陞國子監祭酒未
 建師模嚴飭士習抑請托進廉節動遵矩範不阿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二十九 吳山慎
 要海內嚮風翁然丕變今上登極仍命直經筵兼
 日講官每進講必先焚香閉戶積誠滌慮以冀感通
 駕幸大學賜坐講尚書大禹謨敷陳剴切進止雍容
 上屢注日罷講聖諭褒獎翌日率諸生表謝
 上賜劄及彩幣二襲仍賜宴寵異偶因疾在告上
 念講官無直諫者遣鴻臚寺賚旨至臥榻諭起供
 職永感恩流涕力疾入謝未幾復以言忤當路辭解
 日講官轉南京禮部右侍郎尋攝部篆永修禮敦俗
 風化一新時內閣缺輔臣永負時望大學士楊一清
 恐相遇不合佯以他意挑之永曰吾可以纓冕况吾

道乎具疏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都給事中董進
 第御史王瑛率諫垣臺臣薦永名重玉堂化覃璧水
 退居於輦轂之下而踪跡愈幽充養乎經濟之才而
 聲猷實富吏部亦首疏起永竟不出繁精舍數椽繚
 以筠檜橫琴抱膝若將終身嘉靖戊申卒於家壽八
 十所著有類菴稿文華講義南京錄瀛洲詩北歸稿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公栢行狀

馬汝驥

公呂姓諱栢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學行為四方學者所宗稱爲涇野先生云中弘治辛酉鄉舉第十正德戊辰會試第六廷試第一歷官翰林院修撰解州判官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尚寶司卿南京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按呂氏本太公望後宋時有諱世昌者居高陵故世爲高陵人又幾世生彬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溥號涇陽涇陽公配宋氏生公昔葬彬卿祖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二二 吳山

時其壙有聲如雷卜言兆顯六世至是公生敦厚類敏特異始就傳於周尚書習小學之節邑高郎中見曰此子他日必成大人君子不但科第而已提學馬君奇之命爲弟子員時未總卹輒有志聖賢之道乃百斤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暑燥金不越戶限至冬月祁寒則履藉麥草誦讀恒夜以繼日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假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而下謂曰爾力學後當冠天下既試補廩膳生母宋卒公哀毀骨立既受學於教諭備邑孫行人昂請益於

冠多士爰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由是見聞益博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子就正所疑學益大進於時熊李二叅政聞其賢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乃遣子就學所居寺中一日聞父疾走還二叅政命驛馬追送弗受父疾尋愈乃居雲槐精舍熊李二生及多士皆來就學公食穀麵餅有上客至與共之鄉舉後與三原秦憲使世觀馬光祿伯循榆次寇司馬子惇安陽張憲使仲修宗伯崔文敏公仲鳧林慮馬都御史敬陳講學於成均又與一二同志輟舉業務博文約禮規過輔仁道相望雖衆以爲迂諱而弗恤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二二 吳山

更歷五橫而踐履篤實辟盜外著蓋不知夫富貴之可淫貧賤之可移威武之可屈矣會孝廟賓天公與同志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諱之弗變孫行人沒公服衰哭拜弔者戊辰廷試策對仁孝武廟嘉之賜狀元及第傳臚之前則欽賜冠服帶履至友人謂服習容觀公如言若固有之明口有中官橫加賀禮卻之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太史粹夫隸之凡父母賜書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聞期功總喪必爲位而哭凡贊非禮不受在官二年安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可常保富

貴時中官惡其言因嘗卻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得歸中官使校尉尾至真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中官凌遲人服公明公居家杜門謝客糲食草茹若將終身渭陽公問責次子梓公跪勸之梓逃乃朴公伏地受之怒輒解臺諫交章薦曰當劉瑾擅政縉紳側足乃能不顧時忌求歸且學問淵粹安貧守分以斯介行使立朝必能振起休風勸懲頹俗遂起用入朝乃上勸學疏畧曰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太祖一舉而取之上嘉納時乾清宮災公應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五十一 吳山

詔陳言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官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祗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各處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又累進講勸上舉直錯枉並後引疾乞歸友人崔後渠氏言於京曰仲木去就可謂必矣時西安秋旱禾槁有司槩征租公言於當道獲薄征張仲修為御史蔡河東書院成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既論定其祀又答以書為及上之給命正多貴言賤行故馬融訓詁雖附勢殺貴猶祀孔廟尹焯守死善道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顏之學觀之

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義不為文辭僻學者知所趨向王都御史薦公篤學好古乞代已官滯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未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變白丙子五月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先母宋權厝城東至是啟擴失一指公號天痛哭乃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躄泥中會葬者皆感泣稱孝既葬廬於中門之外旦夕號慟時陝西鎮守中官廖氏餽以金幣諸物卻之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求書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交遊慚而退盛都御史朱熊曹三御史交章薦曰學術闕深操履純正甘貧體道人望攸屬今上登極起用明年改元嘉靖復館職纂修武廟實錄進講虞書適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公口奏存襟服之禮罷酒飯之賜癸未充會試同考試官所取士二十餘人皆名士嘗上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望 聖上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旨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出山西解州判官至解首恤無告及諸貧困以贖刑木綿米肉給之免解之丁差倍徒他邑乃懇告當路會議分派賑濟 夜蘇於時解人及四方士多

從遊者乃即廢寺建解梁書院祀往開來復選民間俊秀子弟俾習小學之節歌幽風之詩又令諸耆德俊民朔望講讀會典諸禮及行藍田呂氏鄉約凡冠婚喪祭俾皆尊聞行知察諸孝子義士節婦咸遵奉詔旨題表其門復求子夏之後令其入學建溫公之祀而考序其集築隄以護鹽池疏渠以興水利桑麻以導蠶績於是士民率由風俗丕變屬縣亦觀感而化盧御史交章薦曰興學而人才丕變勵俗而禮讓大行乃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四方從學士及州人皆冒雨送至河干既去解人思之不忘豎碑以識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五

吳山翁

禮及為詩樂圖譜俾諸生講肄每試刻文之優者以式多士復申明監規五事。上皆允行公在監諸生有疾必問而醫有死者必哭而歸骨其鄉有喪必弔且聘有孝廉者聞者則識諸簿榜以旌之又先檢歷示勸仍奏減歷以通淹滯於是兩廳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慎諸生皆以德行道義相先而禮樂并行聲容俱美諸公侯子弟皆率教樂學諸觀政進士及歷事舉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沈東亦時至聽講乃後張御史薦云德行表儀諸生文學風動天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九卿謂孝陵着榛淡衣同寮曰盍着緋公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二十六

吳山翁

其一變為正人同寮復曲以書辨稱閣臣十善公嘆息而止署南京吏部印乃疏薦時賢備任用又薦將材數人尋進表朝賀畢見閣大臣閣臣曰某匪人公曰愚與居未知其非祇見其才耳公合天下之才以事聖主可也閣臣不悅公返留都已亥春累疏乞停止親視山陵及慎重大禮上悉納五月復進聖節表道過河南見餓孺盈途語所在郡縣墮之抵京值奉先殿災例自陳上允其致仕公既與閣臣忤及入京乃閣臣先來見餽之酒肉語款而禮勤已乃得致仕閣臣意也歸事繼母侯孝養備至侯病頭風畏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七 雙山館

寒親為艾褥進乃安張御史按陝薦公雅志安貧力學敦行忠信篤敬規矩準繩辛丑春侯卒公哀毀殯殮如禮壬寅六月公左臂病癱至七月一日卒距生則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四歲卒之日食時復有大星流光震隕之變遠邇弔者以千計大夫士及門人悲痛如私親皆走巷哭為罷市三日解梁及四方弟子聞訃皆為位哭所著述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澄野文集詩集宋四子抄釋小學釋詩史館獻納南省奏議寒暑經圖解涓陽公集史約上陵詩賦

曲頌監規發明署解文移高陵志解志漢壽亭侯集魏氏宋氏族譜詩樂圖譜共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八

雙山館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崔文敏公銑傳

郭朴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冕叅政陞之子也資稟穎敏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母慕高虛母溺訓詰其志毅然以洙泗為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校修 敬皇實錄同考會試宰執託私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黨張綵曰北方賴此人猶古作挫抑之不可實錄成瑾矯 旨以練達政務為名出翰林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二十九 吳山

禮有欲引銑為助者銑恥於黨附拒絕之乃抗疏勸

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已報致仕歸閒居讀書洎上折東羣言遠近從學者眾銑教以研經傍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三十 吳山

禮部尚書諡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依阿
態鄉人擬之程伊川平居手不釋卷對客談古今事
評議經史駁正前人陂見咸有確論初年陋萎文之
習抗志古昔自唐以後弗屑也翰林職專聞望奕起
其文流傳海內稱爲宗工壯歲志在行聖人之道以
濟天下閒居日久則思著書明道以傳來世所著有
松窓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郡
志洵詞及刪定一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抄文苑春
秋諸書行於世學者尊爲後渠先生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
僖龍白陳公陞行狀 呂本

公諱陞字晉甫姓陳氏別號龍白其先自南朝居於
吾姚開原鄉之登洪里至宋從開原徙姚江之南學
宮之西居焉遂世爲東南隅人高祖諱孟雍贈吏部
文選司郎中妣吳氏封太宜人曾祖諱雷封彰德府
同知贈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妣孫氏封太宜人贈
淑人祖諱廷敬薊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如贈
廣西布政使司左叅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妣于
氏贈安人恭人淑人考諱煥號西愚光祿寺卿妣胡
氏封安人恭人淑人公生而白皙豐腴自孩提斬新
露頭角有巨人志不與羣兒戲狎西愚公心奇之髫
鬣從塾師書一再讀不忘十歲能文才思駿發弱冠
入邑庠爲弟子員嘉靖庚子以禮經魁浙江鄉試明
春復魁會試廷試二甲第三卷徹 御覽改庶吉士
而公之名聞於海內矣公益感 上知遇夙夜効心
勞力遍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儕輩館閣諸老翁然以
公輔器期之公願抑抑自持言若不出諸口士類莫
不歸心焉授翰林院編修乙巳充纂會典官丁未
充德府冊對副使燕享外毫髮無所愛主特加敬焉

庚戌充會試同考辛亥丁外艱奔喪歸三年間悲苦如一日吾姚人動以爲法甲寅服闋還任乙卯九載秩滿擢本院侍讀丙辰又充會試同考戊午主考應天鄉試公念以人事若其事至重每承校閱之命殫情竭力去取不爽錙銖故所得多佳士是年冬以資深擢左春坊左諭德辛酉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壬戌禮部右侍郎鄭缺銓曹以公陪推先帝特以擢公九月轉左甲子丁內艱大事既襄思念二親不可作欲養無從明發多不寐丙寅服闋乃於故址築室遂有終焉之志然士類謂公豈宜久在家食顯願望公起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三

曼山錄

於是暫補南京禮部左侍郎公蒞任未幾有旨修鳳陽皇陵及壽春王墳公當率屬會撫按守備相規制程物力諏時日至則徒步往返餘二十里又心計手書悉出於公殊爲勞瘁是夜四鼓痰疾作卒乃丁卯十月二十日也距生正德己巳十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九郡守具棺殮撫臣奏聞且請卹典從厚天子震悼制若曰聞某雅恬靜況殞身公役下禮部議報於是遣官諭祭有司營葬謚文僖贈禮部尚書人臣榮哀之典無所不備誠異數也公性質純粹器度宏大平生安於義命不欲與物爲競其於官職進

退遲速尤未嘗顯念昔先帝用詞臣撰文頗速化公獨再三堅辭當時大老甚訝之子爲言人各有見也不必強觀此則公之賢於人可知矣其在翰林二十年讀書談文之外無所好亦不輕爲遊觀掌內外制甚久正大典雅真可華國卽超叙不爲過因其澹然自守而推轂者亦鮮乃先帝獨鑒知之而郊廟命之陪禮殿工命之閱視癸亥虜犯薊鎮勅守皇城而禮侍之擢特出簡眷蓋大拜爰立可佇而俟也今不幸已矣予嘗聞其從兄叅政紫墩云癸未將會試而公在髫年送之同榻紫墩偶問之汝他日做好官做好人公應曰好官不如好人也今蓋棺事定而公做好人之志自少而壯而老可謂始終不渝者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七

三

曼山錄

南京禮部右侍郎孫銀傳

南京禮部右侍郎孫銀浙江餘姚人故尚書陞之子都御史諡忠烈燧之孫也舉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編修校永樂大典纂修承天大誌隆慶丁卯大典成陞左中允賜五品服歷左諭德國子祭酒至今官未任而卒時隆慶四年十一月以經進講官特賜祭一壇

欽徵錄

卷之三十七

三五

吳山館

皇朝欽徵錄卷之三十七

皇朝欽徵錄

焦大史編輯國朝欽徵錄卷之三十八目錄

兵部一

尚書

單安仁

樂韶鳳

唐鐸

鐵鉉

金忠

方賓

張本

徐晞

侯璉

陳汝言

王竑

陳鉞

張鵬

劉大夏

胡汝明

滕德懋

溫祥卿

齊泰

劉儁

陳洽

李慶

許廓

鄭埜

于謙

儀銘

白圭

項忠

余子俊

閻仲宇

王啟

欽徵錄

卷之三十八目錄

一

吳山館

目錄

兵部一

尚書

兵部尚書單安仁

宋 濂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謂濂曰安仁之姓相傳出於周單伯之後子孫世居臨濠臨濠今改為鳳陽自五世祖譜牒失記不知何時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至於祖父皆合葬鳳陽縣之延陵村三塋同城繚以周垣植以松栢外立高榭表署名號歲時祭祀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史山集

唯謹惟我單氏世以末耜書詩為業敦崇本基惟務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恂恂款款不能以辭氣加人入或見侮輒遜避而已故於州間之間並無所爭訟衣食有贏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姻友不復為自藏計家法素謹男耕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多薰為善良焉先德之忠厚者甚眾安仁不及聞其詳今也幸逢維新之朝忝被官使 皇上念及舊勳勅贈大父青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大母鄭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學嘉議人大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母王氏追封

南安郡夫人 天恩深厚賁及泉臺而榮開定柩之

石尚未有刻文茲非闕典歟敢具書以為君子請濂

受書讀之不覺歎曰嗚呼天之於善人其報施也如

吹之必寒噓之必溫此古今之恒理幽顯之通符也

今以單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誣濂與公交遊十

有七年知公之勲業為最詳苟不附書先德之後何

以自前人積累之深而垂裕於後昆哉公有志事功

雖為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為事當至正辛卯江淮

兵起剽殺相屠劉民遑遑無所寧居公奮然曰丈夫

當出奇剪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椎牛釀酒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史山集

率健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械教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曳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甯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襁負依為保障者累千家當是時蒙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而是乙未秋公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為人作驅除爾真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公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金陵真人者此真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 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公嚴飭軍伍益自振厲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

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度 上選公為副使巡行
 水東悍將悍卒橫賦民糧曰寨糧務腹剝以盡八
 一實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
 頗聞爾丞賢爾細氓也奈何犯分而許之即圖白金
 短長圓方來上圖上藏素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
 公曰是非誣耶眾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
 者告許之風為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
 甲辰徵為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莽
 如亂絲公佐太師李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
 無滯 上益奇信之吳元年下未闔浙中原漸平營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主 黃山 建城闕官殿修朝享服御儀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
 奏公為將作卿公精敏多智凡所程量皆中法不苟
 明年戊申是為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陞公嘉議
 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公宅心
 中正能聲彰聞公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屢請
 致其事 上憫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
 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公退卜儀真珠金沙結廬以
 居 十夏 上念公舊勳復詔中書起公為山東行
 政事公請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頒致仕詔加
 大夫蓋異數云

兵部尚書滕德懋傳 宋 濂
 滕德懋字思勉吳縣人元季為浙江行省掾參政梁
 耳只班討方國珍辟為參謀渡海颶風大作舟且覆
 德懋神色自若國珍降留撫台州三年台人德之
 國初徵擢丞相府掾從征陳友諒除知信州以才力
 不逮辭改建昌同知特陳氏故臣王溥守禦建昌所
 為多不法德懋以大義律之多所悛改進知潭州再
 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 召拜兵部尚書坐事卒
 德懋才辯豪爽器量宏偉其學長於秦疏一時招徠
 詔諭之文多出其手子枋字用載有文學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 吳山 建

樂韶鳳字彥儀直隸滁州全椒縣人元末兵起有經世之志乙未謂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丁酉年授江西行省管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遷給事中尋進中書左司員外郎本年陞兵部侍郎六年陞本部尚書正月戊午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凡騎士必善馳射及用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中式并定賞罰各有差本年六月改

秋徵錄

卷之三十八

五

長山館

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祝惠并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鑿樂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為八隊皆八人體部具圖以上命樂工肄習之八年三月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汝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韶鳳奏漢祖諸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牲致祀每西幸即親詣洛陽諸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次上陵唐園陵之制

秋徵錄

卷之三十八

六

長山館

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獻終獻奏景和徹饌奏咸和送神復奏咸和之曲七月製中都城隍神主太祖親為文遣韶鳳奉安九月編集大明日曆命韶鳳為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月上以祭祀還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韶鳳等曰古人詩歌詞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誦美無復占意矣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則目警之志然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

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高祖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夕夏二至伏臘清明社等節俱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璟直上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惟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等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喬共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諸陵

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舊儀每歲九月清明七月望
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
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對望伏臘社同日
則用節禮 上俱從之十一月詔定登壇脫舄禮詔
鳳奏古者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
就履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履賤者則不敢陳於尊者
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長者在室則著履上堂
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履惟蕭何劔履上
殿宋南郊 皇帝至南階脫舄下壇入廟脫舄升殿
梁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跣履唐禮志正旦冬至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七 曼山錄

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履就位祭畢降壇納舄
上俱從之未幾以病免九年起國子司業十二年
三月陞國子祭酒本年八月又詔定 皇太子與諸
王往復書劄禮部鳳考據精詳屢蒙褒答 上賜諭
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爲國學焉歷代以之
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
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承是師範闡揚博
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不但稱汝職任甚有
補於朕政汝往欽哉十三年雷震奉天殿 上以羣
臣多不職罷之詔鳳以病致仕詔鳳爲人和易簡諒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本 曼山錄

羣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劔升御坐前殿
賀降至西階佩劔納舄燕會羣臣應升殿者禮同宋
開寶通禮太廟裏獻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
劔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劔脫
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詳朝儀太尉中書
令門下侍郎解劔脫舄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劔納舄
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月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
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於壇門外西
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
駕讚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入壇

兵部尚書溫祥卿傳

祥卿山西人寓湖州之長興丁酉從元帥耿炳文守
長興洪武元年授大都督府照磨二年除秦州府錄
事九年陞長史十三年出知儋州尋改大原府知
未幾陞尚書至是以罪降為刑部主事

蘇徵錄

卷之三十八

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唐鐸傳

鐸鳳陽人從軍守濠州庚子從上討江州授西安
縣丞召還除中書省管勾出知延平府三載召為殿
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卿丁
母憂家居特賜食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
夫以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復
為兵部刑部尚書遂以兵部尚書致仕仍食其祿及
立詹事府起為太子賓客逾年陞少保鐸重厚慎密
上初起兵時鐸即事左右上以故舊遇之為尚
書御史時僚屬數以事連鐸上重其德皆釋不問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十 受山錄
上嘗稱之曰鐸自友及臣至今三十餘載其人交不
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其見恩遇如此卒年六十有九
遣官護喪事恤贈甚厚

兵部尚書齊泰傳

齊泰深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
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泰以
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
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
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
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
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
齊尚書間我也成祖時自燕入臨至淮安泰上言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齊泰
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
罪輒除國泰欲先圖燕黃子澄不可建文元年北兵
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建文君日召學士輩討論
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闕外事一付泰泰遂移
檄指斥削屬籍北兵以誅泰為名疏請發奸臣齊泰
黃子澄等與臣訊究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泰以谷
王穗漏師遁還又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遼
王至寧王竟不至使李景隆將兵北伐泰極言其不
可任三年北兵日進逼燕酒滿泰與子澄官求解兵
李景隆書于燕謂燕真所遺荒可息兵歸藩成

祖曰此緩我也不聽進兵益急尋召泰未及還金川
門開建文君遜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
被執見成祖不屈死之籍九族故居為舖舍人稱
為尚書舖云 仁宗時泰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
嘉靖中知縣謝廷荏為祠祀泰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齊泰

兵部尚書鄧州鐵公鉉傳

宋端儀

鐵鼎石名鉉鄧州豐和鄉人幼處州校聰敏邁倫既入國學學問益大除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事官高廟每試以盤根錯節知其能喜而字之曰鼎石法司有疑獄未決多屬鉉以成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叅政二年乙卯秋靖難兵起建文命曹國公李景隆掛印充征虜大將軍帥師百萬往征駐劄德州命山西河南山東三路給餉是年十月景隆進圍北平城連敗績於鄭村埧等處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績於白溝河北兵乘勝追襲鉉時主餉在行與叅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長山館

兵部尚書叅佐盛庸凡運籌策申軍政糧草主將多倚藉之北兵既至滄州以十月晦虜帥臣徐凱復命鉉專城守濟南庸帥兵往來河博間北兵以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春由萊河還戰濠城遂略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河汶上直抵靈壁北兵副將陳暉平安等遂渡淮庸大軍亦連敗績自是不踰月京師平執鉉以八月朔至京師故老相傳云鉉俘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時年三十七十月十七日也男福安年十二三發充河池千戶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長山館

兵部尚書劉備傳

楊士奇

尚書姓劉諱備字子奇世為江陵巨族曾祖伯華祖
貴甫慶積於躬鄉里歸重父從政甫益修厥善聞實
有加一日夢天降赤幟上書備字是夕尚書公生會
鄉先生命名符於夢因以備為名公幼磊落不羈讀
書日記數千言下筆成文蔚然可觀既壯志益堅平
居言不出口遇事剖決有道鄉人皆奇之曰異時公
輔之器必此子也洪武乙丑登進士第擢駕部主事
陞郎中遷右侍郎進尚書總制邦政綱舉目張永
丙戌日南干紀王師問罪擇廷臣有文武全才者

廉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吳山館

督軍務公實為首既受命運籌畫策夜以繼日師壓
賊境罔不克捷既曰彼無辜夷人為渠魁所協既獲
元惡餘孽可以恩及之日南之民幸得以靖既凱還
上深嘉之未幾餘孽哨聚林堡構患愈深朝廷以
公聲威昔著夷賊猶伏仍遣與大將軍黔國公往勦
之公曰此行吾當盡除逆賊以死報國師行萬里直
抵化州夷人聞公權忻鼓舞獨元首抗令不伏公晝
夜不遑好謀慮勝總戎有莫能往者公即親冒矢石
分軍前後掠敵所至輒有奇効一日以前得捷襲寇
至大安海口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晝夜莫辨比進

則人馬難行退則敵眾掩合公乃長吁曰天乎天乎
夷賊弗天我實奉天遭時如此豈天不欲邊民平治
也即口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時且戰且行
略無退意卒致後軍弗前勢孤懸絕遂陷賊圍賊用
言挑之爾若順我共享富貴保全爾生公厲聲大罵
逆賊弗恭殘虐我百姓擾害我邊疆我前奉命來
討不肆戮殺撫安而還豈我之兵威不振耶特彰
聖天子好生之德也不料爾思罔悛復勞天討雇今
日之逼氣數耳賊戲曰可一揖縱公生復罵賊曰堂
堂天朝衣冠大臣豈屈爾腥膻大羊之下乎劉尚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吳山館

書雖死天朝豈無劉尚書乎王師復至爾輩死無
道類口誦杜甫題諸葛亮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泪滿襟賊不辨鼓眾而進公遂遇害事聞
上悼慟不已為之輟朝賜賜葬祭甚厚時皇太子
諸王皆遣祭名公鉅卿各為詩歌以輓之後皇太
子即位是為仁宗猶嘉慕之遣官諭祭賜以詔命
賜榮祿大夫柱國少傅諡曰愍節官其家子奎為給
事中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少師諡

忠襄金公忠墓表

楊士奇

永樂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金公卒公世鄞人自少慨慷闊達負氣義壯遊京師
遂遊齊魯趙魏以達於北京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
舉義靖內難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長
史又明年陞工部侍郎永樂二年陞兵部尚書兼詹
事詹事公事 上敬慎小心每被顧問知無不言
退未嘗世以是益見禮遇而委任益篤焉輔導儲君
以正直自持言無不盡尤見優待遇同列論事徑情
獻徵錄 卷之十一
直發不肯持兩端依阿而虛已服善沛然如决江河
注之海也兵部機務繁劇公嘗推讓同官之賢能或
一事失當則必自引咎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
公異意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
公公為尚書時其人由吏來京師懼不為容公薦用
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
故掩人之長尤好獎掖善類士有得一官而往見公
者必戒之曰國家待士厚所望為民造福耳所至一
以濟物為務聞人出片言語涉暴刻輒斂然色變可
謂公真慈厚者矣襟懷坦夷神情灑落政務之暇朋

徒往來酒一壺棋一局詠歌談詠相得也事兄世華
盡恭撫兄子如子篤交誼朋友卒其子無依公為長
育之亦有長育之而為之娶婦者其他賙貧乏恤喪
葬所濟尤多博於史學每論當時成敗治亂之故
娓娓千數百言不竭其源委曲折歷歷如身親觀之者
享年六十有三公諱忠字世忠祖漢考文英以公貴
皆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一

長山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贈少諡節愍陳

公洽墓志

曾祭

兵部尚書昆陵陳公之於事于交趾也計聞詔贈少保榮祿大夫諡節愍遣官諭祭命其子樞為刑科給事中勅工部為造墳厚卹其家樞既做古具衣冠招魂與公之夫人合葬其邑定安西鄉三橋之原乃奉禮部尚書胡公淡所述行狀詣余泣拜請銘余嘗辱知於公而忠節事又所當紀者遂不辭按狀公諱洽字叔遠姓陳氏其先浙之樂清人曾祖可山喜為湖海之遊元季客平江遭亂道梗弗得歸遂家姑蘇之

蘇徵錄

卷之二十八

十九

常熟祖益初父以貞連世弗仕母唐氏有淑德國朝洪武中以貞始自常熟徙居昆陵之武進三子皆聰穎秀異公其仲子也生洪武庚戌正月初六日自幼端重不為兒嬉甫成童已屹如老成人稍長貌奇偉長身玉立人望而敬焉與兄濟暨弟浚同游鄉先生謝子蘭之門子蘭謂人曰陳氏兄弟才氣如此河東之龍不得專美於前矣且以遠大期之公讀書力學淹貫羣籍尤工於書法弱冠用薦登命點軍卒過且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輒答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 太祖皇帝嘉之賜織金鶴

鴻鵠衣一襲洪武丙子以貞戌五開以沒公去官

家時五開鬻寇竊發公匍匐將往以歸父喪或止之

公不應涕泣以行其後觸瘴癘冒危險間關五千餘

里竟負骨葬焉未幾少保兵部尚書茹公薦公才可

大用遂奪情起復授文選郎中 太宗皇帝入正大

統之初首陞為吏部右侍郎尋轉陞左侍郎階嘉議

大夫量才任官銓衡惟允復署地官事益有聲永樂

乙酉遷大理寺持法平恕民無告冤者丙戌交趾黎

賊搆逆 朝廷興師問罪且命公覘賊蹤跡調土兵

三萬以佐總戎者未幾黎賊就俘交趾遂平既還朝

命掌春官事論功定賞人無間言繼署冬官名譽尤

振歲己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率師討

討之公實與參贊機務遂擒其兇渠簡定而還時北

寇猖獗 車駕親征公承命偕英國公訓練士卒于

塞外辛卯復往鎮交趾以克綏輯其民先教化而後

刑法夷人安之蠻俗為之丕變窮陬遐裔之間絃誦

之聲相聞乙未還京師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階

資善大夫丁酉仍與豐城侯李公彬同鎮交趾兼掌

二司事 仁宗皇帝即位勅領交趾布政司按察司

兩司仍參軍事賜誥命追封二代 今上皇帝宣德

元之初蠻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通率師討叛
仍與參贊是年冬十一月八日出師討賊公以為
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主帥欲渡河而陸
公反覆論以利害且陳方略主帥弗聽翌旦五鼓麾
兵以渡公弗能止次寧橋賊自己至末力戰公遂自
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而了無怖色
既而墜馬左右扶掖公欲還營中且曰主帥且退公
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
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恥者乎眾皆潰散公奮
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大罵自刎而死
徽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吳山館

兵部尚書方賓傳 雷禮
方賓字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洪武中大學生
授刑部試郎中數月改兵部革除中署應天府事坐
累謫戍廣原以茹瑺薦召復兵部郎中會 文廟靖
難執尚書齊泰亦其族賓與侍郎劉雋等迎 駕特
見委用遂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四年雋以尚書出
征黎賊賓理部事有幹才應務不滯及雋死交趾進
賓尚書益以通敏稱七年 命扈從北京兼掌行在
吏部事八年扈北征賓與內閣胡廣金幼孜楊榮侍
耶金純參畫密勿効力居多寇平尋扈還南京時侍
衛缺人建議 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
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
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
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踈放仍於本州
縣照名選補人多苦之以後十一年十五年十八年
俱扈行在侍衛放肆無顧藉公納賄賂已微 九重
會十九年議親征戶部尚書夏原吉約賓同諫曰公
但來吾自言之夏入奏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
費八九况今災疴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
風沙誠未便 上怒命夏理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

上益怒遂戮其屍賓有幹才善以機警揣 上意以此委任特隆但 文廟命解縉品羣臣於賓曰簿書之才阻偷之心 宣廟與楊榮論永樂末年扈從之臣對曰是時賊貪方賓最甚則為公論所共棄云

臥敬錄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三

吳山館

兵部尚書李慶傳

李慶順天府順義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後授刑部員外郎陞紹興府知府永樂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年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營建北京陞工部尚書二十二年調兵部尋兼太子少保 仁宗皇帝命侍 上謂 孝陵慶約束侍從將士不敢秋毫犯民 上欲獵亦屢諫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等征交趾命慶參贊軍事至廣西病作及交趾境遂卒慶平直剛果遇事敢為不畏強禦深嫉脂韋媮媮者以嚴馭下以恕用法有獻敬錄 卷之三十八 三十四 吳山館 幹局其在刑部時所領事多不得數至部凡屬吏與囚交通或私餽飲食慶輒知之加重罰眾畏憚不敢肆 仁宗即位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其中有過于矯激者 仁宗不悅時大臣如呂震劉觀蹇義虞謙吳廷用交口傾之賴 仁宗不聽時惟慶夏原吉不語然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嘉遂降勅自引咎且勉諭謙又責羣臣之嘗傾謙者震乃大愧於慶兩人時治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或有過求慶執不與至相詆詰不為動若他事未有便亦侃侃爭論未嘗苟徇當時皆嚴憚之號為生李

仁宗卽位慶請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
操備 上嘉納之十二月 上諭慶曰庶官賢否軍
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 皇
考亦嘗書中外姓名於武英殿南廊今都布按司朕
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誰肯自戒爾爲我具
各官姓名書於奉天門之西序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三十五

曼山館

兵部尚書張公本傳

張本字致中東阿人也九歲爲邑諸生後舉京闈鄉
試授江都知縣釐奸革弊豪猾斂跡靖難兵起擢揚
州知府尋陞江西叅政巡行郡邑躬理民事祛除蠹
政吏無所容姦聲稱愈起 詔爲工部侍郎已以事
廷 旨請交趾布政司吏復起刑部侍郎 仁宗卽
位以其特立不阿首進南京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
事召掌行在兵部宣德初征漢庶人本以戎樞扈從
調度兵食庶人伏法遣本治其餘黨本奏漢國吏民
爲王所脇倉卒從亂可無盡法以安反側 詔從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三十五 曼山館
一方賴以全活時軍政久弊本奏遣大臣分出清理
爲條例班行天下著在令典 詔兼太子賓客數
賜璽書褒諭已以戶部政弛又命本兼之本夙夜講
求興廢舉墜必求至當宣德六年本病 詔遣中使
絡釋臨問諭令近醫藥自輔毋以國事爲念本涕泣
受 命未幾卒 賜祭遣官營葬世復其家本爲人
直諒通敏持身廉介議論侃侃有古大臣風同輩皆
推服之世傳 成祖嘗宴近臣各設銀器一案因以
賜之惟本坐案皆設陶器論曰卿號窮張銀器不知
用也本頓首謝郡邑皆祀學官

兵部尚書許公廓傳

朱睦㮮

許廓字文超許之襄城人也洪武三十二年鄉舉永樂五年授錦衣衛經歷未幾遷工科給事中復遷鴻臚寺左寺丞十年以薦拜工部右侍郎十二年文皇北征廓督餉明年營建北京廓提督神木廠工竣特賜宴勞時交趾已入職方戶口田賦未有定額遣廓往理及還條奏數事 上皆嘉納 昭皇即位進左侍郎宣德五年河南民饑流徙者甚衆命廓拊循上親製詩送之曰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缺始旱澇復繼衣食既無資民生曷由遂顧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七

位民上日夕懷憂慮爾有敦厚資其往勤撫字徙者必緩輯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勤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罄乃誠庶用副予意廓至旌廉黜貪榜示有司弗得復有科擾凡夫匠雜役及諸采辦積逋租物悉奏免於是復業者數萬戶廓還上褒賚備至六年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卒以廓代之本嚴厲詳密廓承其後濟之以寬人心大悅年五十六卒 論曰巡撫之設即成周以王朝卿出監之意也洪武永樂之際或曰採訪或曰巡視事已即還宣德庚戌乃置專職其遷轉亦以年資深淺計也嘉

靖三十二年都御史蒲圻謝公檄署學政副使慈谿張公察巡撫有治績者建祠祀之於是張公過余考論得王公彰許公廓輩十有二人會謝遷官不果承附主于肅愍公祠內而王許不預焉於戲二公當承宣之際有大造於茲土世勦有知者余故錄於篇以俟觀者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八

兵部尚書徐晞傳

晞字孟暉常州府江陰縣人永樂初由吏入仕晞管
 建北京宮殿命勛賞重臣總之授晞都事功成陞營
 繕主事宣德中陞郎中等調兵部武庫司 上即位
 陞試兵部右侍郎往陝西臨洮鞏昌選練軍士既而
 虜寇警殺擾邊命晞參贊甘肅軍務正統丙辰召還
 實授侍郎復命往守莊浪涼州晞奏言其地戍士多
 衣冠故族請建學立師以作養之舉轉南京戶部左
 侍郎歲辛酉征麓川命晞督餉餉賊謀間道焚掠餽
 糧晞訓勵土官出兵擊破之餽道以通麓川平進兵
 是卒 上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勅工部營葬
 江陰徐尚書晞始為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鄉某甲
 田產誣以人命甲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
 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於郡公核實為言其冤於
 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
 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時日暮而前路
 頗遠不得已從之甲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公適舉
 杯而甲逸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
 貧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姿侍寢吾夫已假

宿鄰家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
 是邪連見而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
 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公諭慰再三
 乃就枕達曙告夫夫婦為之感泣 馬氏曰

史記卷之三十六

兵部尚書贈少保鄭忠肅公楚傳

鄭楚字孟質宜春人父子輔為句容學官楚少事奉
和王敬先學有本原永樂己丑登進士試政都察院
癸巳拜監察御史時 文皇帝行在北京有言鈔法
不行者衆謂將起大獄命楚往南京廉其事楚執市
豪撓法者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恐今法已行矣 上
領之而罷倭寇犯遼東楚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
百餘人皆應死楚開陳其可矜狀 上宥之山海關
吏卒邀阻行人亡逃則受賂縱之去弊積滋甚楚歸
至關悉擒治抵罪丙申北京營造執役者累鉅萬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楚山

上念有病者命醫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楚察之楚
躬履其地時其藥食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請
關告變者州民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迺擢楚
陝西按察副使楚至察其誣以聞 上命止弗問
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右饑楚巡歷其地乃遣旁
縣粟賑焉羸病不能興者命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
聞父憂號痛輒欲絕治喪悉用古禮服除拜應天尹
楚上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與在外府治不同
凡有政務而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院劄付邇者
監察官巡視遇有公務輒便追呼恣肆凌壓非所以

崇國體也宜定體式庶如古京兆尹斯可矣疏入

之楚以養民為務凡市鎮田稅約束有法歲大熟麥
有兩岐者民歸德於楚悉拒弗受正統改元進兵部
左侍郎時西鄙有警楚獨任其事 上嘉其才荆湘
民多隸戎伍楚家亦與特除籍以示優寵時京師久
雨壞民室廬楚竊憂以為陰沴兵象遂上疏以為安
內靖外在兵統兵馭衆在將必智者然後能運籌制
勝勇者然後能奮威摧敵今邊方弗靖用兵禦寇四
海之廣豈無如古孫吳衛霍者倚苟不豫求於無事
之時何以應用於倉卒之際宜令公侯伯五府并各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楚山

管把總官在外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廣詢博訪各
舉所知具以名聞儻以不效連坐舉主如此則將帥
得人兵政修舉矣 上聽其議先是麓川用兵楚舉
定西侯蔣貴為將以往卒賴有功歲己巳秋七月也
先深入逼近畿輔 上親征出居庸關駐龍虎亭楚
扈從乘馬或勸少憩於懷來城楚以馬革裹尸自誓
是月壬寅 車駕次鷄鳴山癸卯次萬金峪是夕金
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氣四塞乙巳次天城丙
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樂驛戊申次大
同庚戌次雙寨辛亥次滴水巖壬子次洪州癸丑次

曰登王振迫挾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車駕
尋次宣府虜踵至。上言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王
振力沮之。皆不報。又請行殿。申前請。振怒曰。汝腐儒
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堃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胡爲
以死懼哉。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堃與戶部尚書王佐
相對泣。帳中明日師覆。堃死之年六十五。贈少保。謚
忠肅。官其子儀爲主事。堃爲人端謹。居官勤慎。所至
有水槩聲。丰采凜然。履宦四十年。櫟履如一日。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兵部尚書澤州侯公璉神道碑 王 直

侯氏世家澤州公之曾祖父伯謙。大父慶先。父大亨。
皆儒業。而不仕。公諱璉。字廷玉。自幼端重。寡言笑。而
聰放。喜學。慷慨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
輒先退。不欲以酒廢事。先生長者皆以遠大期之。舉
爲州學弟子員。永樂癸卯。山西鄉試第一。遂取進士。
爲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四川雲南廣西
諸土官爭地有累年不決者。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
志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由。
是皆悅服而罷。上亦以爲能。交趾黎麟請命公輔

狀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禮部侍郎章敵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
謂當偃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
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逆者驚懼。爲撤關
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旣歸。毫髮無所受。人
以此益賢之。遷兵部主事。虜寇阿台朶只犯邊。會昌
伯趙安尚書柴車等自涼州分兵出鐵門關。攻敗之。
公與有勞績。以外艱歸。居喪盡禮。而哀戚加焉。服除。
陞郎中。麓川思任發反。詔尚書王驥率兵討之。公在
行。往來督戰。視將校用命與否。以施賞罰。賊攻大侯
州。公以偏師往援。令於衆曰。吾視賊氣。驕有輕我心。

宜掩其不備卽塵象薄之呼聲動天地斬殺無算賊
太濟我師益奮與參將冉保等遂破石甸等十餘營
關大軍至麓川賊阻截不得通公與保等由高黎貢
山晝夜兼程進與大軍合橋其巢穴賊遂平凱旋陞
禮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五表裏
且賜誥命以寵之贈大父父皆禮部右侍郎尋奉
勅鎮雲南得便宜從事雲南饑公發倉廩及募富民
出粟以賑之全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公引偏師
由手厓南甸進破賊子思機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
畜捷聞陞左侍郎賜白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七
表裏丁大淑人憂命馳傳奔喪卽起復遣行人賜祭
官爲治葬遷兵部侍郎復鎮雲南築騰衝城置軍衛
焉時議以賊子思機發在孟養復命靖遠伯王驥以
兵往勦之公與都督張凱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
奪賊地爲營於是大軍畢度殿其棚而進賊奔孟養
度不能支各鳥獸散去公窮追至孟橋海子等處不
可得乃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渡金
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
雲南 今上卽位遣使齎 勅嘉勞賜白金二十兩
綵幣二表裏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諸衛道梗不通

城中食盡命公總督軍務往征之時普定圍急公自
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
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都督田禮等以兵來
會克龍里甕城羊鵬楊老今溪諸路新添平越清平
都勻諸圍俱解由輿陞而下抵鎮遠皆平定事聞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克西堡長官司
貴暑兩方盛瘴癘大作公得疾昇歸普定醫弗效諸
將問疾慙戒諸將以勿輕此賊宜統兵進勦毋貽患
生民遂卒未嘗一語及私 上聞嗟悼遣官賜祭命
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兵部尚書于公謙傳

王世貞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千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變而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郁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頴質美容止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若此兒者異日汝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食事

謙徵錄 卷之十八 三十一

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惰之方誣攘間會事墮泮官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會事者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不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年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齋吐瀉

吧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已弟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薄 國挾和買為古屢害謙復按懲之一方若

歸復

借錦衣官校搜捕官河之匿私曉者謙所按嚴於機倖不小避危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七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

大臣同入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河南山西奉 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

人榮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鎗糴民粟歸度儉則吐庫粟減直以糴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飢徙

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是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

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

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益謙于吏術民事必所不精削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意

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揚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母不夕報可以足得行其志也惜著多遂著為甲令滿九歲

謙徵錄 卷之十八 三十一

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惠
 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
 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赦我謙數嘗
 入朝議事人謂即不棄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
 蘇乾菌梟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
 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物之幾何而間閭短
 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
 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
 謙振私謁謙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
 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
 錄錄錄 卷之二十八 三十九

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
 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
 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
 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
 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
 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
 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婁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瑄以
 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飭然尚扼於
 中費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為正統己巳虜酋也先
 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

詔親征謙與鄭瑄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
 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
 羊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瑄乃從治兵而留謙
 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
 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
 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
 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
 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眾退給事中
 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
 眾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閣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
 震殿屋 錄錄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

海海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
 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閣死者義激無罪少
 選侯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眾姑退於
 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
 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
 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
 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卹
 報許邸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
 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少
 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濟卒自益

支給
不
房

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鐘
衛頴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炫
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
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蕭通州倉欲守之或不
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
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厥宜亦聽軍
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
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遣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
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
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四

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
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懸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
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
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
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
百不足畏也 上問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
先揀 太上皇帝破紫荊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
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
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四

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勝而嚴不敢輕犯以
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
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鐘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
謙使謀謀 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
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于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
固辭言臣以猥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疎已出望外今
虜寇未靖邊事未寧當 聖主憂勤之時人臣効死
之日豈以犬馬微勞遠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
祇承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取之今
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重恥哉復上疏固辭不
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與共幣以款虜而徐務
謀伐計謙謂前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
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
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說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
不共戴天誓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
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責
介貴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遷得人大言戰
守虜不能拔重相唱喝抱空名不義之贊始欲歸太
上而謙之伏禍肇矣謙以泳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
拱衛而勢力單薄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

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虜
遣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進石亨於雁門關
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
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
各管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
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
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受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
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
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
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
獻錄 卷七十一人 聖主 史山 歸
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計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
復有它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
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使往而
上皇返駕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
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披其精騎以往
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
少它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
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
乃復揆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
募民屯尉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

那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
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爨道且無故而
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
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獍狘而三楚之貴竹苗
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
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究
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
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
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
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
獻錄 卷七十一人 聖主 史山 歸
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
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已已城
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
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
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
亨於是亨益懼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
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豈子尚知此意臣獨
何人而敢贊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
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 謹視而已
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

與安太醫院蔣重宿視之云治疾必需竹瀝 上為

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

三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

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

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管將不相屬相支

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

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

五軍等營以備大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帥而

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頰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猾

不尤貪縱修自快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驍

爭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

釋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

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

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札論削亨有從子彪

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遊擊將軍以是

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其

事亦銜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

發南城銅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

上文下獄謂謙父與中貴人奸良王誠張永等謀逆

與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

而廷鞠日亨等加鉅鑽銀鍊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

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

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 貞而與亨比前曰不修

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斬棄市藉其家自 上賜外

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

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鴈酌其地而慟吉祥志村之

明日復埒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

與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

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藉其貫列

丙府 上召大臣入覲已秋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

後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貨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

事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瑄侍進曰于謙在不

令虜至此 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

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夷死家藉彪

墓而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等以謀反族謙有一

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

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

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八

贈特進光祿大夫杜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於其墓
曰旌功冕改文咨累遷至應天府尹有幹用聲無子
其旌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以都督僉事填福建謙
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儻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
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
集若干卷 命州外史曰北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為
于謙祠記而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水上走何處
尋魚噉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
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
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
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
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
復謙不為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
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別駁再不合則
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
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
介功伏機焱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
及決悲哉天乎不十載而旋定旋與雪借微矣純皇
帝之為純也令後世思君臣矣

雜風編

少保于蕭愍公謙已巳之秋胡塵翳天 皇輿播遷
於迤北戎馬踰蹂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
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望盡所最難者
有七彼時 闕庭闕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
變矣公上陸掖留請立斃王毛二暨以紓眾憤請宣
諭王振應族俟 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
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
且方熾也公首正扈 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
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管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
倉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遄虜勤王二也嗣徐瑾
蘇徵錄 卷之三十八 四七 長山館
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
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
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廓外居人人城背
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
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
後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軍之愚計也
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
也喜寧異族以國為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
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
戢內囊漸萌奉迎之議 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十戚

之... 元天公曰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
 兄弟至前日應遣使奉迎 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
 關越嶺山崩盜蜂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內固京
 師外... 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
 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
 奕世承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
 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 上皇大同城
 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
 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
 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設對襲鄭人伐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吳山館
 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
 時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見於此矣
 太子之易南城之鋼公何以自解於 英皇顧九廟
 聖鑒守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食
 血誠者非常始官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
 潔難與庶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
 力邊賜第止宿直房秀無姬妾數椽敞廬備蔽風雨
 幾山黃田纒供餽粥食無兼味衣無絮帛巡撫兩省
 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
 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觀論材品者

尤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
 於徇世而能以身殉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景泰時立春日正值聖節衆議以先行慶賀然後迎
 春或以迎春而後慶賀俱未定議俄而于肅愍至衆
 質之公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
 加王上宜先迎春衆是之其機敏一時無出其右
 德錄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吳山館

兵部尚書陳汝言傳

汝言

人舉進士累官兵部郎中汝言善便

伎禦人口給而中實陰賊貪鄙時石亨殺于謙初得志汝言諂附之遂遷兵部侍郎進尚書翰林學士員滿而後進者謂曹石欲遷補上難之一日問汝言曰學士亡過多乎汝言揣知曰唐尚十八學士今何多也上大悅遂如曹石請而汝言益貴幸用事久之坐贓罪下獄藉其家得金帛他貨數十百萬積廡下召百官射之上顧石亨曰于謙為兵部數年自賜齊外無長物汝言未久乃爾可恨也因柱斧戮地稱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一

奸于謙者三亨俛首流汗不能對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掌詹事府

贈太師諡忠襄儀公銘墓誌銘 陳

景泰五年七月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儀公有疾事聞詔遣中貴人攜醫往視且命日奏安否比疾革復遣齋 手勅諭問曰聞卿臥疾以來朕為惻然念卿舊德豈可一日不在左右特賜白金五十兩為藥物之助卿尚勉就安痊慰朕懸切之意越三日卒月十七日也計奏 上為嗟悼再三輟視朝一日賜賻鈔萬緡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忠襄命有司治葬祭仍召其長子海赴京擢授錦衣衛百戶既而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二

其子將奉柩歸襄事乃來請為銘神道之碑公之父

文簡公在 太宗皇帝時以碩德夙望被簡輔 宣

宗皇帝于太孫府日侍講讀深荷眷倚公又遭遇于

今如此皆余所親見者公諱銘字子新姓儀氏世家

東萊之高密有仕元為弘化司照磨諱均祥為稅課

司副使日仲和者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有名父諱

智累官至禮部左侍郎贈太子少師文簡其諡也與

其父副使俱以公恩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兵

部尚書太母贈太宜人張氏母累贈夫人孫氏俱進

贈一品夫人公性孝友事父母及兄克盡愛敬稍長

肆力問學隨父宦遊四方恂恂自處未嘗恃勢有所
 驕傲服飾起居退然不異眾人赴親之喪惟禮是蹈
 而哀毀過之洪熙紀元之歲兵部侍郎戴綸以嘗陪
 文簡同時講讀知公材德舉應求賢之詔召試擢禮
 科給事中公首陳其先公昔嘗待罪經幄獨未蒙恩
 典詔乃為賜前諭於是公捧命書歸祭先隴因道出
 武定州得漢庶人陰結人心謀為不軌之事疏奏于
 朝其後果驗未幾與尚書陳山張瑛等日備顧問于
 文華殿惟公能持正論有所裨益以給事中歲滿遷
 翰林脩撰預脩 宣宗實錄事畢進擢侍講 今上
 歲徵錄 卷之三十人 五十四 吳山館

授封國也公以老成剛直被簡為 廊府左長史中
 事無鉅細公理治之悉有條緒不媿姪以苟隨大為
 上所眷倚正統十四年秋 上受命監國事羣臣
 數奏權奸誤國身雖已陷于虜其黨類尚存者乞加
 誅戮以為來戒令未及下公即抗言進曰鋤治此類
 豈可緩乎叩頭俛得允命乃止 上既入正大統權
 公為禮部左侍郎又明年陞南京禮部尚書幾歲驛
 召還朝拜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旋命兼掌詹事府
 事間以遠近災異不一因言弭之方惟在敬天法
 祖用賢納諫其次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遂錄 皇明

祖訓一帙拜進以致警發之意深見獎納未幾推恩
 贈其三代公平生負氣節侃侃不屈綽有父風與人
 交重契誼有或戾於理者輒面斥不少貸人能改悟
 修省即愛敬如所親或有忤逆於己已自察苟當亦
 忻然不較也平生嗜好儉朴雖仕宦三十年惟守先
 人之舊未嘗增置一屋一室為子孫安飽計其有所
 自來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人 五十四 吳山館

兵部尚書王公竑傳

王竑字公度號慇懃致仕後號休菴河南衛人自幼好學尚志中正統戊午禮魁明年會試第五賜二甲進士累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正色立朝彈劾無所迴避又三年己巳有 聖駕陷土木之禍皆太監王振所致翼日 景泰皇帝監國六部科道交劾振 帝未有旨百官皆慟哭跪伏于庭乞速斷時班有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順叱百官令退去公奮臂起曰順前黨振陷 先帝蒙塵今 上前叱逐百官敢無 上又如此即碎順愛口咬其面順倒地眾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五十五

因蹴踘順死 帝趨入宮公猶偪百官慟哭不起

帝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寘於法遂從門隙出二人眾極死之天下大悅未幾虜逼都城人情恟懼公為僉都御史督兵拒守多方制禦天下始安景泰初總督漕運兼理巡撫江止徐淮諸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南流移民載道公不待奏請大發廣運倉糧賑濟近者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以口糧疾病者委醫以治死者與棺以葬鬻賣者贖還其人前後全活者二百二十九萬餘人醫治得生者三百四十餘人贖還家

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及座葬者三千三百餘人

是居流之民舉安謐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四年不荒軍民安堵遂立生祠祀公或又集為錄曰救災以傳公因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先又陳致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斥權貴權貴人陰中傷之天順初用是左遷公為浙江叅政尋令戶部發江夏為民後 英廟覽奏疏見公疏有正倫理為應義等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乃命送還河州後以副都御史起理漕運公奉 命至徐淮老雜迎拜道左如蟻歡聲動野數日不止會旱漕河澁公禱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五十六

祠輒大雨即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甲申陞兵部尚書公奏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略簡嚴京兵勸屯種復武學時兩廣大肆劫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趙鐸作亂江西湖廣兩省猛獠入境邊報日至公居中謀度規畫允合事機是以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奉廟謨而行俱成功凱還既而公上疏復京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脩岳岳正都給事中張寧三事內批不報公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既歸日惟僕耕田教子讀書躬督宅地自誤墓志將終遺言曰

我無功德於時死後無乞恩澤弘治元年十二月初

三日以疾卒於私第之正寢計開 天子哀悼諭祭

管葬贈太子少保謚莊毅

王莊毅公竑為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

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

指揮使祇候于江許具餼致懇勸公嘉其誠款揮受

數缶以為醞醬也既發用之則皆糞穢單益藉以紓

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 旨

下命公還官指揮乃 避方許為死家人故為於

喪治殯以恩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踪跡其所在執而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

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

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

又若此 雜風編

資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贈少傅謚恭敏白公

圭傳

雷禮

白圭南宮人正統壬戌進士除監察御史持憲秉律

恒存大體嘗奉 命監出塞兵會虜退名還以才能

陞陝西副使司多滯獄至鞫得情悉斷遣之民掠官

糧為食者有司置之法圭惻然曰民饑至此不幸也

若拘于法死者眾矣乃杖而釋之景泰初陞浙江左

布政浙自葉宗流亂後餘賊有伏草莽者圭贊巡撫

兵部尚書孫原貞敷宣德意捕誅逆孽凶饑奏獨其

租賦發廩勸貸賑濟之數辯疑獄申理冤滯民皆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堵天順改元湖廣貴州苗賊弗靖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時賊據險我兵不能討乃設法多為疑兵

分道進攻賊遂不能支遁去擒其渠首斬之嘗有

勅督造戰艦甚急眾議欲賦材于民圭曰不可請於

藩府抽分木代造民多德之及名為兵部右侍郎往

贊戎務入對便殿厚賜遣之至陝總戎失利圭按兵

不戰虜衝突者三不動疑有伏乃引去隨躡之獲十

餘騎及牛羊以歸既而花馬池海納都俱解去後荆

襄賊嘯聚推劉千斤為主改元署偽總兵等號攻州

縣圭督軍務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乘勝

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乃命裨將率卒千餘
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自以軍臨賊顧其營火遂驚駭
蹂亂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以功進
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適聞父喪乞守制不允既歸
葬驛名至京提督十二營又乞終制俱不允是年彗
見主請分命大臣巡視民瘼從之陝西土達滿四反
關中震動主違眾議舉都督劉玉可用卒以成功後
卒于官贈少傅諡恭敏爲人敦義有雅量舊受業師
沒于南宮歲時展謁不忘遇同僚及所知喪事猝不
能辦者輒爲棺具在荆湖泛江中值暮風大作舟人
獻敬錄 卷之三十八 五十九
震恐主神色不動甫登岸舟溺焉在貴州時人有憤
中貴嚴酷使刺者誤入主所擒之刺者驚曰乃我公
也卽自刎不入仆于地主呼燭持視略無怒意善遣
之其度優強類如此

陳鉞

陳鉞起家進士授監察御史再遷山東左布政使鉞
愷敏有心計深文法而貪墨險詐吏民畏而恨之擢
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兵部侍郎馬大猷以總督位鉞
上頗裁抑其肆深惡之會鉞誅貢建州屬夷貊馬不
能供迫之遂相繼叛去而太監江直方有寵巡邊徑
遼文升具客主已亡所加而鉞乃戎裝遠迂除道威
供張賄遺廉從交譽之既見叩首捧直靴佞諛泉湧
血大悅還因諧上言文升禁農器不與賊交易故叛
上乃就遣直按文升下獄戊邊文升實禁鐵器非
獻敬錄 卷之三十八 六十
農器鉞陰說直虜可覆也 詔直監督諸軍鉞爲帥
發騎數萬掩虜虜雖小爲寇而尚通使來貢非有意
虞我猝師至壯者跳匿餘老弱咸殺或繫囚馬牛羊
萬計還 上御文華殿受俘進戶部尚書未幾虜大
舉復警陷城堡得男女皆支解春糜之以殉而鉞匪
不聞自如也改兵部愈益傲狠所得邊帥賄不貨注
直敗言者訐鉞穢行斥爲民鉞兄卒鉞悉奪其妻及
孤又滅獲視之因潛赴京訴鉞用兵時侵盜庫金數
十萬及玉蝴蝶諸珍物所掠婦女美父子各取生
于逮下錦衣獄按掠吐實鉞殊傲曰侵盜誠有之但

當時悉以饋權貴人某某權貴人咸驚失色爲竭力營救遂放歸鉞家居時把持吏長短役亡賴數百千多置園池邸第出入駟從田獵之樂擬侯王矣

錄

卷之三十八

六十一

史

兵部尚書項襄毅公忠傳

戚元佐

襄毅公者名忠姓項氏字蓋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壬戌舉進士二十二爲刑部郎已巳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宣府足刺蒺藜數百不覺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已改山東所歷多軍功後九年爲陝西按察使會陝西饑不及上聞輒發倉賑全活殆數萬計未幾以繼母喪歸陝人走數千赴闕乞留於是奪制裏墨還治陝凡五載徵爲大理卿行陝人復馳闕乞留甚懇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都御史留鎮其地仍賜鈔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六十一

史

齊宗

明

公卽陣斬千戶退縮者陣稍定會有星孛于台十人
入搖動營內外訛言甚公曰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
討朱泚非熒惑守歲乎而功竟以成是在戰不在機
祥也我備之耳時同事者日夜望援兵甚急而廷
議方且濟師公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
其要足以困賊勝之必矣京軍脆弱不習戰卽簡練
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祇取敗耳於是
大司馬兩侯伯主議者皆銜公公不顧堅壁持賊者
且百日時時單騎過賊營諭大義且陳禍福賊亦稍
稍相率多來降者獨滿自計罪不得原日感驍騎挑

獻敵錄

卷之五十八

六十一

戰或截出劫管大小且三百餘戰當是時虜衆甚銳
連號一呼雲集標舉矢石雨下公奮戰盡擊卻之楊
虎狸者滿四愛將也夜出汲我兵值縛麾下公叱斫
頭來虎狸戰慄乞宥死公曰爾死何道顧不足污我
刃宥能自効乎虎狸伏地哽咽願受命公卽解金鈎
束賜之數慰納結以厚恩遣歸爲內應已賊數出戰
虎狸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
二千餘人仍留軍戍之明年論功進右都御史會京
圻大水勅巡視顧天諸府公爲賑之民賴以生者
幾三十萬人又明年大旱荆襄多流民李胡子者劉

獻敵錄

卷之五十八

六十二

千戶黨倡爲亂上特命公往平之公至兵二十五
萬聲言勦捕而實論撫散因徧示山谷衆感悟涕泣
而解散者九十三萬人編戍者萬餘人隨附土著者
三萬人俘斬其拒命者二千人時有星變言官論荆
襄妄殺人所致公再跪自列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
因力求歸不許又明年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
已進刑部尚書踰年改兵部尚書時巨璫汪直副戾
殘詢威懾朝臣屢興大獄百官莫敢睨公特疏發其
姦及撻其黨韋瑛輩上震怒罷直東厥瑛坐成邊
有御史戴縉附直祈進上書白其能奉法上惑之
直仍領厥事遂首構公欲寘之死不得得落職去後
七年諸奸相繼敗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二
贈太子太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懿張公

傳 戴 統

張鵬字騰霄號拙菴世為保定涑水人曾祖思義祖
琴什國朝官至慶府左長史父架兵部職方主事並
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幼已
自卓異不與里中羣兒嬉年十四失所估繼失所恃
雖處笈疾而向學則勤厲不懈及入邑庠才思日以
充正統丁卯以前經領順天鄉薦景泰辛未中禮部
會試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立朝
恭謹有才名凡百施為務持大體略苛細常條奏時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李

事關民之休戚者十而人服其切直朝廷嘉納悉下
有司施行之甲戌監會試公明之譽籍籍尋按治隆
慶等處已亥監南和伯軍之滿廣丙子清理京畿馬
政在在卓振風裁賢聲益著天順丁丑武臣石亨恃
寵作威福人莫敢犯公奮不顧身率同列極詆其罪
亨憾之竟被誣構謫戍遼東鐵嶺衛尋改廣西南丹
衛後亨事敗人服公晒見幾先甲申 憲宗卽位宥
還乙酉召復舊官明年起擢福建按察使戊子夏廣
西缺官巡撫擢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往公常諫
居其地備諳民夷土俗凡政令之出其合時宜而遊

境用寧己丑言官劾中外大臣之不職者誤及公

上知公忠獨留巡撫如故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
非予奪一以至公而臺綱振肅辛卯春復改都察院
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明年盜發境內丙申
勅巡視廬鳳淮揚四府徐和滁三州公以恩信為治
輯捕有方踰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年夏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丁酉召為兵部右侍郎已
亥轉左侍郎壬寅特拜尚書甲辰春進階資政大夫
各加太子少保自是多疾常在告蒙遣中貴與湯藥
之資借太醫視療累乞致仕不獲允後復請不已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李

上察其意堅賜之勅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
石歲給役夫四人陞辭復賜鈔二千楮皆異數也寔
乙巳之夏閏四月焉下未 今上卽位詔進資德大
夫正治上卿居家優游自適凡七年而終享年七十
有二計聞詔有司嘗祭葬如故事賜諡曰懿簡公之
剛直貞介夷險一致凡六為臺憲歷內地邊方者八
所至必感激自効竭盡心力或謂民非得風憲大臣
治之不可其意益自薦也公言是在人不在官如其
怠曠雖風憲大臣何益而事遂寢公臨政簡約每以
生事喜功為戒當歲饑四方奏多盜賊陝西河南諸

處尤甚公報言此輩特逼於饑不得已而然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散矣各道奉行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益如此公爲人惻朴無華雖居顯要自奉如寒士資性樂易莊重不立崖岸不輕笑語其色侃侃若不可進然待人直誠故多樂爲之用云

廉敏錄

卷之五十八

李

吳

兵部尚書余肅敏公子俊傳 丘 濬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任爲戶部郎中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迥異常兒見者偉其不凡稍長從吳廉憲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相爭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爲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公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茲而使車過往無虛日公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賜璽書旌異歲丙戌擢陝西右叅政督三邊軍餉明年陞右布政使時有滿四之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在軍中督屬趣辦罔有廢缺是役公經畫之助爲多庚寅轉湖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皇皇失所倚賴纔六閱月會西夏有警廷議以爲公居陝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緩時虜入黃河套久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 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

史記

廉敏錄

卷之五十八

李

遼之中延慶於內地為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道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瞻望虜闖境即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嚮道遂知河道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七

遂至遣將聚兵以為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算臣愚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增立些堡難非天險要為有據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勅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鑿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牆仍乞 勅參副遊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營架礮以為防敵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為虜未出套未可庀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皆西至寧

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墩臺崖皆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若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備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七

率範銅鐵為之款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為弟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公求種於遠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鑼向之矣公以功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乃鎮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 國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丙申

宋本官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
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 一曰衛國之計二曰
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選將
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
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疏人皆從之行之至
今人以爲便是秋入 朝議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
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戍戍者六千有
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并魏王城設平虜鎮戎
二千戶所領之旣歸鎮岷州四簇生羌作亂移兵平
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自 國初指揮馬燁深入
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羌人遠遁相戒曰馬帥復來矣
誓不敢叛捷聞賜勅獎勵有北虜懾其威聲西戎遭
其剴劘之褒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饑民以
爲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及其後湮塞
成化二年又西引瀉河之水自丈八頭起修石碓以
啓閉樽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
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
公有意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新渠
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
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 涇陽縣舊有洪曰堰山高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七十三

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
頃至今永爲秦民之利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部尚
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 賜金瑪瑙
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
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古馭
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衛 祖宗以來不
盡以中國治治之旣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
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
當然爾今其酋伏當加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
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七十三
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
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
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燄薰灼公敢與
之抗人皆爲公危旣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
守將恃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齋果等出肆劫掠恐
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
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與師五萬
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
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首載
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

上是之乃止庚子下肉艱服除印驛召改戶部尚書
癸卯秋大同有微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
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
要路守將服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召還
甲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
於土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賜權貴
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開田罷中官俾歸給役官
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時論快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
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十一

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即
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
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
急當舉者莫急於修邊墻臣向修於延綏已有成效
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
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凡有百
七十撤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
濶如之對角爲懸樓二空內挑壕墜闊丈五尺深殺
闊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
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

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
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微即休事
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
歲省邊費萬萬 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
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俄改
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播撫公行事命工部杜侍
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
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公典兵
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
兩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十四

允疾已亟猶命臥理部事屬楚蜀大荒公慮有變猶
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封進
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時已酉
歲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
一日遣官葬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諡肅敏公沈重
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爲部屬時事事不苟有
一事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沈吟
木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
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疾病中不廢天下事
固不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

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於榆林事為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修邊牆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為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於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修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七十五

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使毋致廢壞則公之功留於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為補之因阨塞之關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為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為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比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為之子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為之者邊牆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

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決一已之弘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七十六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縣人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兵部職方主事進車駕郎中調職方太監汪直怙寵貪功謀取交趾有旨檢永樂間征調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寢舉用守將有暮夜懷金謝之者大夏却不受太監阿九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為大夏所笞 憲廟入諸捕繫詔獄求其過無所得乃釋之陞福建右叅政巡視海道以父喪去官弘治己酉擢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以禍福諭之兵遂不用廣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七十七 吳山館

家不得牟利戊午春還京三疏乞致仕許之庚中

廷臣薦起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旌

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

踰年召為兵部尚書壬戌夏至京 上召諭之曰朕

召用卿何為累辭邪對曰臣實老病况比年民貧財

匱萬一變生不測臣懼力弗克濟故不敢來 上默

然後復因召對備陳軍民困苦之狀 上歎曰朕豈

知天下軍民貧至此邪乃詔內外諸司凡損於軍民

者俱查議以聞 上一日召大夏及都御史戴珊問

天下何時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不宜太急惟每事與

大臣議之必求其當行之日久天下自治又嘗言鎮

守太監極為民害 上曰徐思之越數日論曰鎮守

之革誠如卿言第去之不宜太驟莫若因其有罪次

第召回勿補為愈也是後奏減光祿寺無名供饋裁

革騰驤勇士及諸監匠役之為國蠹者內外快之而

權姦側目正德初諸將軍當番直者故不入侍曰大

夏剪 朝廷之爪牙矣幾及禍賴中官有識者諫採

乃免丙寅春四疏乞休加太子太保賜璽書月廩威

夫乘傳以歸後逆瑾用事惡正醜直而焦芳劉宇復

媒孽之戊辰遂以田州岑濬事逮繫詔獄論成肅州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七十八 吳山館

庚午夏以寘鑄之亂於赦得歸璉敗復官致仕正德十一年五月卒遺命毋乞葬祭恩廕撫按以聞遣官諭祭營葬賜諡忠宣大夏清修剛介而中實垣易喜人之善恕人之不及自奉甚薄食止一豆衣裘無餘槩不居城市未嘗干人舉薦及為人請託自守泊如也歎歷中外政蹟卓然晚年受知 孝廟每朝罷傳宣循御陛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輔貴近有不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憊不能行命司禮監太監李榮扶掖而出又嘗命密具揭帖大夏對曰事之可否當內咨臺閣外付府部如用揭帖久必有弊且非後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七十九

法其欲斥汰冗濫敢於任怨竟為權姦所構垂老戍邊而毅然之氣卒不少變完名全節雖夷狄皆知重之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為劉東山云

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傳

王世貞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為東平人自宋而有都統制寶者從南徙著籍華容十二傳而為按察副使仁宅以循吏名仁宅有子是為大夏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以翰林院庶吉士居二年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應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為職方司郎中大夏之郎中

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履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戚寧伯比而創邊釁大夏欲抑絕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瀨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于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肯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彙一聞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骨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尚書欲許之大夏謂由鴨綠江誰不知使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在乃弗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八十

為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為左布政使大夏之三任藩宣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為目前計一切以身當之而旌尚風誼舉隱逸試士經術不小倦陳獻章者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顧獨與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時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洵海大夏不為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二十里復疏四府管之壅可十里臨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

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河就馴渾艘無滯功
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聖書褒賞入爲戶部右
侍郎遷左侍郎治邊餉時宣大之糧皆爲貴家利大
夏禁止之別募商使上粟而不抑其價使豐士飽亡
何移秩乞致仕大夏素倦功名既歸築草堂而居之
僅數椽天下因稱之曰東山先生而會廣東西督撫
缺卽家起大夏以右都御史任之其吏人思大夏遺
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裁省供億禁斥貪殘
一時肅然盜賊亦爲之衰止大夏之在廣東西一歲
所再求去皆不許亡何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
獻徵錄 卷七十一 全一 夏山編

大夏與瑯借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營
搗虜營妻子小有尅獲乃有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
帥帥搗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達之搗虜乎延
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
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
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 上曰卽爾 太宗何以屢
得志於虜大夏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
領士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
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
惟有守耳而戴珊亦從傍贊其語 上遽曰微二人
獻徵錄 卷七十一 全一 夏山編

重奏
民府
野

既廷謝 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若而數辭疾
前復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
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辭
耳 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
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
固未暇論卽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
固以萬計 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
斂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
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坐金
臺有宦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

言其不可 上猶未信也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
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
孟子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師執之而已 上默然
已而曰若固爲閔珪解也大夏惶恐頓首謝 上徐
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可輕奪竟免珪請一
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雖但言民窮
而卒殆甚馬何以作其銳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
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此困京操它

聖主

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師共之能無窮也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入主

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

部落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子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虐

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

閩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弱欲各宿兵於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八十三 曼山館 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

東衛報可而中貴人監京營者患失兵爲役造飛語搗之宮門 上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豈外人所能

及不過此曹子不利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卽

在廣而廩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

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

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惡卒

大夏與英國公懋借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夙貴恥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卽參奏

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旣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璋

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前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

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首費十餘萬兩

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八十四 曼山館

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倍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旣而

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拉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

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

與戴珊賞賚金幣着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

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母廷謝恐它人或缺望一日欲

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之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
 汝汝不在班恐不免御史札故已之且汝同列有忌
 者蓋是時劉健為內閣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
 皆篤老而大夏獨屢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
 進然 上益重之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
 上謂卿珊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
 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
 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法然者久之珊與大夏
 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
 宗立大夏所條奏十餘事皆剴切有詔行而 上少
 而從左右為狎遊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
 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扶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劔而郎
 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
 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却劄宇又
 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藉大夏家
 可當邊費十二於是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
 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 先
 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全五

而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居瀟言
 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成耶李東
 陽時居內閣首不 又瑾所使使
 詞大夏家實貧始未成甘肅衛大夏怡然就 以
 人聚觀相指識爭損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居
 甘肅久之瑾誅始赦歸尋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
 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
 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為敦睦耕稍贏即以貸
 子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
 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全六
 兪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
 遷六曹則耿裕倪岳兪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
 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
 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
 孝宗而難於 憲宗 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
 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
 寄不屈不勝蓋以才力勝者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
 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風哉造膝之語
 小有傳者覺 主望而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
 成韓雅圭文升合姚宗而小遜之大夏似李沆司馬

光又曰恕強差近名人夏弱差近實文升練差用術
其然豈其然哉

嘗過厓山弔文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張
陸二公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
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一為戶部侍郎出治邊
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或取禍公曰
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
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
缺糧若干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
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
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以故貴
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
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
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糧而私家有餘財矣

蘇徵錄 卷之五十八 吳山館

劉忠宣公大夏成弘間多碩人粹然嶸然足稱古純
臣者公是已公生而岐嶷穎敏楊文定一見目為國
器髫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部歸履新靴公疑出時
無是即以請父不為餘廩易者乃釋門者手一銀釧
遺公公引付父所曾人孫某所詰其從來跡維時歲

延若此介其性成耶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鹽
公念里中阻饑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
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
部主事已為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職守諸巨務
尚書余子俊悉倚公畫才望燁著時權璫用事適兵
侍跌欲援之起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越之造謂
且擬助之贊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
問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為言乃出叅閩藩其恬於進
也如此 泰陵初立庭臣奉 詔薦公陸督撫後祇
以常調轉廣東右轄已轉浙江左轄啟歷藩司凡九

蘇徵錄 卷之五十八 吳山館

年始以河患晉副都御史踰二年晉戶侍理餉雲中
還即三流乞休已乃起領南大制帥踰年召為大司
馬無何 泰陵升遐 武宗嗣政在權璫遂乞骸歸
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
金瀕行潘某舉為公媼公令籍之府帑被逮經計二
司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餓彼意第舉殘骸昇之耳
繁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紆禍于姓丐貸四
方知舊擬蘇全公曰如此而死并一身耳如此免死
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屠中丞得減死戍蘭州行
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

無資請司憚瑾母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有總升
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
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叅將其遣使致餽勑
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
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
賈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公自若至老卽患
難顛沛中介節不渝若此自理餉得請歸預爲壽藏
紀其生平履歷歲月刻石載歸遺言子孫毋丐名人
撰誌銘毋援例求恩澤公蓋不獨生忘榮利身後名
寵亦忘之矣公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九十九 曼山節
特戒利亦當遠名不虛耶叅閩經略海防分寨造艦
建廩計儲政至今垂焉轄廣東以恩信撫諭田州叛
不煩一旅繼平後山寇下生擒令不妄殺一人公卽
經武亦仁心爲質耳在越提調棘圍忽遭水沴士人
大譁公權宜聽其出留譁乃戢且得士爲盛隨機應
卒智亦圓矣河決張秋公身親量度疏上流以分水
勢築長堤以捍橫流五旬而告成功督餉雲中行收
市法糧草少亦報中權貴不得把持公所至績隨
事奏功其通才哉抑有此純心也晚遇 泰陵心替
是宵 一 嚼谷如謂去塞劫虜之非策謂兩廣鐸木

香料之耗財謂漕運京操之累軍謂事由閣部大臣
則權不旁落謂以揭帖論事則弊踵墨粉糾封議汰
騰驥四衛之冒充議省光祿之冗費議革中貴鎮守
之盡害閔司寇讞獄忤 旨救解之王文莊才堪大
用亟薦之李本緣外戚干大帥力格其傳奉魯麟挾
部落要驟遷策任其還部造膝矢謨詳具宣召錄者
無非宗社之至計經國之遠猷也惟公故無冥援第
此朴忠蒙茲特眷同僚之媿言官門之飛語咸能鑒
之黃髮詢茲魚水乎契 泰陵真聖主哉公自戶侍
予告歸構草堂於先壟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九十九 曼山節
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太守令往造者
不謂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
嘗有李某併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署其尾曰昔
詹尚書家亦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
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
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公言財
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
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
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
水間于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

合族人爲家規誦于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期值歲侵族出饑鬻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貲未就公居鄉忍讓敦睦類若此惟公轄廣東時常乘小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予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公之建樹良有本哉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朝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崖輩真可了一生耶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公之謂也李文正謂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九十一 曼山館

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爲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處大事如子明確評哉維風編
初呂夫人卒繼傳卒公纔四十幾卽不再室宦遊四方惟携一僕所得俸資悉寄之帑藏在閩間母計一夕遂行僚友皆不及知迨旦清戎御史張昂者追至四十里爲別 兵部時上一日召公與戴都御史同至榻前論曰爾輩諸司事俱奉行巡按御史豈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公未敢對公進曰御史者一

誠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否則恃奉承任喜怒將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民不被其澤矣爾珊自今遣御史務擇老成有識量者毋用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令御史知之 命與公退歎曰 聖諭諄諄可謂深中時病矣 戶卽李夢陽劾奏元舅張驕恣不法語侵官掖 上大怒捕繫詔獄越數日 上召公議邊事畢諭曰季某後生進言太戇因下之獄頃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勿寘法司杖而出之爾謂何如公卒未及對 上遽曰此其意非善欲因而捶殺之以快官中之忿耳公頓首曰 聖明洞見人情至此豈徒言事之人之幸公退上疏乞賜曲宥奏入未移時候本吏來報云有 旨釋夢陽矣 每朝罷百官侍側宣公循御陛傍入講論移時諸寮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三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 上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蓋紀實也 公尤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謂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戍肅歸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見其騶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皆如言邑舉人張

其會朝鮮使於鴻臚使見其貴趾因問公起居其語
其故曰吾聞中國有李西涯劉東山某復扣其執優
使畫地徐曰是何待言鄉人令廣中遇安南使者入
貢問曰爾鄉劉司馬遠成西鄙今安否其為夷狄所
重如此 忠宣言行錄

狀徵錄

卷之二十八

九十三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關仲字傳

關仲字宇參甫陝西隴州人成化乙未進士初授鹽
山縣令擢監察御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分理臨清
時有妖僧稱彌勒佛以惑眾者仲宇擒之寘於法陞
浙江按察使左布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時洞庭襄漢間劇賊充斥苗復為患仲宇先後
設謀擒之捷聞降勅獎勞錄其一子為錦衣衛冠帶
總旗晉左副都御史未幾命督理宣大邊儲尋陞兵
部右侍郎本部尚書奉勅提督團營仲宇資稟端重
體貌魁梧為御史時 憲廟頗眷注之居官悃悃以
寬和為政故在臨清時有閩老人之謠然所在稱治
其為尚書甫滿歲都御史劉宇巡撫大同以萬金賂
璉欲奪其位仲宇遂移疾求去再疏得允加太子太
保賜勅給驛歸仍優以輿隸月廩給錦衣衛百戶一
人時人以為幸正德七年八月卒賜葬祭如例

狀徵錄

卷之二十八

九十四

兵部尚書胡汝礪傳

胡汝礪字良弼別號竹巖其先應天溧陽人也祖士真以醫累謫戍寧夏左屯衛遂為寧夏人生既周歲奇異駭眾見文字紙輒誦子曰字聲韻琅琅不類孩提七歲誦孝經喻大義常與羣兒嬉戲別土粗細為糧芻瓦礫為倉貯之又作行陳相關約勝者商工以資長老過咸訝其不凡也十三四歲能詩賦文字與行草談說多涉時務若老成人言十八歲提學戴忠簡公試其文曰此子當大成蓋國士也鄉士大夫亦避曰胡生學力果器量深知見明不易及也二十二歲中陝西鄉試明年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理清源芻粟力祛宿病疫吏莫之敢奸後進郎中丁父喪穎用朱子家禮西夏之人至今倣之服闋授戶部郎中督餉山西不至期歲邊儲告裕北虜犯大同無可與守者冢宰馬公擢知大同於是總戎重臣不束其下毒及兵民乃曰此內鞬也身痛抑之厚忤重臣遂疏疾求去冢宰用 廷議覆奏其可大用真無疾亦可用不可去 敬皇俞之乃卒不去越二年陞順天府丞期年進府尹順天雖首善之地勢族豪石十七其民動遭齟齬低昂其間叢甸之內亦有陰受其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左六 曼山館

惠者遂進戶部右侍郎 勅董宣府邊務尋改兵部

左侍郎兼僉都仍蒞邊政拓宣府屯田尋進兵部尚書未任卒于官年未半百而爵位已極且鴻材大略著于兵食童子時嬉戲不偶然也幼時陳大夫人病目鼻熾方讀書歸見之曰母目若此吾何忍用明也乃捐書不治絕其滋味夜焚香祝天形容憔悴居三月母夢神人告曰爾無慮爾目為也爾子之孝爾目為當愈矣夢覺腫翳漸殺不旬日而愈至為主事聞祖母酒大夫人之計哭踊幾絕外寢素食期年而後已弟汝楫同學教愛篤至汝楫舉進士令任丘時以府丞提調順天鄉試勿遽中猶為作爲政要略一帙予之其言今視之皆可為式也鄉同年任良者居大學貧不能堪然孤介不干於人蒙面賣卦以自給故相識者皆莫知也時在戶部獨禮之良且死無子其妻不能具棺也買棺與歸其喪同部主事壽儒死于官妻子孤弱遺弟汝用歸其喪交友趙儒死於大學令弟汝楫歸其喪語曰種苗看豐交友看窮此昵之合惡乎有終人稱其善與人交云當其守大同即以文章詩賦名今所遺有竹巖集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左六 曼山館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竹

堂王公啟墓志銘

新 貴

正德五年庚午春三月兵部尚書缺 上用廷臣薦

以王公啟為尚書統天下兵政未幾叛賊何錦挾宗

室寘錘反於寧夏殺鎮巡重臣偽置官職招誘諸鎮

兵索地圖勢甚猖獗公仰贊廟議出兵討罪起遂菴

楊公為總制易置陝西諸將分別無罪族屬宥脇從

者不治甫三月逆黨伏誅寧夏平當是時逆瑾方播

毒人心恟恟震恐微公與二三元老鎮之以靜協心

同力舉薦得人而處置中幾宜其戡定廓清未若是

速也公之功可尋常視哉無何公懇乞休致乃賜勅

給驛還鄉命有司月給米歲給輿夫以示優寵時正

德辛未夏六月也又四年卒計聞贈太子太保賜諭

祭者四命工部管兆城皆異數云公諱啟字漢英別

號竹堂其先浙之衢州西安人洪武初以尺籍隸錦

衣衛遂家南京曾祖國祥隱德弗仕祖寧父忠俱以

公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祖妣祝氏妣

張氏贈夫人公少警敏選為應天府學生有時名提

學御史戴公珊妻公謙俱稱為國器成化庚子以詩

經薦於鄉明年辛丑會試第三人賜進士出身乙

已授刑科給事中出閱四川建昌松藩諸鎮邊儲

處有法軍餉賴焉還上便宜六事其一言建昌往時

歲起礦夫若干今事既革而夫尚為權家所占請罷

免從之丁未陞工科右給事中弘治戊申 孝宗即

公曰 天子在諒陰中吾何忍聽此其國君臣相顧

媿歎乃遣去己酉陞左給事中充禮部會試同考官

辛亥陞都給事中奏減兩京內府柴薪夫又奏以各

科所積柴薪餘銀助修六科朝房工費其餘奏疏甚

多章上輒毀草曰吾職當爾不可以是沽名也乙卯

推補通政司右參議敷奏稱 上意丁巳進左參議

戊午陞左通政壬戌丁母憂服闋仍為左通政正德

丙寅進通政司使初天下章奏皆諸吏分掌出納得

緣為奸至是置大匱列後堂親封鑰之弊遂並戊辰

以考績陞兵部左侍郎仍掌章奏庚午歸本部尋陞

尚書公以本部任重勤慎益甚每選天下官必語其

屬曰此皆我祖宗報功之盛典非倖致者比母事深

刻寧過于厚可也武功黃選簿在內府印綬監凡遇

除選必入內查對輒為所難例納賄乃得如期對視

請膳副於部以便選法命兼提督京營戎務賜蟒衣

又賜玉帶夏四月以平寧夏功加太子太保蔭子會
為錦衣百戶時瑾南誅公申明舊章凡瑾所更置盡
革之山東及四川盜繼起請增設諸要地兵備憲臣
定賞罰條格分令巡撫官嚴督軍民兵操備其用諸
將官及薦總制大臣皆協一時才望異日羣盜平公
之功亦不可泯也辛未郊賜麒麟服又賜綵衣衣公
以盛滿為懼乞休致疏七上乃得允既歸管居東山
日與朋舊賦詩為社篇章傳播一時人以為香山洛
社風天性孝友母夫人迎居京師以能養聞從子企
愛若已出廕為國子監生人有犯不與較風神清散
賦徵錄一 卷之三十八 九 曼山館

若於世故不經心者然所任輒有能聲凡建白多切
事宜通國體比主兵倣大變粹至以身當之延納羣
議行之不啻已出垂紳正笏於巖廊之上不數月疆
土復安人始服公不可及公見人煦煦若和易無崖
岸而實廉潔自將確不可易其在兵部凡餽謝悉却
之其餘歲積柴薪羨餘毫髮無取銓曹贈官疏特以
歷官清慎稱之豈今冢宰陸公同寮宋處久故知之
真耶距生景泰四年癸酉得壽六十有三
東橋先生集
濟舉進士時太保公方為兵科都給事中厥後累遷

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璘以里開後進獲游門下公
融則樂易交友務盡厚凡鄉之貴賤人至京必召與
飲般體豐旨僮僕侍奉謹恪門內秩秩大不類尊貴
家聲勢及謝政屏居歲時伏臘為酒饌召親戚知舊
相與娛樂視仕宦時無管當廕以從子補國子生當
官盛時即乞骸骨二事並高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八
賦徵錄一 卷之三十八 五
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九目錄

兵部二

尚書

何鑑

彭澤

胡世寧

李承勛

李鉞

伍文定

王憲

王廷相

張琦

毛伯溫

劉天和

戴金

趙廷瑞

陳經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目錄

翁萬達

王邦瑞

史道

路迎

聶豹

許論

霍冀

趙炳然

王崇古

譚綸

王世揚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九

兵部二

尚書

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何公鑑墓志銘

汪俊

正德十六年辛巳八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五山何公卒於家公諱鑑字世光少為諸生輒負大志日出而不忠於君入而不孝於親豈不慚負天地羞七尺之軀哉領成化戊子鄉薦登己丑張井榜進士宰宜興縣稱大治甲午徵拜山西道御史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彈劾不避權貴素無度牒逐散僧徒總督太監之虐卒有需索者廉置於法因被搆下錦衣衛獄卒亦無害辛丑擢知河南府杜開鑛之患極凶旱之災埋葬餓骨收養遺孤修救荒禦災十事悉見施行河南之民立祠肖像使于孫世世無忘何公也丁未春陞山東叅政歷四川左右布政司使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悉奏行之天官王公恕考績書最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歷刑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翻璫擅權內外依附公獨毅然不撓瑾黨張文冕者公先巡撫蘇松時以詐偽事捕獄亡匿附瑾劾多

禍無所不至以故罰米輸邊幾瀕危殆而公靜以
之迄瑾誅卒未春召入爲刑部尚書值人心憤亂盜
賊竄起劉六劉七齊彥明藍廷瑞等焚劫府庫戕殺
守吏內外洶洶南北不通廷議非公不能議定乃轉
本兵提督軍務公卽練甲兵嚴號令明賞罰募義勇
効將臣之不職者奏請兵部侍郎陸完爲總督授以
威算屢奏捷音十二月賊覘知郊祭意圖犯蹕公卽
分調人馬以防衝突奉駕出城民安如堵由是諸將
奮勇追襲殲賊於通州之狼山殆盡 朝廷論功行
賞加公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勲柱國推恩三代封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一

大司馬彭公別傳 劉耕
彭澤字濟物號幸菴蘭州衛人成化癸卯舉人弘治
庚戌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真定府知府浙江
副使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
左都御史巡撫遼東直隸真定等府提督河南等處
軍務總制湖廣四川陝西等處軍務兼太子太保掌
本院事後爲民尋徵爲兵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
保致仕卒蘭州故多鄉賢修明正學容思段先生者
澤外祖父也故自少有聞長益好學平生書不釋手
真定時鄉有奄宦竊政或當附之澤卽具一棺於堂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二

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
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
乃大悔詔逮下獄庾死而陸完進右都御史假節
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
總兵馮順許泰遊擊將軍卻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
化集大破之尋又蹙格裴子巖斬首二千俘百五十
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
大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狠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
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
擣之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頰盼燁如也平居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四
鮮美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雷由按察使召拜副
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撥甲引見諸大校
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轟諸大將無不惕息皇
恐頌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
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鏗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
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卷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
懼日夜督諸將微賊而賊隨劔隨脇聚燒通艘掠臨
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
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
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突圍出星馳抵河西

務將北就韃靼尼關險不得道度河南關荆楚奪
瓜州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
赴水死臬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死者千餘繼
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
時蜀盜藍廷瑞鄂本怒爲尚書洪鍾擊撫平餘黨
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 詔澤充總督討
之澤悉兵破賊殺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弩菁棘中
澤分兵出入牽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兵誅之且盡或
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澤還加太子太
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
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
氣時時出兵書王壇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
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遣所親近語事邀澤飲
澤醉媢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
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
取 詔論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
之澤調寧夏兵自便使詣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楮
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
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
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救乃免嘉靖初

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

兵部尚書胡端敏公世寧傳

趙時春

贈少保兵部尚書諡端敏胡公名世寧字永清祖
父瑤世為杭之仁和家人家貧能以勤約自將事瑛及
母馮無乏子役登弘治癸丑進士第建坊資鎮守太
監欲市恩公恥干謁竟不取甲寅授德安府推官立
屬役平徭賦法岐王近倖臣欲困知府需索旁出公
為幹辦迄不病擊治孝感豪戴獄力能訟公公竟
抵獄法刑獄以清陞南京刑部主事應 詔上備邊
十策極言俗靡十惰宜經武備弘治求言急公復陳
十事曰今以因循為慎重緘默為老成民力日匱而
獻傲錄 卷之三十九 七

狀

卷之三十九

六

英豪輔養 太子奏入皆不報遷員外郎劉瑾已用
事機戶侵官物累萬公擬盡本法而御史有合瑾以
庇姦者劾公失入人罪 廷中議皆直公御史以黨
姦誚內侍劉瑯為守備都官咸修謁獨公與張道余
祐查約魏校弗肯往已為郎中則與僚貳約相規而
勿效世俗頹頹猜嫌態擢知廣西太平府召見上日
勞問其利病即予舉廢保送蔭子亟趣部夷賄毋入
府咸感激効用遂討况對虜其酋黃文昌命龍英長
李道元瑤帥其師取太平州印擒李瑋來獻治遼命

也公度城將克輟已為郎中金紗衣獨元瑤贖全城
生命大城壺關係治蠻事上之督軍多奏行者政為
南徽最行母馮三年喪畢來 朝道逢流賊夜走滄
州與共守卒完城再知寶慶府約岷府毋交訟請王
禁太監橫斂王及中官王潤及諸宗裔反賢公文從
之治如太平時江西盜張甚遷按察副使備東鄉兵
降賊等畏誅復叛害兵備李情生要參政吳廷舉為
質公建謀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必不殺
再叛者必不招且別宜撫宜誅者主名騰檄開諭賊
果奉吳參政以歸公兵亦破滅害兵備者贛賊寇贛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八

昌屏遊徽官逼建昌馳兵衛益王大破賊衆滅二昌
而還念江西方殘破而寧王謀亂日甚因發檄上疏
曰江西可慮不獨盜賊鎮賊火燒萬家便地悉歸王
府而王債徧閩閩三司受約束而四隅漸騷擾民不
得安盜何由息欲望擇鯁骨臣撫循地方 勸王止
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靖亂原章下兵部尚書彭澤印
請摘公奏以成王土迺抗章言其支庶選婚擾人即
重禁止而胡世寧離間妖言乞誅之以快忿事下都
察院時都御史李士實方為王造謀行金閩用事大
臣以故其奏得行 命巡按御史建公會公題福建

按察使解兵備去寧王遂以是譖公為逃罪卒得官
校來捕而公已間行歸 明久繫錦衣獄考治人憐
其忠而衣道官始交章論救不能奪公竟發戍遼東
歲已卯秋李士實卒自為太師挾王以叛斬都御史
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死之而三司官果盡降宸濠既
破南康九江府進圍安慶守將張文錦崔文力戰敗
其先鋒生得督將王綸綸即江西僉事譖公於宸濠
者也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帥師討賊宸濠還兵
大戰樵舍江中擒斬數萬俘宸濠及其妻子 朝廷
方窮治助宸濠反者凡夷戮死徙者數十族獄至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九

靖初始竟王守仁者餘姚大儒始為刑部郎劾劉瑾
其言切至瑾畏惡之甚矯 武皇帝旨廷杖四十貶
龍場驛丞即日督發意其必死無何聞守仁得活更
令衛校追擒校有哀守仁忠者先馳至無錫告之使
善自為計守仁脫衣于江干更着道服遁去羣校以
守仁投江白瑾乃已守仁行乞靈隱寺主僧識之逐
使去而集徒告縣令曰伍子胥告我有忠臣入我水
府吾與之燕七日而出諸某江蘆灘覺徒不救者吾
且命毒龍覆若寺縣使僧作無遮水會至其期處於
泗中守仁持文憑赴滇兩瑾伏誅起守仁為吏部郎

遷鴻臚卿道益高名益重大臣薦討江西賊守仁外
迫羣盜內畏宸濠慮其交至而宸濠方散財招士守
仁迺使其徒莫元亨爲內間說宸濠以萬全使緩
發守仁得治兵盡平江西羣盜而宸濠終爲守仁所
擒有司坐冀元亨黨反者罪至死守仁力爭弗能得
諸權貴素交宸濠者以守仁焚其文書爲狀幸未露
反宣言守仁善兵策得志非宸濠比也諸與守仁起
義者率利其功或罷斥之守仁纔得稱疾去而嬖倖
論功封伯者數人媒孽守仁未已 武皇帝大怒曰
若欲害平賊功臣得無助賊反乎始窮治反黨繩封

獻徵錄

十

守仁新建伯守仁不敢受而言者交章訟公寃及告
反者功皆不省間一歲庚辰迺復用公爲湖廣按察
使尋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辛巳公入川間 今上
卽位縉紳延頸以望治平公卽薦名儒魏校何瑋邵
鏊充講官大臣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爲輔弼而
以俊比宋璟一清比姚崇知府劉蔭徐鈺不任爲郡
而蔭爲給事鈺爲御史時孤忠敢言宜采用其謀謹
又薦布政方良永副使胡文璧參將桂勇等入川以
自助松潘舊治皆熟番其後官軍不能制賂遺番以
假道番殺漢人卽匿不舉軍或殺番反坐抵命公請

選將更戍以振威移遠餉就近糧以足食立賞罰
嚴隱匿之禁修烽堠謹巡望以通道路頗施行矣而
總兵張傑內臣張欽皆因公劾其貪虐罷免蓋嘉靖
新政鑒正德宦官濁亂之弊不復遣鎮守天下翕然
稱更生云 召爲吏部右侍郎至汴丁父憂去甲申
免喪被召卽爲疏論追崇孝親之禮宜盡宦官外戚
之寵當削畏衆口不敢上然 廷中已聞其說事具
欽定明倫大典中魏校予公書言違衆論以建事
恐成衰宋之弊屬以兵部左侍郎 召公而小人希
寵請遷陵寢屬神路於 太廟其說紛紛公具陳其
不可復以成邊時所見邊塞利害二十五事爲疏以
獻又奏請大臣輔養聖躬且講注大學秦誓章以戒
媚嫉洪範唯辟威福玉食章以戒柄下移孔子繫易
節初九爻義以慎幾事俱留中省覽賞贊成大禮功
陞俸一級給事中余經管律劾公奏累留中且將開
告密之端公乞罷不報丙戌公知武舉薦李承勛何
春自代詹事霍韜上官人資格公申言用人二十
事屢引疾乞改南秋楊一清爲請乃調南吏部左侍
郎時方考察京官故用公丁亥夏五月陞南京工部
尚書竟辭免陞休秋七月 召爲左都御史尋改刑

獻徵錄

十一

部尚書用霍韜言仍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入見辭免少保請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為用舍皆嘉納公素剛嚴及總憲務持大體期清刑獄裁憲綱十條中之中理執法被誣者復遷刑部尚書戊子春公懇辭求去其陳昔為宸濠陷害長子憂死次子純幼門戶無所託上重哀大臣特命送純入監錄用職造太監剛聰誣陷運兵二千人盜御服公劾其妄請從寬法後剛舍人許其詐聰坐抵罪而公益信嘉靖初大臣頗能裁抑嬖倖如此天下益仰賴上德剛明

廉徵錄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即誣奏澤九疇罪瓊覆奏九疇死辜削澤仕籍眾皆不平故更化之初言官首劾瓊成榆林澤以太子太保為兵部尚書九疇以按察使起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連破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責賜番回唯墩賈利既失奇貨大困愆後瓊復召為總制陝西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等訟之時澤已為民執九疇於刑部獄欲併罪澤連及楊邦和詔在廷議公獨上疏具論回夷姦狀訟九疇功上大悟曰今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成遂東獄得解隴西豪柳瓊廉徵錄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史 102-76

欲予之以易哈密公議以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
爾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
士魯番欲甘心牙木爾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
餌鈞大利故臣以陳九疇爲是宜 勅瓊爲 國忠
謀先盡復爪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殖哈密
水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 勅降印庶不辱王命
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
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從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
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爾以風蠻夷並薦馬昊施儒
楊必進及九疇爲將不見用公遂以己丑春力求致
職 命馳驛歸賜月俸三石歲給役四人庚寅夏復
用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能起但請廣圖繼
嗣容直言惜人才而已竟以是歲秋九月晦卒年六
十幾加贈祭葬子純以公恩今爲督府經歷貢曰曰
夷卽古西城漢唐時城郭連屬亡能爲害元以強兵
耗散其從而近世復亡赤蒙古罕東安定諸種哈密
爪沙之間千里空虛其爲河西患至微患在雜胡西
番耳陳九疇策之忠矣其人善賈多術巧往往以珍
奇貨射時貴爲虎聲脇中國至傾民力爲輦挽貨販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匪用其良孰俾我聲嗚呼

惡夫端敏公之論卓然哉故撰其大要列于傳

胡端敏傳

雷禮

少保胡公諱世寧字永清別號靜菴杭仁和人世家
以真產不營慨然思經濟天下弱冠補昌化學
生受知吳提學伯通有靈芝孤鳳之褒弘治五年舉
鄉試第二故事計借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浙青竟辭
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枋其門恥開謁鎮守中貴
人棄之去初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需蠟集羣
從怙勢橫甚悉以法裁之且語王曰此 朝廷法卽
殿下家法其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卽殿下千百年
立國根本其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敢作奸者及
請民間開墾湖田充柴炭撫巡業與之公指畫利害
媿媿乃止在郡屢平抑獄民以不寃其除苛賦清里
甲諸條畫具可爲經久之法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帝城多能說是非成敗人公個憫然不輒
撓西寧侯家訟久滯更九司十三道不決公一鞠卽
得其情奏遂判顧金箔者富翁也被羅織致大辟顧
公雪白每過門必稽顙而去機戶顧謙乾沒官銀累
萬祈解罪于公不能干逆瑾愬下南道阿奉者疏出
之劾公爲枉牘後上直公擬抵出者罪兩應詔求言

事十事并條勤學問慎輔導廣延納重守令公
用人不允費俱探核本原鑿如也然其強果亢厲人
國以是賢之而亦多詆忌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郡
陋甚所請率土官習不庭參至則推心羣夷絕餽獻
或他出過其營單騎入坐帳中縱閱騎射乃還子弟
為保業者輒為任之夷僚帖然平格于是思明黃文
自陽黃景明李萬榮全若許榮高輩皆素桀驁一
呼即旬旬塔下惟太平知州李增負固跳踉不已乃
檄龍英州趙元瑤扼而執之積禍頓息又建置壺
關限隔北寇屹然為一方巨防至今賴之未幾以母
喪解官民惘惘然不忍失正德七年服闋補寶慶初
往武岡朝珉王聞珉府受詞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
奉有令旨必弁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偽者弗貸以故
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急公曰先王初封校尉
通會沙衝永寶四府今收回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
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公曰御史奏
錯知府當改耳主器其直無恨意巨鑄借鎮守王潤
以事至郡搖吻於民難繫公折以法潤斂手其從人
深而猶稱公好官去其郡屬糧則繁漫好不可詰乃

類田均糧一色徵之民省歲供之半聞境盡驩曰
父活我矣踰年江四按察司副使兵備東鄉巖谷
深阻羣盜鼠穴其間日肆抄掠為饒信忠公遇警
益喜截決恬亂如樂庚二陳邦四等悉設計擒賊之
其革心如玉賽一者至為奏原其死既而遷縣峻城
經武療饑民妥然安矣公嘗調征桃源擄賊巢調征
毛坊援吳延舉調征建昌衛益府皆冒矢石為士卒
先又城廣昌城南豐城新城迄今不被寇其功竟為
督府所銜不叙會宸濠有反狀人莫敢言獨痕憂上
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寧王自得衛兵威
謀日橫騷擾閭閻鈴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
廷臣請勅王自治其國勿擾有司以防未然君子曰
濠惡恨甚賄用事者計欲殺公構飛言誣為離間親
親逮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使歸省濠嗾其黨巡浙
江御史潘鵬登卒襲公公間行自投禁獄被掠服無
狀復行江西會勘欲知附他罪于是給舍御史交訟
其冤不已用事者迫人言得減死論謫戍遼東十四
年六月濠舉兵及都御史王守仁倡義兵伴濠廷議
是役也惟王公達權賊亂亦惟胡公先幾伐謀故警

形潛匿以致於殲滅若斯之亟也。起戊中爲湖廣
按察使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今上更化以忠
直受知益展盡底蘊無隱首勸 上取大學衍義一
書朝夕省覽以光聖德及言內擒江彬外擒宸濠均
當論功昔附宸濠今附江彬均當論罪武臣如指揮
牟斌執法受罪內臣如周儀守正殺身宜一體褒錄
以示公平無不諱切當上心者松潘內外熟番舊爲
蜀藩衛後漸背叛止存東南二路通救援緣守臣弛
備南路亦塞乃疏安撫方略在用人添兵將更賞
罰足財用事下兵部議行之芒部隴氏者自其祖父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九
請分設長官司近者兵備官議不可許又疏隴氏裂
地設官雖稱衛彼實爲筠連等縣扼賊喉襟從之便
樞曹不用令隴壽襲職竟爲隴政所殺人始服其識
嘉靖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任奔父喪三年詔議
睿皇帝尊號廷臣諍論多被朴除名屬江淮薦饑公
免喪家居其孝親保民一疏乞定追崇大禮肆赦羣
臣小過使各陳救荒弭亂之策以成今日急務又言
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事事之皆是老成執禮一
言過當未必事事之皆非聖明惟天地日月三無私
心照臨於上可也凡數千言不果上既言者欲遷顯

疎於燕山極論遷葬利害乞嚴絕儉壬君臣協恭任
賢保民爲務并前疏並進 上嘉納之四年起兵部
左侍郎公前請遼東熟知京東一帶利病進備邊二
十五事復憂時事獻三經講議引大學秦誓好惡之
章以戒媚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曷大傳
不出戶庭之章以慎幾微辭多中羣忌皆留中大禮
成與加俸辭以在廷議禮臣時在家欲極言治道於
復故僭言大禮於前况屬論定之餘不敢冒領又進
知人官人二十事會言者劾公啓告密之漸遂力求
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晉南京工部尚書甫二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九
所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部尚書尋用詹事霍韜言
加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人持大體申明
職掌上疏勸 上務執中之學遇事當喜怒者則又
聽諍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至論聽言用人詞嚴
義正聞者壯之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
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
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
難矣上是其言不禁坐臺閱月執政計改公刑部尚
書公實安之於中外諸司結要必究情比法於理不
可執議怨側弗但已大監剛聰與運舟爭道有與援

誣官兵攘其織造貲貲幾二千人抗疏不宜廣追償
遠近得從寬決至秋聽事敗伏罪而公言益信陳九
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兵於時
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秉政則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
番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宴市中國縱反間傾九
疇當事者有憾於楊彭二公欲乘九疇事連坐之噫
儉人王邦奇曩能遷陳哈密淪陷番達入寇彙起九
疇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公昌言於朝曰使世寧司
刑而殺一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乃密疏爲
彭陳申理卜上震然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殺來
蘇錄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價回子命耶九疇得不死成邊楊彭亦免於逮七年
春有司奏黃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霾異常
公求黜應變不聽則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俱報可
八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辭言甘肅之危可
慮四川蜀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才
性不堪再辭不允則陳列兵政曰定武略崇憲職重
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備絕弊源正謬誤
惜人才凡十條詔許蒞部次第舉之始拜大臣建議
銷兵如路賊之賊留不欲討討者必治其罪公援古
權今力辯其非議遂寢職方左郎中敷通邊將寵賂

無聞且蔑視三司馬公疏劾去而夙弊大奸整刷
五既芒部沙保一支逐官劫印攻圍畢節議者欲苦
流宿復隴氏之後公言壽政警殺二十年今隴勝或
非壽子而驟復其土官是階禍也莫若 降勅諭川
貴各土官賜之定命其芒部原設四長官司能守土
安民卽不復立府如願立府土流惟彼所欲有一人
作亂者三人共滅分其地疏上忤執政意中沮之會
土魯番大將牙木蘭率衆來降而土魯番誘瓦剌入
寇索其羈使且求開貢公言番夷變詐非由起衆今
圖復哈密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爲奸利則宜
蘇錄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有覺而速改之且陳轉危爲安之策甚悉善功者有
所軒輊不盡用其策公又疏請增武備足邊儲薦馬
吳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上爲起吳將用之
他亦付所司議行矣桂冢宰葦詆公侵官格不用公
遂引疾求去且以任人圖治之要 上極言之然多
違衆求去益力疏三上乃許致仕優賜與人月廩未
幾再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稱疾篤猶力贊
上圖廣嗣育容交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以疾卒壽
六十二贈少保謚端敏公宏才遠慮深識天下之務
遇事斤斤執典不以禍患怵沮雖獨立寡諧周旋

佐不滿三期而神采英銳必欲贊匡至理不肯苟且以齋官寵至於清約自守常如寒士而恤宗人之孤獨與人之舊德當酬及鄉先進之裔有流落者雖傾貲賙之不吝豈沒而可祭於社者非耶平生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庸見二卷春秋志疑八卷讀易私記四卷奏議存稿若干卷滄州退兵事略一卷德安太平寶慶雜稿共三卷姚源建昌征案東鄉撫案共一十卷詩文二卷自叙年譜若干卷 論曰士以直道事人顧不艱哉以胡公之忠鯁稽古展藎期而勵焉將若何而極也然自其爲推官挺特立而擠之散郎既以足蹶及爲郎剛果以徇其職而再擠之惡郡則又蹶至逆濠魚休於時在位者悚息避禍矣而公獨首犯之豈其憤於保哲者哉既天悔旣起躡踏九死之餘而危言蹇蹇迄不少挫嚮非聖明灼知倚任於上而能顯其聲施若此其卓卓難矣傳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公真其人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胡公之細耶

維風編

胡端敏公世寧正德中公由南刑部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尋遷江西憲副時宸濠潛謀不軌吏於江西者

勢怵利啗惟其欲之是聽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爲幸耳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哉疏朝入而禍夕發竟以脫身間走得免灰滅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幾陷不測矣賴御史徐文華等申救減死謫戍遼東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嗣濠誅起官累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余惟已卯之變孫忠烈嬰其難王文成棄其勛燁然著矣由公觀之要皆焦頭爛額之儔也若公者其爲徒薪曲突之謀者乎公爲主事時嘗自贖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品被服飲食猶素士

兵部尚書李公承勛傳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自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大湖縣力行善政為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是時南昌難治劇賊矯藩內外孔棘承勛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為廣詞謀繕壁壘抗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纜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以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卽評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江直開邊虜輒携貳擾我開原懿路泛河三城殘破承勛至務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諸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鎮嶺

蒲河撫順諸城皆濬湟樹木為阻固東園稍寧進傳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寧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勳之欲并中世寧因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兩廣騷動茫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承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又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將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坐耗國儲賸民膏血大蠹眾束手閉目莫敢誰何者又言騰驤四衛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剿曹賊皆四衛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闈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承勛議九年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之答曰 聖祖有訓謹備胡戎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寧夏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

繼貯以備河西災窘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卜刺
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
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種使賊相
隔絕兀良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為門庭之寇雲南
安鳳之叛軍民因敵臨安蒙自盜賊復曠日持久恐
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
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以保社稷
幸甚十年議耕耒禮詔問承勛言禮有儀文政有根
本惟上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
郊禘又詔問以傳經術順人心對承勛楚人有名

鳳傳錄

卷之五十九

三本

上稔知之幾欲用為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
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諡康惠承勛學有
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
英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子牧益府長史

兵部尚書李恭簡公鉞傳

李源

李公鉞字虔甫別號毅齋河南之祥符人氣宇恢廓
不凡童稚時與羣兒游於市有行路僧見而奇之曰
此子他日必大貴是歲始從師西社學提學副使天
台陳公選閱視社學器之遺補邑弟子員治毛詩有
名中弘治壬子鄉試丙辰舉進士戊午選授山西道
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權貴家有奸法者公繩之不少
貸受知于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瑄辛酉勅理河東
驛政時驛池苦潦歲緇涸者公悉令築防延袤數里
而國課用饒安邑有疑獄久不決逮繫者若干人公
廉得其情一言立決人以為神鎮守官席寵毒民公
劾罷之比代去民遮道流涕癸亥考績被勅命馳
封父母甲子出按福建監臨鄉試得人為多未幾以
疾在告正德丙寅病痊改浙江道覈刷京畿文卷時
羣閹竊柄濁亂國紀公會疏劾之乞盡除去辭旨抗
直等羅內艱去繼外艱適逆瑾擅權惡公會議已乃
誣以他事罰米五百石輸邊庚午免喪改山東道亡
何權知華昌府肅政寬簡期在不擾而已辛未擢四
川按察司副使值劇盜方四等囂眾劫掠全蜀釋騷
巡撫都御史林公俊屬公督勦所向克捷斬首萬餘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本

捷聞 聖書獎賜以金幣仍加俸一級甲戌擢陝西按察使持憲嚴明獄無停滯未幾超遷都察院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馬門等關公自陝入晉道經河東父老羅拜馬前曰我公來矣先是守臣侵漁邊儲軍告匱士卒嗟怨公至則釐革夙弊兵食充裕將士樂為之用丙子秋虜寇宜府出白羊口南牧公度宜大擁重兵虜必不利即移怒山西岢嵐五臺等郡宜亟為之備虜果犯岢嵐如公算斬首百五十級獲馬千餘匹我軍全師而還 上嘉其功賜聖書金幣再加俸一級時中貴欲攘為己功改捷大同公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二十九 吳山簡

夜不閉虜疑有備不敢逼公間用火砲擊傷甚眾去 詔復以公總制三邊軍務乃申明紀律增築墩堡謹烽火嚴斥埃廣儲蓄選壯勇軍聲大振踰時虜復深入平涼涇州放兵大掠人懷疑懼公曰此成命耳乃密命游擊將軍時臣周尚文等分伏要害斷虜歸路我軍大捷斬首百八十級獲牛羊萬計諸將入賀公曰汝知賀寧知憂乎虜性很闖既失利必憤憤而復來延綏諸路宜有備虜果寇延綏伏發邀擊之斬首百餘級或請以捷聞公曰偶勝耳惡足為功鎮巡奏捷 聖書嘉之有明於用人善於料敵之論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二十九 吳山簡

虜敗劫遠遁 詔還朝是歲考績贈祖父如其官甲申南畿大侵漕運大臣開員 廷議咸以為非公不可乃進公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地方公冒暑南下察其吏弊而興革之救荒賑饑不遺餘力未幾召還掌院事再引疾求去 上慰留之僅兩月拜兵部尚書侍經筵兼提十二團營公感知遇修明戎政凡邊報警急必審度事勢指示方略期於萬全不求近功不徼小利尤注意邊將務在得人請謂者無所容時部事叢委文移旁午皆手自裁削坐是避勞疾作乃上疏乞骸骨 上遣中使存問兼賜羊酒

而疾轉劇復上章求去益切 上賜勅褒獎命馳驛以還仍月給公廩歲撥月卒皆異數云此行病篤竟不起時丙戌九月也得年六十有二 上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子太保諡恭簡遣官護其喪歸葬于惠丁丑進士官行人 武宗南狩以諫死贈監察御史

歐敬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伍公 文定墓志銘 張璧

嘉靖庚寅七月二十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伍公卒於家 上聞計遣官致祭命有司治隧壙公諱文定字時泰號松月世家湖廣松滋祖思恭贈同知父琇累官貴州叅議俱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王氏累贈淑人前母楊氏贈宜人母李氏累贈淑人初叅議公知山西汾州生公州署時成化庚寅九月十五日也公少賦高資或屬對輒響應祖每異之曰兒吾家他日尚書蓋誕時歐敬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有殊兆云稍長父思蔚發乃受學今楊少師遂翁翁亟許可年三十占弘治己酉鄉試登己未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比至鞫囚斷案如老法家然愛上官撤若賑饑民毀倉餉置巡堡禦海寇數事至今人能言之正德戊辰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時逆瑾擅政在常嘗承勸徐國奏爭民田事逮就詔獄勒公為歸居李淑人喪閉門讀禮若將終身瑾敗 上用輿薦徵補嘉興會江西桃源寇發遠近恇懷巡視浙江都御史陶公徽公守開常諸縣華埠諸寨公帥兵律身其首惡汪宣等十二人并多俘獲賊餘大挫

浙境晏然乃陶公有譽崇兩浙功著三衢之薦紀功
給事黎君上其功。詔賞賚公當路疏薦金衢兵憲
府議賈完遂寢甲戌擢守河南河南夙多弊政與更
始冬早露禱大雪隨應又討擒劇賊張勇李文簡數
百人河洛賴安乙亥以公才當劇改江西吉安吉安
地重事繁公至即裁決動中肯綮俗故多訟公鋤奸
植良一時豪猾悉斂手服大茅山洞賊作亂王陽明
爲巡撫檄公討平之逆濠之變天下莫不震動公號
於衆曰吾儕以死報國正在今日郡人爭欲亡斬亡
者一人以徇復集諸路兵誓之曰濠今所苦非爾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曼山節

擢江西按察使而外以重臣忽駐省城京邊士馬紛
然叢選公上承下應不遑寢食又以剛介致忤權貴
艱危萬狀不少屈撓尋轉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
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管操江公
至日紀律嚴明士民悚服又躬戎服督將領平海寇
有白金文綺之賜嘉靖乙酉上章乞去得 旨遂行
然薦劾數騰明年復起公爲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未
幾雲南羣醜跳梁公奉 勅往督雲貴楚蜀四省軍
務未至先平公且籌畫撫存罔遺餘力又芒部弗靖
留彼徂征方調度孔棘忽受命罷兵歸無何 上復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曼山節

起公提督團營軍務乃再疏請歸歸且年餘忽病弗
起於平悲哉公家居孝友施及宗姻外處僚案恒過
於厚好面折人過至有難則力爲排解雖性開朗然
負奇氣不與世隨當官有犯諱忌者或勸少輟公厲
聲曰吾以身許國違恤其他竟執弗變

兵部尚書王公憲傳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第弘治庚戌進士授阜平知縣改滑縣入為監察御史巡按蘇松諸郡時有豪貴怙勢暴橫鄉里家置水牢有負其債者禁滯於中憲發其罪狀置之於法一方肅然晉大理寺丞尋陞右僉都御史清理甘肅戎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外艱起復歷撫鄖陽大同虜入應州憲勅所部斬獲甚眾捷聞賜緋魚晉戶部右侍郎巡撫關中已而改佐兵部宸濠謀逆扈駕親征經畫軍需所在節省江彬矯詔繫國學生跪於行宮門外憲入奏事因白貫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王 曼山 諸生 車駕久駐留都輔臣共請回鑿憲之力居多明年晉本部尚書嘉靖改元乞休歸里六年 詔以本官兼左都御史總制三邊吉囊入寇調集兵馬分屯要害授以方略戰於細溝堡五日四捷俘獲其眾聖書褒獎進太子太保明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再改左都御史總持內憲居二載乞休辛卯遣官即家起為兵部尚書會雲中逆卒戕辱主帥招誘胡虜據城抗命憲舒徐運奇旋就底定以年滿七十乞休賜傳歸里仍給月俸與夫以示優榮卒年七十有三追贈少保賜諡康毅論祭營葬如法憲天性

孝友敦尚節儉歷官四十餘載不激不抗有古大臣風所著有督府奏議等書于汝孝字紹甫第嘉靖丙戌進士以禮部郎中改翰林修撰歷山西提學陝西參政河南左右布政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以事謫戌卒汝孝器宇淵涵問學該博督學山西獎進士類敦尚風雅一時髦雋多所競勸南北履歷所至皆有聲迹為人所稱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

諡肅敏浚川

于慎行

于慎行曰往正德末河南王肅敏公為東省學使先

君贈宗伯公垂暑居門下受知及晚歲數稱述之也

日月滋遠未嘗敢忘今年商丘沈先生以書來言浚

川先生醇儒也沒五十六年矣而墓無碑表獨許文

簡公志蕤焉奈何令世人見之今者其孫嗣美來請

不佞惻然動心介而見於左右夫楊先正之休以成

哲裔之志請與吾子共之行也謝不敏三作而拜命

沈先生所著碑銘業詳其世茲表其彰著者焉先生

諱廷相字子衡浚川別號也其先自潞徙儀封世有

明德聞於閭里父贈官保公增配一品夫人田氏是

生先生先生風神秀穎早著文聲弘治乙卯舉河南

省試壬戌第進士選翰林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

改辰以他故謫為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為御史出按

陝西會鎮守太監廖鵬毒螫民吏先生繩之以法廖

遂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中貴人闕請先生焚其

書不應兩人亦恨未有以發也而廖因上書構之此

兩人從中生其奏逮下制獄又謫為縣丞稍遷知縣

同知擢四川僉事再進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及嘉靖

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旋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為兵部左侍郎轉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三年召為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

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九年

加太子太保世宗出內府玉帶及厯馬賜之曾祖

考妣以下皆爵一品先生之督營也與翊國公郭勛

共事及歲辛丑勛罪狀覺上欲遂法之會其受管

勅後期因逮下吏而勅連司馬名並罷先生歸三年

以甲辰九月七日卒於里第距生成化十年十月二

日葬

請藁葬城東白村之兆穆廟登極始用廷議復先

生故官加贈少保賜諡肅敏守臣稱制臨祠將作金

錢治其兆域吁可謂哀榮禮備久而彌光者與先生

居家孝友處鄉嫻睦好脩古禮奉身儉素屏絕華侈

兩遭大戚哀毀踰常因著喪禮備慕斟酌古今定為

儀式士大夫多遵用之其立朝當官壹務忠誠不欺

奉公履正國有大事以身任之利害毀譽無能動搖

再列亭諫所建白糾皮皆闕大計出按陝西脩明憲

典擊斷無諱三為學使品厲公嚴教先行履齊魯燕

蜀之士彬彬嚮服其撫四川威信單節吏人畏懷屬
夷盜邊發兵討平解散其黨西徽以寧騰壤四衛勇
士隸在中消多竄市人名籍幾至三萬先生佐本兵
奉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南京內
外守備多遣私人推貨關津及進御用服食大發船
舟橫索道路糜耗不貲先生窮其根株悉以銖兩融
摧爲裁其多少冷與載相準且請令守備內臣惟詰
奸遏虐以靖都輦不得受民間訟牒侵法司權 世
廟推意釐革所言輒聽正德以來中官蠹蔽一旦剗
除先生之力多焉其掌內臺日夜講求憲綱分條類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主人 曼川館
奏班諸御史奉以從事罔敢踰繩至今其籍在也又
嘗疏正會議之體事有可否各出所見卽廷推大吏
各舉所知主者毋得專決司馬舉江防大帥嘗以職
敗立上書爭之竟格不用督理戎政簡練士馬脩明
賞罰將校無敢私役兩察內吏三計郡國所贊襄簡
臨天下服其公再疏薦何公塘崔公銑呂公栴李公
夢陽薛公蕙諸人皆一時名流士論趨之已亥 車
駕幸承天先生疏留不允以九卿扈蹕道中數召問
郡邑供頓狀具以實對多所省減嘗和御製歌詩甚
見褒賞及他所出賜尚方珍綺不可勝計 世廟知

人善任先生兼京管內臺且及三考所倚信聽納有
加等列中興之烈賴焉先生記問該博學術純正於
百家之籍無不沈酣而不涉異教文辭詳贍古雅可
爲典刑旣罷官歸閉門謝客著述日富以其餘暇與
一二舊知瀟灑山林無染世氛遠近高其風規所著
家藏集十六種世多有之夫人劉氏累封一品子孫
振振濟美幾數十人詳具碑志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主人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瓚傳 實錄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瓚以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太保謚恭襄瓚直隸滄州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累陞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制宣大偏保等處軍務大同軍叛瓚有綏定之功陞兵部尚書以 宗廟大工成加太子太保陝西秦捷加少保瓚累被言官論列先後無慮數十章皆有顯跡然 上終不去之及是卒卹典猶加隆云

瓚字廷獻滄人也寓戎藉京師家焉方面大耳眉入

狀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鬢骨隆隆起也而強記練兵事初以尚書郎選擢通政叅議累遷通政使久之大同兵亂殺主將詔侍郎

源清都督卻永討之不下所傷殺僅相當 上怒

源清清永下獄進瓚兵部侍郎代將至則其麾下殺

具倡亂者請降乃還遂進尚書累加少保太子太保

賁故善翊國公助時被 上知所言亡不酬力而

力薦惟瓚才可大用 上亦奇其貌曰此福將足使

也張洪者寧夏人 武宗朝得幸為左都督頗習熟

邊事後坐法戍遼左脫身還館瓚家諸將挾賄托遷

者為瓚衡地饒瘠第賄輕重而以十之一酬洪入許

為秦復官不果自總帥奉遊而下俱有餽不即

男有才望連刻薦者弗為上也天下承平久不甚熟

兵革而瓚所用俱債帥以故其壞不可復作云瓚為

兵部十年蓄財帛百萬計矣內奸多奇計媚結中貴

人內外鐵悉必知預為備先後給事御史露章論瓚

亡慮數十百口若也嘗一日 上賜飛魚服而瓚別

衣他餽者五綵奇麗甚 上出遙見之意其蟒不憚

而貴人私走語瓚自白乃解酬中貴人金八千矣它

多類此瓚少壯且老居官亡喪病假七十餘乃卒後

虜大入殺掠吏民及郡邑土上赫怒累致大司馬辟

狀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朝論切齒瓚而已死不復可窮詰云

前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塘

公伯溫行狀

羅洪先

公諱伯溫字汝厲姓毛氏毛之先為浙三衢人宋穆
口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為吉水人十八
世叙倫為公曾祖以祖起貴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
員外郎曾祖妣張氏贈宜人超仕至廣西府知府祖
妣劉氏贈宜人父榮舉鄉試為浙江布政司經歷以
公貴封大理寺丞而妣楊氏封宜人後公屢推恩
自曾祖以下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曾祖妣以下皆一品夫人公娠時嘗畫見寶塔色

狀錄

卷之五十九

四十一

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為童子隨寺丞公與宦遊子
弟處無驕俊態補諸生提學副使邵文莊公奇其文
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
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為毛
青天當道判訴者咸求請公為幸或吏事疑似牽制
輒膠轉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攝判管半越中辛
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
入為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羨
目舟車耗息幾竭正算籌校釐正必復故常丙子巡
按河南禁諸司人

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為準鎮守

入監孫某往在山東

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得羅求匿府中為奸

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

將甘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曷食我

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

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

何言是何言公 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哂曰我固

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

御史為公許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

論者若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

湖廣壽王軍校凌官虐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

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

巡檄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諍寇不可弭公移守備武

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

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 賜勅加俸湖廣視河

南特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

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譌言不易

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比上曲防精鑿得人為多

辛巳 今上即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奸罪敗露

論獄當斷其黨陰庇假汗奏贖冀得易辭公上言忠

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
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即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
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
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韋霧同惡相濟默與寅緣蓋
其利害相關欲俱掩飾臣謂敬韋不誅恐明詔不
信於天下也疏入中官爲之屏氣壬午擢大理右寺
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標軍三百
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檢屯田沒於河者蠲其
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四四 陽山館

廷戶舉公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召公起復
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
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討
罪而赦其脇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
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曰正名曰用兵曰用
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有旨
理院事是時雖逾大祥猶託疾乞終制八月服闋始
視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勅提督天壽山工程
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公以意制八輪車前
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 上聞之喜賜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四四 陽山館

諱公謂昔之憤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以皇太子恩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其年置官寮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上決意南征加公參贊軍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

獻徵錄 卷之十九 皇山館

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管登庸間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民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制辭極悲懇公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大密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公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齋館之他州進公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自陳乞休不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一上慰諭有加公益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二慎舉劾三革騷擾四懲勢豪五省繁文六明職守七正士氣八簡兩造意以近世刑獄任情民多冤死官司上下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剝民爲供張鈞取機利御史既不能辨奸僞日肆賈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長請一一覺察如制上報曰民不得所皆有司貪酷致御史舉劾失實都察院不

獻徵錄 卷之十九 皇山館

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給事中不能糾正國家向
焉卿言切中時弊其令所司務實舉行是時巡抄選
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公劾能之朝廷紀綱爲之
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虜
嘗越三關畿輔震恐公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猝無
備欲倣南都爲輔城以衛軍民疏上不果行十一月
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
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
軍士衣糧腹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公謂
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詞發以杜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八
門已而奉 勅提督團營軍務營內丁耗方議招募
公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
賈豎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
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
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
揮以下斬以徇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
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
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銳意清汰
怨讟日起不爲動公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
廝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

九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遣發
無遺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滿考進光祿大夫
國給四代誥命 上遣奉御賀俊賜楮幣少牢上尊
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
已而戒嚴方保罪公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
背卒垂卒都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 國家事不少
亂鄉人聞計無少長咸太息嗟惋公平生豁達友愛
和易易與人居言語嫗嫗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
之不克邑邑如有所失以是宦遊四方無間識不識
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沈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九
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卽校文削牘有爲增一言
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
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
謂公必有冀望然卒奉 上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
刃師不羸糧默定僭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變幻詐
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算亦其謹厚惠慈出於天性然
也夫人謝氏父曰顯褒母楊氏夫人生而樸靜醇懿
年十九歸公公祖父已貴而家人猶食貧夫人備嘗
艱苦拮据以足衣食及被恩封布臬日夕紡績不輟
與里中媼不異親戚女奴初來求謁傍人竊指語以

爲夫人不信也封儒人進宜人加淑人後 皇太子
立箋賀中官獲賜文綺公征安南挈家歸夫人以疾
道卒玉山子三公生成化壬寅七月六日卒嘉靖乙
巳六月一日壽六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十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劉莊襄

公天和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乙巳冬十二月二十有三日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劉公卒楚守臣以計聞 天子爲震悼輟視朝太
宰議贈贈至少保大宗伯議祭祭至九議諡諡法履
正志和因事有功爲莊襄大司空議葬葬所須縣官
供給無乏然公有子四其三皆先卒最後燦最賢而
又繼卒諸孫幼以故公歿十六年而門人大司馬劉
公采始克具狀又十五年而孫守復輩以狀來請去
銘嗚呼莊襄公固德靖間助賢臣也惟不佞嘗竊記
之矣何敢辭誌曰公諱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
夢者從 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
麻城遂爲麻城人漳州公有四子長曰從政由進士
拜御史累遷河南參政叔曰隱居公從憲子曰訓其
積官皆與從政同而得山西山西公子仲翰爲崇德
令崇德公子璿魁南官以豐城令入觀卒吏民思而
祠祀之自崇德公至豐城公皆以公貴贈尚書左都
御史豐城公有淑配曰秦夫人寔生公公少穎朗十
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遊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公談
理學爲世模楷所授公舉子業而內奇公至別而爲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十

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遂舉於鄉公爲人長身玉立顧
盼偉如也自是三困公車而其遊太學所交多名士
天子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茂異徵拜

御史出按陝西前是填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真其
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爲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口

肩脇爲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廖
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

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貌悔小
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一 曼山館

於他時其程文爲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
幸臣寧從中道地堂誇書以其校卒稱 詔逮公既

就係堂使所親信恫喝校卒且嚼之利以求甘心焉
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

車爲枳不得發壯者至楛梃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
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爲

盟護公所過舍傳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前秘遣尾公
者不得近竟以 下獄也幸臣 入鵬嗾考

撫公 事御史俱有言赦出爲
何進爲其令 治理聲擢同知蘇州府事

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爲蹂躪臺臣
驟用公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禮

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賦其民大悅以
擬謝太傅安石顏司徒清臣爲湖守凡五年考績天

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以母老乞歸
春聞報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於其職益

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卽以其年爲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

括尅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
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二 曼山館

可舉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時少師楊公
一清在先朝才公於試事已惜公寬爲解於倖寧至

是益器重公爲特疏薦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
其一切利弊哲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

之因裁損守令不經於費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
出則竊相指曰此吾嚮者據公車耶何吾秦人之多

幸也公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兩
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

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
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

步如故其明年承秦太夫人計歸哀毀踰禮以祭葬請許之甫公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從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公晨夜改舟車爲橋樑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潰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湖濬其上流役夫墮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申軍令豐儲侍廣埤塹選鋒銳飭甲械士氣踴躍思效其

廉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四 曼山館

狀立新以狗泉皆股栗遂率以躡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蹶泥淖中斃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尙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兵柱其右固靖魏特木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弩火礮四合爭奮賊遂大敗走梟其名王以下首虜五百級虜人畜器械稱是捷聞 天子行告 廟飲至禮下書褒于公甚篤卽軍中策拜太子太保子錦衣正千戶爲世官賜金幣踰等尋以公久勞於外改南京戶部尚書亡何以入爲兵部督團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股其厚以空名子管公力欲清之而諸其事者爲首

廉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五

年爲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又明年己亥破虜數如丁酉所上級多至二百餘少亦不下四十而 天子所推恩公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己亥公謀虜吉囊將大人率羣帥而擊之大出賜金爲牛酒饗士陳二寶劔堂呈指左劔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劔曰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而虜衆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埋登馬公前已聞羣羣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卽故

臺而稱良御史治祁堡果而稱良二千石意以爲精

心勒帥之士耳北治河河功立辦西治屯屯政肅
陝陝之貪墨盡解去大盜散徙始稍露其不可測以
爲世之得公者尚淺然公南人耳十萬浴鐵之騎電
摧電掣於交戟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揮而棄之百
步不留堅至其所飛捷明光上下動色謂三秦自洪
水而後始快意於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之廖
堂氏之摩公也校卒挾璽書一旦以瓊璫至豹虎交
跡卽不道途死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卽就
道亡慘容者其定力有以勝死也公日中且無死何
必有十萬騎哉今夫志大者不能無小出入術勝者
蘇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七

不能無巧進退然而公不爾也當其游太學布袍挾
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
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華語之不及私也今敘里
甲皆爲諸舉子費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
宅愛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顯
仕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
田廬無少增故所爲大帥某緘金幣而爲壽公時已
得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爲戒饒人之感知者選莠
遺公公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
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望

用事於衆中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氏以宗人
授公公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
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公
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公之歸仲文與有力
焉嗚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公又名能知人
其識故相太保桂公夢故將太傅周公尚文皆自其
微特世以比楊文襄云墓在麻城鎖口祖塋不佞旣
志而銘曰 古之大人識與才合乃立臣極公起墨
綬以冠惠文至二千石民之愛之若日於冬嬰乳於
席餽渭屯涅士飽而驕距躍三百捷竹負芻告興三
蘇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七

月河歸其職帝曰虎臣界汝全陝膺彼悠敵公出匣
刃斧不用命億衆脇息前茅且指晉蕩天日單于奔
北梟其屠者遂碎輶輻王庭礫圻捷奏朝上夕馳璽
書精鏐綺帛晉爾亞公仍世環衛觀者動色入領元
樞王旅於寄臣敢愛力惟是不任骸骨爲請帝所闕
識驛馳而南青門冠紳萬口同噴公之劬勞皆在王
室靡往不劇迨乎歸田甫遂優遊適返真宅巍峩佳
城儼若祁連官所管寥蕭條衡門僅庇雨風手所剪
棘君使臣禮臣事君忠師訓靡忒我銘其幽才哉誠
哉過者當式

六部書龍山戴公金行狀 袁燁

公字純夫號龍山一號三難始祖伏豈
居餘之百步洪發林國宋季避兵徙家於漢陽之龍
雲山故遂世為漢陽人四世祖景文舉洪武三年鄉
試第二人授河南武陽縣教諭以學行著稱沒得祠
學官傳二世而生愈愈生伯珍配陳氏定生公公敏
慧性成正德丁卯舉於鄉甲戌成進士解褐授蘇州
府推官會庫亡所積銀若干兩長吏日考掠守庫者
竟無驗公乃適召諸糧役於庭陰以一牌用濃硃塗
之絕實後堂暗室中語之曰而輩以糧役役於官乃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十八 雙山 佃
茲聞金亡欲避咎弗獲也亦有牌在後堂其神能辨
盜盜手摩之則駭然有鳴聲眾如指諸摩出視其手
皆硃中一人獨不硃立詰之遂首服還所盜金而守
庫者具得符其訊獄神明奇中若此久之以外艱去
東陽再除揚州府推官公理撫視理蘇稱益殷股起
民起于今詔諭之嘉靖癸未以治最授廣西道監察
御史乙酉奉 命理兩淮鹽政乃調奏便宜酌處鹽
法十二事咸舉要切時可見諸施行公又善操麻縮
節費省緡得羨銀六十八萬佐邊餉既大司農上御
史績於朝 上嘉之有羊酒文綺之賜歲丁亥被

命授川蜀前太京師遠與滇隣滇賊安詮者誘其黨
據為亂攻掠郡邑蜀民煽恐事聞廷議與兵誅之公
念蜀方旱疫洊臻民殍死者道相望軍與給餉是
寇未殄而民殲矣乃抗疏乞罷兵躬入險阻撫平之
已復醜請帑金二十萬通商市糴具糶給種諸可以
瘠民裨賑政者舉無遺策以故全蜀之民得不沾於
溝壑者公是更生之也未幾兵戶二部以公靖寇賑
饒功宜薦顯褒乃連章條上公績輒被溫綸雨受銀
綺之賜明年戊子屬大比為監臨官號得人辛卯陞
太僕少卿督京營馬政久之以謗左遷河南布政司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十九

右叅議等轉浙江左叅議將蒞官俄陞按察司副使
寔董飭海防諱察要害悉心規畫海邦恬以寧戢甲
午丁繼母艱丁酉釋服再除江西按察司副使兵備
九江戊戌陞貴州布政司叅政頃之會順天巡撫中
丞缺乃特擢公為右僉都御史畀以叅輔重任公受
命銳意安懷綏民糾憲選將練兵關土日奮未踰月
邊兵與虜遇遂乘勝斬首級奪獲馬器以歸事聞以
銀綺旌之己亥邊將不利公以撫臣與責改秩南京
太僕寺少卿庚子陞應天府府尹是年大比士提調
鄉試井井有程度辛丑 天子將新太廟欲置西南

巨材獨念公長才大器可重任乃擢公爲右副都御史總制川貴大木事竣徵入爲大理寺卿已而工部以公祗將 明命鳩 清廟美材仰禪 聖眷宜有崇秩當其功具疏請於 上上命之陞右都御史掌寺事如舊是歲甲辰 廷試天下士充讀卷官冬十月兵部缺尚書廷推公乃陞公兵部尚書公疏辭上謂公才猷明練簡任允宜禪宣忠力以弼邦政其毋辭公被命感激誓竭忠貞首陳安攘大計十二事曰甄別武林以責成效曰稽察分領以警勤惰曰充實缺位以備攻守曰選練民兵以裨行陣曰修復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本十

生平稔習不獲悉試智者不能不爲公慨惜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本十

史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洪洋趙公廷瑞

墓志銘

趙錦

公諱廷瑞字信臣別號洪洋生而敏悟日記數千言
擢角入郡庠督學浚川王公見公文大異之登辛巳
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壬午授戶科給事中尋養病家
居既起歷陞刑科都給事中時故相張璠以詹事擢
兵部左侍郎公上章論璠進士六年遽爾擢貳本兵
恐後進奔競之復率以璠借口因論吏部尚書廖紀
徒負重望不能明申納忠言雖不用聞者憚之武定
侯郭勳者志無法嘗以私意釋罪人於配所刑部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六三

曼山館

尚書高文煥侍郎許讚右都御史熊浹大理少卿曾
錦衣衛指揮使路安等不能執法公并論之疏上
大幾致仕餘各罰俸有差勸革去祿米及營務保傳
提督宣大軍務缺員兵部尚書李承勳薦左都御史
王忠憲鄭之公論憲擇官避事非大臣體憲竟罷去
他如論李琮為江彬爪牙齊佐等為錢寧羽翼張仁
以么麼伶賤潛通逆藩及太監韋霧等奸狀皆見嘉
納一時直亮之聲著於中外吏部嘗推公陞河南奉
政及南京通政司參議 上皆不允曰趙廷瑞著在
京相應員缺推用其見知如此辛卯歲陞通政司右

通政提督騰黃時父直菴翁迎養京邸屢膺疾恩
公以病請得侍歸抵家而翁遂不起公服闋復除前
職丙申陞南京太僕寺卿戊戌改光祿寺卿 駕幸
承天公扈從 上言行營倉卒珍膳或不能辨請以
土產特物供用公私兩便 上嘉納之 聖駕還宮
以建儲事推恩兩京三品以上官皆得廢子入監公
以弟廷璋為父母所隆愛乃上疏以讓其弟已亥用
廷薦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地方公抵鎮
首陳考察王府文職官員次陳宗室私出郭大虜駐
套請預計軍餉以保障地方時俺答阿不孩率眾渡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六三

河住牧套中公與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松石劉公議
定方略大致克捷斬獲首級至一百三十二顆中有
酋長二疏聞 上大悅進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仍巡撫其地先是秦府邵陽王府輔國
將軍秉樞等縱家奴責債動至拘繫平民公劾論之
自是宗藩斂跡在鎮三年屢奏虜功辛丑 上遣行
人張汝隆齎賜白金彩幣及 勅諭欽獎公以寵遇
優隆益加策勵秦人稱巡撫關中者馬端肅余敏肅
之後惟公能不媿云壬寅改戶部右侍郎總督宣大
山西偏保等處軍情緊急兼程赴雲中所在官民不

擾而兵食足未幾丁母太淑人張氏憂 上念年勞
特子祭葬服闋陞本部左侍郎兼提督太倉尋改兵
部左侍郎攝部事總督左都御史翁公巡撫山西都
御史孫公條陳邊事各有異議公維持調護懸合事
機俱免債事會試天下武舉公為提調盡革宿弊丁
未陞南京戶部尚書未抵任即改兵部尚書會北虜
結營直抵隆永郊圻震驚公上防護京師內外五事
為國家根本之慮虜亦聞風遁去戊申遼陽奏捷斬
獲虜首其衆已西北虜大舉入寇官軍鏖戰有功加
公太子少保賞白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公體孱弱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六十四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東港
陳公經神道碑 嚴 嵩
公姓陳氏諱經字伯常青州益都人公之祖諱俊父
諱慶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公舉正德
庚午山東鄉試甲戌登進士第觀吏部政乃奏記冢
宰楊公論說時政數千言楊公獎重之選補兵科給
事 嘗奉命查盤蘄水遼東軍儲先是按事者每以
嚴法繩下人用不堪公所至綜覈得宜洞究奸弊而
不事苛刻陞右給事中 皇上登極首論新政其一
為端大本以隆大化勸 上法古帝王守祖成憲其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六十五 吳山館

加以軍務叢雜憂勞過度以致痰火疾作眩暈顛厥
絕而復蘇乃懇求休致 上謂公託疾求退僅與閒
住葢十上望公者厚故責公者重也公還里惟留心
藥裹端居簡出親戚友朋罕見其面六月二日忽晨
輿命駕造直巷墓所撫視松楸摩挲石獸低徊不忍
去少頃疾作輿歸遂不起

請究治先朝遺奸言皆剴切時論熾之陞通政司右
叅議歷左通政開封鄭藩充正使陞通政司使尋轉
禮部左侍郎仍掌司事四方所上章奏躬自檢閱不
憚煩勞陞奏儀度秩秩 上每屬日器之已而陞戶
部尚書總督倉場兼管西苑農事歲運邊餉仰給太
倉公殫力會計釐革宿弊公私允賴苑田產嘉穀多
岐之瑞賜白金彩幣通政使缺廷議以公闕於其職
復推公改禮部尚書仍掌其事未幾詔改兵部尚書
入柄本兵兼提督團營軍務時值邊警上軍調要務
七事詔皆允行時公歷二品已六載特加太子少保

公感知遇殫盡智慮調度防邊諸務至廢寢食竟以積勞致疾家臥乃具疏力辭 上允致仕許賜給驛以去比年廷臣鮮有獲此典者實異恩也公去久之上意猶念公不置今年總督倉場員缺詔復以戶部尚書起公於家命下公先期以疾卒矣

廉徵錄

卷之十九

六十六

吳山館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東涯翁公萬達行狀

鄉守志

公諱萬達字仁天別號東涯潮州揭陽人也其先出莆田諱雄者稱秀峯隱士入潮卜鮑江里之舉登村居焉雄生保保生琦琦生肇綱於公爲曾祖肇綱生可號義叟以公貴累贈兵部尚書義叟生梅齋公諱玉公父也以隱德蓄儒稱於鄉具載邑乘亦累封兵部尚書母許氏累贈夫人公生而穎異五歲能誦書梅齋異之曰是兒也其與吾宗或携雀雛以昇公玩方適而兩雀悲鳴從之許夫人顧公曰兒能活此乎

廉徵錄

卷之十九

六十七

公縱之去許夫人喜曰吾兒他日必活人矣六歲許夫人卒公哀號如成人聞者傷之梅齋解書至親親之殺公悟曰斯異文同情之義也比就傳文日有名中乙酉鄉試時御史夢神人大書弘濟二字後見試官批其卷曰此子負弘濟之才富應大用御史喜曰吾夢謂此矣丙戌登進士丁亥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督稅監兌所至有聲已丑擢河西務疏戚晚侵奪官地商稅語甚峻 上可之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倉會權貴阻撓運道公奪其舟而止以此人不敏犯清令謗言朋與公不爲動辛卯陞署山東司郎中歲暮

應械督許論死其趙楷李寰各以計就擒而斷許存
趙祀楷臨死遺書示誠普於泉下靡忘大恩會田參
議立其子匡時方逾齡一州以定剷除三雄不動聲
色而禍本悉拔斧鑕昭明其功深而不露者類若此
左江斷藤峽係蠻據險時以藥弩馳劫不可卒捕自
韓中丞王新建伯剿治以來稍獲寧息屬酋侯勝海
居弩灘為變武靖州目黃貴誘刺之立堡戍守海第
公丁譟眾破堡屠戍御史以聞命蔡公討之下諸司
議張總兵經則曰兵不過萬人沈參將希儀則曰非
數萬人不可公曰二言皆是也張言則剿沈言則征
然賊備我久矣剿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是之會有
安南之役未遑也而公丁等益橫公密謀於督府以
計擒公丁磔於市於是乘勢厚集兵士分為兩軍並
發夾擊諸巢皆破賊太窘奔逸公督王指揮邀擊中
斷斬首數百級餘賊來奔入羅連山公遂移兵就攻
之檄右軍繞出其背賊悉力以拒隘塞巨木徑布茨
蒺藜簽懸石樹抄伏機弩毒鏢較箠觸立死公皆以
計奪之破賊殆盡凡月又九日而班師撫其餘黨弁
諸向順者殆三千人藤峽悉平公又獻平峽八議于
督府從之登庸聞之大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七十一

我而平內寇以為之先豈其嘗我也哉於是督
上其功曰羣兇授首百姓獲安江道疏通地方寧謐
是皆仰仗 皇上聖武懋昭天威丕振翁萬達監統
勤能嗜畫計確歷險艱而衝冒瘴嵐躬矢石而奮厲
士卒遂致三軍用命兩哨收功積年稔惡之賊蕩然
廓清且先擒其首惡置諸法典大慰人心兵部核實
覆奏以請上曰蠻賊負固構禍情年久罪惡貫盈
翁萬達既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四疋是時田州
上日盧蘇反其子鳳以兵從不進顧益縱賊逸去公
密議上督府曰田州盧蘇黨逆構亂震駭兩江猛誅
蘇賊與王又相謀不軌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
新建撫之而有盧蘇之心益肆侮艾罔聞敢以睚眦
之仇激烈調管轄之弄典赤族猶輕茲者藤峽之役
分道進剿諸巢皆破其吭背須得銳甲方可成功
傳曰人當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職愚以為不
斬此賊則蘇得以逃不武之誅而我實負不敬之名
天下後世其謂我何明臺初法明威邊夷聳震圖難
且人實在此時督府壯之下更詳議未及行會議四
督介於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
亂土人黃賢相言有其地峒遠改隸府而加關而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七十一

州互爭莫能歸一而峒亦向背無常公特在南寧知府白其事公議上督府曰四峒之爭久矣圖籍無歸易於叢惡今欲明歸一方勢必啓釁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怨仇然首類瓜分苦于離析疆塍縹緲尤費區畫議者又欲爲之立所立縣夫縣則治之太詳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也不若以其地割屬南寧府特設撫民通判一員治之築城建署戍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於通判內能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冠服榮其身通判指揮能其職奏旌之以五年期效督府蔡公覽議謂公曰君言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七十一

偉矣治于內則外可得而理也法行於近則遠可得而服也吾方有事安南而曰姑舍是何以示觀聽于遠夷哉公使人諭之峒民歡踴稱更生願附南寧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鸞鸞獨稱兵勳衆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訊公公曰易事也峒苦土官誅求虔戮久矣是以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既携夫然後震以兵威劫以重典多法以行閭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奇正雜出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蔡公從之公乃牒余叅將註南援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督

議

序喜曰翁君神算也公復議善後之策十四事上督府皆原始要終足爲經制云秋八月陞浙江右叅政督府上疏以公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贊成安撫之功 上俞其請十九年二月改公叅政於廣西方 上命仇公毛公討安南公儀白督府曰卽今問罪遐方以昭邦典興師動衆少有驚駭非王師也乃下令令境內曰是役也 天子所以誅有罪不得已也爾百姓其無恐無訛言無徒業無驚汝耄耄無搖爾稚嬰安爾室家保爾生聚議上督府從之於是遠近按堵如故公上議毛公口今日所以處莫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七十三

賊者有三揖讓而告成功此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猶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芟夷絕滅威則威矣而 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符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公其圖之九月公承檄分屯龍憑思陵等處簡士卒礪器械足饋餉誓師以聽獲安南奸細丁南傑訊之曰吾方提兵進討汝能爲吾導乎曰能公前邊幅過之具得彼中情僞南傑密白登庸云天朝督府諸大臣決策用兵勢

不可已保護元元曲請所勉宜蚤自爲計也於是登庸始大恐請納款如期適公行邊虎出傷其一卒公悼之乃爲文告山神且曰敢告主者共令噬人者死募力士以千戶尚昂督捕之探其穴前後射殺者七其一獨雄猛果生得之軍中驩云罪虎也登庸畏威輸款是其兆乎十一月三日莫登庸請鎮南關親降遣其姪文明與其土日許三省奉表入朝其辭甚來於是仇公毛公蔡公柳公以登庸投降并以區處機宜奏聞 上是其議報可詔罷安南爲都統使可賜登庸以不死以都統使治其國奉正朔還四喇地許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七十四

之功以自其本官學足以識古今之宜才足以稱錯綜之變其金石信格蠻夷豈能於數旬之中成此非常之功其優獎如此初登庸約日來降公與諸大夫步出鎮南關至留止受登庸降登庸又持名牋筆視之其意故以寤我也諸讓於公公執筆大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爲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中言宜永肩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且跪且請惶恐稱萬死匍匐而退先是咸寧侯令麾下將赴登庸索賂乃得降公發其奸不得售故毛公檄云然冬督兩江兵征瑯琊癰疽大發乞休致不允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七十五

靖壬寅二月擢四川按察使癸卯三月擢陝西布政使九月擢本司左布政使時諸藩以祿米聚訟公至裁處適宜無不驩悅甲辰春二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釐奸剗弊煥然一新時出巡歷關中晏然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兼理糧餉乙巳春公至疏報曰總督責司鎖鑰地方安危繫焉得其人則爲干城不得其人則爲孤注昔人固有欲請長纓裹屍馬革以立功塞上此豈復顧身家利害爲哉授鉞提兵專制閩外固功名

齊自誓迷効奏將官御永姦貪美與衰老於是選將帥集來兵廣時蓄修器械固險要謹偵探明賞罰西北邊備屹不可犯秋七月大同宗室充灼等潛謀出邊勾虜為患禍在門廷公廉得其情密行總兵周尚文擒發姦跡顯露者以聞并啓親藩不動聲色坐折逆萌尤不自以為功悉歸尚文八月虜大舉入寇公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退敵射死者亡虜畏遁去有王千斤者力戰與將官死敵公哭而殮之為文以祭歸其棺厚送之且奏官其子并立心節祠祀焉邊人無不感泣願盡死力捷聞 上曰這堵截虜寇功

秋敘錄

卷之十九

七

安河陽給萬達實銀 仍有一併議陞之 公議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延袤幾二萬丈許親自區畫凡墻堙之近遠壕窖之深闊曲盡其法於 自居庸以臨三鎮禾黍蔽野室家無恐行旅使客往來絡繹不絕比於內地即秋高馬壯狂虜不敢仰窺皆築垣守要之力也公又序大畫圖貼說以進省費約九萬餘兩兵部以聞 上曰這大同東路宜府西路一帶要害地方久缺垣塹虜寇不時出沒守臣累議修築竟坐因循今墻成幾二百里增添墩臺百餘鉅工告完又節省帑銀

以味

九萬兩總督等官委的備竭忠勞朕心喜悅翁萬 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一子送監讀書仍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公疏上乞辭免不允然公當秋防大棘分地盡守懼人不用命也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殊和油置竹筒中給之約曰過卒不在守輒以殊油傾置其處守卒見殊油置處輒自縛請罪公責而遣之於是咸守信地不敢離尺寸邊以無事盡十一月廷臣集議以宗室謀叛姦情顯露悉如公奏獄成詔正法于市 上曰剪除禍萌擒縛逆黨消弭隱伏功出非常翁萬達陞左都御史兼官

秋敘錄

卷之十九

七

如舊廕一子送監讀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公又上疏乞辭免陞廕不允以廕其弟翁萬程 上命其請公復為河套議議凡數千言大要論復套與搗巢不同惟欲謹亭障飭戎備和行伍固元氣以俟其隙為計之得桂州夏公不聽論者惜之二十八年己酉春虜入宣府將逼居庸以入公諜知之時大同帥周尚文亦以諜者報至問曰汝嘗告誰乎諜者以嘗告公對尚文方幸宣府兵將之無備當獲罪而已握重兵以取寵惡其泄也杖而繫之獄公方約尚文為援而知其情於是夜草疏請曰虜逼宣府地近京師

皇陵而東北二路相去尤在咫尺前項聲息不特該鎮該路地方已耳禦患唯兵帥兵唯將該鎮將虜兵弱虜素輕其易與萬一窺瑕乘敵大舉而來則憂勤君父驚駭郊圻何可當也今日之計當以大同帥周尚文率領精銳暫代宣府帥以遏虜衝又移書諸輔臣本兵柱言虜必深入回測之狀謂宣府主將備裨無可付托譬之車無輪軸舟失帆篙峻坂巨川不可行也故疏上即如公議以大同兵付其副帥而促周尚文以行於是尚文晝夜兼行至曹家庄而虜已入據險要不虞尚文之猝至也大戰三日夜屢圍屢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七六

疏至上大喜翁萬達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賞銀五十兩紵絲表裏公方以他所失事降級也上又復其原降俸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五月召入為兵部尚書六月又以陝西修築邊堡 上曰修築既有勤勞翁某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冬十月奔梅齋公喪號慟幾絕十二月抵家哀毀骨立二十九日數日數十往返不少懈余止之曰公身佩國家安危何苦至此耶公泣曰舍是奚所伸其志耶余為之惋傷然卒以此憂勞成疾也秋七月大同帥以挑虜疏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七九

以爲遲乃更以鳳泉王公代矣公至上章待罪 上
欄公在制中命奪秩俟用不數日起公以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紫荆諸關時咸寧大括邊鎮
勇銳聚之京營托名防護紫荆亦去其十之六七公
焦勞擁循義士勇夫爭趨公以樹功名會兵部又抽
民丁令急遠近騷怨公疏其未便 上覽疏寢之省
費無算三鎮賴之公書考軍事夜念家艱憂悴殊甚
足疽忽作不能動履又上疏亟賜罷退以終守制之
情至有墨練飡素清議謂何語意迫切公適得解官
歸濱行例應辭謝會疏中字謬誤一上憲斥爲民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十一
冒暑微服就道不入官舍歸鐵林以冬十二月葬梅
齋公廬于墓側朔望必焚香北望祝 天子萬壽週
而拜家廟坐西塾課子弟讀書鮑江故有河通諸邑
潮久而淤公爲按察時歸省嘗疏治之乃令復浚治
舟楫通利居民大悅壬子冬十月十三日詔復公兵
部尚書而公方約友人蔡次軒携僕爲武夷鯉湖之
遊迨趨三河蓋公所買欲於此卜營樂丘也公語次
軒曰我死必居此後其有興乎次軒以去家大遠爲
疑公曰尼父魯產也海內郡邑無不祭神固無所不
之也二十三日至永安又以書抵余曰僕方出遊道

途所經卽故人不相聞物外之興山人之體頗與俗
異此其風致條遠遺世獨立之意何如哉十一月朔
日至清流縣病作謂其僕曰亟歸吾將逝矣越十三
日壬辰至上杭舟中大劇張目仰天哭曰吾遭逢
明主受國厚恩乃今已矣其何以報乎問其家事不
答但曰亟報家人迎我也瞑目而逝又二日抵家殮
之時眉宇欣欣如生又四日丁酉吏部馬上官捧簡
命臨門而公已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公性剛志潔思
深猷遠視抗千古心雄萬夫坦而有制沈而善斷胸
襟灑脫洞乎如青天白日崇論宏議浩乎如長江大
河至其蹈艱履險出謀慮要皆經國濟世此跡前
哲真如迅霆之不可抗鬼神之不可窺故能遠變傾
否動有成算雖古稱王佐之才社稷之臣無以逾也
使公而不死國家干城之託庶於公有賴乎身死之
日遠近悲嗟公事父事繼母至孝老而彌篤居常絕
嗜好薄滋味惡衣服方諸樂士以講學爲樂門人故
交相與談解經義疊疊不倦性耽山水興至策蹇曠
棹小艇徘徊瞻眺境與心遇則坐茂蔭濯清流載月
步歸悠然自不與鄉人居恂恂款款忘其爲官也遇
子弟嚴而有禮不衣冠不見無不愛且教者家庭之

間蕭如也自筮仕至大司馬凡齋子俸入盡以歸梅
齋公置義田建祠堂賙恤嫻厥所著有稽愆集若干
卷詩文若干卷平交紀略總督奏議各若干卷藏於
家公生弘治戊午六月二十八日距卒嘉靖壬子年
五十有五

蘇敬錄

全上

兵部尚書襄毅王公邦瑞墓志銘 郭朴

嘉靖辛酉十二月十三日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
王公以疾卒於位計聞 上震悼下禮官議卹典贈
公太子少保諡襄毅遣行人護其喪歸葬河南勅有
司管葬城賜諭祭自始喪至封塋凡幾壇蓋公以忠
勤受知 上久故恩禮特隆異焉先是庚戌虜乘塞
埤之不戒直闖近郊羣議大擾 上屢選在廷大臣
可以批糾紛持大計者公遂以吏部左侍郎巡視九
門迺疏五事以請陳管兵郭外啓門納四郊避寇者
城中嚴兵內城諸門示威壯已而署兵部政提督團
練徵錄 卷三十九 全上
管又上六議極論管務積衰之弊與作新之宜 上
皆采納更十二管曰三大管設文武大臣各一總其
事又設副將以下若干員俱以邊將選而戎政駸駸
然改觀聽矣 上益知公才任大用遂特命公爲兵
部尚書於是中外皆屬目公公亦以安危爲己任乃
條陳安攘十二事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入衛虛
聲矜喝以罔功屢罷因而主戎政勢張甚睢盱朝著
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鸞欲變易
邊將公不可鸞欲罷柔劄鎮邊垣公又不可鸞積不
能卒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公如是咸爲 朝廷

專而諸厚愛公者咸爲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測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書訟言攻之不旬月竟爲鸞所中去位公去鸞益橫未幾殛死上乃思公言且念其龔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上曰叅戎重寄非王邦瑞不可迺詔卽其家起之蓋自辛亥至是且十年其爲上所眷憶如是故其卒也尤軫痛之而贈卹有加焉公諱邦瑞字惟賢別號鳳泉河南宜陽人也敏惠溫方凝靜不苟識量弘遠視天下事無一不可爲應機立斷而張弛必中要以久暫鮮毫髮出入者言擇可而發平居退然若不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八十四

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庚戌陞今職公幼穎拔九歲知文自始學至終老無故未嘗一日釋卷性尤喜觀史道及古今之務禮典法制兵賦沿革繁略之變歷歷如指掌其爲文能發心所欲言者頃刻數千言立就而俊辯可觀初以才選儲禁林迨守三州按北地所至必以教化爲務至以其俸入易經史百家之言貯之學官視學政時則又劾正學書院其性固然也其爲政雖和易坦直至於鈞校欺漏劾劾豪黠又不爲一切恩貸如廣德之豪夏姓滁州指揮徐爵及涇陽之孽令張某者寧迺臺臣之意雖三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八十五

去不輟輒近寒者終公之日西人語保障功者前後
多稱公故庚戌之變衆籍籍唯公是賴上以僉謀
用公用則有奇偉績特注念焉其嚮用公銳甚而公
遽不起生於弘治八年五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
先世山西夏縣人自其高祖專始徙宜陽曾祖璘華
亭縣丞祖臣壽官父謨贈奉政大夫南京文選司郎
中

狀

卷之二十九

八

兵部尚書鹿野史公道行狀

鹿野史公諱道字克弘家世涿郡高祖諱彥名曾祖
諱成俱隱德弗仕祖諱仲善任典史以公貴贈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父栢菴諱俊中成化戊子解元乙未
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河南按察司僉事
兵衛潁州亦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嫡母寶
氏贈淑人生母王氏贈太淑人誕公時夢一方士鬚
眉皓然揮扇而入因遂命名公爲諸生時浚川王公
卽以魁解許之正德癸酉順天府鄉試翁栢菴見公
三場文字卽封一東遺公令勿發及公聞報中解元

狀

卷之二十九

八

視之乃對一聯云二三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
來父子解元此時相傳以爲美談次年甲戌會試中
試未及廷對翁栢菴卽世公哀毀過禮廬於墓側三
年服闋賜二甲進士出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授
兵科給事中劾江彬神周李悛等包藏禍心謀爲不
軌劾太監魏忠賢及其弟爲江彬之兒女婚姻劾鄺御
史劉達之阿徇江彬劾太監張忠張銳于經谷大用
馬永成等之專權亂政劾兵部尚書王憲黨惡通賂
劾蘇進劉祥劉養志等馬英丘得趙林吳經等爭獻
淫邪廢擯聖躬劾武忠等之網利害人穢

忌劾太監蕭敬名下劉恭江林等之撥置壞事諫止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及太監張佐等封爵諫止豹房
新寺銀兩免送內庫悉發太倉諫止今上登極后
復蹈武宗朝弊政四十餘事論救王瓊等之死遂
蒙諡成輕處章疏凡數十百上俱蒙嘉納嘉靖改
元公奉命賜玉帶一品服出使朝鮮至其國饋一
無所受雖皇華集亦却之朝鮮國王以公之清介素
聞且以皇華集封進勅禮部頒給劾奏大學士石
齋楊公疏其不法三十餘事奏入陞山西按察司僉
事已而復下詔獄給事中閻閔御史曹嘉相繼論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八

之用不經者悉奏罷免比時中貴皆憚公科中舊名
凡所裁省無不奉行以是署印年半積有庫銀二十
餘萬皇上敬天事神一應祀事皆公進爵日侍龍
顏上察知其忠殊極眷注時首相遼恭揚公次相羅
峯張公不相協睦公卽上章爲辨真賢以承嘉會平
戾氣以准災變事奏之得溫旨近百言內有云輔臣
同寅協恭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豈不偉歟卿一清卿
乎敬於朕之言及道之疏同加思勉大理丞員缺吏
部以公正推周公鳳鳴陪之 聖明下問光祿少卿
及大理丞品階閣臣以同五品覆之旨下點周公鳳
鳴銓曹知 上意遂將右少卿韓邦奇陞左卽以公
補右 旨下云韓邦奇不必動史道陞左少卿未幾
延緩巡撫缺人吏部以公正推大僕少卿蕭淮陪之
時公病消渴面容瘦甚閣臣以 聖意爲論史道近
病不可以邊事勞之竟點蕭公准無何都給事中夏
公言陞坐院僉都御史被御史熊爵劾罷另推者二
次吏部以公爲請遂蒙俞允時天下歲貢士子不以
年資名曰拔貢公卽奏爲請復歲貢舊法以通利人
林得溫旨近百言內有云今後只著遵照 聖宗舊
規行不許紛更太優該科記着右都御史誠齋汪公

每陞堂見各道御史間少一二人遂欲責治公乃
切勸止云御史糾彈百僚今辱之廣衆之中後將何
以展布是所存者小而所失者大殊甚不可汪公遂
止時刁惡重源者媒諸貴家之事以奏且并以三法
司納賄訐之比時諸公憚源之才莫敢誰何公獨據
法折之從重發遣坐是善良獲安而刁風得以少息
監生詹榮訐奏吏部侍郎徐縉旨下三法司會問緣
徐公爲羅峯公所不喜問者心知其冤莫敢出一言
特公方以病在告蒙特旨宣召令同會問公乃反覆
辯詰榮竟屈服遂問罪發遣時羅峯公奏夜二鼓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九十一
僮隔門接到徐縉禮東開有黃精白蠟之數汪公遂
欲劾奏公乃止之云臺綱大臣非可風聞言事况早
暮夜彼此未見必有奸人乘機造謠者汪公遂止下
都察院奏汪公遂以公勸止之言公遂之罪明但
付之不問用漕運總督缺吏部以汪公遂公嘗公陪
之旨下馬卿着總督漕運史道留著在京用他千辰
考選庶吉士已經定有名次禮部尚書夏言中奏旋
後報罷公即奉爲嚴選真材以光盛典事遂蒙俞允
行令再考如數作差給事中鄭學以言滿典史當應
朝時中途患病請假公即以逃去其官惟公獨

汪公拍案大嘆次日給事中孫應奎據
實勸汪公奉辭以準爲怨望君上史道再三調
坐是徐縉羅峯公遂留休半年十三年正月公陞大
理寺卿未幾都察院掌院事缺員吏部題署印以刑
部侍郎而公淵公節請再以吏部侍郎周公用兵部
侍郎錢公如京請俱奉 旨另推閣部共議以公上
請即蒙俞允其時院寺兩印俱一人掌管相傳以爲
曠典四月內科道互糾題覆二次俱以尚有奸惡顯
著者責吏部當護時公過大明門與汪公遇諸塗公
乃力言人材可惜老先生留得一分是一分汪公亦
以爲然反有旨再考汪公遂奏公贊科道作說客復
奉旨回詔罰休五日坐是汪公切齒銜之一日會推
官以公到遲遂參奏降公山東布政司參議及陞復
辭以行禮到遲被糾冠帶開住嘉靖十五年特起公
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值總兵李瑾之變有勸公
勿携家去公乃奉王太淑人以行年八十餘人心遂
安公見連年失事保將官不能奮勇遂慨然以身先
之次年二月內親自督兵會同總兵官梁震王林川
斬首一百二顆奪獲遠馬三百六十二匹盛甲夷器
八千七百八十餘件奉勅獎勵陞一級賞銀四十兩

紵絲四表裏本年三月內沙河等處斬首一百四顆
奪獲馬二百八十九匹盜甲夷器七千五百一十餘
件奉旨云這各官一月之間兩次斬獲虜首數多勞
績委有可嘉史道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本月內又因達賊率眾攻
擊斬首九顆獲達馬四匹夷器四十六件雲中軍民
雜處兼以宗儀之府第日繁民居益促甚苦之鎮城
之北舊有一城古草場也公奏許令民間居住民極
稱便於內立有祠堂一碑東瀾蔣公爲文至今存焉
大同鎮屬孤懸朔漠士子調考極爲虜患所苦公至
狀徵錄 卷之十九 九

即具疏酌處提學官以廣聖化事遂改隸本鎮分巡
僉事提督學校士子至今懷之八月內妖賊楊通等
曠賊王喜等叛軍劉喜劉天爵等要得先殺代上及
真巡等官遂起手公乃設伏計一夜之間旋即剿平
軍民以公靖難之功於太平樓下立公生祠至今存
焉十七年二月達賊入犯丁家材斬首二十四顆奪
獲達馬六十四匹夷器五百二十六件是歲雲中旱
甚諸宗室及司府官禱之不應公乃自爲文詣雷公
山禱之時方烈日比回卽雨下沾足禾乃大收本年
八日內賊犯石嶺關斬首十顆奪獲達馬四十一匹

盛甲夷器一千八百餘件十八年七月內虜賊四萬
大舉入寇祿砣河斬首十顆奪獲達馬一十八匹盛
甲夷器六百七十九件紙房頭斬首一十四顆奪獲
達馬三十七匹盛甲夷器七百二十三件大同鎮城
二十里外卽係虜賊屯牧之處輕騎一小時出剽直
至城下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數十餘萬先年二
次議修五堡都御史張文錦總兵賈鑑俱各遇害公
至卽身任其事鎮城迤東南車房創一堡名鎮邊小
盡頭創一堡名鎮川二堡相距虜賊遂不敢犯採掠
安子等山矣鎮城正北當諸堡適中之處創一堡名
狀徵錄 卷之十九 九

弘賜稍西獲堡村創一堡名鎮虜好女村創一堡名
鎮河則東援紅寺北據河險與護堡聲勢聯絡一應
零星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開拓出膏腴田土數萬
餘頃此皆二百餘年虜賊常川住牧之地一旦收而
入之版圖真足以爲國家萬億年無窮之利五堡軍
士追思公爲立生祠於祁皇山至今存焉工完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十九
年二月賊犯乾河門斬首三十一顆奪獲達馬五十
五匹盛甲夷器九百一十六件本年五月內爲增添
五堡工程奉旨五堡修設已成委有益邊防大計史

道盡心邊務忠勤可嘉管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蔭
一子送監讀書本年十二月十四日達賊犯泥河兒
斬首十顆奪獲達馬七匹盛甲夷器一百五十四件
二十年二月虜賊犯老王溝斬首四十四顆奪獲達
馬四十四匹盛甲夷器九百八十四件本年五月捉
獲給放箭頭號帶奸細吳得友王朝雨劉廷貴李太
用等二十餘人本年六月初十日奉 旨陞兵部左
侍郎回部管事適遇大虜入犯以西本鎮諸將俱各
隨賊以往復有守管賊眾動以數千入犯公二次身
親督戰 次於長安嶺斬首一百三十一顆奪獲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九十四 黃山
馬七十六匹盛甲夷器一萬二千六十餘件一次於
三山整斬首一百一十顆奪獲戰馬一百三十一匹
盛甲夷器一萬四千五十餘件本月二十一日王太
淑人病故乃回籍守制雲之軍民於鎮城南關起一
樓名望野蓋以鹿野爲公之號也於內立有生祠至
今存焉公在雲中行邊出塞斬將擒王先後首功數
千殄獲馬駝牛羊數萬風聲赫播虜賊遠遁大邊之
三百里內外絕無一營帳敢住牧者每遇會兵南搶
虜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邊界公之 孺夷
邊有如是者二十九年秋虜賊入犯畿輔蒙恩召復

兵部左侍郎公以腥膻犯順君父憂懷正臣子捐
之日乃携家僮數人即倉皇就道時虜猖獗蘆溝橋
一帶肆行劫殺行旅絕者數日已公既行旅人女三
昔荷鈿執棹隨之於後京師之路遂得相通此時鄉
人殊極壯公之行及抵京中外人心皇惑部中危疑
特甚公至即署事部中正色直言每有題覆多見嘉
納人心遂安未幾復以防邊禦虜至計列款陳奏蒙
旨嘉納付本兵看議行次年二月內邊事少寧公以
往年邊城暑月值太淑人大故晝夜號泣且復從事
鋒鏑之下遂成日疾後雖少愈每遇多勞輒復患作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九十五 黃山
乃懇以日病乞休荷蒙俞允歸休甫及七日隨復召
還初令處置宣大邊務且有嚴旨不許退避比時宗
屬親黨以及遠近大小無不爲公寒心若不敢以生
還爲期者公陞辭九卿以下及諸朝士祖餞比郊無
異荆軻易水之別公獨苦之心但以慷慨激發承之
且謂衆大言曰堂堂天朝儘有冠冕大樣題目好做
却以大臣爲牙行於此行大有所未堪爾斯言九卿
諸公皆聞之至今尤有能記之者及發二子泣以相
送公慰之曰勿怨吾之與虜臨也以思信結納初若
彼之變詐一無所計而萬一得彼之傾心向焉則乘

機搆會一有所圖可以稱名王而獻之闕下矣爾曹
第安之豈可但效兒女子輩相與對泣耶及至就事
之日調停區畫殫盡心力虜即縛妖逆蕭片等為獻
奉旨史道忠誠盡職陞兵部尚書賞銀五十兩紵絲
四表裏公以曾首僉答為諸虜梟雄設能剪除此賊
則賊之諸子素不相下必不攻自潰可以殺其勢而
為中國之利乃密以方略授指揮林叢蘭等即萬一
成功慮有追者乃出虜營北行且轉而向東可達陽
和達陽和則達大同矣先是公有此意恐驗功時無
以為真偽之辨乃犒賞之際令善寫真者暗描僉答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九十六 吳山崖

雅婦女亦皆流涕赴弔而哭且盡哀主家至有不能
認識其為誰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九十七

兵部尚書路公迎傳略

路迎字賓賜汶上人奉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與堂邑穆孔輝武城王道同師事王守仁專務講學以相切劘累至本部郎中歷知襄陽松江淮安三府登第廉平務先惠養至制馭胥吏則操切精嚴治稱第一累官陝西湖廣副使河南參政浙江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軍士驕橫往往竄名尺籍鏡數侵冒不可較迎綜覈有方得其要領上下歸伏毋敢乾沒尋陞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為兵部左右侍郎陞本部尚書以上疏乞休忤旨罷聞命從容就道祖錢屬路莫不歎其知幾卒年八十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聶公約

志銘

徐階

我皇上嗣大歷服首降德音錄故公卿之行應即典者於是諸臺諫舉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公等若干人以聞 詔贈公少保諡貞襄賜祭九壇命有司治葬事蓋公之卒至是五年矣公諱豹字文蔚先世居水豐之磊瘠自晉歷宋元再徙而家雙溪故公自號雙江國初有諱敏瑞者其配楊以守節旌生澹樂公汝瑰滄樂全異菴公日聰異菴生水雲公王治是為公考以公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配鄒氏封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九十九 孺人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乞歸省者二年庚辰始知華亭立法行政自其身始發諸奸欺籍所侵盜金萬六十用代通紙洛塘港三萬丈有奇復塘之廢者萬二千丈民以不苦水逃亡來歸者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建名宦鄉賢祠闢射圃日進諸生與之論學其說本於易所謂寂感而證之以中和證之以孝弟又證之以古聖賢所以成己成物守約而施博者簡而明暢而實階時幸有聞雖甚不敏然於心竊有契焉今既五十年惟公之言是訓是行亦惟公之言味之而益旨履之而益效也乙酉徵拜御史劾奏司禮太

監張佐違詔收補工匠禮書席公不當乞留其弟於翰林直聲頓起戊子巡撫福建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追論延平守賊濫黜之擒寇鄭新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二業合一論以示學者人謂真御史而權貴則以此嫉公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至則治之如華亭而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率公教踰年丁水雲公憂又丁鄉孺人憂服除臥不出南北臺諫交章薦之辛丑冬以虜頭歲寇山西召知平陽公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歎曰是其民饒於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及釋其罪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王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功聞世宗喜顧問待臣曰豹何狀乃能爾於是時公名聞上下而忌者誣公於罰金有所乾沒大吏和之謗亦遂流播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會當計羣吏或竄公名拾遺疏中詔巡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纖毫私而鄉人有謗公於時宰者時宰怒逮繫錦水詔巡按御史覆覈未幾時宰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乃

公與相對無怨尤色時宰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承豐謗者則先以他事誦戍而時宰亦既伏誅蓋天之惡傷善人如此庚戌虜犯京師世宗切責兵部及邊臣不任事而慨然有良將相之思階時爲禮書因以公薦立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遼軍務尋遷兵部右侍郎辛亥奉命巡視京城九門條六事奏之語皆要且急者轉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宜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納虜公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宜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密伺公所爲將中以罪既數月無所得乃已壬子遷兵部尚書兼修邊牆建開隘慎選將士預處籌糧分屯重兵以控要害尤在絕請託動循法例一特聲望赫然已又奏城南關遺今少傳虞坡楊公經略薊州邊務罷易州通州昌平三都御史冬虜犯紫荆關公道邊兵乘其惰擊之斬首七百餘級加太子少傅蔭一子錦衣衛千戶甲寅虜攻薊州凡六晝夜不能入加太子少傅倭奴寇蘇松秦設總兵官於金山設把總於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及淮之鹽城俾畫地以爲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視師朱隆禧請差田賦開市舶時宰主

其議譽之於世宗公執奏以為不可詔降俸二級
羣小乘上意日毀公踰月遂以老疾致仕公既歸
建陽老堂聚門人弟子講學其間曰吾不得行諸天
下庶幾行諸一鄉公受業陽明先生之門而與祭酒
東郭郭公宗伯南野歐公修撰念菴羅公相發明其
師說切瑳論難不苟為同所著有大學臆說被逮稿
困辯錄幽居答述致知議略良知辯質疑存稿蓋以
學終其身焉公生成化丁未正月十三日卒嘉靖癸
亥十一月四日享年七十七

雙江聶先生傳

王時槐

狀錄卷之五十九

百二

雙江聶先生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知
華亭縣首革積習宿猾侮法剝民之弊查追六、蠲
征銀一萬八千兩有奇以補民間積逋上下稱快濬
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墾荒在邑三年積穀至
二十萬石復業民至三千餘戶先生才既高縣事蚬
集應手立判情法允當豪石屏息尤以興學育材為
急時少師存齋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
即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受業入陶冶者後多為名
士召入為御史才數月三上疏指斥大闕違制及
辭職不職皆人所難言者按應天稽察馬政乃往討

陽明王公於越聞良知之說遂銳然以聖人為必
至其後以書問學王公深歎其任道之勇已乃按閩
神鎮守中貴之冒費劾罷建漳守令之貪黷者計檢
海上鉅寇而於民間蠹惡情狀曖昧有人所未聞而
先生捕鞠之咸伏其辜眾稱神明建養正書院羣諸
生敬之刻大學古本傳習錄以明正學陞蘇州守繪
二十四孝事蹟於壁以風百姓開講於學道書院連
丁內外艱家居踰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先是虜謀
欲侵平陽而府庫耗竭乃多方措畫大修關隘增
城浚濠募兵製械虜果入馬門趨平陽平陽既有備
又陰遣間詐泄機事虜大驚遁去陞陝西按察副使
備兵潼關上疏乞休有忌功者造謗被逮下獄事竟
自落職歸嘉靖二十九年虜犯都下用薦召為巡
撫蘇州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尋陞尚書嚴禁請託參
論債帥所除奏建立皆戎政邊防至計累進太子太
保值倭大數擾閩浙吳郡有議請遣官視師祭海神
差田賦開市舶者先生上疏極言非便忤旨得致
仕先生患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為良知落支節
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辯詰紛起
先生貽書與歐陽文莊公其略曰良知本寂成於物

狀錄卷之五十九

百三

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有順應此豈錄中長語哉初先生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慨慷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別羅文恭公見之大敬服至是聞未發之說深相契合先生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丰采凝拔如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百四

孤峯屹峙超特不羣望之令人斂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所著有致知議略良知辨幽居答述行於世卒之日家無餘金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 詔贈少保諡貞襄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默齋許公諡墓志銘 張鼎文

先皇帝上稽黃虞之道統御天下綏文詰武四海又受天乃降生太白之精雷泉之英志清人宇力贊

皇輿參圖立論審勢次機誓將刈平于之旗納休屠之附而權臣中阻大勳未集大命不佑神將云亡天

其未使我明無漠北之憂乎吾友默齋許公諱論字

廷議河南靈寶人系出周文叔元有兵馬都元帥威三傳至諱五者生九九生士信士信生實實生教諭

梁梁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襄毅進襄毅公生子

八人詔舉人次誥進士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諡

莊敏次誥進士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諡文簡次記次詩工

部主事次詞長蘆運使次誌清城知縣次即公少有四方之志布陣角勢與羣兒嬉十歲能屬文治禮記人有公輔之望正德乙卯鄉試郡守夢以五色梅花

悉授公果中第四登嘉靖丙戌進士觀兵部政印有

愾憤遂陸徘徊孤劍之志除順德府推官吳政籍聞郡有遺愛陞戶部兵部禮部主事無不留心勳場甲午大同兵變慨然請往益以少從襄毅莊敏文簡公

習知邊事及筮仕兵曹耳濡目染著為九邊圖論古
未有也辛賢父子相繼將軍祭形兄弟並參師律厥
有自哉繪寫進呈 上嘉納付各邊行之陞主客司
員外郎日本國遣使請釋累囚公屈其辯遼王奏請
祭葬公却其金陞本司郎中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南京大理右寺丞言官數十疏薦公壯猷夙著可當
一面少冢宰推蘄州巡撫以公副 上特曰論可遂
擢右僉都御史自此以後歷官終身邊徼矣公至蘄
初陳三事再陳十二事 上嘉納百司淬勵邊民畏
而懷之是以有白通事之捷陞右副都御史賜金皆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十六

也拾 浮獲山空谷靜除姦剔蠹草薙禽獮天聲大
振雲漢收觀如鴈門焉每獻捷奏功 上受而勞之
陞兵部尚書歷一千正千戶公乃歸功廟算虜欲入
犯西城復欲深掠懷來公以衰年提兵馳三千里歷
四十日兩地成功不在威寧柳溝之下加太子太保
廢三子正千戶丙辰正月詔入正位本兵倭夷入寇
公上平倭九事是年春為讀卷官秋知武舉事皆出
上命京營印馬公陳八事擒苗夷盧阿項等剿廣
東叛逆馮天恩等斬會寧賊許以明等斬淮揚倭奴
寧夏西虜皆公指授決策之功 上以公素諳兵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七

知賊欲內犯大營十萬延蔓山谷公部勒將佐併力
戰守戎服登塙奉敷 天子威命訓於三軍合戰四
十餘陣飄血橫灑積甲收馬山齊谷量是以有石門
山之捷或謂南山可慮舊塙無益公謂宜薊賴以屏
蔽虜勢賴以遏絕成功可惜改作可戒奏止之地分
十區以憲臣監之區隸各道以參將督之掣兵之後
奏立防春大侵之年請乞贍卹一品秩滿 賜制誥
授光祿大夫自歷邊陲保釐四省節制九鎮擒斬虜
首二萬二千餘級奪獲酋首旗纛達馬三萬五百有
餘招回降人二千餘名修築邊塙四千餘里整堡三
蘇徽錄 卷之二十九 百八
千餘座奏議一千餘疏蒙 上手批獎諭者五賜寶
鏤白金文綺者九領專勅十二受封誥四然以文簡
公許奏權奸遺怨在公一阻於起用再厄於重城三
抑於大司馬時四掩其一片石石門山之功五指其
奏乞贍卹之過勒令罷去嗟夫公當 先皇帝守文
之世有權奸內制而猶有勲伐如此設以戡亂靖難
長叙遠略之時而又得行其志吾不知韓彭衛霍孰
為先後也嘉靖丙寅某月某日夜見大星西隕越一
日從容危坐而卒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思齋霍公墓表

王崇古

公姓霍氏諱冀字堯封世籍汾之孝義縣祖鳳父文
會咸以公貴贈封如其官祖母母俱贈封夫人生正
德丙子正月卒萬曆乙亥三月壽僅六旬公生鍾山
川正氣資穎拔多聞強記少有文名弱冠偕予同薦
鄉書繼登甲第授畿府節推伸冤辯枉監司不可撓
鞫法徇人既歷一考選拜中臺御史清戎兩浙疏
陳南北燥濕異宜遠戍未便請各以方充伍 上俞
心謨著為令軍民得解拘籍遠戍之苦繼按中州適
蘇徽錄 卷之二十九 百九
八盜起歸德破城掠邑遠近騷動公授策督兵難平
一劫養亂撫臣奪其官遜功不居盜後歲饑公疏請
蠲歲賦寬馬值折兌軍借徐德備粟賑民全活甚衆
辟撤伊二藩恃寵驕恣流毒吏民公毅然遵訓典以
法裁抑無少假借肅僚貞度士民頌曰真御史聲績
既懋擢大理丞當 肅皇帝朝邊域多事需才最急
乃擢公會都御史出撫寧夏歷三載內修險固導水
利豐積儲外勵兵勇繕甲利械神氣既壯虜戒莫敢
犯夏境乃督兵出邊捷伐斬級百數捷聞 上拜金
吾 賜朱衣銀甸炎旌移撫紅鄉救荒施賑全戶

命盜息民寧召輔中臺丰表著會朔雲邊餉
上命遣少司徒一往視之在位者避不任議推公
往公慨然奉命無難色備歷艱虞發奸剔蠹上便
宜四事糾墨吏數人邊餉清裕乃觸忌騰謗暫改南
曹無公顏尋佐南樞務再兼臺僉出撫山東會漕河
壅決公同水部朱公協恭治河得免漕患其年秋虜
犯延邊殞將內侵邊烽告急朝議推公壯猷昔撫
夏虜素知名宜督陝邊乃進兵部左侍郎兼臺僉總
督四鎮兵務既至西凌寒巡邊冒暑修險恤亡選統
勵忠撫傷軍聲再振予時撫夏乘垣拜公於花馬池
獻徵錄一 卷三十九 百十
幕谷議邊圖矢効同心共治秋防虜畏莫敢近塞數
督兵捷伐延寧鎮各斬虜百十級捷聞上嘉資金
幣有差是年冬召進本兵總機務時南北用兵軍書
旁午公出所負蓄耐應如響益公素富忠猷夙練戎
事惟公惟明不詭不激所投輒效如燭照而龜卜也
中外方依爲重會穆皇首嘉輔臣議欲躬大閱用
振威靈公贊襄惟謹大閱禮成上嘉賜緋蟒銀器
繡帶他輔臣欲更管制公執未宜至形於色公義不
可奪乃抗疏乞骸骨疏再上遂賜閑既歸里日特嚴
慈訓孫子怡然自適願忘仕績予自陝邊移督朔

獲登公堂談往事憂國憂邊志愛宛然絕無怨
予克効安攘慰同志比年遣降獲殄格虜熄烽公尚
寄言爲國慶按臣數薦公老成風望當召起翻風狂
乃值厄數磨疾不起傷哉計聞上命復其官給卹
與如例

獻徵錄一 卷三十九

百一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炳然傳 實錄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炳然隆慶三年六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諡恭襄炳然四川保寧府劍州人繇進士授御史歷陞都御史巡撫湖廣浙江以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出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尋轉本兵朝廷方欲大用之會以病免歸卒于家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以業貧民浙人至今思之

趙恭襄公誌銘

趙貞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

公諱炳然字子晦其先雒陽人宋進士諱致中者知隆慶府以兵亂遂家焉今劍州也故公為州人自號劍門云傳生宗清宗清生紹宗紹宗生存義存義生佐 憲宗皆知西平縣佐生思濟思濟生松是為公父焉公大父及公父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母鄭氏贈夫人鄭夫人以正德丁卯十一月十八日夢月入懷而生公年十四補郡諸生二十五舉鄉試二十九登乙未進士第與子為同年子初識公真語見其通談笑甚即知其為有用之才矣無何除知新喻政先思均里甲抑豪橫催科及

述皆有法得薦為吳等庚子徵貴州道監察御史旋

以鄭夫人憂去起復補河南道皆宣大兵騎橫不法錢穀浸漣不可稽 先皇帝命公按之劾罷大小不法吏若干人宗室有與虜通謀不軌者公復發之抵重典 先皇帝嘉賚銀幣陞俸一級遂按順天乙巳以父喪歸起復補江西道按雲南肯沅江首那盤作亂方伯徐公及于難公至則別情罪示威福剪其外援散其內黨卒得兇首鎮臣沐國公病無子公往問曰君即不諱誰當嗣者曰叔朝弼越二日薨公即疏朝弼之嗣爵狀沐夫人果說言有嫡子育別室應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五

而不知公已審矣人謂公計消彘陳功在滇南遠哉癸丑改按浙江倭寇大作而巡海副使分守參將皆東駐兵守寧波則西不得顧嘉湖並海郡故焚掠獨甚公疏添嘉興兵憲海鹽參將畫地而守之有保障之功焉乙卯遷大理寺寺丞陞少卿尋擢詹都御史巡撫湖廣值 皇極殿諸工興取材于楚而楚適饑公先疏除而採辦亦集丁繼母王孺人憂公三居憂皆以孝稱服未闋而起佐院事未幾陞副都御史督兵部侍郎督撫浙江方入浙倭寇聞中公即命備溫處比公至賊亦至盡殲以歸料事審而發之先

有功也賊至流江沙聖者公約閩共攻之而闕失其諸將欲遲之公曰彼得風輒揚帆去耳急擊勿失既捷以聞再賜白金彩幣公定制浙東西舟兵爲六總步兵爲八營更爲奇兵二枝隸標下約曰寇至遽之海上者受上賞併力陸地者次之寇卽少水陸兵夾擊卽大至標兵盡調蓋兵伍益覈而歲省餉二十餘萬金浙中徵科始輕矣其年陞右都御史加兵部尚書徵還協理京營乙丑宣大總督缺人簡公往賜金彩幣加麒麟水一襲効去總兵一人叅遊十餘人虜犯西陽河又入鎮川及施家衝三戰而三捷秋黃台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文皇三

吉大舉南下公聞之自陽河一夜馳百八十里至東城解肉皆盡虜遠薄城下督兵與戰殺獲甚衆有錦袍金羈者一人來搏戰射殺之虜痛號而去總兵欲馳之公曰止虜失利當不遠去可往備居庸關明日我兵抵關下而虜果至卒亦敗去矣其年入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公故病冒用事南北益甚會 今上新立未敢言去而病更劇乃乞骸骨歸頃之 上起公以原官守南都察院事命及門而公逝三日矣昔己巳年六月二十七日計開 上遣宮往祭勅有司起墳贈太子太保廢一子入監讀書

國而國之所以報功者亦備矣... 見於世者每難于通達故地域於... 異不揣量而樂施之數不... 北海南皆綽綽有聲且以文學... 十事論兵耗不實將率... 七事如議陣實伍裕儲練... 至論浙八事言督撫與將帥... 乃有掩罪扶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文皇三

者故債事則將帥之詞視文官宜厚論功則文臣之賞視將帥宜薄夫公身為督撫而抗爲是論可不謂至公邪惟其心之公而且忠則其臨事也自將相廢報主而罔敢自逸入思修文出思振武隨南北之地而無不宜此才之所由通也求之今世之士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公卒之明年其子居敬來徵銘於子曾議推督撫本兵難其人令于益思公起九京感繪豚脉深矣銘曰 帝京西南鬱劍蒼蒼爰生哲人願聲昂驥存隸社稷名與劍歟沒勒鼎彝身與劍藏劍兮人兮儕承無疆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太保諡襄毅王公崇古墓誌銘 潘國集

古真人在宥裔夏尊親豈嘗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
漢文帝繕邊備進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偕之大
道若居然有古風焉輓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自二
祖汎掃乾坤威被胡虜疆場宴然者垂百年而已已
庚戌虜闖入為患斯則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
於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囑囑向風則自
莊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公疇定其畫哉方把
漢那吉之歸也公謂制虜之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頁三
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屬夷亦惟命迄今塞無傳
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夾策
之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
日薨于里舍守臣以聞 上驚悼為輓視朝一日詔
贈太保諡襄毅子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管兆域皆
異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
元祥所為狀丐余志而銘之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
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
進士實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管大器公悉
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

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

為安慶太守庚戌改汝寧太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
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已未改鄜延兵
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
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莊皇帝改元晉
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
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天山西總督辛
未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進太
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
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頁四

而公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
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助名炳炳耳目夫人能縷談
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下為姦利公盡繩之無
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
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藩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
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略
修其魁數十人賊鋒為挫益公之戰功嶄嶄露鋒鏑
始此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
俞大猷等于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豫秋
防六事虜寇清水管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十

兒丈三百餘人虜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
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
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為西北
藩而套虜著夷不一撈刈不足令震駭遂疏請旌
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嚴實行焉二歲中虜
薄塞公道大帥趙詩董一奎雷龍等擊走之華遠
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賊子搗其巢大破之軍聲
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兩省兵
之凡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因馬橐牛羊輜重一
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寧夏不啻三之而宣大

畫俺答事尤踔絕先後云俺答者虜酋之雄黠者也
諸虜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十曰哆囉土蠻曰吉能曰
切畫黃台吉皆屬焉而中國畔人趨金董實傳翼
全居古豐州居佃作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
數入塞公至鎮半歲會俺答孫所謂把漢那吉者
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請降公喜曰虜事入吾
中矣屬問紳舉翰之而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
虜導習虜虜厭感即令等輕放今日非得全等
某街虜獻未育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
千金拜官都指揮請即其一以款把漢老首

必不以流人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為指揮使
於是俺答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不肯弭躬
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焉公堅壁清野坐困
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虜稍稍引退公
即縱兵尾擊之伏軍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
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慎擺嬰中創虜棄大沮知不可
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款
宋然殊無意洗全等公察其偽乃盛陳兵出把漢視
之則把漢者已易綬纓佩印綬帶金瑩然洋洋無歸
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几上物也 聖天子寬之若此

此不足購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畔人法不急款塞
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答且感且泣願悉
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外藩公得請於朝
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既獻俘 闕下因受詔議
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
昔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
審若是惟有戰耳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
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詔
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曰數上沮之類執政力任公
司 上許可其夏降勅封俺答為順義王

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 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拜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歲市馬贏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人貢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 上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麟介易爲衣裳要荒置之祗席而古撓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嘆惜謂犬羊性叵測無能堅決卽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衆心公歎曰吾卽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劃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 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羣議

獻徵錄 卷之十九 百七 吳山館

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迄於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室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由此言之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戰而可撫者公之制夷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要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其死命故可撫可縱而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端况虛實欲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實眺梁欲收盟因而開謀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內因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患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

而已公旣解邊事爲部尚書時傅御史應楨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前帥戚繼光以公發其姦私求解於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繫名王而不能討城狐之屬信孚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事者之難也公歷事三朝陪祀園丘者三方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寢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廕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一

獻徵錄 卷之十九 百八 吳山館

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亦可以無憾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廿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瑤配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

揚後卿封夫大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
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
樞之模之案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雀孫皆幼公爲人
廉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
忠定王恭襄心嘗嚮往之而其敷歷中外也又多奉
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獄宛然鄭公家
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居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
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撥其大者爲銘銘曰維汾之
水有鼎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爲世宗
臣方叔壯猶張仲孝友雄劔處囊洪鍾待扣奮蹟西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百九 吳山館

曹持杓北斗帝昆上略公在邊隅山有猛獸庭無猘
偷天兵電掃月陳風驅乃繕亭垣乃開阡陌職守迭
用正奇互出宿將環羅靡贊一畫牛方總犢蛇亦銜
仁戢彼左衽歸我中行冀恢王略特許戎親至御方
施九關不閉驥裏雲騰旃裘屬至仰迂漢策兼收魏
利公雖去鎮世稟法程歷祀二十鳴鑄無聲
石亦曰十城公既趨朝星辰劍履正色侃言重
風羣飛刺天冥冥退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
駕靈墨先溫大星忽隕箕尾誰捫華夷軫動
七豕賜連岡助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大司馬二華譚公綸傳

大司馬二華譚公名綸字子理江西撫州府宜黃縣
人也弱冠以儒士應癸卯舉於鄉取甲辰聯第進士
初任南祠部主事內艱服闋補庫部既而軍部郎中
時倭奴薄留都都下蓋人人恐率又怯懦無敢前獨
毅然請募壯士禦卻之公從此以知兵名 朝廷從
此亦專以兵事任公矣擢公守台台東北濱海倭所
管出人之地畏公能治兵都中有所制不敢入台境
且三年既而公以治行兼兵功陞按察使之副巡海
道寧波既而又以兵功陞右參政仍兼憲職治兵丁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百九 吳山館

外艱尋以廣寇張璠等流劫江西奪情起公勦廣寇
於江西是年以江西廣寇平改福建方疏請得終喪
而福建之興化陷於倭尋又奪情起公應援興化公
赴興化援益以原官在道聞報陞右僉都督督撫勅
趨亟行於足亟行人聞而陷興化之倭盡被公殲之
於清林無返者自是又勦前後入寇倭於福清之神
前澳於仙遊於同安於漳浦之玻璃嶺閩倭患既稍
稍息公經略閩事十八款如處兵將修復五水寨諸
矣度可保無虞矣於是懇請補

亦出特典云公補制家居服方闕即起督撫陝西陝西故被邊備虜爲急故急於起用公而四川妖賊蔡伯貫等反又急當用公四川故又改公督撫四川四川妖賊平公又經略川事如改施州衛於支羅設隆昌縣於隆橋平宣撫薛氏而改設龍安府於龍州會討逆賊鳳繼祖於武定方一一有成緒而遷兵侍兼右僉都督撫兩廣之命又下矣公於是赴兩廣首討七山諸賊方設管寨數處扼險守要以制諸猺獠之死命尋用科臣吳君時來薦召還京尋又轉左侍以總督薊遼蓋廟堂謂公才當大用尤當先用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直隸 易山館

於所難而遼居京左薊爲京師陵寢後門朝廷所難計莫有難於此也公至薊即圖所以善薊後於是疏請造戰車築邊牆敵臺仍大修火攻具又請選募南兵實塞下兼爲邊方教練師而奏立三大屯管專以威將軍繼光總理練兵庶幾以戰爲守不復用往時擺邊一切舊套由是薊稱雄鎮東西虜相戒不復敢犯邊矣即小有犯如青山口之長昂及遼東虜每每失利而遁大抵皆公有備無患先人以奪人之功歲庚午陞右都兼兵侍字未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督協理京營戎政蓋京營廢弛久難於振刷廟堂

以爲非公不可故急於用公如此是年冬公以疾乞歸明年詔起公本兵公辭不可則力疾赴本兵任蓋本兵以中權慮四方係安危尤甚尤難於得其人廟堂又以爲非公不可故又急於用公如此也朝廷始終以兵事用公公未嘗以兵事辭兵事每用公於所難公亦未嘗以難辭於乎公可謂偉然丈夫矣方公之在南曹也所募僅五百人時又年少爾而出以禦倭倭寇兩浙轉掠蘇松勢方張莫或敢嚮避公却之若有以褫其魄而走其在台所練台守卒僅千當仙居黃巖殘破後而能擊斬生擒千百倭於柵浦於北嶺於楊沙溪旬日間凡三戰而三大捷備兵寧波散遣徵調後簡土著不過千餘人以相從乃不獨戰勝倭酋毛善等於所轄信地如岑港如柯梅如何家礮如馬岡所向無不披靡而又能冒雨忍饑晝夜馳嶺道三百里赴台人之急竟全桃渚海門幾不能守之兩城又能邀破此賊於新河於太平之南灣陷之泥淖之中使鐵馬又如在西則張璉及林朝義蕭雪峯等號稱最劇賊動連三省乃指顧間皆相繼誅夷種福建則賊已破蒲陽城勢張甚數千之倭於渚林而鐵之於一日若刈麥芟草然仙遊遁去之倭追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直隸 易山館

於玻璃嶺下蔗田中跪而頸受刃者且千餘餘分廣
界聯恩至不能定竟亦死又山寇揚一蘇阿普監松
山等詭殺漳平魏知縣文瑞皆積年遺誅賊亦後先
勝首就殄滅於公在西川則移衛支羅以扼川湖兩
省賊孔道設縣隆橋以制賊衝設府龍州馭土官不
法者川人至今猶感恩而頌德在薊鎮則欲為京師
之後門建安攘之策於無窮在京營之戎政理在本
兵則諸所條上所覆議尤足以潛消氛稜而坐致昇
平焉計前後南之倭北之虜西川東廣首功不啻萬
餘皆公身履行間得之而本兵以後守臣奏平廣中
康徵錄 卷之三十 巨邑 曼山館

總等塞首功四千六百有奇三貢禮成遼東先討平
逆酋王果以及平虜堡之奏捷共首功一千三百有
奇皆歸公居中運籌所致於平若公之多功其可謂
人所難能矣公文儒時好道家言貌恂恂而息深深
身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抑不知何以能如此
蓋公有膽有智有量其用兵有節制有方略乃其誠
與才合則公從來宜猷樹勳所嘗效忠於 國家之
基本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廣平王公世
揚傳 沈 淮

王公諱世揚字孝甫先世家山右六世祖貴徙居廣
平遂為其郡人四傳生臣臣生允武則公大父父也
公父虞學官父終慶藩長史稍稍用文行顯既公
貴皆贈如公官長史娶都繼趙實生公其季也兩世
成秩內階而趙稱太夫人趙太夫人方娠夢宰官擁
童子從天門下日以錫汝寤生公公能言則已英英
露頭角既授讀輒了了大義垂髫補博士弟子員學
使阮公鸚奇其才而公故從父宦于江于淮慨然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九 巨邑 曼山館

叱吏弊與仇直之不得伸也廉吏之不見察也庶幾
當吾身一振之年十九喪父益哀苦厲志一燈熒熒
主績婦緝縷而身伊吾寸管間往往分夜如是者又
十許年年三十三領鄉書明年成進士官行人司行
人一銜命名藩所至謝卻餽遺詢語俗識者知其有
遠志壬午選湖廣道監察御史尋奉 命按視潼關
以西茶馬值歲殿疏留賑餘餉贖銀共二千金復疏
請茶課二千金分賑七監置種馬開荒地易餘茶秦
饑而不害甘肅故以番為蔽也番與虜開筌者曰吾
其坐觀公日不然番入茶供馬我卵翼之久矣俾折

而入于虜不武且恐西陲多事傳檄切責虜毋割我
藩籬不者且犁爾庭亦約束部番勿輕挑釁是歲河
西烽燧頻消而招中如約寫爾馬其等八族者生香
也住牧莊浪西北林莽間頗媚虜公曰河西受害無
踰莊浪而馬政獨闕可乎計收部如熟番歲增駃騠
四百七十騎歲省椿朋金五千有奇且斷匈奴右臂
自餘察吏安民肅然持大體當機畧多如此已奉
命按湖先是漕艘踐更不如期將新之窘費且猝不
得辦公曰是不足十五兩而太倉陳陳議改折十之
國不費而民蘇賦集已疏織造得減已疏抗嘉四
郡家得蠲得賑開彈治其不恤民瘼者一二人浙吏
士亦復肅然而民安已奉命按中州中州歲歲患河
河饑者無時而人餓於河有恒實實汎溺不可問恨
當其猝一切問諸水濱公行視堤緩問伴積埽厚饒
且巨若傲于餓者且為革例嚴豁虛賦緣河流民自
占而河終公政不餓或言道沁入衛可殺河勢公曰
是虞溢也而不虞梗耶吾聞沁善於衛衛當沁則幸
衛而漕且梗潞居衛下獨得不念乎仍遣晉入河使
衛樂州連兩歲災公徹清潞臺餘粟移賑之又議昭
爾水滌粟若于其所以饒潞兩河滯中瘠而生全之

者又不啻浙東西四郡爾已還刷卷亦幾道尋理大
理寺右寺丞歷左轉少卿而奉 特遣仍兼御史閱
視延綏公故諸九酋詭譎狀乘障士內與市馬踏非
一歲所一切奉 璽書閱實按管壘下軍司馬士尺
精新故儲精幾何次第及屯政釐法堅甲利兵爛焉
誰何而後乃問胡馬要勒九部駃騠如初市不者閉
關大賞轉賞勒如初額無侵士儲精儲精餉壯士寧
餉虜壯士令乘障寧令芟夷灌莽也具勒如制度三
歲所貸犒若而勒各屬所償士先是阿寺市本下
而移衛軍上谷關也以馬羸故而馬故羸也公改
寺金于延扶及瓜而冷省康費鉅萬始省直士更成
榆中而後稍頓也直走饑已更通南陽額上且半減
公令曰西安潼關蒲坂近邪得不戍而南陽額上視
寧山勿減他所簡練部伍移壁斥野謹烽燧布渠荅
種種數十百年桑上計最後條十事 天子嘉之下
所司覆者為令尋晉左少卿遂擢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撫上谷初廷議撫史車二酋作塞外偵而大酋黃
台吉等閑與媾也計且糜彼以甘心我而撫處者恣
其欺忽不厝意西庭酋安兔因是得誘史酋依帳下
與為不突三歲所邊患苦無誰何公首下令諸將亟

招撫而西單于因是縛獻史酋 廷議欲俘之 虜
而繫諸公矍然曰是故吾屬也而脇息夫酋帳下吾
本爲此奪夫酋者三年脇息恩而自樹屬也果繫諸
則我更爲鷓安免爲叢塞下諸屬夷且股栗脇息他
所而當事者多齟齬公急移書大司馬復上疏 廷
列狀竟得 俞旨還史酋所部而諸屬夷謹焉噤指
稽肉玉公真卯翼我委心受戎索而安免邁然失算
時關入盜塞公檄東陲將吏踐躡林斬首四十級安
免恚而矯西單于不應快快去公旣間收西單于而
東單于桀黠率種落敲野索市賞無耗公曰金縉吾
以犒關士牧窮夷且爾不飽二十年來豐犒耶一如
襄歲令如約則來不者閉關東單于不敢復言而滿
齒憤憤壁塞下也公勒停其市賞曰能一決甚善酋
憬然罷兵請媾公故持之而左谷蠡王朝免輒與輔
而抗我公令降虜斬級獲馬朝免輒掠我乘障士易
馬公譯令謹視吾土委一土漠外者必擒爾一當戶
朝免遁巡還所掠奉款公令與屬夷刑牲歃血款遂
定長伸堡者故虜地也而饒款定乃爲我有溫偶駱
來求之公曰傳三世不求地何物酋敢絮乃公令兩
鉗奴鉗其耳標諸轅門外而會亭卒捶殺渠部夷四

蘇轍錄 卷之十九

夏山傳

徽師也公先以戎索詰彼闕亭障者溫偶駱噤指利
帳四十里外去無敢問贖祭已虜大饑關中馬不加
額公以額馬十折皮張馬一虜權如更生而省歲市
二萬幾千金于是撫三年矣而東西陲晏然亭障無
聲縮省金縉無慮鉅萬萬考功上公婁伐加右副都
御史尋內召協理院事錄蔭一子太學錫白金四十
兩文綺二有副尋又彙所縮省金縉功錫白金五十
兩居無何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
督宣大山西諸邊旣稔藉公威名虜部諸酋旣噤堵
稽角奉要望公旌旂則靡不稟稟也而獨安免宿昔
故快快先是不敢曠上谷而南駭蔚廣茲復壁白馬
關大管諸虜犷牙未露頗稍稍自屬之公曰會須一
大創此而後安寢檄各路出塞前後擒斬五百餘級
奪獲馬牛羊無算安免懼叩關悔罪順義王青白滿
諸酋頓額爲乞款公勒令還我屬夷若而人故所登
叛卒若而人往反支吾頗欲得我所收部夷回易公
曰部夷吾已署爲百夫長不可得會須更一戰安免
遁巡歸諸屬夷出塞者不復敢言回易他諸酋逾康
廩而白登旣脫鋒銷燧息晏然蓋公先後部治虜諸
方累至是始完而三晉屹如長城矣尋以正三品滿

蘇轍錄 卷之十九

夏山傳

錄陰一子太學戊戌召入為少司馬賜白金四十兩
文綺二有副次年晉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少司馬
協理京營戎政先是帥多債以偷卒多占役已稍重
選鋒親丁已亦復占以窳公部署肅然尤加意歲終
小閔分為三等等同論官官同論薦薦同論資畫為
一切要散無得居間而簡汰諸老羸窳尺籍者收召
部伍時訓練貴豪無得占一役而名射者畢出更有
所條十事 上復嘉之下所司覆列著為令會甘肅
捷奏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二有副已東事件奏晉兵
部尚書錫如前居頃之公念趙太夫人春秋高乞首
養 錄 卷之五十九 吳山館
親至四 上方倚重公勿允而公偶戒于足又固以
請 上優詔中使勞問羊酒竟不允又三歲竟奉太
夫人諱以歸歸富甲辰歲晏公時蓋六十餘矣而法
然如孺慕然既免喪廷推者二疏薦者婁俄而閱視
者上公宣大功特晉太子少保錫白金四十兩文綺
二有副蔭一子世世執金吾蓋宇內駭望復起而
公身不可作矣正襟危坐授遺言上者篤學官者不
貪酷家尚儉素是為吾子嗚呼公所存所就拳拳如
此哉 上聞計震悼輟朝一日下所司上公生平婁
伐于是冢宰致官宗伯致祭司馬致世司空致葬

上又命中書舍人沈珣護喪事公二子三孫長子三
觀白以明經為山東昌邑令而其子受善官錦衣衛
百戶則所謂世余吾者也次子三聘以公任為上林
苑監右監丞其子受人復以公錄為官生三世拜制
詞至再三國家于公始終恩禮則亦可謂尊崇系臚
者已槩公生平忠公體國不避害不邀功臨大事落
落不率屑而動中機會不為乖崖而獨持貴鉅不成
心為愛惡而獨嚴擊貪賴此當官較著者其他隱德
至性未易一二數也准猶記少時負笈太學而同舍
生陳思時為道其亡友吳維藩而相泣也曰今其遺
髮等為自矢有務面截髮之厲吾曹何以振之間所
曾相存恤者獨王公爾而王公撫白登則時時餉遺
吳氏慶不絕也聞語詢公則公於吳君亦直一宿祿
爾而能存恤其遺孀篤摯不替其諸所陰為德不使
人知又寧詎一二數哉史氏准曰余槩括王公功美
施游常者大都西北邊尤者故不暇細小間附軼事
公目光炯炯射人其威怒一相人有非禮于者不怒
竟不聽此所謂真介者也公嘗擬魏史尚書使循依
史當事者酋且舉誠諸傳獲皆得顯官而公不慮不
為首功然豈以易西北邊與十年救帖公長于財門

人適巡勞苦公公顧曰子勞我良苦今小民寧耕種
 那朝剝一簣焉暮剝一簣焉幹與幾何已泫然嗚呼
 公所存如此所謂正直忠厚社稷臣非耶淮於公為
 部民為門下士然非直部民門下士之言也史之公
 言也

卷之三十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目錄

兵部三

侍郎

徐厘

墨麟

李衡

李黃

吳寧

王偉

俞欽

呂雯

李介

李貢

黃衷

陳洪謨

蔡天佑

鄭岳

陶詰

詹榮



引除

胡昭

盧淵

柴車

鄭辰

李震

滕昭

何琮

張海

楊謚

李昆

王珣

潘希曾

寇天敘

胡守中

潘珍

目錄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

兵部三

侍郎

兵部侍郎徐公屋傳

徐屋字宗實黃巖人負才抱氣有經時之志元末亂世不仕洪武初應薦入朝數被顧問敷對明切皆大府宜上喜將授憲職屋辭乃除銅陵簿請迎母視養忤旨謫役湘陰驛未幾選教駙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饑民春漲病隄屋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為妨農勞民屋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令有田者量募貧力饑人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易為勞哉卒就其庸屬邑有樓首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屋言死生有間豈死于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胡公子昭神道碑 薛甲

明有大臣族不傳而人心有譜葬不具而公論有祠行不同而考于義有合者曰蜀嘉州胡公子昭公之沒去今百五十年嘉州去吾常之江陰亦八千有餘里以予之顛蒙不學無所考信而能知有公者以有公鄉人彭程二公之傳記與州誌故老之傳聞也故曰不待族而譜華除年靖難師起公以兵部侍郎與其師方公孝儒同死國事凡人道遂終之具與春秋祭享之禮無一備者乃今龍山之陽有宮有額又有祀田以供蒸嘗而公與其弟志遠女金奴血食一堂獻徵錄卷之四十 曼山

輝映千古則今監察御史金公之為而予以分憲莅土贊成之也故曰不待葬而祠然公以社稷重臣海內名士當我文皇帝重清六合之時而不與解揚諸人共致雍熙亦或有以從權之事望公者攷之聖門則孟氏願學孔子孔子見南子不拒佛肸而孟子不與右師言不以手援天下者公寔類之意聖賢有定分公雖欲捨其所不可而學聖人之可有不可得者此予所謂攷于義而合者也語曰聖達節賢守節公之行守節之謂也公字仲常其為人剛毅篤信初名志高以榮學訓導見我太祖高皇帝賜今名

官翰林當是時文學之士滿朝而公獨師事方公講性命既赴市曹將就戮矣猶作詩諷朝貴從容不變蹈刃如歸此其大節之中又有可聞者如此以予所聞推所不聞知公他行多類此者而以時諱不傳為可惜也雖然有諸君之文有監察公之舉亦足以不死矣公無墓道宜無所樹碑願妥侑于此則明靈出人可以義起而予以職事承諸公之後亦當有詞銘曰峨水東馳結為潞川靈秀萃之足生大賢胡公之生遭時遇主命名擢職簡自天子既得所事爰擇所師侃侃方公講論不疑雲雷滿盈江河溢激公以一獻徵錄一 卷之四十一 二 曼山館

筆欲扶人極豈不自知力之不任大義莫逃以靖吾心方公狗生公死亦繼玉映金輝千古增賁凌雲之巔巍然有宮邦人所築霜簡所封月映清江平生棟宇公神來歸照我系梓秋嘗春祀蘋藻馨香公借弟女笑語同堂公名我知誰謂無譜公神我依誰謂無主人心不泯公祠不亡有如不信視此銘章

兵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墨麟傳

麟陝西高陵人洪武二十五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尚嚴刻陞北平按察司副使 上靖內難麟以守城功陞侍郎尋兼少詹事至是卒命工部給棺歸葬令有司治墳塋麟為御史時有糧長罪不應刑麟殿煉成獄奏刑之然麟恒自歆於心及病恍惚見被刑者已而麟足趾皆腐脫盡乃死論者以為冥報云

獻徵錄一 卷之四十一

四

兵部左侍郎盧淵傳

盧淵字文濺南昌新建人洪武中由太學生任兵部
司馬部主事陞員外郎又陞郎中居官廉慎辦事勤
敏不苟從違建文中陞左侍郎坐累黜上正大統
召復其官淵與人交信為人謀忠同僚如忠誠伯茹
瑋尚書劉鏞金忠方賓其人品不齊咸所心服而倚
任焉嘗疽發背上遣內侍賜善藥疾愈入謝齋于
尤厚永樂十四年十月卒賜祭及賻遣官護喪歸葬
焉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

長山館

兵部右侍郎李衡傳

李衡字秉鈞當塗人自少天性和柔然慷慨有立志
登進士第選授翰林庶吉士使讀書于內秘由是學
問益深除戶部四川司員外郎以廉介勤慎尚書
夏原吉所任尋陞湖廣布政司叅政撫和邊夷得其
力以給供應久之原吉薦衡為侍郎方薦時衡滿人
所奏徵詣都察院衡既至京赴獄七日原吉復奏而
出之尋拜兵部右侍郎數日卒于官衡為人老成端
重而有剴繁治劇之才學問疎暢古詩和平瀟灑有
澹軒詩集藏于家子存由監生任江西星子縣學訓
導陞王府教授致仕卒無僭石之儲時皆惜之其
詩文亦有可取者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六

長山館

兵部左侍郎錢塘柴公車墓誌銘 王直

公諱車字叔興姓柴氏世家錢塘大父允明父望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母嚴氏贈淑人公自少聰敏喜學遊郡庠從徐大章先生受春秋學成領鄉薦遂入太學諸生多推讓之永樂甲申擢為兵部武選主事即以勤慎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已丑太宗皇帝北征公與方尚書從行凡軍務備辦於公公隨機應變無留事凡官屬從公者又能庇佑之眾皆樂從及還陞江西叅議時管造車服公入關中取大材丁夫之貧病者公處之有方故能集事而民不賦徵錄一 卷之四十一 七 受命 告勞初經廣信太守與公有舊餽蜜一罌公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八卒拒不納至閩縣有婦人抱嬰兒哭訴曰夫亡田產見奪於豪橫公察其實移文所司斷還之歲餘入為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公治之有餘力會謹言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賢守以公知岳州公鎮以靜民安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役民上下挽送多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署其

牌下皆來集無後者民得番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學或行田間視耕穫賞勤而戒惰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俾任事宣德庚戌陞兵部右侍郎公素有才望人從其進命下皆為喜轉左侍郎時殘虜假息塞下西鄙無嚴朝諷府算使然而公等之功亦豈細也哉宜 聖天子悼念之篤而恩禮之周也公之大節如此若其交友敬臨財廉奉已有度待人有恩不附勢以干利其美蓋不可勝言姑序次其大者使後世有考焉

兵部侍郎李黃傳

李黃字茂實長洲人永樂中進士釋褐除兵部武選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在武選司二十年受知於尚書方賓陞太僕少卿靖遠伯王驥征麓川奏黃為佐俄丁之憂詔起復視事事竣陞工部侍郎始乞持服服闋以兵部尚書鄭瑩薦改兵部侍郎卒於官黃勤敏有吏材習知兵事所在著聲性沉厚不苟居鄉里未嘗以貴加人每出必步過里門上馬終其身如一日

獻徵錄

卷之四

九

陽山

兵部左侍郎鄭辰傳

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縣人永樂中進士授監察御史江西福安民有告謀逆事辰往廉之得其誣狀抵以罪谷庶人有異謀遣辰陰察其虛實比還太宗召至便殿親詢之辰語其不軌之狀甚悉尋擢山西按察使賜楮幣馳傳之任潞州起朝廷欲遣兵往討辰謂此貧民懼徭役竄入召間者不宜加兵乃躬往撫諭遂皆安業召陞工部左侍郎奉勅考察雲南四川方面官還濬漕河有言宜自大名開渠通衛河以便行舟辰以勞民奏罷之正統中陞兵部左侍郎兩歷九載以疾致仕正統九年五月卒命有司營葬遣官賜祭

兵部右侍郎吳寧

吳寧字永清直隸欽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兵部主事進郎中正統己巳擢為本部右侍郎北虜突入紫荆關侵掠遣寧北出德勝門會總兵官議方略及還門閉弗啓虜騎充斥于途從者各驚散寧獨立雨中區畫衛兵及四來避寇男婦移時乃入因憂勞成疾景泰元年遂上疏乞歸家居三十餘年成化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八十有四訃聞賜祭葬如例寧為人方介自守不事表襮安于恬退晚年優游田里為鄉邦所重云

狀徵錄

卷之八

十一

吳山館

兵部左侍郎李公承神道碑銘

商 輅

公姓李氏諱震字用初別號省庵先世山西臨汾人元季曾伯祖希賢遊宦于燕因家宛平曾祖希魯贈禮部左侍郎祖嘉永樂中累官禮部左侍郎父栗以公貴累贈兵部右侍郎妣王氏累贈淑人公天資穎敏自幼嗜學以蔭補太學生領宣德乙卯鄉薦正統改元登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肆力問學詞林諸公深器重之辛酉擢工科給事中職務修舉嘗持節往河南 視藩行 冊封禮餽遺一無所受癸亥陞右給事中戊辰丁憂喪葬祭一遵家禮己巳冬虜寇犯順京師戒嚴奪情起公守東直門景泰改元勅進階徵仕郎以已官贈其父母贈孺人辛未陞通政使司左參議適南京通政缺遂改蒞焉戊寅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成化丙戌 召改兵部踰年陞左侍郎進階勲正議大夫資治尹食正二品俸辛卯奉 勅巡視紫荊關一帶山場置立界牌禁養林木衛護關隘務禦賊寇還奏稱 旨壬辰清理武官貼黃甲午忽遭瘡疾竟弗起公賦性醇厚才識高邁居家孝友蒞官勤慎在兩京所至除弊興利政聲籍籍尤厚於故舊寒官孟侍郎初任南京任部堂後無忽得疾卒同

官諱之移斂廡外公往弔嘆曰孟公生為卿佐死可
委於此乎立命昇還舊寢宛平陳定與公祖為友及
歿其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眾弗克返故里
公至即為助舟車歸之其急於為義類此

兵部右侍郎王偉傳

兵部右侍郎王偉字士英湖廣攸縣人隨父伯靈誦
成宣府年十四宣廟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
生舉正統丙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
甚有時譽正統己巳北虜犯順命偉行監察御史事
糾集民壯守廣平遷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圍多事文
移填委偉援筆立就皆中機會少保于謙專任之引
使佐已擢兵部右侍郎命出視邊常密具方略以上
虜有小田兒者本中國人降虜為邊患偉受謙密計
至陽和城見其隨虜入貢行差後伏勇士于道執而
斬之給虜曰彼思其親亡去矣自是邊患稍息天順
初偉為石亨所傳免官歸成化三年復召為兵部右
侍郎初亨構于謙等黨逆鏤板榜示天下至是偉以
為首乃并毀之五年以病乞歸命還家養疾疾已復

恭道濟寧卒

兵部左侍郎滕公昭傳

朱睦㮮

滕昭字自明黃州知府霄之子也正統六年以鄉舉授監察御史巡按順天福建俱有聲績天順初擢左僉都御史佐理院事踰年以憂去 純皇嗣位詔起復巡撫遼東昭謹斥堠嚴訓練備芻粟明賞罰凡數年虜不敢近塞昭乃上疏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以是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不報成化二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昭奏建吳二庶人宜移本城舊中書省居之或安置有城池軍衛之所稍便出入亦聖王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十五

罪人不孥之意也疏下禮部議不可遂止五年 召還復遣巡視福建上杭有紫雲臺者鄧茂七之黨嘗據為亂昭乃相其要害請立歸化縣治未還改視蘇松而馬馱沙最繁盛寄治江陰民苦往返昭復請分置靖江縣 上俱報可七年拜兵部右侍郎復轉左侍郎時汪直管西廠刺事僭橫口熾中外累足而立於是兵部尚書項忠偕義草疏約九卿會劾詔罷西廠而御史戴縉久不得調乃言直所行事公直不宜革罷於是 上復命直管西廠縉遂進用直既司廠事首發忠過廷鞫遂坐賊罷去昭以忠故亦致仕年

五十九卒於家 論曰初汪直竊政時附離者不少而滕公贊項公劾直罷西廠豈見義不為無勇者耶及直以薦復用二公卒蒙構陷自是九卿以下相繼被黜者百數入於戲自古閹豎之禍未有無黨助以成者戴縉之罪可勝誅哉

兵部左侍郎俞欽傳

俞欽字振恭浙江新昌縣人景泰辛未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天順初陞郎中癸未會試場火左遷松江府同知成化改元召遷改兵部武選郎中乙酉征山都掌蠻寇有功陞太常寺少卿壬辰陞禮部右侍郎丁外艱起復為兵部左侍郎制終始就任九載秩滿加正二品俸成化二十年八月卒于官年五十四計開賜祭葬如例欽通敏有才幹處事善思慮而不失正所歷皆號稱職蓋能至也時將以重任畀之而欽忽報卒聞者多為憫惜云

欽欽錄

卷之四十一

十七

兵部左侍郎何琮傳

何琮字文璧浙江仁和县人景泰五年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預修寰宇通志授禮科給事中每對仗彈劾音吐清亮英廟皇帝特注意焉滿刺加國請封琮當出使所司以名聞上顧左右曰茲面黃白善奏事者耶曷為遣之即內批改他給事中一日六科讀彈文罷上曰今日彈文胡不令何琮讀其眷注如此擢通政司右叅議成化中轉左叅議進左通政及掌司事承規矩廢弛之後蒞之以嚴宿弊頗革遷兵部右侍郎適署部印遇事亦詳慎未幾轉左侍郎當遷以兩京無缺員特加正二品俸踰月卒時弘治二年十月賜祭葬如例琮性詳雅居官無貶譽

欽欽錄

卷之四十一

十八

兵部左侍郎呂雯傳

兵部左侍郎呂雯字天章直隸安州人舉鄉試選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東夷弗靖左都御史李秉出師雯奉旨紀功還擢南京通政司右叅議丁內艱服闋改南京光祿寺少卿出納有度以事簡故名益彰未幾陞太僕少卿不避勞劇馬政克舉以薦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有防禦功尋擢兵部右侍郎遷左侍郎練達邊務弘治七年五月卒計間賜祭葬如例雯性夷曠不為矯激遇事善裁決符物多從厚博涉羣藝論象緯有驗祿命亦多奇中云

吳山館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德州張公海墓誌銘

吳寬

山西右叅政前兵部左侍郎張公以疾乞致仕凡再上疏詞益懇切始得旨將行竟卒于官舍實弘治戊午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初公在兵部會土魯番侵擾哈密累歲未已朝議謂哈密為通西域要路自文皇帝時王其酋長給以金印俾屏蔽一方今微弱不振宜得文武大臣有才望者往治其事時公方佐兵部上乃命公錫之璽書所以責成之者甚切公至謂比來夷狄肆侮邊將不能備禦此威令不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吳山館

人所致也始奏調分守副帥一人罪鎮守以下官三人為誤事者之戒且謂御戎之道當先固我疆場如永昌鎮夷比近甘肅今永昌既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虜尤垂涎兩路孤懸實難防守宜擇有謀勇者二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應內既無虞徐圖其外則番族小醜不足治也既乃詢謀羣策籌畫計慮旦暮不遺久之乃合衆議條上六事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不貲殊非長策今其地殘破芻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糧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帶以統攝之二除亂本謂

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願爲鄉導至殺虜其主占據其地今其人家族寄居于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密識其人卽擒捕之以正其罪三訪夷情上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譯知其國城堡頽頽兵馬稀鮮特恃險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當先用間謀以離壞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擊之四遏亂略土番累受 朝廷金緡之賜其志益驕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閉關卻絕勿與交通且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自審去就彼既計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五固封守肅州臨邊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爲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吳山館

守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卑隘不稱宜加修築務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爲貢道偉觀六預調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綠邊要地預屯重兵若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給五年之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事下兵部集議于朝尚書馬公以公籌畫深遠計慮精詳非苟簡於一時者比輒覆奏行之於是土番始相畏服而哈密漸得以自立矣乃復修土功以廣戍守飾兵器以便戰伐皆爲經久之計西方既無事公乃還朝將陛見或謂宜疏經略事目以上公曰

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還者遂落職有山西之命衆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黠虜之亂當蒙顯擢顧以微青去意公不平而公卽已赴任矣至則益事事不懈蓋踰年遂致仕及卒人尤惜之公諱海字文淵姓張氏少遊鄉學爲弟子性敏而勤才名特著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一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進左給事中再進都給事中遂推順天府丞再擢太僕寺卿丁內艱服除適吏部尚書尹公以怨謗去位一時鄉人皆遭貶斥公得雲南鶴慶府知府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召還爲順天府尹明年拜兵部右侍郎已乃降授叅政平生履歷如此公素剛直居諫垣一時同官建言章疏多出公手數因災陳時政得失劾兩京大臣之不職者爲府丞時一中要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借公往見先爪豚公獨立庭下人爲公危而公自如及爲尹公事填委裁決無滯性更廉潔位旣通顯猶儉屋而居喜文事發於論議煒然可觀也張世爲濟南德州人公之祖忠父鵬舉俱以公貴應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贈兵部尚書貞菴李公介墓表

劉健

公諱介字守正號貞菴世為東萊高密人自元時為

臣族至諱遜者舉人材為福建布政司理問轉陝西

部司經歷至諱傑者中京闡鄉試授睢州學正陞鎮

海太倉學教授學者稱為松菴先生公之大父父也

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母栗氏封太淑

人公生而聰警自幼為嬉戲即異常兒十歲解屬文

成化乙酉舉山東鄉薦己丑登進士入翰林為庶吉

士時文和劉公為學士職教誨深所器重再餘年授

四川道監察御史未幾丁松菴憂守制服闋除河南

道奉勅巡視兩浙鹽法搜剔宿弊甚為浙人所稱事

竣遠掌道事司考覈以公道稱久之受知都憲王公

世昌俾總合院章奏遇事可言每率同列論奏被廷

咎者再輿論尤多焉壬寅九載滿遷大理寺丞丁未

轉右少卿今上皇帝初踐祚簡命代祀東方山川

還轉左少卿不數月宣府巡撫官缺員吏部以公名

聞特命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蒞之至則閱士馬

利器極完城堡計糧餉凡所以圖安制勝舉無遺策

於是境內肅然僅九閱月召還本院視事公感知遇

慨然以綱紀自任輿論益重之弘治庚戌僉都滿

載例受誥止及本身公上疏請移封父母無何太淑

人以疾卒公哀毀踰禮解官歸守制上特詔存其

缺以待蓋殊眷也癸丑服除仍舊職又明年轉左侍

郎凡軍國重務殫心佐理恒若不及雅為大司馬馬

公所重丁巳夏北虜謀眾寇邊羽檄數至朝廷將

出兵禦之臺諫建議宜府大同邊備久弛宜簡命大

臣先經理于是僉以公舉上特允之仍命兼左僉

都御史以往甫至宣府虜騎果犯洗馬陵等處公即

分遣將士授以方略俾四道并出威聲大振虜遂遁

去先是二邊軍士有力者率以賄買閑及役占於私

門至不識弓矢大同尤甚公力為檢閱得萬二千人

並所召募萬五千人別為行伍訓練之以備征戰大

同舊有官田萬餘頃聽軍民耕種而納其租直於官

謂之牛犂錢近率為勢要所兼併而邊軍顧以追陪

馬價被笞掠公甚憤之按出其田遂得銀數千兩以

資馬價軍士遂遠近併之若沿邊城堡百里外雖守

將恒所不至公悉親身閱視其要害以為籌畫條陳

便宜二十餘事詔皆議行之歲且盡公以邊事就緒

乘過勞致疾方奏請還朝疾忽大作竟卒于宣府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吳山館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吳山館

公寓戊午正月二日也距其生正統乙丑享年五十一
有四計聞上嗟悼久之特贈本部尚書遣官諭祭
命有司為營葬事

兵部右侍郎楊謚傳

楊謚字文寧河南儀封縣人成化五年進士授直隸
崑山知縣以治行卓異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本院以
謚練習憲體委掌諸道章奏九年秩滿陞太僕寺少
卿未幾轉大理寺右少卿復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勅巡撫宣府會工部缺侍郎廷臣以謚請而諸御
史奏留之不果遷左副都御史尋遷兵部右侍郎以
疾乞休不允時北虜寇邊命謚選京營軍馬竟以疾
卒時弘治十三年六月賜祭葬如例謚為人端慎平
易臨事未嘗近名而名亦隨之嘗監臨湖廣鄉試號
廉敏錄
稱得人繼巡按浙江尤為士大夫所重宣府屯田
為勢豪吞占謚悉以法清出之得地千餘頃撥軍餉
種歲收米穀萬斛嘗署掌院事憲度肅然及為侍郎
每悉心贊佐不激不隨甚為士論所推重云

兵部右侍郎李貢

兵部右侍郎李貢字惟正直隸蕪湖縣人成化甲辰
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改刑部陞郎中山東按
察司副使福建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山西左布政
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事忤劉瑾罰米
勒致仕瑾誅復召用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
天等府陞兵部右侍郎年未及力求致仕未抵任而
去正德十一年卒賜祭葬如例貢勤慎精敏歷官所
至稱治在山西令郡邑置民膏簿出入有稽費節民
裕撫順天增修通州城築古北口壘京輔有備與兄
裕教錄 卷之四十一 吳山館

浙江左布政贊同舉進士並有時譽而貢為優云

加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東崗李公昆碑銘

毛紀

公諱昆字承裕東崗其別號世為萊之高密人曾祖
遜陝西行都司經歷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祖傑
中京閩鄉試歷官太倉衛學教授贈如曾祖皆以貞
菴貴也父介貞菴登進士累官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氣節名業為一時重卒贈兵部尚書
母杜氏封淑人公世傳禮嗜學博覽甫弱冠登進士
弘治庚戌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嘗條具數事呈部以
行勒石廳壁遺淑人喪制終除禮部儀制司適孝廟
狀教錄 卷之四十一 吳山館
以內官何鼎事怒詰言者公抗疏論言官不得其言
況他官乎方卜求言之詔而猶進言之難況平日乎
萬一事有闕于宗社誰敢冒危而極言之上為之震
戒戊午遭貞菴公喪癸亥復除兵部武庫司時有旨
建延壽塔於朝陽門外公奏乞罷無益興作移其費
以恤貧民言甚剴切虜酋小王子上書欲以六千人
入貢詞涉悖慢廷議紛紛莫定公謂宜返其書勅邊
臣諭令伏曲輸誠然後議其入貢人數本兵吏山
公主其說而行之正德初羣小用事公奏宜屏黜邪
枉進用忠直杜宦戚請乞之私節中外侈靡之費事

皆以先皇爲法留中不報未幾升本司員外郎轉
中一日吏檢庫中年久文卷獲一匣若貯金者浸
可稽吏密以白公笑而不答乃會衆啓視之有金四
百餘兩卽移付公帑丁卯調武庫司副宿弊請託
不行觸逆瑾怒謫知解州事關民瘼而掣肘於上者
必委曲調劑行而後已解民至今懷之已已陞陝西
按察司僉事分巡關南道兼管兵備值巨盜鄆藍等
劫掠蜀漢間大肆猖獗公調度有方將士効力賊望
風輒北辛未奉勅督理學政關中士子咸服之尋

本司副使癸酉陞湖廣按察使右善鋤強風紀丕振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二十九 曼山館

明年陞本省右布政使稽除戎籍逋絕之戶不復爲
里保累湖民咸受其賜乙亥轉陝西左布政使公以
錢穀弊滋乃多置簿鈐以印下及經手胥役各執其
一凡出納錢穀之數備記之月再查照人莫獲容其
奸甫四閱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甄
材勇計儲峙練士馬明斥塚務遠圖而不急近功番
賊邦卜等出沒莊浪岔口等處遮絕西域入貢之路
公遣兵抵巢穴斬首惡二十獲所奪方物千餘事捷
聞賜勅獎勵公雅知兵略於武侯八陣圖尤得其肯
綽因言古人之學博大淵洽隨應而變如此偶視都

司獄牆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感然
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耶遂於城外作義塚
埋之肅地邊夷昏多論財軍貧禾娶者公查各備得
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攜妻孥仗道而
泣皆昔之獲配者丁丑引疾乞休優詔褒答不允權
倖錢寧以私中傷逮詔獄左遷浙江按察司副使辛
巳 今上登極篤念舊臣復命整飭薊州等處邊備
兼巡撫順天地方威惠兼濟持正不撓畿輔賴之明
年召入爲兵部右侍郎凡寧邊置將重務協贊良多

中申大同鎮軍弗靖命公撫定賜金幣寶鏹至鎮宣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十 曼山館

布 朝廷德威示以禍福且計慮周悉衆遂帖然還
朝因以地方事宜奏上行之無何轉左侍郎咸謂公
位秩踵父後不多見也是冬忽感疾不仁累疏乞休
溫旨慰留乙酉夏復以養疾請乃荷俞音給驛以歸
命有司俟疾愈奏聞起用實殊眷云公既歸時與一
二嫺舊共坐飲少而樂談咏終夕不倦有司來問者
傳謝而已時方冀其復用而竟以夙恙遽已焉悲夫
公事二親奉先祀克盡誠敬一于禮不少苟教子弟
業儒務農恒以綺紈之習爲戒待族黨睦以和遇貧
乏或顛危者不吝賑拔與鄉人處若無位者而人益

觀焉然居官剛方明果人罔敢干以私而廉靜之操至老弗渝其視勢與利則謹避之曰升沉得喪命也安可強邪用是屢嬰困抑不少芥蒂于中第苦平日然蓋公天賦既高蚤承家學力益精以遂故德器所就渾厚從容出處大節光峻靡瑕有人之所不可及者為文平淡中有理趣不喜作艱澁語詩尤工於五言得意處有唐人風致染翰端勁貞菴公勅葬碑刻皆其手書所著有東岡小稿數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辛一

吳山錄

兵部右侍郎黃公衷傳

黃佐

黃衷字子和南海人父璉居喪盡禮以學行稱譽髦多從之遊衷幼穎絕倫三歲誦孝經問孝本天性也何別於天子諸侯逮大異之弱冠登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監江北諸倉查括積歲侵羨得粟十餘萬及督權揚州尋惟內艱僅四十日輸權銀九千三百餘兩前此卽一歲之入也正德初復除戶部晉員外郎惟外艱奔喪服闋銓衡擬改御史力辭乃補南京兵部員外郎晉禮部郎中後轉武選尋遷吏部在留都久與朱應登顧璘陳沂輩以詩文擅名後知湖州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辛一 吳山錄 府稍遷福建都轉運使監司胡世寧薦衷堪總糧政遂晉廣西叅政督糧至則嚴繩恣為奸利者境內肅然大征古田帥師由洛容斬首二千餘級論功晉俸一階兼賜銀幣辛巳八月晉雲南右布政使征芒市以功癸未轉左巡察疏衷忠清公亮宜加重任甲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薦賢黜貪安民禦盜清里役以節財力復條陳地方利病八事皆切機宜無何移鎮湖廣兼理戎務首劾分巡守備者二人奸吏多望風解去復修沔陽州龍淵滄浪等隄士民立碑以紀功德在鎮數月積粟八十餘萬石銀四萬餘兩戶

部疏降勅嘉獎資以金帛兩成湖北盜起委守巡
官授以方略進兵剿獲首惡六人斬首二百四十餘
級生擒六百九十餘人捷聞大被褒賞會營仁壽官
及顯陵普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督理運木事
竣有銀幣之賜以考最方病足疾乞休不允比改兵
部右侍郎得報即抵家疏四上皆不許辭會有忌之
者恣為飛語謂東潛至京師乘山橋謁當路人皆知
為致仕侍郎王蓋非衷也後校尉奉旨密查自廣
至京驛遞關文雖偵伺無跡猶勒冠帶閑住或勸上
疏自明衷曰事久當白何必辯也已而言官奏根究
讒人竟亦報罷久之奉詔復職致仕卒年八十八
著有矩洲文集十卷詩集十卷奏議十卷海語一卷
皆行於世

兵部右侍郎王珣傳

永平志

王珣字汝溫永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選兵科給事
中督工泰陵中使董役者剝削軍士伐近陵山
水代薪以規利劾之伏辜故工易完且美糜費之省
為多賜銀幣陞工科左徽州有豪族爭訟數年不決
命勘遂得情獄成改御史覈應天諸郡公藏知府某
不職懼得罪竄通賄即發其贓私罷歸事傳京師勝
太史為作却金傳陞刑科都給事中武廟鋪官奏
省費數千金以濟邊餉陞順天府丞歲荒餼草載途
竭力賑活甚眾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鴈門諸
缺徵錄卷之四十一
關兼巡撫山西裁宗室驍橫以權要規鹽利者峻拒
之闔境肅然會虜分路入寇督兵于寧武關戰禦將
官以逗遛失利劾其罪械繫京師因自劾並三邊撫
臣俱左遷尋授浙江左叅議豪民有匿租數十載躬
履畝得數百頃為公稅孝豐有作亂者遠近騷然衆
議調兵勦之請先往至即解散陞河南右叅政分守
南陽捕浙川礦賊乃別發從者千值盛寒多凍餒死
悉活以別遣之賜銀幣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擇
有司布各郡審編戶則以均徭役王師討逆濠道經
齊魯籌芻糧供億兵皆無敢犯者及六飛南幸有司

預禁未役數萬候境上疫作且乏食第令及期無誤
悉令散歸活者不可勝計鎮守指以供御大肆科索
屬戒不聽卽正色責之欲擊以笏乃止陞右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遇上尊號推恩贈祖福山及考信如制
秦中宗室尤衍祿每不給爲有司累令多方務積折
補其數上下稱便河湟黠虜欲南下牧馬督固原將
士嚴兵禦之遂遁歸略無所失邊民安堵陞南京大
理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卒賜祭葬于郡城東蓮花源
之原子長道平庵國子生

狀徵錄 卷之四十一

兵部左侍郎高吾陳先生洪謨行狀 蔣信

公諱洪謨字宗禹高吾其別號世居武陵之東村祖
鏞由胃監授海寧經歷父良領成化庚子鄉薦終京
學司訓俱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母王氏初封安
人後封淑人誕先生實成化甲午八月初九日先生
生體貌異常頭骨間有肉角半寸許足心有赤痣如
豆穎敏尤凝重寡言笑惟喜親書史二十二領弘治
乙卯鄉薦明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訊鞫
多平反以明練有執爲大司寇屠公白公所重丁外
艱服闋赴京時正德己巳巨璫劉瑾專擅乃以母老
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吳山
乞便養改南京戶部員外郎遷正郎奉差催督蘇杭
等處逋負錢糧劑量有法公私賴之擢守漳虛心誨
訪旬日卽得其蠹民老吏一二人置諸法人大驚服
庚午癸酉鄉試俱有事簾外榜中得人郡有巨寇林
廣周負海嘯聚數千人屬邑歲苦爲患公至設策盡
平之郡學有泮池渠通潮汐湮廢百餘年公濬之潮
至池中科甲遂稱盛學樂器久壞遣人求泗磬請神
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
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
嘆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文公朱先生祠

已敝壞嗣後有峰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為芝山書
乃事文公以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峰為配又遴選庠
生數十人讀書其中士習丕變郡父老相傳文公嘗
遺一聯云十二峰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五百年
迷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蓋若有待云守淳之三年
有畬人居海濱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尾於水邊長
七八尺五采炫煥眾以為鳳尾拾以來獻翁命寘之
庫中略不為異後鎮守太監遣人來取答以久焚之
時服公雅量郡志自文公纂修之後垂數百年未有
繼者公修之郡文獻始大備俗尚浮屠歸訟乃取呂
獻徵錄
民鄉約論民行之朔望親臨約所又濬龍溪陂灌田
萬頃漳人至今名為陳公陂甲戌考察赴吏部以應
朝二司俱以陞遷未至公得上堂陳所屬賢否上司
原注廉勤實不然者一一舉其實跡不看揭帖應答
如響太宰遂卷楊公都憲葉城石公大加稱賞即命
文選可查缺推陞江西參政漳人懷其德乃即鄉約
所建祠塑公像事之江西適宸濠有異志實係多畏
禍自督巡撫孫公燧知公特倚重會擢貴州按察使
隨丁內艱已卯吏部扣滿起雲南按察使已有十八
寒夷民之亂計必得公事乃可濟巡撫何公孟春聞

來甚喜相與定謀遂空其地捷聞有文幣白金之
又條列二十餘事通行按屬軍衛有司土流衙門
行人知備服時鎮守太監史泰金騰分守太監劉玉
貪虐無厭託進貢為名搜取金寶不勝其擾公禁所
司勿得奉行又泰玉嚇取富軍金銀等物遠近含冤
公得其下用事參隨等罪之又泰家人捶生員於途
訴於公公以大義諷泰泰不得已付公正法公又上
疏極言泰玉之惡後俱勒回一省賴以安黔國公沐
紹勳未築爵其叔參將崧賂權貴謀得之事下勘覆
公首抗議紹勳年已長成奪之非祖宗法不可由是
廉徵錄
眾議翁然嘉靖壬午陞山東左布政黔國公以珍異
贈公為報堅却之止受鷄燧松子而已行日有百歲
父老自尋甸山中送至金馬關者數人公謝遣之遇
武陟以在滇過勞疾作乃計乞休上疏吏部難之虛
缺以俟會山東撫按交章促公赴任公辭益力吏部
乃請破外官養病例以處公荷溫旨有才識可用病
痊起用之語時夏江漲決堤大水淹沒城東北鄉尤
甚祖居實當其衝慮族人有害者亟買二舟各載
湯粥薪米之類遣人分給族人果依棲屋脊及樹上
饑寒者二日矣家人乃以一舟濟之又以一舟分給

鄰右次日水退賴得無恙癸未九月吏部復起公補
江西左布政公不敢辭遂往蒞任時兵燹之後人民
艱窘府庫空虛公爲百計節縮凡通欠請於撫按劉
之甫十月陞都御史奉 聖書巡撫其地公感激裁
冗費飭軍旅察奸貪除宿蠹夙夜忘疲已乃請建縣
治立儒學重修白鹿洞聘致仕提學副使高公賁亨
主洞事以風俊彥謂先朝處上吳興弼宜得表章乃
上疏請祠額祭典遂荷旨賜祠額曰崇儒以至不屈
死事知府宋以方節婦伍氏皆賴表揚於時少宗伯
楊公廉卒於家則疏其賢請恤典加懇焉又積穀至
百萬石亦荷金幣之賜丁亥以太監吳猷爲張真人
修龍虎觀破冒太濫爲公所抑訴於朝乃放歸家居
二年科道暨巡撫暨總督論薦凡七已丑陞兵部右
侍郎隨提督團營清理軍職貼黃進左侍郎以秩滿
荷恩進階及推封三代并得賜大學衍義大明會典
諸書及織金文綺諸寶鈔賜之特大司馬則嘉魚李
公承勳李公卒朝議方歸公偶值部災罷歸謝首相
張以宿恨中之也時年五十有八乃掃高吾精舍居
之課子弟接引里中俊秀近數十年乙卯

大司馬竹澗潘公希曾傳

程文德

公諱希曾字仲魯浙之金華人也其先畢公高子
孫者食采于潘子孫因以爲氏 國朝洪武間有
亭者以賢良徵至朝堂問治道仍奉使江右未拜官
卒彥亨生文華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文華生
洪爲御史論列無所避陞廣西按察司僉事累贈中
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卿洪生璋仰公父也登成化壬
辰進七歷官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祖母吳氏母姜
氏累贈淑人公兄弟三人長希夷散官次希顏汝王
致授公最少穎異七年能詩文十有四年喪憲副公
于陝奉淑人以喪歸讀禮如成人弱冠補郡弟子員
慨然慕鄉先哲何王金許四君子之傳砥行明經迥
出流輩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壬戌登進士尋被選
翰林庶吉士秋迎淑人就養京邸未幾淑人以疾終
公扶柩還葬除服授兵科給事中時閹豎初熾公灼
見其幾有汪鉅者故太監汪直義男也乞陞錦衣衛
鎮撫帶俸守塋公即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及子孫
鬼神不歆非類內官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
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物理人情甚是无謂疏上
中官切齒而公之禍基矣復因災異陳言勸 上降

大孝勤 聖學節遊樂遠佞倖振因循懲玩法備
寇廩上節八事其略曰事天之道不外於事親得親
之心斯可以得天伏望 陛下勤請 靈几躬禮
宗廟近思 先帝教育之恩遠念 祖宗累積之德
又時朝于 兩宮曲盡母子之愛樂聞訓誥之益乃
所以隆大孝也至於講學一事尤帝皇圖治之本從
容便殿之中講論片時之會與視朝御膳等爾於
聖體未勞也願乃專事游樂不避炎日 陛下奈何
舍有益而不為作無益而不憚勞耶伏望仍開經筵
日講使日新之功有加無已乃所以勤聖學也如射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聖學節
獵遊戲往往使人心意荒惑形神勞頓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 陛下以 宗廟社稷之身豈不自愛哉此
皆由左右前後不得正人希寵導非迷 君誤國伏
望放鷹犬絕玩戲仍簡內臣端謹者以充侍從務俾
游樂有節而佞倖不得近天下之患莫甚於因循因
循不振則國政日弊近該部奏准查革冗食濫費足
國裕民莫急於此而乃累旬浹月不即奉行部寺猶
然諸司何責京師如此藩郡可知伏乞降旨切責斷
在必行庶幾人心知警而因循可振也朝廷之患莫
大於玩法玩法不除則主權下移近該部奏准查看

草場以補國用太監甯瑾乃敢無故奏沮此其徇
同上情罪顯然乞特敕法司究治庶幾威權不失而
玩法可懲也方今北虜窺視南夷竊發蘇松近地海
寇嘯聚江西四川時各有警夫用力攻戰固在將官
而運籌調度多在憲職往時巡撫起自陞用者率與
邊境及其頗積年勞漸轉內地此但為人擇官非為
地方任人也今宜察其不堪邊寄者取回別用果有
文武長才者特加久任秩滿則加其官有功則錄其
嗣債事則治其罪如此而虜寇不靖臣弗信也臣又
聞國家必養廉恥之士而後能得忠義之臣律例文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聖學節
武官犯公罪並許收贖守衛上直軍校犯笞杖罪俱
令納鈔婦人應決杖者非姦罪不去衣此我 祖宗
仁至義盡也且廷臣密邇不啻軍校賢者守身不異
貞女小有過犯多受刑辱臣竊傷之乞勅法司鎮撫
凡常朝官員過犯非係賊惡無得去衣加辱庶幾全
君臣之大體典禮教於無窮其於國家非小補也他
疏語皆剴切不便近倖由是逆瑾遂謀中傷正德丁
卯差湖貴二省計處邊儲陸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
焰方熾凡差者必重賂免禍有司亦為公備千金
公投然却之曰我為言官不能為朝廷除惡我之罪

也奈何復助之手瑾又風公多叅劾為斯地公
從瑾大怒矯命械公下 詔獄考訊欲寘之死
杖于 闕下奄然而暈瑾快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久
乃寔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即被請謹亦必辭以
行公既除籍為民獨不往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
子弟讀書宅後池旁佳竹蔭可息間招親友觴咏悠
然自得因自號竹澗居士時蘭谿章楓山先生憇於
人少許可獨稱公清修苦節且貽書曰世上何人號
最閒司諫拂衣歸華山執事此歸賢於二十四考中
善矣庚午瑾伏誅明年 詔起公刑科右給事中壬
申借編脩湛公若水奉使安南錫麟袍玉帶服以行
尋陞禮科左給事中入國先諭威德正禮儀然後致
命返三辭其贖皆作詩諭意足以服裔夷章 王靈
非徒不辱而已紀事觀風有南封錄焉反 命陞工
科都給事中時方營建乾清坤寧二宮內官復請修
蓋太素殿天鵞房船塢諸役費累鉅萬公抗疏爭之
其略曰天下之財力有限二宮之營建方興寬一分
則得一分之濟早一日則享一日之安况邊陲之軍
儲告匱內外之冗食益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
四川未復瘡痍大未及於遠方工料派過於天下

若復別興土木誠恐民不堪命且古昔帝王非無堂
池以供遊觀然其作有時其遊有節故民樂其樂天
眷其德考之月令當夏毋起土功毋發大衆今時既
不宜矣況大內遊玩之處頻年營建不少必欲繼作
尤非樽節之道疏上不報丙子遷南京太僕寺少卿
先是滁和之民困於納馬公為奏吏折色民大稱便
而馬課視昔易完每遇災沴復請蠲貸長淮南北之
人感德焉丁丑環滁大雪時聞 鑾輿北幸乃作感
雪賦在滁六年不調 今上御極擢本寺卿嘉靖癸
未遷南京太常寺卿期月改北提督四夷館時大禮
未定議者紛紛公慮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
解之公言出而羣議遂定時議禮當 上意輒得不
次擢公嫌希附卒不以問主議者求觀亦弗予 上
計已決期日下詔上寶冊宰臣猶執舊議 上甚怒
禍且不測公往與言遂草 詔大禮卒以定而臣工
陰受其福公有調和之力焉乙酉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璽書斧鉞至則明
號令修器械時節廉謀勇信賞罰先是壬癸之亂
招撫新民或詐殺之由是各舉往往復連比為患公
整斯弊務馭以誠信惟自相告訐者聽之以離其黨

舊有功未賞者有司或吝出納公謂此何以勸且不信悉賞之於是惠州點寇賴貴聚眾肆虐公發兵洗其巢穴凱奏上嘉悅賜金幣慰勞湘頭餘黨曾蛇仔等七巢並與大肆毒痛遠近震恐公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願撫且襲通判董鳴鳳以要公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隨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償事不足恤有能掖之出者予弗死益督進兵力戰賊大敗渠魁生禽俘賊千餘牛馬器械獲甚眾餘黨奔竄於是犁其庭籍其田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通判卒獲全公制變決機奇中折衝尊俎之獻徵錄

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略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沛漕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人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遏開河流水溢為遊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為漕患今日之計因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木之論固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卽達觀徐沛淤漕開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鬻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旨下公許處乃復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開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闌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為苟且之計惟欲因舊

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固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柴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 上復納之劉司空麟遺公書言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淤奈何公復書云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爲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荆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甲七

吳山精

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通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是役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者有謂當條新河之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之忠不欲徇人之非以償國之是而其厚不欲揚人之短以彰己之功故功卒成而人弗病於是御史傅君燦疏公費省而成速上紆 九重漕河之憂下遺一方民田之利工部尚書章公拯疏公區畫有方督理有序國之峻功一旦告成宜加陞賞以勵臣工 上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甲八

吳山精

少司馬石崗蔡公天佑墓誌銘 賈詠

公諱天佑字成之別號石崗其先碭山人元季避去徙睢陽遂占籍焉贈後軍都督府經歷加贈右副都御史敬之孫中憲大夫濟南守加贈右副都御史晟之子也母封太淑人胡氏實生公幼岐嶷聰敏過人濟南公愛之嘗置膝上教之以對輒能應每對客試之不爽咸目為奇童長通易經補州庠弟子員弘治戊午舉于鄉乙丑舉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得盡讀中秘書授吏科給事中蹇諤自持封駁無所避忤權貴出為閩臬僉事會江西盜起調戶朝以閩兵獻徵錄 卷之四十 事 吳山相

協勦公往平之在閩多風力嘗董內府供應綾紗紙盡革宿弊權豪斂迹省價數千緡部僉薦之未幾轉山東叅政尋改憲副守遼陽按部所至弊絕風清值歲歉多方節縮活饑民萬餘又闢海道圩田數萬頃民莫其業名曰蔡公田濟南龍山有惡少哨聚為亂勢甚洶洶公分兵勦之擒其穴濬川盜起劫掠鄉邑公捕獲其魁坐以法餘黨悉散再改陝右遷山西按察使提點刑獄一道肅清居無何雲中五堡軍亂殺撫臣事聞九重用朝薦特簡公往進右僉都御史即日就道至與武太監忠朱總兵振誓曰弭此變非

奮不顧身不可僉曰唯乃集亂軍論以朝廷恩威
衆始奮各欲自獻未果桂總兵永密率家衆誅亂者
十餘人衆攻圍其家矢盡被執幾爲所害公冒白刃
救之得解退而廉得元惡之尤者四人正諸法餘孽
度不自容夜焚朱總兵宅公下令懸賞示之遂撲滅
人心少定先是督餉主事至羣心自危復起亂上
震怒命胡侍郎帥兵討之衆奔赴公前泣求救公示
以早圖自獻誅可追衆皆響應獻元惡十餘人傳首
班師詔下凱旋人益安上優詔答之進右副都
御史有彩幣白金之賜且諭之曰有臣如此紓朕北
顧之虞命大司馬舉賞功之典進兵部左侍郎召還
民感德爲生祠祀之扁曰安輯行日民爲罷市哭聲
震野且送且留者三百餘里已而爲權倖所忌以事
中之公不辨惟懇求退避疏三上乃俞公歸閉門以
詩酒自娛教授生徒課子力學而憂國之心未嘗少
忘誣亦自白再起公至中途以疾辭荷溫旨許暫回
調理明年公不起卒于石崗書屋之東軒

御史有彩幣白金之賜且諭之曰有臣如此紓朕北顧之虞命大司馬舉賞功之典進兵部左侍郎召還民感德爲生祠祀之扁曰安輯行日民爲罷市哭聲震野且送且留者三百餘里已而爲權倖所忌以事中之公不辨惟懇求退避疏三上乃俞公歸閉門以詩酒自娛教授生徒課子力學而憂國之心未嘗少忘誣亦自白再起公至中途以疾辭荷溫旨許暫回調理明年公不起卒于石崗書屋之東軒

兵部右侍郎涂水寇公天叙墓誌銘 呂柟
公諱天叙字子惇姓寇氏別號涂水以其邑榆次之
南有涂水云公年二十二中弘治辛酉鄉試與子同
試禮部不第卒業大學乃會三原秦世觀馬伯循安
陽張仲修崔子鍾臨慮馬敬臣同憲學四年遂同子
舉正德戊辰進士筮仕南京大理寺評事卽清介自
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戶誦律讀書布袍蔬食猶如
書生時有一巨姓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
曰某人在而不出稱逃非欺人卽欺天刑部奏請緝
事衙門捕獲竟抵罪上下稱其才節及進左寺副敦
履如前考績之案審過輕重囚犯五千四百七十
一起萬有八千一員五十一名口罔不克允故一時
本寺及部院考署超邁等夷至形薦剡名聞天下丙
子陞寺評事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爲政其均徑清稅剔
冗除冗鋤強杜謁賄刊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
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于座右丁丑
歲授乃請于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回烏府萬家
春之誼慈谿有馮二虎者武斷鄉曲公置之于法合
邑安堵形諸歌誦尤加意學校以體認實踐爲教取
人必先器識于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嘗與鄉試

御史有彩幣白金之賜且諭之曰有臣如此紓朕北顧之虞命大司馬舉賞功之典進兵部左侍郎召還民感德爲生祠祀之扁曰安輯行日民爲罷市哭聲震野且送且留者三百餘里已而爲權倖所忌以事中之公不辨惟懇求退避疏三上乃俞公歸閉門以詩酒自娛教授生徒課子力學而憂國之心未嘗少忘誣亦自白再起公至中途以疾辭荷溫旨許暫回調理明年公不起卒于石崗書屋之東軒

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
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請
卷乃其所私者時同試者曰公神目也每遇旱乾齋
心虔禱罔不響應上下歡欣寧波之民愛戴真如父
母一時言官疊稱薦書齊口褒嘉在郡三載政績卓
異治行可課天下第一已卯秋超陞應天府丞老稚
攀號跪請留鞅公固遜拒沿河兩岸挽舟不能行縉
紳大夫歌詠其事謂此郡自張廣漢後惟公一人而
已比至應天寧濠倡亂 武廟親征過止南京供億
叢挫府尹胡公感勞成疾獨公應答時內外權幸無
獻微報 幸幸 長山館
慮數百公處之有方莫敢肆侮且于安求冗費多所
停裁未嘗科取上江縣民初上未至權幸先選女樂
千百拘置一所以俟幸未及二日死者十數餘多菜
色公言于權幸曰如此輩以候駕恐反取罪耳權幸
懼問計則曰吾當記名于簿召彼親識或食店酒肆
領養用則取諸簿耳于是一日之間活人千餘庚辰
正月 上親觀迎春公治具于郊外俯伏廊下雙幸
疾公倨傲譏劾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江
彬之寵獨冠一時羣賀生辰率行四拜公獨長揖
甚銜之目偵公私久無所得偵者竊曰提督將

于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為命若
得禍謝豈能免後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于是他
嬖幸亦皆因此斂迹若有需索公必曰吾當見上親
奏遂止其多所停裁者皆此故也捷奏獲賞銀牌綵
幣駕回撫按謀欲重遺諸幸公終不從惟獨送至淮
安然亦不能有加也中外皆服公之才操大軍既去
公一意民事興學均賦休息地方比壬午今 上改
元嘉靖公應詔查舉七事內關神帛堂匠十庫花園
進鮮船隻等項冗役冗費百年積蠹一旦裁剗上下
稱快甲申歲大饑人相食公竭力賑濟設粥以食流
民尋瘟疫又作給藥以救皆公日親巡視或繼以夜
有言疫氣盛行以沮公者率皆不聽竟亦無恙又嘗
奏折兌運糧以蘇民困四事皆獲允行是年夏以迎
聖母効勞有白金紵絲表裏之賜公在應天三載
初值車駕駐臨九月後值荒歉二年公周旋致身不
避其艱士林倚重百姓依歸南都根本之地賴公為
一大保障初公至應天適當癸未考祭京職有言官
嘗為公屬吏懷怨者劾公因緣鄉里權要驟陞京堂
都院題覆謂公久敦士行素重官評公亦累疏求退
上特慰留及應天政成撫按交章論薦至再至三

人望益歸嘉靖三年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宣府 朝廷尋以鄖陽事重改公提督撫治鄖陽任

方兩月又以甘肅西接回夷北隣胡虜南邇土番介

處其中孤懸萬里之外近且士卒叛逆人心未定事

勢危急非有經濟才者不可委托乃又改公巡撫甘

肅公至月餘回賊三百寇犯山丹公調度斬擒酋首

脫脫木兒及餘黨三十六級回賊退服不敢復肆乃

遂竹士氣時簡練禁侵削杜移役實月糧廣儲蓄均

水利興屯田撫屬番比及數月人心咸悅咸有鬪志

肅州有造匿名帖欲謀作亂者乃奸人每當徵收屯

賦徵錄 卷之四十五 甘肅

因時輒造此言以乞緩征公乃會總兵親詣肅州下

令有能告捕者賞百金數日有告者捕得一道士及

數軍生按實置罪即如約給賞告者因詢屯政之故

除額外之科衆心大悅竟無他變先年土魯番大掠

甘肅 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遞番文求和通貢語

猶悖慢公上議宜出師示威可保無事時總制王公

欲遣帖劫其王速檀沉速兒公又議白我 太宗設

立哈密後為土魯番侵奪先後經略大臣止為此尺

寸之地今雖為彼占據其名猶為我地若帖云即將

速檀拜牙送還哈密為王如本人不聽爾選擇本類

有力量一人主理國事則使此虜自專廢置是棄其

地矣不可行因上陳七事皆獲俞允一嚴清解以實

軍伍二清備禦以固邊疆三廣屯種以實邊備四添

京運以養遊兵五處料物以飭軍器六添火器以壯

軍威七留部官以督軍儲俱言北邊切務西域有貢

獅子犀牛西狗者前巡撫陳公及禮部該科請却不

聽公奏言 皇上即位來不好珍禽奇獸近曾御

馬監虎豹之採以為無益今復用此豈 陛下有見

于虎豹而不見于獅子牛狗邪伏望却還以潛消遠

夷窺伺之意尤願日御經筵親賢士云公在甘肅二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甘肅

年華夷帖服邊人惟恐公去巡按胡君體乾疏請宜

進秩以酬經略之勞久任以慰邊人之望丙戌進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內撫八府外餉三邊兵荒相仍

時事甚難公靜以養民義以訓兵嚴以馭吏明以祛

奸圖大體急先務以為關輔之望丁亥北虜寇固原

公調度截殺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之功也

皇上賜勅獎勵賞大紅織金紵絲三表裏白金三十

兩陞俸一級戊子歲大饑公疏請盡蠲租稅大發銀

鹽以行賑忠誠懇切上為之感動勅下如議公晝夜

區畫選委賢能守巡綜理周悉關中之民賴以全活

故雖遭大凶地方無虞織造大監至轅供億甚繁則因歲歉奏請停止 上命取回人心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庚寅陞刑部右侍郎未任丁毅菴先生憂服闋大臣科道屢薦之癸巳八月起改兵部右侍郎朝野屬望乃九月下旬遂感痰疾然猶在部理事十月初大同軍叛力疾上疏言滅賊之策且求休退 上不允去而下其議于有司時有言官繫獄問死刑者一大臣欲具疏以救謀于公公曰祇成君之名耳不能救彼也其人問故答曰須同諸法司請于當路者使恩出于 上則可從之言官果得緩誅是月望日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李七

上賜鮮藕于其第十一月二十六日終于官邸之正寢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有四歲位未能竟其所學嗚呼痛哉病中縉紳訪候無虛日遇人輒論國家大事及為學之要亶亶忘倦不知其病也其未竟之志可知矣訃聞 上傷悼賜諭祭初有司營葬事

兵部左侍郎鄭公岳傳

柯維騏

鄭岳字汝華號山齋南湖先生露之後先世自桃源徙蒲坂高祖以貴雄於鄉被訟戍甘州因之破家一再傳益落父朴菴徙入城僦居金橋岳七歲而孤賴母林兄喇食貧而撫教之岳踰弱冠登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考績賜恩遂移疾歸葬其父起補刑部主事錦衣千戶張福同監市囚福恃勢越坐岳奏論語涉中貴 孝宗怒下 詔獄堂官疏救以免轉員外郎時邊事孔棘侍郎許進督師大同貴近惡其剛方議代前副總兵趙景僨事坐廢謀復起京軍屢出無功又議再遣岳抗疏論列人咸稱允擢湖廣按察僉事 宗藩侵民田奏勘不決岳竟歸之民施州夷民忿爭警殺衛帥以亂聞岳勒首事數人餘悉論遣他若辨盜鑄土官印信及追獲縛賣客民男婦百餘人皆異政刑岳歲饑無備設法以賑全活甚眾常德守刑貨瀆濫捕其信任者寘之法守解印綬去南京十三道會薦天下方面官十七人岳與焉 武宗初擢廣西兵備副使征里松洞奏捷及撫諭土酋岑猛連受褒賜築足灘廣運昭平三堡屹為府江巨鎮調廣東副使滯獄為空治稱第一尋擢江西按察使

宸濠結逆瑾復設衛諸司承順勢益熾岳至力振風紀為濠所忌連擢本省左右布政使宸濠橫奪民田億萬計民設寨聚守濠諷總制以兵勦岳沮止李副使夢陽江御史萬實相許奏下藩臬會勘岳欲平其理而夢陽務求勝致其怒濠從而嫉之乃執岳察司舊役門隸誣用公堂銀鍛詞送濠禁錮事聞下鎮巡勘報濠左右夾持成獄家人擒捕殆盡子泓未冠亦被執人心憤惋不平科道暨撫臣交疏其枉於是遣大理寺卿燕忠給事中黎奭覆勘濠收質事證妻子脅無異詞眾環泣曰王府費萬金陷公公必欲白我慶復錄 卷之四十七 五十九 吳山稿

切昨政陞兵部右侍郎無何轉左侍郎大同兵變於而復叛岳主議管軍官各報首惡姓名誅之事可立定乃密令總兵桂勇等首惡數人主兵者奪其功與奏帶大璫弟姪御史上官輒為覈實岳著部事駁行改正內侍崔文友用事其姪指揮崔昂欲躡陞裨將岳又執不用璫侍臣崔日岳嘗議大禮忤旨奪俸及是璫下以學士會寧夏總兵種助行賄求調為總兵是年助管失事被岳劾禮帖獨無岳名名官自是起者六竟格弗大用云 世宗慶復錄 卷之四十七 六十 吳山稿

胡守中傳

守中字伯時河南寧陵人也貌偉秀才藝舉舉而動
 止二賴人咸賤之三十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
 事時翊國公勛負上寵勢張甚家蓄金寶及伎妾多
 守中心利之自詭善彭老御內術見勛助絕愛幸之
 假父子稱因得入內多通其伎妾改監察御史按畿
 內涿富人楊謙坐事當守中夜致白金二千黃金器
 數其賂守中業受之矣跡稍稍聞緹騎鈎詞者日窺
 戶亡停履守中不自安乃匿太半而以聞上坐楊謙
 成會上幸楚道所履守中飭屬邑治馳道壯麗吏俱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長山館
 衣文繡衣豐進饌而守中獨前行俯伏上遙見器之
 俾從扈還自楚守中乘駿夜輒馳百里置頓還侍如
 常布政使徐乾按察使吳永祿遺守中五百金發於
 上逮繫乾永祿削秩歸遂改守中春坊司直郎擢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再進副都御史兼詹事丞會 上
 怒翊國公下之獄將窮究奸狀而守中恐乃極論翊
 國罪自解虜人寇議薊州北當虜南援蔽京師三輔
 要害地也須重臣鎮之擢守中兵部右侍郎餘官俱
 如故開府使生殺朝辭 上召入對撫曰好為官効
 力行大用也賜飛魚袍守中出即鳴金鼓具軍容而

此從二子衣文繡雕弧前列恐喝郡守相蒲伏惴惴
 迎謁不為禮至鎮薄錄參將而下家稍饒者悉以計
 鈎取其貲不則拔髮文面反接狗軍中倉儲刻取贖
 萬計先是舊植樹隘口制胡騎奔突久則合抱矣守
 中下令聽斬伐凡五十餘萬悉貨之巡撫徐廷璋老
 儒迂緩守中視蔑如也將一載召歸圖虜中出微屏
 獻上 上不悅而給事中九賢因條列守中罪狀詔
 捕送司寇論死又兩載始棄市時年僅四十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長山館

長山館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諡莊敏

公諸墓誌銘

呂本

公諱諸字世和南川其別號也系出靖節之後有為
台守者因黃巢之亂遂家焉尋徙會稽郡城六世祖
宗陽又徙郡仕成生壽是為公祖以公貴贈通議大
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魯氏贈
淑太壽生公父慥先以公為工科右給事中封如其
官後贈同松菊翁母章氏先封孺人後封太淑人公
生而英敏瓌特孩提時覽然不羣十五六聲名籍籍
起序授弘治乙卯公年二十二督學胡公按試大奇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之攜歷數郡雜諸士試卒無有踰公者遂以解元許
之已而果然明年丙辰舉進上選翰林庶吉士授工
科給事中首疏乞懲大誑以存大體叅鎮守太監劉
雲董讓各以昧事誣奏撫按宜重加戒罰詔允之著
為令繼請緝聖學以裨治道極言治亂存亡之故且
更請大學衍義一置經筵以備進講一置宮禁以備
退覽指物警事無慮數百言 上嘉納焉轉工科右
給事中丁父憂歸起復當 武廟初年閣宦擅權是
非顛倒公遇事敢言其尤大者戒遊逸一疏專力
開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導 上恣意狗馬馳射

釣獵樂淡旬弗止曰逸遊者迷心之鴆毒致亂之階
梯也明王深以為戒而未世之主皆以此喪心失德
以取亂亡瑾等蒙蔽聰明迷亂國政此 陛下之罪
人乃反徇之而不覺耶宜數其誤國之罪治之以法
他如遠讒佞以一政令脩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
工作以杜奸謀停止賣鹽織造等疏皆切中時弊當
是時公直聲動天下而瑾等切齒銜公日夜思所以
中之矣久之無所得以他事誣公杖之為民旋又指
與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為黨
人錮之憾猶未已也書姓名於座側以公嘗巡視十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李四

庫駕言缺乏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令公曩所劾太
監某同錦衣衛官葉某督視廷杖意必斃之矣公憤
慨受杖而葉某頗救之得不死謫戍肅州公與疾就
道第講及諸親厚者淚下公朗吟曰只在乾坤內何
須歎別離聞者壯之在肅與大司馬劉公大夏大司
寇潘公藩史相唱和若牧羊臺賦蘆鴈橫塘等篇托
物感興寓意忠厚有離騷九章之風瑾誅詔還家作
數椽於田間日奉母氏歡讀書課農十餘年間足跡
不入城市嘉靖改元 世宗皇帝采錄天下名人乃
起公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

涼水允省費鉅萬時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為窩法當
死以寃走匿公曰第無恐果寃吾為爾辯之煥九出
公以維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鞠之誠門
者執跂而矚者入盜叩頭曰是實賄我建昌獄中使
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警不意其為此也立出
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
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
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灰處啓灰
得屍事遂白咸以為神公折獄平反類若此踰年轉
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公立法沿河植柳固堤
欒教錄 卷之四十一 六五

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民懲貪吏行之甚
月厥有成績十二處瓊州諸崗平乙未剿七山擒斬
賊首趙宗欽等十三級從賊二百五名賴生擒五十
七名口各賊倒戈出降願赴軍門聽調為畫地安插
之七山平獨連州大帽揚旗等山諸賊據天險結石
湖懸滾木機毒矢兵至如刃下不可近公選銳卒二
百婦人服挾短兵背擊竹筒貯火藥且以為號夜援
藤上揚旗焚蘆舍草木大兵鼓噪山下聲震天地賊
驚潰相蹂躪二百人從中碎之遂盡破大帽巖塘等
諸寨殺偽無敵王文興隆偽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
名賊首三十三級擒斬千九百七十七名顛俘獲千
一十七名口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公總督四年
餘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受方略而行反其
成功也不爽毫髮誠所謂沈謀可以掩著蔡勝氣可
以奪鬼神矣百餘年來言平寇者未有若是之速而
以之多者也國有舞典即封拜不為過否亦得進
秩序庸乃僅僅酬以金幣而已人言當路者以公恃
幼而慢乃廢兩廣缺總督權公少司馬兼臺
秩往滿之先是羣盜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借號
署偽官不知有朝廷矣數十年不能平公至召諸

所苦賊熱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俱
過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公一覽賊在目中
日不燥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剿之乃作灣尾
巨舟於番禺海濱計必來焚我新舟伏水兵以待賊
果至大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於波
羅廟餘散去許折桂窮乞降得丁壯千八百有奇分
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寨擒斬雷公
區崇魁百三十六名顆生得四千五十一名口潯州
以寧時壬辰八月也於是親督兵悉力於東西山按
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十
狀徵錄 卷之四十 六十七

五處擒斬趙林花等有名賊首八十三級斬獲從賊
七千五百有奇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
甲午剿瓊州黎斬黎佛二等一百四級降從賊一千
一百一十有奇撫處巢崗五論者以朝廷報功未稱
不知公盡職爲安豈望恩澤哉公以太淑人年高乞
歸養疏 上至再三不允竟聞訃抱痛以歸詔賜祭
葬如例庚子服闋起貳本兵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
將勇怯思欲振刷九邊之弊及會議朝事侃侃必竭
盡所見臣以習尚浮靡大異弘治時每形慨歎人稱
爲古君子云 於時庚辛丑九廟灾陳乞致仕

詞甚懇遂得請公科第既深而德望彌重位不稱德
士論惜之歲丙午遘疾卒訃聞詔遣官祭葬贈兵部
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公行誼勲烈追諡莊敏

狀徵錄 卷之四十

六十八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公珍墓誌銘

韓邦奇

嘉靖戊申七月初五日公卒已酉大宗伯以祭葬請

上曰如制大冢宰以贈官請 上曰潘珍准贈都

察院右都御史時 朝廷方嚴卹典三品官兼得者

鮮以公名德祭葬贈官均錫云公姓潘氏諱珍字玉

卿世居婺源之桃溪是為桃溪潘氏至祖勤才公配

張氏生坦公配張氏祖考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

部左侍郎二張皆贈淑人公生七歲就外傳勤勉敦

朴不類羣兒甫弱冠充縣學生戊午中式壬戌登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六九

士授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知縣政務循良不事苛矯

創建預備倉更拓養濟院新孔子廟程力計玉民不

知勞以治行徵拜大理寺左評事陞左寺副考滿廷

尉西臺政府咸以明敏允克署其實於是封父母陞

左寺正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時劇寇劉六等流劫

東郡公分巡東兗整擗民兵護衛 親藩賊猝至城

下攻東門不得入乃去大掠曲阜公奏白徒縣築城

而曲阜始寧明年更巡海右都司某多內援怙勢侵

削軍士怨苦公廉訪獲狀按治抵法一道肅然更巡

東兗再更遼東東寧陞本司副使巡察海道而遼東

撫按以公巡東寧稱也奏以副使仍巡東寧吏部報

曰有成命矣時沿海衛倉官攢滿待勘吏緣為奸查

駁至四五年典衣鬻子有隕身者公為立法不再勘

死者厚恤之會丁封公憂服闋起巡福建海道捕擒

劇寇三百餘有白金紵絲之賜括民間私造大船可

浮海者買給水寨禁弗得再造而奸源塞矣陞山東

按察使公凡三任山東施澤既久人心信愛稱為潘

青天云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時巨璫差修承天

皇陵供費甚侈公量司帑所蓄既汰其三分之二復

分派隣省及取九江料銀協濟而湖民之困以舒湖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七十一

賦王祿為重近富之屬率賂脫顧派取遠貧下邑既

劑量不平又多逋欠公隨地所宜而賦之民皆稱便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公築邊牆繕城

堡濬壕墾清屯田廣積蓄利器械內修大備明年乞

休不許丁張淑人憂服闋改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

操江乃敎造蜈蚣船及八槳船皆迅速如飛追賊無

弗及者擒斬番賊徐勳等獲其番物輸之官尋陞南

京兵部右侍郎召入兵部改左適安南請討莫登庸

廷議遣將提兵問罪公抗疏言北虜陸梁邊烽屢警

宜備北虜以急不可懷之強寇安南遠裔又本喀氏

故土黎氏纂之今莫氏復纂之禍亂相仍夷方常事
宜先遣使諭以禍福如其款服則順而撫之未可遽
勤王師 廷議以成命既下不宜撓阻罷公開住後
師至南中一如公言而安南平於是南臺合章乞還
公官不報會遇 恩詔公獲致仕是後大臣撫按多
薦起公將大用而公卒矣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兵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角山詹公榮神道碑

銘

葉向高

余往以正史之役討論塞下事而涕嘆左司馬角山
詹公之功也雲中癸巳之變卒殺其帥以與夷媾封
疆之吏莫之誰何至以重兵環其城而不能勝岌岌
乎無雲中矣卒之雲中所以全皆由詹公公亦由此
擢用歷官左司馬會大司馬關 肅皇帝意屬公而
公適以病求去 帝怒奪公官公歸未踰年遂沒守
土之吏莫敢為公請郵公有一子又病廢諸孫皆稚
惟葉葬公于城南之大灣蓋更五十餘年而公之孫
為南銀臺幕語余以家世余乃悉取公之勲業著
在 國史者以授廷曰此而祖之烈也湮沒弗章借
哉廷遷為京兆乃上書具言其事 天子下所司覈
皆如廷言乃 詔復公官予祭葬加邊又贈公為工
部尚書廷歸致 天子命于公之墓而請余為之碑
余嘆曰嗟夫 國家之於勞臣久而不忘如此也可
以昭 主恩焉可以觀公論焉可以勸臣勸焉其容
已于辭公諱榮字仁甫號角山其先為吾閩尤溪人
漢武間有詹旺者始以戎籍隸山海衛旺生玉玉生
通即公祖若父也皆以公貴贈右副都御史通娶于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繼楊贈封皆淑人楊以弘治庚申九月初一日舉公
公少卽英敏年十二補衛諸生屢試高等嘉靖四年
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權稅河西
監兌湖廣皆有廉幹聲晉山西司郎中督餉大同太
同帥李瑾者馭士嚴軍中不附屬虜窺塞下瑾令卒
浚濠四十里週虜騎刻日竣工衆譁攻殺瑾守臣以
閩詔遣卻承爲帥劉源清督師討之叛卒懼欲誅首
亂自贖源清不許趣攻之終不能下乃相與謀城可
灌也公曰雲中重鎮以數十叛卒隳其城非計且鎮
人何罪而以爲僇乃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源鎮撫

獻徵錄 卷之四十

王三 曼山館

王寧等歃血盟討賊而私察賊黨馬昇楊麟皆有才
略可用也爲請貸其死界三十金使自募士昇麟遂
計擒亂首黃鎮等九人斬之又捕斬許章等二十六
人縛獻王寶等二十八人內外警伏公乃開城門延
諸制府大帥直指使者以次導從鼓吹入拊循城中
城中人皆歡呼動地曰微詹公我曹皆魚肉矣自變
起至事平凡五閱月焚掠無算獨公所部錢穀尙存
秋毫莫敢犯論功晉光祿寺少卿以艱歸除服補尚
寶司卿晉南京太常寺少卿隨權僉都御史巡撫甘
肅日肅地與諸番犬牙時肆侵掠公宣布威德勸撫

兼施境內晏然魯迷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大帥
楊信驅以禦虜死者九人公勛信夷以好來而用之
鋒鏑傷向化心且示虜弱非計也 詔奪信官厚恤
死者棹車送歸國夷皆悅服大同巡撫趙錦與帥周
尚文不相能事多肘掣廷議公故于大同有功宜徒
公大同 詔從之虜以數萬騎入公與尚文禦之黑
山斬五十餘級殺其一酋論功晉右副都御史賜金
幣明年虜復犯中路鐵寨門鴉鴿峪且將深入公嚴
兵遏虜衝而遣游騎四出邀擊斬獲甚多虜遁去捷
聞賜金幣公又修邊牆一百三十餘里爲堡七堡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王西 曼山館

墩臺一百五十四虜自是不敢窺大同 肅皇帝喜
甚璽書褒公賜金幣晉俸一級代宗充灼與其黨張
文博等謀爲亂使告虜若來吾爲內應又遣人焚諸
草場絕芻牧以困我師公偵獲之充灼等俱正法論
功晉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當嘉靖時虜張甚其大
酉帳直雲中日蹂躪塞下人情皇皇而公爲撫翁公
萬達爲督尚文爲帥相與戮力戰守邊備大修虜入
輒創去最後以數萬騎犯滴水崖裨將董賜江翰與
戰死之尚文遇虜曹家庄三戰三克所斬虜過當拳
其旗捷聞晉公俸一級隨 召入以右侍郎攝曹事

屬當防秋公條上十策皆施行隨轉左而公病矣
 卒為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得年僅五十二余
 嘗聞雲中變起永嘉當國生用兵莫敢撓其議唐公
 以一曹郎從容籌畫弄叛卒于股掌之上不血刃而
 全一城微公吾不知其禍之所底止也而公卒建節
 其地抗方張之虜而奪其魄此其功不百世祀哉自
 公罷歸虜闖入震驚畿甸大司馬死西市史臣遂謂
 公能以智免是殆淺之乎窺公矣銘曰詹來自閩乃
 隸尺籍再世而昌勲施竹帛業業雲中為國北門帥
 殘卒騎禍費斯屯師環其郭五日不下萬眾震驚有
 誅無赦挺而走險其蔓難圖惟公紆畫戮厥凶渠終
 朝廓清萬室按堵開門納師前歌後舞鎮人德公匪
 祝伊尸其後十年公來視師虜一窺邊大劔而竄再
 犯再奔斬馘無算惟 帝念勞返公于朝將畀戎柄
 以遏奸驕公言臣病不任羈縶 帝謂汝達於汝賜
 玦公歸無幾遽返其真荒原寂莫行路酸辛 今皇
 聖明靡幽弗燭綸綍輝皇夜臺朝旭豐碑突兀偉伐
 是鐫司空所樹萬禩無刊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一目錄

兵部四

侍郎

傅鳳翔

鮑象賢

吳嘉會

賈三近

郎中

吳峯

陶滋

員外郎

周岐鳳

楊繼盛

主事

梁焯



引除

謝蘭

趙孔招

蕭廩

許孚遠

陳愷

李學詩

陸震

王冕

兵部四

侍郎

贈右都御史兵侍應臺傅公鳳翔墓志銘

何遷

明興虜伏漠北不敢窺塞下乃窺塞下自正統間始
時朝臣率多明習邊事亦類以勳伐著其前遠不大
傳弘正以來馬忠肅文昇劉忠宣大夏其最奕然顯
者也嘉靖初楊遂菴一清王晉溪瓊王荆山獻猶以
此擅聲於時乃後朝廷崇尚文治學士大夫相競藝
文經生以當事內外臣諱言烽警循至庚戌秋虜突
越潮河川而南散騎迫都城外都城人由正統而後
至此始再見虜於是相顧驚走司馬部莫知計所出
虜不得創去 上大怒誅司馬部尚書及失關隘守
者乃下議練京管調各鎮兵合而北征而命關以外
儲餉以待 上撫膺歎曰誰與任者諸廷臣皆言撫
陝西副都御史臣鳳翔可鳳翔歷邊塞蓋久往撫甘
肅及今官能使邊卒出死力虜中聞其名咋不敢出
氣鳳翔瑰偉閎達識大體臨事奮激不回必達其志
先臣一清瓊獻輩也 上欣然曰是嘗再為御史者

察知其人固朕意即日拜公工部右侍郎改戶部
治餉公馳至宣大間求諸鎮蠹盡得其根節穴竇
伐掃宿室工老胥不得伏匿饑次第備 詔入為兵
部左侍郎總京營兵攝九門遠邇入見便殿 上慰
勞之公頓首伏地曰臣有死報 陛下爾公受眷命
思捐軀以從而同事武臣又橫肆反側巨測公復以
豫防為憂京營兵故愒半役闡寺家其役者率市人
法勅之則流言而噪公出入諸營日邑邑不解求所
以振起之夜訶九門達旦而後罷先是由陝趨宣大
在塞上者三月神已憊至京管憂瘁叢沓遂病比病
或勸稍就攝公曰吾已身許朝廷矣不聽日暴染入
營其不能入營僅數日遂卒時辛亥六月晦日也壽
六十五 上聞之呀然語輔臣曰鳳翔魁碩何疾遽
至此又曰渠與儉人居安得不憂憤死嗟悼久之蓋
公死憂瘁無他疾苦 上知之久矣乃為之不能視
朝者三日下史臣製文論祭有司驛送營葬有司以
邊功請贈右都御史正治上卿錫之 誥而蔭其子
一人入冑監讀書公治戎風略甫見而遽革而虜警
且未息於是朝士相向咳噫哭公於邸者莫不盡聲
公卒先五日太史奏犬星殞有聲如雷占在文臣當

武事者公生死所繫豈獨公一身哉天固恤之矣
姓傅氏字德輝家縣應臺山下其先出河南唐縣元
季始祖曰貴者避兵於應山即惠化鄉家焉高祖曰
信洪武初以辟舉爲開封府別駕曾祖曰敬祖曰某
父筆山公曰揖正德末以貢任甘肅行都司副斷事
擢同知直隸和州事母劉氏方公舉於鄉時筆山公
在和州夢撫臺至見之則公也又夢持誥至封僉都
御史後公撫甘肅值 九廟恩和州公封如其官母
劉封恭人公幼而喆靈氣韻絕羣弱冠補邑弟子員
和州公家故貧公力學被服卓犖好執禮衣縵茹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吳山館
無隋容無闕語流輩見公所畜持不敢與甲乙試輒
得高等正德甲子舉於鄉嘉靖改元癸未登進士授
知河南上蔡縣吏部察知其才戊子取至部以爲山
東道監察御史庚寅出按江西清軍伍踰三年壬辰
坐薦官屬賢謫直隸徽州府推官時權貴人意有所
銜不欲薦公不聽遂以銜公遭劉恭人喪去丙申服
闋吏部奏公前謫非罪 上見公名命與給事中李
士翱皆還原官於是公復爲御史公初爲御史好直
諫 上多喜納侍殿中班進退有容每奏事聲鏗鏗
有亮節 上恒目之故有是命尋出按浙江踰二年

已亥擢福建按察司副使視海防齋賀過家遭
公喪癸卯起復仍爲副使蒞陝西洮岷兵踰年甲辰
擢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未至會虜番交侵甘肅 上
命廷臣共舉能巡撫官者毋論秩次於是大司馬漁
石唐公大宗伯存齋徐公而下八九公皆以公名聞
乃進右僉都御史撫甘肅踰年甘肅夷靖改撫江西
踰二年而陝西虜警適亟吏部欲得公拊之進右副
都御史還治其地居一年 命督餉治戎公爲都御
史至此凡五遷強半在師旅而由關外至京營其任
爲獨重公願而玉立豐頤長髯垂腹背負踵在庭中
挺然出人望之山峙壁起輒生敬就之與言坦中虛
度款款見腎腸不存城府而中截然有限界公少時
筆山公遊甘肅每誦述遠菴晉溪所經營於虜番東
西者公輒心解札記慨然起曰士苟得志所不能以
天下爲已任如諸君子非夫也逮入仕侃侃計安攘
沈變握奇日益弘練朝士習聞之亦謂遠菴晉溪荆
山後不可無公故公邁跡率見諸師旅而敷貴爲治
不俟籌畫焉治上蔡刻廉厚下不以法勢逼制其氓
心諭諄曉之使其勸差等氓籍立之門外自第高下
執版入不施一箠而定上蔡故無城正德中居於寇

公築之製圓石拽至令贖罰者斃之不徵一錢未除
年上蔡遂有城民生祠焉清戎於江西與他觀察者
分事同心無間專折民以不擾司理於徹徹故善訟
公先平讞庭無宿爭復為教使擇利便母以小忿構
大獄公詞色愴怛訟者泣下有延數十年者輒相喻
而退俗溺堪與家說數喪或不一舉公束之以禮否
則罰於是牽羈習尚者皆得自遂治微未期月復為
御史按兩浙察官劬靈興學作士與俗相恬愉會征
交南屬造海艘御史以繕治聞公以金帛其在洮岷
撫定諸夷夷聞公階文州諸將意在邀功請大伐公
曰土番故熟夷非北虜天子以其納款臣之消稍
竊發中國所時有非叛也番居接民壤連兵結禍非
國之利也於是宣序恩威整旅臨之使獻首禍者餘
不深治邊圉寧便洮岷極陝以西民番雜居不稱禮
義之國習為亂爭公曰二衛久為華服不置州建學
何以化導其民於是疏上遂得請俗由此興比擢山
東邊民攀轍哭隨之甘肅西控嘉峪關外諸番而北
遮虜之牧河套者兩地警並至公首繕關壘完板幹
責諸將飭士馬以俟虜掠鎮蕃莊浪公策險要出輕
騎掩殛之斬首四十餘生得五十餘韃馬夷器牛駝

以數計者萬餘虜遁去不敢西下諸番代有雄長土
魯番既奪哈密地其他吞噬紛出頃年稱雄者馬黑
麻速擅為甚適擁眾至關阻貢道張聲示亂思效故
時所為入而屠掠內地公開關示備勒兵數萬臨之
乃進酋長於城下諭以朝廷神武鞭撻四夷獨念
西戎遠在關外貸以不殺若等儻不畏禍出關一戰
無噍類其母悔先是酋長謀知公多算有備及聞公
令鼠怖頹顧稽顙悔罪請割諸衛故嘗隸瓜沙哈密
地以獻事聞上嘉悅賜白金彩幣褒焉西事甫定
會江西水寇竊據鄱陽勢將扼吭朝廷患之以公
嘗按其地有感望移往治之入境羣盜望風去公乃
悉力填撫崇教弼刑抑豪植弱清虛糧德健訟先有
司率作之居二年民用大理南昌首諸郡而近徭役
獨煩下藩司議所以一法均施者政由是平彭澤江
間有山曰小孤獻皇帝嘗過而賦詩上命建廟
亭其上山峭削石激之水涌奔不可近有風畏莫敢
言公上疏請建於北許合南直隸費治之重役不為
江西病公在陝西體嚴而紀密至甫二月擊藩梟不
共職者四人禁諸司不得遣與史侵下吏乃下廢市
行令端委府中不市一褐陝三邊餉饌甲續皆集公

積盈縮酌緩急革冗員釐濫供懲積而逋者一人以
侵漁首者免罪積負趨來溢而盈數萬六月不雨公
貶服徹從禱又不雨訪民俗于和者衆皆言喪久不
穴婚暉陪產每踰時公下令七日不葬五日不婚者
底罪已而大雨庚戌虜犯畿內西夏相煽以起今法
至秋巡撫進固原總督進花馬池相望節制公與大
司馬石岡王公議公治花馬以外其內予獨任之於
是經營交續將士受命虜偶入內外互選之遂大捷
御史疏公爲稱首上大悅不復西顧其進少司空
司徒督宣大餉皆兼會都御史公馳赴懷來朔州獨
石陽和詣塞三月所折儲備足防二秋將士不呼庚
癸踊躍思戰入京管上數以兵事問公對曰營兵
四城分練輪出關借助兵勢使見虜庶可責戰是惟
朝廷法行毋輕變文武吏忘身爾時議者欲選真
保副遼通州兵入京管會練上問公對曰營兵誠
弱強之亦有道請祛私役自近始軍法旣一訛言者
服上刑則無不可用義兵去鄉無固志且日費金千
兩內帑不給非便宜令隨地練以待庶兩得之上
皆嘉納數賜牛酒寶纓焉公以壯猷樹殊績仕二十
八年被勅諭者十二詔見者四疏凡五十上皆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七

吳山館

體時務所必出公在管僅二月其武臣與公同事者
踰二年乃敗竟誅死而邊防由此益弛折公憂瘁並
切卒以殞其身所早見至是可究辦矣假令公不卽
殞則摘姦發逆以靖國豈俟二年後哉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八

吳山館

通議大夫寶治尹兵部右侍郎宛溪謝公蘭

志銘

王崇古

公諱蘭字與德先世鳳陽壽州人明興運祖興從

征北伐遂定籍山西代州振武衛與子輝以文學起

家登鄉薦為府推鐸子璽登進士位會憲璽生四子

俱登科第次國詔舉於鄉母崔淑人故封京田侯儒

女太傅都尉元姊也方妊公夢神人以夢授懷古曰

生子貴且昌乃生公幼穎俊為祖會憲公鍾愛長授

書伯父御史公孳孳日長進少失怙恃教訓哀憊孝

養祖父母朝夕稱焉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丙戌登

進士第初授真定府推官適 詔清三宮皇庄公承

委踏南宮寧晉二邑地存多水患主者欲益畝賦公

為民爭主者恣欲奏及公公毅然曰吾寧獲咎於上

司不忍貽小民千戶害會臺諫直公議主者竟不能

奪自是直聲大起二邑民立祀尸祝焉旌取授御史

出按遼左肅邊紀數功罪遼鎮以鐵面稱繼按浙省

貞肅有體簡禮於時宰乃外補山東臬司僉憲時運

河塞公承部委疏濬底積奏聞加俸一級歷陝藩恭

擢河南憲長左轄所至以廉明稱過督撫觀察成歷

數公德望夙積騰薦劾凡數十上縉紳稔聞公

嘉靖丙午推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命巡視

西陲地外供三邊西備番虜兵民事繁公素抱經濟

疏上方略陳安攘大計數事 上俱許可居常覈軍

實括民隱禦虜防邊嚴吏寬民省財恤將靡不究心

率作陝士民訟之歲丁未秦隴大饑民嘯聚山巖劔

關道阻公請帑賑恤率諸屬陳兵論盜成解散捕其

渠魁三五人置之法民賴以全活者鉅萬奏聞 上

嘉其功晉二品俸賜金幣會督臣誤議復東勝咨公

同上便宜狀公力言其不可謂必挑禍殃民貽西顧

憂時藩臬中一二少悍迎督臣意以抗公公即大計

直指其罪狀咸斥去將朝議未定公矢以去就爭之

未幾督臣得罪議遂寢人益重公忠練有執云公疏

謝病歸 詔不允已酉秋乃召公工部右侍郎尋以

考績得 誥封祖父母父母如其官陰子為監冑君

家先後登科者十數得封蔭自公始鄉人榮之庚戌

為兵部是歲秩滿犯近坊 肅憲怒罪違本具左

為公南寧太僕卿尋 賜以原職尋公自歸山謀

于耕讀日愈德泉石若忘其貴 諸鄉先生為社

以誦文履嶽海間 國家有變故鄉咸然憂形於

色得告與體 莊皇帝 在甲者階一

等公預焉年七十有九而卒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雙山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傳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隆慶二年正月卒詔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如例象賢直隸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選授御史出為湖廣僉事部署江防以獲盜功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南用師嶺表滇南皆為之騷動象賢力沮其議累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越二年巡撫雲南平夷酋那鑑之亂尋陞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時山海寇盜縱橫出沒象賢設方略勦捕斬獲幾二千級以功陞一子為國子生改南京兵部左侍郎尋免家居久之起家巡撫山東尋陞兵部左侍郎以老乞休卒於家象賢為人廓達練事多大略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世一

雙山錄

兵部左侍郎趙公孔昭傳

趙孔昭字子潛那臺人少有奇質言動不凡年十八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任鄆陵知縣清慎明敏尤長斷百姓尸祝之後 詔為監察御史出按遼東時遼將李錡不法咸寧侯仇鸞恣橫言官側目而難於先發公首劾之繼按福建風紀凜凜權豪斂手再按兩浙會倭寇猖獗大肆殺掠塵 世廟宵旰有 詔切責撫臣勦之即以巡按御史紀功罪一不當即寘重典當事者難之時督撫某結歡權相氣燄薰熾異已者傾擠立至時應天撫臺曹公橫被陵轍且欲誣以重罪公對眾抗辨略不少遜事竟寢會監乙卯秋試前督撫陰置所私欲其子中式微以示意公公即出示令勿唱名其計遂沮及試錄成某序多溢美公盡削之簾內外諸執事相視有變色吐舌者次年平倭績 上錄公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尋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一時疑獄多所平反戊午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命甫下丁通議公憂歸服闋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時點虜入寇京師震動公同總督江公統兵星馳直走岔道虜遂遁初宣大巡按董

公欲以功狀上且云當得陞陞公力辭之會科臣煤

孽論劾公不俟終日以行時庫有羨金數萬守者為公請公竟不取癸亥丁張淑人憂服闋會 穆廟即位復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起用巡撫浙江舊官闈服御倚辦東南中官織造歲不停遣尅滅騷擾民不勝苦公抗疏罷之又條陳時政十事 上多嘉納焉戊辰陞戶部右侍郎尋陞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地方時徐淮間大水民甚苦之公夙夜脩荒政題 請蠲賑外仍發官藏數萬金招商易菽粟哺之全活不可勝計准人至今為誦公德云科臣有忌公名望者承人風旨乃以河淤誣奏公回籍 今上即位復起公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時順義雖稱款塞事實叵測公徧歷險隘指畫方略每秋防未嘗解嚴也歲報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及遣大臣閱視疏公功最又蒙 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尋奉 詔以右司馬原官協理京管戎政其回部管事痰火劇發遂請致仕公剛方廉介言動真率不設城府且無世俗依阿渙恣態故官轍所至每有膺功偉績雖聞值沮抑

公殊不爲意也歸家十年春秋墓祭外靜坐觀書蔬
食布衣宴如也嘗題趙清獻琴雀圖云德馨何事更
焚香琴鶴隨時亦覺忙但得洗心無一事只將義命
作行藏又題楊伯起却金圖云清夜孤燈獨坐時關
西心事總天知卻金自是公常事太史標書似好奇
年六十五而卒計聞 欽賜葬祭如制外遺疏稿并
詩文若干卷

敬錄

卷之四十一

十五

曼山館

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吳公嘉會
銘 王家屏

國家之邊鎮九而薊鎮特重自嘉靖庚戌虜闌入薊
塞直薄都城 肅皇帝震怒謫薊守臣戍嶺表而擢
今少司馬吳公授之鉞薊視庚戌以前又特重矣公
在薊日夜庀戰守具起居庸盡山海關初脩石垣四
萬丈甃敵臺峯堠二千六百座有奇卽其地分爲十
區區設叅遊兩將軍分統健卒合之凡八萬人人子
怒馬堅甲長戟利鍛軍容煥然一新於是薊樞虎豹
九關天下險云填薊七年虜匹馬不得入塞於令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十一 曼山館
爲上捷 肅皇帝褒賚之甚優晉武本兵且大柄用
而爲相嵩所忌中讒罷歸歸三十年卒今 皇帝追
念邊勞遣官臨祭營兆域如卿臣禮而公之子通政
君蒙持施進士所爲狀來徵銘某里中後生辱交通
政君善則不可辭誌曰公諱嘉會字惟禮別號南野
系出楚湘陰唐荆南節度使師道之裔國初諱受者
從 太祖北征屯代遂爲代公六傳至寧寧生秀並
爲公貴贈封皆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于妣王
贈封皆淑人公少有異質九歲能文詞諸生時督學
陳試其藝最拔置河漢書院舉嘉靖甲午書院第一

入明年成進士投行人司行人當選臺省以年不及格由司副轉比部郎有盜夜殺人壩上斃其貨賊曹拷掠旁近人具獄公察其枉特令頌繫而陰使人跡盜盜得賊曹坐褫官公從此有聲郎署間矣辛丑擢山東僉憲歲設法賑之多所全活明年虜深入太原謀飲馬河濟公以臨清海岱間都會議城其外郭簡練材武士以待虜止不來甲辰小清河決築長堤捍之瀕河居民得無漂溺詔賜金綺乙巳轉本省藩叅青州豪糾眾數十百人率礦利直指黃欲會以爲劫公曰此屬片微可解何足煩兵急之恐鋌鹿走險耳不聽豪果與顏神大盜合執吏逆顏行而黃乃悔不用公之言也單縣妖人楊惠等聚徒數千僭署將校流劫四省官兵攻之不下公單車詣壘宣言曰棄仗走者爲良民不且孥戮衆聞論鳥獸散獨遺兇渠憲副改備天津庚戌遷陝西右叅政未任而薊守臣被逮卽日拜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鎮邊務公至念戎索積弊首條上更始善後十二事咸允行府咸寧侯鸞柄戎政氣峻張甚議剗孳顏諸屬良公慮其力尤不可第討禽導虜元惡哈丹兒等一二

輩以獻上悅晉公爲副都御史填撫如故甲寅師重城完以公發卒助役有勞賜白金文綺其春虜犯河防提師擊走之秋虜二十萬騎入潮河川橫亘幾百里公擐甲登陴督兵力戰俄一虜攀緣上及堞我軍斫其腕墮虜氣沮分道攻他壁更八晝夜公設大管待之有二酋並馳而前應弦倒乘其亂矢石俱發所擊殺無算夜仍募敢死士研其營虜大驚潰宵遁上聞遣司馬郎卽軍中勞公賜緋衣一襲晉兵部右侍郎蔭一子國子生乙卯春虜萬騎從馬蘭峪入寇公約大帥逆戰於郝家莊未陳忽大風起塵霾蔽空火銃震虜駭以爲天兵下也墜馬墮崖谷蹂藉死者如丘斬首虜三十級奪獲馬五百人畜千餘而還捷聞蒙賜金綺無何虜犯古北口我軍禦之虜忽移帳避舍公策虜伴退意將夜襲我也則伏兵隱中而器於山巔伺之見星胡騎果至伏起砲發虜大驚自相刃則東走桃林冷口徘徊久之不得間以出其秋復寇昌鎮攻唐兒菴不利引而西公策虜西必趨大石嶺預發健卒往據其險虜至我軍縱上下備石連斃數酋虜計窘却走是歲也虜二寇三北不得入上大嘉悅賜璽書褒勞加二品服俸

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焉丙辰召還爲戶部左
 尋轉左改兵部奉命閱六師校諸將材武上下稱
 賜羊酒其冬以三品再考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戊
 午攝大司馬事虜圍右衛告急公夜草機宜十二事
 封奏 上既寢起就御榻索燭誦之王音琅然卒用
 其計退虜浸益親信而相嵩父子入邊將賂數屬公
 以私不聽見謂異已則嗾言官撫繕塞事搆罷公公
 性至孝每之官必奉兩尊人與俱日三朝焉躬視膳
 寢而後退在薊滿三載績兩尊人業膺封誥紆章服
 嗜睡七十歲人至是歸依左右恭鞠奉觴時談說
 古今賢哲事佐其娛歲元正若聖旦則朝服北向稽
 首祝 天子萬年曰非賴主恩何以得侍衰親有今
 日也自是戎政大臣缺廷推首公 莊皇帝卽位詔
 舉耆舊及可遣閱薊邊者復首公其它臺省部使薦
 公疏無慮數十而公雅意不欲出製山人冠時時冠
 之諸貴客過則辭以野服不敢見今 上登極還公
 秩致仕有司以鄉大賓敦請公爲一行不再往闕闕
 西郊雜植檜栢構環翠亭其中每清和時芍藥盛開
 延諸姻友輩賞之歲以爲常忽一夕譙圃中樂飲詰
 朝疾作遽不起是爲萬曆戊子五月距生正德壬申

三月壽七十有七公儀觀修偉美髭髯望之如神臨
 事斧斷刃游若若乘林之無舞而沈深有識謀必萬全
 視躬謹嚴動止具有尺燧至與人處則襟宇夷曠無
 親疎咸樂就之海鷗可馴也所著有奏議十卷詩二
 卷雜撰十卷藏於家

獻徵錄

兵部右侍郎贈尚書兌囑蕭公廩墓志銘

陸可教

往可教之視公疾也息微屬耳而視炯然而語瑯然
意天幸殆有瘳乎乃又越明日而公歿矣歿之日猶
手具遺疏大都謂身受 國恩心長髮短不能報塞
為恨章半不成而氣絕嗟嗟人死則精神或先撓之
公豈異人乎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謂聞道則生死
為巨暮而其生者常在也斯亦公學之一證哉當
公為御史若中丞時孤行一意時方尚苛絞右培尅
乃獨以務行寬大弛利與民取忌嫉而公恬然無動
蘇律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曼山館
也已時事一更諸名公多爭自發舒以見同異而公
又恬然無動也識者以此重公嗟嗟此特其眇淺者
耳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與之變又況其外之儻然
者耶公姓蕭氏諱廩字可發別號兌囑系出梁長沙
宋季有良載者自太和徙萬安七世而生尤溪令學
敏又四世而生潛江令續潛江令生乾元以御史請
誅瑤瑾 廷杖幾死尋歷官副使所至有聲民尸祝
之副使生賜為零陵令以強項取嫉拂衣歸歿祠祀
於閩是為公祖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祖母王母彭俱淑人公幼穎異嗜古於學無所不

窺已聞良知之說於筭歐兩文莊所自是墮黜見明
潛心理奧嘉靖己酉舉於知乙丑舉進士隆慶中出
行人拜御史首因地震疏請加禮中官又引律爭貴
人秘獄及論採忤旨御史某臺議重之會有 詔簡
風裁御史覈諸邊鎮兵食數時趙相貞吉行大夫事
度欠用公陝右至則疏停三鎮入衛兵汰諸幕府所
占標下卒數萬令無得影射以蠹軍屯罷固原楚府
所遙隸護衛出所隱歿田二萬頃以實邊而歲饒邸
八千金是役也減內帑費歲二十萬餘而什伍不知
蓋大司農憮然心折矣則又請以公還視苑牧陝故
蘇律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二 曼山館
有牧苑七前使者多私右之至占邊氓土田數倍而
孳息加縮公請以苑僕卿貳兼本地藩臬官以絕偏
右之弊而盡覈所浮額均賦之歲贏萬七千金而民
牧稱兩利去尋又奏減絨褐織造歲鉅萬計又上培
養景命疏直以宮掖太廣恩幸太博為諫 先皇帝
初手其疏怒甚俄而報聞蓋微有槩其言也己萬曆
紀元而公首奉簡命按兩浙吏積公至立決如
神手雪冤獄以百數奏黜墨吏蠹民者若干人諸所
行罷成可軌後尤加意教本次第新宋文憲方正學
以下諸公祠又請祀王文成於學宮不果則肖其像

天真書陸... 講辯焉時柯國方厲... 而又以... 爭諸司所增歲課及白諸註誤... 相左得 旨以不諳法律切責然以其名御史也... 亦無以中之尋有京營之命俄改視京畿選太僕寺少卿督京邊馬政故事薊昌諸鎮季上馬數太僕大帥欲專其事議罷之公引祖制力爭而止尋轉太常遷南京太僕寺卿奏減江北馬價歲五萬緡居久之改光祿寺卿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陝右屬歲大禋再疏請賑又請借沿邊積糧授法哺食所全活無慮百萬會 詔大覈天下隱田而當事競以增賦希柄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吳山館

... 賜白金文綺先是公令海上卒即倭非大舉必生致之以防僞殺既而遙覘若倭船者數十迫而擒之皆驅出捕魚民也悉解縱之其他諸善政大都視前... 而興修水利清賦役均田畝疏減尚方織造大... 陝右重以威望夙著諸屬吏不嚴而治矣久之... 南京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右侍郎以疾乞休不允... 改兵部再以調度功 賜白金文綺又論陝右功于誥命贈祖父如公官再以疾乞休不允遂以四月二十四日卒於位公前後誥勅者四至是子祭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吳山館

葬如例仍贈兵部尚書云公內行修整事通議公及彭叔人以至孝聞嘗悉俸入買族田數百畝以贍貧乏約束以禮義自奉甚非所居僅蔽風雨塵埃全積泊如也詩文雄勁自成一家有集行世而其所論學大旨別有微言二卷茲不具錄云嗚呼公嘗獨推程伯子謂直接顏氏之傳而其所操行則斤斤於叔子之矩矱其於文成良知之旨單詞頓悟而不襲世儒脫落懸虛之習所謂醇儒者非耶

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石葵賈公三近墓誌

于慎行

萬曆丁亥嶧陽賈公由中山開府入為大理卿以親病謁告歸里其後五年壬辰朝廷用兵朔方事在司馬廷臣爭言賈公可任即家拜兵部右侍郎趣召詣闕公復以父母年高疏請留侍詔旨敦趣益力而公以背疽臥數日卒矣兩臺馳奏上遣守臣臨祭賜金管葬如已任法蓋異數也太公柱山先生年八十餘日夜悲思則述公生平手自為狀遣孫樾來請誌予讀其書未竟於邑太息曰嗟乎吾乃遂銘吾賈公耶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五

吳山館

世以來用經術修明為魯大師至太公益修文家教授不由師傳而季父筆山先生亦以治經百與公在師友之間蓋公未冠即廩學宮文聲大起從二父試更為舉首嘉靖戊午舉山東高第隆慶戊辰成進士名次為東省第一以博學宏詞選為翰林吉士館師旋趙二公亟稱公韞藉器識目為豪傑又二年庚午授吏科給事中歲中歷轉左右明年已巳西南夷安氏舉兵警殺詔遣公往問狀時太公司訓內丘年滿六十公以誕日過其邑稱鵬學舍太公大喜即日解官以公為御而歸會安夷事定召還使者公業已奉太公過里固不忍離去入其時新鄭在位言官多所附離公不能從因請告里居今上嗣位即加拜戶科都給事中至則以登極覃恩太公封如其官母為孺人是年新鄭去位江陵當國權寵甚於新鄭稍伏一時臺諫有所論奏母敢不關決者公時長諫院歎曰安有天子耳目臣而趨走相門如白事更吾不忍為也數有建白先上公車後送副封而陳可否侃侃指畫相君無以難之公在諫垣所議吏治民生皆匡濟大略不為文具最著者平江以長樂戚晚出鎮楚服有所邀求公抗麻劾之立解其將蕭藩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五

吳山館

旁支繼統行金錢貴近求先王湯沐邑租以公再就
勅奏其請不行內監請以關市權租領入少府公謂
此邊儲所仰不當歸之私藏示天下私事亦獲寢及
宅所論救言官彈劾彊貴皆人所不敢言多與政府
相左詳具奏草又二年甲戌以久次權太常寺少卿
其年車駕初祀南郊以禮官侍祠賜白金緋幣三
斗考績太公進封少卿母進恭人改督四夷館稍遷
大理左右少卿會江西撫臣缺議上公名有詔更推
或請其故相君曰上遣中使人問問十年進士處
拜中丞豈有故事乎公微知相君指因以疾請奏格
不覆其明年庚辰乃遷為南京光祿寺卿道中改北
名還而公方省親里門因上疏再告許焉居久之江
陵卽世吳門柄政顧收海內士望部使臺諫交疏薦
公越二年甲申乃起為光祿寺卿至則用前皇子
生覃恩大父及太公贈封皆光祿卿大母謝孫及母
陳恭人贈封皆淑人其年八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保定等府會車駕秋祀山陵亟馳入境交代
提兵防護事竣乃至行臺延見吏民宣布科條使列
上便宜以次興軍二千石長吏咸受約束毋敢惰弛
乙酉使者行邊還言公所部備禦有狀賜白金文幣

勞焉丙戌西輔大饑民多死徙公日夜憂勞累疏
賑詞旨痛切上心為動亟命司農條覆賑如中
丞請公因以詔書德意下記在所曉譬貧民各安田
里以待豐年母得漂流客土為人蹂踐一切停罷徭
租大發廩量口賑貸設厰千餘區賦吏煮粥日食
男女二十二萬餘口可數月罷宅省流民多出其境
別具食道上哺之是歲也晉代關河方數千里同時
大侵惟西輔之民賴公全活皆於室屋為位每食必
祝臺諫言公救荒有効宜令久填畿南而公且滿三
年考矣及有大理之命得代北上而聞太公夫婦小
病亟圖歸省輒具疏請告有詔報可兩尊人既見公
歸病皆立愈公日進醴醢珍異多置園亭花竹徵樂
佐酒以娛侍其意或御太公安車遊名山水間為歌
詩相和而筆山先生亦罷博士歸兄弟老白首相扶
也公當此時自顧天倫之樂不知有人間事矣公去
西輔閱邊使者又至復上公修守狀及壽君行賞以
徵發車徒勞再賚白金文幣即賜於家東省兩臺又
交薦公才行至是歲軍興乃以本兵召入而公遂不
起矣嗟嗟悲哉公為人自誓修長鶴姿鶚立器宇軒
豁風神備朗魁然偉丈夫也持已當官端方墮落無

所阿曲而溫厚坦衷不為峭岸深機以自崖異其說
說世故上下古今口如懸河風生四座卽一咲一語
皆有旨趣令人慕思自為諸生淹貫羣籍無所不窺
作為歌詩清爽疎宕咳唾立成同遊諸君服其敏捷
自謂不如也所刻有先康生傳寧鳩子東掖奏草澤
志諸書公數為予言嘗紀左掖漫錄多傳聞時事蓋
釋官之流未及見也居家孝友恩義周狹嘗約宗人
為社月朔讀法董以典訓別為義倉積貯以贍貧族
又置學田若干為諸生費及所濟里人婚喪尤不可
及紀述有疾苦或殘更為累輒為請於部使多得弛
免族鄰爭訟和以禮法曉勸使之講解不為言吏也
嶧陽里俗故淳而公家世施德義為人所懷及聞公
卒撫棺行哭者甚數百聲亦難矣公生嘉靖甲午
正月卒萬曆壬辰七月得年六十歲

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公孚遠神

碑

孫 鏞

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公者德清人也諱孚遠字孟中
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卽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
之學登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十月授南漢衡主事督
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廉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宜
載甌入都胥人每倍困之公人令計舟大小為額商
人悅焉運舟入閘例輸米舟五石名曰纜價公欲革
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堰千石
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遠近頌者藉藉四
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
勳益冢宰胡莊肅意也胡公任南參贊時以汰營兵
事知公非徒以講學也而文選郎中胡公汝柱方錚
錚自附講學每引公款語先是選君高貴不輕與新
進交一談胡公乃爾然皆講學家常語道已所得而
已而諸寮詫其事以為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
得則爭問公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目而一二同
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不喜
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一時講學諸公亦少橫學
諫多為之羽翼間巷誼傳謂將欲盡易置諸大臣襄

毅心憤之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為次前傳
不論而公則已滿一考適考功主事缺胡公以俸欲
起公襄毅不允止調驗封垣墻間因有訛傳銜者益
刺骨矣然前俸有深淺亦不可槩不論至近歲竟行
隆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
人幾半公有後言楊公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後三年
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
起公考功主事即推廣東命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
李茂許俊美復張倭海上助為聲勢公發十策大約
以水陸夾攻為要頌即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石
城村一軍軍烏嶼兩魁大懼公遣使諭之即乞降且
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掩降者覆之茂俊美復
逃去一方皆驚公見事急即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
隔曰必活汝賊泉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
人身隨公來公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 詔
賜金旋移閩臬會新鄭罷復閩察公謫兩淮運司判
官是歲隆慶六年也是時一榜所黜皆高黨公乃高
所麾又銓部例止黜一人已有東明穆矣何復及公
則以掌考功者乃夷陵即前同年友銜公深者也公
意將遂終隱往見一菴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

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
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
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公遂之官萬曆二
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
遂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考功
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摧人如擲
天下從風而靡公由然自如亦不存舊吏部意嘗謂
江陵問及馬政公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種馬重
負累苦其肥乃日步作之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
若取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匹厚給芻
豆止取餽息飽足猾問之若何衝陷如燕人語舟且
豪貴占恡者多是皆可裁夫銖銖民血何為守膠柱
失爰穀因陳便宜四策初江陵亦浸爾致詰不謂公
響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盛傳之吏部歲
時有公會凡舊新任者咸在一日偶會公不在王夷
陵出公手簡與眾觀之大都王欲自款其德謂忌者
欲處公以府若託申閣學居間或可免而公拒之甚
力且仍作昆弟語眾咸愕相視無何建昌之 命下
矣公明於經世之大體沈細有斷余素敬慕公至此
始識面公亦弟畜余每相過談世故公所權衡必究

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凡邊情漕務財利及
細事皆酌論一一皆有措置法不徒指弊蠹也其論
人不過刻謂濟世須才若止律以品誰不能者即獨
矜品品卽下何若才者猶實有益於世逸大將李勣
大將戚當事者重倚之人或病其專公曰將材定難
今但二人換鎮卽心折矣是時方又令守任其處公
知府非徒摧抑寔冀久羈之然寔不出相君意人皆
謂江陵擅威福諸如此類衆皆默遜彼當之彼則不
辭斯則其善取權者也公守府廉謹無庸談尤以敦
教化爲務大約如黃穎川韓馮翊規模不廢講學新
城舉人鄧元錫篤行著書公甚重之親造其廬謁焉
十一年入覲抵京因攜鄧叟所著田史示余余曰可
濟世否公曰未敢輕許然是務寔踐人也是歲余掌
選以公俸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鄒給事元標特薦
薦公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
然甚敬舉人王之仕又前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
皆積學不仕公移書當路薦之後三君得徵以公爲
之地也三年權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
水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
界

縣系與公契因共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隄成公
請發帑金萬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饒獲者數千
會都御史李公材以瀛事被逮公與李同年以講學
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其死耳而南
道某遂劾公 詔降二級降外歸數月獲送考封公
終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浪傳乞封本兵
議許之衆論不然方紛紜未定然其端原自閩發之
公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簡營兵請帑金六
十萬貯以備符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及各府巡司
清海地課諸雜稅不關司農者悉并入稅局由是餉
漸充而民所供顧減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
島酋相讐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中
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然至親見司
禮道其實謂卽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善後奸人惑
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公中策也公文念
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故在也而
不甚嚴開出入者往往皆是且入懷一篆符至急時
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其禁皆官
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法得行而

海患亟 詔允之閩人便焉饑民嘯亂劫會城

避匿公開門待之陰受方略捕治數十人遂定及獄

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而已呂宋

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為賊公

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其國罪商人海外感

德焉有府同知甚貪公廉得効之以疏會按院其人

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語侵公公

不為意朝議兩是之然公禍萌於此矣講學者多黨

公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

以事囑則謝不與交又南昌一講學魁亦以請救拒

絕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何以救之見中及戊閩中

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公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

秤公近之矣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

郎是時倭未平公既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

書料理諸兵事當事者以公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公

在南都以開曹又盛講學與禮部楊公起元俱以部

堂為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

適宦南都二十三年外計已謀以冒濫中公至是復

借講學造端遂不可解公抵清源聞之以病乞 詔

不允比白簡上復 特賜留然公意在必歸矣五請

得 允歸家不殖生產亦不如二疏行樂日

以講學為務嘗以所著論語述寄余蓋公于陽明

服膺然所講者非良知派也生平質直不滲飾之

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

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然彼口語

亦坐此矣公以三十二年七月卒 詔子祭葬贈南

工部尚書錄一子子大受今業國學無二也墓在

烏程官澤山銘曰

賈誼不公卿國史曰未為不遇主且前席兼施名樹

如其遇吁嗟乎許公信數之奇雖歷卿貳贈正卿夫

何以為陳力南工移南銓以北非絕類也而眾忌已

歸雖名予告寔與時違兩相修卻病夫乃一尾鹿未

暮年內察復及之彼相既銜銜相者乃求疵下石於

甯惟恐起有時左官九載駕部隨伍楚相最難合適

有合竟為眾沮少參且斬僅出守府督學關西晉貳

京尹縱轡康莊前跡盡泯一書鳴義後起旁吻翻方

舉忽鍛志士有憤輾轉數階始晉中丞振武敦仁善

政有經胡因小隙頓構青蠅雖陟棘寺旋佐司馬彼

心未忘讒說仍播彈力兢兢竟退在野君子滿 朝

執袒為左榮遇幾何如許坎珂夫以公之學與才使

登龜要以贊。明時霖雨八紘。豈不偉哉。卽不然。其言行其志。伸異已無猜。正氣猶扶。猶慰吾儕。今所遇如茲。孰主其裁。然而公守益堅。其講學不衰。抱道以終不朽者。來俯仰古今。何合何乖。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七 吳山館

兵部武庫郎中吳登

王 登

登字為人好學攻文而尤有詩才為詩思冥搜句妥字帖喜學唐人而時出新意與人交不立崖岸當官勤慎而無隳事以是人愛重焉汝礪占南畿解試三試禮部不中冢宰三原王公巡撫江南間召與語因極陳民間諸弊傳以經史指掌盡地裒哀不休王公驚焉贈之詩期其大用君復以詩諷公公益奇之及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進員外郎又進武庫郎中武選武庫皆劇司君自曩者好從容嘯咏而終日抑首據案鉤考簿牘意不能無少望又質弱多病醫者不審安投之藥遂至不起嗚呼豈亦其命然耶嘗以進士治大臣葬道聞母計遂委事徑歸當道者難之君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

王 荃

上之十二年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絕者將不次
用之於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陳
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既又謂若君者不宜寘之外故
所舉率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
疾以卒君諱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
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
武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
選固劇員怨業勢輒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五 吳山館
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為法曰凡繼絕
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
也君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
且後人雅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校情
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穢
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微
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君任守
既定物情遂戢蓋其任也久久則精而私弊盡絕其
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
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霄

於乎其可哀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五

吳山館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前參政

志銘

于慎行

郎中李公者竟之東阿人也諱學詩字叔言世居邑之苦山舉嘉靖辛酉山東省試歌鹿鳴於濟諸同遊新第皆美冠服自喜公獨衣布單衣叅其間不肯更服客皆共視偉公以為非常流也乙丑舉進士第授山東曲知縣陽曲治在會府百司所取給又近北邊轉輸饋運長吏叅焉公天性精彊有治辦才朝而趨府晝而考憲夕而修令以星出入夜分乃寢為治取明罰飭法令在必行不避豪右即太吏下記有不

狀徵錄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三

吳山館

於決獄如此隆慶辛未召為刑部員外郎三遷至武選郎中草彙武選主天下軍職圖籍充棟郎不能一一閱曹掾以其間受昧上下窘諸武吏郎傳舍其官以為去其太甚不一一程督掾往往馬驚行睨郎公每逢選月即謝絕人事竟日坐署中校其功閏即有秋毫之奸無不燭照又屬武吏告曰若等號紙明白即不賄掾掾不敢蔽即無號紙以千金賄掾亦無為也掾有好欺公輒笞罵之曰若以我為何等郎撓吾法者立死矣故公掌選數年曹掾嚴之凜凜而武吏以時襲官無所留滯然公勤於吏職兩任煩地又處

狀徵錄

卷之四十一

四十四

吳山館

刻薄以至於病精力疾治書不少暇逸主爵以公為郎久且推以為副使未及上而病日亟謂告還里登舟路河行二日而卒廷中諸公咸痛惜焉公為人長身玉立狀貌甚偉莊格有儀不妄笑語其議事平法率一言取中而是非可否確有定守不少回撓侃直陰重於世俗媿阿之態若未嘗視自奉簡薄不為華侈其吏長安閩戶下鍵疑塵滿席投刺如雲少所延接其天性廉峭寡交乃爾然其中洞達平易不為睚眦諸生時貧故人親戚遇之或不以禮及後貴顯其人往往愧畏而公相待如初略無芥蒂識者以是服

之生嘉靖庚寅卒萬曆庚辰年五十一歲

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先生岐鳳行狀

劉球

先生周姓諱鳴字岐鳳以字行家吉水之泥田世以
 儒宦顯至宋季有諱應龍者為時儒宗其子京孫直
 寶謨閣上言詆賈似道奸邪知事不濟棄官去直閣
 之子厚以經術教授鄉里先生曾祖也祖聞孫以元
 至正辛巳鄉貢進士薦入史館修宋遼金史上書請
 以宋為正統時不能用即輟史事去為菴溪真文書
 院山長考諱觀贈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妣李
 氏贈宜人先生性敏悟襟懷豁達言論侃侃如也才
 識尤高邁過人其先世貨產素饒遭元亂喪之而故
 額尚存 皇朝龍興有司按故額頒役而產益削先
 生年十四五即勤於幹父蠱早夜無少休不數年復
 其初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為桐城儒學訓導桐
 城學校廢弛生徒多不知學先生嚴立教條講道勸
 課有方諸生喜得師亦勤於學自是決科躋仕者相
 繼皆曰非周先生之教不及此也丁外艱服除擢即
 墨主簿以明敏謹密為藩司所重遣同御史僉事往
 益州辦強盜獄盜七十八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
 執不與辨先生察其人皆以宿怨為盜所誣指從容

蘇傳錄 卷之四十一

以其故爲御史僉事言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
得名者譬曉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
興賦卽墨軍需錢七十餘萬先生具奏地濱海門鐵
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
所司又令卽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米數已而復
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先生復奏民無信不立今
民既輸豆又徵其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
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詔報曰可
坐累下繫會赦免民留之不得相率送至於淮皆涕
泣而別永樂甲申徵授國子監學正明年 太宗皇
帝幸太學賜學官筵宴襲衣先生與焉未幾上以漢
王失德由輔導不得人詔選端直之士爲之輔遂擢
先生漢府紀善先生亦慨然以輔成王德爲已任時
王府有從征軍三千人不隸籍兵部又據有諸衛草
場縱下人於外攘民物所爲不法類此者先生輒具
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且王素蓄不臣之心雖開寶
賢堂名爲延問羣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經營奪
嫡計先生心知之作實賢堂箴累千言寓規諷之意
其中莫格其非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重兵出
入威震中外先生言王宜抑兵威退守藩臣之禮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七

曼山館

啓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官無故詬先生先生
不堪其辱以白王王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先生
於朝下錦衣衛獄欲置以重辟時 仁宗皇帝以皇
太子監國詢知先生以數諫王得罪非有他故降爲
長洲儒學教諭到官與諸生講學不倦每大比諸藩
交聘爲考官歲辛卯之福建甲午之浙江下西之福
建所取士多得人秩滿陞國子博士至南京召見於
文華殿慰諭甚且曰他日當大用卿其遇知 仁
廟如此丁繼母憂服除用薦陞兵部職方員外郎時
方清理軍籍職方多事人謂先生儒者必不勝其煩
及事至剖決無滯人始服其能三載考最賜 誥命
奉直大夫追贈其考妣歸燎黃於阡尋復官宣德
中甲戌改仕後四年以疾終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四十八

曼山館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鶴山陸公震墓志銘

章 懋

正德己卯四月甲申兵部員外郎陸君汝亨卒於官僚友為具棺以殮厥配徐孺人携幼子自京師歸其喪諸孤奔赴及於中道遂相與扶觀而殯於中堂予往哭之卜宅尚未定也又明年始得地於瑞山鄉瑞山祖塋之左以十二月十有四日殯而厝焉其孤近仁親仁衰經踵門拜且泣曰先人少嘗從游門下荷教多矣今仕而登朝不幸死於其職願先生哀而賜之一言誌於幽堂以慰先人於冥漠則雖死猶不死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聖和

景山館

矣予謂汝亨之死重於泰山而見素林公為表其墓足為不朽之托若予之昏耄垂死言不能文者何足為輕重哉因謝不敏而近仁兄弟堅以母命為請不獲卒辭乃按其執友董道卿之狀而述焉汝亨諱震姓陸氏汝亨其字也別號鶴山世為蘭谿純孝鄉人曾祖子昭祖宗南皆不仕父敬夫贈文林郎泰和縣知縣母陳氏贈孺人汝亨自少穎異出眾年十五以父命入邑庠與同里黃夢弼共學皆大志不屑為世俗之習與邑中名士姜仁夫賈夫輩過從論學時或入山大為讀書計既而累舉不第乃與夢弼來從予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景山館

遊子語古人為己之學及先正截斷為人之語心須講學克治知行並進然後可以有得於是務為窮理脩身孜孜不懈弘治己酉遂與夢弼並以易舉於鄉會試禮部夢弼先第而汝亨未偶怡然而歸築室白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皆有程課講求玩索必求有得慨然有志於天下凡古今事變經濟大略一皆理會以為天下事無不可為者一日促裝將往禮部忽值母疾遂止不行日侍湯藥夜焚香告天請代及歿而哀毀瘠甚殮殯及葬祭一皆以禮不作佛事繼遭父喪禮亦如之喪畢後以祿不及養欲絕意仕進文有遺命不可違也乃循例北上適予亦被命承乏南雍而汝亨復來卒業講磨精至遂以戊辰登第差往諭雲南諸夷竣事而歸銓曹選授江西泰和縣知縣始至即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于上司而不便於民者即詣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於眾務得情而後已時逆瑾擅政以通澁誣民邑中船戶該償銀兩以萬計于連數百人諸邑皆急徵於民汝亨極力辯白而盡釋之鎮守中貴歲取貢緡亦為告免得減其數民賴以甦其學久弛則飾文廟新祭器

增築學舍使士皆肄業其間而刊示宋諸儒講義使
之誦習每與諸生論學必以忠孝禮義為先而重建
忠節等祠以風勵之若社稷貳壇譙樓貳亭皆新之
又毀淫祠及新創寺院正陋俗其行鄉飲則賓介必
推其齒德之尊者不濫及也其行養老則擇其高年
之有德與淳篤者而以齒數給之米肉絮帛不泛與
也其與鄉宦相接必加禮貌不通私謁也其獄多滯
囚皆立限完結無淹禁也其俗好健訟則日勤聽斷
庭無留訟也府差下縣凌辱官吏取索害民則中文
本府凡推徵追捕隨事緩急定以期限使其後先完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曼山館

梁得非者無非欲其相安於田里時地方盜起則立
法使民隨其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二三
家推其有材力為眾所服者為約長少壯者編為
伍各備器械分夜巡警守望相助而境內以寧已
而江西各處盜起嘯聚山洞攻城池掠府庫甚至官
亦被執時汝亨北親始歸議欲築城先事恤民乃重
減科派加血小民操備民壯倣武侯八陣圖法演習
武藝朔望躬詣教場校射士氣爭奮賊眾環視不敢
入境因而措置築城內為磚城周七里有奇外築土
城十里以補其不足所用磚石工料諸費規取有方
民不知勞僅兩月而成功富道嘉其能城下郡邑皆
委汝亨經畫又用調取狼兵撫按促回計議接應汝
亨謂狼兵所經擄掠其於劫盜乃請總制出令兵船
不許灣泊若一船泊岸則刑其船戶十船為幫以次
抵岸領受支應不許紊亂由是人皆肅然兵過後又
取用於軍門而永新陰等縣黃栢等尚皆所督守
擒獲賊首某等以功受賞又委督操袁臨吉三府兵
快以防後虞而諸公每有旌薦必以為稱首焉已而
秩滿三載致績赴部謀最遠任未幾以急缺風憲召
用民庶灑涕攀留遂相率為生祠祀之府石之京而

銓曹拘於年例不果入臺乃授兵部武庫司主簿
勅追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本部委令看本數目每
與中人相忤辭不就改差督漕及督稅武學又差巡
行紫荆等關深歎武備疎略欲加整頓則多苦掣肘
又因論彭中丞及胡憲使事與當道不叶已而野志
時有 大皇太后大喪 聖駕自北狩時僅數月
復有旨出狩汝亨抗疏謂謹太禮守大法以隆治道
事開陳仁義指摘時弊憂深而情切義激而言直幾
獲重譴賴大臣力救而免既而陞署員外郎吏曰官
持帕往謁印綬監汝亨獨不往遂移疾欲歸官長日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三 曼山館

博浪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參合爲一疏
署以進其疏所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
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
其上逆龍鱗下忤權貴也疏既入日待罪 闕下是
後在廷羣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二百人已而有
詔以汝亨與黃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
餘者皆杖之而同負鉗校以跪於門者五日汝亨六
人又三加訊杖而坐繫一月黜降爲民餘皆降調有
差汝亨在獄中嘗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
同獄人皆處分後事汝亨獨無一言及出獄還舍其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四 曼山館

使人速出視事吏胥郎曹迭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
事迨秋而大駕復北狩不復可言去矣但以時事日
非憂悻成疾屢欲求歸求南求外皆不得越明年
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武選郎中黃
君伯固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 天子巡狩無非
事者而一遊一豫民獲休助固爲善也今乃巡遊無
度而流連忘返使民言讒作惡而供億煩費爲郡邑
之憂吾輩雖官非言責而與馬侍衛之衆皆所職守
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藝事之諂乎
况聞寧府久蓄異謀欲爲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諫有

兵部武選負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

盛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叔山忠愍者謚也 國朝之

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 皇

帝御極翹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

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蔭子應尾為國

子生而 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在上國逢

難云初公舉嘉靖下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

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

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負外郎當

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

與虜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

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眾心 詔錦衣衛

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

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負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

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

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

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

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高十罪五姦請

名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 黨與布滿中外

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莫

一 名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 詔逮公訊

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

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許傳 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

杖也或遺之蟒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

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

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甕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

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悚公顧

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雷作忠魂補

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

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

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

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

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割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

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

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

稍微用去訊擊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

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

或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
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 王君世貞
爲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
黨駭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
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
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
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 上地忽震 先
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
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
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王世貞 吳山館
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郭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請
戍嶺南又二年御父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
死時應尾尚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
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
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
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 恩卹于
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曰精忠諸
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
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

有諱伯源者奉 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
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
七日生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
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子時爲祭酒奇公
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
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于衆
數謀于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于 恩卹之及
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月 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
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
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叅君狀
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
益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
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 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
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就並我銘揭之爲
世鏡
楊忠愍公行狀 王世貞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
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
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又三

世爲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公兄繼昌矣。已復勝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始就襁褓有可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看言。門當驟大豈是子耶。然公僅七歲而曹竟捐。陳。如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在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然曰。夫幼者任牧也。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林徵錄。卷之四十一。五十九。吳山館。冥至十二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逸屋行且溫。誦日所聽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纒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持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公既爲諸生數從有司。爲不利家。益然益以勸苦其術業。

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損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入。石穀廢著居曰。毋涸乃公爲也。公遊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過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名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錙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已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緞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林徵錄。卷之四十一。六十。吳山館。高第段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遊。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大夫非吾所反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先後革日替精。誰何其試。吏母得假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

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大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
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埙篪之類諧而合
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姬吾語
汝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
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
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悅若悟
者起箏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
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
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足以
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
訣錄 卷之四十一 六十一 吳山館
言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
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譽奈何中之
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中誘而投火
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
兵入援嘆嗒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
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其明年公滿三載之
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
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有志於
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爲兵部車馬司
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

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
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
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
也虜踐躡我陵寢度劉我赤子而先之忘天下之
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
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矢天下
之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
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矣天下豪傑日
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
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戌之變
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餼介
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者五矣往者邊臣私
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
社稷者幾希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矣伏羌之
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
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
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
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
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
財力而董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

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李三 長山館

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爲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癘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憎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日

之安以見效外迫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州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清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勅無然之顧懸俺答之首於菜街以示天下萬世疏矣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怵憤曰昔十日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李三 長山館

致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效共其職冬月受請諫竟莫弗倦臨洮民翁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其公曉而公相俸祿益之束贊買東山超然臺切棟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廉各關開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二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澤石以贖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

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檻予之乃傲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漑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鬻責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誓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詔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

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教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

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
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
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
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
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
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
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
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
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
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
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
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
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
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
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法一
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
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
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顯

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
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
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
己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高
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
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
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
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
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以子世傳傳於人
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
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謨疏議欲使天下後
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
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
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
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
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
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卽
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非袖入

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在
可知矣是嵩能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
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
大丞相小丞相之語此縱姦子之僭竊也夫罪也遊
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
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廷歐陽
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
為巡按朋姦比黨講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敬忠冒兩
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
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製符鶴又告併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七

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
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
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
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
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陞嵩父子於時嘗自誇
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
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
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陛
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
於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
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
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肯受顯戮嵩之罪惡又
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
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情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
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
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
令不戰及陞丁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
吾為密賊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給乃大
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
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

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
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
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
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
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
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
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
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
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
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
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
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
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
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
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
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
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於
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累加撫卹
之恩豈足以富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
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一

七十一

晏山館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
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懃者貪如盜獫而亦
應用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
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
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
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究其本源
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
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
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
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
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入於至
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
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
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扎之以伺察 聖意先用
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
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途
逆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
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
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
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儿疏到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一

七十二

晏山館

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厥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瓜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厥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于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撥

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孥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鷺與嵩鷺已殛死獨嵩尚存嵩之姦惡又倍於鷺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

虜長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
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
平何有疏奏 上恚公憲而相嵩方以他事得 上
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
王嗜不憚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為嵩改耶獄具
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
吾自有膽何蚺蛇為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
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
碎筲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
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
獄散錄 卷之四十一 七十五 夢山館

嵩謂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上
之王先生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
而卿胡植郭世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
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蜚語聞 上竟以十月朔
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
年可也復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
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
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益慷慨曼聲
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 上采御
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
獄散錄 卷之四十一 七十六 夢山館

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請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
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
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儻之耶將奈國體何是
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為貴而公當出朝
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
至相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齟齬若
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齟齬固當
而又竊指公二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
也 上意且惜公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
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司業王先生子難謁相

高削籍奇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 天子崩道詔褒
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
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諡忠愍用
御史郝君杰言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
所選為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
謂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
知 先帝之怒公至儻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
格嵩嵩之奸於後天下知 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
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 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

公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
卯之九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氏處士梁文燧
應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應
居太學生娶訓導李君某女次應某娶都御史王君
適女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配者也而
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願去者令其人在不
重悔恣然下汗叩 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
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
貞曰先子之沒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志銘也將渡
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君子之狀爲先容不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七 晏山館

兵部職方司主事梁公焯傳 黃佐
焯字曰子南海人與相同登進士嘗過蕭從陽明
學辨問甚敏帝理悚然有陪拜主客主事已卯三月
上議南巡與姜龍等十七人上疏諫止 上命罰
跪五日杖二十 止駕遂行會佛朗機夷人於舟
末等 自石入貢至南京江彬領四家兵馬從
上遊家導 大者亞三謂 上言而留之北至京師
入 夷館不 跪禮焯執問杖之又番人寫亦虎先
與其婿木里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武大
臣時彬及錢寧用事二夫人者或馳馬於市或享大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八 晏山館

皇太后詔旨誅彬已而大者亞三等就獄稱本
華 爲外夷所殺於是與寫亦虎先等皆伏誅有
詔佛朗機不許入貢以嘗弑其君也新政旌別淑慝
焯嘗諫被杖陞俸一級初舉人武陵莫元亨與焯同
師陽明陽明使元亨往寧藩察其逆狀比濠爲陽明

所檢乃指元亨同謀下 詔獄死焯捐俸為備棺斂
嘉靖初改司職方聞弟計而病遂予告歸養宜興醫
上周衝送之及別謂曰益莫善於養心損莫甚於多
慾焯佩服其言卒於家年四十有六

徵錄

卷之四十一

十九

長山

兵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王冕 朱陸梓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萬安知
縣歲手徵涼叛所過屠燒無孑遺諸郡縣長吏多望
風潛去冕聞變即奮義募勇得死士數千人會都御
史王守仁帥兵至冕以眾從時我軍已復南昌濠解
安慶賊遂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甯橋士
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王守仁憂之俄而風順
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檣建昌人語就賊艦
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焚溺死者無算濠易舟
挾宮女四人而遁冕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并
獻濠餘 卷之四十一 八十一 長山

伯其下府實有差而冕仍知萬安縣久之稍遷兵部
主事守山海關甫五旬而妖幸作亂侍吏欲拽冕
避冕曰不可吾有親在乃亟趨毋所執兵以衛賊
冕執之以刃脇不從遂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
少卿仍命有司建祠祀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

卷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二目錄

南京兵部一

尚書

徐琦

張純

蕭維楨

程信

原傑

薛遠

張瑩

張悅

王繼

王軾

林瀚

柴昇

劉機

張潔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目錄

陶琰

李充嗣

秦金

劉龍

湛若水

張邦奇

胡訓

韓邦奇

屠楷

潘潢

張時徹

李遂

郭宗臯

趙天祐

吳嶽

戴才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二

南京兵部一

尚書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徐公琦墓誌銘

魏驥

景泰四年三月初四日徐公沒於南京私第之正寢

上聞嗟悼遣南京禮部諭祭命工部營葬公諱琦

字良玉世錢唐縣人家素饒財以祖被徵累謫戍濠

梁再徙寧夏公生寧夏姿英毅自幼耽嗜經史時四

方名儒達士流寓寧夏者多公從之游難疑質問至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吳山翰

忘寢食先生長者樂與之進而器重之至慶王亦

知其為人召勉之曰吾封內讀書者少異日惟望汝

出色為朝廷大器公俯伏受教由是益加策勵未

幾以蔡氏書中陝西試春闈中乙榜入太學卒業

游祭酒胡公之門學尤倍進再明年登進士第人多

榮之以寧夏之有進士者自公始也既第擢行人司

行人奉使足跡幾半天下在在著水蘗聲陸刑部陝

西清史司員外郎改北京行部兵曹宣廟即位命

兵部清理天下軍伍尚書張本委公專理其事事竣

調行在兵部職方清吏司既而上慎簡廷之有為

有守者使安南黎利權署國事公與虜陸行在通使司右叅政以行既至利拜命畢遣人議相見禮公曰吾奉 上命至爾主盡禮使者印所以尊朝廷禮何庸議利聞即起拜坐下坐所佩毫無所受及還命清理天下軍職貼黃陞兵部右侍郎 上復命公資勅問黎利往年抗拒王師之罪定歲貢常例至則利死利于麟尤為險詐公宣布朝廷威德曉以禮義示以福禍辭旨英暢一國上下無有不俯首帖服者由是虜即感戴 上恩乃鑄金人一以代躬謝仍備方物遣陪臣以進闕廷還朝公奏臣有寧夏戎籍未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上 曼山錄

除 上命兵部除之復命考察南直隸官吏公黜陟惟允士論多之尋奉 勅叅贊總兵官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機務正統己巳胡虜犯邊 上以南京根本重地特陞南京兵部尚書仍叅贊總兵官豐城伯李賢守備南京機務京衛官軍悉聽節制降 勅有清勤公正茂著才猷之褒金織襲衣白金之賜有上言往年分調官軍丁口之在南京者宜悉送北京朝廷欲行其策公即會六部議曰南京實國家根本凡舉措不宜輕易今調昔者所調官軍遺下人口往北不下數萬其中安土重遷者多人心一恐恐

不可測者乃即與六部上其議事遂沮拜 勅有祇事國家勤勞茂著之褒白金文綺之賜壬申秋九月忽遘疾上疏乞解印綬 詔不允命太醫院擇醫調治賜誥授資政大夫命下之日猶能力疾行謝禮竟以是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公端方重厚智慮周密蹈規矩謹繩墨人有非義干之者公亦不拒亦不答至於論是非則辭色毅然不合於公不止自領叅贊來凡所授 勅書不下二百餘通於所委任無敢毫髮愆墮至不待有命凡所宜為者又無不竭力為之若武學既建而師徒苟簡傲屋以為講肄所公嘆曰此豈足為 朝廷教育賢才地哉即具奏擇京城西南高亢明爽之地一區以制學材木瓦甃有所未備公捐俸以足之又曰有學必有廟古之制也即又首捐已俸為倡經營締構平生篤於孝友嘗以祖父沒皆為葬寧及及返故鄉每念一至輒泣淚下曰吾老矣望他日或吾志必吾子也祖德富父木恭俱贈資政大夫中書兵部尚書祖妣李氏妣李氏俱贈夫人

張大司馬純傳

大司馬名純字志忠南郡龍洲里人先世皆以積德
 行善著名公生器識不凡眉宇秀異洪武辛巳歲入
 郡庠為弟子孜孜問學永樂丁酉中湖廣鄉試辛丑
 登進士第宣德丙午 宣宗章皇帝召拜四川道監
 察御史庚戌加賜勅命其父文玉如其官癸丑丁內
 艱守制於家時荆南值旱災人民缺食饑饉展轉弗
 克聊生公力謀救濟先出已所束銀帶及家人簪珥
 之飾貨米為粥以食之不足又勸荆衛達官各展已
 財以助賑給故歲雖歉而全活甚眾正統戊午起復
 改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言論褻謔奏言屢陳 太
 上皇帝知其能特拜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
 巡撫畿內諸郡考察羣吏凡兩至揚清激濁風紀肅
 然所上章言時政詔皆允之越二年勅調南京都察
 院如舊官公端本澄源務振綱紀舉賢良黜貪暴諸
 司庶職咸畏服之癸亥欽給誥命父母妻皆封贈明
 年奉勅清理在京五十二衛所官軍精銳者俱入教
 場操練公簡教有方威信服人戊辰欽陞右副都御
 史奉勅監督南京軍務景泰辛未欽給誥命自祖以
 下皆增封贈是年冬特陞右都御史壬申欽賞銀幣

甲戌春奉勅陞兵部尚書兼督京府守備機務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五

德山館

南京兵部尚書蕭維禎傳

蕭維禎江西廬陵縣人初名兆以字行宣德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正統初有旨汰冗官維禎在遣尚書魏源奏留之嘗錄囚直隸等處全活甚眾未幾陞郎中又陞大理寺丞扈駕北征土木師潰維禎得間亡歸時潰卒多未復者有令過期不首罪之維禎言方今人心洶洶招徠之猶恐不至若反罪之是逼其歸路也從之是年冬陞少卿明年進卿有尚寶丞楊壽年垂死家奴刑部坐以死維禎曰殺奴而死則殺平入者何以加之遂得釋壬申加太子少保明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英廟復辟調南京遂陞南京刑部尚書已而調兵部參贊守備機務成化元年以病致仕成化八年三月卒賜祭葬如例謚文昭維禎精敏強毅有才幹讀書通大畧其掌憲度尤持重僚屬敬憚之叅贊留務鎮靜知大體為時所稱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六

吳山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蕭大

碑文

成化三年秋九月 蕭大 南京致仕兵部尚書 兼大理寺卿 休寧府 蕭大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子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先 問 大 子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休 寧 府 蕭 大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曾 祖 諱 長 古 效 吳 氏 贈 其 子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間 考 諱 成 俱 以 公 其 贈 其 子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獻 徵 錄 卷 之 四 十 二 吳 山 氏 張 氏 俱 贈 入 中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年 第 進 十 年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臣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飛 舟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致 以 備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銳 氣 以 備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海 都 城 都 督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可 躬 督 守 止 寶 有 月 以 蕭 大 引 去 崇 泰 元 年 命 公 充 副 使 特 節 冊 封 華 陽 王 妃 凡 王 府 有 餽 遺 悉 却 之 歸 隱 左 給 事 中 辛 未 九 月 英

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國太子書言皆
切其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是亦隆祥之
之實以警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聖中聖右
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寇深奏倉官吏卒盜
糧一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
碎百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令故為此斛置人
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愛去轉
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
羅綺進攻破其黑虎三捷諸寨天順丁丑 英廟復
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公為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八 夏山館

納命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
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
寇都御史因併劾公聽胡命事言妄奏調南京太僕
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
復以愛還河間成化紀元 今上皇帝卽位起復公
於兵部又轉左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
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
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鷲池又
分四路兵期會於大壩將士依公方畧用神銃勁弩
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
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
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
察九姓土僚之附於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
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白
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
瘴癘荐興舊恙復作至是公四上疏請老不允辛卯
春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復上言兵事可更張者
五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
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叅贊機務大臣廷臣交
章薦公為宜 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

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
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 上重違公志賜勅
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於家之語明年公還休
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得壽六十
有三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
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累陞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
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公儀觀魁偉性資
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
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產
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漫山錄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傳
原傑字子英山陽城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
御史巡按江西能聲超擢江西按察使陞山東左
布政使適歲荒民饑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召入
為戶部左侍郎奉命河南巡視民瘼既而畿內大水
朝廷發官帑遣官分濟命傑總理其事全活甚眾丁
內艱家居時江西盜賊竊發江西大仕諸朝者謂傑
得江西人心非任傑不可乃詔奪情即彼督捕事寧
歸改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流民奏設府衛各一州
一縣八以行都司總轄之凡招流民以戶計一十九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漫山錄

年意外之變一旦潛銷默定其功蓋亦不可掩云

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遠神道碑

王 鏊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十一

曼山館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十一

曼山館

薛故家廬之無為州國初大司空相從高皇帝起淮甸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戰番陽克湘江拔姑蘇下中原累著功勳機務必預嘗遣督軍餉帝曰卿功已應世爵茲行為朕蕭何可也遷進大司空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子靖安瓊州安置永樂甲午十月生公於瓊公諱遠字繼遠少穎脫奇秀宣德壬戌登進士第授戶部雲南司主事景泰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覈貴南直隸逋稅得其羨餘若干萬歸之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抉逋隱邊人賴焉天順改元以公使交南還進本部右侍郎尋丁母夫人憂時河決河南詔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分工授任決口遂塞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蠲災賑饑伐材為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公以戶部侍郎往調兵食論其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賊平陞左侍郎二品俸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運不至命公往視至則滌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十三年乞致仕許之十

五年詔起公南京兵部尚書恭贊軍務是年冬

辭不允明年正月詔許致仕弘治五年三月進

大夫八年某月日卒年八十有三公於禮樂兵刑天

官律曆無不涉獵尤執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

奏劄悉出公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

內外遠近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

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

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同僚有惡囑託者輒怒色

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不可而止何怒為論駁吏則

曰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長山

也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

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子中書舍人丕將奉柩

歸葬無為之某原求于言刻隧首於平公以孤童起

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八座名顯天下其可謂一時名

臣矣公嘗謂人戶部多積弊使吾久於任一釐正之

國可富邊可實民可安也惜未及行而其志則可知

矣銘曰捐捐司空興運首遭文經武略為時蕭曹山

河之誓官及而闕宿社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計相進

大司馬出入勲名孰與齊者既老而休濡須之丘焯

德昭終揭於道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

諡莊懿張公鑿墓誌銘 李東陽

公諱鑿字廷器姓張氏累官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

尚書階至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封至祖考妣廕至其

子卒諡莊懿遣官諭祭賜葬於華亭車墩之原公在

正統末舉進士景泰間初命為監察御史方北虜內

寇承勅往北畿河南山東西清理馬政密雲謠言有

不軌者公受密命往察且撫定之按宣府大同有都

御史于犯法公按其罪并劾其父罷之以宣府將佐

多冗請分置獨石諸邊歸總諸道奏贖事繼承勅巡

臨清按治豪猾餘黨悉散天順間再命為江西按察

司副使風裁清肅吏不敢欺三命為按察使有贛州

賊作亂公預捕獲功賜白金綵幣四命為陝西左布

政使督運邊餉用不告乏五命為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寧夏城皆土築始斃以輒導河流以溉屯田

若干頃管帥兵行邊與賊戰歸所虜男婦及牛羊器

械賜勅褒諭滿四叛王師出固原公劾守將致變者

寘之法時寧夏屬地多承樂所置降虜 朝廷慮其

為變公受密勅撫之如密雲間遭父喪起復巡撫河

間諸府值久旱給民牛種俾不廢業復承勅勾稽戎

獄賴以平反者衆甲辰進命都御史丁未轉工部侍郎憲宗升遐與議山陵事 今上嗣登天寶在朝大臣相率上疏欲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弘治元年遷禮部與議先皇大喪禮已酉遷吏部天下愈推爲人望庚戌授通議大夫癸丑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時大旱應制進言時政公陳遵舊章卹小民崇素儉裁冗食禁濫罰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 上皆嘉納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憲度清肅寮屬協從出其門者皆風裁表表乙卯轉南京吏部尚書慎選賢能上章論薦居無幾 上以留都地重戎務彌殷必欲得人以稱委任在朝公卿咸以公才望老成薦改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公宣布德意恩威並行將帥悅從中外敬服公嘗自謂未學軍旅之事懇以盛滿弗戡求去不聽丁巳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與考如公官祖母楊母陸皆夫人八月內以疾乞休致弗果已未連前疏七上始賜俞允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特降聖書至有完名全節之褒仍月給米二石夫四名戒行公卿大夫供張都門外輿馬塞途觀者嘆美奚讓二疏哉既歸年七十七卒蓋致仕後之四年也計開

上念公歷事累朝特遣官爲營葬事諭祭於家者三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覲覲迄不爲動 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欲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後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字或有言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見風俗奢靡日甚嘗有言樹屏間曰客至山僕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建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 李氏藏書

南京兵部尚書王公繼傳

李 濂

王公繼字述之號椿菴晉待人也祖覺王父瑄俱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公自幼神采聲音與凡兒異甫五六歲即能誦詩讀孝經不與羣兒戲正統戊辰選入開封郡學大肆力於二載禮天順己卯鄉試中式成化丙戌舉進士戊子拜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督理兩淮鹽法滿滌夙弊 國課以充辛卯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二十

室分封忻州者虐縱特甚公疏其罪 以聞詔遣中貴按治竟幽其首惡餘黨悉寘于法忻人大悅太原郭外有惡少守瓜圃見少婦抱孩過欲犯之婦怒罵惡少乃誣告婦盜瓜瓜二又以平日所失瓜盡誣之公廉婦出令取大瓜二償之仍給留孩償平日失者惡少喜亟取瓜孩不能兼公叱之曰汝為壯男子且弗能兼抱瓜孩矧一孱婦孩在抱不可下又能挈二瓜行耶惡少慚沮服罪高平富民牛氏子殺人賂其塔代死民婦某氏後姑誣以不孝二獄俱成公辨其冤塔與民婦俱免牛氏子棄市人以爲神祭已巡

撫陝西都御史馬公文升以邊塞屯政久廢邊儲匱乏疏請才力過人者往任之擢公陝西按察僉事督

理屯田先是屯丁恃頑弗納租歲以爲常公一切繩之以法自權貴始不數月逋負告完公乃令造魚鱗冊四至昭晰易於稽察甲午巡撫榆林都御史余公子俊錐削邊山自榆林東抵清水管工役繁浩公董之刻期而完丙申巡按甘肅監察御史許公進惡邊民水利爲勢家奪乃以其狀聞 上命公兼督其事乃令造河渠溝渠軍民田畝冊量地多寡以時分漑自是豪強者不敢專其利西人至今德之戊戌鎮守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一

晏山韓

中貴劉祥侵占塞下田公上章劾之謫 裕陵司香已亥擢原靖邊兵備副使奉 勅撫安高橋等處土達公繕城堡慎烽燧造兵車火器先聲遐振虜不敢犯 宗室在平涼者訐構大獄逮繫千餘人巡撫都御史程公元徽公按之任怨推鞫盡得其狀奏 上奪首惡者爵其次減祿示懲辛丑擢山西按察使父老咸迎拜道左踴躍喜曰廉明御史復來也晉俗自新正至上元好施獄而 宗室皆載牲饌香錢器具竟中官府獄中莫之禁公諭示不可風頓息汾州宗室不法事聞 上命巡撫都御史何公喬新按之

徽公往勸公執法窮詰無少顧忌疏入 上幽其子
勅責其父前是有希進用者奏山西紫碧山有石膽
能延年 上遣中貴探求經年不獲民皆告病公下
車令取小石子一升以示中貴中貴怒曰汝等不肯
用心此擔塞耳石膽載諸古書何以謂無公曰鳳凰
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矧山西連歲荒歉民不
聊生何為久擾於此乃毅然上疏寢之人稱其有回
天之力癸卯丁范太孺人憂歸屬官有聘諸途者悉
峻却之丙午免喪改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受民詞
批臬司公罪其告者並以中貴濫受民詞入公移中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三十一 吳山編

舍以居公渡江即指已資買民舍為公居後至者
焉南都士大夫至今以為美談丙辰召入為戶部左
侍郎提督京通倉場糧芻丁巳九載考績進本部尚
書仍總舊職公以朴忠受知 孝廟特賜大紅綵織
官袍以示寵異辛酉改南京刑部尚書 一便道展墓
賜寶鑑千二百錠為道里費抵家未逾月復改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典司留鑰云公老成持重歸然
為黎庶具瞻縉紳標表凡處京畿大事不動聲色而
悉中機宜內外臣僚罔不帖服癸亥夏四月乃以病
乞休 諭留之 命方下而公逝矣壽七十有一訃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三十一 吳山編

罪飲藥死科道官劾論交通大臣某 上憫其人衆
悉宥之翌日早朝空班謝罪惟公與兵書鈞陽馬公
弗預垂紳屹立無怍色焉當時在廷諸臣雖荷 朝
廷優容不究然亦漸罷去之而鈞陽祥符之名自是
益著嗚呼卓哉二公其斯以為大臣矣乎

徽錄 卷之四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致仕贈少保王公
墓誌銘 李東陽

今年春 上釐正舊典特嚴贈卹公安王公適以訃
聞吏禮二部最公功行既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
復特贈為少保蓋公為尚書以平蠻功加太子少保
以致政加太子太保至是凡三加而公不及見矣公
自 憲宗朝為大理評事累遷右寺正奏獻精覈嘗
奉 勅錄四川囚活百餘人勘陝西 藩府大獄不
避權貴擢四川按察副使 孝宗朝改陝西復為四
川按察使其分巡川東發廩賑饑又請官銀十萬兩
獻後錄 王 李
為糶費民賴以不斃者甚衆有貴州苗弗靖已徵兵
進勦公獨謂不煩師力卒從其議比長憲有滯囚累
千人應手而決先後凡四入蜀民習政教去之日老
稚遮道不忍釋 孝宗朝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兼督巡江官校例出巡捕公奏令御史偕行以防
掎克總督京儲出納明允會貴州巡撫官闕 朝廷
特勅公往黜藩臬不職者數人土官子皆令就學以
消獷習入長大理多所評駁嘗與兩法司擬定問刑
條例行之復入南京為戶部尚書其所綜制如督儲
時加法為詳其督師貴州也值米魯之亂虜鎮守內

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特命公兼左副都
史統本鎮及楚蜀廣東西諸路官軍土兵十二萬分
四道以進雲南兵亦來會扼其歸路先送所虜內臣
於軍及戰北窮走首惡就斃擒斬賊徒五千二百級
俘其屬千三百人還所掠男婦五百餘人破其寨箐
千餘區燬其倉屋十倍其數獲其牲畜又三倍之赦
諸脅從且立故酋之後以統其人 上賜勅獎勞召
還京師道引疾乞休弗許既 陛見賜白金絲幣尋
改南京兵部叅贊留務秩之始加也論者以為未稱
其功而公求去益切三歲間章十二上乃得請 上
賜勅給驛月給廩粟歲給輿隸卹典之備復有俟於
後云公諱軾字用敬世為荆望 國初曾祖仁以人
材徵為宜黃主簿祖原道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
考讓封評事累贈亦如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二十六

夏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正
林公瀚傳 章 懋

公諱瀚字亨大林姓別號泉山其先光州固始人五
代時始來家于閩公父元美起家進士歷官知縣知
州知府皆有惠政以公貴累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孺
人鄭氏累贈夫人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甫
弱冠以春秋薦於鄉累上春官未第卒業大學從游
彭文思公公見其所作大奇之成化丙戌擢禮部亞
魁廷試賜進士高第選為翰林庶吉士內閣累試居
首丁亥冬將授官忽聞母喪奔歸接遭父喪先後居
廬皆致哀毀服闋至京始授編修奉命同纂修通鑑
綱目續編書成賜文綺寶鑑進職修撰丙午陞左春
坊左諭德戊申 孝宗登極又命同纂修憲廟實錄
兼充經筵講官及書成又賜白金文綺前後命同考
會試者三主考順天府鄉試者一所得名士居多庚
戌考績拜國子祭酒仍兼講官後又加禮部右侍郎
掌祭酒事共典國學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雖勢要
子弟不得請託越次換歷人服其公監中故事祭酒
餽銀歲以百數公悉貯之官先購置祭酒公署一所
其餘次以管置今合監教官皆居公署由公創其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二十七

夏山館

也人又皆服其廉乙未改吏部右侍郎轉左署部
而門無私謁繼晉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倡率部院
諸臣共陳時政明黜陟去冗官等十二事多見採納
有御史自巡按逮歸下獄及二三儒生緣貢傳奉爲
中書者公上疏言御史當全風憲之體而中書宜杜
倖進之門疏入忤旨公遂奏乞致仕賜溫旨勉留會
有考察京僚之命公遂自考不職乞先罷歸旨仍不
允而曰災異示戒正宜同加修省警察庶僚以回天
意公遂不敢復辭而考察去留務合公論人無間言
既而復言重根本以回天變因事曰保固南京曰佑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二十九 曼山

內之守備者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
索快船以便其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
致嫉公尤甚南都諸臺諫以言事被逮衆皆畏避而
公獨往贖送且欲爲直其事取怒於瑾責令諸臣招
公同黨而謫降致仕復指爲大學士劉健等朋黨榜
示天下公聞命卽行畧不介意及瑾誅後御史凌相
等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而汪
正又奏公冷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其子雲
南參政廷棉以公年八十有一乞去官歸養詔許暫
歸省視又乞致仕終養復奉詔云林翰歷事累朝名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二十九 曼山

則慮之泰然遺條不怨其和而不流又有得於柳下
惠之介焉故雖不殄厥愠而亦不殞厥聞公何尤乎
書所謂有容德乃大吾於公見之矣
李氏藏書云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
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
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
也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三十

吳山館

南京兵部尚書柴公昇傳

朱璣樞

柴昇字公照南陽人也少受經於郡守段至成化二
十三年舉進士擢工科給事中弘治三年彗見東井
詔求直言昇首疏十五事皆切中時弊 上嘉納明
年山東河南大水復求時政得失昇言四事 上亦
從之七年詔建昌國公張延齡第延齡 敬皇后同
產弟也勢焰薰灼人莫敢言昇上疏論止八年四川
番僧領占竹黃緣行取禮部御史諫不聽昇乃入奏
大畧以恤人言杜無益反覆乎孟軻韓愈之義疊疊
幾萬言 上讀之大悟卽命停罷又疏止度僧徵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

吳山館

工咸切直十二年改兵科適大同虜逼昇乃劾平
伯鏡玩寇殃民師久無功宜罪之以勵邊士 上卽
罷鏡編禪以下各置之法累擢廣東右布政使平十
三村賊賜銀牌紵衣復遷山東左布政使舟還荆襄
先是州縣盛設供帳以俟及昇至行李蕭然無異寒
士觀者興歎正德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已
改陝西時革總制三邊率聽制於昇昇紀律嚴明先
聲所至虜不敢犯歷陞吏部左侍郎會尚書被逮昇
攝部事凡病國紊法者一切釐正之無何陞南京禮
部尚書復改兵部參贊機務以父喪去位服闋改工

部昇辭不允居數月復上疏請老詔始從之仍給
廩與夫乘傳還鄉歸八年當 今上改元之初言官
屢薦特加榮祿大夫遣官存問二年八月卒贈太子
少保昇性至孝嘗分祿養親及親沒前後廬墓六年
哀毀踰禮鄉人稱之

獻徵錄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
大夫贈太子少保樂忘劉公

楊廷和

公諱機字世衡姓劉氏家世順天府大興縣人曾大
父諱正贈戶部尚書大父諱中敷戶部尚書兼太子
賓客父諱璉遼東苑馬司卿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母張氏贈夫人張卒時公甫十歲哀毀如成人稍長
就傳不事嬉戲老長異之苑馬公初為光祿卿例廢
子為國子生以屬公辭曰弟相早失恃請以命相苑
馬公喜後雖以左遷中寢然人皆多公之讓焉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卒於任公時為學官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
人泥於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
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
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陸領之乃克葬
成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
討弘治己酉轉修撰辛亥 憲廟實錄成進侍讀直
講經筵戊午 武宗出閣進學命為講讀官庚申轉
侍讀學士明年日侍經筵講讀會典成遷學士乙丑
充廷試讀卷官故事內閣臣分讀一甲三人悉府大
學士謝公以子嫌避不與公代之以為祭 武宗

左丁卯兼學士入內閣典誥... 轉禮部尚書明年丁繼母王夫人憂庚午... 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數月乞致仕從之有日... 諫之給壬申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 戊再乞致仕疏三上給驛以歸月廩歲... 有加以尊號恩晉階榮祿大夫家居九年乃卒嘉靖... 壬午十月十七日也計開贈太子太保命禮部諭祭... 者四工部治築城公仕三朝歷踐華要同考會試主... 考應天鄉試并會試者各一教庶吉士者再自...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

至尚書皆兼日講銀幣冠履金玉束帶之賜不一... 足公長身玉立音吐洪暢見者姓敬為詩文惟取建... 意不事雕琢在翰林時本業之外從事律學每取法... 家所謂疏義者經書各條之上蓋志在建立不屑章... 句間也喜談名理疊疊不倦善辯者莫能奪代世子... 以酌酒革爵卒後 朝廷葬以世子之禮已而... 嗣王以追封請且欲附廟下禮部集議不可公以學... 士與議曰葬以世子其罪已原進封固宜既何進封... 不可廟享乎況 伊府亦有故事宜從其請講上... 可之在吏部適逆瑾用事之後忠賢放逐流品混...

公洗雪振拔銳意甄別所用多當其才子曰謂公曰... 舉措如此恩怨何有公曰公家世為太史他日願以... 此言誌之墓石吾事畢矣慮因朝堂有... 者法司嘗之死公曰律有之夫毆死有罪妻妾不坐... 此婦嘗嘗其身是有罪也指揮不當坐遂得不死流... 賦犯江上公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 立賞若修管柵御軍士為急時李都督昂自貴州罷... 鎮還南京方遣人邀致之而委重焉李以未得朝命... 辭公曰朝廷勅諭我輩有之曰勅內該載不盡者爾... 等從宜區畫此即朝命也亟取瓦屑墻竹木為...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

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欲發官祭銀七千... 犒軍諸公皆猶豫公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之防守... 有備人心以安既歸自南京日與故舊飲笑為樂公... 性孝友事繼母甚謹苑馬公所遺盡以分諸弟公一... 無所取諸弟蚤逝又為婚嫁其遺孤待宗族有恩禮... 雅尚儉素薄於口奉無世祿之習別號樂忘人因以... 稱之...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 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 入之俯躬清問因... 辨折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

此卽數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
未旬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善善者可感善心惡者
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 歷代小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
太子少傅致仕 楊廷
公諱流字仲湜姓張氏別號涇川其先開封人八世
祖諱為清使於廣東因家新會高祖諱秀實遷廣西
之鬱州卽今平南縣也曾祖諱惠以鄉貢爲福建政
和今有惠政祖諱輝發解廣西歷香山翁源兩學教
諭考諱廷綸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以直
去官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祖妣黃氏妣
崔氏俱贈夫人公天資穎異十歲能屬文日記數千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王十七 吳山館
言成化丁酉舉鄉試第九時年十六明年第進士始
冠改翰林庶吉士庚子授編修弘治己酉陞侍講乙
丑陞侍讀學士 今上登極晉學士再轉國子祭酒
正德丁卯遷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己巳陞南京禮部
尚書連改戶部吏部又改兵部參贊機務前後引疾
乞休疏凡十五上至乙亥始得請特加太子少傅賜
璽書給驛以歸仍諭有司月給米四石歲與隸四人
供役久之改廕其子國子生概中書舍人仲子懋補
國子生蓋念公舊學之勞皆異數也公勤於職業在
翰林嘗授書內館纂修 憲廟實錄同考會試者二

主考順天鄉試知貢舉及廷試受奏提調者各一節
以精敏爲同事所推服事先朝爲講官又日侍
上春宮講讀每進講必齋戒致敬敷陳啟沃不忘規
正爲祭酒毅然以師道自任日坐彝倫堂課諸生進
修雖盛暑不輟諸生有疾病憂患必拊循周恤之尤
諄諄以存心爲訓曰爲學當求諸心心之理得則大
本立著爲文章發爲事業皆舉而措之耳在吏部以
儲位久虛草疏率同儕以請或難之曰此社稷至計
他不遑恤脫有譴責某獨任之既轉兵部卽條上時
務八事多報可守備廳故有審事官甚貪橫公奏革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三十九 吳山館
之仍著爲令人大稱快四方遊僧多贅聚梵刹名曰
安禪主之者皆貴豪也公曰是將惑衆且蠹財下令
逐之卽日散去先是資政公自南京還道全州愛其
風土淳厚有卜築之意公至是歸遂定居焉日與賢
士大夫登眺鵬詠爲樂每見邸報或時政有關及四
方水旱輒憂形於色常念先塋遠在平南冒暑往省
還至柳州遘疾卒訃聞 上悼惜之命禮部論祭者
再工部治葬事始終恩禮亦云備矣公舉進士與下
爲同年相知最深自入翰林清修力學人多以公輔
期之然疾惡太甚往往見於辭色以是於人寡合有

爭進者忌之造爲不根之言謂嘗以奇玩賂逆瑾言
者上其事公不與辯惟懇懇乞退予據公素履必不
至此傳聞既久或者又從而和之謂奇玩沒內庫豈
視外臣多見之予亦頗疑焉一日公乞休疏再至論
諸中貴之當事者則云瑾沒入之財皆別貯之未嘗
籍之內庫外臣安得點視然別藏所貯實亦未嘗見
有此等物也此言何從而至哉予與諸公於是始釋
然因時以語諸人人顧不欲以聞於公公亦或未之
知也於乎三至之言毋也投好此在天性之愛尚然
而況君臣之間乎公以直躬自信橫罹多口卒得完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三十九 吳山館
音全節以歸者誰之賜與公今已矣不得不爲公一
白之使天下皆知我 聖上之明之仁且勿使公終
含冤於地下也予嘗領太史事微顯闡幽正史氏職
也斯言也亦自謂庶幾無愧焉耳矣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贈

保謚恭介陶公琰神道碑 李時

公諱琰字廷信別號逸菴其先高祖子敬曾祖伯清
祖春皆隱德不仕考銓乙丑進士累官陝西左叅議
致仕而祖若考皆累贈尚書祖妣若妣皆累贈夫人
云公幼而穎異長而膚敏舉成化辛卯省試第一登
辛丑進士丁外艱服闋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弘治戊
申陞山東司員外郎故事刑部以獄訟繁劇奏職惟
艱擇老成明練者典部章疏謂之本科時大司寇特
以任公凡諸章疏無不委曲盡情事者而諸司有疑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四十一 曼山館
事亦輒以屬斷比歲審錄又多所平反上下稱明焉
未幾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癸丑陞副使整飭固原固
原為西邊要害唐陷於吐番宋沒於西夏成化初滿
四之變三鎮幾搖固天下至險要區也公至練士卒
繕器械廣芻粟積數年邊無警檄居人以安辛酉陞
福建按察使公去任未逾月而固原告變自是以後
朝命大臣總制經畧修浚隄設日無寧居而全陝之
民始疲矣公在福建廉介絕俗每飯惟一蔬及陞浙
江右布政使半載積羨銀三千餘兩悉入官帑至令
閩浙士夫言廉者猶曰陶公陶公云公在浙江時言

官會列藩泉之賢者薦於朝而以公列置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首黜賊吏
金寶等諸屬震懼有望風解印綬者丁卯陞刑部右
侍郎適陝西遊擊徐謙許奏御史李高而謙故閣瑾
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 上命公往覈其
事公執法直高謙以告瑾瑾怒遂矯詔下公獄禁錮
幾兩月乃罷官去瑾怒未已復兩以他事罰米四百
石又追奪誥命是時瑾勢方熾烈矢迅無敢抗犯即
舊有犯者率首鼠謝過幾脫死而公獨安之弗懼也
是年秋瑾伏誅言官交章論薦詔起公左副都御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四十一 曼山館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人謂公新懲逆瑾之禍且委
曲就宦而公復抗節不少收聞命單車至鎮至則廉
得諸幸豎官民之猾豪者悉治以律權勢斂手且淮
乃南北襟喉貢獻必由之路中使往返求索無厭而
督運武臣又往往侵漁其間為奸利事軍民病焉公
榜諭以法常廩之外一毫弗少假而又率以勤廉俾
知警畏蓋未嘗有一人敢犯禁者辛未轉南京刑部
右侍郎壬申七月河北賊劉六自北而南犯桃源洞
賊王浩八自西而東犯衢州狀聞 天子命廷臣會
雄才望大臣總諸軍事廷臣以公上 上可之陞右

都御史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人心
安而寧紹瀕海屬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
民漂溺以萬數公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亟出帑
多方賑救遂生萬餘人仍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
會稽凡五萬餘丈公慮桃源賊謫詐難信乃奏設兵
備及簡拔羣寮之有才者分守要害處置周悉明年
春前賊果率眾突入境公亟臨督戰潰走乃進兵襲
之餘黨悉平捷聞賜璽書獎勵加俸從一品又賜白
金文綺有差賊平之後公以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四
邑為盜出沒要衝乃議城四邑凡六閱月而訖工公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四十一

諸曹盡出其所積以助賑濟仍咨戶部預給軍糧數
月用是米價頓平人賴以生者無算事皆已行而後
具聞而又裁抑內臣進貢快船其數視常減半至今
官民賴以弗擾時公年七十有五累疏乞休言官疏
乞慰留者再奏未秋又具疏乃得請詔加太子太保
給驛歸如故仍令有司歲時以禮存問繼又賜詔褒
嘉至今以為盛典公抵家而言官猶每疏乞起用戊
子奉 恩詔命有司採帛羊酒勞問進階光祿大夫
公有別業在城西二里許汾水之陽鑿池種蓮開徑
植菊每風日晴和輒命童子攜筆牀茶壺引肩輿送
之徘徊其間或據榻吟哦寄情翰墨人望之如神仙
未幾以疾卒時嘉靖壬辰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
震悼為輟視朝贈少保諡恭介諭祭九壇詔工部給
棺木及遣官治墳公天性至孝四時祠廟有事雖老
猶夙興率子孫躬奠如儀處宗族以厚遇鄉黨以恩
有窮困失所者恒捐金濟之有喪者助之以棺平居
嚴毅人不敢干以私自奉節儉自常祿外一毫不取
雖交遊贈遺一無所受每罷歸行李蕭然惟三竹筒
而已于惟豪傑之士所以自待者恒卓犖不羣而率
為習俗所移故勵初心者久而或變非氣盈於居養

則志歎於勢賄求其始終一節久而不渝若恭介公者蓋無幾也公自登第以及膺仕理繁劇御寇在試於盤錯而又守官轟然才足以濟其行立朝侃侃居鄉恂恂節扼權奸清鎮雅俗至老而貞方不詭少壯一節上下交與謂非亮直剛毅為世名臣者哉

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康

李公充嗣行狀

子松撰

先父諱充嗣字士修系出蜀之內江別號涪山高祖觀由鄉貢進士為單縣教諭以曾祖曰尊貴就封兵科給事中祖吉安號愚菴由貢任澧州華陽王府教授俱誥贈如父官祖致仕還蜀母太夫人田氏卧疾未行伯父振嗣號素菴以王薦為藩幕而太夫人竟留養於澧考終因卜地奉葬遂家焉父幼恬靜沉黙一無所欲家人咸謂不慧而愚菴翁恒奇之卅角卽能草書工吟咏翁每以未藝為戒遂弃其舊習一意

款微解

卷之四十二

四十五

慕古既長借素翁此學京師為西充少宗伯馬紫崖門下生初至適有邊急紫崖私試策舉兵儲為問目父卽條對區處精當皆有證據紫崖稱其年穉才老雖練達邊事者殆不是過他日司國幸執此以往子必勉之咸化丙午就試於蜀以易領鄉薦亞魁登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呆齋劉文安公主教事每閱試獨為所賞授弘治己酉徙戶部山東司主事以叔祖魯菴翁官是司正卽例迴避改刑部河南司審鞠多所平反壬子復以累謫判岳州府督儲有法民自不擾嘗勘九溪夷情蓋大獄也持續立判庭中而

免者獲伸丙辰擢知隨州乃承荒膜之餘坊里凋
則講求義倉之法酌宜而行民兵久弛則簡閱以時
士益精銳後有巨寇流入境率衆拒之盡殲焉辛酉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理邊餉以公勤著聲時有中
貴撓法父正色不少屈恃勢毒虐益甚父劾其貽害
地方十餘事疏上孝廟褒其直而中貴銜之欲甘心
焉壬戌會愚菴翁訃至去位獲免居喪三年哀毀骨
立人稱爲孝子服闋至禮省侍太夫人側欲圖終
養踰年未行 孝廟升遐丙寅正德改元闕瑾用事
蓋中貴黨也必欲中傷以釋舊憾密遣遺者下陝西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四十六 曼山館
伺察久無所得事遂寢戊辰乃攜其服制違限新例
免官未幾太夫人亦捐館方憚而瑾誅矣庚午有詔
還逆瑾之廢職辛未復起補任江西時宸濠陰蓄
異志招納叛亡縱下淫毒莫能禁止父至卽捕執逞
惡者數人悉抵以法有巨寇據華林我師數不利都
憲王公授兵於父曰華林之賊非君不能除也父授
命嚴號令明賞罰運籌奇策竟致大捷後當入覲之
期言官奏舉天下政績卓異者旌揚以勵士風詔廷
臣議僉拔才德著聞者三人父以風力名降旨褒諭
仍賜綵幣示獎緝紳榮之壬申晉山東按察司副使

兵備臨濟齊俗奢靡而臨清尤甚父教以儉約禁其
奢風自是無敢犯者於除戎器戒不虞之事罔不殫
心力爲之盜不入境民用以寧癸酉擢雲南按察司
按察使甲戌遷本省布政司右布政使乙亥陞順天
府府尹都憲王公懋中疏薦行未半道卽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洛振蕭風紀扶植教化權
抑權豪屏黜貪墨至有望風畏懼解印綬以適者汴
地久爲河患積逋無算乃悉爲敷疏蠲貸民力稍蘇
正德丙子蝗丁丑滂老者死壯者逃民間大戚父與
按洛侍御東塘毛公協力籌策布條約下諸郡邑祛
積社之弊畫賑濟之方盡發官廩勸貸私室以給貧
民時汴城流華聚某相爲蹈籍守郡者議逐之俾還
官屬以就賑父曰饑殍死在旦夕力不自支又安能
制司以至於彼昔人以設粥之事謂非良術然驅之使
僱作於道路而吾輩坐視其斃誠不忍爲也亟令城
中四門置茶棧數十選勤能有司日饋粥以食之旬
日之後擇壯者給道餉先令就粟於各屬而老弱
病疾之民購片餼而後遣由是民賴存活者以萬計
汴洛故都會陵墓在焉盜利其中之所有多被掘發
父嘆爲之禁今近居者爲守護防衛而未發者始得

全時鎮守者籍進奉名虧直市物如古器羔皮之
深為民病父以厲言面論時執其左右罪遣之是後
厲階以除戊寅改撫南畿其綏安救荒儲運裕國恒
做諸大義參以民情時稱其便已卯加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父聞宸濠得增置
護衛嘆曰虎而附翼禍將作矣遂力指陳反狀當急
為捍禦否則變起倉卒未免震駭人心具奏再三而
廷議難之父旦夕設方畧飭武備日以禦賊為念思
計未得至終夜繞榻不昧以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
得人莫守也時都督楊君銳先為指揮使及諸將庭
獻教錄 卷之四十一 聖八 曼仙館

繼而整發銳卒善水戰者千人盛其幟幟乘飛艦百
餘艘鼓譟而進聲為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
譟聲動地銳即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蹂躪
沒溺水為不流時宸濠營於黃石磯聞敗宵遁賊兵
在安慶攻守者數萬結營江岸為之一空父分兵守
采石為江防自將兵逐北收復九江俘賊首之據城
者數十而撫釋餘黨宸濠奔入鄱陽諸賊隨道逋竄
從濠者無幾遇汀頓巡撫王公陽明之眾於湖中不
戰而就擒矣事甫定武廟降勅褒論勅曰李充嗣近
者宸濠背逆天道謀為不軌攻却郡縣直抵南畿爾
獻教錄 卷之四十一 聖九 曼仙館

乃奏請使視事庚辰夏六月宸濠稱兵犯順然江左
之地守禦戒具已悉備矣賊兵東向陷九江舳舻相
接氣焰甚熾直抵安慶城下時白巖喬公任南畿本
兵父相與誓曰都城之內公身任之畿輔之地某敢
任之遂相與協心王室京師戒嚴父自將精兵萬人
屯於采石以塞上流之路飛檄皖城諭以忠義皖威
激思奮嬰城固守相機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克捷
父又數潛遣間諜順流而下詒云王師十萬四面至
矣賊累得諜語益加驚駭由是而散亡者十之四五

巡撫地方聞變之初乃能屢次具奏指陳宸濠反狀
甚明又議擬賞格曉諭招撫及分布官軍多方備禦
嚴禁防察以致所屬地方官員人等用心遵守盤獲
逆賊奸細張槐等數多遂令賊勢窮蹙旋就擒滅地
方稍安朕念爾計慮周詳處置有方忠勤良可嘉尚
之語時論功者僉謂安慶留都之咽喉也無安慶則
無留都矣初兵部奏叙功畧曰安慶密邇南都王畿
屏翰李充嗣巡撫其地聞變設備遠近戒嚴調集民
兵供輸糧餉潛遣間諜大張天威嚴行禁捕解散餘
黨安慶恃以無恐而城守益固留都賴以有助而人

心益安江西之變李充嗣之功實多 武寧

幸南畿凡在扈蹕罔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爲
貨有私語父曰宸濠之役盍早圖之首論在公願力
行何如耳父慨然應曰上御六師親征功歸於上苟
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俟亂平事定奉駕迴鑾欲
掛冠東門效赤松子范蠡之樂至於功利非所計也
語者慚退後論功者竟不及父一時公議爲之沸騰
有御史胡公潔按兩都目擊其事乃特題爲論列云
一疏上不報後亂戢父嘗曰吾以一介書生位列大
臣出望外矣苟於斯時而求退必有以功故而議已
獻徵錄 卷之申十二 五十一 豐山館
者若此是亦介子推之類耳吾何有纖介於中也姑
俟日月以成吾志而已頃之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
下而水利之政久廢不興頻仍早潦儲峙負歉非長
久計詔宰臣推才望堪任者以聞廷議歸父已已晉
擢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專理其事父
被命卽疏曰臣子於國家重務義不憚勞今事未肇
始而遂賂以官爵賞出非名臣不敢受疏奏弗允父
親蒞其地尋訪淤塞故道多勢豪所據父力任衆怨
無毫髮假借不逞者爲誘語上騰冀陰阻其事父卽
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形高下之殊并

永樂中夏忠靖公成化中周文襄公治濬舊跡請命

司官二員分董其事共釐弊政詔遣都水郎中林君
文沛顏君如瓊以受任使凡所請一切從之仍得便
宜而行父卽筆手劄一通咨訪於蘇之士民云云於
是衆議衡集父擇而從之移居太倉郡盡心所事不
辭繁苦考水之支節多岐而白茆港吳淞江二派爲
諸水之襟喉太湖之尾間也首興事焉乃歷審諸郡
縣舍利之厚薄爲編戶任役之多寡畫水道爲井地
示以開鑿法度戶占一區計工刻日先竟者賞後者
罰人人樂於趨事晝夜弗輟爭先告報以丐賞故自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五十一 豐山館
經始至迄工歲未及周而諸水旋亦就緒凡椿木杓
鍾給賞雇直之需皆括諸屬帑羨餘遴選廉能有司
以上出納一毫不攝於已一物不取於民故咸踴躍
奔赴而無怨心父復教設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
退以汰沙泥名曰濬川把叉置小艇百餘墮鐵帶於
尾以爲疏導名曰鐵掃帚自是潮汐不憂壅滯淫雨
不患氾濫蓋洩有道早勞有恃食其利者甚博而京
儲不致於匱乏矣功成奏績疏陳善後事宜時論雖
之父自住劄海上支塘鎮集衆規畫躬督開鑿凡兩
歲而後歸職 顏 寢以成疾壬午 今上龍興

嘉靖改元以宸濠功加太子少保被詔陳言首以聖學正心親賢遠奸爲急務條析憲國病民強兵禦戎數事切中時弊言詞剴切 上嘉納焉癸未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官秩如舊畜士卒有恩遇武弁有禮留都馬快船素爲苦役父剗刷冗費取乃盈數而止自是軍士咸得以寬恤而闒豎之輩無所媒其利矣丁亥以二品六載考績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朝自晉位司馬嘗曰大臣監止足進退之義古今所難吾合不歸又將何待遂累疏乞骸骨蒙 上温旨諭留戊子正月移疾不起章七上 上重違其志乃得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五十一 吳山館

休告賜馳驛還鄉父賦性仁厚存心公恕待物謙恭接下簡易愛民如子尤恤貧弱雖位極通顯不設防吟恂恂如不能言鞠躬如不克勝衣然臨事不懼敢於有爲寵辱不係於心喜怒不形於色雖閒居燕語之際無片言及於事功自奉極於儉薄蔬果或置之外他無所嗜冬衣一裘夏衣一葛而已至於肥甘綺之具財賄玩好之物視如穢腐清苦窮約不爲子孫計自圖書外無長物前後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忠義之操始終一致恒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故所至以風裁自持英毅氣節屹乎如山然外和柔而內剛正

人皆懷其德而畏其威以故竟不及於禍如門忠彬輩在南京恃扈蹕勢凌轢縉紳數有要求一切不與卒弗能加害自戊子春謝政至澧卽廬於太夫人墓所澹乎若木嘗顯者是年秋命束裝拿舟西還嘗曰內江水木本源之地澧直僑寓耳目今歸蜀展拜先墓徜徉故里得遂首丘之願吾事畢矣距意是年九月偶感風眩至本月二十三日卒於澧之正寢肇生天順壬午正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七嫡母吳氏繼嫡余氏先父卒俱誥贈夫人無出子男一卽松以廕歷任光祿寺署正雲南廣西府師宗州知州夏氏出以松官贈孺人父初易養於澧松謀扶觀歸蜀會是年大侵喪具路資一無所措以故留行及凡過澧逢官長者門生故吏造喪弔問輒命松曰澧固僑寓嘗聞太夫人暨伯翁若母之墓在焉蓋非他人流寓之比萬里搖撼不若卽土爲安松疇咨計慮亦孤子險遠是懼乃卜宅於羅湖觀音巖之中團山距祖母太夫人墓五里許戊戌松以例請祭葬贈諡事下吏禮工三部疏覆奉旨准照例與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諡康和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少保

端敏秦公金神道碑

高

嘉靖甲辰正月廿有一日尚書鳳山公薨於第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下所司議祭葬如例既乃贈

少保賜諡端敏公諱金字國聲常之無錫人也生而

穎異過人弱冠舉應天鄉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授

戶部福建司主事監督倉場糧斛差檢勘順天災傷

融敏精幹即嶄然穎脫矣總視諸司章奏事無難易

幕畫悉當遷員外部郎中正德間宦戚奏乞鹽引每

從中報下阻商耗邊鹽法幾壞公當署堅奏格之擢

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當是時中州之士出公門多

顯者初公同邑邵文莊公督學有聲至是人則稱秦

邵云陞左叅政分守大梁道劉賊起畧河洛間將薄

封丘公設法防禦會叅將朱振提師南下因邀與合

陣遇賊於陳橋奮擊大破之土人立祠祀公陞山東

布政右使尋轉左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至則屬地方連年大水饑饉公獨租賑濟察罷貪

吏上便宜八事再上十事又盜賊數起公擒賀璋廖

琪于江討楊臺于彬桂平叛苗于香爐峯民賴以寧

風濛變起也薦南征請官寺權要人並緣為哀橫求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五十四

長山縣

有司權勢赫庭...諸求少賦在楚餘七年

威...初拜...部右侍郎改吏部

轉...部...莊整飭鹽法申鹽

引...知諸務而公殫厥心力

補弊與滯繁然改觀錄彬桂諸平賊功...子錦衣百

戶世襲公辭仍詔進俸賜白金綵幣拜南京禮部尚

書旋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不踰年召為戶部尚

書條奏國儲數事今尚循守不變丁亥年六十有一

上疏乞歸賜書乘傳歸命有司歲給與隸朝臣自

宰...皆以公行能最高年又未艾不宜苟遂其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五十五

退...公不報公既歸言者不止復起為南京戶部

尚書...與改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再改南京兵

部尚書以年七十告謝再疏甚力 上知不可留溫

詔賜歸仍給典廩如初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致仕

于太保諡文安紫巖劉公龍墓誌銘

李默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致仕襄垣劉公既卒之又明年其子宗人府經歷承爵鄉進士承恩始克以卹典詣闕自言狀上覽之惻然若曰是朕直講親臣也其亟賜祭葬官營葬仍贈太子太保諡文安蓋有司失不以請而聖天子篤於舊學如此云襄垣劉氏本宋忠定公之後曾祖諱端舉永樂癸卯鄉薦任致論祖諱潔號一菴為人倜儻瑰奇有古豪傑風景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李木

泰庚午鄉薦第四人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父贈如其官侍御公按歷所至赫然有聲深為憲廟所知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考諱風儀號北村成化庚子鄉薦亦第四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詳慎明允獄鮮冤滯初侍御公官浙疾革謂室人曰吾昔同項總督定荆襄之亂項公欲盡屠之予謂渠魁既殲脅從宜罔治用此全活者甚衆後世必有興者汝其識之刑部公嘗晝寢夢一紫衣人以朱盤捧書排戶而入曰上帝以此賜汝翌日而公生幼穎秀不凡端莊雅飭不為嬉戲日誦詩十數首初授禮經凡有

指授輒即領畧十歲號能文筆鋒警銳乙卯舉山西

鄉試第二人已未會試禮部李文正程文敏主試事

得公文置之高第廷對竟擢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

院編修充經筵講官壬戌乙丑兩充會試同考官所

取得人孝廟上賓與修實錄正德丙寅丁外艱歸

已起復館職時逆瑾用事改授兵部職方主事明

年陞吏部考功員外郎治吏事如素習是歲瑾誅遂

復原官尋陞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領司經

局事修玉牒講官如故癸酉命主順天鄉試陞翰林

院侍講學士與弟給舍夔同列華階而母氏纔年六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李七

長

十朝著榮之已卯再典順天鄉試辛巳殿元即其首

選也庚辰掌院事武廟巡邊還有銀牌綺幣之賜

足歲今上入嗣大統命教庶吉士江汝璧等與及

第三人初開講筵經筵講官與日講官公皆與焉每

進講必屏絕人事預積誠敬講章尤簡切明暢務求

感悟明年扈蹕南郊賜鸞帶彩段與修武宗皇帝

實錄陞禮部右侍郎詔賜講官皆五品公獨三品帶服

一裝冠帶靴履副之諸講官皆五品公獨三品帶服

皆兵有項母卒上以勸講勞特因公請贈刑部公

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贈淑人加賜諭祭仍命

有司管治葬事乙酉服闋復以原職陞左侍郎日

如故一日講孟子誠者天之道畢 聖心嘉悅尋降

諭內閣云龍謂運者黃河清為至誠能動之驗而開

朕謙以履盛約以持盈其意甚好自是眷注益隆賜

御製敬一箴 睿宗獻皇帝御書及文獻通考等書

丙戌郊禮成賜飛魚鸞帶并御撰黃封會試充知貢

舉官尚書席文襄公以目疾在告公攝部事每有題

覆輒為 旨是冬以災變求退 上溫旨慰留焉因

疏請集議時政弭災數十事多見采納 世廟成

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議者引唐開元初婚廟

獻敬錄 卷之四十二 辛八 禮山節

部尚書表正百官兼秉精鑒凡庶官考語皆親為

定辛卯園丘成 朝廷覃恩公授資政大夫與祖考

咸錫封如例于辰考察京職公及臺臣悉心訪覈去

留號為精當收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與內外守

備實同是任然中貴人與武臣頗驕縱難制公稍裁

之以法雖魏國永康撫寧亦鮮假借中貴聞之咸飭

左右內外為之肅然時宜大有警公條上募壯勇設

備器械明賞罰嚴操練補軍士六事並見嘉納

濟川諸衛快船工料江南諸藩司率不時給公引清

查蓋洲事例歲請勅印差官經理得免匱乏錦衣衛

律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九 禮山節

莫敢有諱者自餘修兵政以肅軍令崇武學以畜將材罷龍江五關守把之中官稽橫海五衛欺隱之積課凡有裨機務者無不畢力為之暇則與翰林之宦南京者不問品秩修復瀛洲勝會登覽遊宴輒紀諸吟咏蓋宛然前輩風度云是歲公歷尚書滿六年方具疏給由俄有旨召公還京雖星言就路請罷益力上察其意已決特允之仍命馳驛以歸公天性雅耽野興鮮居城郭時與親知觴咏紫巖山水之間意殊樂之辛丑北虜入寇鄰鄙圍邑危或勸公趨郡城避之公曰孤城難守人心易搖何可先去以為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民望親歷城堞獎激士卒邑人恃以為安節鎮巡臺交章論薦吏部亦首以公為當起竟不果出嘉靖癸丑六月七日病卒初邑人見大星隕城北赤氣亘天祖塋草木皆悴識者咸以為公兆至是始驗距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八公諱龍字舜卿別號紫巖

南京兵部尚書湛公若水傳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以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自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曰此子參前騎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時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積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為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

卷之四十二

黎嗣却其愧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文與日給錢米開禮舍於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為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於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

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更詳奏其績。上以
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無語古文小學四書湖
二禮經傳湖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湖學庸訓湖前後
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
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故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
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閣精舍
參贊尚書府立祝 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
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繇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
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
治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
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之曰人與天地同體
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
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
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口來頗有湊
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
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
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
水到渠成爲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
太虛何說緇羅一方金鍼誰擬其得於指授者如此
庚申四月丁巳卒於所居小禹洞年九十五有太星

隱於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
農學田畝閭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
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
於江絕衆或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瀟澤
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勸
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張尚書邦奇傳

張時微

張尚書者名邦奇字常甫別號甬川越人也世居鄞之槎湖稱槎湖張氏高祖公暉生純純生忱忱生時敏是曰洞雲公生尚書尚書年十八而舉於鄉二十二而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升湖廣提學副使久之以病免起四川提學副使又免起福建提學副使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以洞雲公憂去起吏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九年滿考陞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參政徵錄

卷之四十一 李四 六十五 長山館

贊機務遂病不起生成化甲辰終嘉靖甲辰凡六十有一年 上聞咨嗟傷悼賜論祭營葬贈太子太保諡曰文定蓋異數云時徵與洞雲公同五世祖知尚書為詳故得論次其事余於尚書不能殫紀異行其大者可睹焉初甬川之生也蓋厄然瘠也父母故憐愛不欲數加苦而甬川性不恬遊顧益勤課誦心中靈慧善解諸所鏡物即弗忘之矣又兒也而躡步趨羣兒有跳踴譁呼為戲者輒即走避匿稍長就塾師學無何即棄去誓不復就洞雲公怪之已乃悟曰兒頗志性命之學謂塾師弗辦者乎則自以其意引迪

之又羣里生而考業焉里生誦則亦誦里生講則亦講述若勦說誣語則默弗應也而去之每歲若假獨屏一室采擷史傳撰擬詩騷惟恐日之移晷也里生呼與偕遊則曰業為之矣吾見夫帝治之汗隆人才之進退遊說之縱橫兵戰之勝敗儒論之駁濶仙釋之幻化與夫山林藪澤標其奇風雨露雷呈其異草木魚鳥媚其機象緯祥稜彰其詭目無殫睇而神無留應孰與攜手蹋足六博格五以為娛乎蓋年十五六而已沉酣六經鈎稽百氏乃著釋國語已又著易解今觀其文豈兒孺子語也有司舉以明經乃與聞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君子者友砥切聖賢之學遊精神高朗取為世俗妮妮者計借上京師會 孝皇虔精額俊宿齋以禱期得真才而甬川與在選中乃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國史檢討非其人

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時以為大雅君子未幾 孝皇賓天 武皇嗣位中閣劉瓚者數輩疊以盤遊因而竊持政柄蔽翳朝綱時隆寵赫赫當路而人遂以鄉里肺附獵取樞要而首干恩澤者則兩人子弟姻婭也以其故廁入翰林而諸學士不屑也數誦讓之甬川私於所知曰瓚燭不可燎

也易危壯頰孔戒已甚而今奈何蹈之禍其不免乎
然居常憤憤著張騫乘槎賦以見志蓋以瑾喻西域
而以騫喻附瑾者也時瑾口把弄威福數徵文以法
縉紳有荷枝而斃者衆稍稍訕焉而諸學士則終不
與也瑾以其不與也而銜之乃整諸學士屏斥殆盡
人謂甬川於是先見矣已乃乞告歸省家猶食貧
也羹藜茹蕘徒四壁立而日操觚牘諷誦不休時復
從農豎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蓋業已甘之而當道
檄有司勸駕且亟則至京師言曰某章句鄙儒遭逢
帝溷得簪筆出入承明尾諸奇俊幸甚數奇福薄不
蘇徵錄 卷之四十二 吳山館

猶居室之有棟楹不可得而頃刻離也當道重違
意姑聽之 今天子登極旁求俊乂用薦者言乃起
為四川提學其何又以病免已又起為福建提學屢
遷庶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而洞雲公不祿矣終其
喪起為吏部侍郎推轂善類蓋靡有遺力而終不泄
露幾微時冢宰汪公與兀厓霍公持議每不合數面
詆讟爭鬪而甬川則數婉曲譬解之事幸不廢兀
厓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如甬川非耶父
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瘰癧殃之構也日牙
而構而又不已也將無及乎乃徙翰林已又徙詹事
蘇徵錄 卷之四十二 吳山館

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南山胡公訓

公諱訓字誨之南昌人以嘉靖戊申二月廿九日卒於正寢訃聞上悼之賜祭命有司建塋域蓋異數

云公號南山世居鳳坡之下曾大父彥良配熊氏大

父崇信父仲倫號澹庵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

京工部尚書祖妣吳氏妣余氏皆贈夫人澹庵年踰

四十無嗣禱而生公公生之先三日桂香滿室人咸

異之既長器度端重學有師承識者知其遠到弘治

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丁外艱

丙寅服闋復職奉命充楚藩祭葬使正德己巳選南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李九 曼山館

京雲南道御史奉旨刷光祿寺文卷及奉勅巡風

陽等處倉祿宿弊持風裁人服其公甲戌給由赴部

時有同行者毛公汝乾卒於道公為貸金斂之後貸

金主人沒而償其子以無券辭不受曰此實事吾豈

以無券負吾心乎乙亥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公所至

訪忠賢勵名節有沈侍郎者官南京刑部素稱廉介

及里居貧甚未嘗以事干當道公憐之歲終遣以薪

米曰予恤沈公所以愧其餘也先賢墓在屬地必修

復之戊寅湯毛九亂孝豐公冒暑兩取兵於溫處不

日平之事聞上嘉湯金幣庚辰陞廣東按察司副

使整飭瓊州兵備瓊去廣城三千餘里且道途

夷公於是擇兵馬防要衝積芻糧行間謀殺百姓

至有以患苦黎賊為言者公欲殄之而有司但議

撫公曰不可今之招字無異昔之和字即下令諭以

禍福有不如令者殺無赦洞有活羅者尤稱兇黠公

議勦其尤者以警眾選調官軍往征之不半月賊面

縛請降認糧入籍於是生熟黎人樂歸者眾州縣村

洞戶糧田入版籍者以千百計皆海南百年來所未

有者又謂黎人之劫殺皆由土舍之科斂土舍之科

斂皆由有司之貪墨宜端本澄源則不令自清矣公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李九 曼山館

兼督學政訓多士以行檢為先文尚理致而下詞藻

以故士執經問難者無虛日在瓊數年視官屬為子

弟愛百姓如家人瓊至於今慕之有遺愛碑乙酉入

賀 萬壽聖節禮成疏乞歸養不允是歲陞浙江布

政司左叅政仍欲乞養太夫人九止之乃奉太夫人

之官公堂宿弊一切裁革水利屯田無不區置簡易

安靜休養一方丁亥陞湖廣右布政使適顯陵工興

悉心綜理御史上其功加賜金幣先是楚饑公奏發

公帑二十萬一以賑濟一以補官軍俸糧米價騰貴

公獨增價致商商集而價頓輕楚雖饑不因臺長李

公承勛稱之曰川陝之旱死者塞途吾楚之旱也
 川陝不聞有饑餓者此可以觀政矣由是撫按交薦
 復有金幣之賜已丑轉貴州左布政使尋陞巡撫雲
 南舊往滇者道由深嶺嶺中多苗獠過者多遭掠公
 捕渠首梟之由是商旅夜行阿迷蒙目等州強賊流
 劫城邑官軍不能平公至調兵勦捕之又麗江鹽井
 等變亂成法統兵越境謀虜職官互占村寨讎殺不
 已公得其故先下令曰土官犯者則子孫停襲其餘
 主使幫唆則照例重究又嚴督守巡諭以朝廷恩
 威從公撫勸羣夷帖然民獲以寧事聞又賜金幣已
 丑南京太廟災自陳求罷未允未幾丁內艱服闋仍
 奉命巡撫雲南時八寨諸蠻煽動滇民震恐公獨督
 守巡兵備率漢土官兵設法防守且撫且捕邊徼以
 寧是歲修飭七陵及預建山陵勅取青絲萬計時山
 脉採竭民甚苦之禱於神不數日夜半雷風大作晨
 視則雷霹處皆青綠也以故得如期取盈至於卻取
 大理石辦納歲例賦金奏封禁寶井銀礦而民困姑
 蘇已亥迺雷變及皇城災即自陳求去俱奉溫旨諭
 留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公以憲度自任旌廉
 還貪舊章舉明年遇天災又自陳不職壬寅太師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七十 吳山館

災求去益切皆不允嘗兼掌大理刑部事獄之寃
 疑者皆獲平反癸卯陞南京工部尚書杜請託革侵
 漁清匠役省冗費民咸稱便丙午改南京叅贊機務
 以二品六年考績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上念
 公厥歷有年資望俱深特加太子少保公為兵部勤
 問試慎選任嚴關防黜影射右善祚奸留都之人安
 焉守備內臣奏請新添軍丁六十名公不可會科道
 疏革公亦上疏其大畧曰南京軍士財竭於役衆力
 疲於奔命數十年間閭巷蕭然無復都人之盛皆由
 額役之重困也守備諸臣比之百司庶府撫綏之責
 尤重軍餘困苦之狀皆其目擊謂宜躬先裁約懼有
 損於下况忍額外陳乞肆為無厭之求哉疏上軍丁
 由是免役公居留都十載懇求歸里既歸杜門謝客
 靜坐一室陶如也未幾遘疾卒距生成化甲午享年
 七十有五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七十 吳山館

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傳

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
授吏部主事陞員外郎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
謫平陽通判已遷浙江僉事為鎮守中官所誣奏逮
繫奪官為民 上即位起山東參議四川提學副使
召為右春坊右庶子典戊子順天鄉試以錄序引用
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丞歷山東河南副使徵入為
大理寺丞進少卿累遷南京右都御史遂晉今官參
贊機務居二年致仕以地震卒嘉靖三十六年正月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恭簡邦奇博學多聞自聲律
天文地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
說毛詩末喻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
解志樂諸書為於行誼學務踐實不為空言一時學
者咸宗之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

屠公楷神道碑銘

徐養正

林屠公直齋先生自少有聞於鄉立朝直亮天下
里之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終於家子以避地而歸
再入上京過公之廬展拜焉其子炳言以具官某所
秋公行徵予銘予為之泣數行下乃喟然嘆曰哲人
與痿人心攸係觀九京者嘗慨夫昔賢之不可作
然則是請也又烏得而辭焉抑公之出處大致人人
能道之至於精神意氣藏於冥冥而塞乎昭昭者人
或不能知也是故遲之三年而未就邇於留都圖跋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所言冥心默會若有得公之為人者遂援筆為公識
之公諱楷字良植直齋其別號也先為浙之鄞人高
祖德源洪武初始徙桂林因家焉曾祖侃祖仲華俱
隱德不仕考謙中天順鄉薦祖考以公貴累贈資政
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祖妣包氏妣王氏俱贈太夫人
公稟不凡性慈仁不忍傷一物自幼好學甫九歲提
學彭公即錄於學以書發正德庚午省解卒業南雄
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清淨張公濼時為太宰見而奇
之妻以少女焉嘉靖癸未登進士聞太夫人得疾部
使便歸侍湯藥已而躬親殮葬議者謂孝誠所感逾

三年服除筮仕駕司主事清廉勤慎
者皆著德宿望靡不器重之凡政務善委多
公辛卯以唐公漁石薦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陞
功稽勲署郎中乙未調文選郎中主銓事公以治已
明以用人凡官職繁簡人才賢不肖得於見聞者咸
紀之於冊而高下其任先節行後才藝抑奔競獎廉
能每注選因才授職雖勢權請昧亦抗論不從侍
霍公見公自任始不能平久而益信且服之及出部
遺公所服寓傳衣之意焉侍郎甬川張公署部事以
公久任當遷留公蓋曰四五十年以來無此文選云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七十四

丙子冬陞通政司勝黃右通政歷陞南京太僕寺太
常寺卿逾年陞南工部右侍郎秩滿考績得贈廕後
陞南工部尚書會當考察京官朝議若曰非公不可
遂改南吏部尚書授資政大夫主考察事時則去銜
允當壬子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守備留都選將
練兵任才勇汰冗濫求為久安之計查革守備各色
匠藝官兵部者從人無得用船夫定為制京城間有
奸先竊發密計擒之不張皇驚眾公帑羨餘悉查明
登記盜取之弊頓革是年考績欽賜正二品誥命
公三疏懇辭機務得允歸途送者填塞或相乘郵

曰公惟飲江水去耳惜乎不可挽焉公自家居不為
鵠詠之樂惟勵志問學杜門謝客居第落落僅足蔽
風雨當道以所鄰官舍益之大巡曾公守約知公不
事產業欲遺以寺田公俱弗受時撫按如王公鈞鑿
公愷陳公道基相繼薦之於朝不報庚申得噎疾明
年三月卒訃聞 上悼惜贈太子少保諡曰恭簡賜
諭祭遣官營葬如制焉公體貌恂恂而氣度雄偉其
所經綸蘊籍少而英發老益純粹為學以立心為本
實行為務為政本之以忠行之以恕進士時大學士
全州蔣公冕與之議論見其精確曰遠大器也歷官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七十五

景山館

咸京三十餘年獨立無朋而人未嘗有十言非之者
其確然不可奪之節瑩然不可昧之見凡有大政數
語之間稔然各當信而行之未嘗徇物有古大臣風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傳

實錄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直隸婺源人舉進士由知縣擢戶部主事尋改禮部與修明倫大典復改吏部擢禮部郎中歷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吏部左侍郎戶部尚書調南京工部尋改南京兵部致仕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潢有文學行誼修飭士論重之

張司馬先生時微傳

余有丁

夫爛文學者不習為吏習為吏者多足已而不學見謂熟俎豆之事授以司馬法不達此局以故焉鄙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完人之難也余自燥髮時則知有東沙張先生云先生以經術取卿大夫所居吏盡吏職所崇學遵先王之業而潤色之治禮禮辨治兵兵律具儻所謂完人非耶先生諱時微字惟靜系出冠族族代有聞人至先生與文定公前後起家大司馬文定於先生子行而先生師事之二十舉於鄉二十四舉進士筮官南都主膳司事為郎司武銓司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七十七 長雲南臬既轄山東藩為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贊南都軍興事所試功效卓爾聲施爛焉余輒欲為論著事多具里人沈明臣余寅吳人王穉登傳中余故不數數論其大者先生持文秉廣厲學官之路勸郡國縣道邑不得受請寄有秀才異等待之不次其不事學若下才輒斥之士莫不懼然顧化先生執憲平鈞校律令一遵皇帝理法不以委曲生意訟者蝟集吏抱贖隆隆起先生立斷之如馳填重

地則簡卒伍多間諜所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
東吏務在擊奸止邪土酋保贊嘖嘖擯磔人人莫誰
何先生立撲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胡懼伏諸蕃更
循徵發如雨案比不謬猶胥因緣為奸豪右得避賦
而居其物先生為括管算度費供著為籍於是占者
庾蔽者彫劫者無所隱賴其在閩在楚在梁類視此
楚蜀歲侵民不能輸清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緩徵
以補帑民饑甚則給粥不甚捐倉廩又不甚則下平
糶令貸言似王金輪邊饑以稔歲取償收民間貨物
厨傳而官給之廩以為直所以周急繼困便利百姓
藏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七十八

之西然卒不能行如於先生御史大夫商大節嘗物
變中之以生殊死先生下疏訟其冤畧曰夫
士卒之業人子起田中從軍大節訓之一年所積有
緒而為是請中請有大節弗治除通藉以責成
功 天子人怒下詔切責先生閣臣皇恐為先
生請 天子怒命奪 俸白草番攻石泉掠
左 不便先生曰直忠賊不聽士不力誠力何可得養
寇為諸大夫受計蜀將亡隄向卿則召卿授方畧已
勒習兵中與約東開壁而馳之凡數十戰賊擒其
藏徵錄 卷之四十二 七十九

與信者非諸侯王則大將軍則鑿鑿以功臣計先
所規撫詎云若爾而休亦遂行日晷盡三事始稅耳
先生歸時年五十五歸二十餘年甚健倏然卒無能
用之者語曰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先生願
與若伍乎先生貌莊衷定隱惻生平無詭步無情容
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八曰初見張司馬令人憇然不
能去去不能不令人思羣從子姓故人所善賓客仰
衣食先生俸入皆以給之以其貴下人誠門下客至
無蚤莫無留門者尤好推轂士卽年少官薄或巖穴
隱淪先生與游嘗引以爲賢於已聞一善進之惟恐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後不善與語亦惟恐傷之先生好書於六經典與舊
章憲式無所不窺而尤勤著述其屬書離辭要歸大
雅直轍古今爲藝士嚆矢不獨東人士斐然嚮風卽
天下得睹先生辭者莫不以先生爲鵠附而成名者
甚衆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爲文範文
苑行於世史丁曰余居鄉從諸大夫游豈不多賢先
生知足以當世取舍而濶達多疏節豈與委瑣離齷
齷牧等庸乎其峭直爲方非夫卑卑之流至折節下
士有味其言之也猶可得以收天下士心諺云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先生以焉先生嘗謂余士所稱不朽

者惟文章功業以今觀先生身兼數器是先生所自
有之矣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傳

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遂江西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禮部郎中以事件尚書夏言左遷湖州府同知尋入為南京禮部郎中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關至則失失生嚴嵩意罷廢家居久之用薦起提督淮揚軍務平屬倭寇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提督京營已復陞為兵部尚書會病乞歸卒於家遂姿貌現偉博學有才諳尤長於用兵沉幾秘計往往出人意表故能隨試輒效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捕獲鎮定之嗣事者概制失宜諸叛卒乃益驚悍無狀幾於決裂比遂往典留樞印寂然就羈馱蓋其戡定之畧如此

全教
十稿
以有
亂卒
其如
死如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郭廉介

公宗阜墓志銘

于慎行

故大司馬似菴先生郭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二日卒於福山之里第雨臺以聞詔贈太子少保遣守臣諭祭者再遣行人往營其葬公諱宗阜字君源其先江西萬安人國初編田賦兵備倭海上高祖福輝籍登州之福山所因止家焉福輝生榮榮生贈侍郎亨以明經為邯鄲丞亨生贈侍郎天錫以禮領鄉薦仕至刑部郎中娶于淑人生公公十歲能文長以經術成名舉嘉靖戊子明年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尋詔諸改吉士者皆罷為進士受官如故公得刑部主事雅精法家指傳爰書輒中錄囚畿內多所平反辛卯奉命典浙江試所取多名士察能改兵部兼理清黃稽核精密宿弊以除改湖廣道監察御史提督京通等倉癸巳十月夜星隕如雨舉朝莫敢言公獨上奏請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敦厚治體培養元氣累疏千餘言時世廟新失哀冲太子及雲中兵變欲以塞星異公疏中有云母以目前拂意之事為慮而圖之於遠有詔下御史吏問日前拂意事安所指也公具以質對上謂非所宜言廷杖四十復官乙未出沒

蘇松四府奉憲綱從事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曰公如是民有質訟皆召人面鞫不委從事吏刺得吏民過失但爲籍記必有據乃行不輕摘發太倉鹽徒爲盜郡不能制公與蘇州守王公定畫殲其渠魁論散餘黨盜遂衰止其時顧文康公柄政公行部至縣以廩米一斗爲餽費文憲公奉召北上道出吳門登舟一揖而退無所獻遺他皆類此吳中長老至今稱御史廉平以公爲最丁酉接順天四府會廷推保定中丞某入佐臺政公抗疏論某居無行義不稱綱紀大臣且知輔臣時子坦病危疏請召用以爲佞調上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十四

曼山館

謂及撫薊鎮密邇京師不通請問琉璃河工成二公出視又不迎勞二公嘆之會公請修居庸關欲支修邊餘銀爲三料費上疑有它弊罷公歸里下司農鈎校居一年夏敗守臣乃覆奏所放散具有質佐召公以故官巡撫大同會上谷有警改撫宣府無何晉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大同當兵變彼上下務爲姑息衆反不安公第以法御之卽有亂行不少假貸軍中肅然亦無怨聲某年虜二十萬騎寇上谷邊公所遣將斬首虜四十級某年六月虜十萬騎寇雲中邊公所遣將斬首虜二十級以亡失過當不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十五

札諭李文康公曰御史劾夔良是但不當及卿耳奪御史休罷夔良戊戌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雁門以外艱歸復除易州徧歷阨塞修築亭障所部無警轉陝西左叅政分守關西甲辰徵入爲大理少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薊鎮故少邊寇守備頗弛公計以爲虜勢日張迹且及漁陽乃條上守邊便宜五事欲遠設探報選調兵馬增益戍卒預蓄芻糧請給火器上以其策爲是時莫能信也庚戌之變議者思之初公第後與江右士夫修里閭交後見夏嚴二公得政乃自引避不從皇子孫

去制府二百里公聞其被圍趣發兵往救至則無及
御史上書但爲二將請卹而匿其發蹤狀給事中禹
不知也以失援劾公及撫臺陳公耀等俱逮下吏各
滿一百陳公死杖下而公諫成陝西靖虜衛涼治困
篤獲興行二百里方蘇至邊徼民屋以居耕牧自給
僅免凍餓部使欲爲公葺宇使廩人授餐公爲書謝
止焉暇則手錄方書廣施藥餌及進諸生徒質問經
義彬彬嚮風居塞上十七年世廟一日札問司馬故
督臣宗皋安在以諫成對後廷臣部使薦至十餘疏
竟不復召蓋其時分宜在位猶尚以前嫌也隆慶改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全末

元廷臣奉遺詔詔公從戍中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
協理戎政至則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道中陞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會給事中某論公前在邊失
事不當錄用下吏部楊襄毅公具知張達等死狀爲
上別白之有詔趣公視事而公以年迫七十上疏求
罷 上亦念其老許焉家居二十餘年部使及臺諫
薦十餘疏奉旨推用者再而公不出矣萬曆戊寅大
婚禮成以公年滿八十詔守臣及門存問壬午元子
生詔存問如初丁亥以御史大夫吳公時來請詔給
原米與隸歲以爲常戊子撫臺李公戴等以公年滿

九十聞詔遣行人張廷陳奉幣羊酒稱制存問公
上書遣子謝未幾遂卒大臣三遇殊恩故所未有也
公爲人剛方嚴重言笑不苟清節絕俗非其道義一
介不以取予行軍治官號令精嚴致在必行不爲文
具故事宜大三鎮供制府私藏歲若干金公皆斥爲
官費令解官收掌司其出入一無所私南京罷歸以
秩金買館二具至淮安登陸顧值不足賃楊總兵二
十金歸十餘年無以償楊又不欲負其責復鬻其一
其遣人償之家居環堵蕭然不異寒士終無所干於
有司卽有過而式問者亦不幾見也天性孝友白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全末

兄時侍父母病寢不解帶若成人然及仕宦所得祿
賜歲用之餘皆進之父母爲家公財與諸弟分產惟
弟所需取其愉者弟某嘗有疾灼艾意頗難之公爲
解衣先灼以分其痛在闕中時族人有貧者父母死
二十年不能葬及公歸先爲葬其父母後置田宅妻
室使有家焉友人唐君爲廣東教職卒於官不能歸
葬公馳書所部求其襯及子孫以歸春秋雖高服禮
不懈歲時大節必焚香望拜世穆二廟哀書到出宿
郊外朝夕哭臨如禮燕居整飭儀觀不見惰容飲食
服御皆有常節出人里門不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

小兒數十輩隨之氣骨強健善自保攝性甘澹治
聲色玩好一無所嗜故臨難不懾享有老壽云內政
整肅子孫皆布衣芒屨無所紛華家雖不饒而供養
甚備朝夕上食祝嘏祝噎環列左右夜則更臥榻前
候其欠伸終不敢離人以徵公訓焉公生弘治己未
正月十三日比卒得年九十歲

卷之四十一

八

吳山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天佑墓誌銘

徐階

公諱天佑字世胤號方厓台之太平人舉嘉靖乙未
進士為鳳陽推官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遷大理寺
丞歷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刑部左右
侍郎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刑部尚書歲
乙丑以留都之績上世宗皇帝若曰茲予能持法
任職之臣也進公階資德大夫勲正治正卿贈祖廣
德知州崇賢封父相如其官祖妣皆贈夫人明日
公諱恩闕下退謂予曰某親老矣願得致其仕歸奉
歡徵錄一 卷之四十二 公九 吳山
一日之養子再三慰留之公亦再三言淚泫泫與聲
俱下行至德州遂疏以乞得予告後三年戊辰今
皇帝用臺諫薦悉召起賢士大夫詔徵公復為南京
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於時諸縉
紳相與私議公之出處或曰公大臣當以國家為重
其必來或曰公素孝孺以親老去今親加老其必不
來已而公再疏乞終養解之者曰公志堅不可回且
公未衰其為國家用固有日姑聽之以訓世之為子
者於風化庶有益乎吏部謂然擬如公請詔從之蓋
羣情於公深有冀於將來故聽其歸如此而公以踰

年己巳正月四日遽得疾卒於是論者咸嘆訝於事之不可知與國家之不幸不獲究公之用然又必曰公於事親其可謂無憾也已公為人能介然自守而濟以明敏博大其始為推官則有聲為御史按貴州宣慰安萬銓所為多不法公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斃諸獄將遂按銓巡撫劉某納銓賂使為授甲而為移文諸司指仁木之死為召彙以脅公公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吏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撼卽以其日囚服出就理酉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不服貴與湖廣鄰也公檄界

錄後錄 卷之四十一 九十一

人雖服法在南京刑部齊庶人殺其僕以誣儒生陸某故富家法曹畏勢引嫌莫敢斷公獨毅然出之劫兵馬胡光弼梏其官因請勅吏部歲一考察諸兵馬以儆舍者閩人馬廣坐法當斬或以巨嗜意丐公緩死公竟棄市有冤獄逮繫數年公嘆曰死重辟也法官固知其冤不為白乎遂以疑讞其在告晨夕侍親側竟四年足跡不入城府暇輒讀書如儒生創大宗小宗祠數調其族之貧者至節衣縮食不少靳鄉先生林恭肅公受若干年為請於朝賜葬諡天台夏公鏞以文行稱于後梓其集又卹其孫故公勲業錄後錄 卷之四十一 九十一

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傳

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山東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廬州知府移保定擢山西按察司副使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移疾請告者十餘年起家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尋協理院事吏部左右侍郎南京禮兵部尚書以考滿如京師適家病卒時隆慶四月初九月訃聞予祭葬如例嶽居官清介而質直簡易古風士論重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九十二

吳嶽傳

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晉

公才墓志銘

余繼登

萬曆丙戌秋前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晉菴戴公卒於家守臣以聞天子為悼惜詔太子少保晉伯子祭司空子葬於是贈太子少保祭二壇遣官管葬如令甲公諱才字子需別號晉菴其先景州人五世祖曰榮者文皇帝時徙滄州家焉榮生慶慶生宜宜生臣宜臣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宜配馮氏配蕭俱夫人戴自徙居以來世孝弟力田公生而穎異沉靜始就外傳即端重如成人年十二試於郡郡守姚江吳公大奇之曰此公輔器也聲藉藉起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甲辰成進士授行人已酉擢戶科給事中庚戌之秋虜躡關而入直薄都城大司農出倉卒乏軍興請一切加諸道賦公抗言今畿輔山陝諸郡歲苦虜募兵市馬甚勞費矣而復議增馬江南諸郡每先期輸納料銀又豫輸機兵民快一歲皆目前權宜之計而復議贈賦是竭澤而漁以重困民也部議竟格不行已巡視光祿禮覈伏蠶修為四事上之歲省大官金錢十二壬子轉吏科右矣丑轉左以內艱歸服闋補工科左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九十三

資德傳

尋陞兵科都公以倭夷猖獗闔廣用兵無虛歲
陳三事曰亟勦滅慎防守馭客兵言中款下所司
行之公之在諫垣也毋務以鷹擊毛舉為名高然數
引當否馳趨和承意久之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公亦
無少望循行郡國精心牧政踰年以外艱歸服除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甘肅新中虜無見車
騎卽羸卒乘亭障者半菽不給公至撫其瘡痍而乳
哺之首為請帑餉墾荒田興水利乃次第簡兵將習
擊技飭烽堠虜人輒遭創去而紅柳林鎗竿嶺之捷
甘鎮向未嘗有也虜既數不利遠塞則以其間建學
成徵錄 卷之四十一 九十四 晏山館
明教振廢省刑種種具撫甘議中公撫甘五年斬首
捕虜數十百人修築墩墻以千百計招徠降口若干
奪獲羊馬器械無算而公亦以積勞晉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五郡父老及諸番夷卧轍攀留有詞者誦者
感而泣下者肖像而尸祝者於戲此足以知公矣公
前至陝有秋防之役卽移鎮原州儲芻糗守要害比
及瓜期既撤防套虜忽入延綏殺總兵郭江執副總
兵時攀以去科臣列失事狀詞連公夫虜所出入定
邊瓦檣諸路非公所轄地言者誤及公不自明也詔
公歸就覈明年隆慶丁卯公事大白仍以原官巡撫

河南三月入為大理卿已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
公再為法官持法平亭所定買休賣休諸律著為令
庚午八月宣大總鎮臣以謀者言東西虜酋當大舉
入寇京師戒嚴 莊皇帝飭大司馬修戰守具詔諸
鎮整兵待援乃起前都御史帶川劉公守通州提督
援兵而改公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督
餉事公言虜勢叵測徵發貴豫請令密雲諸處司計
之臣悉心經畫益廣儲蓄俾應援兵馬在所關支如
取諸寄此與輦輜重而勞軍者功相倍也既而虜偵
我有備旋解散去 天子益心重公遂以其年冬陞
成徵錄 卷之四十二 九十五 晏山館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公三蒞陝益熟其利弊某帥勇某吏賢亟露章薦
之某帥貪殘若選悞不任事某吏墨亟劾罷之某費
冗亟節之某餉宜增亟增之某屯田鹽法可以佐軍
需者亟議之某路番虜所窺伺亟撤鎮兵防禦之某
城隍墩臺可修浚者亟以時繕治之而其大者曰永
安堡堡在靖虜之北中衛之南曰裴家川者腴田可
萬頃民苦虜不得田作公為相度地形築墻建堡疏
於朝更今名且請以固原守備某督兵營田以苑馬
寺少卿兼會事某移靖虜整飭兵餉而秦隴之間屹

然成巨鎮矣會僉首款關乞貢市 莊皇帝采議
言報可而虜吉能者僉首技屬也援例以請下公議
公言東西虜各為雄長投職宜均通貢宜隨僉首進
入為便若互市則陝西重鎮既不可招之內地甘肅
蕃回開市已久又不宜令強虜混入以滋禍階惟延
寧二鎮頗為近虜然闌出之禁甚嚴亦不宜因市啟
釁互市第可行之宜大不可乘陝西也有旨切責公
公卒主延寧二市且疏改延綏市於紅山關門之外
復寧夏清水營舊廠以備不虞乞椿朋馬價以充市
本列卒環市以備虜心故虜就如冬日而畏如怒震
賦錄 卷之四十一 本木 長山輔
兒公在事無一諱於市者 天子亦以酬功之典進
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兩歲
中又陞俸者一白金文綺之錫六 今上念公久勞
邊事乃命以原官掌南京都察院事未抵任改南刑
部又改兵部參贊機務公按江防緩急為飭兵卒部
署方畧巡鹽御史某奏改浦子口五衛隸御史節制
公言南畿各衛分列六營以藩籬根本統領則以內
外守備巡視則以科道其來已久一旦改隸御史使
堂堂六師下同郡伍非建制意也事遂寢蓋公習掌
故持大體時方倚以為重而公以繼妣劉夫人之憂

歸矣狀言方公爭互市時或諷公第開四市如貴人
指廷賞可立埃公正色曰市之利害籌之熟矣徇下
而讓上便身圖而不計國是有臣如此將焉用之謝
絕其人去公既去鎮喜事者卒開甘肅之市令番夷
交惡為國家生一邊隙蓋十餘年而公之言竟成左
分云嗟夫天下有任事之臣有喜事之臣喜事者幾
圓志銳見利而不見害故嘗試暴施卒之利一而害
百任事者老成持重審較利害每却顧重發故多利
而少害若公者所謂任事者非耶公家居久督撫邊
省交章而推轂公者六七公大都言公經濟長才不
賦錄 卷之四十一 本木 長山輔
宜久棄林壑而公願以老無意於世往歲西虜內訌
主上屢西顧憂未始不念公言效而公適矣情哉
公長身嶽立望者知為正人君子居常恂恂飲人以
和至當大事決大議則天動星廻而公不可奪也姓
至孝居喪柴毀過禮甘恬澹薄嗜慾仕宦四十年自
奉甚約終其身無世俗聲色之好園門養重無一諱
撓守牧權亦無尺一走長安道中輿論高之萬層丙
戌九月日卒距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得年七十有三
佳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三目錄

南京兵部二

尚書

劉采

陰武卿

郝杰

侍郎

李郁

宋琰

陳宜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目錄

黎福

王倬

潘旦

王教

謝存儒

劉畿

郎中

劉學朱

主事

曹深

引除

郭應聘

吳文華

虞祥

馬顯

王詔

呂獻

陳琳

劉棟

王積

陸穩

顧章志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三

南京兵部二

尚書

劉端簡公采傳

耿定向

蓋聞古君子之仕也不擇利便不避險難不驚聲名不枉徑竇循理奉職行法俟命而已乃輒近顧謬不然士人艷慕清華競務巧宦上者矯然樹頰信眉揉情節節欲以釣奇而顯為名高下者卑卑媵媚附麗習為韋脂藤蘿又其衰也納賄通直如市賈然曾不為恥及國卒有緩急則如竊鼠驚豚縮穴逸垣突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吳山館

然如是而卒倬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若遵古之道而困厄以老者故家甚世懲遵道者之困厄而慕彼之成不虞其敗也則率以為宦術嗟夫嗟夫何不取吾鄉端簡公之履觀之也彼務巧宦而敗者無論即倬成者所喪滋多守道而困厄故自有不損者在矧守道如端簡則亦卒躋崇臚以榮名終矣獨奈何不法此而慕彼也余為是慨特述公履詮次其言論俾後進者覽鏡而遐思焉公諱采字汝質別號安峰其先為洪都人國初有諱均祥公者始徙居邑東細石嶺是為河東劉氏曾大父曰德敏

登仕佐郎大父曰紀父曰漢舉弘治戊午鄉試為
德令後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建德公
長子木舉鄉試仕至濟南府同知次未補邑庠生公
季也初昆仲咸以文行著時稱河東三鳳云公孝友
天植居子舍有郎中令浣滌廁踰風家事屬長不私
財建德公卒于仕公衰毀柴立匍匐護喪歸同兩兄
居倚廬三年不禫不飲人服其孝自少樞貌穎中不
事攻苦而自爛博士業宿學名彥胥傾心下之嘉靖
壬午遂以春秋舉鄉試第三中己丑會試次春秋第
二廷對賜進士高第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盛藉
賦徵錄 卷之四十三 三 雙山館

移帑羨金轉糴為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意異多文
之公竟矯申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緝編輸償卒無負
者居宿幾年而遷戶部員外郎尋晉郎中久之乃遷
四川布政司叅議督理黃冊蜀王遺公金幣腆甚公
一無所受蜀人有官銓司者與公為同年居里中以
私與監司構公寓書規之而蜀人因并銜公既典銓
故滯公踰五載不調後蜀人敗始晉廣西按察司副
使粵西夷部錯居有司煩苛以致負固不逞時部使
者議勦公抗議撫便部使者憾其抵已上章 劾公賴
當事者故請粵西利弊乃不直部使者而賢公云某
年晉廣西南布政司叅政尋入覲某年晉廣西按察使
某年晉廣東右布政嘉靖之季政府得以賄交自信
州始公之入覲也適信州當國諸計吏謁相國率薦
金幣代羔鴈而公獨否既信州按儀藉召諸計吏飲
而獨遺公諸為公動公故宴如也後分宜嗣秉政溺
賄特甚銓政濁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
始轉福建左轄蓋任踰年自度不能徇時取容擬引
疾去會山東巡撫缺而華亭公新得與政力薦公乃
得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巡撫者
率致數千金為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號自守者不

免公獨無一緣之僥達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門者
或嗟異之而夙與公善者僉為公危或遺書過公公
不答曰任之耳尚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借勢螫毒
朝士憚如豺虎一歲銜命視師海上鐵巡以下率
踰境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東土也公第
令候吏持空刺迓之趙手其刺恚曰安峰誠安耶諸
司聞者為公惴惴或以告公公第發一喙耳公之拊
循山東也剗去煩文獨持大體遇諸監司暨牧伯長
吏開誠披懷不為峻吟以此人人盡傾相與討求民
隱勞畫利弊為之平賦均徭與民休息稱頌到今藉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三 四 晏山館

復改佐戶部時大司徒以刀泉不辨獲譴公攝篆
世廟徵發旁午水衡錢告竭公疏請裁諸費不經者
不報居有頃南京鎮武營卒亂司徒黃公遇害廷
議代者公語家眾曰必我昔人畏團管故使我今人
又畏南戶若阱矣將誰使趨治裝果以公往公之南
也門下士有自負諂翰略者請從以備非常公卻之
曰朝廷使我南將輯寧是寄豈兵之耶若無所用
之比至諭管卒之亂以餉故而餉之不給則轉輸之
弊不釐致然耳維是條畫度支便宜事凡運糧至計
道里遠邇分定便庾以省諸徼費戒主計者別室一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 晏山館

甚其大且難者時民苦採鑛而命下嚴急諸司廩
廩不敢遽遷公上疏請緩詞極婉剗獲允御史某請
開膠萊河通海運上可其奏因遣視公條其不便
者五御史不能難事竟寢庚戌虜薄郊圻詔近畿
撫臣提卒駐臨清諸處扞蔽後歲沿以為常士卒疲
苦公疏罷之初巨寇楊士仁聚眾鬪青徐間公應機
勦撫捷奏蒙金幣之賜越三年晉南京兵部右侍郎
其年以考績北上值虜警報日至而團管協理缺人
在位者爭引避因廷推及公公受任自矢曰我無橫
草功蒙恩至此卽有急便當以身殉耳

切收支憲札由是轉輸者所在稱便而運艦翩翩踵
至南餉至今紅腐山積多公畫一規也辛酉以災異
自劾免先是公之南也頃行請於執政曰某病且衰
不稱任使第以留京未靖誼不避難茲行賴宗社之
靈處分得少效其愚慮會須還我骸骨耳至是懇申
前請政府諒其誠特贊允之公去南後代者以居其
邸舍觀其扇鏽牆房整飾如新益嗟嘆公德云丁卯
穆宗登極起公南京工部尚書任改南京吏部尚
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士紳資適逢世
多喜與事就功而公故任真自如恪守舊章填以寧

靜往時脫巾士懷懼恩威率戢斂縮毋敢諱者已
已公以七十引年乞休 上溫旨慰留朝士榮之庚
午公復乞休疏凡四上 上廉公情懇特允馳傳歸
歸三年而公以天年終蓋癸酉十一月二十三日也
有以聞贈太子少保諡端簡祭葬錄廕悉如制於
戲仕宦如公可謂善始善終矣惟公初仕以進士高
第卽膺華選不爲進越顧薄臺諫之選不就而甘心
外補及守州時治行誰復最者乃踰考而董董晉地
官郎地官郎卽今才俊人蔑視之以爲俗局公遂巡
斯曹凡幾年所而始遷少參又五年而始進臬副又
歲徵錄 卷之四十三 七 曼山館
幾年而始進藩參曾無積薪之嗟且蜀暨粵西滇南
皆險遠仕宦人所不樂者而公怡然安之已留左右
轄而得廣東福建廣東福建又皆脂膏地人易黷鱗
而公居之顧益嶢然中簡晉巡撫纔合輿情然已後
矣後由南少司馬得轉北少司馬由北少司徒得晉
南大司徒皆緣時艱人共避之而因以及公豈非遇
時而命也哉公生平廉謹好修而恥矯異以抹名篤
中隱厚而羞詭隨以阿世通敏中瑩而不炫智以矜
賢以是自爲州牧敷歷藩臬所如落落更未得一汲
援在宿且見抑于漕臺在粵西且見刺于部使者而

譽卒殷殷隆起遽沒世而人無瑕疵自斯以觀公之
初滯而後達遇險而卒夷始晦而後章命也夫夫彼
汲汲於速化戚戚於蒙難噉噉於就名者直與命相
持耳竟何如或公嘗自謂生平宦業多得之宿州一
任語後進以仕宦要領曰惟毋附麗自立而已旣官
藩臬四五任後家用常窘時時稱貸戚里中顧嘗謂
入曰居官廉之一字難哉難哉吾猶有愧云公於平
時知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夷雖不肖撫
之如才賢恒言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
故耳公無夙疾倏有中表喪躬往殯之其家不能除
舍而野宿以此中寒病歸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
訪其人衰老且貧公心憐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
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五月十九日蓋春秋
七十有四耳公以鞠躬敦行爲學不雜異教晚年嘗
祈曰吾不願年多多一年增一年過矣古云多壽多
辱吾有味乎其言之也是可觀公之篤脩且達矣天
臺生曰余聞鄉長老稱說建德公世載醇德蚤世濟
南公秉家政其馴行孝謹不減端簡公云端簡公始
師里中三泉董公某董公故清脩苦節人也而又繼
師少保莊襄公其父兄師友淵源所漸如此又聞舉

鄉試時報至而丁不色喜日中猶惛惛然也長公
謂之曰此何病而猶然惛惛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深
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故若此仕宦奕世潤益
高而子程至今惛惛不加以寒素豈緣誠飭
謂其潘靡所從來久遠矣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九

南京兵部尚書郭襄靖公應璩墓誌銘

陳經

公諱應聘字君賓居華溪因以自號其先世汾陽三
以勲德著于唐孫嵩避咸通亂南徙入閩家新寧之
郭坑傳十六世惟高徙莆之魏塘遂為莆人公高祖
師凱曾祖宗訓皆隱君子祖伯玉治經術弗售考滿
舉鄉進士官廣西太平郡倅祖考皆用公貴贈資政
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太平公初取黃淑人繼室以卓
夫人凡三子公其季也六歲就傅即凝精習羣兒七
歲而太平公卒宦所公奉檄歸刻意力學嘉靖丙午
歲下鄉庚戌第進士授戶部主事典積芻督府咸寧
候部下橫索芻商賄公持不與以去就爭之咸寧稍
戢竟不能釋憾於公司庾通州適米涌貴公令輸者
得納緡及賈損則亟糴充庾而歸羨金千 朝上下
交利焉司推清源以不涅稱司驗糧能抑貴瑄清宿
蠹稍遷員外郎郎中在署凡六年拜南寧守南寧故
盜區公單車馳赴諸不便民者悉罷之繕甲增戍盜
不敢跡其界發左江兵佐制府平東粵寇得賜鍍金
三殿役興堂使者檄公購漆八十萬觔旬日而辦已
未壬戌再覲皆以治行尤異沐衷燕當世榮之遷四

川按察副使備兵威茂崖棧險艱堊湖相濟公至下
令刊山鑿石築孔道若干里行者德甚稱郭公路松
藩備兵使者缺公兼領其任西戎素驕數徵我厚資
歲費金帛累鉅萬不且羣噪公召諸番面諭禍福為
立誓奉國賞物而卻無名之求諸番感威信各拜舞
驛道云岐山鷺木如二寨久為邊患公以計蕩平之
遷東粵恭政守嶺南時流賊犯增城執辱前守史公
至輒發兵逆擊破之二源羣盜僭號偽授肆掠惠潮
聞公率所部兵從制府吳公大破之晉西粵按察使
尋晉右布政使忠州桀酋黃賢相與思明酋爭地公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長山館

璽書金幣嘉賚焉晉少司馬填撫如故已召
為少司徒遭太夫人憂歸守苦由絕意仕進久之十
寨餘猶寇武宣勢復熾上念公熟粵事以少司馬
起公于家再撫西粵賊聞之即解竄公請留宿將假
士酋韋應鰲世守之而循復靖居三年晉右都御史
兼少司馬總制西粵先是東山營卒亂聞公至爭丐
降公戮其元兇它釋不問覽東事慨然曰人心獨幸
亂哉皆兵賸民咎實在上乃作旌廉杜媿功令頒誠
將吏諸將吏廩廩亡敢操一幣詣制府者公閱兩粵
疲供億汰轄門冗役悉蠲津澳諸稅以利民於是粵
人詡然若更生云 召掌留臺籍餘餉五萬一千有
奇 上之尋晉大司馬叅贊機務舊京尺籍久耗公
疏請廣選鋒增徵巡又條勾軍四議俱報可時上
注公甚殷而公業已億懇乞骸骨章五上不得已聽
公還幾其瘡而復用之公亦孳孳憂國將歸之日猶
上安民四議以應明詔比抵舍病轉劇僅十餘日終
于寢享年六十有七計開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公躬
自節尚既都榮廡未嘗有兼珍襲采之奉謙抑不伐
跋履儒生居常獨處一室足不踰閭澹泊寧靜蓋其
甘然也出入中外餘三十年削跡權路凡遷陟率以

久次得之其起撫西粵政尚寬大與時殊越誠
公臺坐成粵公周恤其生死棟國者嘆其貳已屬耳
目偵之而公屹不為動竟以完名終其身宦輒所至
輒有惠迹兩粵之人爭尸祝之公平生論著尤長於
條奏有粵西疏議總制兩廣疏議留樞疏草西南紀
事邊防紀實諸書行世

又傳

海瑞

儔者傳也必其人足傳又得其人傳之公足傳余不
敢謂足傳公願非公余孰傳之公郭姓諱應勝甫三
孝子後起家世廟庚戌進士試戶曹值虜虹又仇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十一

姜山館

咸寧佩大將軍符禦之大驕黠士新進不習邊五
草積郊外恐甚以不足當虜炬也又不勝大將軍
轅無願就職公忼慨曰主憂臣辱何辭難領明智
仁最劇二場大將軍果縱部索賂不與禍將逮公
不與籍草三車一輪幕府一貯部曹一至關治疏且
聞為孫司徒所持公更多筆索者九爭橫為戢公
就無能撫摺六載一即乃出守南寧公木疆不巧官
當分宜比大將軍曹即挾賂伺分宜門如市公又不
與輸邊推關累空案往亡謁返亡贊分宜以嶺外
南寧郡投之南寧故守連歿且歲寇帑脫行也公不

寧儉潔無異郎官兩覲空手不謝寧人德公淡骨
寇屏界分宜不得隙乃又遷之威茂備兵公首單騎
論吐蕃種落正賞格先是要賞禍備兵者丐服如束
豚文之乃參吾東藩到境掃從化龍門二源諸寇西
人德公自南寧吾東人德公自此始于時分宜敗公
復西按察尋轄藩復新寧永寧二州皆公劈畫晉填
撫討府江懷遠乘勝芟洛容流黨下堅巢逾百壘斬
敵千萬亡算粵賊如落葉掃一番更多一番公雄補
次第後迄無待再掃難不在捷伐在善後不在多籌
計在杜股剝粵人德公甚功宜麟閣江陵者專權喜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十一

姜山館

操切東吏嚴束溼公不黨如分宜時十寨連亂起公
憂居再撫公不謝故吾江陵新法自負利百世積鏗
殺公曰何啻膚朽腹奏損數十之七禁郵傳公曰何
責黨平原奏免粵過往乘傳罰毀書院公曰何嫁禍
聖賢箴復白沙新建諸哲祠且搵文以祀時御史劉
臺糾江陵怙喪褫職憾未已嗾爪牙飾毆逮戍隸粵
郡臺過公郊勞為僦居贈餼歿躬祠表楔購其屬歸
畫語入大忤江陵江陵死其黨俱敗公得免總制兩
粵命即日下兩粵故苦奉大吏將領不服扞圍日計
剝軍幾何幾何也時遂有東山之變公至未言討賊

先下令旌廉杜餽以身擔持半通入吾私邸吾若
半通入吾轅門吾若法將吏人憚恐士民人加額東
山叛卒悔禍爭丐降公顯僇十渠魁劫橈舊債將空
名縱騎鷹逐薦賄者悉投竄大搜爬弊實橋稅澳利
捐洗無留粵人始知 朝廷置大吏爲生我也踰年
召總南御史臺旋荒樞則 天子念豐芑重不令吾
粵人專公公入留都貴人爲滅驕從余至公偕訂崇
質進貢黃馬快船諸中貴視爲私艘挾貨牟利故事
也公峻裁抑振軍實悉考選具殫心力病發連四五
疏乞骸猶引余榻前曰勉矣 國家事語刺刺若無
恙者乃歸不旬月訃傳矣嗚呼公余所共戮力 王
家矢志末路者公歸乎歸而逝乎恟遽也 宗社維
休不公忽遺余不知也余不知也余壯登 朝爲郎
以清風洗校以孤忠汲引公環召余亦厥起聯舍于
南薑桂聚味恨相得晚余初兩人者相姓名未得杯
斝也公不余私余推轂余亦不公私公執鞭公已矣
余後死余不公傳其誰傳海瑞曰世道大氏壞在貪
賦俗人心只是念頭差遂以貪畢竟其身流蠹風俗
公之不貪三白首灣處遲馬後鞭處咸寧分宜江陵

深難哉難哉而進退完珥是不貪位自公開府囑
停樽珠胎斷曾丘太宰嘗問余部司馬填而粵地
毛幾尺良然是不貪刑前後削平夷獠功滿東南粵
草寧宇誰造也孫膑救若網網生是不貪功嗚呼
三不貪可以風矣公何以死職念死不忘 國家公
罔不貪身後錄名者也

贈太子少保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月溪陰公

萬曆十六年某月日南京兵部尚書月溪陰公卒于

位公諱武卿字定夫月溪其號先世元萬戶天與來

自湖廣之崇陽則內江陰氏所自始也萬戶公四傳

至柰柰生璽公之祖璽生汝夏公之父也祖父以公

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黃氏母洪氏併贈淑

人公生而岐嶷七歲即能為文年十五補邑學弟子

員嘉靖乙卯領西川解士額丙辰連第南官成進士

初授南戶部主事丁內艱復除刑部陞員外郎甲子

陞陝西提學僉事丁卯江西右叅議分守九江戊辰

本省按察使之副尋督學廣西壬辰福建左叅政甲

戌江西憲長丙子陝西右布政尋轉左從二品目三

載兩推南贛保定巡撫皆不授繼推南京兆始授己

卯典試事闈中轉太常卿壬午奉勅巡撫保定癸

未以左副都佐內臺理院事轉兵部右侍郎尋、即

轉左乙酉陞南工部尚書丁亥改兵部奉勅叅贊

留樞機務戊子夏偶一疾竟不起享年六

由郎署至八座居官若干年事當為未嘗不力乃

其或不當為也亦未嘗輕下為勿為耶

奉性謹兩為督學使者所至能得士分守九江也

湖故盜藪賴公擘畫一時稱如淨練焉在廣西署臬

篆則贊佐督撫殷公平徭徭在閩則與叅將俞大猷

平倭亂于興化兩皆受上賞繼總憲江右則黜貪

墨抑豪右貞度肅僚忌者不能中公傷其歷左右轄

以旬宣關陝也通民利而錢法大行屬歲稔又大著

勞績于荒政因星變修省考求利弊十事一日給戶

田二日定本折三日謹收支四日議儲蓄五日處虛

糧六日覈屯課七日驛清傳八日備邊餉九日辨賢

否十日嚴吏卒議上兩臺盡措之于行又能贊佐督

撫董公殄除妖賊以白蓮教惑眾者太常卿奉

上耕藉田郊天祀地謁陵享廟事事循典故行無

失禮前後蒙賞賚有差撫保定則勦平劇盜行劫鉅

鹿新河間者畿輔賴公寧謚又以清丈田糧議處賑

恤清理河道湮塞申飭三關墩堡虜眾內附有功也

欽蒙叙錄所賞賚甚多而權璫之藉沒惟公嚴覈惡

黨馮佑等財產無敢一有寄匿者上知公能奉法

無私將大用公于是內臺之命亟下矣轉兵侍郎督

修慈寧宮兼督壽宮工程又運籌遼左有功

功蒙優叙優賞者蓋又一類中凡四五為六司空子
 南也應詔數隊人事繼造則議減免拖欠則議蠲免
 物料則議暫免以至議寬造器物議查復後復議改
 折皮張乃若杉楠花梨等木議停解停取種種皆為
 國為民之言後因備運糧儲而敷陳五事也一請關
 防以肅清耗一查工匠以濟工作一覈底船以杜推
 諉一慎僉選以嚴責成一清船號以便催償此則有
 益于消政者改兵部欲修舉寔政又敷奏凡六條一
 補丁壯以寔行伍一徵折色以買操馬一增火器以
 固營壘一優撫馭以重巡遊一嚴捕盜以翼都會一
 廉徵錄 卷之四十三 十八 吳山館

藉職守以肅常此則有益于兵政者後因快船得
 所以處而欲議及于黃船也又遵明詔陳十事一曰
 分大小黃船之差二曰減太常官之差三曰減駕船
 之軍額四曰處原駕之正軍五曰會計行糧之數六
 曰酌量應募之直七曰議接船之銀八曰議修理之
 費九曰派編應詔快船十曰撥差應屬兵部此則又
 有益于船政者也方竭盡心力知無不為以斬無負
 叅贊專任不謂其遽至是可惜也奏聞 天子悼公
 不久下位才可用而不及究其用也贈公太子少保
 他郵典址優厚

容所吳公文華行狀 葉向

南京兵部尚書容所吳公卒于家兩臺使者疏聞
 崇稱公純德名臣郵典宜備厥嗣太學君將以得諡
 之日葬公乞銘于鴻筆而以小子高為公門下士使
 具狀焉小子自蚤歲辱公非常之知得藉手而狀公
 甚幸公諱文華字子彬別號小江晚更號容所先世
 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岳山始祖贊為施州守再傳士
 興徙漣江遂為漣江人士興數傳至寅訓導太平訓
 導生處士公瑜處士生廣西按察司副使公世澤公
 以右都御史秩滿處士副使皆贈如其官副使娶贈
 夫人陳氏生公公十七補諸生即為督學錢塘田公
 所器重嘉靖乙卯舉于鄉明年第進士當授北曹郎
 以母便養乞南得兵部適三殿工興內璫主進顏料
 牒所司具舟三百艘公裁其半璫怒甚脅以危言公
 徐應之曰中貴人欲多索舟為市販地耶夫使舟不
 任載者責在郎使舟任載而故為逗留以乏上供者
 責在中貴人璫無難遠巡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
 數所省郵傳金錢無算頃之 景藩之國道留都復
 當與舟藩即從人橫甚道路苦之時公已徙督草場
 他即在事莫敢任尚書以屬公公代綜其役事事洽

廉徵錄 卷之四十三 十九 吳山館

辨問詢王傳與約非 王命而私要素者請治其
傳唯唯一夕而去無諱者其督草場屬振武營變後
尚書創前事多所假借卒有訴增租者即為奏減報
可矣公得檄持不下曰此其地固昔瘠而今腴昔乾
涸而今受賦者也稅額有定何可更且此曹驕宜裁
以法曲法以長驕憂無日矣尚書不能從未幾去公
從吏代者疏請如舊制乃已居南中六載才名蔚起
為諸曹冠癸亥晉湖廣提學僉事端模範絕請托士
子相慶得師初抵任業迫試期公疾走列郡晝夜校
閱所衡臨錙銖不爽楚人至今稱賢學使則云前喬
後吳喬者關西喬公世寧也乙丑晉四川參議分部
上川南武定叛酋鳳繼祖者滇部也逃入蜀界兩省
合誅之連歲不能得用公方略乃就擒天全招討副
使楊時譽以承襲為招討使高定所困相仇殺久之
邊境騷然公檄論二酋咸悔懼因代時譽請兩臺俾
得襲事遂解明年晉廣西提學副使其教粵士如楚
而以粵俗樸開誘為詳已巳晉山東參政歸里中省
侍太夫人留連踰歲乃履任屬藩臬乏人公兼攝數
篆督儲清戎課吏折獄咸咄嗟辦中丞真定梁公服
公幹局特疏薦諸 朝有貞勁忠亮之語人以為核

藏錄

卷之四十三

三十一

吳山館

齡年晉按察使仍山東隨晉江西右布政使整正賦
役十餘事眾咸便之歲癸酉比士公職之調總校易
禮二經所收士皆知名其冬晉河南左布政使以扶
侍歸未抵任適大計羣吏 天子修曠典旌治行異
等者二十有五人公為之首璽書金幣下大梁士林
艷之大梁故苦蓄積計畫罔措公至則酌盈虛嚴出
納禁羨者適逾查輸諸宗胥藉以給先是 詔祀革
除諸臣有司寢未舉公慨然曰此褒忠盛典也胡可
緩檢亦志得錄公鉉等五人建祠祀之又下檄修
太吳陵及濟復南陽水利它興革甚眾皆持大體務
舉益于民乙亥晉應天府尹在汴所積羨金萬餘歲
吏具籍進請納行李不則贖而白之臺使公不應第
以精授代者充公帑而已其廉不近名如此去之日
宗藩及汴人扶攜造送至車輒不得行途次晉右副
都御史巡撫粵西粵西方旱災流亡載道公疏請賑
恤不待報已先發廩庾矣仍令人齎帑金乞糶隣省
稍儉常平法給散募民能墾荒者予牛具種子地利
益闢饑而不害已乃覈田賦均驛傳飭兵戎疏設昭
平縣建養利州學劄武緣縣屬之思恩移兵
林增河池同知經略種種足規永利六平

藏錄

卷之四十三

三十一

爲患公檄參政陳應春剿平之擒斬三百七十級
平賊首黎福駐父子聚眾剽掠執孝廉歐鳴鑿索賂
聞公至懼釋之公佯爲不聞會督府徵師討羅勇兵
盡東公陰留三千人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福庄
乘夜攻下五指白冒諸峒斬一千三百餘級俘二百
餘人捷聞陞俸一級賜金幣隨招撫餘黨二萬餘人
卽其地建管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千餘畝分授新
附及諸戍兵事聞賜金幣又以撫降岑溪諸徭功賜
金幣蓋一歲中論功受錫者三亦異數也其後北三
功尤奇北三者柳州賊巢也聚黨萬餘人悍悍善騎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五
射號刻馬賊諸將縮縮無敢嬰其鋒公策之曰賊強
而負固宜智取毋力爭適河池哂咳有警公選卒七
千餘俾參將王瑞倪中化往剿旣得捷卽馳檄諸將
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池捷北三謂我
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賊巢
不爲備連破七十餘巢斬四千八百級俘獲稱是是
役也兵不及萬費不踰千因糧于敵不洽月而蕩累
世之巨寇本兵偉其功擬策勳告廟而督府某者相
國私人也當公舉事時謀甚秘督府不及聞相國欲
以爲督府功度不可乃薄賞僅賜金幣錄一千本

學生戊寅晉戶部右侍郎以都御史報滿去
甲隨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於養時相國方奪情諸
言省侍歸養者皆惡聞縉紳相戒無敢啓口公獨觸
忌不顧時論趨之太夫人聞公歸喜甚夙疾爲瘳再
踰歲乃逝服除守臣以聞時相國沒矣臺諫交章薦
公癸未起兵部右侍郎仍撫粵匪夷贊以威惠
境內晏如獨湘源熟徭苦催科謀爲變公檄諭之遂
定田川酉峯大祿與母梁氏不相能梁徙避他所隣
酋合聲罪欲瓜分其地公曰此亂階也亟諭大祿迎
母歸好如初凱觀遠息其年晉刑部右侍郎徙左皆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五
需代不得行隨晉右都御史總督兩粵故事郡邑吏
歲時獻遺稱觴上壽糜費不貲公一切禁絕幕夫經
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戰士其他權稅夷船所入
有司不敢問公悉歸諸官毫無染指又以其贏代保
目浮糧八十石民藉以甦轅門持戟之士以數百計
強半空名徵其餉充橐公悉按諸空名者罷勿餉其
存者以隸裨將使訓習宿弊盡除粵人稱督府潔廉
公爲第一歲乙酉淫雨沒廬舍城不浸者三版民號
呼水中公親乘城集小艇渡之發倉粟哺被災者又
請留餘金七萬餘以備蠲賑虔吉二郡故行與

議奪以于淮者公疏爭乃已粵人至今賴之督粵三
歲餘屢有平亂功其最著者如平樂營兵叛公會吳
中丞盡殲之府江諸徭爲梗檄大帥呼良淵深入征
之捕斬千餘級懷集賊首嚴秀珠剽掠封川諸邑公
徵兵若爲西討者以元旦進剿斬八百餘級二捷並
聞賜金幣錄一于太學生倭奴流突海上發舟師與
戰斬七十餘級餘悉沉溺死捷聞賜金幣程鄉妖徒
劉青山煽亂公捕其魁七十餘人寘于法餘悉就撫
奸民陳鏡等集眾盜珠公矜其愚檄諭散去獨鏡等
拒敵捕斬四百餘級二捷並聞賜金幣惠州賊巢岑
嶽殺錄
卷之四十五
辛卯
長山
洞者最險遠王文成平洲頭二十四寨獨岑洞羈縻
撫之至是賊酋江月照益恣橫肆掠公分布諸將先
伏要害襲月照擒之斬二百餘級捷聞賜金幣瓊州
黎出掠遣將渡海剿之以訓導林立知兵使叅軍事
斬八十餘級降九千餘人羅甸餘孽復出以兵屬副
使鄭人遠捕斬一百餘級二捷並聞賜金幣方公未
督粵時山海諸寇出沒縱橫蹂躪州邑官軍雖往往
小捷然終不償失自公在事遣發遺獲無使滋蔓每
命將出師授以方略輒懸合機宜往無不克其所撫
剽除附十倍斬賊尤洞於應變方味盜起有蓋

州主客兵欲叛應賊者上下皇遽公不爲動移鎮
會城合諸營兵操練擣賞如平時密捕海上謀一人
磔以徇內外帖服往粵有軍興輒苦餉公從容籌畫
寬若有餘經費之外積金至十九萬餘諸節縮供應
之數不與焉海忠介公嘗過治所顧瞻堂宇嘆曰今
日方成衙門意蓋獨推公也丁亥秩滿報績沐恩
如 令甲其年晉南京工部尚書粵人爲祠以祀所
削平經畫處皆磨崖鏡石紀其功明年履任卽疏請
蘆課之久通貧不能輸者及塲地之漂沒者咸豁除
之不數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南兵驕又脆
蘇豫錄
卷之四十五
壬午
長山
不任戰公畢力振刷稍稍改觀會太湖劉汝國倡亂
公念南國根本地宜周防乃疏陳六事練兵葺械選
鋒修城重權嚴警皆保障至計下部議從其四天策
衛卒以儲饌腐邑囂詬主者公計若促治卒罪且益
囂或遂階亂不治則非法乃召倉曹諸役及囂卒渠
魁六七十人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之
不嚴爾無所逃罪叱杖之卒以公爲已庇也匍匐謝
公更數卒曰彼役誠有罪爾曹奈何不白之官而遽
譴在軍令譴者死三尺俱在爾爾自圖之咸股慄祈哀
公曰今姑貸若薄示懲乃痛杖之徙戍他所并黜其

長事遂定中璫有怙權恣睢者為言官所劾
杖言官公率南九卿抗言宜治璫罪有言者語甚切
至不報遂引疾乞休疏三上乃允仍令痊日守臣以
聞公既去而司農上會計狀獨公節省最多蒙旨褒
錄後 詔舉邊才南太宰餘姚孫公及諸臺諫共推
毅公癸巳起南京工部尚書朝紳方望公再出而公
一意堅臥懇辭者四乃仍以舊秩致仕家居優遊十
載無疾而終旬日前邑人見東方星墜大如輪兆在
公矣距生正德辛巳年七月初八日得年七十有八
公弘厚之德出於天性溫粹之氣溢於面目終身未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木 曼山第
嘗言人過失發人陰私雖卑官下吏妄有觸忤亦笑
而受之其有誣誤必曲為掩覆惟恐有傷至于提躬
履道則矩矱截然不爽尺寸辭受交際尤為介特每
仕宦往來必經會府公輒從間道不欲一錯趾公庭
或竿牘相訊亦絕不及私親朋有不得已祈請者輒
贈以金不輕發片刺也通籍三十年粹然完節未嘗
有纖瑕寸類挂人牙齒當江陵敗公卿在位者十九
波及獨公先事引去不入國門明哲見幾人莫窺其
際晚年益難進易退持大臣風節其以司空再起相
知者更來勸駕長安貴人貽書相屬謂公一出則祿

端可俟公傷不略虛尚書權兩載而後得請蓋于
名之際真瀟和也在林下謝絕賓客蕭然一室左右
鬪史即世令不得見面惟懿親數人及門下士最厚
者過訪相接對為歡而已居官無一錢而席先世遺
貲稍有餘即以佐交遊戚屬之貧窶者買學田百餘
畝給弟子員建浮圖于邑東以完風氣助常平濟河
渠修橋梁皆竭力為之邑請生墓夫令憲坐以殺人
抵罪眾稱其枉賴公乃得白有舉明經者憲與學能
者欲奪其饋公憐而極之皆不使其人得知介而和
嚴而恕屏絕干謁而常為德于冥冥沒之日縉紳嗟
惜鄉里奔走赴哭如私親也生平寡嗜好獨詩歌書
法至老猶習大得唐晉人三昧所著有督撫奏議四
都疏稿濟美堂彙藏于家配王氏御史德溢公文早
逝贈夫人繼陳孀封夫人子三皆以蔭叙為太學生
葉生曰史稱黃叔度澄不清滑不濁韓公言及橫
逆事則詞益平氣益和余心想其人以今觀公豈異
哉近世名公卿賢者多矣然議者猶不能無得失獨
于公翁如也豈徒以功業之盛出處之正要必有不
言而成蹊開風而向者耶公為行常畏人知即家
庭不使聞故多傳所得而具論者如此

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郝公志

神道碑

王家屏

余嘗嘉慕古社稷臣求其人當世而不多見今大
河馬郝公焉沉毅有識略歷官中外四十年孳孳國
家之急殫精畢力以奉一人曾不以誹譽險夷為勸
阻用肩荷鉅重匡濟艱危光輔三朝忠勤一節所謂
社稷臣非耶而傷哉已矣訃聞 天子愍之賜諭祭
二壇遣官治葬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國子生踰年公
嗣洛國等持胡進士世廕所為狀屬余銘其隧道之
石余為之歎歎隕涕軫云亡之悲而不能自己也何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王人 漫山館
忍辭公諱杰字彥輔號少泉其先山西交城人元御
史中丞天挺之裔也入我明諱鳳舉者仕長蘆運判
生旺旺生文達始占籍蔚州以季子溫泉公銘貴贈
如其官溫泉公舉鄉試尹衡水任丘二邑擢福建道
監察御史按滇南所至有聲配李太恭人生二子長
本次即公少穎敏能文章嘉靖壬子秋魁省闈丙辰
成進士授行人辛酉選御史遣視三關一踵溫泉公
之跡人以爲奇癸亥按貴州丁溫泉公憂歸丙寅服
除補河南道按順天入掌京畿道監戍辰試事會新
鄭高公拱再相以公嘗露章斥其器量不堪端揆將

借考功法中之公知不容請遷葬去任市新鄭罷起

公原官復爲柄臣所忌出爲陝西憲副滿考得受誥
命贈封父止丙子遷江西參政改山東丁母憂歸庚
辰服除陞浙江按察使兩定兵民之變轉陝西右布
政將行兵民進道泣留車積不得發居一歲轉山東
左忌者引浙變論鑄一級乙酉起遼東苑馬寺卿兵
備海蓋督撫上言兵備重官也以同卿兼之兵備輕
以材臣處其地材臣復輕是兩負也議改公山東參
政兼苑寺卿苑卿之重始此尋以勞績賜金晉按察
使已丑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其年虜十
餘萬騎入寧前公督輕騎擊走之明年春虜悉眾犯
遼陽公督諸將進出塞斬首虜三百八十餘級爾獲
器畜以千計捷聞詔賜白金文綺廕一子國子生其
冬虜二十萬騎入河東分遣諸將禦之斬首虜百奪
其所掠人畜以還幸卯春虜約東西部謀大入公遣
副將李平胡及其未發合諸將兵出鎮虜臺掩擊之
斬首虜二百七十有奇輜重稱是在遼三年繕塞修
城扞防之備甚設前後條議邊事以十數皆安撫大
計亦能措諸事效非繁寡言閣臣嚴公譚最詔晉則
郝御史賜白金文綺壬辰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

史總督蘄遼無何晉右都御史入理戎政以抗議倭事不合徙南京戶部尚書移疾歸既歸捷關謝客葺圃結廬種植花竹讀書鼓琴其中泊如也戊戌用薦起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募兵補伍軍容改觀而是時留都大僚虛席過半公復兼攝他曹篆稟畫劄午竟以積勞感暑濕病歿兩乞骸不許萬曆庚子八月十七日薨於位距生得壽七十有一公夙負志槩始進盟心精白期不為勢賄移兩使親藩餽遺一無所受按部關輔捷發姦貪墨吏聞風股慄歲大稔痛裁供億為諸部使先且檄郡邑各以方略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手

杭民以火甲偏累控狀直指不得伸構惡少夜縱火燔掠公署反貴豪家圍闔洶洶公於兵燹中走衛直指而除勒管卒捕為亂者收繫獄明日僇其魁眾乃復戢其填遼務遠斥堠虜近塞輒先謀知其情部署諸將宿勁兵以待虜入互為犄角動應指揮靡不以全收勝者苟違節制雖驍敢戰如李平胡矜勝偵師與怯懦逗遛者同簿問功罪不以相掩以是諸將憚公爭出死力自効蒐簡卒乘務精而犒賞務豐儲峙務裕司農議損度支金力持不可前撫臣顧公嘗慮軍餉不時給用馬市貨本為母以將斂散而操其贏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手

翁成頌焉

南京兵部右侍郎李郁

郁字文煒河南洛陽縣人由洪武丙子鄉薦授四川
邛縣學訓導秩滿超遷工科給事中舉正駁違無所
顧忌坐事謫戍五載 朝廷方有營建將取材於巴
蜀廷臣以郁薦起掄採有方應期而集洪熙改元轉
禮科給事中尋遷光祿寺丞復出為長沙知府賜璽
書便宜行事宣德八年召還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又
二年奉命鎮守山東無幾持節使交趾封王還理部
事正統丁巳丁內艱復闕調南京兵部右侍郎至是
以疾卒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郁有才智臨事明
決多歷世故鄉之後進自謂不及云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一

吳山館

兵部右侍郎虞祥傳

祥蘇州府崑山縣人由舉人歷官金華訓導上虞教
諭皆以能教名宣德間選陞禮科給事中時慶壽寺
僧覺貴劾毘盧閣高出數十尺祥以寺近皇城非宜
抗疏論其罪 宣宗怒命毀閣下覺貴于獄正統改
元陞通政司左叅議敷奏詳明八年進戶部右侍郎
尋轉兵部命巡撫畿內民瘼所至剗除貪酷存問疾
苦人用以寧既還以疾卒于官遣官祭葬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二

吳山館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拙菴宋公瑛墓表

李賢

公諱瑛字廷珪拙菴其號也系出唐廣平文貞公之後世居邢州之南和唐末有為浙之奉化令者因土著焉詩禮相承歷宋元弗替曾祖起潛為元鄜山書院山長方國環據四明即歸隱祖允宜性勤學尤喜成才為塾以教鄉族子弟有遺規焉父諱原亮人稱竹軒先生祖與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蔣氏妣朱氏俱贈淑人公生于洪武壬申自幼穎敏甫六歲讀書日記千百言遂能吟咏得句甚奇鄉先達嘆異之永樂初為邑庠生益肆其力淹貫經學旁通子史凡陰陽曆數卜筮相法咸造其精字書過勁不下古人年十七遭母喪哀毀過禮時弟琬甫四歲撫養惟勤不貽憂于父居邗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噍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為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間為之感化永樂乙未登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預修性理大全書未幾仁宗皇帝以太子監國南京選公隨侍既而大寧皇帝知公之才復召還北京預修永樂大典書成

賜白金文綺授中書舍人泄事翰林 宣德皇帝御

極遷禮部儀制主事仍泄翰林事宜德庚戌以親老

懇陳歸省未閱月復遣使召還正統改元 皇帝嗣

位特選公入東館纂修 宣宗實錄未幾遭外艱痛

踴幾絕四年秋服闋至京 上以公累朝舊臣轉吏

部考功主事日侍禁廷凡中貴人幼而秀者屬公訓

之公雖被寵光達盛衰之理益畏懼不安屢乞外補

或曰如公遭遇千載一時何乃自疎如此公曰以吾

所見當如是古人固有不俟終日者九年春遂遷河

南布政司右叅政時汝陽不雨禾將槁蝗復大出官

蘇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民憂懼走報藩司公大驚曰尚可緩乎即日往視之

且自誦曰匹夫一念之誠尚能格天況吾任承宣之

職乃齋嚴致禱方畢民忽報云有鳥數千成陣而下

延頸長足名曰禿鷲喙蝗無遺已而飛去越明日大

雨官吏士民交相忻悅景泰四年冬以考績來京轉

太僕寺卿尋遷兵部右侍郎公益勵忠勤士林推重

未幾賜誥命進通議大夫天順改元 上念南京根

本重地以公老成往泄部事越三月以疾卒于官壽

六十有四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傳

馬顯字文明直隸廣平縣人正統 年進士授給事中扈蹕土木歸陞都給事中尋轉河東鹽運使擢四川布政使秩滿會蠻寇起巡撫者奏復留三年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支從二品俸九年進左侍郎成化二十二年請老歸弘治五年以詔例加散官一階十四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顯居官勤瘁性雅清介蔬食布袍至貴不易嘗巡視南畿民瘼民多賴以全活在蜀久人尤思之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兵部右侍郎陳宜傳

宜字公宜江西泰和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陞應天府丞雲南左布政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屬四川大壩蠻反借總兵官率本道兵征討所向克捷陞兵部右侍郎奉勅偏頭關提督防冬間母喪奔歸道病次濟寧卒年六十計聞賜祭葬如例宜為人和厚周密不作意近名然亦未嘗債事論者謂宜雖無大建明然亦不失職云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詔墓表

林俊

弘治辛亥九月六日南京兵部右侍郎趙州王公卒
事聞 上賜葬祭公修俸異人人重遲不戲曹文忠
公物色異之妻以女治禮經領景泰癸酉京薦甲申
第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充蒲藩冊封副使遷都給事
中累拜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右布政使貴州左布政
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兵部之命諸俊
曰日者推吾良驗吾數且窮行歸故謝疏有明農期
得請之語用見已意道得微疾方禮 上假寐閣中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九
夢張尚書為具奠素然曰夢與數符其殆弗與遂付
所侍孫慶家事付所屬檢囊具棺授以殮法不禱不
藥不亂志沐浴衣冠俟盡生宣德戊申五月五日享
年六十有四諱詔字文振別號慎齋曾祖思義祖理
絳州判官父昂封工科給事中晉寧徙趙始此妣張
贈孺人墓在郡故城之南原公樸直純整無偽行衣
敝如新坐不反作止有常伺之恒不爽一武居喪不
事浮屠法趨向甚正植已甚廉處族黨甚公以恕藏
疾匿瑕樂進人善多識書史不專發為文 慈懿皇
太后服成適孟秋享 太廟公言新喪從吉非宜乃

引古攝祭暨遺詔母廢祀之文上請裁可六科論
過直 意廟御文華官校手杖臨之甚威眾護府
落公守不可屈神色自如抗言曰臣愚觸忌諱犬馬
之誠實惟為國 上杖之怒解杖竟無害同年于守
正諫官同寅高文著病死贈賻甚至都憲原公傑經
略荆襄舉公將事增置行都司鄖陽府縣具適機宜
聖書褒嘉遇荒先事存恤天旱禱雨時應慮囚多
平反要囚間可生道俊異其文公問故曰將使矜
從戍減公喜揖謝上官奴怙勢搏人死托言馬踐公
主之頗力俊曰馬入屋勢殺豈得踐死弗從公弗懼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九
久之得罪狀亟謝曰前者執是老夫慮不及其虛懷
類若此孟密諭成悉更前政上官競襲折以禮不涉
近苞苴請夷帖息安南為之寢謀鎮守利入裁損十
七八巨擘假威福都閫折腰弗禮公寘之法責成桂
南兩府官從視魄斂弗肆左璫為金寶玩具將進卒
公疏明主不貴異物宜付所司挾其實範為金備用
毋令上供淇故官不能歸妻子多就戎募鬻為良家
奴公論諸道資以道里費得歸甚多尚書吳公雲死
節久且泯公白其事得證忠節與王文忠並祠昆明
改額二忠公行實誌弗載公子孫弗及知俊聞知者

嗚呼爭名風熾諱媚競起在敵已然用上下下承尤
艱哉休休我公德音不忘式表公墓顯示無疆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四十一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福神道

王 整

黎故山西望族趙宋時有為西川制議使者譚某制
議生樂平尹辰值宋亂不得歸因家縣之薛塘遂為
樂平人樂平生元餘姚同知漢卿餘姚生元哲世稱
愚浦先生愚浦生偉偉生士雅是為公之考二世皆
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以
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疏天下利病有人所難言者出
按真定黜賊吏二十餘輩革宿弊蠹民者數十事有
成望豪占民田更數御史莫敢辯公奏一歸之民及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四十一 曼山館
按四川瀟洗冤獄十八人得減死有劇盜出沒汝寧
重慶間勢頗張督官擒之有白金文綺寶鏡之賜會
當道有不快者出知鎮江至剛以教化為首務月朔
召見耆老語以敦禮善俗暇則蒞學為諸生講說義
理民以事至郡者教以孝弟詞意肫切聞者感動鎮
江當南北衝民困於驛遞供億貪吏又侵漁之公始
命視糧收直貯之府以時出納日書而歲考之其弊
遂絕初民戶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展無已民破
產而馬滋耗公乃差戶為上中下上牧牝中牧駒下
則悉編之牝一駒三為小羣羣有首牝十駒三十為

大羣羣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償之馬政舉而民
力省至今以為法中貴人汪直威振天下所至有司
望塵趨拜公聞其將至也則去行屬縣汪銜之及牟
都御史被逮因並逮公詔獄時吳指揮綬在鎮撫曰
吾聞黎太守好官一無所問已而改知襄陽又改知
寧國寧國素聞公鎮江之政奸吏豪家望風迎戢初
巡撫都御史王公克復每患寧國多訟及是入境冊
一訟者大異之亟草奏薦公擢雲南左叅政未幾進
廣東右布政使轉左遂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
治郎陽三省流民動以萬計號易亂難安公鎮之以
靜罷文武之不職才不當任者易置之總其要而責
其成坐以無事徵拜南京兵部右侍郎三月以疾不
良于行詔許致仕乘驛以歸弘治某年卒于家春秋
六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曼山館

南京兵部右侍郎呂獻

南京兵部右侍郎呂獻字丕文浙江新昌人成化甲
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弘治初嘗奉使頒登極之詔
於安南歷遷禮科都給事中中貴李廣選尚主者受
其金陰為之地獻獨發之時壯其敢言為而擢應天
府丞服闋改順天府尋為府尹轉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老疾被劾致仕獻馴雅厚重尤精舉業嘗同考會
試正德十二年冬卒以子請得如例祭葬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二

四十二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三公

王 登

王氏裔出瑯琊晉光祿大夫覽覽孫鎮東司馬導渡江為元臣周顯德中明州衙推仁鎬始居分水宋漕貢進士宗成來家崑山之湖川湖川近分屬太倉故今為太倉州人公諱偉字用檢曾祖琬祖琳考輅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公自幼穎敏年二十始從師授周易往往發師旨所未發二十五占應天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陰縣以憂去改餘于又改蘭谿於山陰與滯補弊革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四四

額外科取之弊政聲赫然為八縣首餘千有張李二姓爭田積三十年不決援據至千人公行視田指一大樹曰以此為界二家俱厭服凡疑獄刃迎縲解未朞月囚圍為空贛盜殺信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為險插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縱白羊千頭於山下鼓噪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撫巡交薦蘭谿以積逋糧里長繁盈獄公至一訊釋之在赦前者皆與蠲除餘為立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盜十餘輩夜戶無警素舞文者皆斂跡復以政最奏起弘治乙卯擢南京山

西道監察御史首劾文選貪汙郎中貢欽罷之

免尚書不職者五人方面二十七人楊太監者倚寵橫甚至箠擊進士又劾罷之時北邊大警詔以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公言銳素非統御才必債事已而果無功遂進貴州兵備副使承米魯福祜亂後荒夷出沒為患公乃修城堡宜朝廷威德漢夷畏愛士官阿偉素柔為不受約束公召之即至俛首誓服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新脫符南蛇之亂生黎為梗公巡視多所俘獲贖還男女若干人崖州千家邨尤猖獗公屢聲言討之而師不出忽乘其無備襲其巢穴大破之明日大戰又敗之斬獲甚眾分三大村為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戶所自是黎人不復反論者以為奇功公不以聞進雲南按察使又進廣東右布政使會征臨賀皆克之餘賊匿山谷眾欲乘勢殲之公不可以禍福論其長悉來降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改四川左布政使首革錢穀出內稽留之弊時盜起蜀中逼成都鎮守議焚附郭民居以絕賊公曰是益賊勢也乃勒軍列營以待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郡羣疲於饋運在途多遇虜掠瀆疫死者相屬公皆罷之出庫銀糴米貯各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四五

遠近

給之民免轉輸軍無缺乏總制彭都御史令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奔無所出公命各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糧四千石明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軍中日猶未午彭公大奇之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勅薊州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時屬縣犬饑人相食公奏請通州米十萬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為溝中瘠乃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餽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糧散給饑氓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計時虜射死參將陳乾總兵太監合軍討之屯馬蘭峪公曰虜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揮葉鳳舉兵伏山下虜果毀東牆入伏發斬獲六十餘級馬一百五十四匹奪回男女千餘事聞有勅獎廟有白金文綺之賜御史勅指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公曰未經督委何謂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京兵部右侍郎旋以七十懇乞致仕不允得贈祖考皆如公官蔭孫世德為國子生及年七十二上疏乞歸上不得已許之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蓋異數云歸三年卒

南京兵部右侍郎陳公琳傳 柯維騏

陳琳字玉瞻號石峰莆田城東人舉弘治壬子鄉試第二丙辰登進士林廉吉士授監察御史遇事侃侃無少忌避業已命巡按陝西且行改命提督南畿學政科條品第一以陶育開導為務不尚威嚴念責為本職豈可以教事自諉上疏陳端本修政十五事咸切治體正德初閣宦劉瑾等亂政顧命大臣劉健謝遷並去位諫官戴銑諸人以言被逮琳上情老成宥狂直以全聖德疏謫揭陽縣丞俄丁母憂後進爭造門受業室隘不能容乃會講於道院寒暑不輟時瑾矯旨列劉瑾等若干人為朋黨榜朝堂琳與焉瑾誅除嘉興府同知隨擢知府未幾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其養士一如南畿兩推大理少卿國子祭酒皆以忌者用事所沮越四載擢河南漕政司參政征科不擾而國用足又四載擢廣東左右布政抵任三日會世宗登極錄先朝言事滯淹諸臣琳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逆濠始平兵荒交病琳請蠲租賑乏民獲更生改南京大理寺稱用法平恕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嘗署吏刑二部復攝大理寺以勞瘁致羸卒得年六十有六

開論祭遺官督葬琳孝友清亮與人交坦夷溫
投以緩急必力為排解不望其報喜揚人善而諱人
之短凡薰其德沾其澤者殆如和風甘雨君子謂其
有裨祖宗忠厚之化焉舊仕之地咸祀於名宦南都
暨鄉之門生故吏義起建祠以伸追慕扁曰惠德取
論祭惠德在人之語為文醇雅有集若干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三

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兵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
書婺源潘公旦神道碑

嚴嵩

公諱旦字希周世居婺源之桃溪里稱望族從父珍
官少司馬從兄鑑大司空從子潢大司徒暨公駢武
天朝文昌正貳冠珮相映一時仕籍鮮與倫比公賦
資淵篤績學醇貫初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能慎著
名陞郎中督運真州時流賊嘯聚運道多梗公悉心
督理轉漕無滯擢守漳郡郡故多海寇聚散出沒洪
洋絕壘莫可驅除然非土之豪黠陰為之主彼亦莫
得肆公至廉知其狀取豪黠數人真之法寇以不來
丁內艱服闋復守邵武時中官鎮守及市舶橫括民
錢物公裁之不得逞閩俗訟奸株蔓連牽至數歲或
不解公痛為懲創變其俗歷陞浙江按察副使江西
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嚴繩寬布官舉其方法立而
惠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郎陽以平劇寇功
詔賜金幣改留都理卿復改少宰召入為少司寇山
西慶成府宗藩相訐久持未決公奉命往鞫得實以
聞再勸永和府事人咸稱平改少司馬復兼中丞往
督兩廣軍務時安南不庭詔用廷議起大司馬毛公
伯溫率師討之毛方在制公適道其里見公語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三

四十九

安南恃其險阻叛服不常久矣若兵興禍結連歲未可解資餉不繼奈何公宜於喪辭請朝可得緩俟其開命求貢因而撫之此萬全策也語不合去至廣因得安南不貢狀上疏言夷狄之國本無人倫莫登庸之篡黎氏亦季犛之篡陳氏也今若緩師移檄以問其罪彼必畏懼修貢俾無失臣禮而止不問其他此帝王治夷以不治之法也疏入毛公遂劾公不任戎務詔公回佐留都部事公曰吾謀既不用祿可荷平速拂衣歸然安南之事後卒如公議云公家居十餘年不復至城府獨聞人有急周之惟恐後歲早

秋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一

淑人

南京兵部右侍郎劉公棟傳 潘 晟
公諱棟越之山陰人弘治間領鄉薦登正德辛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旋授編修讀書中秘期師古人不染時習所為文似歐陽脩詩似杜子美文憲費公極相期許丁丑充房考得倫彥式主惟賢馬仲房輩咸海內名士暨 世宗御錄公為講官首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說以啓沃 聖心歲甲申 世宗勅議追崇興獻之禮欲桃 武宗主于別廟公抗疏廷諍謂武宗一代之帝主無可桃之禮而又切責時宰引宋時濮議貽笑後世大旨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下獄獄者月餘 世宗憐公之直仍赦復原職 詔修武宗實錄內閣介菴新公稱公所撰有狐史之風錄成遷左春坊左中允是歲乙酉間其尊人守愚翁訃公痛絕伏地者數四 陛辭抵家居喪一循古禮然公以夙性不阿詿誤政府出補湖藩參知政事公至則剔吏弊察民隱斷疑獄裁冗費革濫役平市價刊布賦役全書著為令甲迄于今奉行之時初 顯陵公職提督不憚寒暑 世宗賜寶鏡綺幣以旌勞勩巡撫南甯朱公首劾于朝有翰苑真材薛垣善政之疏遷河南左轄開封之 宗室繁而多僕公為量

其戶口裁其祿米而給散以時分授有制事事皆
其心法因不撓累歲幣中有羨錢萬計司幣吏于公
行時私囑公取之公正色抗置不持一金水漿之名
至今膾炙人口癸巳陞南京太僕卿寺署在滁山水
清勝公于牧政之暇或時吟詠以繼醉翁之跡云甲
午晉秋太常提督四夷館時 欽選譯字生公不但
門無苞苴而一時權貴所囑稍不為動公之忠誠無
論在朝士大夫仰之仰鄉閭小兒亦稱公無間言銓
司首推當遷少宰而公嫉惡太峻目擊嚴分宜之濁
亂絕跡不及其門遂為所憎改留都少司馬朝論大

狀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二

為不平而公處之怡然了無愠色司留鑰者數載竟
為分宜所忌陰嗾其黨攻之公遂飄然拂衣歸釣于
鏡湖矣公之家食惟教人以孝悌之義訓子孫以耕
讀之事避地于興教寺之山麓構芙蓉園鑿方塘蒔
花木與二三知己結龍山之社足跡不入公府不及
塵事不佞方欲侍杖履請教益而公乘箕尾去計聞
于 朝特諭賜祭命官為營葬域崇祀于鄉公之生
死可謂哀且榮矣第虞居諸跳丸文獻無徵敢握穎
直書以紀實行示其嗣令勒之于石俾太史氏采風
焉

少司馬中川王公教墓誌銘

嘉靖辛丑少司馬中川王公自南都入賀 萬壽
道病就醫于鄉冬十一月五日卒于儀封之里第事
聞 詔守臣諭祭遣官營葬公釋褐卽官禁近薦被
恩寵前後頒賜白金文綺 御製記頌箴銘詩歌及
明倫大典大 衍義諸書往往視九列至是卹典優
渥而遣官尤異數云公諱教字庸之別號中川其先
良鄉人曾大父士賢有隱德大父斌由鄉舉選授鴻
臚寺序班終光祿署丞正統己巳避兵河南占籍開
封之祥符尋徙家儀封父鶴質直好義以公貴贈文
林郎翰林院編修加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
翰林院侍讀妣孟氏贈孺人加贈宜人公幼穎敏日
誦數千言年甫十三補邑庠弟子博極羣書文詞落
筆立就嘗過湯陰作賦甲岳武穆王書之祠壁安陽
崔文敏公 兀而奇之名由此起與伯兄天叙稱
中州二鳳然數屈于有司正德丙子始領鄉薦時年
未四十而人願以為晚成嘉靖癸未中會試廷對賜
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公在翰林為時輩
推重自丙戌後同考會試者三所得多知名士冊封
周藩諸郡王充副使峻郤觀遺諸王大加敬禮丁亥

狀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三

為不平而公處之怡然了無愠色司留鑰者數載竟
為分宜所忌陰嗾其黨攻之公遂飄然拂衣歸釣于
鏡湖矣公之家食惟教人以孝悌之義訓子孫以耕
讀之事避地于興教寺之山麓構芙蓉園鑿方塘蒔
花木與二三知己結龍山之社足跡不入公府不及
塵事不佞方欲侍杖履請教益而公乘箕尾去計聞
于 朝特諭賜祭命官為營葬域崇祀于鄉公之生
死可謂哀且榮矣第虞居諸跳丸文獻無徵敢握穎
直書以紀實行示其嗣令勒之于石俾太史氏采風
焉

充經筵展讀官尋教內書堂諸內暨望之顯然

弗率者已丑重修大明會典充纂修官庚寅應詔上

郊祀議無所徇已復條陳十二事皆切時政辛卯冬

九載考績遷侍讀壬辰攝司經局癸巳充經筵講官

公久在講筵雍容凝重進退有儀班行屬目及進講

至存養省之方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反復陳說必

盡其誠上為之注聽甲午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

讀掌南京翰林院事丁酉遷國子祭酒申學規以一

眾志撰箴銘以示向方議薛文清公當文廟從祀以

昌篤行已亥冊立皇太子慎簡官僚兼左春坊左

諭德庚子遷南京兵部右侍郎會南京兵部尚書錄

公攝部事六月議以鹽引羨金代辦漕舟料價蓋衛

卒餘丁累年重困奏行集議持久不決至公始議疏

為令疲瘵用廷公志存經濟而諷林無職事第於章

疏中時見端緒及講筵國學稍據所蘊以措諸用雖

未離文墨議論而功用殆有出於修政立事之外者

晉貳省部名位彌崇人方企其大行而公溢焉逝矣

享年蓋六十有三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虛齋王公積行狀

王世貞

王公諱積字子崇其先為揚之儀真人有諱思保者

高皇帝時從軍轉徙太倉衛因遂為太倉人思保

子貞貞于海海上原俱不仕原子成即封武選主事

公也武選公娶於蕭而生公少穎敏天授純篤既長

益自刻苦讀居恒達丙夜冬則縮被膝坐夏置兩足

木器中避蚊蟲時陸先生安甫者知名士也見公文

而歎息曰少遲之必為國器而公既出試輒不利於

有司久之始以諸生擢應天薦為正德己卯明年中

會試時天子方南狩待次復久之明年為辛巳賜

對甲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以先帝登極恩封公

父如其官母蕭為安人而公竟以二親不便養乞南

得禮部主客司主事至則迎武選公蕭太安人以養

時時備珍甘奉武選公鍾山大江間武選公故以老

強起為歎已而疾日益平公尋遷南京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進武庫司署郎中滿六載實授武庫故所隸

風馬船千餘艘以備上供物郊廟香幣鐘鼎印板者

分屬諸衛每一船敵敵費衛較士自補破產者相望

至月維經涸水以補長年舊船餘散諸郡縣史因

緣為隱匿至者僅六千人船日以減耗公既任武庫餘
 久孰計利弊十餘事上之部為言於朝始以武庫餘
 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士而郡縣所隱匿長年
 悉出為官用著為令嘉靖己丑遷廣東布政司左叅
 議濼糧儲公念廣儲策未有定乃復考利弊十二事
 一曰時會派二曰通撥運三曰給戶山四曰定本折
 五曰處厥墊六曰設部運七曰定脚價八曰謹收支
 九曰覈屯課十曰議儲蓄十一曰處虛糧十二曰處
 寺田上撫按行之廣民餘是稍稍蘇矣而公所部新
 寧新會恩平盜積為剽劫十餘年不已守令噤不言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五 恩平縣
 兵盜益熾公奮然請得身當之而總督林公富亦才
 公悉以兵事委焉公條議賊有當剿者四有可破者
 六林公報可與公謀以十月發諸道師嶺西師自恩
 平峴岡入嶺南師自龍眠入舟師自龍學入合擊
 大破之鹵獲以千計盜遂平撫按議首上公功公遂
 巡避弗敢當捷聞賜文綺一金十兩辛卯入賀 萬
 壽還省武選公蕭太安人公念二尊人益以老擬請
 急辭扶侍而為武選公所屈乃留其婦陳妻入養居
 無何太安人竟卒公獨身跳海誓喪晝夜哭泣目盡
 歷服於除武選公病瘳於手湖湯藥廿夕侍左右因

上章乞致仕不報至丙申武選公復卒公哀毀益有
 加喪葬得禮戊戌服除謁吏部選鄉人有當國者意
 公往或私之公謝弗肯往歲餘不調至鬻衣自給乃
 上章乞休吏部愧而除公陝西左叅議公所治平涼
 平涼為韓國宗屬數百千入咸仰廩縣官不時給則
 聚而囂前治平涼者多轉徙他郡避之公獨不可為
 委曲計處慮之且徧犇王感約束其宗屬曰若曹慎
 聽王叅微王叅吾安所得食耶公嘗謁召伯祠祠故
 有泉久涸公入拜而泉復陝入異之庚子遷貴州按
 察副使咸清咸清為故鬼方地其人期羸公推誠輔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十六 貴州
 術而行善捕得其刺盜張勝俞助等小服則擇取其
 子弟資異者教之自是科第比比歲與滇粵埒癸卯
 監其省試甫畢而遷湖廣右叅政時方苗難進賢萬
 公鏗起家為都御史討之聞公遷喜顧其屬曰賊不
 足平矣因促會公謀賊有糯塘山圍者最衝而堅眾
 議亟攻之公獨謂攻圍固首計第賊方欲以堅老我
 不若以輕兵縱圍而別選精銳從間道破其餘巢餘
 巢破圍膽奪矣兵法所謂攻瑕則堅者暇是也萬公
 曰善遂如公言進師而會柄臣有修費省御史陳者
 摘試錄中誤林累公請兩浙轉運副使萬公上疏力

留公不報然竟用平苗功賜金一十五兩公之副
運自藩臬尊官來謂且不憚而公益安之居歲餘遂
為本省按察僉事明年為按察副使又明年為福建
右叅政都御史朱公統方議防倭寇下諸道規兵食
久未報公至勾宿牘稽逋數所以條對甚詳朱公既
素賢公至是乃上疏薦公自代且引宋蘇洵氏言必
代已有賢者而後可以死論國漸倭功賜金十兩已
酉進山東按察使遂為右布政使尋入閩為左所至
有治行庚戌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是
時京輔新中虜而山東為左臂調發固倍屢恒日公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一

夙夜謀所以善後者曰飭軍務處糧餉備災荒議保
甲革冗員薦逸才疏凡十餘上廷議倚為重明秋有
虜警公勒勁騎擐甲駐臨清以俟報會虜退乃已公
之為山東務持大體不為一切苛煩責小辦治而吏
民畏懷之若一壬子天子念公賢特為遷南京兵
部右侍郎以優公而公久勞苦兵事目漸昏乃上疏
乞骸骨辭懇甚吏部具公政術而為言所以欲歸狀
乃得致仕公歸杜門不復與時事海內士大夫目董
公復起而公皆益甚竟坐廢公雖以皆廢然歲時行
圖具酒食聚親族談說鄉里事以為樂間召所厚故

人雍容杯斝論文義竟日不倦是者十六年而卒
公為人恂恂長者遇大事片言立決即之温然襲人
和而中耿介非其義毫髮不可干其游宦時多從故
魏恭簡公呂文簡公鄭文莊公游其講究道術甚精
然不欲以名於人所剔歷八省政績甚偉問之絕不
肯道居官三十載被服衣素若儒生不為家而姊弟
多濡澤者位三品京朝官以齒德尊世而待里人子
童孺均於敵為文章典雅有度博識典故驟而遇之
若空空然於鄉黨宛抑時有排解閭之絕不冷知所
自予兄濟美先生意不可一世士願獨善公且嚴重
之曰予崇吾所不敢望也嗚呼公真所謂粹先生也
而可以祭於社者矣公生以弘治卒以隆慶元年丁
卯八月某日春秋七十有六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一

兵部侍郎蕭公存儒傳

謝存儒字懋珩蒲圻人嘉靖丙戌進士性醇樸幼通經術督學蔡潮讓其文奇之及為行人奉策澧川王卻其貺金遷給事中條陳急務上褒之會論許祭酒失職狀謫判印州法里中豪不少貸舉學勸農化郡獄多屬鞫焉歷禮部郎中調共獻后梓官如禮擢南昌府精職事以廉敏為下僚先籍所部姦邪發則召其長吏按問亡寃郡大治上計還巨雨如注時郡早久存儒至兩人咸忻悅以方前守嘉魚李承勛云叅政陝西檄諸郡墾田積貯兵餉不匱繕甲兵具

廉後錄

卷之四十一

存

年乘修城堡邊聲大據民不告擾尋陟山東布政以年饑穀貴令民兼錢輸漕穀省消費過半東土以安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疏折鈞州陶器價鈞人立石頌焉釐革祥符炬夫費以資軍食提兵守磁州北虜不敢南牧黃河決令水工準高下開河上領河始亡寄晉兵侍郎卒

陸北川

徐階

世宗皇帝御極既踰三十年貪人竊權政成于賄海間地僻遠而禁罔疎吏肆民困盜是刑生賴上神聖選用撫臣計擒力勦迄就平定于時策功諸名解故北川陸公其一也公初為諸生恂恂孝謹博學而工于文以嘉靖甲辰登進士人謂公儒者耳未知其能吏也其後為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僚案凡百餘人謂公所聽斷謙請老法家讀其詞咸自謂弗及辛亥奉命恤刑于閩回參將盧鐘副使柯喬繫獄當斬時蓋有主之者眾莫敢為白公侃侃疏曰二臣

教錄

卷之四十一

存

臣罪宜釋朝議屈而從之由是論者稱公也其後法堅聲譽一日出諸司右然猶未知其能也其後論年生前疏忤當事人出為四川建昌兵備副使會流賊魁作者招納亡命劫掠金帛子女郡縣莫能制公檄土官賢宗仁等分道捕之獲其酋魁作白上問賜金幣蜀人為建生祠論者乃更稱公曰夫可謂文武才矣後三年公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而流賊盧梅林起闖楚之變賊張璉起廣

之饒埔璉故縣猾胥也盜官銀覺亡入賊中陰刻
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偽與衆漁得以出衆視之
大驚以為帝王符也于是大埔賊蕭耽羅袍楊舜相
與歙血推捷爲長璉自號飛龍人主封袍等皆爲王
劫興寧長樂圍平和使晚屯木窖共黨林贊據南靖
爲聲援黨呂細斷汀漳官兵所出之途袍舜出永定
連城絕餉道黨王伯宣入海導倭夷犯潮州牽我兵
不得相救勢猖獗甚辛酉秋八月 詔拜公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開府虔州合江西之南贛福
建之汀漳廣東之雄韶惠潮湖廣之郴州環數千里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五十五

死夏五月遂會閩廣兵討璉公曰志有之攻
堅可瑕而羣賊瓚爲弱宜先也乃首擊贊贊果降繼
擊袍舜皆就縛公曰兵勢振矣其可後時日夜趣兵
往擊晚晚駭懼靡惜公因使人誘至斬之而湖守何
鏗亦誘斬伯宣賊益窘乃令總兵俞大猷擊璉璉阻
險拒守兵不得入公懸重購獲璉殛之盡毀其巢穴
捷聞賜白金五十兩彩幣四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仍撫其地秋七月討賊黨之逋誅者李楠吳
舉曹國清饒表鄧興祖廖選等以爲僇九月合兩廣
兵討滅程鄉峒賊林朝曦癸亥又會閩兵逐故陷興
化之倭夷復其城公前後擒斬賊酋二百餘人賊從
萬有奇自用兵以來撫臣獲功之多未有過焉者也
夏五月 上念公久勞于兵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先
是公討賊遣其屬某督兵某言此皆平民不足問公
怒謂曰世有平民而敢稱亂若此者乎汝不力任國
有法吾將不汝貸然特以激某無意論奏也已而太
宰胡莊簡公繼公巡撫以他事論某去之某疑出公
指會其鄉人以御史按江西某因誣公不法若干事
御史信以劾公公上疏自理其略曰上抗官銀自其
以給公費不由臣始且臣以嶺海之民不識禮義而

習爲賊故以此銀時引生徒勞來教誨之期爲國殫
後患非敢有所乾沒也其所謂祝聖萬壽觀本真人
許遜故居已改以爲虔州學非毀爲臣生祠也而某
故多黨與疏人不奏及公既罷歸江西巡撫中丞吳
百朋具上公治行賜白金三十兩絲幣四于是士大
夫知罷公非朝廷意而霍司馬冀方司空廉浙撫
趙中丞孔昭湖撫劉中丞懸相繼薦公不置士大夫
益信公才遠于人相與慨世未嘗無才亦未嘗不
用特尼于羣小用之未及盡也 今皇帝萬曆六年
予嘗過公見其位卿佐 天子竟其用于南北願別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未之甲

本南

舟甫期遽卒辛巳五月十七日也距生正德丁丑享
年六十五公諱穩字汝成北川其號世爲吳興人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羽泉劉公

碑銘 王世貞

公諱畿字子京別號羽泉其先以卿士佐周遂爲大
族代有顯者至宋避戎由汴南徙居建康數傳而元
提舉順之權茶平江路卽平江之長洲家焉再傳而
沛教諭德讓德讓生仲與贈中書舍人贈君生鉉歷
事 五朝以詹事府少詹事終贈禮部左侍郎諡文
恭有三子其最少者濟濟一子桐仕至湯溪令有治
聲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桐一子點初贈工
科右給事中再贈如湯溪公則皆以公貴也娶於陳
贈淑人寔生公繼娶於都封太淑人公生四歲而陳
淑人見背都太淑人來稱母十八侍郎公捐館舍公
撫其二弟孺妹以共奉太淑人有孝稱蓋久之始字
錢淑人以補博士弟子數獲雋諸弟子間可十歲而
成鄉薦又六歲始舉進士其明年除知溫之瑞安縣
公至則造請士大夫延見長老問所利苦以九等別
戶產以九則定徭役民循等應則亡得私下上其孔
道爲飛雲江舟子網利不特渡公官置船而籍賦其
往來且亭其津以憇渡者邑當助役夫於鄰驛凡三
故困苦之人二其直乃已公議毋以夫往而以直往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六十五

曼山

得自募邑人大悅俄島寇犯黃巖去邑且遠公獨
之趣徙傍地子女貨賄內內城而增其雉堞儲糧備
募兵壯乘城為守備居月餘寇果至亡所得遂巡邏
去乃條防禦八策上之官著為令瑞安東南於江其
外大海有鳳皇南岫諸島為寇巢西北阻江而三港
遮為括閩道寇所以爭公益募括蒼泰順壯士雜
昆子弟教之為陸陳扼其吭沿江鑿外壕繞以周垣
而列戰艦海口益署福清蒼山船相牙角調漁舟為
偵伺身戎服而旬試之又明年抑賊於飛雲江已又
殲賊於銅嶺賊其魁寇小定印葺儒學修經史閣為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晏山節

言弗動也亡何鶴敗而公以功進太僕寺少卿又
太僕寺卿公感知遇復條馬政八事上之下部覆
可尋遷順天府尹公獨欲修尹故事曰吾得備彈壓
安能以獄中諉而晝寢 輦轂下耶所賦役即彈射
豪貴亡所避猾吏不寒而栗時乃議城張家灣而議
者曰虜衝也城之利然非十萬金不可公請以五萬
金城而移大官三萬金先之益以勸募金公調度往
來僅四月而城成會所勸募足還三萬金於大官
上悅特賜白金文綺亡何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
撫兩浙浙婁中寇前帥雖以傳會取功名然不勝其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李七

命下而賊已平矣公復上五事而所稱嚴保甲以清盜源革冒濫以重名器禁妄派以蘇民困於便宜尤切俱報可是時御史龐尚鵬論公功凡千餘言大約謂公用兵能以正合以奇勝卓然有古名將風平居恂恂一儒上深厚不伐豈與炫才邀賞者等哉上聞而益嘉之錄一子入太學仍賜白金文綺公念民兵召募無已時而衛所士高臥弗與征行疏乞合爲一軍練之以次減募民兵費 詔曰可其下閩廣如令已公滿三歲考封三代再錄一子太學尋遷爲南京兵部侍郎而御史有疑公者謂公自嚴相所驟也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李九 吳山館

公廷辨略曰監工時坐錦衣鶴上者誰耶御史嘗不聞嚴氏訐而謂自相所驟也臣本末衆所知唯有一歸而已前是 上已屈御史疏留公再請不許而公勞苦兵間久困末病矣會得代歸病寢劇疏力請骸骨賜休沐居里公雖病里居間一朝事未嘗不爲料思其後也一君子進未嘗不喜動顏色也然竟病不愈而卒中外縉紳大夫未聞問而推轂章上亡慮十數矣嗚呼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非耶明興賢公大夫之以節著吳者白文恭公鉉始也當景帝議易儲羣公悉上署文恭公爲祭酒獨不上署英廟

既復辟而賢之拜祭酒少詹事且倚以相會卒公雖不及相然天下高其行而慕說之又蚤貴斐更大任子孫鼎起顯盛爲吳甲族公少承之獨以孤生居貧其間至憂食指不能具伏臘人或謂公且廢者可稍資其羨以謀什一公笑不願曰不腆先人之廬不能守而廢之卽何以有辭地下且吾儒者可什一爲蓋未幾而文恭公之里門隆隆然列戟者則公第也君子謂文恭公政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要之其奇節豐績有相發者固不獨稱於劉矣公卒隆慶已巳距其生正德已巳春秋六十有一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李九

吳山館

南少司馬贈御史大夫觀海顧公章志傳

公章志字行之觀海其別號也先世出自吳丞相雍其子孫自吳徙滁陽徙崇寧又徙太倉始居太倉者諱伯善五傳而至耕雲公珩珩生黠菴公鑑卽公之祖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公父思軒公濟登進士任行人陞刑科給事中卽嘗以公貴贈中憲大夫者也母陸氏累封太恭人公止兩兄弟伯名樞國子生其仲則公公甫三歲而喪父稍長則教于兄年十九補州學生逾五年爲嘉靖丙午舉于鄉又七年癸丑登進士就選銓曹得行人凡幾年以不附權相分宜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七十一 吳山梅 父子量移司副正陞刑部湖廣司郎中請告奉母歸歸三歲而分宜敗乃還原任又逾幾年而陞江西饒州知府公治饒凡幾年陞湖廣按察使之副治辰沅公念母八十矣道遠恐不能任板輿則謀乞養太恭人堅不許公于是黽勉就道及九江風濤大作竊自歎奉老母涉畏途大非人子所宜乃密具乞疏既發使始以聞得請如志凡三年在膝下比失恃已免喪意不樂于出而親黨多從公勸駕者于是強起補廣西未幾以 便道歸聞轉貴州叅政又轉廣西按察使時爲萬曆下 適長君紹芳成進士選中秘疏

稱病不能行從是遂堅臥而不出蓋得 泉石者

年會江陵權相敗 聖天子側席求舊賢公卿又推轂公起公于山東仍憲使未期年轉卿光祿于南畿兩月又轉南京北京兆蓋年餘而陞南少司馬以疾卒于官得年僅六十有四按公少孤而丁門戶之衰役侮狎至賴伯兄身百責之間以寬公于學公以是學早成亦早得舉旣得舉而學又益勵旣舉進士官行人奉使粵所饋遺一不受還居京邸閉戶讀書如儒生爲郎刑部奉三尺惟謹名爲最精法比每獄詞出公手吏不能贊一詞又持法恕多所平反而全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七十一 吳山梅 沽囚被訊服且感人人稱不寬公時譽望隆起太宗伯高安吳公某稱公能文章非但法吏才嘗有意徒爲其曹郎又嘗當以己未科會試分考竝格于相嵩父子遂皆不果其後安陽郭相君某爲太宰又將改用公公不欲請外補而得饒公初治饒水爲災民病饑百方處賑賴以活者數萬計雨無麥公以爲憂至罷公宴不赴旣而歲大旱以禁屠爲虛文惟齋戒極誠露禱澍雨隨降適又匝饒境而止比饒俗健訟吏弊最難革獄最難于清公初至則訟牒填委山積奉牒充庭吏故窟穴其中以爲奸公于是窮日夜之力

目披覽而心裁決居無何卒就理後來訟者至隨亦
隨剖未嘗一借耳目于左右獄亦未嘗有信宿留不
法吏斥去一二尤甚者由是此曹兢兢不敢私受人
一錢前時訟者從下邑來裹旬月糧糧已盡未得歸
至是不果糧而訟以為常邑民訟不樂于屬邑而願
屬府他郡民訟不樂屬其郡而願屬饒淮王故稱悍
公東惟法王重赦其下毋輕犯然公能求王國人疾
苦宗儀歲祿以時給王國人又未嘗不心感公饒之
景德鎮主治陶而為浮梁屬其器用流被天下奸民
往往有竄匿于陶者易煽構為亂地與安仁壤相錯
唐律命 卷之四十三 五十一 雙山館

惟法革其所 名 大慙祭而 時當慮因 駁賴公 又日 公治 以竟 經者 親與 豪有力 獻徵 卷之四十三 七十一 艱種種 尚書郭 其名留 得規免 則告塚 亡身破 署部時 之弊害 直減船 萬五千

此六七萬家于水火之中華留都磐石之固本部計
司惟船務為最劇軍人疾苦惟船甲為最深地方隱
憂亦惟軍窮為最大溥德意召天和計無有出此者
疏上 上嘉納亟下所司議行矣部上誦著為令具
知公所言公又念事不慮卒或不可以久又謀之尚
書傅公某上四事重事權明激勸嚴參訓豫會計大
要在杜浮言處糧餉而專委始事郎官某某者責以
有成效疏下所司亦各為議覆如指留都數十萬人
莫不舉手加額歸德公此公喪出國門諸為船中者
祖祭道左哭聲聞于野且肖公像將立祠以報公是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主四

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述亭劉君學朱墓志
王特槐
嗚呼是維吾友述亭劉君之墓蓋予以萬曆壬申謝
事歸田後十年而君亦致仕歸于疇昔不自揆竊有
志於聖賢之學顧求友於郡中雖相與討論者未嘗
乏而真切為已決志密修必期特立於宇宙間者鮮
其人焉及君歸居郡城於予為比隣而君生有至性
世味泊如翛然在塵埃之外其篤志於學不事言說
而潛精默會務究極全生全歸之理若饑嗜甘美津
津焉畢力不少懈也予乃與君訂月會于智度西原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三 主五

嘗竟日靜對不調發談第時出所疑密相質証君
每以所自得微引其端以示予予因君夾持啓迪得
竭其繇力以粗聞正學之緒餘者皆君之賜也今君
先我而逝予哀即未敢自息亦安所仗以救予失而
匡策其不逮耶君諱學朱字道明姓劉氏先世諱子
仁洪武末自安成三舍徙郡北真武山之陰遂為廬
溪人傳六世諱英諱贊於郡治前生三子季諱鵬號
隱菴君之父也母周孺人君兄弟三人長廩生學周
公學張君其季也始生七齡而孤家產素薄賴兄周
之治博士業而君穎悟過人又醇朴無他俗好一

意誦習攻詞藝有聲已遊邵序嘉靖戊午遂
未幾二兄相繼卒君上奉寡母下恤二孤好
俊賢競競焉孝慈惟謹屢赴春闈不第乙丑就選爲
淮安桃源教諭督學御史耿楚侗先生深器重焉隆
慶丁卯典山西試拔士稱得人陞翰林院孔目尋陞
都察院司務得贈隱菴公如其官君以奉母宦邸去
家遠無以伸侍養之權因告改南得爲南刑部廣文
司員外郎晉福建司司印萬曆丙子謝病歸終卜
郡城之北姪俊儒補邑庠生弟子俊賢爲郡掾君
喜曰吾二兄有後不墜先人足慰吾母吾可無世慮
歎微錄 卷之四十三 主六 曼山
矣君已絕意仕進戊寅春周孺人曰汝方強仕之年
而吾尚健可遽自廢乎乃勉出補南京兵部軍器司
郎中駕司督理船政多積料金君請於大司馬以出
納專委主政而郎中特總其數乃竟以執丈軍地爲
縣令所構大司馬印川潘公特爲疏白君遂致仕歸
適周孺人喪既襄事一以治心繕性會友力學爲事
杜門掃軌攻苦茹淡不異儒生室如禪舍時時出
度西原聯聚求益必徒步往返於郡邑大夫不以一
刺瀆謁與宗戚里人煦煦焉淡交而普受事至惟平
心順應無少矜飾雖跡在閭閻而神栖物表人人樂

親卽市童野老莫不信其爲醇靜君子也於書不泛
覽獨取其切於身心者細繹而服膺之不厭亦未嘗
操筆爲文字時有應酬率直吐其衷一振於理而已
先後直指使欽嚮其高風特表其廬曰理學名儒曰
清修篤行然君所致力造道之深則或非凡近者所
可易窺也君之學始由釋門而入久之歸宗於孔
孟嘗曰性本無二學寧有多岐哉惟學者執見分岐
自生惑障耳疾革郭君往省手出二絕以示其一曰
三教原來共一流那堪學子執方修吾今已信還源
訣不悟無生不可休其一曰無生一窺竊難投多把
歎微錄 卷之四十三 主七 曼山
生機作盡頭不識神機動處開花便是落花秋此
可以見君之學矣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欽縣曹公深

銘

呂 栢

子戊辰同年進士未仕而卒者二人焉順天之姚畏
 卿定遠之張吉甫初仕而卒者則欽之雄川里人曹
 君文淵也三人之材行皆卓偉不羣乃皆早逝不大
 顯于時至今同年論及輒痛惜而於文淵尤甚焉文
 淵生有奇質方四歲母汪安人歿即知哀痛如十數
 歲兒稍長誦習小學諸書日記數千言事繼母周安
 人尤極孝教周安人病嘗所以身代之于是父都憲
 公南峰先生遣之師事岑山程先生求聖賢之學即
 秋徵舉 卷之甲 上 主 山
 知居敬窮理用心於內及為舉子業輒出人意表他
 日應天諸生有忤時貴者督學先生試以畏大人之
 題都憲公亦命君作語有使為大人者徒知人爵之
 烜赫而不知天爵之尊榮則亦無足畏以後時貴聞
 之屈服弱冠遊郡庠與沙漢汪以正為莫逆交講學
 白蓮別墅造詣日深時都憲公不知湖廣之寶慶府
 君屢奉之書勸以收愛為急無休禍福又曰大人清
 自蔭及子孫後必有食其報者他勿計也正德丁卯
 君舉應天鄉試之魁明年即登進士時宦官八黨方
 熾而劉瑾尤橫君遂率同年百人抗疏乞 皇上

攬乾綱以正瑾專權之罪有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
 時方酷暑而君素體弱自是益羸瘠矣已已授南京
 兵部車駕司主事於是南峰先生即以其往日所寓
 書次第授之曰兒惟不念乎事我者以自處吾無慮
 矣親友聞之咸稱曹氏父子之賢過人遠矣君蒞任
 即裁抑進鮮快船及舉行清理屯田數事部尚書甚
 器重之方望其遠到也時汪以正適業大學染疫疾
 鄉人莫肯往視君即馳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
 者半月汪病亟泣曰吾僅一女柰何君曰當聘為
 兒棘婦於君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如其言然君
 竟亦染疫疾於是年十月一日卒於留都官舍距生
 成化辛丑年纔二十九歲也自大司馬以下哭臨皆
 盡哀嗚呼使君不死即未盈百歲遲三二十年其所
 建立裨益國家者今當與古之大賢鉅公伯矣乃天
 奪之速如此諸同年所醫痛惜者此也君諱深文淵
 其字也高潮關一望於蘇州曾祖宗一以隱德重於
 鄉壽滿一百有年配某氏祖以能封南京戶部主事南
 峰先生諱謀字應麟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弘
 治正德間有勲績君配程氏足克內助
 縣庠生光大君志其在斯子乎 卷 三

集九 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四目錄

刑部一

尚書

周禎

世家寶

程徐

吳雲

楊靖

侯泰

魏源

劉廣衡

王梏

林聰

何喬新

白昂

屠勳

王繼之

劉璟

錢唐

端木復初

李質

開濟

暴昭

趙壯

俞士悅

陸瑜

董方

杜銘

彭韶

閔珪

韓好問

洪鍾

張子麟

山陰張爾葆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集九 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四

刑部一

尚書

刑部尚書周禎傳

雷禮

周禎字文典應天府江寧縣人元末兵起流寓江湖間庚子年王師平偽漢入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陞大理寺丞本年陞大理寺卿十二月詔禎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定律令上諭善長等曰立滿貴在簡易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好食之吏得以資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科目逐一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劉基章溢并禎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綱紀明法度者則在卿等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綱紀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寤成却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洪武元年八月設六部陞刑部尚書本年改治書侍御史及建廣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開省之初州縣正員多缺廣州香

山縣治從在蓮峯經兵燹而廢縣丞冲敬訪在城故

址經營廨宇縣治既成百務悉辦流移四集狂寇休

至敬率民捍禦寇乃遁去縣民賴敬以安竟以勤外

禎至卽祭之雷州同知余麒孫開設府治增築沿海

堤岸揭陽縣丞許德增關公署核實田畝上其冊籍

禎加旌賚知廉州府脫因蒙古人也招徠流民農皆

復業知惠州府萬迪興廢舉墜不受私謁乳源知縣

張安仁改建縣治創立城池學校撫綏流徙清遠知

縣李鐸勤政興學歸善知縣木寅勅立諸司廨宇長

於撫恤皆上其績會下詔開科禎豫聘名儒以待考

試洪武二年六月十月刑部尚書世家實坐職

復召禎爲刑部尚書三年以年老乞致仕

刑部尚書錢唐傳

雷禮

錢唐字惟明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人博學敦古行洪

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數千言雅稱太祖意特授

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出早改

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

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主天下祀

孔子天下共遵其教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

節文并議廢其配饗唐論之尤力太祖皆從其議

一日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

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踞

又嘗陳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於午門外

終日 上悟賜餼卽命撤圖本年致仕

世家寶傳

朱睦㮮

世家寶者臨潁人也其先出蒙古安覽豐登有文武才本姓初仕元賜姓世至正末以集賢院學士守膠東登萊諸郡洪武元年大將軍下山東遣叅將傅友德取萊陽正月丙子家寶藉車馬之數同僉院王世隆等詣降 上嘉納授之大理寺少卿是年八月始設六部以家寶為禮部侍郎二年陞刑部尚書未幾坐事貶知廬陵召還授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改兩浙運鹽使司同知十五年進知陵安府秩滿賜致仕還後復召至京師遺賑廣東興寧長樂二縣饑民所活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四

吳山館

甚眾二十七年卒於家子寧軍功授泗州鎮撫

刑部尚書端木公復初傳

宋 濂

余友端君以善既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經踵門泣拜而請曰智也罪孽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於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巉山東村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又十年則言之者或衰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它人遠者其言溷世号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人興愀乎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日也此為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按學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五

吳山館

子刻剛狀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為齊人出於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欄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巉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祖時中祖父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穆君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咸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巖部君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瘴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為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斂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

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絕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 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幾君辭去會右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徽爲江東大鄧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爲圖籍覈盈朒驗虛實而定科繇吏民陰爲欺弊痛謫之不數月而畢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斂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館之制亦廢君或葺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譁訐素難治君召父老子弟戒之曰余聞爾民尚豪侈樂訟聞 朝廷子惠元元春雨秋露無不霑濡爾曷爲良民以報 上德寧梗化以自戕耶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當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勾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 上輒廷譽之未幾陞爲令君嚴於限域人見輒畏不敢有所請托俄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木

吳山館

僚屬皆以貧星收疎音東市惟君能獨存清直之行益表見朝著聞冬十一月起授嘉議大夫刑部尚書君之刑本諸法律而持以下恕老於議法者或以爲允杭州馬甲飛隄事覺逮繫者百餘人 詔君往治其獄分奉囚別所人各鞠之合其辭參馬同多者情真否則僞郡守以下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獮重鎮屬兵戈踪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役皆預爲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七 吳山館

後

謂爲實錄 端木孝文溧水人尚書以善子與弟孝思皆以儒士起家孝文爲翰林待詔孝思爲翰林侍

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為遠人所服立雙清館應天府志

狀徵錄 卷之四十四

刑部尚書程徐

雷禮

程徐字仲能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父端學以明經登至治辛酉進士第與伯兄端禮皆敦尚經學修飭古行人稱為小二程官編修國子助教以徐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廣平侯鄞縣男妣余氏周氏俱封廣平郡夫人徐遠於春秋得編修公家學由翰林院從事發身大史院校書郎遷奉禮郎為中書曹掾從太史丞相軍禮部主事改刑部復改戶部陞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陞本臺都事出貳江西憲以才諳稱於時太傅左丞相河南王承制起為兵部右侍郎不赴後召為國子司業至京改任詳定使進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廣平侯鄞縣男疏乞致仕入國朝 太祖高皇帝以才名召見命為吏部侍郎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孔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諫曰臣徐伏觀春秋上丁先聖先師釋奠之禮權且住罷人心惶惑士氣銷沮臣徐愚憇亦切疑懼不知所裁以為 陛下崇尚儒術篤意教養惟恐人民不學綱常之或壞必不肯廢孔子之祀以慢聖人之道也 聖意必有所在然臣竊以為不可何則祀事之典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古今

狀徵錄 卷之四十四 九 雙山館

之祀與多矣而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於天下豈無故哉社稷者生民之本三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萬世之師也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二字而已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天下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敬而祀之必徧天下以及後世無非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曼山館

裂孔子之祀忽畧聖人之道其首龜勉致力於教於學則人才何由而成綱常何由而正臣竊焉 聖明之朝備也若曰孔子非如佛氏之千百化身不可一日間起天下之祀而遂廢其禮則三皇后稷亦皆生為人而歿焉神又安得享天下之祀於一日之內乎蓋孔子以身載道也孔子之道即綱常之道斯道所在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如家至而日見之也非可方體而求之也非可以一念之靈視之也其道通於天下則其祀亦宜通於天下以故臣愚不知忌諱妄謂 陛下欲稍革前代之文以正祭祀孔子之禮宜於春秋仲月上丁遣使致祭於曲阜林廟仲丁致祭於京師廟學令天下府州縣於季丁通祀焉如是則既有等殺之節無褻瀆之過其於祀神之禮根本之誠開示正學之方扶持世道之計可謂曲盡而無遺矣臣徐亡國地臣遭逢 聖上既令宥其罪復寵錫以官報效弗稱夙夜祗恐不釋斧鉞備嘗憂患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上允其奏改刑部侍郎三年陞本部尚書本年以壽終為人精勤通敏朝繁浩劇事無留滯能文尤工於詩歌有遺集傳後

刑部尚書李公質傳

黃佐

李質字文彬德慶人其先自祥符人徙通經學志元至正間行省左轄東筦何真知元運將盡守備計辟質參機務德慶民何國賓張宗達倡眾誣亂真以兵遣質歸募鄉兵二萬餘立堡柵於龍岡之上與陳文仲設策防禦時官舍民廬俱焚毀殆盡守令將帥悉付印綬於質質亦挺身為經畫朝夕練兵遺其從子伯豫同摠管文仲督募兵討諸賊悉平之工連蒼梧象郡下接三山九江皆蒙其保障質尤好文雅士多往依之其知名者則江右伯顏子仲茶陵獻徵錄卷之四十四

劉三吾建安張智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嶺南質封府庫諸轅門款附何真入覲 高皇帝慰諭之質與真皆扣頭謝是年十二月授質奉訓大夫中書省斷事五年二月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三月陞嘉議大夫刑部尚書質立朝寵遇備山東饑遣質往賑賜以御製詩遣卿持檄按山東念爾賢勞久著功經國老臣勤撫恤行天使者起疲瘵官儲有粟宜從廉囊橐無私任至公七十二城皆歷遍馬蹄無處不春風九月授中奉大夫湖江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八年致仕居京師諸贈其祖次春禮部尚書考廣孫

如已官十一月復授資政大夫靖江府右相在任幾四載而卒為開國功臣有樵雲集傳於世次子伯憲舉懷才抱德科試大祀慶成賦及策論皆中高等博學無所不通能為詩歌江右才子周澗者至廣見而稱許之初授廣西容縣知縣永樂甲申改順天府大興知縣蓋 特恩也時方肇建北京而卓有勞績後以父任拜光祿寺丞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李

嘉議大夫刑部尚書官興吳公雲傳

李應禎

尚書吳公雲字友雲宜興清泉鄉人世業儒父仲傑
 仕元湖南財賦提舉公少有文行爲國子生同輩皆
 推重之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遣魏國徐公
 北定元都魏國以禮敦遣公赴京是年九月除弘文
 館校書郎二年改陝西渭南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
 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
 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八年坐事被逮至重其才卽
 釋之時以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特命公往使諭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十四

曰今天下法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
 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
 爲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恃
 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議論以禍福
 彼必附順若莫頑不從興師未晚 上然之遂遣公
 行會梁主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漢北爲大軍所
 獲械送京師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
 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
 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給梁王公不
 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辨髮往

見公日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
 勅招降汝輩今及欲存使臣以降者存以歿自誓終
 不爲汝輩送被害既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
 蜀給孤寺藏之役雲南竟入版圖朝廷始知公之歿
 適其子敷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視歸葬而許
 敷爲國子生敷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卽奔江
 夏縣金口鎮歲久遂占籍江夏應禎往來宜興知公
 之名久矣及官南京兵部以公事過湖訪其子孫得
 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私爲田居人莫肯言者蓋其
 家亦貧故不祭佞者已久莫能辨識於是求其地契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十五

則與家藏語命及遺書俱燬於火矣爲之歎息不已
 獨嘗考論公之爲人於學士大夫及鄉之故老得公
 使事爲詳重其伏節效義可以爲世道之勸輒書而
 爲傳後必有白其事於朝者則公之名當與金華王
 忠文公並傳於世也弘治中都御史王詔巡撫雲南
 爲請於朝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王禕並祀
 改祠額爲二忠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洛陽開濟傳

國史實錄

濟洛陽人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十四年前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材召拜刑部尚書初至官勤政有爲嘗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書官員所行事績以覈其勤怠又言今內外奏札宜減省繁文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無久拘禁數日之間獄無淹滯 上以濟有才頗信用之濟由是自負持法漸肆巧詐性殘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巧法以入之無能自脫者濟輿鄉人有舊怨乃誣搆下獄令郎中仇衍等鍛成之嘗不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於文華殿以示於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大臣禮耶濟慙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 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以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中有禁灰者濟亦不問常受一囚賂以獄中灰囚代而脫之是以爲獄官所繫 上詔濟論之歸部與侍郎王

希哲主事伍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其位權罔上傷害良善類如此 上屢訓諭之不悛會有告其在洛陽時常道得賈人驢賈人示重賞濟得賞乃還之又強其甥女閭氏爲奴使濟妹亦早寡姑在獨濟利家財盡掠取攜其一子以歸其姑欲訴濟輒捶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垕仲等劾奏濟瀆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爲國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啟 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覘伺上意務爲兩圖奸計莫測 上怒乃下濟獄併執侍郎王希哲郎中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其奸狀於是併希哲等誅之初濟上待之甚厚濟亦嘗侍左右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列以誇大聲勢又所爲多不法是以見疎濟爲人有材辨然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在上深惡其諂佞及於敗

刑部尚書楊公靖傳

潘 琪

楊公靖字仲寧淮安山陽人洪武十八年乙丑舉進士為庶吉士試事吏科十九年丙寅擢戶部試右侍郎實授左侍郎在職公勤 詔有司復其家因進士監生犯罪不悛 御製大誥指示而激勸之曰如通使韓宣左通政茹瑄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逵皆同時由進士監生而登顯職各能率職以稱朕心其操也恪遵先聖先賢之道故能伸於羣職之上其犯罪不悛者終至於殺身二十三年庚午五月陞刑部尚書二十四年辛未命以尚書兼太子賓客給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史

受由節

兼官俸公資性明敏有識善敷答理刑平恕 上數獎勵之尋以事免 命出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至是鄉人坐事繫獄家人擊登聞鼓訴狀靖為改狀草御史劾之 上念其才不之問御史論不已廼賜盡於家父懋兄安奉 上命歸葬於淮年三十八公平生自負忠赤束書入京不十年位崇台輔以布衣奉使海外蠻貊敬信則其人可知矣其生也歿也莫非天也而何預於人哉作誌者隱其詞諱其姓名亦過矣

刑部尚書暴昭

雷 禮

暴昭字 山西平陽府浮山縣人洪武中以薦塞授北平布政司參政二十八年陞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十九年陞刑部尚書三十年五月奉 旨取大誥條因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誥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做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刑著為今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眾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因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史

受由節

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六月署政平訟理二旛論罪囚 上諭昭等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必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言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

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等事
府詳加審錄寃者卽爲奏聞無寃者實犯寃罪以下
悉如律其雜犯寃罪者准贖革除二年充探訪使至
北平知有變亟歸言於朝靖難師入京執之不屈
上怒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次斷頭而歿

狀徵錄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刑部尚書侯公泰傳

鄭曉

侯公太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太督餉
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
總軍餉得便宜行事 文皇卽位公至高郵與其隸
上高茅邦仔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歿弟敬祖子
玘皆論寃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狀徵錄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刑部尚書趙公狷傳

李廉

趙公狷字雲翰號雲澗祥符雲驥僑人也其父白那
 臺遷汴元季兵亂公方在襁褓母抱匿林莽間有虎
 至母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公自幼聰敏嗜學不
 倦長游郡校嘗暑夕寢費舍中羣狐採屏其作扇
 扇平之驪呼曰趙尚書苦熱吾輩敢憚勞邪公聞之
 寤益勵志讀書中洪武丁卯鄉試入太學被命公幹
 山東以才勤受襲衣楮幣之賜庚午授兵部職方司
 主事圖天下要害阨塞屯戍貼說以獻 高皇帝嘉
 其能乙亥擢武庫員外郎慎密小心為當路所器重
 肅徵錄 卷之四十四
 戊寅擢浙江右叅政時海寇為患公畫策捕之地方
 底寧尋罹外艱還汴 文皇帝嗣位以公能專對命
 使交趾克宣 國威遠夷薙服歸卻金寶之饋 上
 聞而嘉之 賜賚優渥甲申擢刑部右侍郎未幾改
 工部再改禮部被命往封西寧侯宋晟歸拜禮部尚
 書賜宴於華蓋殿仍徹御筵膳羞以遺其母士林榮
 之戊子 仁孝皇后崩 上命公詣北京卜山陵告
 成有楮幣之賜壬辰經畧創建隆慶保安永寧諸郡
 公撫輯調度咸中機宜而新徙之民各安其業罔知
 勞役焉丁酉改兵部尚書明年母歿守制還起復尋

理塞外戎政偶疾作

上遣中官借名醫往視少

入謝復令調攝於家既愈復命詣塞北訪牧地遂具
 順聖川等處以 聞於是出廐馬牧之孳用蕃息壬
 寅 聖駕北征命公總督軍餉公措置有方餉不告
 匱 仁宗嗣位改刑部尚書在職六年度恪如一日
 初公為節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
 詐死也越四十年公為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
 其姓名駭曰汝非曩死獄中者邪訊之伏辜人以爲
 神宣德庚戌公年六十七累上疏乞骸骨 上憫其
 勞特賜致仕既歸汴構一室於東郭外扁曰石泉茅
 廬公幅巾藜杖日與親友故舊酌酒賦詩以樂太平
 正統丙辰卒壽七十三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事公稟賦完厚識見超卓質直孝友博學工詩文遭
 際 明時跋歷華要歷事 五朝才與位稱出與時
 合兩諧廟謨翊贊 皇度勛業在 朝廷惠澤流海
 宇而詩文特其餘事耳晚歲納祿里居優游林壑考
 終於家榮名盛福終始完備謂非一代之偉人歟所
 著有餘文集傳世長子愚舉賢良方正善吟咏有蔡
 軒集仕終丘縣尹少子魯隱居不仕亦善吟咏有鶴
 莊集並藏於家或問於余曰趙公以餘父名其集何

也曰此公之善誼也按晉陽秋曰吳人譚中州人曰
僖恭輕侮之辭昔陸機入洛聞左思欲授三都賦語
其弟曰此間一儉父欲作俟其出當覆酒誑耳及思
賦出機驚歎以為不能及也遂報筆云論曰吾邑趙
尚書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錢塘于肅愍公謙
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
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即悟泣拜請啟
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恠問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
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曄史載郭林宗符偉明許
子將竝有人倫之鑒識深甄藻懸斷終身後無不驗
耳尚書公有三子之精識而又以事功顯遐壽終則
尤異矣世謂天地間氣鍾為哲英非斯人也耶

蘇後錄

卷之四十四

十四

長山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建昌魏公源神道碑

王直

正統九年閏七月廿七日刑部尚書魏公以疾終於
家事聞上為之嗟悼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在朝
士大夫亦莫不惋惜致肆奠先是公有足疾詔俾釐
務免朝參久之未能愈公嘆曰食君祿而不一造朝
心豈能自安八年二月拜疏乞致仕上憐而許之
降勅慰且賜鈔三千貫歸一年而終年六十三公諱
源字文淵幼而岐嶷喜讀書習於禮節十三能屬文
嘗作桂花詩為時輩所嘆賞選為學官弟子永樂乙
未以書經領鄉薦明年取進士拜監察御史所至舉
其職松江知府黃子威被誣不能白公為辨其枉浙
東沿海民困於魚課為奏減之西安大疫民間比屋
不能與督有司具醫藥往療全活者甚多涼州有寇
將大為民患公廉得之亟請兵除民得免害父母
相繼卒皆奪喪起任職為御史九年陞浙江按察司
副使未幾召還署刑部右侍郎會河南旱饑民轉徙
乃命公為河南左布政使至則發倉廩以賑民奏免
通賦省雜役及請不急之務一以安民為事民稍稍
安歸而復為大司馬

蘇後錄

卷之四十四

十四

長山

二品祿或言四川邊務多弛廢命公往理之明習法
法衆務修舉還朝拜刑部尚書獄無滯凡公所決
斷者人人以爲不免時上注意邊事又命往西邊督
察諸將謹防邊以便宜從事遠都指揮李謙守獨石
楊洪副之効奏指揮杜衡等慢令當效諸將始震懾
不敢肆自天城抵朔州視要險地宜守者凡八分命
諸將守之請增修開平龍門城使高大皆堯以壁庶
可守又自獨石抵宣府增設墩墩發開平龍門兵併
力爲之屯軍免其租一年凡諸大城堡請給神銳火
藥嚴爲儲上皆從之再遣敕嘉勞焉時諸軍有勇
壯者依託權豪以避役公悉搜括歸伍中權豪側目
一弗顧既而病足不能朝遂以此致仕君子皆惜其
去而亦莫不以爲榮公忠厚坦亮孝於親友於兄弟
睦於宗族而信於朋友與人交必依於仁義其襟度
夷曠洞見肺腑事有可疑者得公處之無不愜意
凡公所准人至今譽嘆不能忘魏氏先居南昌之奉
新後乃徙居建昌故今爲建昌望族曾祖文卿祖庭
郁父伯泰皆有德義而不仕及公貴祖考皆贈資善
大夫刑部尚書妣皆贈夫人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長洲俞公士悅

傳 王 葵

俞士悅字仕朝長洲人自幼讀書過目即成誦永樂
乙未進士擢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副使綱紀振肅
貪濁悉自引去民居不戒於火延及臬署僚屬皆奔
避士悅具衣冠向火再拜風徐返火滅歲早有司用
道家法焚蛇磔燕而旱彌甚亟命屏去乃齋沐露禱
得雨連三日秩滿陞浙江叅政初至律若不辦事者
羣吏易之越三日發奸搃伏如神豪猾破膽正統壬
戌倭寇犯境士悅城作激二浦以備至今賴之尋陞
湖南右通政使甫三日召還陞大理寺卿已巳之變
陞右都御史留守京師協都督衛穎帥師六萬守德
勝安定一門士悅晝夜籌畫甲冑未嘗去體事平陞
刑部尚書進太子太保天順改元謫戍遼東成化初
赦還復其官卒年八十一士悅儀表魁岸面色如鐵聲
如洪鍾不類南產平生剛方侃侃見者畏服

刑部尚書劉公廣衡傳

王時煜

劉廣衡字克平萬安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至陝西
右布政使景泰改元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同西安
侯鎮關中條奏時政數十事隣境偏頭之標山西不
能給廣衡督運綏德倉米數萬石由口外往餉之軍
士感悅 召還理院事開澗間鉅盜鄭懷冒王孝忠
嘯聚官臺山為亂廣衡奉 命討平之以官臺山險
絕而曠遠出銀鑛易致盜非伐山通道立縣以制之
不可於是請以山之楊梅村置壽寧縣定兵壯戍守
之法示銀完版閉之令民稱便立報功祠祀之尋擢

左侍郎

命巡撫遼東天順改元以刑部

尚書明年以疾乞休未行而卒廣衡敏歷中外執法
三十餘年仁明剛決一統志稱其清修簡朴不事浮
靡近古人云子喬登進士知歸安擢監察御史持風
裁陸福建副使有好人習通私番射利者遇貢舶輒
緘表人餽遺鎮守三司科取珍貝事發眾欲貸之喬
固來可是示外夷以資使輕中國也必真諸法歷陞
潮廣右布政使卒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萬安劉公墓誌銘

李賢

劉之先河南祥符人其遠祖有曰功甫者仕宋為江
西萬安丞子孫因家焉公諱廣衡字克平曾祖仁一
祖昭年父俊英俱業儒不仕祖父以公貴累贈資善
大夫刑部尚書祖妣鄭氏妣歐陽氏累贈夫人公自
幼穎敏在醜夷中卓異如老成蚤失怙恃遭家多難
諸弟幼弱公與兄廣泰綜理家務家遂以振閭里莫
不嘉美曰劉氏有子矣洎長入邑庠授易於鄉先生
翰林檢討宋琮永樂庚子遂領江西鄉薦益肆力於
學登甲辰進士第宣德戊申拜刑部廣東司主事乙

卯陞陝西司員外郎正統丁巳再陞浙江司郎中凡

歷二署廉明之譽翕然庚申秋朝廷軫念四方多罹

饑饉欲廣蓄積以禦荒歲乃簡廷臣分理預備之一
勅以便宜從事而公在首選往浙江即日上海道遍歷
郡邑所區畫甚多得粟數百萬石為四倉以儲之復
督勸有司築陂塘抑豪強拯困弊事集而民不擾既
還朝廷嘉之甲子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命專理重刑
凡疑獄賴公而明者甚眾已巳陞陝西布政司右布
政使明年上以陝西邊務方殷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鎮守關中益特陞也公益感激自効條陳數十事

督安遠禦寇利國便民急務多見施行時邊郡
公從容裁處咸得其肯綮督修城堡七十餘處復奉
勅轉輸軍餉數萬石於邊城適歲旱民饑因設法濟
之俾不失所而公家之務亦辦尋召公還京治院事
未幾復命往錄南京法司之獄多所平反既還有白
金綵幣之賚壬申秋復奉命糾察湖廣庶職之廉貪
者凡所黜陟人服其公且條陳軍民利病數事多見
采納既還勞以羊酒時浙江福建民鄭懷目王孝忠
等作亂特勅公馳往督兵捕之至則賊以就擒公察
其嚮聚之故以山有銀場連亘深僻賊得以潛伏其
中即命伐山通道具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
已而守臣以所獲賊屬俱論謀逆報功希賞公覈其
罪得首惡者十餘人悉縱之事故而還賜白金綵幣
甚厚丙子復奉勅巡撫遼東提督軍務鎮靜不擾遠
近悅服天順改元春 皇上復位特召公還陞刑部
左侍郎八月遂進尚書累膺金帶繡袍之賜公感
上知之益自力以圖報稱秋九月忽遘風疾而瘠即
上章懇乞骸骨詔許之既而言語如常家醫皆喜曰
公疾瘳矣公獨不以爲然惟諄諄屬後事未數日疾
果復作竟不起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享壽六

十有四 上聞訃震悼遣官致祭於其家復命有司
爲營葬事公爲人直諒通敏寬厚坦表處已接人一
出於誠不立崖岸平居溫然和氣可掬及遇事能斷
毅然不可奪而廉介之節始終不渝雖歷通顯服食
無異於寒士尤以文學推重於時所爲詩文有集藏
於家

嘉慶錄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蜀山館

榮祿大夫刑部尚書諡康僖陸公瑜神道碑

何喬新

刑部尚書省庵先生陸公以成化八年秋七月致仕歸四明家居十有七年為弘治二年公有疾是歲九月十有四月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一寧波府以聞天子嗟悼命禮部考行易名賜諡康僖傳翰林院撰祭文下浙江布政司遣官諭祭其家府若縣助其喪事以歿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於鄞之西山桃源鄉之原公諱瑜字廷玉姓陸氏本顯項之子陸終之後代有顯者宣公贊以文學謀猷相唐中葉公寔其裔也宋有麻律錄宋之四十四諱升之者提舉兩湖鹽課徙居慈谿歷五世至諱元者又徙鄞之月湖西里公之高祖也故今為鄞人曾祖諱義元台州千戶祖諱慶考諱應吉再世不仕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母陳氏繼母黃氏皆贈夫人公生於永樂己丑八月晦聰悟夙成稍長從鄉先生孫尚珩習舉子業有聲場屋弱冠登進士第奉使湖南後發海艘水手舵工率禮慎法無毫髮註吏議丁繼母憂服闋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時郎中仲閱為之長知公為偉器每舉洪武永樂間法比沿革告公且曰子心日必大用不可不知國朝舊典也故

公於律例條議悉心焉及公大用每舉仲君之言或屬屬官差盤內帑貨幣勾較精密中官無敢欺隱者遷廣西司員外郎正統九年歲旱英宗皇帝慮天下歲多寬勅公往淮揚蘇松等十七郡審錄繫囚公恭錯訊鞠務求其情廬州大家做匠構居室供饋甚薄匠恨之以里諺有丁倒戶絕之謔乃以丁插蒜辨中置於梁間主翁得之執匠訟於府府坐匠魁當或公言律法造魁符書呪詛者以謀殺論插釘蒜中非符書亦無呪詛法不當以坐匠它比其平反多此類諸郡繫囚得釋者三百餘人改從輕比者又千餘麻律錄宋之四十四三大司寇金公與僚屬曰陸員外充體朝廷欽恤之善矣遷貴州司郎中丁資政公憂服闋改四川司郎中景泰三年陞山東布政司右布政齊魯薦饑貧民相率持杖發巨室康粟前使坐以強劫當歿者三十六人公曰民苦饑攘粟以延殘喘耳改坐自晝搶奪有負塞之徐公委公督其役時工匠集者數萬公為設方畧編荆為筐實以土石沉而築之水患遂息尋轉左布政使天順二年冬以李文達公薦徵拜刑部尚書及廷謝美廟見公奏討洪暢進退雍容語左右

日刑部得人疾公久居法曹練達國家典故凡有
獄屬官不能決者質於公則日某時某所犯類此退
案往牘閱之年時無少差時錄求術拍樞門達括節
作威弘農衛卒誣指博李祇與其設謀反事下達
鞠也達煨鍊以為友執也其奏請合三法司審問衆
相顧莫敢異論公獨言其意謂侵公公曰法司
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於所擬法輕人以滅
之罪邪達不從請公欲出爰者 上知公無它曰彼
欲重慎耳及奏上誅止獄免籍而免其妻子曹欽友
武夫希功者執其個人送官以為逆黨凡數千人公
從容語都憲李公曰欽之反起於倉卒個人相去或
數百里安得與謀公奈何使數千人無辜而并籍其
家耶李公以為然於是個人皆不坐上素重公或獵
近郊或遊上苑輒召公從行禮遇優渥 憲宗皇帝
初開經筵公與部卿侍講有白金文綺之賜成化三
年夏尚書九載滿上疏乞致仕 上曰卿才識老成
應方倚任所辭不允復任五年忽感風疾甚劇 上
遣中使臨問御醫療疾以酒未食物疾少間復乞
致仕 上不允特免朝參仍理部事越兩月疾復作
遂上疏懇求謝事 上乃許之辭之日賜寶鈔千貫

公抵家以棊石詩酒自娛別號湖後適聖慈仁壽
太后徽號禮成推恩致仕之老進公階榮祿大夫榮
祿階一品非奉特旨不授公所被慈殊恩也惟公端
亮而有容寬裕而有制觀其容止醜籍進趨安雅知
其為有德者也為刑部尚書十有五年其明習法令
如漢薛瑄而無煩碎之失其練達典章如漢胡廣而
無與世浮沉之譏其能斷大事如唐姚崇而挾數獻
諛有不為也屬官賢者禮之如賓友其險且暴者馭
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待之不追咎其既往人以
是德之門達素與公不合及達敗言者欲寘之於李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文達訪公公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
所紀綱馬順則有間矣文達然之達卒得不死都御
史寇深暴戾自用每會審罪囚輒辯巧詆衆無敢違
者公徐一言據理正罪深不覺自誦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諡恭毅王公槩神道碑

商 輅

成化甲午八月三日資善大夫刑部尚書王公以疾

卒計聞 上悼念賻新鈔萬緡賜諡恭毅命禮官諭

祭有司營葬事公姓王氏諱槩字同節別號恕齋先

世河東人唐時有諱仲銘者仕江西觀察使子孫因

家廬陵之宣溪曾祖維嶽妣劉氏祖子善累贈大理

寺卿妣黃氏贈淑人父仲起累封大理寺卿妣康氏

累封淑人公天資穎悟自幼嗜學正統辛酉領江右

鄉薦上戊第進士甲子授刑部主事及辰陞員外郎

歲徵錄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吳山作

於泰庚午陞郎中公才識超卓推鞠詳明同官皆雅

重之卒未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壬申調河南所至

郡縣獄囚淹禁公立為辨之奉 勅修理河灣措置

有法民不知勞乙亥陞按察使紀綱振肅罔闕空虛

天順初被誣去任老幼攀號如失父母時襄王赴京

見之 上問官吏賢否首以公對即日省還迎者歡

呼載道已卯賜詔旌異未幾以憂去民不忍別哭聲

震野壬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歲饑設

法賑濟流通復業尋改大理卿處斷平允人以不寃

官屬才賢推授恐後甲申今 上嗣位及問經筵俱

蒙白金文綺之賜成化祭已陞刑部尚書革除宿弊

疏陳十事成切特政 上嘉納之諸司呈稟案牘填

委幾填如流無不曲當其情明年忽遽疾 上命醫

調治遣中官 存問兼賜酒米等物竟弗起距生永

樂戊戌享年五十有七

歲徵錄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吳山作

刑部尚書董公方墓誌銘

周洪謨

公諱方字仲矩姓董氏其先太原忻州人高祖諱提
 禮曾祖諱才友祖諱興考諱政皆樂遷後祖考以
 公貴皆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叔祖都承樂中應
 召募徙居潮陰公父母偕來公生於旅次暨長隨叔
 祖遷忻識先人兆域復歸潮陰為縣庠生正統甲子
 薦秀京闈乙丑登進士第試政兵部聞父疾革急歸
 父既瞑目復甦而喜俄頃公哀毀屢絕水漿不入
 口者五日寢苦枕塊不食肉者二年服闋授大理
 左寺副景泰辛未大理卿蕭公薦為左寺正公用法
 廉後錄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吳山館

平烈克雪冤抑有巨室被盜東河八蔣傑與盜遇并
 執之訥弗能辦不勝挫楚遂誣服公緩其刑訊之證
 驗皆實始得免錦衣旗軍鉄堅與百戶謝海鬪傷腦
 奪銀簪官擬白晝奪財傷人者死公謂事起忿爭非
 造意攘奪從輕典金吾衛卒入內領官銅出中道竊
 銅板尺餘硯卒執之有司擬以盜內庫物律斬公謂
 物領出非潛入內庫盜者宜論監臨自盜得減從徒
 乙亥命往山西慮囚太原民白政殺離人王選投尸
 汾河事覺政懷宿怨誣選妻私於已同謀殺夫獄已
 成公謂彼為六婦三十餘年生子十餘人何得至此

盡拘鄉鄰証驗始服選妻得釋羅理妻為盜所殺

有司誣劉達夫婦害之俱應宥公至始白其寃得免
 事覺乃知殺之者達婦也其餘活死者情可疑者凡
 若干人天順辛丑陞右寺丞丁母憂起復陞右少卿
 甲申賜誥進階中憲大夫成化乙酉遷刑部右侍郎
 丙戌持節詣楚藩行冊封禮戊子賜誥進階通議大
 夫庚寅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癸巳進秩都察院右
 都御史甲午命公巡撫大同節制諸軍戊大同者無
 營房多僦民居公相地造屋若干眾論稱便戰馬數
 厥者以千計公為區畫不數月馬遂足尋遷刑部尚
 書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吳山館

善驛召還京辭職不允丁酉以衰老乞休致 陞辭
 復賜誥進階資政大夫公既致仕杜門謝客於南城
 庄百溪泉之左構綠野堂容與其中越六年無疾卒
 得年六十有八 訥贈太子少保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祭祿大夫少保諡莊敏

林公聰墓誌銘

彭華

成化十八年八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公以疾在告。上遣醫視疾賜白粲嘉蔬羊酒且命少閒即起視事。閏月二十四日竟卒。訃聞。上甚悼惜。遣中官視喪。事賜鈔萬緡。贈祭祿大夫。少保。諡莊敏。命禮部尚書周洪謨。賜祭。又命葬。及祥禫。皆遣祭。勅兵部。以驛舟還其喪。有司營葬。又許仲子景終。喪入國。監待用。皆殊恩也。於是公春秋六十有八。入朝四十四年。歸。然今之老成人。負天下重望。久矣。故恩典駢蕃。繼

欽徵錄

卷之四十四

車

不以為宜者。公諱聰。字李聰。福之寧德人。踰弱冠。以禮經領正統三年鄉薦。明年登進士。八年授刑科給事中。即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日所不盡心。以報國者。非夫也。尋事外。艱歸。十二年起復。首言福建銀課繁重。宜省他賦。復不然。恐生變。未幾。寇果作。十四年。車駕北狩。內外多事。公侃侃在職。知無不言。劾光祿卿李享。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楊洪。孫鐘。不協狀。時皆趨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專增駙馬石璫。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之。不避廷議。迨獲。英宗之禮。或謂屬人。變詐不測。遣一車。

馬往迎。足矣。公曰。上皇北征。為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胡忠安出一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入樸質之言。大抵皆欲迎復。從厚者。吾欲以進如何。王文端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適王某至。眾以質之。王曰。此投匱名文書類耳。事幾寢。公思之。以聞。迎復。竟從厚。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事下羣臣議。公涕淚不晷。名忠義。由是耿耿在人耳目。四年。虜酋也。先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公言也。先代其主。而自僭號。宜與之絕。廷議是之。卒不與可。

欽徵錄

卷之四十四

車

汗。號。凡有所規。輒筆直。言或伏。陛下指摘。爭論一時。多所警。疾。遷右春坊司直。耶無幾。內閣尚學士。輅言。公不宜在散地。遂復都給事中。補吏科。仍食六品俸。凡視選。必欲出至公。其部。遂擢。或不當。意。輒名。斥。論。刑。者。陳。論。事。承。者。性。而。政。以。公。言。竟。落。生。舊。職。執。政。或。異。惡。之。諷。御。史。劾。公。下。吏。簿。責。公。姻。戚。為。教。官。用。公。善。得。近。地。公。竟。坐。專。擅。選。官。當。放。罪。高。文。毅。胡。公。宗。復。存。也。景。泰。元。年。命。公。兼。貸。公。詢。全。活。數。千。人。遂。陞。右。

副都御史江浩處徒橫行公往擒其舉一泉數人餘
 督院則用輕典盜以寧息三年秋丁母喪歸四年春
 情起復乞終制不許五年曹欽友殺右都御史寇深
 公署院事欽已就擒紛紛邀功者未已或夜取乞丐
 首公曰罪人已得首級真偽不可知爾後必生擒訊
 鞠毋得妄殺乃止欽所連坐多免者盡釋之成化
 二年江漑旱人相食 詔公撫之公奏借江南糧及
 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是年秋三年
 陞右都御史七年巡撫大同號令明肅勸懲有法八
 年以疾致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且命兼
 提督巡江又三載召為刑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少保
 其決獄不瑣屑善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百筆
 削屬官咸心服以為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
 決嘗偕太監汪直往嚴邊東矣機事皆得其宜以
 報汪奴視精神獨勝敬公為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
 不勝衣未嘗有疾 遇色及遇事則正色諫言確然
 有不可拔者祖 為平山丞考觀歷程鄉丞豐餘
 姚王 附教諭江 俱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

資政大夫 刑部尚書 楊 公 銘 行 錄
 公諱銘字敬修 姓楊氏 成都金堂人 其先本出於
 堯周成王時 嚳封杜城者 因氏焉 自杜渡過季平子
 之難 奔楚 三世至杜赫 為秦將軍 十世而至當陽
 侯 預又十一世至膳部員外郎 審言家於鞏 審言之
 孫 為工部員外郎 甫避亂入蜀 晚年自蜀如衡 相其
 子宗文 從宗文之子復還蜀 居青神 號東山翁 其後
 又有散居旁近邑者 公其甫之後也 曾大父諱興祥
 僚光不仕 大父諱添禮 父諱榮聰 俱以公貴 累贈資
 政 大夫 刑部尚書 祖妣張妣楊俱贈夫人 公少有異
 質 從鄉先生治尚書 舉正統六年鄉試 十年第進士
 授刑部河南司主事 論決輕重 能盡法意 自尚書以
 下 皆器重之 總十三司章奏 羣僚堂 衆時有疑獄 不
 決者 皆聚而質於公 如公言所治獄 輒稱善 歷階員
 外郎 郎中 他司郎中 缺 公嘗兼領其事 至晚 他司吏
 往往抱三四印 歸公家 公愈謙退 不伐 衆益賢之 景
 泰六年 尚書江公淵 巡視南直隸 河南 山東 等處 舉
 公自輔 有持身端 謹事體精熟之語 公感其知已 亦
 為盡力 未幾 奉 還書 應 因 貴州 出 滯 獄 數 十 百 人 貴

州人羅傳以爲祔丁楊夫人憂服除刑部移吏部
仍欲得公爲屬且奏請於上遂復除河南司天頌四
年甘肅邊遽告急朝命兵部尚書馬公昂行邊復舉
公叅議幕府已得請因事不果行尋陞雲南按察司
副使誦賊吏剔弊政聲稱厥起未盡一年會有誤傳
新任按察使呂困道卒者守臣交章薦公補其處遂
授試按察使已而呂復任乃改公於貴州真拜按察
使居三年部使者列上其風績請表異之陞湖廣左
布政使湖廣爲東南大藩最號繁劇公裁決庶務宣
布德恩治行稱異等成化八年召爲戶部右侍郎比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四十四 曼山館
至京陞工部左侍郎未幾轉刑部十一年按事襄垣
王府未還會虜自黃河套入北邊寇鈔朝議舉大臣
提督山西三邊軍務僉謂莫如公者遂以命之公出
代州歷馬門寧武至偏頭關偏行邊壘覽觀形勝時
時召老兵退卒問以攻守之宜益市馬募兵補完虛
籍因建議偏頭關在山西窟處東連威遠西帶保德
北接虜境猝然有警戍者出戰便爲虛邑宜設千戶
所一領百戶所十就以戍願留者實之又言三關
兵民雜處多牽制官利乾沒於豪家勁卒占役於
私室請置按察副使一員督治之俱從其議又於要

害處設土達堡之望高視遠二墩久之虜知我有備
遁去乃還朝奉 旨審錄罪囚有白金文綺之賜于
六年按事寧府其還奏時人謂知大體明年以父憂
去官終制仍舊任二十一年秩滿九載加正二品俸
尋遷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故事拜尚書者率上疏
禮辭公曰事君貴誠虛讓非禮也獨不辭公自刑部
轉大理其所駁正一裁以法不嫌於專時論多之明
年改刑部尚書 憲宗皇帝在位久明習政事尤慎
重刑獄公時效飭其屬吏以人命至重勿以喜怒用
法度足以正邦典而彰 聖德一時用刑號稱平允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四十五 曼山館
明年以年至乞休優詔不允今 上龍飛又辭得
旨朕初嗣位卿宜勉盡職務輔成治理豈可引年求
退未幾再辭上重違其意乃許之賜寶銀二千貫仍
給驛以行公卿大臣設供張祖道崇文門外觀者榮
之既至家稍葺舊廬買田以爲子孫計燕休之室備
日敬齋兄弟賓客日過從爲樂當春夏時扶杖從一
二僮子課家人田作田父野老皆攜酒餉公公爲引
滿不辭人人感德而去刈獲時亦然間入會府薦鐘
諸公皆趨候之公不任拜起之勞輒復還金堂優游
林下者蓋十有餘年近世蜀中大官壽祉之隆退居

之樂如公者不多見也公久典獄事明於法令而持
中不肯惡賊深巧詆者善決大事諸司屬抱文書立
案下羣疑滿前公徐以一言判之曰某當然退而相
與議無不以爲然者皆服公之精敏絕人其爲侍郎
時貴州卑節衛人有告都指揮林晟與其子雄不道
者謂反形已具或者又從而張大之欲因以爲功朝
廷遣科道并錦衣衛官按其事公謂使者曰我旣嘗
官於彼晟之蕩侈則有之若他謀可保其必無僨者
旣先入公言至彼按之果無所得晟父子遂得減罪
已而晟聞公之有言密遣人致重賂謝公公曰我爲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四十七 史山館

一日少間具衣冠端坐召諸子曰吾入仕自壯至老
勉於忠孝始終保全至此若等能讀書爲善不使家
聲落莫吾成瞑目矣言已告終已而復甦踰時申前
言乃卒實弘治九年七月六日也春秋七十有八

刑部尚書椒丘何公壽新傳 蔡清

先生名喬新字廷秀姓何氏世家盱之廣昌宋寶謨閣直學士諡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少多疾九歲始就外傳讀書穎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徽所寫丹鳳鳴圖中規因歎文徽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為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樞通鑑續編也曰子樞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四

長山

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曰文煥之降元不書其義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成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怪誕不經之談書遊金則失為復外表之義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曰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景泰庚午歲江西鄉試時始蘇韓公雍巡按江右欲私見之先生辭不獲及入試主司天台章先生陳得其文擢置第一監憲御史則看孔明以東園方典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甲榜翰林學士江先生淵亦遊棘棧置乙榜何抱致職辭不就及東園致

任班登進士第觀政工部嘗奉使淮西巢縣令閻徽少學於東園以白金文綺為贈先生力却之數日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先生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東園聞之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景泰七年春擢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為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檄先生收糧先生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姚公喜謂先生曰推是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丁東園憂解任歸宋樞密陳文定公父葬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蓄其墳為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也繼丁母夫人憂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精武清農家婦牧牛於野二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為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先生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合逆族分所劫彩繪遺主翁事覺巡徼者并生翁執之以為同盜先生訊得其情曰此與盜殊賊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廷翁矣東園部廣東司員外郎錄憲衛隸廣東司其官校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四

長山

生淵亦遊棘棧置乙榜何抱致職辭不就及東園致

待簡親軍恣橫冒禁法司女優容之先生曰法者
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諱是官校悚懼相
戒不敢犯修 英廟寶錄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
為書上之司憲以屬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
文達公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司惟勝吏願者
大不侔矣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戶有逐其舅之子
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歿其孫訟于官指揮使袁彬囑
先生抑訟者先生執不可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
因事陷先生遣覘事者百端搗撫卒無毫髮可指為
罪者先生在刑部久凡法比禁例具通其本末陞公
秋徵錄 卷之四十四 五十一 吳山館
及侍郎太原周公新安程公泐木董公皆重之有大
獄具必以屬先生章疏當道者輒使其草吏部尚書
古曹李公知先生材且賢屢薦於 朝陞福建按察
司副使暨抵任浙庵千餘人壽寧等縣盜劫案積所
過剽掠先生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浙寇
斂先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與甲自隨縣
官稱之無厭拒不服幾二十年先生設方器生致其
父子置於法福清薛氏以所居湖海處出諸蕃互市
事竟絕無私心先生其不備置獲其罪歸其
司副使使成議民

及先生具奏減二縣銀課之二二行部興化閩兵
所於營曰洪武初官以生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
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遂蠲其租都
察院副都御史滕公巡撫福建撤先生分巡汀邵延
建先生徧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歸化
里介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僻不供徭賦先生
白滕公即其地置歸化縣其民始奉法令龜山先生
將樂人子孫微甚墳塋蕪穢其書院亦為戎卒所據
先生修其墳復其書院且籍廢寺腴田百畝俾其子
孫耕以奉祀焉典番船中官成鎮守太監分其餘財
秋徵錄 卷之四十四 五十一 吳山館
遺三司先生力辭不得適受而輸之庫陞河南按察
使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以先生薦授閩職及先生
行以犀帶銀器為贖先生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君何
不知我邪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
民至秋罷先生曰令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
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
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為粥食之無衣者以庫
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
宏把縣令李文中皆以貪暴病民而有強援它使者
不問先生劾其罪或徙或黜鈞州民趙甲飲于陳

乙酉年乘夜渡河溺而或曰之子孫必富貴

先生獻之日酒肆民居擗比使嗣必有聞之者肆詎

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單辭成罪

乎今有司驗甲屍腦皮裏有沙石作定為溺死遂

破械出之都御史陽城原公招撫流民至河南引先

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

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論之流民感

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兩觀京師同觀者多重載以

道權貴先生僦車以行所載書籍朝服而已陞湖廣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五十三 吳山作

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劉公

檄先生賑之先生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錢

使葺其居民咸安焉荆民以徭役不均訟於臺劉公

又檄先生理之先生驗其丁口登耗貲產厚薄列為

九等以輕重授役焉民咸稱便成化十七年冬十一

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

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躍先生發倉粟三十萬減

價糶之民賴以濟北虜寇邊先生伏兵及溝管虜至

與戰斬獲甚眾陞左副都御史奉 勅清理刑獄辨

察隱惠咸當人心律重輕者具以聞多 得未

減不為刑部左侍郎屢辭疑私請託無所狗屬官畏

其嚴莫敢恣睢者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

驚駭紫荊居庸二關尤急先生奉 勅巡邊相險阻

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為戰守備嘗獲虜謀知小王

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又請選精兵問道出楊之會

虜潛遁不果用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

五 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於 朝

發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

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為叢塚葬

之又徼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五十三 吳山作

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不

睦友泰愛奢僭淫暴等罪且云有異謀 朝廷命先

生即訊囚愛以待 命先生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

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囚禁羣夷

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者監候輕者發遣

上從之既而訊鞠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為

誣罔先生具以上 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它

郡邊夷以安今 上皇帝即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到

任僅二月召為刑部尚書先生在南都嘗言沿江蘆

洲 官占據有訟者報云買物進奉今 陛下

既罷貢獻乞以產洲給還其由是特中官意及在刑部擬絕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有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察駕帖到臺皆不與聞先生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飲此所至比號乃行刑無所託駕帖不獲此號則與無由辨乞仍給批便又言京師大水恐內外刑獄有虞枉者乞選官審錄兼以與交又言京師軍民習朝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 上皆從之兩以疾臥家 上皆命醫診治又遣中使臨問賜以酒米肴蔬屢乞罷 上不允然以執法不阿

歐教錄

卷之四十四

五

長

歐教錄 卷之四十四 五 長 刑部尚書何喬新 字廷秀 江浦廣人 年十一通史 學病陳極通鑑續編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略 元不書張世傑湯海不書水師紀義附不經之 談書遼金失夷夏之義為修撰周旋所奇舉進士奉 使准西巢縣令開徽嘗學於喬新父文淵欲以金帛 贈卒不受授南京禮部主事復除刑部遷廣東司員

賢善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彭惠安公詔神

道碑

林俊

弘治乙卯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致仕彭公從吾終於家計懇 孝宗敬皇帝哀悼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遺官諭祭公諱詔風儀其字其先自戊公五世居涵口而益積於體正於思孝二公則公祖父父也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姚陳姚林皆贈淑人公父故儒者代門生陳燮名舉責竟代償五百金產幾於盡父歿姚負口食之虞公從容開警授徒以續其匱景泰丙子舉鄉薦明年第進士為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 憲廟朝疏言張夔不當為倉儲總督宜用王弘李秉葉盛副人意言周遵不當以貴戚奪民田傷國本宜還民再下 詔獄賴言官論獲釋得釋為四川按察副使疏言藩府葬祭差中官勞擾行藩司便為廣東左布政使疏起陳獻章為翰林檢討疏總鎮顧恒取方物監船章春請均徭六十戶充私貢非宜俱見停減最後言梁芳第千戶德採禽鳥花木擾民忤 旨調貴州居九月擢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松等處人為大理卿坐論星變通直道改舊職巡撫順天整飭蘇州等處軍務值天象示變

疏言時政及權運數事 孝廟初臣僚交薦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端毅起為吏部尚書公為刑部右侍郎奉 詔巡視浙西劾罷守臣一人尋兼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釐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 朝劾鄭俠流民圖竈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端毅莊喪重靜人不敢干以私庚戌彗星見天津疏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其正近侍謂內臣言輕重能為禍福今科原書出其手分例相沿虛名實支誰能詰之凡章奏允而後下無復論奏量未數也亦有犯多後竟免有欺人或不問有論奏原差未刑也若也服用賄賂濫刑請地非分之求曲免無辜求而重軍與無刑午商望折其氣以服其心職將於所司故願必求已則言午朝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惟謹願節慶如有大隱除有大舊具有大違報工程囚犯於前評議可否不惟國是定事體而重臣邪正優劣自辨孝廟嘉納為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隆奏請賊累鉅萬為都御史奏請所發公紙以活景隆於內降拊私各義如初竟不能奪會事坐見疏言

大老盡矣由今視昔其有餘慨焉公所著
錄秋堂錄北岳代行錄各若干卷續修
卷成都誌二十五卷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刑部尚書程徐

雷禮

程徐字仲能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父端學以明經登
至治辛酉進士第與伯兄端禮皆敦尚經學修飭古
行人稱爲小二程官編修國子助教以徐賁贈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廣平侯鄞縣男妣余氏周
氏俱封廣平郡夫人徐遠於春秋得編修公家學由
翰林院從事發身太史院校書郎遷奉禮郎爲中書
曹掾從太史丞相軍擢禮部主事改刑部復改戶部
陞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陞本臺都事出貳江西
憲以才諳稱於時太傅左丞相河南王承制起爲兵
部右侍郎不赴後召爲國子司業至洪武元年
進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廣平侯鄞縣男疏乞致仕
入國朝 太祖高皇帝以才名召見命爲吏部侍郎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孔廟天
下不必通祀徐上疏諫曰臣徐伏觀今春上丁先聖
先師釋奠之禮權且住罷人心惶惑士氣銷沮臣徐
愚懇亦切疑懼不知所裁以爲 陛下崇尚儒術篤
意教養惟恐人民不學綱常之或壞必不肯廢孔子
之祀以慢聖人之道也 聖意必有所在然臣竊以
爲不可何則祀事之典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古今

祥所言雖狂妄然為御史非出位而言其心無他
宜含容之以開言路疏入文祥得降用其餘條約者
尚多然公務持重不屑屑以小事論至於事干刑獄
者得以參駁亦不瑣瑣摘抉人小疵故人皆稱公知
大體而名益起壬辰擢應天府丞京民苦差徭重
多破家公至適署掌府事為定役法人稱均平乙未
擢南京大理寺少卿辛丑進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奉勅兼管操江仍巡捕沿江盜賊時有到通者與
其黨操舟販鹽并行劫奪出沒江海間勢熾甚公調
士卒追捕至太倉分兵截其要路知通窘迫示以威
獄徵錄 卷之四十四 本主 雙山
信諭以禍福謂如自首服許以不究通知公兵者遂
挺身來歸叩頭感泣公戒諭已仍縱之歸通即率其
黨以降特械通至京凡勝從者悉釋不問事平公復
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遇有警當互相應援又請降
關防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陞本院右副都御
史尋掌院丁未陞南京兵部左侍郎奉勅修鳳陽皇
陵於白塔壽春諸墳時當荒歉眾以興大役不堪公
均工節用勞心調度越三年功遂畢與初計省其半
以其餘財仍行賑卹民反獲濟今上之二年為弘治
已酉河決金龍口漕運多阻召公往治改戶部左侍

郎公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從行始至河南相度水
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
儀封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洪口至尉氏
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堤令高廣如一
上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
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
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至興濟鑿
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口
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於是河竟不為害而
漕運獲濟公又見高郵之覺社湖風浪時作多覆舟
或舟觸岸輒壞議即其東開複湖以避其患河成
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別名曰公堤治
水事竣改刑部侍郎辛亥署掌都察院事遂陞右都
御史嘗言風憲官為朝廷耳目凡巡行一道當詢屬
吏賢否之狀上於吏部及本院部院據其詞以行黜
陟且以所上之虛實為御史之黜陟庶幾各得其實
而人有所勸懲也又天下軍衛士卒消耗宜預覈尺
籍之數界清軍御使按籍搜考以總埋沒諸弊又
天下奏報舊傷荒稔及戾至上不知國計之蓄儲下
不知民隱之當卹由有司以其地潤遠可以欺誣之

故宜令御史預遣人踏勘田土高下之則造為圖冊
設有水旱可據此以蠲稅糧而里胥無所容其奸也
御史李興巡按陝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為言者公曰
興為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為一言乎乃率眾大臣上
言興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以死處興設有
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興得免死癸丑陞
刑部尚書公心素厚斷獄不苛嘗曰秋霜之肅何如
春陽之和乎數論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重獄故
冤抑者既多平反其可矜疑者亦多從末減每以律
為萬世之法條例為一時之宜今吏得為奸皆條例

繁冗之故因詳定為若干條奏上領行內外而奸弊

始少甲寅尚書一考加太子少保戊午東官出閣進

太子太保積階至光祿大夫勲至柱國以其官贈曾

祖均禮祖思恭父珂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

部尚書曾祖妣錢氏祖妣蔣氏妣鄭氏王氏竝贈一

品夫人配蔣氏封一品夫人公居官四十年勤勞不

倦濟以精力事至輒辦及決大事往往以從容數言

裁定多不失正其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之

至與皇有過未嘗輕加言辱屬吏以公事獲罪必為

掩覆骨骸得免乃已人以急難來告如切於身所以

釋解之者究盡其力故感其恩者不特鄉里親友而

已公官三品時其弟景澤世以其遺孤垣奏為大學

生嘗置義田立義學凡族人之貧而幼稚者以養以

教皆得其所其厚於宗族又如此今上知公德寵遇

甚厚屢有金織文綺之賜或病在告輒遣御醫診視

并遣中貴人賜以酒饌等物庚申以星變再上疏引

咎避位情甚懇切上不得已允之特遣太子太傅致

仕驛驛而歸今有司舉優老之典仍賜璽書所以褒

美之者尤重及行士大夫傾朝祖送人以為榮卒年

六十八上聞訃悼惜為轅視朝一日贈太保諡康敏

通有司論祭者尤仍命治葬於某處新室惟白氏之

先為河南人從宋南渡苦籍武進歲久為大族

史 102-337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太保諡莊懿公珪墓誌銘 王 鏊

昔者孝宗朝其大司寇曰閔公諱珪字朝瑛其先有仕宋為將仕郎自汴來家湖州之烏程六世祖德淵歸安教諭曾祖諱性祖諱緩考諱節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袁氏祖妣謝氏朱氏妣嚴氏皆贈一品夫人嚴夫人為國初工部尚書諱震直之孫尚書醇德懿行簡在高皇公之生也人以為有外祖之風焉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

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廣東進按察使庚寅介南雍南安間三境爭田不決公方會勘眾忽嗾呼為變人勸公少辟公不動徐為處決令下兩境胥悅散去新會民囑聚山谷為亂公出諭以大義貫其逋負遂安堵如故二十一年江西南贛盜起擢公都察院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令薄賦具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連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宦由是多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倖因言公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公都察院都御史巡撫畿甸經理儲備修濬城壕尋進刑部侍郎四年

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萬龍水相繼為亂督其下討平之其討古田也

參政馬鉉欺或時以致敗自後等引咎自劾請又欲濟師公謂罪自首惡乃設重賞之已而果自縛以歸公又歸功於下安南使臣為言龍州輒為所梗詔下公處分公曰是下各有行安南無得挾私貨憑祥無得阻貢物二夷爭遠公在兩廣通行鹽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蠻人不為變某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部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少保十三年遷刑部尚書入

前後在刑部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哀林以罪戾或獄中選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或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公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或辨哲寃并下獄深治公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驍殺虜為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或會天祥或於獄 孝宗大怒親鞫於廷當重辟公與部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排按不實罪當徒 上怒不解公力諍曰法如是是重一貫罪其官當重罪也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為功公

加... 故也... 未... 加...

故刑部尚書致仕東湖屠公勳行狀

顧清

公諱勳字元勳姓屠氏先世嘉興海鹽人後海鹽析平湖故今為平湖人別號東湖從其地也祖諱湘考諱機俱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楊氏妣陸氏俱贈夫人公少而穎異該覽羣籍為文辭典贍閎肆天順壬午試鄉闈時年十五提學副使篠庵張公奇之謂可魁一省既而下第篠庵擦落卷得公文稱噴久之曰考官主偏見而不識義理茲士之不遇命也由是兩浙皆知公名成化己丑擢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分司清江浦督修造運舟持廉秉公通融物力未幾百廢具興有題詩驛亭以美其事者總督漕運陳水張公鵬豐城李公裕總理河道三原王公恕交章薦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曹剖決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如此故所至皆著能聲尤為尚書林公季聰所倚信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近者必舉以屬公京師無賴子曰季勝者結偵事官校誘其主之子福為私鑄而發其事蓋將欲其產也獄成福滅灰戍邊眾知其冤而莫敢問林密以咨公公毅然曰刑將以弼教

也尚何顧索其卷為直之以福之罪罪勝而歸其所
荷京師人盛稱之都事林某倚中人構訟蟠互不可
解侍郎盛公曰非屠君莫能辦也公覈實奏上有
旨下錦衣衛覆辯蓋其人將誣構公然卒從公奏奸
黨皆得罪至於勘吉安之酷吏辨大同之冤獄典刑
以正公論以伸而公直聲勁氣隱然於朝著矣甲辰
陞南京大理寺丞在公卿間年最少而風采凝峻議
論明正雖素蠅強號不下人者皆斂衽敬服焉弘治
辛亥擢大理左少卿始至上言十事多見采納若暑
月疏決囚徒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
著為定令而方石謝公之起用亦自公發之也漳州
溫文進作亂朝廷憂之公奉命往視梟其首惡而散
其黨與一方帖然夏方苦旱訖事而兩閩人至今
稱之甲寅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
整飭邊備公嘗以京城近輔役重賦煩彫敝已甚而
宛平大興二縣所故庫夫墮戶廢夫羊冰爪戶等役
動以數千計昌平縣在諸陵下供億浩穰而計丁
養馬與諸縣等尤為繁重乃條上區畫倍加存撫人
以密雲縣懸有警收復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
戩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

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於
河川作捨城虎落且躡石布蒺藜擊坑害而於其
梁石為城蕃育人馬於黃花鎮增置營壘及戊卒若
千人三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
不敢犯至今賴焉熊兒峪有寄操騎兵營去水十餘
里鑿井數丈皆堅石馬日止一飲馱水至用十錢坐
此困弊猪圈頭關地平行不當阨要每春夏雨水汎
溢營壁傾圯調隣路修築兵人苦之公至嘆曰無水
而安營捨要地而屯沮洳皆兵之忌也乃奏移寄操
營於熊兒峪之南平谷移關於猪圈境外之南北水
峪兵既得水又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卒戍數百人
軍中歌馬寶抵白龍港出銀魚歲以供薦中官乘勢
需索民不堪命麻峪山在極邊而出銀礦鎮守以密
索之公力言其不可有旨戒約取魚者而備事
卒不行民深德之丁巳轉刑部侍郎時壽寧侯與河
間訟莊田而民亦以人命懇公奉詔覈實辯其誣
罔而歸田於民且言食祿之家不當言利况母危
聖之鄉而與民爭尺寸之地尤非所宜同事中官餉
衣皆難之而公奮不顧然卒蒙施行人尤以為難丁
內艱起復改左副都御史復侍冊乙丑陞右都御史

正德初上鄧龍藉田幸學三事長據經傳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以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書為講學正心之要乞常以進講識者避之丁卯陞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乞奏 講必無關自公執不從曰如此是二君也瑾用是銜而公亦力求去加太子太保主帶麒麟服以歸命有司月給俸四石歲給鹽夫四名終其身蓋公之立朝有始終大節而 上之待公亦厚矣公生正統戊辰登正德丙子年六十九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長山作

榮祿大夫刑部尚書諡莊僖韓公好問墓誌銘

謝

嘉靖庚寅秋八月七日刑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宜庵韓公以疾卒於家訃聞 上震悼遣官諭祭者再命有司治葬事錫諡莊僖蓋異數也公諱邦問字大經別號宜庵宋魏國忠獻公之裔居會稽自台州上蔡書院山長諱懌府君始曾祖考諱諤曾祖妣任氏繼褚氏祖考諱良可建寧縣典史贈奉政大夫襄府左長史祖妣張氏贈宜人考諱弼號衡軒襄府左長史妣璩氏贈宜人繼妣王氏封宜人衡軒公德學純懿非究用以貽厥後公其冢器也少穎悟異常年十六以官籍充襄陽郡庠生領成化戊子鄉薦己丑登進士第授大理寺評事詳慎公清綽著時譽乙未陞寺副奉勅慮囚四川釋冤獄九十餘人戊戌陞寺正未幾陞淮安府知府淮當南北要衝民苦供役公隨事節省雖中貴往來不敢過需撫臣至者皆重公漕務悉與商決江皖四郡多滯獄泗州官軍嘗誣奏無辜逮歿者衆屬公辦理咸得其情無集江南之漕卒禁偽券之私醜不動聲色而人自畏服取吏以法愛民以仁淮民至今稱之丁未陞陝西左叅政

分守關南士有餘糧民亦安堵弘治辛亥陞江西布政使癸丑陞四川左布政使時父長史公及繼母王夫人方自襄返越公每以不得迎養爲恨甲寅七月聞繼母夫人喪自漲卽行觸險若平地人以爲孝感乙卯繼丁外艱戊午服闋補廣東所至有惠政已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洞民負險爲盜歲久蔓延莫能制公奏立土官宣布威德一方遂寧辦遺宦富駐饒饒造供御薨器公力言小民凋弊之狀可憫先王恭儉之節當師上爲感動中止癸亥以三載滿考獲旌贈祖考及考皆如其官祖妣妣繼妣皆爲淑人公雅性直遂不能與時浮沉爲當路者所沮抗章請老甲子復起巡撫河南中肯取樂工公弗造上疏至引放鄭聲爲戒詞甚剴切亦見俞允正德丙寅陞南京大理寺卿戊辰陞刑部左侍郎時逆閹劉瑾惡不通款陞刑部尚書致仕欽假他事中傷而卒不能有所加初衡軒公將家於襄公既貴丘隴恒在念而衡軒公歸志亦決遂別築爲迎養地至是復取先世雪應佳話建瑞自堂日與耆舊觴詠取娛今上龍飛兩詔進贈榮祿大夫公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言笑不妄作字必楷居通城市而軒蓋

罕出入然郡邑大夫及過客以國典民隱就質者則響答忘倦故識者謂公身雖不出而表俗澤物之功自不可泯性善飲未嘗有醉態接賓客未嘗有惰容恭儉清慎終始一節望之者知其爲大臣碩德重望鎮服鄉閭者蓋三十年焉嘉靖庚寅八月一疾而逝闔郡無貴賤大小咸思其德而痛其亡也奔弔如不及者距生正統壬戌三月三日年八十有九矣撫按諸公及郡守洪公申奏恤典有所謂發身科第位在六卿歷事先朝忠誠素著致仕二十餘年非公事未嘗一入官府鄰居數十萬戶雖燕見未嘗不着衣冠出言俱有成章舉步不失尺寸杜門課畊深山守靜賦鄉邦之典刑明時之元老也此雖未足以盡公之梗槩而公之素行見信於人者亦畧可見矣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遠齋王公鑑之墓誌銘

顧清

正德己巳刑部尚書遠齋先生王公謝政歸山陰越十年己卯秋七月三日考終於正寢年八十先生諱鑑之字明仲別號遠齋其先現邪人永嘉南渡居會稽山陰山陰之王祖內史羲之先生其後也祖君瑤父說號晉齋俱隱弗仕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鄭氏妣成氏俱累贈夫人先生以下統庚申冬十一月庚戌生六歲而孤哭泣踊擗能如禮見者奇之讀書日記千言不待講說而知其大意十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七

三作經義出語已驚人時家甚貧連丁內艱日益落伯兄鎖之欲使助已為生事數沮抑之先生志益堅學益力備更劬苦手未嘗去書成化辛卯卒以明春秋取鄉闈高第再試禮部不利不為沮戕成登進士出宰元氏召入臺為監察御史按貴州弘治己酉推董南畿學政癸丑擢大理右寺丞進少卿僉都御史再進副都正德初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北京未上轉左戊辰陞刑部尚書明年乞致仕先生在元氏有惠於民既為京官民以事來者必踵門拜謁如見父母嘗使過其地老弱扶攜迎路去復追送之數十里

不絕有泣下者在南畿嚴考校公去取聲威肅然初若不可犯已而講論經義指授嚮方壺壘不少倦聞

者興起南方論提學自浮梁戴先生廷珍廣信婁先生克讓蘭亭司馬先生通伯後必以公為稱首焉為僉都經略紫荊諸邊關為副都撫治鄖陽再撫湖廣皆有政績可紀及為尚書植逆瑾竊柄事多掣肘度不為所容遂引年去上不能留賜玉帶以寵其行比卒命有司治葬賜祭皆如例縉紳榮之先生風儀峻整秀眉長目白首而美髯見者傾竦而性孝友篤於倫叙雖失愛兄嫂事之益恭謹兄子淵業舉不祿又

獻徵錄

卷之四十四

七

習醫先生為之延引得為醫學官遂以有立李氏姪之子澤民周氏姊之子濟皆撫之官所教養之及長皆為之婚娶女皆為治妾具擇良士歸之在官遇鄉人雖甚寒暑必冠帶以見有所干請雖不苟循亦降意撫接或以事質問則盡誠告之故人敬而不怨歷官內外清謹如一日雖居瑩省位常伯至老家無長物田不滿頃時尤以為難嘗謂人曰希聖希賢之事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為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深置歎息曰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

胡可復也先生之所見如此則其知幾勇退克保始終以有今日豈偶然之故耶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公鍾墓誌銘

王守仁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兩峯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諡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九月十五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鄞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望族八世祖諱某二仕宋為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某甫祖諱有恒迨皇朝建國廼復還家錢塘存恒初名洪武興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父諱新徽州府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鍾字宜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為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擬議太獻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丁未江西福建流賊甫寇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

卷之四十一

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德之程
率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而亂
譬若羣豺虎而激怒欲其無相戕噬難矣宜及其平
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弟子銷其兵器易之
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
治巳酉陞江西按察使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
在發奸植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
豪橫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懍懍奉約束安氏世有
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於
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
獻教條 卷之四十四 十一 漫山館

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
賜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
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巳巳改北京工
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賜
玉帶庚午特令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
庭水寇丘仁楊清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
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眾往來
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
設奇射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萬擒其渠酋二
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眾至
獻教條 卷之四十四 十一 漫山館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致仕晉階榮祿大夫劉公

瑋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璟字德輝姓劉氏世為鄆陵人曾祖諱聚有隱德祖諱義父諱海俱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祖妣田氏母段氏俱贈夫人公生有異質弱冠補學官弟子員同邑司徒張公謝政歸一見器之曰公輔器也他日名位當不下我東吳劉欽謨時提舉河南學政試居優等嘗廩公以讓同學之貧者曰助之養也成化十年舉於鄉明年第進士試政刑部當外補司寇林莊敏公疏留本部理刑授主事十九年陞本部署員

秩敘錄

卷之四十四

八

吳山館

外郎寇曰江南多所平反又明年署郎中充副使冊封蜀府二十二年陞松江府知府洗手奉法督率吏民勤職業勸農桑修水利敦士習舉入宋論凶暴殺人前守莫能治公置之法豪右皆斂迹海上有城隍威靈太守廉明之誦郡人張某嘗為鄆陵學諭公所從受業者致仕家居非公事未嘗一至郡齋公常候之門政有疾公朝夕往視自進湯藥比卒為持心喪其舊第久鬻於人出俸金贖歸其子松人至今兩賢之丁外艱改太原府惠綏窮民如在於江甯再期陞四川叅政漢州屯軍殺人為亂巡按御史欲調兵

勦之曰是不可激親往招諭之首惡就擒亂遂定

以內艱改山西隨御史按澤州宗室有訴州守者袖刀截耳以脅御史眾皆走避公挺身入諭以理法引臂出之血澣其衣聞者壯公之義十八年陞山東右布政使正德元年轉左薊別宿蠹御史嚴而賦民寬部使者交薦之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事事務存大體罷諸苛細條貫人以為便賜金緋衣一襲勞之未幾召為刑部右侍郎大同人有訴將官不法者命公往勘奏復稱旨四年轉左尋階尚書時道瑾專政流縉紳公委曲調護裨益亦多五

秩敘錄

卷之七十四

八

吳山館

年以學夏平加太子少保廷臣會鞠逆瑾有微兵瑾者輒反屠公厲聲叱曰朝廷有大法在尚爾私慰邪次訊諸奸惟允上方委用公而公遽以老請得俞旨乘傳歸歲役有諫月餽有廩皆異數也公歸自痛其所居之堂曰怡閒因為號與親舊日鴈詠相樂也七年流賊之亂燬公廬誌勅俱焚命補給之仍優卹其家今龍飛單想進階榮祿大夫嘉靖元年十一月十日晨興忽蒸香危坐命長孫婿程侑書遺言曰慈篤忠孝不及家事書已就枕如安履者曰自無他疾也得年七十三訃聞命禮

部論 首身工部治葬事

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張公
子麟墓誌銘
嚴 嵩

公諱子麟字元瑞其先代州人永樂中以開石徙家
真定遂占籍藁城曾祖玘祖得才父欽皆隱居仕以
公貴贈封皆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母
劉氏生公穎敏異常中十九舉於鄉登成化甲辰進
士授南京大理評事陞寺副寺正凡居理寺十年擢
守汝寧歷山西叅政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湖廣入為刑部侍郎晉尚書加太子太保公
歷事 四聖 四十餘年其在理寺剛直精
慎刑獄正法所傳達以平允稱汝寧之政訟平
均膏濡弘洽報政則拜 孝皇燕服之賜解任則遣
汝民銘頌之思時以為天下循良之首山右澤潞等
郡歲饑公志切焚溺濟以便宜亟於傾廩緩於稽券
所活民以數萬計厥後撫荆南值凶歲復以行諸山
右之法賑之所活民又四十餘萬急邊圉謹儲備戒
戎律劾官常撫居勦叛舉良刺頑罔不秩然各究其
實為十 田河南鎮守巨璫恣橫不法公獨執其黨屬
非之而地方以寧及為刑部屢更諸大獄若逆藩儲
及 寧 彬 輩 相 繼 不 乾 公 優 然 決 斷 恐 抵 於 法

教錄 卷之四十四 八十四 夏山館

論者言守有定植才無節流不能及也今上
 位特加春遇屢荷白金彩幣寶鈔羊酒玉帶蟒服之
 賜至於賜給入口及歸省給鈔爲路費咸爲殊典公
 貴時二親在堂生膺一品之封朝廷命有司具牲米
 存問恩榮特異公以親老乞休皆溫旨勉留此後得
 請歸養天語諄切促其復來而公浩然雅志優游林
 下者二十餘年享年八十又八以終計聞賜論祭者
 九遣官營葬可謂福履備至也已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四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五目錄

刑部二

尚書

林俊

王時中

聶賢

周期雍

劉訥

鄭曉

毛愷

劉應節

吳百朋

王世貞

顏頤壽

高友幾

楊志學

吳山

何鰲

馮天馭

劉自強

趙錦

舒化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五

刑部二

尚書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俊墓誌銘

楊一清

今皇帝嗣位之初勅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公於其家尋以廷薦陞工部尚書公具疏辭溫語褒答不允又與推吏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公強就道既而改刑部尚書途間又上疏辭并荷溫旨不允且趣其來以五月四日入京陛見上注視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楊一清

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
四閱月屢疏乞歸輒荷慰留且遣鴻臚諭意特免朝
參在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甚迫上重
違其志從之加賜璽書俾乘傳以歸有司月給公廩
二石歲給人夫四名供役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
聖恩過重又上疏辭不允癸未八月陛辭賜酒饌寶
劍以行大夫上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傾朝
省相顧嘆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未疾具
疏預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
士大夫每過前人輒問公賦食起居卜其安否為世

軍輕越三年丁亥疾且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任

八圖政保養 聖躬蕃衍皇儲及再辭卹典遣其仲

士適上之比屬續呼伯子達授遺言曰吾葬雲莊所

買不過四五千金毋煩官府垂絕猶強作聲曰聖躬

曰皇儲不及他事遂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計聞於朝

稍紓交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予因憶弘治壬戌

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死者當為銘誌

言無食子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言於二十六年

之後哉公俊名待用字見素其號世為莆人出唐九

牧邵州刺史蘊後國朝有為寧國教諭者諱珪稱耆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楊一清

儒公高祖也曾祖諱豫祖諱宗號敬齋為揚州教授
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菊莊母黃氏以公貴祖若父
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
就外傳穎敏異常兒年十六卽善屬詞岳蒙泉先生
時為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為之娶
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
許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生游心理學
業專尚書而他經亦多誦習學古文辭科舉業若不
屑為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得進士西涯李文
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文名世者授

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苛而卒歸於平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侍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券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 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蔽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判官蔽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呈狀教錄

變 憲廟感悟叙復南部丁未 孝廟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七女會集動數萬爭以塗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電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益礦脈銀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為立生祠事之士官奪印相警殺公開誠諭之多感動送印出不頓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弘治辛亥

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斂不敢犯禁止私積有忌之者久弗調吏部擬為延緩巡撫江西陝西左右布政皆不報公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休不待報徑歸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論薦起為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命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江防頗弛公悉心經畫多所釐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陝西地震水湧公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有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時 武廟在東宮謂宜預教因薦謝

方石儲 夫楊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廷議屢推戶禮二部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勅遣公往巡視公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五率眾出營槍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首賊出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餘孽稍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起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寧濶祿糧價值以俗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莊公叔段吳王几杖為言時寧濶雖橫未有逆萌公每裁抑之或疑其過卒乃服遍歷所至問民疾苦修治周元公狄梁公二祠丁母方夫

優歸守制 武宗嗣位兩京言官交章論薦得旨起
用吏部屢奏為右都御史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
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士夫羣疏於朝乞還公乃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公疏力辭俄丁菊莊公憂瑾竊柄
書遂縉紳多被奇禍公憂之忽有召命尋改巡撫湖
廣又改四川時藍鄙之寇方劇公陳師鞠旅領軍令
數四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保寧巴州即取道
殺之猝遇賊於華壘單輿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
以禍福賊頓首狀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
請降既而潘雨溪溢賊失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據州
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徇既而
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者先發諸
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眾披靡人畜死
者相枕籍渠魁多授首捷聞降勅獎勵時兩川所在
皆賊眾四十餘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動數
千級俘獲無算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開報馳赴
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
燒之遂斬曹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監馱餘
寇復熾公督兵追勦賊勢窮聽撫然猶狐疑以緩我
師總制尚書洪公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

勅獎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不允
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
敗之擒斬尤多捷聞復被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
友與其兄爭中襲已奉革其宣撫職既乃以萬金賂
瑾求復公言階不可啟宣撫不宜復忤瑾意會瑾
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
復瑾者乃請朝廷擇取宗室育之宮召用先朝舊臣
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意指斥新用
事者屬公請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
命下朝論大駭科道乞留不果公歸蜀人號哭追送
獻啟錄 卷之四十五 長山
起公連薦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已卯寧
庶人反科道又交薦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上在藩
邸久知其名故首被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
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
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
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
則諸革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中有用事者
故疏及之既蒞任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
緝熙禹惜分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

問正言易入不宜輒罷是時寺觀齋漸廣疏闢異
端省不經之費畿輔役多民困官室盡投陵戶免役
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體近倖家人私買番貨勘未報
忽內批貨給主公請治及管救者得旨仍沒宮內監
奏補匠役公謂啟釁階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內
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其事下刑
部貨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仍付詔獄
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
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採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大快
之在仕途屢起累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
厭教錄 卷之四十五 吳山節

墳墓而九牧之墓費尤多擇地重建邵州忠烈祠
割田以供時祀為鄉先賢修祠立後尤好接引海內
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書非正不讀作
文上邇先泰追韓歐遺軌而本之六經一出於正詩
宗唐杜晚乃出入黃山谷陳無已間初視之若有隱
澀語久而咀嚼悠然有餘味焉碑板流播遍四方求
者日踵接于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若干卷梓行於
世
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於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
慶豐大誌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
麻教錄 卷之四十五 吳山節

公家科第雲仍此故可省其門戶纔起立如制表宅
里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觀前輩名公
以建坊為詬矣愚嘗謂人苟修德即華門蓬戶後世
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即今市童吐豎多相指
誦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為播惡之具耶而士紳
往往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雜風編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梅田顏公頤

壽墓誌銘

朱廷立

先達參政劉李少賢公沒十年嗣孫紹芳

甫長卒業文學一守公文相述公行

實狀仁美御名選屬子誌而銘之子鄉後進也

公宿德不獲辭後狀公諱顯壽字天和號梅田

會岳魯公之後迄于一仕元為岳州路家岳之

巴陵奕世業儒代為顯姓公大父禮國朝正統間以

歲貢任南陵縣子公輔領景泰間鄉薦初署四川安

岳縣教諭以平賊功擢本縣知縣惠政宣乎民立生

祠祀焉

子也母邵氏累贈人公幼穎敏識者異之比長

補邑庠弟子刻志問學公雖歷世宦裔家徒四壁敝

衣蔬食清澆如也成化癸卯舉於鄉弘治庚戌登進

士授河南寶豐縣知縣調治淇縣淇衝邑也民勞且

瘵公輕徭緩賦剴強翊弱邑籍以休最聞徵貴州道

御史比去任淇民無少長遮道擁轍懇款羣留留之

不得乃立生祠設像其中歲時祀祭四川倉庾類多

弊政詔公往清之會計盈縮條悉不遺正德改元奉

命按廣西昭憲考度霜稜肅然桂林南寧徭賊竊發

攘奪無寧夕公申令戒兵投機收捕隨濫定焉思

土官岑濬負險謀叛諸郡繹騷上勅總鎮太監韋經

伏羌伯毛銳都御史潘淵玉兵討之勅公監攝事公

協謀出算指授方略先聲震耀叛賊就擒賊平迺廉

功罪賞罰撫殘傷輯流徙嶺民始安堵矣明年丁卯

監試專得人為多代還陞光祿少卿未幾陞大理往

度陝西屯田軍民咸輯積歲占隱之弊一洗而潔轉

大理左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聞母訃且行

值上尊兩宮徽號有錫典公曰子即不獲慎母終得

馳贈焉可贖萬一乃上疏乞封所生果得請贈母邵

氏恭人聞者稱孝感云無何父都御史公卒公哀毀

過狀比葬上遣參政曹公崑論祭光賁泉壤起復陞

右副都御史上北狩還賜蟒衣三襲已卯宸濠不軌

事露上命公同司禮太監溫祥駢馬崔元往勘適起

兵反南昌將犯金陵公至浙悉馳反狀以聞內外警

備濠遂殄焉今上即位進刑部左右侍郎訊逆黨

權幸重讞情罪允當元年欽賜獻皇帝御書明年

陞南京禮部尚書未旬改南京戶部先是武宗南

狩糜費不貲帑庾告匱公上疏言南京根本重地倉

庫無數月之儲有隱憂焉乞留浙廣儲省兌運米拾

萬石以裕軍餉上可之覆言查處錢糧及裁節冗費
 上皆嘉納未朞月復轉南京吏部時都察院左都御
 史闕廷臣會推兩廣大臣才望素著者以問上以命
 公公曰總憲重寄也敢負特簡哉明年當朝會內外
 大小臣工咸就考覈公持衡秉鑑旌別黜陟天下服
 其公轉刑部尚書未幾山西妖賊李福達事洩屬公
 鞠治福達首亂者也捕急知不可逃乃懷重貲走都
 下陰結貴倖為救援地先易名季五復易張寅公鞠
 狀甚悉援謀叛律議處死奏請裁奪上不可公執之
 堅再奏再不可公執之逾堅三奏又不可重忤上意
 其執如前也復懇疏曰陛下知徐溝之張寅為無干
 未知其先洛川之李五埤縣之李福達也又曰臣下
 自執特誤陛下失之輕縱異時人心搖動復如洛川
 之福臣即死莫逃欺罔之罪會廷臣間承風指妖賊
 竟以疑罪得逃乃下公獄奪職閒住公即爭之不得
 法泥不行其志明矣公既得還閤門謝客絕跡公庭
 日唯哦詩談道或課耕桑子姓每集輒諭之曰奉公
 守法毋辱門祚至願也富貴奚羨耶人或售以田宅
 則曰吾宦即久了吾餘橐且不使子累吾清白家聲
 毋吾強也清節雅望人仰著蔡云公以天順壬午

夏四月生嘉靖戊戌冬十月卒壽年七十有七歲公
 沒七年提學副使王公嘉賓按岳謂公名賢宜百祀
 典奉之鄉賢祠士論快焉

刑部尚書王時中傳

實錄

刑部尚書王時中山東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江
南鄆陵令徵為監察御史以論劾逆瑾逮至京令荷
校露立三法司門外數日論成遼東鐵嶺衛瑾誅復
職屢陞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即位召為左副都
御史佐院事進兵部侍郎尚書兼提督團營尋以誑
誤歸罷事白驛召復兵部時當錄大辟上重其事
論輔臣曰刑部乃法司之首不可缺人時中性資詳
慎可刑部尚書踰年坐御史馮恩疏落職閒住丙申
復致仕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何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一

長山館

刑部尚書王時中

雷禮

王時中字道夫山東黃縣人性機澄朗好讀書早以
文鳴成化丙戌年二十一中省試弘治庚戌舉進士
壬子授鄆陵知縣至則邑人謹曰神君之後也其將
復活我矣時中至闢田勸農興學厚俗振靡剔蠹殺
奸奸民乃益喜迺移來歸飛蝗遍鄰壤而鄆陵獨
無頌聲四起既去立碑以志至今父老有望碑泣者
嘗出郊旋風擁馬首不得行時中曰必免也俾隸
人尾之旋入蔬圃繞符井不散召主者俱究其故乃
少婦外通殺其夫掘井果得屍人以爲神有蒙專

持官司短長虎視一邑時中暴其奸抵之法丁巳

投監察御史督察畿輔馬政明年遭泰夫人喪派闕
復官尋以吳夫人喪去甲子起復正德初逆瑾煽亂
毒痛海內時中抗疏極論瑾銜之讎名于屏已而時
中巡按宣大見綱紀隳弛上下玩愒日甚則極意振
飭厲厥風楞時劉總督宇瑾私人也嘗為賊吏所求
於時中不從宇既憾之又承瑾言矯詔繫逮令荷重
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路且殆問臣力援乃釋
械遣戍鐵嶺衛庚午瑾伏誅用薦為四川按察副使
時廖麻子鄆老人兵起震蕩三川總制尚書彭公澤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一 長山館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一

長山館

檄備重慶保順諸路時中據江為險修城浚隍繕甲
厲矢申飭禁令嚴遣間諜寇卒不敢東向百姓得不
及難事平策勳受白金文綺之賜乙亥遷湖廣按
察使清冒籍折偽券解結疏滯常不煩而集楚民安
之雅不喜奢麗僚友設燕席過為繁縟命撤其三之
一乃就坐事之有矩押節制類此丁丑陞右僉都御
史巡撫寧夏上疏言惠寧堡比去鹽池不甚遠虜騎
之衝請於此築城為備置將設兵列墩臺使烽埃聯
絡足以扞固鎮城遠為靈州聲援然後蓄財養銳守
其不攻所遇阨塞時奮乎一戰當使隻輪不逆又言

今將佐貪而愛身士卒悍不用命尺籍不登常額而庸係私門者聚帶甲控弦者無幾矧復扣縮歲支辦納月金是冗食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且士卒提鼓不賞死事不以名聞戰敗則偏置將佐於事何益又請靈州建學置師檢武臣子弟行伍之異秀羣肆其中大發丁夫鑿漢唐故渠自是數百里內畝歲登數金巡花馬池還謀者報虜數千騎直下時中曰賊遠來疲矣可速戰乃戎服據鞍夜馳五十里比曉至與武營與虜遇指麾諸將分布士卒鼓譟而進斬首三十餘級時武皇在榆林捷奏大悅賜蟒服玉繒環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五

長山館

賊不意以偏師宵濟遂大破之擒首惡數人餘皆威縱釋歸戊子通判守備歸佑者論因說及時中即引咎請避位辛卯事自聯召復兵部三驛乃就列上幸無選殿時中進講詩幽風一章冬的處大辟上重念刑獄宣示輔臣曰王某性資詳慎可刑部尚書時中感知遇原情考法平反若干人壬辰秩滿賜寶鑑羊酒進投資政大夫廢子一人為國子監生星變修上六事且引咎陳退上皆優詔各之癸巳馮御史恩疏列輔臣六曹長貳過為軒輊上大震怒令械繫詔獄疏中謂時中為其臣時中笑曰其臣亦不易得嫉之者欲坐上言大臣德政律時中言御史糾舉職也何罪卒處以不死而時中遂落職入服時中雅量云歸後謝賓客格口不談世事課子弟讀書時作小詩自况丙申詔許致仕時中自以侍三朝歷中外四十年晚得領骸骨休屠林下保茲終始從容與鄉人觴詠為樂壬寅元夕坐燈棚下觀孫兒羣嬉猶為酌酒為歡十六昧且遂死先數日家人隱約見車蓋節幢甚都若迎送狀是日廖廓中聞鼓吹音云年七十有七時中孝奉二親比奉天人卒事吳夫人不少懈撫愛諸弟為管第宅以居生平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六

長山館

介潔尚氣節防吟翼如皂白不奕毫髮宦轍所至以
者愛徵比去民必欲立祠以報時中戚止之而至千
今綴思不忘猶夫俎豆之也流覽古今讎史考經書
推訂左氏公穀異同成一卷音所著有奏議十卷海
山集若干卷宦轍聯句一卷藏于家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襄簡高公

友璣墓誌銘

嚴嵩

公自刑部致政歸優游林下者十有八載嘉靖丙午
三月二十二日卒距其主天順辛巳正月四日壽八
十有六姓高氏諱友璣字肅政温州樂清人也出宋
太尉瓊之後南渡時高氏以宣仁戚里曰世則者官
至節度使節度之孫曰新七者愛樂清盤谷之勝家
焉子孫蕃衍人姓其地曰高嶼入國朝諱官者爲
華亭令官生譜譜生沔娶于陳生公生有至性母病
朝夕湯藥衣不解帶以孝聞既舉進士例得歸省及
獻徵錄卷之四十五 十八 段山館
奉銓檄赴選途感異夢覺而驚遂復歸而毋疾危克
送終盡禮人以爲孝感服除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治獄詳明諸司章奏悉資詳定權守九江
治蹟爲十三郡最三載陞廣西叅政管田州府事田
故夷方險地上官岑猛者坐與族類構爭削秩詔以
漢官撫之前官懼而逸廣西撫按疏上謂非得優幹
局識達權變之人不可適公考績至京遂有是命衆
謂夷性叵測爲公危之公曰臣子委身之日也單車
入田境宣朝廷德威示以順逆利害始猛見公猶擁
兵入衛久之乃遂款効束身聽命公立學訓士置堡

伍聯其衆歸被虜男女以數百計田人帖服竟不煩兵而寇寢事平活千萬人之命事聞朝廷宥猛且復其官因徙公內地顧忤權倖意仍以知府調衛輝居衛踰年陞江西左叅政轉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公洞達政體剛裁如流所至赫赫有聲然數裁抑貴倖以事降二級致仕既復起爲兵備郴桂副使外艱未赴又用薦起爲山東叅政轉福建布政召爲光祿寺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轉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江淮故鹽徒出沒爲患公請兵討誅渠惡若干人而招徠其衆革驛傳費宿弊

一清事具江淮保障錄中在漕三年進南京工部尚書改南京刑部已而召入北曹居三月餘謝歸公平居色溫禮恭至臨事則疑疑操執不渝雖屢蹶而與無所依違媿媿故資久而後大用既用而不獲久學士大夫想聞其名累形薦贖有冥鴻千仞之思焉祖及父以公貴皆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公既致仕以俸入勅書院買贍田教高氏子姓朔望謁祠退考業講學所居僅敝廬布衣蔬食終其身蓋孝恭誠樸出於天性然也計聞詔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簡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九 曼山館

刑部尚書聶公賢傳

刑部尚書聶賢四川長壽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知縣擢監察御史累陞南京刑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大獄事革職起爲工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致仕嘉靖十九年七月卒詔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榮襄賢持正清苦始終不變士論重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二十 曼山館

資政大天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志學墓誌銘

權鑿

大司寇五華楊公之卒有司以訃聞 上遣官祭且營葬事禮部以謚請曰故尚書某宜方中外歷年茲多惟清惟勤比守邊圉克樹戎績晚官司寇用法明允進退以禮終始無盤宜賜之謚 上乃謚公康惠更部以謚請如禮部言 上乃贈公太子太保嗚

終始榮過若公者亦可以無憾矣公諱志學字遜

天別號五華世為長沙人高祖順 高皇帝時占尺

籍隸南京神策衛曾祖受徙周府左護衛祖福勝贈

康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吳山館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周氏贈夫人 昭皇帝時

徙隆慶衛復徙彭城衛因家焉考春累贈資政大夫

刑部尚書妣王氏累贈夫人公生而靈哲弘治壬子

舉於順天癸丑中進士丁巳授戶部江西王事出納

平允癸亥陞郎中奉勅督糧宣府平糶惠商不為刻

削遠嫌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之銀貴

則仍給之粟士皆樂為之用塞下諸若能悉其要害

雖倉卒調兵未嘗乏興又為檢上法以通鹽利其法

中監者以芻糧先入倉庫為準諸豪猾持有權力者

書一無所售在宣三年積羨餘十餘萬緡或勸公上

之以為功公曰節用豐財計臣之職上之後有

人將難請竟弗上正德丙寅秩滿赴闕復除山東

郎中未幾擢知萊州府郡有關西夫子祠公初至拜

祠下即矢心日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視事專務德

化不尚刑罰人愛之不忍犯歲嘗饑開倉賑貸復捐

俸若而金勸借富室得粟若而石為粥以食餓者所

活甚眾大旱禱於海神徒步往返數十里大雨隨降

民為之謠曰關西楊伯起復出守東萊至今誦之濟

南有大獄久不決部使者檄公往至一訊得其情即

日破械縱無辜者數百人歡聲動地辛未陞浙江左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吳山館

叅政尋丁考尚書公發值流賊道梗寓公於萊人士

皆幸公留項之流賊劫略旁縣勢且近萊公曰金革

之事無避乃墨衰巡城百姓見公出皆踴躍固守賊

鍾一之通城中民令為內應公以計擒一之賊知謀

洩解去城守得無事壬申復丁妣王夫人憂賊稍潰

而南乃得歸葬葬祭遵禮甲戌服闋除河南左叅政

守河北道值天旱夏五月不雨公預條荒政十二事

曰寬逋負省刑獄禁盜賊減公費為畦田蒔蔬菜新

廨宇發倉廩勸分施來商賈防瘟疫禱神祇濟河北

州郡應徵兌軍米二十萬石公不俟報而

之左都御史幸菴彭公致仕歸陝道過彰德見公所
為停徵令執公手曰漢汲黯不是過也綱運京師豫
禁諸解人毋得貸勢家錢因條便益數事奏行之解
人費益省訖事毋敢貸勢家錢者矣清審驛傳公兼
主其務公曰驛傳之法役以二戶清審之期常以十
年十年之間戶逃亡者什七八胡可以一役破二家
遂為令一大戶為首四中戶為足民賴之戶實陞右
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大同贊理軍務 設皇帝巡
供御之物取辦公帑一不以煩民雖大駕數往還民
不知勞推行槍上法如在宣府時先是鹽商有冒沒
職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主事 吳山第
官者賄通逆彬矯 設皇帝旨下公令於軍儲內償
之公持不予會戶部解銀且至公預為文示諸官軍
曰將以某月給某月糧及銀至諸商蠅集求之公曰
吾業已與官軍期矣眾知不可得遂散去公在大同
凡五年養士卒禁掊剋習戰鬪作勇敢人愛之如父
虜不敢入塞稍入輒擊斬數十級疆場寧謐甲於諸
邊及給事御史疏公鎮重能養上宜久任 上之登
極大臣例自陳公循例以請 上優詔答之已乃再
以疾辭 上再不允或謂公曰在禮一為禮辭再為
固三為終辭公三辭而 上三留之公可已矣公亦

曰 上恩厚其何以報遂不復言去會陳夫人以
卒於京師公憂傷疾日增劇乃復力辭 上旨愈益
優無何乃進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大同蓋時論以北
門鎖鑰非公不可也公感曰吾求退得進人其謂我
何會總制孟公鳳至大同見公疾不支公因以情告
之孟公乃上言其撫臣久任邊有勞效今疾若此宜
優容之聽治其疾疾已期復用 上乃從公復丙其
疏辭右副都御史之命 上皆不允且有才識老成
之論公歸逾年疾漸已徜徉林泉若將終身先隴有
田數十畝去郭十里而近日跨馬從小僕奴治圃稼
職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主事 吳山第
其中嘉晨勝地拉同志命駕出游吟嘯終日充然有
得若未嘗有名位者甲申大同都御史張文錦以五
俸事激軍變是時文錦閉門城守皆言願復得公巡
撫即釋甲降於是王御史官張御史英皆疏言宜用
公以從眾望 上乃遣兵部侍郎東崗李公往撫之
李公至大同復疏請早用公如官英言張御史祿亦
疏薦公宜大用却御史元洪等十餘人疏薦吏部尚
書整庵羅公及公十人宜召用兵部尚書遜齋李公
又特疏薦公乃得旨起用然公已無意仕進屏居瓊
次日與農夫野老相還往客間過之有不識者辛卯

奉勅巡撫寧夏寧夏變故屢作號稱難守公曰
辭難人臣之義乃就道至則愛養士卒推行槍上法
一如大同時懸銀的於百步之外令勇士射之中因
以為賞歲早蝗起公禱諸神馬驚墮傷左肱不視事
老稚驚惶有所以身代者公復令捕蝗捕者予之粟
後蝗亦渡河入虜地去蝗不為災人以爲公誠感所
致夏有漢唐故渠歲久漸涸公爲疏治復其故道渠
歲修大用材木民取之境外恒虞殺掠公乃令偏裨
督兵入賀蘭山探之以爲常花馬池者虜常大舉之
地總制尚書遼菴楊公晉溪王公始築墻置守墻稍
下虜每毀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輒圯夏人歲修
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
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警舖七百餘楹沙圯
者卽堅土而改築之凡五十餘里周御史鈇疏其功
賜白金十五兩綵幣二襲後虜酋吉囊率衆數萬仰
而攻之不能入其內致馬房諸若人畜徧野墻之力
也墻既成公復建議言花馬者固原之門戶固原者
花馬之堂室不守花馬而守固原縱賊入門縱橫堂
室然後驅逐晚矣宜守花馬爲上計後總督松石劉
公因許主事論之旨卒奏行之大議寔自公始大同

守中官以事革罷公乃疏論寧夏中官分
如大同例罷之彗星見以災異自陳上不允癸巳
陞刑部右侍郎代耆未至會吉囊率衆入寇公獎率
諸軍大戰於柳門敗之追及蜂窩山又敗之斬首百
四十級中劄又墮黃河者以數百獲馬匹甲仗無算
捷聞上嘉悅賚白金三十兩綵幣二襲復降勅獎
諭修舉屯田有效上復降勅褒美大同軍變誘套
虜入寇公因降人言其事乃疏於朝曰頃者大同軍
士背負國恩致勞天討臣近獲降人言虜酋吉囊爲
逆誘之東渡臣謹督發奇兵令副總兵鑾統之馳援
大回臣又約會隣鎮多爲疑兵揚聲擣巢牽制吉囊
使之內顧臣不俟詔命輒發兵固臣之罪亦臣之職
也疏入上深嘉歎命速之大同以伐虜時吉囊入
寇諸將力戰始退傳言易馬將復入時議憂之後竟
不至有降人言套賊數騎馳報吉囊倉皇西渡寔公
檣巢之聲致之也甲午代耆始至去之日空城出送
有婦人小兒各數百爲羣送數十里外夏人朝拜刑
部屬獄獄先呈右侍郎公事無鉅細必求得其情取
諸贖手自翻閱汗流終日不厭魯藩王幼左右導之
不度賊殺無辜國人重足而亢勅公往按之盡付羣

小於法裁其護衛毀其離宮還報曰壬年少導之非
 人耳請擇嚴輔相佐之 上皆嘉納且賜寶鏹二千
 貫人以爲異數丁酉引年固辭會災變又辭 上皆
 不允趣令視事戊戌陞工部尚書提督大工公具疏
 辭免 上優詔答之不允逾月遷刑部尚書刑部獄
 詞既經侍郎詳定尚書多不覆視惟死罪始自裁決
 公答以上皆親覽中涓有擊死屬官又不赴逮者公
 奏置之法有鉅商犯法當死挾重貲祈少緩其事不
 能得謂人曰楊翁無路可通也慈慶宮中官以事下
 獄公獻其罪上卽日報可上有事山陵勅公同東寧
 伯杰公陳居守京師己亥 上將南巡楚服公上疏
 曰陛下承祖宗歷數之重爲天下臣民之主今親涉
 荆湖道里遼邈宗社所繫有不可不慮者矧畿服之
 內洪河以南民饑相食盜賊公行加以司空用竭於
 工作度支財耗於移借每懼不支不敢上聞今乘輿
 遠出供費不貲此又不可不深長思也伏望陛下垂
 神省覽停止皇輿宗社幸甚 上幸承天公扈從賜
 一品服車駕還京復引年力辭 上重違公請答曰
 卿年力未衰朕方倚任陳乞情懇特允致仕吏部其
 論朕意公自筮仕將五十年未嘗被人指議晚年遵

聖明以禮進退始終之間可謂全矣公既歸
 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卽手錄之嘗曰衛武公
 九十不忘進德吾易敢自息時起居節飲食讀養
 心之一言耳著有澄心說庚子冬得疾辛丑正月卒
 享年七十有五先二日夕有光如電逝散公所居屋
 上至是日召諸子勉以忠孝未屬纊時冠微不正猶
 自舉手整之斂容而逝說者謂有曾子易簣之意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十一 曼山館

刑部尚書周公瑄傳

雷 禮

司寇周公瑄，字期雅，江西南寧州人也。少穎敏，俊異神察，好游如山，時從安成湯別駕業春秋往往推究其義，嘗為最。督學邵文莊公按試，特加器重。弘治中，為太學。乙丑，上春，官值從大父尚書來。公以刑部尚書試事，遵制引避時中丞南山公撫順。天諭令奉養太學，隨留官舍。迺訓周至於是，疆場之事亦多所討論。戊辰，取進士，選授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會逆瑾事敗，疏起被廢。李夢陽、朱廷聲等二十三人又因京師地震，指摘大學士焦芳、劉宇、附瑾首。獻徵錄一 卷之四十五 三十九 吳山館

惡并申雪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翰許進都御史張敷華，俱遭誣陷，乞加教禮以消天變。又劾兵部尚書王敞以庸材，躡本兵悉報可。姚源、華林、馬腦、胡雪兒等嘯聚，掠險至萬人，副使周憲死之。撫臣調集狼兵頻年，坐守公恭撫。臣既惕乞，勒限勦殺卒之。丙午，底寧人歸功于一疏，云發西奉勦，摠戎兩廣，宸濠久庇總兵，翊國郭勛欲招致，公不欲約，以常禮公以不敵越分位，連天刑示諷澤。厲聲言曰：郭總兵我朝名將，不得以武并待之。公不答，至廣竟勦，罪狀聞住。父勦巡按御史不法事，并薦錄驛丞周廣俱犯時忌。

甲戌，聞劉夫人訃，歸丁丑，起復。道會省，得歸。家公恐被禮款，隨拂衣登舟，不為所滿。抵京，尚就政。武廟東巡，首言宗子遠遊，家相難辭其責。以劉汧仍稱南京河南道，未抵臺，以漳寇不解，構逃。福安事，飭兵汀漳，公知盜迫饑寒，滋於激變，迺設奇，聞離其黨，至則整眾，厚陣，親詣其處，以懾之。察勢可論，限先一日退師。一舍單騎詣賊營，論以禍福，首畏以下皆感泣，就撫。於是數年梗槩，就夷。公又以奸穴雖清，防警當密，奏立巡司，盤詰，絡啗，宴然往年苦軍餉不繼，殺價騰湧，乃出帑贖，發有司，儆古平糶法。至今未貯。獻徵錄一 卷之四十五 三十九 吳山館

武平諸倉俗尚淫，屬建立社學，訓子弟，導以四禮，齊民感化，為立石紀頌。宸濠久蓄異志，陽明王公密與公計，公謂水戰精兵，惟海上諸衛，號稱驍勇，可用。遂巡沿海，蒐閱得精兵數千，整練，候報。比已卯，變作，即日董師兼程而進，至豐城，濠已就擒。陽明留公視南昌，篆者三月，其後御史劉源清等薦公忠，有足尚云。辛巳，丁繼母憂，起復。補汴臬，僉事兵備河北道，以法網滋密，民命不堪，題議凡情有可原者，准收贖，著為例。襄薄大獄數年不決，廷遣司禮錦衣衛三法司會勘，奉旨委隣省有風力憲臣一人先鞫，問以俟。遂

舉公公輸誠縷析罪釋釋各稱平已西陲浙江參
議分守嘉湖諸郡公恤民隱雖深山窮壤皆親閱履
會溫處礮賊周六等為亂殺官劫庫巡按御史王璜
檄公征勦公先發粟賑貸結民心次行招撫許令自
新然後四出遊兵以分其衆直覆其巢遂縛渠魁以
功錄廢丁亥擢本藩參政不數月陞湖廣按察使庚
寅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先是強賊
戴貴等劫樂平縣庫勢張甚公密計鋤之已乃遍閱
險阻形勝參酌輿情大者秦聞小者斧斷築馬蘭谷
等處并增四路長城共四萬七千餘丈修復桑全谷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等關及是移界嶺口等營共三十六處他如乞革貢
方物停差中官鎮守二疏俱人不取言者有都尉特
國戚占奪小民煤窰牽累科道府縣等官李鳳來玉
果等二十餘人法司避忌養行撫臣研問公按法不
撓勘官渠為論復以此受知當宁辛卯進大理寺卿
值天變陳四事曰慎刑官曰重人命曰戒淹禁曰公
聽斷荷俞旨施行壬辰丁父憂 上以公籌邊有勞
賜祭葬乙未起原官戊戌遷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巳
亥 聖駕南巡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兼掌大
理寺印賜錦袋銀瓢金縷象牙佩刀公因 聖諭點

差各處巡按具奏行在事體未便一一行各處更替衙
史俱候 聖駕回京之日如常奏 詔書一欵累年
充軍人犯除八令免死竊盜三犯 嚇詐財物指稱
打點者不 亦其得原問衙門查 定奪恐與宥免
巡按 史某等審錄將匿名 書告言人罪及
受賄 等饒死充軍一 李泰公言此等惡
極罪大比之嚇詐指稱打點者殊為有間豈容寬釋
斯差命首頒示天下尋陞刑部尚書公作期無軒自
儆者貴幸危從者以湖廣布政徐乾按察使吳允祿
進 假法文奸欲冀重典公不可曰殺人以媚人
吾弗為也徐吳竟止免官翊國始以鎮廣宿隙加以
逆多抵格乘庚子三月風霾八月奏策免兩京大臣
以清天變公遂自陳奉旨致仕踰年翊國事改科道
交列罪狀欵開伏計策免大臣恭指公云公辭闕上
四事曰怡養天和保護儲嗣信任忠良慎防欺蔽識
者聞而壯之居家一十二年惟課子孫紹書香絕跡
不入公府三十年辛亥四月十三日以壽終距所生
成化巳亥十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三 諡曰子
為諸生時誦陽明 督兩廣薦公自代疏 忠赴
義不肯上負國家之命已心切景慕及再任見公歷

寧三法司讞駁多本倫理動合春秋斷例至於立切
定大政決大疑求利國家無所顧却益信湯明之言
蓋有所試之也而立已介特峻截不免為忌者所乘
寧無感於世路之崎嶇也耶

尚書吳公山傳

屠應峻

吳氏者吳江世家也自始祖十一公十世有隱德而
發于少保公洪少保公歷官南刑部尚書正德間以
忤逆奄瑾勒致任子四人公最長諱山字靜之號詡
菴公生而英異五歲喪其母夫人王氏即戚戚知哀
不逐兒重葦戲十二歲能屬文時少保公筮官南都
公從居南都郎中萬某者善相人見公甚奇之曰即
南都諸公卿兒無若此者是父子並官上卿兄弟嗣
顯公聞之笑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顧復見哉年十六
簡邑弟子員弘治乙卯舉應天鄉薦戊辰與弟巖同
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中廉隅抗直不撓
難禦有富人坐當死夜持金潛遺公公斥還與之且
白其事置之法於是豪猾悚懾靡敢犯者然亦以不
能逐事煩仰奉權貴人故九載秩不遷正德丙子奉
命錄囚江右先有兄弟共殺人者咸諭死公意慘焉
憐之欲出其一夜禱于神乃忽悟曰殺人者死協謀
者坐遂俱決之其他疑獄平反者幾百餘人民稱無
冤矣 武廟南巡諫者多忤旨抵罪公亦諫詔廷跪
五日庚辰擢山東副使驛傳清軍務釐革宿弊區
畫中理大戶有侵盜官糧者罪及餘民公竟直之時

暑月諸司多所逮繫公輕重量出之獄無所
塞井復深民感其惠為之謠謠曰彼泥者泉弗流而
復錫我則福居無何擢陝西右叅政嘉靖甲辰陝浙
江道歸省纔逾月而少保公病卒得視含斂無遺悔
丁亥服闋授福建按察使聽斷公明吏民懷畏謂少
保公嘗居是官也民之語曰鳳之棲兮其雛來儀民
具是依已丑擢江西左布政使旬宣有方綜理周密
禁豪登羨清節不渝辛卯有巡撫河南之命時水旱
薦劇公調陳賙賑民賴更生初河南運額兌在小灘
久之民弗便 武廟時移之臨清民又弗便乃移兌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五十五
回隆民稍稍便矣而運官受臨清重賂呈御史奏劾
公指揮便宜御史終聽置之公以河南惟河患為甚
遂根極利害著治河通考十卷行於世成化間親王
居河南者纔五府錫封既益天胤日繁自郡王將軍
而下幾數千人歲入不足以需常祿公疏請以歲運
之餘暫補不給一時賴焉伊王素柔懦怵宦豎保金
等雷及無辜公疏請正保金等罪而 王俾之自新
臨漳王府將軍祐掠者招納亡命奸法軌時侵掠民
間民咸苦之即祐掠至無不懾懾恐罷市肆閉戶竄
逸前後諸撫臣至者莫敢問也公聞其狀疏免為庶

人迺遁匿京師巧詆求貸又奏誣公等主上方事
睦而元宰永嘉公與公素善有卻遂左遷浙江叅議時
同黜者都御史毛公伯溫御史王君儀也于寔直聲
顧益起公亦厚自勵不以請故君其才乙未擢江
西叅政務戢豪右便窮困其為政如其為左使時也
尋擢南府丞丁酉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遂論罷諸
武世不職者緝其豪猾舉都督何卿參將李爵等使
守松潘和禮今並稱名將人以公為知人又疏改廣
元縣以為州治問疾苦舉廢墜省繇役務農桑惠流
全蜀聲播萬里明年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五十五
公嘗州者四番中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不
掠行雷為甚公適中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不
半歲殲其渠魁威德遠溢人以為善繼陽明王公之
后云先是公自蜀抵贛中道擢刑部右侍郎既得命
人謂公宜亟趨朝便公謂曰前巡撫王公浚守于代
者將恭矣于弗往復守代于者是于處其逸而王公
恒勞也乃竟抵贛人稱公為長者既又晉左侍郎居
侍郎越二年辛丑遂拜尚書明罰卹刑庶獄詳允威
稜藹然無所顧避時朔國公郭助橋虔怙勢竊標威
福志在莫測諫官舉其罪上之始 天子震怒下廷

臣議後稍解議者故多駭言輕重靡決公自奮曰
人臣有直節無遂垢以助之權及今誅之殊尚善也
而但爲咋舌又手雷同豈稱法吏意哉乃陳其下軌
論棄市坐黨附者咸有等具獄上聞久不報會獄當
報囚助竟死獄中 上怒公輒獻後期詔免官去朝
士咸竊竊焉惜之公嘆曰臣家起布衣非有尺寸之
效而父子累世被恩生死之年永懼不報迺今願以
職賜骸還故里非老耄之幸哉又顧其子案曰爾
知先朝尚書劉大夏乎被罪戍邊迺日荷戈就道
顧不健歟于是市車陸走不役公騎角巾私服猶恐
人之覘知之也行株至彭城七十里公體憊欲假息
民間無可居者乃休舍利國監驛忽語子案曰予病
矣夫其殆也丈夫蓋棺事迺定吾迺今死無恨矣遂
逝時壬寅冬十一月七日也公益壽七十有三年矣
先是公之就宦也必以棺自隨曰倉卒中寧有備者
乃今終于僻野而子案竟治所携棺奉襲事人固謂
之讖云公儼鬼梧聲洪若鐘爲人峭直不與物徇
接其談笑充充然如重獲也然鄉人以窘乏故求者
必劇爲周旋至有以私謁事者則嚴拒弗納已性又
孝友大叅巖先卒公撫其孤亡異心子少保之蔭宜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三

及長孫義讓之弟嶠督誨少弟崑登嘉靖戊戌進士
少保初宦京師命公析諸弟則自取做廬朽物斯非
其敦愛由衷靡假者哉家居更廉飭其宅西有隙地
人或勸之取以營室公曰此官亭址也不可仍甃井
其上以便汲者邑令張君明道今之木強吏也問其
事善之即構亭其上名懷德井仍作記表焉吳中歲
嘗饑蠲逋負者萬石折其券至今言者猶嗚嗚感公
德也屠應蛟曰國家準周建治庶政掌于六官尚書
總喉舌之司酌台衡之運非宏德碩望推賢朝寧及
上意所殊眷者莫之得任也况父子世登斯位也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三
哉明與百八十年來父子官尚書者凡十有四海
內侈談以爲章逢之異過然就今而觀其膏庸熙協
垂休揚烈銘勒金石者非無其人至於拱默于職無
所可否外席隆寵而中慚尸素者益亦有焉望崇者
易墮任重者多仆豈不難哉公父子世典邦刑循三
尺法平衡天下少保承弼 三朝以直節去位著稱
當世公早歲登庸啟歷中外蹶而復起遂膺簡錫之
命蹇蹇侃侃條振彙章使巨奸伏氣懾息庶死不敢
他望雖披罪梏職身斃名立終始靡疚辟之璠論之
性寧毀不渝麟鳳在廷馴而不狎庶幾哉匪躬之節

鼎畫之臣矣可不謂世濟其美者哉予故詳其行
諸來茲俾言世家者有考云耳

卷之四十五

集訓錄

刑部尚書劉公訥傳

刑部尚書劉訥河南鄆陵人故尚書璟之子正德丁
丑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武廟南幸訥署蕪湖縣事
中貴素橫不得執繫詔獄上卽位復原職尋擢御
史陞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歷大理寺少卿僉都御
史大理卿刑部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工刑二部尚書
改前職會任丘王聯告訐獄與株連縉紳四十餘人
訥悉覈實以聞聯伏法因蒙譴歸嘉靖三十八年九
月辛卯卒年七十有七

卷之四十五

集訓錄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沅溪何公懋

墓誌銘

李本

沅溪何公以刑部尚書致仕之四年為嘉靖己未春
秋六十有三某月某日告終於家天子賜祭二壇加
贈太子少保詔有司給其葬事葬有日矣其孤景麟
以祭酒潘君狀來請銘公於吾鄉為耆德在朝為名
卿本曩不能留公去常以為恨然猶幸其或再出而
今遽已矣銘惡得而辭公諱鰲字巨卿工部尚書
太子少保諱詔之次子也官保父昶昶父宗政皆贈
南京工部尚書公生時官保益感奇夢既長穎異絕
倫父子間自為知己正德癸酉舉於鄉丁丑進士第
初授刑部主事與諸曹合諫武皇南巡被杖蹇然
有直聲丁母唐夫人憂起復又為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精練明決為尚書見素林公所器重嘉靖初
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所至平反湖湘之間號無冤民
遷四川布政司叅議值歲饑出廩粟設法以賑貧人
全活甚衆播州夷警所司土官單使往招不煩兵而
定仁壽官工興徵材于蜀以採辦有勞受白金文綺
之賜尋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州至則計口受
俸錢委其餘於官以給軍費黜賊罪吏無所徇百姓

為之語曰廉幹不阿只有後河益公詐詔何子魚後
故稱後何以別之云丁繼母孫夫人憂亾何公父亦
謝政歸尋卒公授喪幾年復除陝西潼關兵備潼關
卒驍騎公採磨訓練一裁以法遷江西左叅政貴州
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所至威有能
遂補山東會有地方之警公勒所部署兵討平之矣
朝廷聞其賢用荐為兩廣總督命既下為當事者所
嫉連繫至京左遷福建叅議嫉者踏召為應天府府
丞尋復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總督漕運遂陞南京
右侍郎改刑部侍郎進尚書公由郎署發聞年
除歲遂以至六列掌邦禁當是時上在位久熱於法
此與人情之微較公惟解燒畫一不為煩苛諸所獄
決受成命而已然公清德重望為天下所歸去時
上三留之家居時言者交薦不絕在山東雖遭誣被
逮卒無絲毫可間染其所斬獲立功處山東人業已
就其地尸祝之矣公性儉朴居嘗不欲裂一帛為衣
至周親族孤貧則無所慘兄弟四人處之皆有恩意
官保既沒事繼母郭夫人尤以孝聞

刑部尚書端簡公曉傳

戚元佐

端簡公鄭氏海鹽人名曉室甫其字小字向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踰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透奉兒樽樽循淺塹捕蛭也里中王生見之謂其父儒泰曰阿文昂穎豐顛蒼顏鳳日相當貴奈何不令學哉儒泰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里中弟子凡數百顯者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歲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博以諸經子史且獻教錄

卷之四十五

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即富貴無為也公聞教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董文簡公力薦之政府政方主事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盡考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素重公屬之曰子好學幸為我著九邊圖公於是屬筆為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會大禮議起公抗章諫且偕諸司跪左順門慟哭不已上怒下錦衣

獄杖闕下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

公獨以為不可疏乞正法疏留中不報未幾以母喪歸服除補武選又以父喪歸家食者八年已而言實薦者眾用薦者言起考功主事尋轉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及論請御史夏桂溪罷相嚴分宜繼之欲藉考察去臺諫之異已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于世蕃以治中求為尚書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益怒密疏數公嘗詔取和用判官而世蕃遂起留尚寶少卿公既左遷即習

獄錄錄

卷之四十五

治民事視州治如家求所以安輯和民者而布之政民大悅已轉大僕丞又回翔南鄉寺者幾十年而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時倭奴倡禍大江南北戈戟鋒列吳會轉漕者至不得過受世蕃者有隱德焉公至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睦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

我眾厚集計算已定一鼓而擊之于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于如皋又大勝遂長驅而搗之于海門又大勝既則破之于呂泗圍之于狼山又無不大勝餘黨遁去運道無梗皆公力也公生手博雅手釋書

人謂其偏嗜墳索而以文學取名天下及撫淮所
以武功顯一時諸老將以為不及於是始知賢者運
用益不可測也既而遷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書
世宗以公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留為右都御史
協理戎政至則奏罷諸軍之役工作者眾咸感以奮
戊午改刑部尚書兼兵部事當是時大司馬楊公方
總督宣大有欲留楊公久鎮北門者遂與浮議公疏
以為楊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皆得人何戀于宣大
之偏隅者權總其要臣自以為有功於國家於是
世宗俞其言而從之乃 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刑

獻後錄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

部故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
論奏之而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
時張紳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鋼郭希顏以諫立
儲綱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綱又留都兵變
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倭釀亂既然就擒此數
事皆當時大獄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
諸臣分宜則欲殺之分宜欲寬假王直及亂卒公議
則欲殺之彼此互折至以日皮相恐公不顧也會御
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以職掌奏公欲感怒主上公
素嫻于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

稱之竟落職還公既還角巾布衣徒步郊野時時共
老農論桑麻晴雨泊如也居家與子履淳各一書室
相對日探討經史方其意有所得即呼其子詔之父
子問自為師友會其壻項篤壽同履淳舉進士前後
告歸恒過從門墻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皆
忠孝其教子壻必為君子即其少所聞於父者此以
見其事父能不忘矣公生平小心惕慮常有以自下
者至其蒞官酬物憂勤長慮常在數世之後故歷任
甚久諸所關防案牘無一毫註漏大都善用其機不
特妮妮醇謹而已乙丑忽命履淳治後事丙寅秋病
狀後錄 卷之四十五

獻後錄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

世宗詔復公官 穆宗皇帝改元賜祭葬贈太子
少保蔭一子入監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
集行於世子履淳 穆宗朝為尚寶丞以言事廷杖
百削籍今 皇帝即位復其官已晉光祿少卿履淳
詹事府主簿其外孫項德禎薊州兵備僉事

維風編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星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筐
以子而上覆之某公直以為茗也受之人夫人手撥
茗知之面頸發赤亟呼僕 請公入以語公公道然不

勤聲色第整理其茗履篚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
請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寡尚
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太宰孟山楊公爲
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於公所公
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
郵簡中具揭托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即
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誠之踰時公轉大叅行衆將
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
亭階槩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
觀汝貌誠不媿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
獻教錄 卷之四十五 四十七

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愚按鄭公之
御賄也從容暇裕若此非素有養不能也且即其夫
人若比其刑于之化可知已若楊公之御賄不獨裁
之以義抑且濡育以仁即一語間便令人有生色焉
若徒自曝皦立節而令人惴惴懼懼終身生機息
安能望之戮力於疆場哉憶余往處關中一州守事
義則未疚仁則有愧於公也

刑部尚書馮公天馭傳

胡直

馮天馭字應房世爲蘄州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大
理評事改御史巡視太倉南畿督學缺輒轉督學御
史馭能杜私謁先行誼置學田以贍貧乏由是風教
大振士習丕變庚子以病歸癸卯復補南畿督學申
令約束其所按議多瑣瑋士歷中外顯任以功名著
於世者甚衆以故南中言督學者頗推天馭陟大理
寺丞少卿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贊院事陞刑部
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皆以端慎平允有聞於官及
佐銓銜進刑部尚書舊時家宰缺則大司寇恒代之
陳徵祥 卷之四十五 四十八

天馭任天官久諳習銓事故物論以此擬之會有徵
言遂改政歸歸二年甲子二月卒天馭容止既佳吐
辭復雅識者以爲有太臣度早從鄒守益學終身篤
信故其平生孝友恭恪雖天植自然而造詣醞藉得
之聞見爲多其處人和易不以苛責爲能其居鄉恬
素不干有司而周急拯難孳孳如恐弗及立 朝服
政二十餘年處恬履順雖無赫赫奇績而言論風采
然有公輔之望蓋玉而加之以磐珠白而章之以
采者也其卒無後時人莫不慨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介川毛公愷行狀

趙鏞

公諱愷字達和號介川晚號節齋居士裔出屬毛伯
之後至晉有名寶者渡江始居信安其孫縑以功食
邑於衢傳九世孫元夏徙居江山之清溪屢世簪纓
不絕而在宋尤盛如毛鼎毛注毛抗毛滂皆忠孝大
節表表史誌者元末七世祖副使立徙居石門文溪
里去清溪而近皆代有聞人大父仕安性孝友尚禮
義綽有古風石君風父本榮剛方質直躬耕力本以
逸民稱於鄉黨母吳氏得奇夢而生公幼奇誕不羣
績又各課皆出人意外表從伯父教諭鎮安君慶鎮安
大奇之曰茲兒穎悟異常吾不能為若師遣從闕省
解元張公發游遂盡得其易學之傳下筆英發道勁
頃刻數千語立就其法多本之三蘇氏時俗齷齪語
公不道也年二十八入邑庠學憲白泉汪公擢冠多士
大異之嘉靖辛卯舉于鄉壬辰聯捷禮闈衆以為賀
公欲然曰昔王沂公志不在溫飽余之志豈在一第
哉因賦詩見志移病歸屏居萬山中益肆力問學凡
經濟時務咸究竟而得其要乙未赴廷試登韓應龍
榜進士明年授行人奉命使蕭藩餽道一無所受

者稱其識體已亥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皂囊無虛日
如數名實以隆治道等疏皆關國家大政未幾鳳
鳴承天隨方救正多所綱愷庚午差印馬北直隸時
莊敬太子漸長既冊立而司經府洗馬安成郭先
生甚有士望執政遷之南留院公抗疏留之謂三代
有道之長在豫教太子非得人不可有臣如郭某實
一時之選而顧遷之南非所以備蒙養重國本也言
甚切與執政忤遂寧國府推官公無慍色孳孳
訊鞫惟寬抑是伸生道是求每兩造具備片言質成
健訟之夫望公之色縮舌汗慄不能出詞亦有赴郡
獻微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一
之庭中道而反者旁郡民求直於上官輒云欲得毛
青天毛青天云兩臺交薦壬寅陞南京工部營繕司
主事抽稅蕪湖關關荆湖下流船艘相銜商稅不
賈往往不克自潔公獨勵清操出納委之縣佐稅銀
貯之縣庫揭揭乎一毫不染也其歲額之盈者則獨
以與商商入咸頌之曰古所謂冰蘖其清者非毛公
人耶癸卯陞工部都水司員外甲辰轉本司郎中
高郵河政聞厥考御史公疾亟謀終養不果乃以
乞歸在途聞喪哀毀踰禮三年之內如一日焉成
備刑部四川司郎中次年陞江西瑞州府知府瑞

俗素器訟且多積逋公躬率以禮義而申之禁令終不馴者始繩之以法積逋所追必寬其期限度貧甚者則以俸餘代爲之償民感激歡呼若更生公之政聲遂爲江右最而最爾之瑞不足以盡公之才也辛亥調直隸寧國公之調也瑞民若失慈父相與立石以寄甘棠之思至于今未艾云既而復丁母憂甲寅起復再補山東萊州府時冢宰古冲李公素崇公拜官甫數日卽轉公天津兵備副使天津爲京師左輔密邇輦轂中貴人多有所請囑公獨持風裁凜然不少假借而中貴人不敢犯其所設施如精簡閱飭

廉徵錄 卷之四十五

五

戎備廣屯種足兵食勦鹽徒捕奸宄修堤堰而革驛遞之騷擾裁無名之支應凡有德於軍民者甚盛至今戶而祝之社而稷之固不止於立碑頌德而已三年陞山西右叅政山西土瘠民貧積歲之連至不可勝誌公曰民之貧猶皮之盡也毛將安傳乎乃躬行州里撫循而訓諭之公以誠感民以誠應自是山西鮮有風適者三年始陞河南按察使尋轉右布政未幾而巡撫保定提督紫荆等關之命下矣公自河南而之真定也適值饑歲流離載道車至不能行公先出所持俸餘以賑其急民歡聲如雷且感且泣公與

之終日吾蒞任當請於 上以撫若輩既而懇既悉蠲免仍分別存留起解以次帶徵計其所活不啻數千百人公之功大矣初公之未至也虜情洶洶不測及至克詰戎兵振揚紀律留避達軍以壯其威分調客兵以扼其險自是邊關振肅醜虜遠遁秋防竣事奉勅嘉獎有白金文幣之賜壬戌擢副都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去之日復捐俸置恒陽兩學田若干畝以贍士子之婚喪不能舉者兩岸士子德而碑之不忘觀公之待士者若此則待民者可知而民之德公者又可知矣然公科第深歎歷久

廉徵錄 卷之四十五

五

自巡撫真定時人已有公輔之望乃爲首相所扼復有淮揚之轉其言曰淮揚重地漕運重江非文武兼資如毛公者不可實遲而外之也乃公則以家視國以子視民未嘗以遲速二其心也夷考其選土兵以密防汛省調發以節餽餉定期限以酌催攢緩折寬以賑貧窮諸所注措皆老成經國遠慮而條陳兵食事宜一疏則尤切時務而可以奠江淮於百年在席之安者 世宗嘉之癸亥擢左副都召回協管院事臺中諸侍御感喜公之歸而又惜公之遲也乙丑春以三品滿奉旨復職推 恩贈其祖父如公官

入監尋陞刑部右侍郎再改吏侍右丙寅轉本部左
代冢宰攝部事獨持公正以抑奔競慎選舉諸凡請
托一切謝絕仕路為之肅清余時忝院貳與會推之
列衆謂公行且即真矣乃陞南京禮部尚書復改南
吏部蓋世宗察公清介重望欲處以冢宰又不欲
紊資次故不踰月而兩轉以俟大用曾未浹旬而
龍馭上賓矣穆宗嗣位特改公刑部尚書公赴命
中逾得脾疾起還鄉就醫懇乞休致章凡數上溫旨
勉令供職戊辰春公勉勉就道七月抵任嚴飭邦禁
慎獄刑獄中貴不法則抗疏極論請發部問擬以彰
公道其有以過誤繫獄者亦為之疏請明示犯由以
昭勸懲蓋不欲妄隨人主喜怒以低昂其斷至於
因盛暑而恤淹滯遇災變而請停刑古所謂式敬由
獄以長王國者公之謂也穆宗方眷注公而公之
舊疾作矣已巳秋懇疏乞休章凡六七上始得允
庚午春特賜馳驛還鄉舉朝公卿僚屬設祖帳都門
外各賦詩以榮其歸公之歸也甫數月而逝逝之明
年而奪爵之命下矣初給事中張某者以納巨賈賂
為都御史南王公都給事中鄭君大經御史郝君
杰所論公謂重罪擬請戍邊明年張上疏自辯公

持益力辛未張再疏當事者迫論公故入公遂
公並落職今皇帝御極首罷黜張而巡按浙江
史謝君廷傑抗章訟公太宰虞坡楊公覆請謂愷受
誣宜復故官且賜之卹典詔從之於是士大夫莫
不慶公之少屈於前而卒大伸於後也公天性剛介
操履嚴毅雖落落難近而實樂易可親雖容貌清癯
不踰中人而擔當負荷招不來麾不去則毅然責育
莫奪也性喜講學如論性則窮理氣之奧論學則別
頓漸之門至於躬行實踐則一以養心寡慾為主每
事必求慊於心不慊于心弗為也至於先儒語錄如
周程張朱如王陽明湛甘泉諸說罔不參訂其異同
而究極其歸趣性所獨好則薛文清公讀書錄特為
之抄釋實其晚年手筆也其博物洽聞則如道家之
道德參同契釋氏之法華楞嚴等書亦皆涉躐
之得其說其居家則孝友於內外雍睦之政
講於宗族而洋溢於鄉黨至於不嗜紛華不事請托
不殖生產不聚囊橐登仕四十餘年歷官二十四任
終始皜然一節者此則公之為人雖庸人孺子皆知
之也平生所著有讀書錄抄釋二卷文集四卷奏議
八卷皆藏于家云公生正德丙寅十二月十三日卒

隆慶庚午九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五曾祖仕安贈吏部尚書再贈刑部尚書祖妣趙氏屢贈夫人父本榮初封御史再贈吏刑二部尚書妣吳氏初封孺人再贈淑人屢贈夫人配楊氏初封孺人再封淑人屢封夫人

陝西通志

卷之四十五

辛五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自強神道碑

澹園集

留都為國豐鎬民物浩穰大猗相磐牙為彘利世號難治京兆又天子重臣惟旦夕坐待遷以去余弱冠所親記名舉職者獨劉公公精敏果毅事事致於理嘗嘆曰禾秀不並茂與其愛秀無寧愛禾也於是舉正羣枉會校斧斷姦吏咸靡廩奉法請托不行一向書以事屬怒曰滅吏敢爾邪起奮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臧與臺僮矯矯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是歲比士於鄉公總廉內外部署勤步

蘇錄

卷之四十五

五十六

得人為盛余淺薄亦幸與焉頃備員史局晤公子憇武都門公捐館舍二十年往矣相與把臂道舊凄然泣下且屬余墓碑使補其闕則曷敢不承按公嬰年知新斬白樹一日之會城直馬蕭迷皆用事者奇公材欲鉤致之輒走匿密室中以免蓋屹然有巨人之志焉少明毛詩戴氏禮兩經嘉靖辛卯舉鄉試甲辰第進士授廣平府推官賢能十最薦剡徵為吏部考功主事歷稽勳文選一切戒嚴關人毋入私謁分宜柄政于世蕃以齋子諸郎公峻拒不納蕃深銜之謀所以憾公者會遷大僕寺少卿以何出補陝西恭

讓一時輿論籍籍公顧不以屑意也遷山西副使前
位官卒王慶率眾以夜畔城中大駭公知慶有變爰
選勇士伏秀舍待詰旦慶來携孥斬其首以殉餘
黨尾解遷陝西參政進按察使時大旱一城以所得
水公相解舍旁嘗有泉鑿之泉源涌出一郡饒給居
人神之名劉公井云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歲侵民
苦饑出羨金大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甲子遷應天
府尹滿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寇黃中
貞險猾鷲公奉勅會湖湘兵討之屬妖人蔡伯賈乘
間煽聚鹵掠郡縣勢張甚公策曰中穴鼠耳直以泥
丸封之伯賈出柳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賈一
鼓殲焉已回兵向中中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絕
甚才通人中夜營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勒卒更番守
鈴索一動礮石交下人無得免者公斬木百章為雲
梯揚文之微察山旁側有少碑督甲士夜衛枚上鉦
鼓并作呼聲震巖谷中黨戰栗莫知所出以為自天
而下也不戰而潰當是時不三月兩剪天愁如電上
場徐公勞為多捷聞 上大悅賜文綺白金羊酒步
之丙寅入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都察
院右都御史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參留務庚午

人為刑部尚書公歷三部錢穀則慎出納戎兵則務
修飾獄訟則尚矜卹時推老成持大體無出公右者
在戶部嘗奉詔疏待郎趙貞吉布政使曹金荆守趙
賢郎中呂藎孫應元後皆著聲實為名卿其人倫之
譽如此 今上初元累疏乞骸骨歸則築園圃植
花竹日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視向之功
伐榮寵泊如也公為人內行甚備事兄如父拊兒子
如子瞻族寡婦若祖姑生子養任歿為殯斂而又疏
聞於朝旌之棹楔邑博士旅死者助歸其喪他如請
均田議增城蠲重役定水禍為德於鄉不可殫述
公以宦蹟著稱而已公字體乾世大梁扶溝縣人明
興原籍者為刑部主事生讓讓生淵淵生憲憲生興
濟令瑞瑞生國子生東實公父也配淑人范氏生公
兩世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配李氏封
淑人子男一即懋武中軍都督府經歷及萬曆壬午
正月十三日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三日享年七十
有五訃聞 天子震悼賜諭祭命司空治葬城西南
岡原於時少傅郭公既銘諸幽矣余為列其太都刻
於墓道豈獨文劉氏而示其子孫乃亦以慰余鄉之
人為銘曰侯侯明造羣獻在工楷協三朝時維劉公

劉公頤允文武爲憲威伏寇懷惠流寓縣自公爲上
日購異書率其所學以綬閭閻奮而即戎輓辮豹虎
指揮進退妥若兒女武懿以室文懿而惟存偉劉公
兩取其長公文疇施近而輦轂公武載揚遠乃秦蜀
帝閔弗靖咨公視師梟狼革風乃恬乃嬉帝聞
而嘉錫之金帛公曰臣愚敢貪天功帝曰爾賢作
朕股肱三典喉舌藹其膚公帑金市珠匪國之病公
曰噉哉矢不奉命豈其權門瞻望知躑躅翔藩臬公
心日娛詘久且信出勅以處媵節完名哀榮終始雅
歌吉甫碑名太丘誰其詩公以視漢周公般甘拜同
猷微錄卷之四十五

如始死揆德鑄珉公則有子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白川劉公

行狀

馮琦

劉公諱應節字子和別號白川其先咸平人有諱全
者以判濰州因家焉遂爲濰州人全五世孫大深生
灑卽贈兵部尚書公贈公娶于韓而生公少穎敏日
記誦數千言垂髫補博士弟子聲籍甚癸卯以詩魁
東省丁未舉進士己酉授戶部主事明年庚戌秋虜
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咸寧侯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
下兵行大將軍事尾虜後詔發熨炒若干車餉之大
司農李公謹推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噤不敢對
猷微錄卷之四十五

各相顧失色公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
之日人人爲公危公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
自不還當遣人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縶爲識
勿以血汗爲異也夜漏下戒服單騎護車以行走橫
尸中馬屢躓屢起道渴求水積尸填井不可得捧漬
汗飲之手盡赤視之皆血也至順義東遇紀功御史
邢公鷲問曰公何以知大軍所在公曰晝觀烟夜觀
火是以知之邢公曰雖然虜零騎焚劫亦往往有烟
火起惟視烟火衆多處廼可往耳公至密雲餉軍三
軍皆欣欣焉時鷲揆上寵得以秘封達御前勢崇甚

公投一空刺長揖均禮鸞銜之思所以中公會選
督炳以軍興乏食中計部大臣上怒奪尚書以下官
令冠服領事鸞見事已前決遂不復言公適得免前
後行虜中凡十三日傳言公已遇害王夫人持子元
功泣井上曰傷哉孺子果若人言而父死忠而母與
若死節孝耳既旋家人驚惟且哭且却公徐曰是何
足異惟是數萬勤王兵不能發一矢僅尾虜出境可
為痛哭流涕也明年榷稅清江浦釐風盡清奇羨厥
歲入草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督漕駱中丞聞而賢
之一日指郎舍頽目公曰郎廉至此耶為發漕羨百
餘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幣中去之日封識宛然壬子宣
大饑奉命賑之羣民更生者數萬癸丑三年課嚴封
公父如其官母韓配王皆安人韓轉員外郎遷郎中
時西北用兵轉餉無虛日公佐大司農度支井井甚
具乙卯出知懷慶府王恭人從而後道東阿侯中丞
置盤殮加幣焉恭人却不受曰未有夫子之命也侯
公聞而亟賢之公治郡緩徵斂均徭役除百姓所疾
苦是秋泌水決滅不浸三版公冒雨率眾補葺之城
以弗壞亡何以外艱歸郡人思而尸祝之服除赴闕
下時分宜子蕃專選法通金錢鬻官逾歲不得補會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六十一 漫山佛

御史楚何耿公言狀始補順德郡郡當南北孔道輸
蹄交錯供億浩穰民不堪命公力為調停省浮費革
侵冒均里甲而民間始有起色矣時歲旱郡邑多饑
公做富鄭公煮粥法行之諸屬邑所全活以年萬計
明年復旱齋戒露禱雨立應百姓為立禱雨神應
碑已復開溶達沽諸泉灌田數千頃至今賴之辛酉
冬入覲垂橐以行郡之屬吏某太宰某公戚黨也狹
而貪公廉得其狀繫之獄太宰固不快而分宜子蕃
又以不入賄銜公頗相與踪跡之而士大夫言公治
甚悉太宰轉益重公考公治行二千石第一是歲
景藩之國自潞河登舟護行文武及諸內使從問道
發所過騷然獨畏公名爭戒其下曰此京師所傳第
一太守也亟去勿擾壬戌考績賜誥命改贈公父中
順大夫如其官而封母韓太安人為恭人配王安人
為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公知
兵而三關為畿輔要害請勅加提督銜以屬公備兵
使者轄三關自此始所部兵故驕悍嘗脫中關懷門
脇辱主帥前使者不敢問橫愈甚公至廉其首十餘
人思軍法杖之幾死徙塞上自是諸軍遂戢明年虜
犯古壯口提右輔六郡良家子入援虜宵遁事聞上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六十二 漫山佛

厚賚之甲子陞陝西左叅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丁內艱歸隆慶改元丁卯詔起巡撫河南勅東省賦役煩苦民多亡徙公目擊其狀甚隱之既入汴卽檄藩臬議賦役法僉曰額役便遂下令八郡行之後移書東省撫臺姜公姜公亦遂下令六郡行額役法兩省至今稱便焉汴當都會五方雜處藩封據其中宗人當軍民之半而輕犯法又里中多無賴彊悍習弓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日甚公陟夷門指黃河謂諸藩臬曰隔此衣帶水卽河朔古昔戰場也豈宜無備至此因調汝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之以備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遣一都指揮統之聽兵部調入衛時報虜破石州公盡發兩河兵軍界上爲備冬十月虜再入犯昌黎等縣烽火達於甘泉順天撫臣坐失律下獄詔以公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薊近輦轂擁護陵寢視諸鎮最要而三衛屬夷爲虜嚮導况我虛實以語虜益自庚戌之變督撫諸臣重者誅戮輕者譴罷無不人人惴恐公至周歷塞垣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六事一曰益兵以資戰二曰用車以資守三曰樹木以資險四曰櫃水以資運五曰定兵食

之遺圖六曰除邊左之宿寇俱報可公行部視京近邑多未城或城而卑且圯者亟請內帑佐以贖銀次第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間蔓衍爲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阨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營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爲聲援有率然之勢焉京東頻年水已復旱復大蝗凡三請蠲賑皆從之戊辰候塞者言虜八上萬騎將入復檄董崖本兵檄督府帥中西二路兵衛京師而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爲備車路卽虜欲入犯處也公得檄卽日發兵道出永平逢督餉少可馬安丘羊公曰公以數千人當虜八上萬衆此勇以肉投虎口何異公徐應曰固也死法死虜等耳遂行馳至部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睥睨問慰藉之士卒感奮無不一當百虜覘知有備徘徊兩月卒引去明年正月虜犯青山口公復督兵拒之明年二月修敵臺七月以四品滿加贈公父右僉都御史母妻仍恭人尋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十月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公之鎮申軍令置屯戍遠間謀急收保設應援諸所條次視巡撫時加審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

原葺塙八百里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
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屹然長城矣十二月虜犯遼東
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牝各六百餘捷
聞陞捧一級初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
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舍歲費餉三萬有
奇公循水上下周覽嘆曰二鎮之水皆可取餉道柰
何歲費司農數萬金卽上疏極言濬河便報可乃濬
潮白二河淤塞者北抵密雲西北抵鞏華歲省公私
費無算河西務當運道咽喉商販輳集稱巨鎮公請
為建城役取諸軍費取諸買而民不知也畿內故苦
驛傳行顧役法如撫河南時人情翕然便之明年春
虜犯長勝堡上首功百餘已復犯遼陽斬獲過當明
年萬曆改元三月虜犯義院等口已復犯鞏子谷四
月犯鐵嶺六月虜酋董狐狸等犯桃林界皆失利而
道七月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以閱
視修守功陞俸一級八月虜犯長海敗之明年正月
虜犯中遼河復敗之先是東海諸島為二鎮邊境數
沿邊諸郡邑橫罹剽鹵莫敢誰何公道使諭以恩威
果皆叩頭謝前罪凡四千四百餘人一時解散時寇
帥繼光上疏請練兵疏下邊鎮議公條上防禦機宜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李本 長山節

凡七日選主將曰設副將曰議班軍曰清衛軍曰
逃軍曰廣召募曰議行糧廷議皆是之公自為督撫
先後與虜格大小捷以數十計斬獲首虜以千計事
聞上輒褒勞之白金文綺之賜無虛歲公雅不欲
自張大每捷聞輒曰宗社之靈將士之力臣何力之
有及增秩錫予逸巡未敢當其退讓如此甲戌秋天
子不欲久暴露公軍中晉公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
梗塞挽輸不繼為國家東南憂公上疏請濬膠萊河
上銳意行之中作未竟而罷乙亥改京營兵部尚書
丁丑以正二品滿賜羊酒鈔錠贈公大父父俱尚書
公大母母俱贈夫人妻封夫人時值慈聖太后聖
節王夫人鳴玉曳裾謁慈寧宮賜彩幣植酒筵之
尋以疾歸是年改公刑部尚書平反天下重囚四千
餘人時中貴人保方用事保故深州人諱制府公為
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從子邦寧遇諸途
不避公志曰一中官猶子帶俸錦衣耳李何與大臣
爭道叱下之保以是益深憾公而是時江陵公執政
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諷公往公曰吾所
司民命不可徇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言官
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體且大臣不宜出郭講學公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李本 長山節

止懇疏自劾如章得命旨致仕時九月廿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德猶不已後四日 上視朝陞辭出保猶以失朝儀激怒 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二序班誤引失儀乃竟奪二序班官後五日公單騎歸里中邸報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老臣自為僧即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上十餘年數對大虜最後忤權貴不自意完乃始得安枕里中非 主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草莽死不恨矣公既家居好引掖後進建麓臺書院羣郡邑之秀親課督之今濰州薦紳彬彬後先相望大都皆公門下士出入乘布車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六十一

懷山館

馮鹵故事不養馬印馬使者疏分他郡之半東郡人甚患之公為草疏屬鄉人詣闕請事得寢益歸而為德于鄉若此公懸車十五年兩臺薦章凡十二上再徵為南京工部尚書皆不就士論愈益高之至是卒詔予祭葬如例所著有纂修邊關通志若干卷沿邊軍等若干卷劄門奏議八卷詩文若干卷存于家先是白河竭者三年歿之日風雨晝晦昔賢頌星化碧豈虛語邪計聞于朝上使使者諭祭賜兆贈太子少保時御史陳登雲上疏曰故兵部尚書臣應節故為順德守順德吏民思之如父母已為監司為督撫皆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六十一

懷山館

以短長操其後夫未竟而從旁持之何知當否有是
哉任事之難也余嘗謂公溫溫長者過其家門巷闕
然不能當二千石夫其當巨鎮建大議屹然不動爲
時名卿有以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五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大
子太保趙公錦墓志銘

朱賡

萬曆辛卯詔起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都御史掌院事趙公爲刑部尚書加官如故于是
公年七十有六矣謀于賡曰吾襲在列時業引年今
閱六載而耄可知也尚能以朝暮之身爲國家肩
繁鉅乎時公子淳卿官都下公乃爲辭疏三并致之
曰爲我連上必得請乃已疏再上不允旨益溫諭
毋復辭淳卿遂不敢復上而邸中諸公遺書勸駕者
出一口公不得已屢勉就道則挾其第三疏草以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五

七十

中途封上庶幾上副簡書而下不失退志云甫至
姑蘇輒病數日輒不起天下惜公之一出而不知
公之強出乃所以善退也訃聞上震悼贈公太子
太保諡諭祭四壇遣官治葬如制公諱錦字元
朴號麟陽宋時有啓封于燕曰德昭者其裔孫從南
渡家越後遷餘姚世爲餘姚人至公復遷越城居焉
曾大父曰玖玖生禺禺生海濱公頃官至廣東叅議
以廉直聞公父也以公貴贈大父父皆如公官母
諸繼魯皆夫人諸夫人以正德丙子二月十日生公
公少有大志讀書以古人爲期弗徇流俗弱冠舉茂

才高等學使張公見其文驚賞遂冠諸生諸與公同
學者以公故皆見收其重公如此嘉靖癸卯舉于鄉
明年成進士除江陰令屬歲大侵公令貧富得相貸
所活民以萬計巨盜許貴者時出沒剽掠村聚公以
計擒之民始帖席上官有以供需矯令譙讓公者公
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殍又腹割之不忍也請就
劾上官赧然三年徵為南臺御史江陰人思公肖貌
祀之已而祠燬于倭民又為公重建春秋蒸嘗加虔
焉公在南臺巡上江有寇寇太倉朝議用嘉靖初故
事復設總兵官于江淮遂為定員公言小寇偶聚不
獻殺錄 卷之四十五 主一 漫山館

足以煩大帥置重兵請罷設便從之歲省費不貲軍
典大司農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積逋又令民
得輸資為錦衣衛官公言齊魯燕趙淮徐之間人將
相食何可復加徵求錦衣侍衛王官詔獄之所在何
可令錢虜充之藥 朝廷之體忘肘腋之患大司農
議非是不稱當罷又疏言淮徐戶口流竄宜專選憲
臣往來招集山東河南宜建撫臣久其事任皆稱古
壬子奉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公馳疏引春
秋陰盛陽微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納賄竊國賊民
內伺 上意以恭恭順外督諸司以張成福凡萬餘

言者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次骨道緹騎急逮公械
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皆輦過得不死至則
下錦衣獄竟除籍歸公之警也有巨賈某亦在獄視
公泣下曰公即榜訊宜為雙足計誠得行六十金者
公足全矣公曰嘻吾不能得首領而能保足吾又安
得金明日榜掠備至至足刑有青衣杖數去來公旁
若陰護公者則賈已代公為居間矣卒賴其力辭既
具分宜必欲殺公票擬杖百買伺知之又以蟒蛇膽
密遺公曰服此可以不死而 肅皇帝引筆抹廷杖
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常言吾得有喘息至今 肅
獻殺錄 卷之四十五 主一 漫山館

皇帝賜也為之感泣公遽時參議公方在西粵聞之
亟投劾去父子一時罷歸家徒四壁相與飲水食菽
驩如也居八年參議公歿又七年 穆宗踐位起公
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少卿光祿卿時因供奉奏罷
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子鱗及蘇松常鎮白糧
減耗二事至今德之明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貴州土酋安民懼重兵象于苗夷間難控取公宣
示 朝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安民既
丙削之粵西大治轉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
昭陵之後例當屬公督理公不欲更叨 恩廕以讓

右侍其後 陵殿稍圯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
二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
皆南京時江陵相祿國欲引公為助而公從然無所
依阿時或風議 朝政得失語稍稍聞江陵江陵銜
之陰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卒 上用廷臣交
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公
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瞻聽詞色以為步趨而
公亦自以紀綱重地不可以三尺狗人垂紳正笏侃
侃不回半采有加焉江陵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
史故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
去其明日其某當為元輔其當為太宰好事者
然和之客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
公愕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 宸斷奈何小
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官論劾大臣當權
其八品事業不宜舉事詆毀乞 詔起大臣出視事
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
紛紛者漸止公之力也當是時令公有幾微顧望意
稍一左袒太宰可得然公豈以彼易此哉孔庭從祀
之議衆論盈庭公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甚辯
又疏言先臣王守仁致良知之旨喫緊為人即孔子

所謂仁孟子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可一日不明
於天下者也陳獻章之學以靜觀默識為務以致虛
字本為宗 昭代學術知求諸心而不為口耳支離
之鶩者寔其開先之功疏入從祀之議始定考六年
滿加太子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駕幸山陵再
奉 勅居守已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如
故丙戌春大計外吏公採訪甚核方欲有所激揚而
會後母魯太夫人訃弗獲終事歸蓋六年而再出而
遂逝辛卯十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公天性
淳茂內行醇備少頗豪舉自放歸日與二三同志講
明文成之學探其堂奧養益遠守益定內嚴而外和
望之盎然鞠躬君子也其教人以躬行為本日寔踐
始是真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之旨矣平居恂
恂不輕發一語至權大事決大疑必稱引古今悉其
源委與久遠未然之善敗亡不中窺隙意所必不可
背言不能奪也當其顛連萬狀濱于九死無怨言既
而再蹶再起亦無沾沾自喜意此又加人一等矣嘗
聞其撫黃竹時過江右見分宜棠厝道旁愀然不能
去言于監司為守護焉江陵之謫也公上言 肅皇
帝藉嵩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

之事必類此願 陸下曲貸一家母流毒三英

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

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為名高而公於二相若

忘其毗睚之舊者豈不難哉公喜讀書善屬文其奏

疏若干卷直而不怒詳而有體近世莫及也不核嘗

攷嘉靖間天下士大夫坐劾分宜譴斥者可指數已

其在吾郡則陳給事增謝御史瑜徐主事學詩沈

軍鍊及公凡五君子何其多也隆慶初詔起建言諸

臣弓旌過巖穴而諸君子或以耄或以疲瘠或不幸

化為異物皆不獲視休明之會以竟其平生後世稱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三五 吳山作

之曰直臣止矣而公獨身際風雲光依日月 三朝

開濟卓然為社稷之臣豈天固留之以碎海內與

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公之謂也稽山一出庶幾

為霖雨而奄然以歿識者猶有憾焉

刑部尚書吳公百朋墓誌銘 馬自強

吳公諱百朋字惟錫別號堯山為泰伯延陵之後宋

紹定間有十七世祖造者由青田徙居義烏遂家焉

公王父瀾父瓊為鹽城學諭皆以公貴贈刑部尚書

祖母母皆蔡氏贈夫人繼母金封太夫人公生而穎

異讀書一目數行下弱不好弄屹然有大人志少隨

父至鹽城道遇異人大奇之曰此子異日當大貴學

論公每令屬文輒心喜曰吾窮經老白首不

第成吾志者子也弱冠補邑諸生嘉靖癸卯舉於鄉

丁未登進士授江西永豐令為政務先教化束矢入

廉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七六

片言折服有清水明鏡之謠庚戌徵拜御史持節按

淮揚卒遇倭亂公被甲嬰城籌兵食盡戰守賊不敢

逼先是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軍中有開城門者斬

民極負號呼西門外公曰郭外非吾民也邪而以與

虜亟開門內之全活甚衆每按部以惠文彈治不法

然其持議平不苛小人咸畏而愛之其按楚亦然九

載考績晉大理丞轉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撫治鄖陽 肅皇帝以虔中多事改公提督南贛

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檄旁午公奉簡

書馳至會倭寇海陽公與兩廣都御史吳公督諸道

兵四面擊之捕虜無算已又敗倭于烏石又敗倭于水神山賊兵燬已又敗倭於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首楊一戕殺長吏勢張甚而蘇阿普賴忠澤等依山阻險流毒四郡公懸賞格陽為招拊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洪田再破香寮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鄒擒之轉戰大田鹵梁國相等別攻孔原始與賊殲之又會師破吳平漳湖遣將士擊二源寇盡殪凡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鹵獲人畜鎧仗無算于時三巢最稱桀黠賴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棹巢高沙卽尉佗儂智高負險故地衆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七十七 吳山舖

右侍郎三品秩滿加封廕尋疏終養不報已巳晉刑部右侍郎丁父憂壬申改兵部右侍郎 今上卽位賜飛魚命閱視三鎮公條上便宜大槩言繕垣屯田備邊防河四事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七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 上嘉納之已乞假歸省乙亥起南京右都御史遵明詔禁格奢侈有避聽減騶之風丁丑陞刑部尚書公聞命兼程而進時部事久虛積案填委公至亭法獄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勞成疾卒于官 上悼之諭祭葬如例公爲人風格僑逸知略輻轉其憂國奉公極身無二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七十八 吳山舖

慮大半心力在兵事而勳猷在江廣天性孝友事繼母母問言子視諸姪至推廕廕之處家庭所難怡怡如也又性好施祿入多贍宗族貧者家居足跡不入城府宦遊三十年而節儉恒如寒素病革猶諄諄語軍國事嘆國恩未報臨終長笑曰吾茲全故吾還造化矣此其死生之際豈孔子所謂聞道者乎公卒萬曆戊寅五月十四日距其生正德己卯六月二十九日得年六十配王氏封夫人

舒莊僖公化傳

鄒德濤

舒莊僖公者臨川人也諱化字汝德剛方直諫歷任
 多法官持三尺侃侃不阿雖天子亦嚴憚之公父
 某為東陽教諭生公官舍中父先月蓋夢若麟者入
 舍云公少孤依兄某受經嘗揭齋壁曰天地雖大乃
 範圍在吾心蓋其時志識深遠矣弱冠成進士授衡
 州府推官獻決明允不以得情故忘矜嘗有事荆門
 漢水溢隄潰民廬舍漂溺多艱食輒便宜購粟貸且
 為請賑多所全活已丁母艱服闋補鳳陽鳳陽民皆
 厥不治產復苦種馬歲侵不能具爰藁馬多斃誅亟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七九

公請得間以折色償且編其最寒者曰總之弗克償
 奈何其以虛責令民適民適乃稍稍蘇當是時淮陽
 徐沛間諸大徭役率咨公公條上利病率中窳凡獄
 疑歲久不決者率倚公訊鞫以治行異等徵拜戶科
 給事中肅皇峻威斷羣臣震懼公獨誇誇數直諫
 然持大體不矯為名高以故上憚而信之已持節
 冊蜀藩舟還至巫峽為盤澗所束眾慄甚公擁節不
 色動時支羅寨黃中等搆亂乃在楚蜀交當事者或
 執勅或執撫朝議不能決公馳奏中寔首事業受諫
 即脅從可釋勿治第置兵巡施州而移守備於南坪

何亂之取生揚襄毅公大稱善道拜刑科都給事中
 迺強起時 穆皇委政臺閣柄臣乘是以恣刑賞多
 中出公奏言法者承之於天與天下共也夫既以法
 與臣矣而誰敢擅之其自任不憚如此會廷議柄臣
 操筆欲云云公前把其筆稱不可柄臣屈其詞直事
 竟寢日至祭南郊公聞上咳聲輒為推論陰陽妬
 復之漸人主宜法天養微陽詞甚切至上為竦聽
 柄臣陰翼厥術權倚為用公大恚曰國家設厥衛微
 巡轍下亦惟是禁盜詰姦豈其詞刺百官過苦屬虎
 而冠令得操史人長短害何可勝言疏入上心善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八十一

雖未行亦少逆折奸萌矣寺人李陽春有所想上
 內降從之公驟諫曰臣嘗為陛下言宜使法信於
 臣彼卑陶為士雖舜亦聽其所執以信法也臣既獲
 請矣陛下奈何以弗信繼乎上默然既而鄭司
 丞履淳李給諫已以言事杖廷下詔獄且斃公為白
 是誠狂愚然心忠奈何詒後世以殺直臣名上悟
 立出二臣獄陸金吾炳既沒逮其子宵人借蒙爭攻
 訐不止公請加澄察無令禍蔓是時諸司競為武健
 鈞名公請遵 祖宗成法罷酷吏蓋務贊主上以平
 明之治然不以寬故廢法嘗劾奏邊帥某浚所部軍

煇虜請誅以風示列鎮又發比曹郎某驛貨狀

外廩廩先是路御史楷承相高指屬總督照構殺沈

光祿鍊已事暴論治如律至是當廷獻柄臣欲陰

為楷地穆謂順寔首惡業論死猶坐楷耶公取獄牘

指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

磔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宥諸方士公曰此遺詔意

也何欲勿罪宜何辭柄臣語塞乃止時且起大獄將

盡構諸異已者公又力爭不可於是陰結中貴人稱

詔考察諸諫官計中公而與化內江交難之無以

奪乃出公叅政陝西公拜疏得致政歸今上即位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小十 吳山

以故秩起山東寔蒞吳吳富室故多佚賦獨累寔人

子公為按察諸伏賦櫛梳使平已擢山西按察使移

病歸已起河南未幾擢太僕卿則又歸已起光祿卿

辭不拜已又遷南太常卿乃復強起尋遷南大理歷

刑部左侍郎故相居正惟法業藉家謫戍其子矣

上怒猶未釋或援應天試題欲窮治公奮曰某誠擅

當辟奈何無端株連詞臣且開是端啟後釁無窮乎

上悟竟弗問公顙骨隆起修眉方頤目光炯炯端

凝有常度 上故目屬之已滇南守臣獻俘 上御

五鳳樓以受公奏詞音吐清洪進退中式 上愈益

心曉會尚書缺故事必廷推請 旨 上特手詔

用公時廷臣咸服 上明斷能知人公拜命即為言

王者尚德不尚刑今罪人未及鞫乃先詔從重或當

已盡律又加辟是使 高皇法不信於後世而仁愛

之意薄也 上稱善時 詔修大明會典公悉取前

後摯令增損著為令以佐律數遇大獄公悉引律奏

雷絕不伺主意為上下 上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

輒遣緹騎械繫至都下廷遠謫案甚夥顧事多不核

公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已為是代有司事

也徒使人歸過上而不得緣是以飾非 上悔悟略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小十 吳山

王府校尉某以事為兵馬司吏目鞭笞王不憚奏聞

上怒甚逮吏日詔獄掠至死又欲繩其捕卒六七

人公奏言吏目秩雖微亦 朝廷命官今由廝役以

變過矣奈何又波及此六七人併死乎 上意乃解

北畿校士或以冒籍覺會新布功令嚴且督過生者

公力辯弗報抗疏再 上乃悟於是論德張僅調南

而洗馬陳如故後張至少宗伯陳入直 文淵閣稱

相臣微公翊護不及此 上嘗以雪祀步至郊壇召

見諸大臣 嚙次論以天下與朕共此民者惟是守

若令宜慎推擇稱朕指公奏對侃侃有古交儼臨時

公名益高忌益衆或使人構飛語授南中一二新造
橫誠公衆驚憤公顧弗辯曰安有大臣被只語自疏
解爲乎義有去而已遂上書乞歸 上雅知公忠勉
留篤疏再上弗允會澤暑當慮囚公寔職主筆不得
已復起視事時中貴人張傳 上意欲宥重辟者三
十餘人公據法爭之力語張曰第道尚書某以爲不
可 上竟從公議事竣遣中使持上尊餼羊勞公公
又稱病篤辭益切予嘗過公相慰勞公曰言官拾遺
國法也寧吾一受枉無寧使國法自此格不行子
心服以爲有古大臣風 上察公懇誠詔許歸歸而
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全十

臥龍岡謝容卽臺使者及郡國守相于旄相屬非迫
就弗見也公事伯兄篤愛其子如子宗人待公舉火
者若而人故人子弟有急輒力捍之歲大侵輒蠲庚
恤介里人疾且革猶強起攝衣冠謁祠又掖北望拜
其孫伏效命曰吾受國厚恩未報惟爾後之人承
志惟忠惟孝比屬續神氣不亂如平時先是公夢
天帝使人召已若有羽葆前導者及將歿數夕居
見其舍傍有赤光大如炬云時公于禮震官京兆
許開 上悼嘆贈太子少保諡莊信 賜祭二詔
爲管兆域遣中書舍人余臨視蓋備恩也公自

少凝心道秘與我舅氏陳公本相磨礱雖喙言蠕動
斤斤也諫垣每輟直必及諸勝友集禪齋踞坐棲寂
以爲常家居雖屏交然常從故三三同志游靡倦當
爲司寇時予師耿恭簡公寔貳之相與聯所屬爲期
講法因而詔以立人大義蓋生平以道終始諸勁節
鐵行有本也江門會稽之從祀公寔有力焉體震今
爲南比部郎襲德聲

鄒生曰往子在史局公故引爲忘年交朱公鴻謨鑒
嚴少許可獨嘗爲子頌迺公大節疊疊古所稱難進
易退者公實有之雖峭直能結知 天子有以也子
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全十四

其入者之得因以恭 主上聖明云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世貞神道

王錫爵

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之士蓋人自標幟云而吾友鳳洲王公最後起實以異才博學橫絕一世每有撰造率攬漢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人非會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可廢也一賦其人風尚大類王伯安講學之際而公之變俗有加焉雖然伯安以講學名卒所以顯者功烈也今世人皆知公之詩若文而其平生行誼非予莫知其深惟足益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八十五

棺且久而麗牲之石虛而待予予不敢以不文辭矣公名世貞字元美鳳洲其號系山瑯琊王氏自晉丞相始公導渡江而南世為浙人後有崑山學正諱夢聲者因家于官而大倉之王自夢聲始又六世而為公大父質菴公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公幼稱為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為寶劔詩得奇句十八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舉主諷公贊文于夏學士公耻于謁諱之除刑部主事獄獄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帥陸炳方貴

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閭某欲貸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厥璫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時分宜相常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遂微論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讐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為納橐餽楊夫人訟冤公為手定疏草楊臨命東市公又為收其屍治斂具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宜遂大啣公銓司兩推公為督學副使皆格之補青州兵備使青部故多盜盜之黨多游于椽吏為耳目吏莫能問公至行保甲法重懸購盜之賞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八十五

閭里輕俠少年皆收募為用羣盜屏跡嘗按捕罪人雷齡不得齡故善捕盜公心疑吏王尉匿之一日試便尉詰盜具得主名公大喜曰是何神也吾得盜媿矣立召尉責齡所在果得齡有姦徐進道彼訟罪不至死而進道恃其宗強黨與衆陰謀勒兵反公聞故緩其獄令捕盜自効而進道謀漸解遂縛之盡散其黨青人相與手額頌公曰吾曹父子安而室家聚誰之賜也始東諸侯見謂公文人少年不習為吏第飲酒賦詩為豪舉耳比公至鎮而精嚴練事發奸隱如神乃皆歎服以為趙子都之流聲籍籍輦轂下而分

宜父子益忌公又以公父司馬公受世廟特達知
不賓事左右瑕釁滋起會處少入樂州分宜遂釀為司
馬公罪構下獄當死公亟解青齊印走長安與其弟
太常公敬美叩闕請代司馬急止之曰無速死乃翁
為也則相與囚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頰請救而
諸柄人皆側目分宜無敢言者於是司馬竟不免公
號跣扶柩歸倚廬于旁三年不飲酒食既禫除猶葛
巾苴屨待心喪遠邇哀痛焉會莊皇帝即位與太
常公赴闕訟父冤略言殺臣父者本嵩父子非先
皇帝意而臣父督督兵勦遼効首功八百級嵩盡屏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公 曼山館
不奏按灤州小失事曲法至死惟陛下哀察疏入
有 詔追復官于是南北臺省言者謂公父冤既雪
當一出報 主尋起補大名公猶隱軫思痛不忍出
也曰報賜以力孰若以言乃應詔條上八事法 祖
宗以弘 聖德正 殿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處
宗室寬禁例以求才哲修典章以彰國紀推德意以
昭大勳明爵賞以徠異勳練兵實以重根本因寓書
相國徐公太宰楊公具言某報 上止此不復任馳
驅請以死辭而兩公復書以大義譙讓公公不得已
之官尋遷浙江參政治吳興時久而殺翔貴富人閉

累高其價公謂未可卒禁乃首捐俸五十金積效以
贖官人富人之累益出至冬得三萬石以代貧下戶
賦而以其餘賑貧上疏言吳越新罹兵火它供億繁
興民不堪命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清錦未
諸衛寄籍者為根本計事雖未盡行然竟得改折漕
糧十五萬三郡人賴焉再遷山西按察使屬郁夫人
病兩疏乞休未報投牒竟歸中道聞計袒括星馳氣
息幾不屬服除以薦補楚泉旋轄廣西一月入為太
僕卿復自太僕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郎陽鄂
陽在楚西南無兵馬財賦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公 曼山館
公獨刻意振刷甫下車劾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自
引去前中丞嘗奏留邊餉備那緩急公以九州一家
憂在邊鄙令通賑所部屯田以本色備荒折色充餉
不必須邊餉而給也而那又適少事奈何輟所急以
事無用竟奏罷之公又以楚地再震荊州壞廬舍尤
多疏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語又嘗遺京師人書言
江陵浸淫耳目之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而江陵積
不能平數言于人然以公才高行清猶隱忍收人望
稍遷南大理尋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拂衣歸公嘗屈
指前後所忤三相國分宜睚眦殺人入其網無得脫

者新鄭編而教于言嘗力持其訟寃請急二疏不
下既而悔之知其無他腸也若江陵則且忤且合
飛箝釣餌雜出中人手書不時至皆欵欵輸心道舊
語計未有以絕之會予化女以守節感冥契立恬澹
教門公有當于心輒焚筆研謝賓客與余結廬城南
戒食梵誦甚苦間相對談平生所經啼哭險夷之境
如夢如醒且沾沾喜也蓋自是江陵始息意予兩人
不深忌予亦不復以官爵餌公予兩人亦相得也曰
此度世不足逃世不有餘乎嗟乎豈圖末路更以此
被物色而公亦尋為子餘燼所累也公初起南京刑

蘇徵錄

卷之四十五

九十九 吳山

部侍郎為父請 郵典得難大司馬子祭葬改南京
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蔭一子入太學時已遷刑
部尚書會有言公曾被劫不當得考者所司具言公
歷官行跡無玷不與大計論劫比事旋已然公自此
歸志益決凡三疏乞休始允歸歸九月而卒卒之前
數日手條家戒及身後敘葬諸儀甚悉及期與僧某
從容談笑說偈而逝若有悟脫然而余妻懸記公所
謂卦畫八八者亦竟驗矣公至性過人即為老奉司
馬蒸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敬美太常公友愛極篤
嘗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計後過湖上未嘗不流

涕也祖質菴公嘗置義田千畝贍族人公復以膏
益之及四方有所饋入往往緣手散施咄嗟而盡酒
人詞客縮流羽伴叩其門不以事辭昏夜告急難不
以嫌辭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請命當道不以非分辭
尤好以文字獎掖人後生初學每得公一言品題一
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重或故干廣坐字公
以示親暱而黜者甚或陰持幕中嘖笑私語責公公
明知之一笑而已以故人皆歸心或思及人而人不
知所自醉罵人而人反思之迨公卒間閨兒女舉慶
相弔海內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焉蓋其
誠心為質合履廣而雕琢少公所著有四部彙世已
刻行四部有後集未刻有別彙未刻定藏于家古今
著述之富公為第一其所蒐獵百家子史皆以意錄
鍊翕然為一家故公之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入要
歸之元氣泱泱大海滄泓中無恒釘寒促鏡刻深險
之態如其為人寬疎磊落皆所謂得其大者嗟乎後
世有蘇長公乃能評公之文有郭有道乃能第公之
品而予以竹林舊社粗述耳目大都儻亦庶幾文獻
之足徵乎公享年六十有五官至六卿法得專葬猶
哀思司馬遺命柩葬于項涇之原計開 上特贈太

蘇徵錄

卷之四十五

九十九 吳山

哀思司馬遺命柩葬于項涇之原計開 上特贈太

子少保予祭二壇賜金四百錢退官治葬公長子兵部武選司主事士騏用遺命疏辭 賜金不許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九

山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六目錄

刑部三

侍郎

黎光

胡子昭

楊泰

劉季旒

樊敬

曹弘

葉春

陳鼎

丁鉉

丁鉉

張鳳

劉清

孔文英

黃仕儔

徵錄

卷之四十六目錄

十

山

廖莊

曾暉

林鶚

張錦

魏紳

李士實

郝志義

葉贊

魏富

張鷟

王寅

楊茂元

劉玉

王啟

劉節

朱廷聲

陳璋

蔣民

王浚

葉相

詹翰

楊大章

鄭大同

萬虞愷

目錄終

歐敬錄

卷之四十六目錄

正

長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六

刑部三

行郎

刑部侍郎黎光傳

黃佐

黎光字仲輝東莞人博學能文儻有奇氣洪武壬子膺鄉薦釋褐拜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卓有風裁常巡歷蘇州民罹水災缺食具實以聞得蒙賑濟存活者甚衆及巡歷鳳陽所上封事皆切時弊遂受知于上其在朝也執法不阿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忌陞刑部侍郎纔三閱月陳以他事中之竟卒于謫所人皆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長山館

情之

胡公子昭忠節祠記

劉應貞

刑部左侍郎胡公以革除初宏建文難自永樂原以治俱以時禁未解宦遊者憚弗敢談後御史熊公相巡按四川立祠於榮縣祀之時正德八年去茲又七十年餘矣尋廟宇傾圮蜀之學士大夫談靖難革除事者與彷彿未究其詳至于胡公事尤情情焉鮮有悉其顛末者萬曆甲戌監司田公分憲川東其餘患剔蠹剔罰執法罔有遺力焉而敷政阜化之餘又恒以風教為首務適部使者孫公暨郡守朱公以公同心銳意崇尚每諸有司來謁者輒以其邑之行誼廉徵錄卷之四十六風俗古今人才下詢爰諏博訪恐砥名勵行者晦弗彰也不數月大足令康君果來言胡公事胡公事載在縣志者略不可詳然其出處之大節仗義之危行則固有以備其履歷者夫君臣之義綱常之懿乃生人無所解于其心者恒人或競榮而迷道或怵勢而屈身或歷難而易慮則秉懿之賦在厥心者亦將解之以糜于世而罔知所以自振焉者滔滔也乃胡公當靖難渡江之際首倡大義抗節不屈彼豈樂刀鋸之慘而惡爵祿之糜耶記稱其富經術性方介其再從方孺遊漢中蜀獻王有問學曰廣道德日隆之

贈則其抱書于胸次者固不凡而稟賦于天稟者與人異故當利害臨大節乃能脫然不怵于勢不競于榮若中流之砥柱屹然等華嶽而不可移也嗟乎傑哉 文皇帝為 高帝之子建文寔 高廟之孫革除諸公忠建文所以忠 高帝也 文皇帝當諸公之歎曰彼食其祿自當盡其心耳 昭皇帝亦曰若方孺輩俱忠臣也永樂中先後詔復諸公家而胡公與焉提挽綱常培植國家億萬載祚運於不替者胡公之節義其關係世道豈渺小哉田公仍飭邑令廉君艾地鳩材於縣郡之南建祠立石而又定其常需命有司春秋祭饗復遺裔胡興先等令之世守祠宇夫廟貌森嚴歲祀無數且復其家恤其後俾之世守堂宇于亡窮敦誼崇化之典不其偉與胡公諱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誌謂 太祖改今名往來從學方孺講明理學蜀獻王重之以明經儒士薦為衆縣訓導建文初陸翰林檢討進刑部左侍郎靖難師渡江建文四年九月歿之時年四十一父名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子五人給緝繼等謫戍女金奴沒為官婢弟胡子義初名志遠亦膺薦辟分教威遠後陞山東按察司僉事過尼事棄官匿丹稜有懷鄉詩

載在誌牒語意悲壯蓋有得於兄之教而伯仲齊者也蜀嘉定誌謂二公爲榮縣人然備考胡氏家譜及子孫作佛事錄籍并永樂赦復其家勸合俱爲重慶大足人記帖明甚而榮縣則子昭初訓導所經地也或曰志遠爲蜀府典寶或曰子昭爲史官陞兵部侍郎刑部尚書或又曰子昭無子止一女名金奴記載互異以時諱不敢彰灼其事故彼此舛誤然胡公孤忠勁節所以扶植人紀綱維世道者在天地間自耿耿不磨也其他又曷足深論耶若夫楹椽瓦石之細祠堂棟宇之度則有司存又何暇悉記哉余惟服

康徵錄

卷之四十六

申

史山館

當時同難共事一門父子兄弟之誼高御史熊公之令圖而又嘆今部使者採覽監司田公之表朱公之振振邑令康公之經度足以風世哉足以風世哉

北京刑部右侍郎楊泰 永樂十一年三月 實錄
泰淮安山陽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歷工戶二科左給事中陞戶科都事中擢北平按察司僉事永樂元年以守城功陞北京行太僕寺右少卿改通政司左通政陞侍郎六年卒

康徵錄

卷之四十六

五

史山館

刑部侍郎劉公李箎傳

劉李箎諱詔以字行浙江餘姚人也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使雲南四川朝鮮餽一無所受事聞賜鈔襲衣丁丑進陝西左叅政民有逋賦積歲不能輸有司峻刑督之公至慨然曰民困不能輸為之父母忍督責之邪乃下令緩其征民皆感激假貸以輸陝不產礪砂而歲有課額為秦罷之洪渠水溢為民患乃設法治堰水不病民召為刑部侍郎獄多平反尤重人命陝人王某為強盜所引逮至而盜已伏法不能自白乃召盜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得實王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虧允者誣引千餘人為辨而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乃慢殺趙朱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考掠誣服公獨疑之曰是邂逅相聚非素有負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人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傷且視之刀柄有私識則其隣蘇氏也官捕鞠之蘇氏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公潛使人懷刀往視其隣一童子誠之曰此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永樂乙酉纂修大典 命少師姚廣孝及尚書鄭賜監修而

難其剝乃以 命季箎計論裁決人多服之庚寅坐失出人罪左遷兩淮鹽運副未行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不以崇卑為意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刑部右侍郎樊公敬傳

實錄

樊敬字守一鄆城人洪武辛未進士初授左春坊司
 諫改行人司副擢鴻臚寺丞累至大卿永樂六年以
 左通政鎮守真定撫安軍民十六年車駕北征時
 以廣惠伯劉才總兵王友行師失律命敬馳至軍中
 斬之撫師而歸十八年復以行軍司馬鎮守濟寧撫
 揀十萬壯士指揮等官得自除授總兵以下悉許節
 制達令者斬其委重如此宣德元年以刑部右侍郎
 清理江北軍務二年大征安南遣敬轉餉深入蠻方
 撫蘇不後敬鎮濟寧時過其故里駐節城南草堂四
 方學士多歌詠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九

山館

刑部右侍郎曹弘傳

曹弘字文淵湖廣長沙人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
 事陞員外郎宣德庚戌朝廷以東南諸處糧賦不充
 而民疲於趨事特命廷臣薦可當重任者往撫治之
 得弘等五人俱拜為侍郎弘授勅巡撫山東淮揚等
 處事集而民不擾一方賴之以安正統三年十二月
 得疾卒于揚州年四十有八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
 歸喪治葬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九

山館

刑部右侍郎葉春傳

刑部右侍郎葉春浙江海鹽縣人初為禮部主事
主事陞郎中再陞兩淮鹽運使改福津布政司右參
政宣德三年調四川未赴任奏浙江上豪為民患郡
縣不能制上命大理寺卿熊彙錦衣衛指揮任啟
及春巡撫蘇常及浙西諸郡察捕強豪以安良善春
雖行專於其鄉能持公道既返陞右侍郎居無幾遺
疾卒時宣德八年六月計聞賜祭命有司治葬

葉侍郎墓誌銘

楊士奇

宜德元年 朝廷以蘇松常鎮嘉湖諸郡姦吏土豪

肆為貪虐以毒細民久而愈甚特降 璽書命大理

卿胡槩參政葉春巡歷訪察務去惡以寧善後又益

以錦衣衛指揮任啟監察御史賴瑛等奉 命所

至秉公推明行之以果無所屈撓於是暴者以仆困

者以起橫者以折弱者以立上之澤下流下之隱上

達數郡之內氛翳廓清詠詠間咸有生氣時事之

裁制一董於胡然在葉之鄉邦知之素明而行之無

私葉益有助焉竣事還奏 上嘉之數人者皆進官

春進刑部右侍郎歲中得風疾 上命太醫視瘳久

未瘳奏乞歸從之後竟不起八年六月十八日也春

字景暘世家嘉興之海鹽其先本林氏考諱祥幼喪

父母鞠於表兄葉某遂冒葉氏景暘幼警敏知學有

才識洪武中舉自己史歷事吏部者六年永樂初禮

部尚書李志剛知其通練能謹薦於 朝擢主客清

吏司主事階承事郎以勤敏周密為上官所重三年

陞本部郎中階奉議大夫進奉政大夫丁內艱去服

闋仍管職三考以績最陞兩淮都轉鹽運使歲餘丁

外艱服闋改福建布政司右參政仁廟嗣位來朝遂

與廣西右布政使周 同被 璽書巡視應天鎮江

蘇常湖松杭州嘉興八郡訪民利害而建革之歲餘

歸 今上嗣位景暘復詣蘇常諸郡者再已改四川

布政司右參政未行又二年而拜侍郎之命又二年

而卒春秋六十有四娶吳子男三長懋次 次森女

一適吳孫男七觀鼎昇璿璣玉衡其葬在縣之大易

鄉平湖之原於是懋奉事狀介翰林庶吉士 趙智

來拜乞墓銘辭而不獲乃敘而銘之銘曰

仕歷中外才際時和厚靖惠敦執持恭勤劬勩勵職

司行於鄉邦公弗私登貳六官荷眷知六十考終樂

全歸來世有考視刻辭

刑部右侍郎陳鼎

實錄

陳鼎字重器廣東新興縣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擢建昌知府賜匾書獎諭馳傳赴任建昌有王府官校恃威羣行市井掠財傷人鼎擒捕正之以法由是歛跡尋薦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幾改刑部右侍郎正統二年十二月以疾卒遣官葬祭鼎持已廉蒞事慎雖居顯職而淡泊如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六

十三

刑部侍郎丁鉉傳

實錄

丁鉉字用濟江西豐城縣人以進士任太常博士歷工吏刑三部員外郎諱署刑部郎中有政聲正統三年陞刑部侍郎鉉宅心平恕時論稱之嘗奉勅運茶西蜀奏戒其常數以俟豐歲又嘗持節封松滋王有所賜與悉辭弗受尋又賑饑江淮暨山東河南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大發倉廩悉停不急之務民氣勃然鉉為人姿貌潔白恂恂寡言退然若無所能人及任事諱有餘地至是隨駕行死于難遣官賜祭贈刑部尚書錄其子璣為大理寺評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六

十三

刑部左侍郎丁鑑傳

實錄

丁鑑字永時直隸南陵縣人由楷書生員預脩永樂大典永樂十七年授行在戶部主事繼調吏部文選司復調禮部祠祭司二十一年 駕北征洪熙元年陞本司員外郎宣德四年丁父憂服闋調戶部正統初陞浙江鹽運使以廉能稱九年述職來京 上嘉鑑治行超卓宴賚甚厚仍命吏部紀名以待陞用十四年陞河南右布政使景泰元年召還陞刑部左侍郎已而為御史所劾令致仕至是卒計開遺官論祭命有司為營葬事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十四

刑部左侍郎羅公綺傳

崔銑

羅綺字尚綱磁州人宣德庚戌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刑部左侍郎使虜庭還時松潘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奪其安撫司印土豪王永消關堡殺人取貨都御史冠深不能治上降璽書命綺代之綺雄偉有謀能斷出奇取捷十不失一聞布恩信臨以兵威末期克羅俄監粲悔過獻印禽永族之松潘皆山巖巖羅立番得利即奔巖洞匿木箐深不可測餉道出兩山間絕艱險民負戴就五致一羣番伺隙出輒奪米去綺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付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領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令統兵夜銜枚分道搗賊巢綺亦介冑從之火且攻破樓爬諸寨禽劇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剔體面一切以簡易治與接杯酒惟蕃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後改副都御史亦坐是罷歸綺博學多智能屬文然少繩檢既還磁塗水西作綠野堂號煮詩道人綺與鄉民王俊不相能俊如京告綺前在松潘受番人金暨器具詔奪綺官籍其家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十五

刑部侍郎劉清傳

雷禮

劉清字廉夫直隸滁州人正統七年中應天鄉試
 二冉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性疎朗不羈然強記爲
 文如流水下筆率數千言立就兄定安道蚤世其事
 察搜盡禮及己巳之變虜犯德勝門百官分地守禦
 凡三日夜卽帥衛士督發甚勤知名拜兵科給事中
 巡視紫荆關口雅有威望事寧還朝是時行查山苗
 叛悖亂朝廷以清久在兵諳戎事命佐都督毛福
 壽討之是時禮部尚書童軒贈以詩曰明時仕宦作
 參軍帝令南征慰遠人紫氣橫空金劍冷綵雲炫
 獻教錄 卷之四十六

日錦袍新指麾雷動紅蓮曉談笑風生細柳春會見
 捷書馳報日定將助業照麒麟於是進兵香爐山常
 以所得廩賜頒將士卽將士無不人人奮厲奏捷授
 刑部右侍郎尋丁內艱奉 詔奪情還部天順元年
 以事件廷臣指左還四川參政卒四十五清儻儻有
 風致不爲委瑣離解喜爲詩詩豪蕩直致卽老嫗少
 童可解其得之易如其文晚號樗菴又號水月主人
 今其家有樗菴集

水東日記云劉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舉自負文武
 才善邊論兵歷歷如見景泰初爲庶吉士上書論時

事見用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
 慮忤意既而出贊湖廣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來皆
 有論薦還 朝吏部擬遷兵科 內批陞刑部右侍
 郎廉夫素嗜酒不拘細行與不協士論天順初改四
 川參政聞有詩云一封 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盡
 左遷自笑風流老參政盡船簫鼓下西川

獻教錄

卷之四十六

十七

正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左侍郎孔公文英墓誌銘

公諱文英字世儀系出宣聖之裔大父諱彥明娶曹氏父志學娶蔣氏自彥明值宋季兵作徙家武安再徙邯鄲父志學又徙陝西西安化縣遂家焉比再世皆積行隱德弗耀于時志學生五子次卽公也公生有美質其父遣入縣庠從良師友習舉子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元年初知江西廬陵縣未幾以事至京師擢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累奉璽書巡視北直隸民瘼事訖條奏所以消弭之方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十九 吳山館

大荷寵賚值浙江黃岩有健訟者構捏齊民三千人相聚譁張爲非公奉勅諭俾往體量鞫問公至則取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所以構造者皆羅織之詞一訊衆情皆服立遣註連之衆獨械首訟一夫來京處治人皆交口以明果稱之十年丁內艱正統紀元廷臣奉詔選能御史分理天下軍政公以廷臣薦乃驛召至京改河南道奉勅清理江西軍伍九年滿考陞支五品俸仍理前事正統五年陞湖廣按察使九年丁外艱部屬軍民狀公生平之蹟相率訴御史乞留御史會奏得旨報可奪情起復泄事後以

事至京師景泰紀元 今皇上詔擇有文武才謀可鎮邊關者吏部以公名上遂陞大理寺卿俾奉勅鎮守紫荆關及提督緣邊軍務公至練兵有法設險有要弛置得宜關備大飾內外晏然無警軍民皆得以樂生與事六年春上以刑部左侍郎員缺且邊關無事乃驛召公補其缺次年爲景泰七年二月卒于官詔如例遣官諭祭脩墳安葬公性資溫厚居家孝友接人謙和於世利澹然寡嗜好既力學尤通吏事登科爲名進士治邑爲賢令尹出入風憲綱紀卓然鎮守邊關事功就緒入武秩官庶獄明慎其行歷官大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十九 吳山館

節可見如此

前刑部右侍郎黃公仕僑墓表 周洪謨

公諱仕僑字庭臣姓黃氏世為富順人祖諱桂林父諱智皆以公貴贈刑部右侍郎母張氏封太淑人公生未晬而孤太淑人撫育之自幼穎敏絕人書一再讀即成誦甫弱冠於五經四書諸史悉通大義入邑庠為弟子員一時流輩皆師事之宜德戊午領四川鄉薦第一壬戌登劉儼榜進士以儀觀文學選兵科右給事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小心謹恪凡所論奏必委曲開論以俟 上裁未嘗以言事得罪三載秩滿復膺 勅命陞本科左給事申久之陞太僕寺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七十一 長山

有 旨擇大臣賑濟泉皆薦公乃奉 勅以行得宜行事公處置有方全活者甚衆一旦坐累貶廣西參議逾三載公念太淑人老遂以疾力辭 詔許之乃歸成都買田宅居已而與公同坐累者相繼登用故舊憇憊公起公弗從日引觴賦詩以為樂于于如也公天性至孝太淑人春秋高不能行愛遊院落園圃間公親扶或自負不以委人及卒時公年已七十禮七十不行喪而公哀毀踰制每念不及事其先君子終身為恨歲時感泣為人溫恭樂易不為崖岸峭絕之行接人無賢愚貴賤皆有恩禮而待親戚尤篤其自奉儉約雖貴食不兼味一裘十數年不易至於周人之急則無少吝貧不能殮者為買棺居成都時隣婦有亡首飾者其舅姑責之切欲自盡公為製補成化甲午卒所著有詩文二十卷藏於家素工草書筆力遒勁有鍾王象法鄉人得之者重如珍璧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七十一 長山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贈刑部尚書諡恭敏

公莊傳

袁袞

袁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也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十年擢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陝右饑命莊賑之率以便宜行事全活者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楊士奇當國家人有不法者莊率同列抗論之八年陞大理寺左寺丞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朝謁南宮及加恩禮於上皇其略曰臣任中朝十餘年間見上皇臨朝遣使冊命邸邸歲時令朝臣謁賀于東廊恩禮隆洽羣下感動今上皇深居南內問安侍養大闕曠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備臣謹明經義輔成德器以端國家之本以繫天下之心由是忤旨明年丁母憂入見命撻於庭幾及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與曳就道天順元年召還為大理左少卿時母服未幾闕外艱遂陳情命賜祭葬特恩也服闋調南京大理寺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京刑部成化改元御史有言莊者上斥不聽遷刑部左侍郎且曰莊大節可取踰年病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莊坦直然性剛急數面

折人尤為故舊客嘗滿座既拜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議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德吾心而已既沒無以為歛鄉之仕于朝者哀貸以相之

袁莊傳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刑部左侍郎曾聲傳

曾聲字時升江西泰和縣人宣德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景泰元年陞廣西右叅政承檄核大獄有殺人者致金數十斤峻拒之因其獄尋改河南天順五年陞山東右布政使成晚欲奪民田部使者方依違聲極言不可乃已成化元年轉河南左布政使時荆襄盜起濠時銀粟以備餉餉官軍賴之四年召為刑部左侍郎仍給從二品俸六年巡視考察官吏首去布政使張清人頗為之不平九年乞致仕去 上登極以照例進階資善大夫弘治四年正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手四 曼山館月幸于家賜祭葬如例聲性質實歷官四十餘年勤慎不渝所在供職同列心師事之晚節家居不入城府歿之日家無餘資鄉人為之

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曾公聲神道碑

何喬新

弘治四年春正月十有五日刑部左侍郎曾公以疾卒于家吉安府以聞 聖天子嗟悼特命祭營葬費皆官給之公諱聲字時升世居泰和之上模曾祖德榮賢而蚤世祖存吾考忠良再世不仕而以德義聞俱以公貴贈刑部左侍郎妣劉氏繼母郭氏俱贈淑人公幼穎敏嗜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宣德壬子以書經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中第二名廷對 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工部奉部檄往陝西治 永興王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手五 曼山館葬事藩臬故舊餽遺悉拒不受歸謁少師楊文貞公文貞知公拒餽事大加獎慰除刑部山西司主事公治獄證逮訊鞠務求其情老於法家者自以為不及丁父憂去服闋改刑部浙江司正統七年海寇作亂沿海衛所多以無備債事 英廟命戶部侍郎焦公往飭兵備焦公奏以公從行凡將士有舉者悉屬公治之而守戰方略一惟公言是用及還焦公語朝士大夫曰曾主事有猷有為可大用也文貞公聞焦公言亟欲薦擢會薨不果九年陞陝西司員外郎大司寇金公濂以諸司奏瀆浩穰命公典之獄有關權貴

者請司或踰踏不敢治。公常以屬公公無所在。一斷以法由是賢聲益著。奏府証奏巡撫都御史。傳發公私于樂婦朝論。疑駭公逮。樂人治之立得其情。遂劾奏者。妾而自僇。敏之証尋陞湖廣司郎中。時有側方面有缺。命大臣各舉所知。先公時為吏部侍郎。素知公賢。遂以公薦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廣西租賦多逋。徵督苛急。民不堪。戎伍逆。而員支糧餉。如故。公乃稽逋租之籍。諭令漸輸。戎伍實數。停其員。給繇是邊儲漸充。思明土官知府黃鉢與都指揮黃鉉族兄弟也。鉉殺鉢父子。詐言為盜。所殺獄久不決。公奉臺檄會勘。鉉以黃金二十斤賄公。請緩其獄。公拒不納。具奏其辜。會鉉以陰謀得脫。且徵用之。眾為公危。公自若也。太平府與交趾隣。永樂中。運鹽以餉征交之師。及兵罷。鹽留太平者歲。發民丁看守。民苦之。公具奏以鹽折俸。而罷遣守者。民皆歡呼。丁郭淑人。憂去。服闋。改河南時清軍御史。務多得罪。軍以補伍。公與共事。嘆曰。兵民異籍。豈可誑也。有可辨者。轉為辨之。會言事者謂天下多冤獄。請委官審辨。河南以屬公。公精察詳審。多所平反。英廟復辟。公來朝。因言每歲允軍糧。運至臨清倉。復出允軍。出納多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六 吳山館

乞改水次。交苑為便。上允。所請至今行之。南陽縣多流民。眾議一切驅逐。人情洶洶。公曰。彼不過徭役耳。急之且變。生遂與巡撫協謀。止之。眾乃安。天順五年。陞山東右布政使。所居官署。相傳有妖。前任者不敢居。公居之不疑。既而妻子歿于署。求因勸公。它徙。公曰。然生命也。妖何能為。山東舊苦塞河之役。又洧水旱。公殫心賑恤。凡河役所需。多方區畫。不以煩民。曹州奸氓。有指民新墾田為無糧者。以獻戚曉。部使者檄公文量。公曰。舊令許民墾荒。永為世業。今欲丈量起科。得無不可乎。部使者深然之。遂止。成化元年。轉河南左布政使。河南人皆喜曰。吾父母來矣。荆襄盜起。公念朝廷出師征討。必道河南。預命郡縣儲糧餉。具芟芻。兵至。給之。民以不擾。歲饑。民缺食。而賞軍需銀數萬兩。公私無所措。公會計開封倉糧。甚多。乃出官糧百餘萬石。平價糶之。饑民賴以濟。而軍實亦無缺。四年。陞刑部左侍郎。仍給從二品俸。明年。憲廟命公巡視浙江。許便宜行事。公徧歷郡縣。問民疾苦。考吏治得失。庶官以不職黜者數百人。皆以為當省重役。減官租。詭奸吏。禁刁訟。局匠。外絕者。減其歲造之額。銀場礦絕者。停其歲輸之課。官司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六 吳山館

澄者革之巡微當設者增之民皆稱便踰年乃歸中
貴恬寵殺人寧竟公具奏逮治奏上不報衆爲公危
之越三日奏下幸從公請部臺科道皆吐舌以爲難
九年公自陳老疾懇乞致仕上念公實多病許之
及辭特命光祿寺賜宴公既抵家絕跡不至城府
每風日清美徜徉泉石間歌詠以自適巡按藩臬議
歲撥皂隸四名送公家供役公辭不受會有詔吏
臣致仕者五品以上進一階廉且貧者歲給半俸有
可以告公奉例進階資善大夫卒辭俸及得微疾子
孫侍者覺稍異問所苦公笑曰吾今日得正而斃矣
歐敬幹 卷之四十六

謂曾子啟手啟足之言渣然而逝公廉慎君子也清
履若不勝衣及其有所執萬夫莫奪不可以禍福動
也自入仕以恬退自守深耻奔競爲耶中時或語以
一造大臣門公卿可立致公笑而不應其執法未嘗
少徇或謂非保身保家之道公曰吾所知者法耳宅
非所恤也公之位不滿其德故施於用者不盡所繇
然所謂古之大臣者公無愧焉

刑部右侍郎林公鶚墓誌銘

丘濬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丁丑刑部右侍郎林公卒于位
皇上震悼命翰林院撰文禮部官諭祭工部營葺事
其諭祭之文有曰存心正大操履端方有守有爲
賢聲日著士大夫凡與公厚者方以公不幸不極其
用而遽爾隕逝爲憾及得諭祭之文莫不感嘆稱誦
咸以謂皇言雖簡而公平生大槩盡見于此歎且
不朽矣公諱鶚字一鶚其上世自閩之長溪徙台之
黃巖近析邑之太平鄉爲縣故今爲太平縣人曾大
父諱養民號石林大父諱從恭俱不仕父諱純仕爲
湖口縣訓導母趙氏生母程氏公登辛未進士第明
年拜江西道監察御史階承事郎三年考稱給勅
進階文林郎贈父如巳官封嫡母太孺人丁丑擢鎮
江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
請與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公謀公在蘇
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卽遷布政使
尋轉左庾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未幾
太孺人憂服除召爲刑部右侍通前任滿考錫
請進階通議大夫贈祖及父皆刑部右侍郎母趙加
贈淑人生母程始封大淑人公始終歷失官再守太

那貳刑曹於兩京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其為御史
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相據過實公獨
持大體略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與山陰沈性
齊名而簡靜過之時舉以總三法司奏案士論推重
曾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
之以沽強直名誣其取士不公公邑人林挺適入試
在中列疑公有私逮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甲所試
卷考驗皆如格事遂得白 英廟復辟凡前日言事
臣過許者率左遷其官特召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
大郡公得鎮江 陛辭召見諭以擢用之意賜食大
官兼給鈔為道里費公感 上知遇至郡舉偏補弊
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
其調蘇郡俗喜夸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其所
建葺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
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
深意然後帖然大服鎮江曹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
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主
其議公以其迂遠而多石且壞民田廬甚多言於
大臣請按京口關甘露壩故跡因而浚之以通舟楫
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

便至今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像
久多剝落或欲因其舊而脩飾之公奮然曰塑像非
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
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
壞聖賢像為疑公曰此泥土耳豈聖賢孔子生於佛
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
坐政不如此聞者皆服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
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已意出入于法公一正之以
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
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恠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恒
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為娼遇嶺南响寇不使入
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焉在刑部三
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或未當必從容請于吏司
寇務得其情合于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
云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夢乃
止五鼓輒起率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
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簡言語
少嗜好待下過嚴而於交游不苟合事母程淑人尤
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暇以辭色有所
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

必以谷決焉於乎若公者豈古所謂篤行君子者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太平林公神道碑

長洲吳寬

天順丁丑英宗皇帝既復位庶政更新尤重守令之
選有詔吏部即廷臣中推擇其人於是刑部右侍郎
林公以監察御史得知鎮江及行特命陞辭如方岳
官禮更至文華殿親加獎諭復賜宴闕下且給楮幣
爲道里費異數也公感激奮勵至則數舉善政專以
安民爲事故吏部尚書崔公方巡撫其地欲別鑿運
河以避江行之險公不可曰古運河固在可卽此浚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之非特省民力而已用其言時皆稱便公既不以簿
書自懈而尤謹於禮法事上甚恭不爲時俗趨諸態
文移偶誤或令自劾免罪卒不從其自持如此在郡
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劉公以鎮江不足勞
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留公屢懇于
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蘇事劇公精勤益甚訟牒滿
前剖斷緩急各有次第有好訟者故淹之獄中以困
苦之旣而事簡以其暇日入學宮進文士講業若無
事者公既望重于時久之人皆信服曰公非俗吏也
憲宗皇帝之初以政績暴著特擢江西按察使江西

訟益多治之悉得其情嘗有犯大辟賂達官求生者
公不爲動執之愈堅俄有廣寇踰嶺行劫賴之龍
信豐二縣勢熾甚同官方欲爲避難計公慨然約武
臣調兵剿之寇聞而遁廣信人妄傳妖神誣惑鄉里
公實其魁于法仍榜諭其衆傳者遂息進右布政使
踰年轉左布政使政令所及人益頌其賢朝廷知公
可大用召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屬吏素知公名爭自
修飾雖寮長亦嚴憚之丁內艱去任吏部討公服闋
數擬進用竟改刑部右侍郎持法平正屢與同列忤
至權要請託不行積怨已甚亦不恤也偶被疾少間
猶夙興而朝退而治公事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八
日卒享年五十四公貌莊重眉目秀偉望之聳然平
居對妻子無情容見小吏必束帶性更孝母夫人嚴
厲聲色稍不和輒跪以請罪延接士大夫禮度雍容
見後輩可教必加獎進後多顯于世自少嗜學公服
輒手一卷不釋凡古人議論往往成誦作字雖率爾
亦楷正不苟爲郡多正繆俗鎮江祀漢隱士焦光爲
見服象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爲非法始易去至
蘇且易從祀孔子諸賢塑象爲木主及秩郡賢祀典
次第先時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長洲吳寬

屏不用識者以為合禮公諱鶚字一鶚其先為前陽
林氏出唐金州刺史嵩之後五季徙台之黃巖今黃
巖析為太平縣故為太平人白宋歷元業儒不顯入
國朝子孫始出取科第多為名宦公之卒朝廷既遣
祭治葬如制後十六年復命其子薇為國子生
於是薇來告曰先人墓道未有銘敢請寬自為諸生
蒙公知愛公之平生實知之謹述其大略而為之銘

蘇微錄 卷之四十六 三十四 曼山館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君錦墓誌銘

李東陽

刑部左侍郎張君諱錦字尚綱系出河南太康籍于
岷游于秦安卒于華將葬于秦晉陝地蓋張氏居太
康已久自居高祖諱敬仕元為叅知政事防禦郵延
在 國初以謫戍故居岷至君為五世君在秦安為
縣學生岷為衛學生其居華以謝病故其歸岷以治
命而葬則 朝廷所命有司所治也君舉成化乙酉
鄉貢己丑進士試政刑部見稱為才有富民坐法當
歿權貴請貸不得則與執政者構君君欲發其姦乃
已授山東司事署員外郎鞫訊明審錄囚山東平
反甚衆署郡中事益精判決獄無滯囚會他司失官
金尚書屬君按之疑主使鞠之不承道人給其家得
金示之遂伏罪衆郡災君用廷薦往賑先條奏便利
至則平糶勸貸分遣良吏體丐乞塞嫁娶掩骼埋
游惰者給牛種督之耕築行唐隄千二百丈欣遊林
惠所活不可勝紀有邏校誣棄強武邑二縣賊為盜
皆據理直之 方山慶成二王府有大獄奉 命往
治遷大理右寺丞再奉 命治 岷襄二府獄情罪
皆協果遷右少卿 憲廟知名風陽有重獄辨 命

之往 今上卽作時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府直枉除弊兵民畏服劾罷中官武將之守備不職
 者聞登陴望見武帥家假山甚麗恠之其家問之遂
 自撤去虜報狎至或欲請官軍適 朝廷遣中使就
 議公附奏以爲不必遣竟亦無他請立萬全左衛龍
 門所學置天下武學歲貢額皆舊所未備也丁父憂
 服闋巡撫保定諸府兼督紫荆諸關未行遷官再勘
 湯陰府獄有貴臣爲都御史秦公紘所劾賊以萬數
 怙執求免公卒正其法丁繼母憂服再闕方復任未
 幾遽疾作辭俸不許乃請告特給驛歸且令病愈有
 司以 聞其爲 上所簡任如此其卒也特令翰林
 爲文遣有司卽其家祭之公少有異質生窮邊無師
 友從釋氏學旋習老子及讀儒書始盡去舊習獨冠
 儒冠不避諱笑攻苦力學竟以所得取高第鄉之以
 儒顯者自公始其爲人敦孝友重廉節早失恃事父
 甚謹撫諸弟無間言憫窮赴急或假貸爲賑卹其在
 官勤敏疆幹不爲事著章奏明暢動數千百言又典
 刑獄尤精法比而能以寬恕將之服念懇愒每至驗
 諸夢寐歷佐臺省前後十五年資 績而不及大
 非以沒論者蓋深惜之然其所自立亦可謂卓犖不

羣者矣所著有松壑小稿宣政錄張氏宗譜若干卷
 藏于家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七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魏君紳神道碑銘

李東陽

君諱紳廷佩其字充之曲阜人也曾祖甫友而上皆未顯祖編考國子助教風皆贈刑部右侍郎階通議大夫君少為縣學生試鄉闈已在選比拆卷監試者以其年未成童弗錄自是屢不舉成化丁酉舉于鄉時年二十六尚未娶藩臬諸官長愛其才爭捐俸相成之辛丑登進士第奉使韓府歸始入刑部為主事至弘治戊申累遷至郎中精練法比操以勤慎獄無滯囚尚書以為能俾總諸司奏積羨署三司印廣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三十九

西有肩稱外戚者已被爵賞事覺被逮皆避不敢承君一訊即得其狀遂伏法辛亥擢南京大理寺右丞參駁明當人至錄其藁以傳戊午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邊警方急君親閱戎旅部伍增氣竟亦無他慮且旱民苦徵稅君奏減四分之一又增築偏頭關邊牆四十餘里增墩堡五十餘所朝廷賜皇書文綺往勞之又廓寧武關城募土兵置營舍皆皆所未備者癸亥遷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諸府糧儲值大饑民疾徙相繼君極力賑貸凡賦稅夫役工作諸勞曲為省節崇明有海寇勢甚熾君重興師旅

欲撫定之祇械其首惡後守者弗戒而逸非初意也乙丑天子即阼於是召其卒也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云君五歲喪父哀慕如成人七歲承其母闕里孔淑人口授書史居喪廬墓側蔬食三年事前母諸兄甚謹在鄉鄙以信義聞與人謙厚不恃才智為陵轍善吟詠能文翰祇自娛適藏其稿于家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三十九

刑侍李士實傳

士實字若虛南昌人踰寇舉進士為刑部郎久之稍遷按察副使視浙江學累擢山東左布政使進副都御史入為刑部侍郎謝病歸士實所居職多善狀名能文章談道理而尤以書法稱張元禎羅倫其鄉大儒也士實與齊名于官尤善李東陽林俊楊一清時翁然譽之歸數載召為右都御史年七十二乃上疏致其事詔特予一子官賜勅褒錄馳傳續食然士實家頗近寧王王詭其富彊有異志盛欲交士實不可廼縱其下侵辱之不得已往見王坐語良久王大悅

廉徵錄

卷之四十六

甲

曰公吾子房也士實因更為寧王畫策厚以金帛結權貴人使日夜譽王太后及上前且屈指曰上固壯好游酒色得久耶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士實辭歸王所以賂遺珍異甚厚而尋會王謀稍稍露而御史告變置獄推王事急舉兵反因生辰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後一日使使召士實親出城迎來坐士實謂曰王奈何輕舉事王曰縣官固發之不得緩則問孫燧在耶曰殺之矣用許逵耶曰殺之矣士實意不憚然業以許為用乃強起拜賀王即偽位號士實為太師兵十餘萬前發至安慶攻城不

下歿傷以千計士實勸王無攻及南都未備襲之可得也會王已內入都御史王守仁反聞不聽聞南昌潰即日還遇守仁兵于江口大敗士實被執見按察使伍文定立不跪文定怒撻之二十創甚歿獄中乃剖其屍子孫靡孑遺矣逸史氏曰於乎茲非以壽為壽者耶即士實不八十歿當天子恩極榮哀之盛何以至此極也士君子等歿耳矣獨遺穢千萬年何心哉士實自為墓桃花鄉甚壯使李東陽志之竟不得葬矣

廉徵錄

卷之四十六

甲

刑部右侍郎郝志義傳

實錄

刑部右侍郎郝志義字宜之陝西清澗縣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寺副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整飾鴈門關等處兵備陞副使坐事左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明年復陞福建按察司副使以憂歸服闋改山東陞四川按察使歷山西四川左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刑部右侍郎未上而卒時正德元年十月子舉人序奏乞祭葬逆瑾以其雅不附已銜之寢其奏仍革序舉人瑾敗乃復志義性嚴毅循介持已處人皆循蹈矧矧居官以廉慎者聞人無能訾議之者

本傳錄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刑部左侍郎葉贊傳

實錄

葉贊字崇禮淮安山陽人天順甲申進士任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鞫讞明慎人稱不寃出為嘉興府知府改台州廣信以操履清謹聞旣去民皆思之遷四川布政司叅政江西左右布政使徵拜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藩僚以故事餽贖贊謝不納其督糧儲嚴出納清宿弊繼者多遵其法轉南京工部右侍郎又轉刑部請老而歸足跡不至公府郡大夫賓之鄉飲亦不赴正德七年六月卒賜祭葬如例

本傳錄

卷之四十六

四十六

刑部右侍郎魏富傳

實

魏富字冲禮福建龍溪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司僉事進副使重舞文告訐之禁有豪猾誣縣令同列知其情莫敢辨而移於富富為直之浙東岸江田為水所囿富命築石隄凡捍田若干頃歲饑賑貧民所活甚多弘治初陞江西按察使五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飾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以病告歸十一年至京改南京大理少卿尋陞大理卿正德初陞刑部右侍郎遂致

嘉靖八年六月卒祭葬如例

四十四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公鸞墓志銘

王九思

刑部左侍郎張公者諱鸞字應祥西安咸寧人也曾祖曰景德祖惟義父約皆隱于賈有資而好禮為三秦故家云前母李氏生子秦臻母趙氏生子鳳及公公四歲喪母而繼母王氏生子騫矣顧獨愛公唯父亦甚愛之以為穎悟可學舉進士餘子皆以服賈其後父卒而公竟以父命為縣學弟子員受毛詩舉成化戊子鄉試辛丑舉進士第為大名知縣是時縣中百物俱廢教倉空虛奸豪侮法又衛河每漲而瀕水諸田盡為之沒百姓患苦之公至修墜補缺誅鋤豪強積穀備凶幾萬石築堤杆木不害耕作詞訟清理連近稱為廉平嘗是時寧山衛胡指揮者其妾妬甚家人皆疾之乃胡指揮一旦中風歿其子即誣其妻毒之歿而獄成會御史下公案問其妻得以無歿先是巡撫都御史佶公鍾以南樂壯縣奏書引公治之而大名民伏闕奏留不得調至是吏都竟以調公是為南樂之民以歲旱而饑及流亡者又甚眾也公至天乃大雨然新穀未登無所賑給乃請于巡撫都御史得二千金請于大名府得六千金又請于賑濟郎

中得穀若干石民由是蘇矣其後歲熟乃以役民百
工告成無所怨嗟而又崇道興化培養茂異貢舉之
選超于往昔又綜理其馬政馬政修舉既考績三載
已于是徵拜山西道監察御史久之監督通州抽分
弘治戊申視茂陵役徒會繼母喪以歸終喪復其官
乃奉璽書巡視居庸諸關從容言便宜事而曰隆慶
衛守望官軍例以前半歲給餉于京倉而道遠且費
得之甚難臣以為于本衛倉便長陵衛官軍例摘二
百在鎮及買兒嶺隘口操守以為老家荒涼貧苦蓋
不可言其並給行餉四十庶幾共有濟焉黃花鎮有
倉去巡檢司六七里而以巡檢代署甚非便也請選
官攢給印記署曰黃花鎮倉紫荆關浮圖峪口實襟
喉之地也而官軍月餉乃給取于他處其傳報警急
乃又缺馬二者非所以養士禦患之宜也臣以為于
本地置倉給馬五十四便奏上 敬皇帝下戶部兵
部議報可及代復兼督通濟白河抽分而三載考績
勅贈父母及其妻居無何出按四川老成務持大體
不矯激立名其布按諸司官材能異等或有小過若
禮貌未至輒旌拔弗與校也若貪墨弗事事雖諸必
劾罷去郡縣吏以不職問罷者若干人然鄉里故舊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聖木 史世館

廉能著聲亦與存問不廢推舉焉而又裁省浮費
理兵政修繕城池興作庠序表章忠節推舉隱逸先
後奏議以松潘諸處及成都諸郡縣舊有添設官員
未宜裁革于成都府則宜添設諸官以分理水利倉
庾督捕盜賊于後寧地方則宜以酉陽洞長楊冒弘
之子丘授之士官巡檢以靖夷禍詔皆如御史議又
以馬湖土官知府安驚恣橫有端宜先事撲滅而驚
果以此敗而人亦以此服公及代歸而都御史屠公
瀟總院事雅重公以公掌諸道奏事戊午冬十一月
清寧宮災乃奏上八事其一曰法司修纂條例宜早
完輯以省刑罰二曰言事諸臣宜優容以開廣言路
三曰巡撫都御史宜量材授任邊陲與內郡異未可
一槩予人四曰濫放俸金五曰優恤小民六曰明慎
用刑七曰行取差官八曰量減抽分 敬皇帝為罷
行之其後滿九載而都御史閔公珪推轂御史首及
公會屠公為吏部于是擬公大理寺丞不果乃陞浙
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奉璽書巡視者六年自是倭
寇遠遁海道清肅矣而巡按御史先後論薦宜不次
擢用用是超遷為大理寺右少卿未久而鎮守河南
劉太監與周王許奏諸不法事 天子降璽書命公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聖木 史世館

與司禮太監錦永指揮卽其地案問乃具得其事
犒寶鈔羊酒是時天子新卽位上尊兩宮于是
贈父爲大理寺右少卿贈封母及配俱恭人未久轉
左少卿正德丙寅春遣祀西嶽及歷代帝王陵寢蓋
以卽位告云其明年陞左僉都御史理院事御史王
公時中巡按大同諸邊忤權貴人權貴人怒欲置之
死公與一二都御史奏書救得不死發戍遼東今復
起位至都御史矣又太監張璠者奏言豐潤縣皇庄
地土苦百姓侵漁而實奪之田于是天子降璽書
命司禮太監戶部侍郎同公勘問百姓賴以無事詔
陞俸一級未久轉右副都御史仍理院事兵部題命
清理貼黃尋復超拜大理寺卿得侍經筵仍管黃戊
辰春正月陪祀南郊越翌日宴慶成得坐奉天殿三
月廷試進士充讀卷官是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
又賜御製寫懷迴文諸詩五月從駕萬壽山觀驛騎
賜宴文華殿前九月復轉刑部左侍郎是時江西上
高縣民奏許侍郎黃景諸不法事天子降璽書命
公司禮監太監錦衣衛都指揮同往案問然曩在大
理寺會天下多事案牘委積公自理之勞傷目弗視
而已已秋歸自江西疾愈益甚失明于是乞骸骨歸

而不許乃以江西事件劉瑾僅免禍得致仕歸既歸
而瑾怒不止罰米二百石蓋公之爲人也介直不諂
何附瑾故極怒如此而公于是杜門惟蔬食歲時伏
臘賓客燕會不設具不御音樂曰令子孫後世誦吾
儉非公事不至臺省不談時事然乃好杜甫詩見子
吟誦其側日聽以自娛焉辛未秋乃病目復明于
時學士大夫無不嘆息歌詠稱壽者又九年而已卯
夏終于正寢距生蓋壽七十有四歲云訃聞天子諭
祭命有司營葬事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中九

吳山館

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寅墓誌銘

楊一清

敬大姓王氏名寅敬夫其字也別號敬齋少補邑庠
 生領成化庚子京闈鄉薦辛丑登進士第授大理寺
 右評事進寺副弘治壬子遷福建按察僉事辛酉遷
 陝西按察副使正德丁卯遷廣西按察使己巳遷四
 川右布政使 召拜太僕寺卿庚午擢工部右侍郎
 辛未改戶部奔父喪歸守制服除甲戌改刑部到官
 幾一月而病再疏乞休致不 允疏三上 詔許歸
 養疾疾愈起用歸兩月而卒蒙 賜諭祭命有司為
 祔教錄 卷之四十六 五十一 漫仙館

營葬域初敬夫為諸生嘗執經從子遊愛其殷而文
 而又動循矩則及為評事執法比惟謹權利不能奪
 山西豪右有坐法當死者懷白金二千求脫敬夫怒
 曰胡為以是加我將執其人懼走自後予與敬夫俱
 外補比子徵拜太常始間福建大夫士稱按察官之
 有風米令行禁止豪強屏跡賊吏望風解印綬者必
 曰王僉事又稱有運籌策勦海洋羣寇中嚴號令冠
 長威遠去海道肅清者又曰王僉事間有議其過嚴
 議者謂今世平人玩姑息之風勝固 料之以嚴不
 足為累也後子受督理馬政之 命於陝西久弛宿

弊卒難釐革乃檄敬夫分理其事稽牒按籍不遺
 力復墜緒於磨滅之餘還攷地於官數萬頃其功
 多至其分巡諸道理戎務設邊情所至刮奸剔蠹
 請託制強禦陝之人多能道之 韓藩支庶因姦毒
 一女子死井中初有司誤坐他人獄且具予廉得其
 實屬敬夫治之有緋袍玉帶者造敬夫所出寶帶一
 束請曰願赦吾兒敬夫正色拒之竟論如法在廣西
 二年一方之獄稱平而簡易安靜不失柔遠之體川
 藩命下會西北邊警告急 詔廷臣舉習知邊務者
 數人以備用敬夫在列被徵為太僕馬政一新為工
 部專理易州山厥剝繁析紛得其機要完通負二十
 餘萬敬夫性至孝痛母氏早棄養語及輟廢飲食撫
 其弟宥自襁褓至成立誨教如嚴師獲舉於鄉以需
 進士之選俸貲所入恒分其半以供菽水嘗迎父翁
 於易州公署口體心志之養成備罔缺置義倉以周
 族之貧者婚喪取給焉其居父喪哀毀屢絕時方寒
 塊茹辨踊摧割不自惜故疾乘之敬夫襟度弘曠其
 之廣也過洞庭大風將覆舟舟中皆懼無人色敬夫
 神氣自若曰吾果獲罪於天風覆吾舟頃之風定病
 不諱故屬續前三日請於繼母貫曰不能終養奈何

至日呼其弟若子暨其族鄰局後事畢索深衣幅巾
着之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七

刑部侍郎楊茂元傳

雷禮

楊茂元字志仁別號麟洲世爲浙之鄞人考諸守原
任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府丞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自幼穎異殊常甫七歲適太僕錢卿璉館其室誦釋
經甚寔茂元旁笑之因試令讀之一二過卽背長益
領悟文懿一以聖賢之學是訓成化元年碧川發解
偕如京始習業舉子語卽驚人七年鄉試第五十一
年會試第四、廷試第二甲第七是歲秋八月授刑
部陝西司主事練習法比大司寇林公聰大器之部
政有于三法司者悉令兼理人謂之掌三法司蓋慎
嚴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事
選也時有巨璫占民蘆場若干頃訟與多方致囑盡
以歸民同年楊仕偉者爲同部主事申貴汪直誣以
受賄事結徵賊仕偉以乃祖大傅公 恩賜銀四十
兩輸之不足又稱貸以益時忌直莫之敢與乃違衆
假之隨署其封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直見之
歎曰奸膽氣仕偉之誣遂白十七年陞福建司員外
郎十九年陞四川司郎中明慎益著二十二年奉
勅錄南直隸囚舟次邳州夢血面女子訴冤一夕三
至且稱已訴成善矣恭明詢之成善乃衛巡捕守先
有吉者含糊不明但言屍所耳乃令覓其屍果得蓋

此女館夫之叔於田時求姦不從怒而鋤其
瘞之拘審卽伏凡情可矜疑者多所平反迄今人心
其論奏以爲式二十三年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清理
屯田屯田奉 勅曰茂元始巡撫梁都憲推重其才
有大獄輒委理之案牘叢集從容剖決罔弗精當先
是官解多渠莫敢居者至卽居之從者夜聞戶外人
言福星至矣竟寂無譁弘治二年冬聞文懿計歸繼
遭母夫人憂六年服闋授山東按察司副使適河決
張秋 孝廟初命劉都憲大夏董其役繼命尤監李
興平江伯陳銳共治之興銳事多不法乃疏首言
肅徵錄 卷之四十六 五十四 吳山館
治河之策次言水者陰象其應爲後官爲夷狄請戒
飭后賊防禦邊寇取回興銳專命大夏自洽又請罷
取天下畫工仍革臨清鎮守凡三事其治河一事多
官會議如其言 上以大監總兵官不必取回但令
裁省禁革而已由是興銳憤恨圖以報復誣公妖言
詔差百戶胡節械繫如京山東民沿途遮訴泣訴稱
冤胡亦泣擁莫可行行將濟河濱河民亦然乃慰諭
以去及 陛見挺身跪不伏 上益怒繫飾衣獄僉
謂莫測胡入見司禮諸中貴備言其深懼畏心目犯
非其罪語與淚俱諸中貴約與之解南北言官交

論救 上察其忠諫長沙府同知後河治一如
當時 廷議謂三事疏與文懿講學聽政疏實相表
裏而剴切過之所謂有是父必有是子也抵府卽署
事民適阻饑嘗念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故革驛
傳之包當禁屬邑之餽送却屋稅以支應量地方以
供祀要以省民已耳醴陵涑江橋通七省自李唐來
已有七墩立江中架木其上不久卽毀茂元知舟渡
被溺者衆因爲文勸諭且先蠲俸以倡民樂爲之無
何所募以千計悉輸之令令以發去其資則官貸民
使橋迄莫構後起守安慶移文湖廣趣成之越二載
肅徵錄 卷之四十六 五十五 吳山館
以疾篤丐歸銓部及撫按諸司皆檄浙省勸駕家居
五年絕意仕進言官論薦者無慮數十疏十六年起
陞安慶府知府憑至乃移開本府以徽伍都憲待時
知府事率僚屬諸生抵廬責以大義不獲已止携二
僕以行時府多異方爲災白書火起軍民苦之乃爲
文以責城隍患卽弭息歲連旱必齋素徒步懇祈雨
果大注需屬邑盡霑足乃已動惟儉約然應祀神宇
則竭力營治他如旌賢坊忠節祠城垣衢路罔弗脩
繕其郡鹽稅遂優優奏減胡羊價銀及革天下稅課
司之在州縣者尤有裨於民十七年入 覲大宰馬

公文升揚於衆曰若揚某者天下第一知府也
年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長沙士民爲之立碑建祠
以祀云在廣西風采益厲罔卹烟瘴徧所卹而返思
恩田州二府土官岑峻岑猛相警殺始患地方正德
元年上命三府進兵乃率前哨擒岑峻并黨屬一
千有奇 詔改二府爲流降岑猛爲福建平海衛千
戶猛遂擁兵據治勢甚猖獗乃臨其境諭以禍福猛
言不便遠遷故耳茂元曰是不難卽今魚窩等寨苗
賊背叛汝能備兵從討以功贖罪吾將 奏請爲爾
免遷猛卽叩頭願從魚窩等寨者柳慶徭徭也其酋
韋朝宣等亂先是三府具 聞其年歲 勅令三府
征剿乃協同將官破魚窩等寨擒斬甚夥事定 奏
免其遷况材黃文昌兄弟三人爲思明患巡官討之
不克二年陳都憲乃委同總兵官相機撫剿文昌聞
之面縛乞降乃徙文昌而平其黨三年請老不報時
逆瑾差御史孫迪查盤廣西布政司庫各道皆措銀
千兩以餽瑾茂元若罔聞同鄉謝迪嘗諷言無千金
難免桎梏之禍蓋審圖之對曰千金之饒非盜官帑
則剝民脂以此自救是畏無妄之災而犯有名之律
諛將益深謂之智可乎故皆死不爲四年夏吏部擢

陞江西右布政使瑾僞 旨令致仕乃書奇其子曰
昔求之而不得今不求而得之喜可知矣卽買舟歸
五年瑾誅起江西左叅政尋陞雲南右布政使未至
轉左時征剿那代餽餉有方且查殺傷者給帑醫理
士心感激司庫有餘銀幾百鎰曰無礙錢吏白惟所
用乃叱之曰此正枉法賊也烏得無礙籍以識之其
大理奇石之類一切不取七年秋復疏謝事不允陞
貴州巡撫僉都御史奉 勅兼制四川西陽湖廣湖
北諸道以討單子坪五寨平頭烏雞等苗寇俄改南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既得咨以爲兵糧已集事貴
神速若需交承寇有備矣乃駐扎湖貴中界遣將募
兵不一月寇悉奔潰是捷尤偉茂元疑平民必有橫
罹鋒鏑者寢息爲之驚愕且晝夜批答神傷遘疾其
年冬遣人報 勅始抵貴州治惟以鎮靜安集爲主
然大監總兵官而下自罔越厥度八年夏接撫沈都
憲至以疾歸浙 奏不容辭其年秋陞南京兵部右
侍郎又之始赴任九年改刑部右侍郎累辭不許與
大司寇張公子麟少可寇馮公清同心弼教張盛稱
其古人風吾輩所不逮十年兵部錄貴州功 賜白
金二十五兩織文紵絲二表裏十一年以疾卒年六

十有七茂元孝友天至能視烈日久不眩生平側儻
有膽略見義當為毅然為之下目顧少登高第躋
仕人不見色喜中遭僊蹇屈下僚略無怨悔且問學
宏博為詩文飄逸俊麗有麟洲存稿若干卷尤工書
法其在長沙於嶽麓書院復構尊經閣極高明亭各
一考文公年譜凡事繫長沙者分以八題題以篆勒
譜以楷錄親為之贊贊以隸書皆手筆也其草書士
夫家多以為珍玩張都諫弘謂其字畫道勁匪特踰
池之功抑亦正氣隨寓而見也時以為格論凡往弔
有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歲遇祖父母父
蘇錄錄 卷之四十六 辛八

刑部侍郎劉公玉傳 縣志
劉玉字成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為輝縣令
力極凋弊歲饑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閱廩民
恐為公累爭先歸粟墾田勸耕奏蠲虛稅民復業者
累千計立教條十八事以興民行召為御史輝人為
立生祠因天變陳六事曰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厲
庶官擇內侍攘外夷 武宗嘉之公復跪劉瑾等八
黨扇奸宜真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
入瑾大怒尋 詔逐黨人公遂罷歸復構誣輸粟者
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 詔獄凡四月始免還瑾誅
蘇錄錄 卷之四十六 辛八
起為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敦本黜
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召為大理左少卿
所獄疑獄以卑切引盜劫應從重論得 俞旨著為
令已卯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聞寧藩變傳檄
致詞以舟師往援安慶及宸濠就擒嘉靖改元 召
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郎大獄事
起下 詔獄罷歸卒于家公學一主於誠常味齋戒
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
孝友信讓疾邪秉公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庇
風雨尤精於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

末隆慶初 詔贈刑部尚書謚端毅

東瀛王公啟神道碑銘

黃綰

公諱啟字景昭號學古後更東瀛姓王氏世居黃巖
 栢山之橋頭曾祖玩初布衣有隱德祖欽舉進士未
 廷試卒祖妣章氏 旌節婦父松妣鄭氏生母黃氏
 初歸時雙鯉躍于岸眾以為祥後乃生公祖父二世
 皆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章氏鄭氏黃氏皆
 贈淑人公幼而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無
 應門者其父命執通舖役公偶失誤時縣令歛人鄭
 公達怒將杖之見其肌膚氣貌不類凡兒疑而問為
 誰家子公以祖父對又問爾何業公以讀書對鄭公
 遂面試乃亟嘆賞令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成化
 丙午鄉舉登丁未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出授霍丘
 知縣勤政惠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訟不息公以
 衆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事久之
 乃悔讓其所爭而退邑人皆感公益敦敦教導重農務
 緩催科鋤強梗霍民至今思之於是名譽大起弘治
 間先君居選部薦之 召選南道監察御史盡職敢
 言嘗言 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言守備內官董
 讓不法人皆建之滿考陞江西按察僉事諄奸濫寃
 既訟者服未訟者畏脩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文永

相祠毀東嶽等淫祠四百餘所政暇讀書間有所見輒隨手筆記正德丁卯考績上京明年陞本司副使擬改山東提學不果先是以他事觸怒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公嘗贈以詩有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又行令廣西巡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他事罰米二百石久羈梧州待命未報會赦免比瑾敗乃復爲四川蓬州知州鎮撫兩廣都御史林公廷選以公志節論薦陞南雄府知府後任半載丁太淑人憂途聞陞貴州左叅政服滿陞山西按察使明年陞江西右布政使奏罷寧濠私貢獻數錄
卷之四十一
新茶紙筭數事時凌歿歸方熾人皆以爲難尋丁父憂服滿陞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陞俸一級辛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地雜華夷公輯綏有方人賴以安嘉靖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丁亥以大獄免官歸未嘗略有怨懟日事曰困閉戶著書足跡不至公門所著有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古衍義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古文類選王氏家譜撫滇翊華錄元鑑年統邇言等書公居閒凡八年偶因喪子之戚得羸疾疾革猶衣巾坐正寢湛然而逝時嘉靖甲午十一月五

日也公器貌魁偉虬髯星目心地坦夷不矜小節與人語真率無防畛不肯隨俗作好惡低昂以亂賢否是非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飲食衣服粗糲如野人然噫古道日遠世變江河而天下相趨於薄求其能存先進之風蓋鮮矣惟公志不囿於俗行不遂於時任其天真而介特以自守處廟堂而不知其榮處山林而若將終身其殆澹然無欲於世者世界可多見耶

卷之四十一

六十三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雷臺劉公節神道碑

黃佐

公諱節字介夫初號梅國更為雷臺老稱洞虛翁曾
王父文遠王父原芳父澗司訓合浦奕世皆有令德
母歐氏賢淑克相其家公生而穎異容止端莊公齡
隨任習小學適鄉飲廉守臨學見而奇之未幾失怙
歸鄉向學益力十六充郡庠生弘治辛酉元且賦詩
有筆掃萬夫之志督學邵公實得其文歎曰雄才可
空冀北矧江右乎比鄉試侍御周公進隆素負經學
得公卷大愿服遂擢第一乙丑會試名在第六及

歲徵錄

卷之四十一

六

對敷陳剴切遂真二甲授兵部武選主事時逆瑾
亂政偶忤時宰謫尹宿松宿松邑小事劇民悍吏緣
為奸公發摘如神有假威肆螫者廉得其實斃之杖
下合境肅然勸農興學邑遂大治甫二載晉守廣德
邑民立碑以昭去思比蒞州事治如宿松而養老賑
荒惠政益著其制斷精敏因園一空癸酉晉四川提
學僉事欲疏終養母止之曰汝當成賢圖報勿以我
而後君也汝昔赴考貽我慮多矣按歷必毋憚遠
庶體我心乃往蜀申條約正倫理首明關雎之義婚
如以時緝紳斐然向風歲試諸生雖僻壤必至遵母

教也少師石齋楊公言諸朝曰吾蜀苦學得人矣丁

丑詣京考最其疏得 詔賜恩晉雲南兵備副使節

戎金騰邊夷畏之已卯復奉 命提學廣西是年當

賓興監臨留公提調上錄文比過家猶欲疏辭母

命不獲已乃悒悒就道至則施教鑿別如蜀壬午賓

興得士錄文亦如蜀癸未考績歸省得報晉福建左

叅政會太宜人疾作留侍湯藥竟宅憂京毀喪葬曲

比起復補任河南督理糧餉會計惟允丁亥

石布政使適左轄久病 奉命代之戊子復

當賓興時方更化遣朝臣主試公因上疏請增解額

歲徵錄

卷之四十一

六

雖不果行公議歸之浙號名藩出納最冗公親閱文
籍盡革吏弊已丑冬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時遭荒歉加以蝗蝻水旱盜賊蠡起公連疏蠲通
賦通錢法謹婚喪招徠徙禁濫役築河防百爾政務
惟先內治乃嚴檄守巡兵憲討王文王世英二鉅寇
悉平之於是勾稽各司巡歷事蹟以驗公勤官皆奉
職疆域清謐復疏訪用境內材賢教養孔氏子孫
上皆嘉納他如宗室祿米官師俸廩以至軍馬城池
獄市驛遞惠民藥局滌澤園之類羣廢畢舉而張施
注措無一不宜者值冬無雪隨禱輒應及春時雨霽

足大有殺麥齊魯之人皆舉手交頌曰公之子也
 于天人矣庚寅奉勅總督江淮漕運仍兼巡撫印
 疏漕政五事曰僨運轉專責任申考察省查點禁盤
 披巡撫五事曰治水患足食虞寬馬政密重課革冗
 員猶慮綜理未周也復申議政入事巡撫六事次第
 行之嘗奉命祭告祖陵皇陵以祈繼嗣跪請
 建碑亭于基運翔聖二山以崇祖靈答神貺又疏
 舉人才特及秦州布衣王良等懇請裁革營倉內臣
 由是貂蟠介冑寂不敢肆而兵民頌美如在東郡時
 居無何祀典告成推恩王父及父俱贈如已官三
 獻徵錄
 年績最進階資治尹廕子音國子生壬辰晉刑部右
 侍郎佐理詳允獄無冤滯大同寇聶公賢雅重之是
 時朝野皆知公忠精可大用然負文名亦見媚於人
 突已星變疏乞致仕詔從其請年五十有八爾公
 歸立義館延塾師以訓族構書院貯羣籍以授徒伯
 兄吳養世則撫恤其子季弟甫治產則厚遺以贍其
 不足凡創庄居池館散其素積嗣及姻黨時或覽名
 勝觴詠自適人樂從之遊乙卯秋住崇義山庄歸而
 痰作雖拂沐應酬如故自知不起遂令人易養正殿
 謂諸孫曰吾其順命也夫言畢而逝享年八十有

廣文選周詩遺軌春秋列傳兩漢七朝文獻彙律發
 蒙並行於世

刑部右侍郎朱公廷聲行實 王希烈

公諱廷聲姓朱氏世居進賢登弘治己未進士拜官
 行人以狷介聞 武宗時中官劉瑾以勢躡藉中外
 天下側目廷聲乃上疏請誅奸慝以清君側瑾銜之
 矯 詔誣逐黨人中以危禍罰米落職勒停十年公
 毅然當之不為禍林逮瑾伏誅公道昭明歲辛未以
 錄用言官疏銓部題公復起秩即署歷官浙江按察
 司僉事湖廣副使河南左叅政湖廣右布政使福建
 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復陞刑
 部右侍郎公忠勤廉介以次敘遷其僉憲兩浙也平
 賊徵錄 卷之四十六 本末

劇賊湯毛九亂將卒向義而成功士畏威而懷德其
 副憲湖省也備兵辰沅而苗夷率服明刑弭教而費
 校安業勒助邊石肖像生祠任河南救荒善政而民
 不阻饑小灘漕兌而軍民胥利其權中丞也力贊
 顯陵工成屢承 先帝金帛殊 賜會荆襄地方值
 歲凶荒百姓饑疫流離載道老幼失所公目擊其艱
 乃嘆曰此莫非 天子百姓可忍使填溝壑乎况此
 等雖值天時之變實皆為吾民父母者之責也遂疏
 出內帑數萬全所活不可勝計既又奏收贖律鈔官
 司無得侵濫俱貯以備賑荒迄今守為定法及陞刑

侍公主之以忠誠佐之以明允時無冤民直已抗節
 耻屈權貴會有風雷彗孛天變例有陳言公遂抗疏
 乞休辭蒙 溫旨慰留公曰吾為國重臣不能上消
 天變可尸位乎歸志益決力以疾辭 聖諭云朱廷
 聲既稱患病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有司奏來起用
 後以催取風憲官員事例奏 請起用公力辭以疾
 至嘉靖丁酉八月二十四日竟以疾終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刑部侍郎陳璋傳

雷禮

陳璋字宗獻別號省齋浙江温州樂清人資性聰穎
 書傳過目終身不忘年十八為庠生二十當大比小
 試為首乃言曰古人厚積薄發吾積之未能何發之
 望遂不入試而返長老咸異之以為遠大器越歲丁
 父憂哀毀不踰禮事母淑人孝養彌篤弘治乙卯領
 鄉薦乙丑登進士疏歸欲終養淑人讓之曰不聞舍
 孝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以正
 德戊辰抵京值逆瑾竊政獲罪焉遂矯命令致仕太
 宰許襄毅公宣於朝曰古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
 蘇徽錄 卷之四十六 七十一

欲為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咸強賄之璋曰官以賄
 成吾不為也即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告終識
 者以天所以成孝子也瑾誅應 詔起用辛未授刑
 部主事時司寇蒙城張公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璋
 曰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律謂之曠官况
 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為註
 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中丙子審錄天下獄囚司
 寇張公廉其能甄名以上因奉勅審錄八閩所活不
 下百餘人有恤刑錄行于世錄囚故事鎮巡皆致幣
 以為常一無所取曰吾曾大父稽勳公使朝鮮凡交

際饋遺例不受吾思無忝先風非矯也事竣還京道
 毅皇帝欲南巡借邸中陸君倅等諫止觸 帝怒甚
 罰晚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痢人皆懼而止之璋
 曰食其食者效其事吾何以全身為奮然往諫既杖
 出臂無完膚伏枕閱五月而後起張文忠公乎敬時
 方擇揭禮部丞往賀曰死生不貳先生有焉辛巳陞
 雲南按察司副使 世廟嗣登寶位給事吳公巖許
 公復禮議衰忠良以名上可其奏加倅一級雲南去
 京師萬里隣接吐番諸夷種類不一多有不能盡法
 者人或難之宗伯王文定公瓚獨曰為政不難先生
 蘇徽錄 卷之四十六 七十二

素不以勢撓不以利疚嚴毅端方而出之以和平恕
 慈祥而斷之以義於臬司奚有及至果寬嚴相濟用
 得其恂然介獨立當路憾之乃曰官以行志屈志
 以伸官是愛官不愛身也吾有去而已即稱疾不出
 常路知不可屈強出之既乃據其美而產之于 上
 時有武弁以非其罪繫獄鞠者咸寃之而避嫌不肯
 決及署臬毅然曰吾知所矜者情也所守者法也何
 嫌之有即出之乙酉陞行太僕卿瀕行武弁令其子
 馳數百里外餽以天花菜二裹璋手之覺其中皆金
 寶也麾而還之命事傳君尚文貽書稱頌滇中至今

以為美談太僕馬政廢弛則條陳五事一求實川一
懲不職三嚴有司四儆守臣五崇寺權咸獲俞允一
時馬政事有成績丁亥陞大理寺左少卿都御史熊
公浹薦之于朝戊子陞本寺卿凡法司庶獄及天下
重囚悉從處當以報而平反日衆時錦衣捕獲羣盜
數十人奏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
胡公世寧知其寃送大理雷璋曰咎一滅獲于庭不
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况置十二人于非命乎獄雖
成可得不辯乃駁回胡公喜曰此先得我心者也遂
為開釋璋曰昔有成命宜再請具奏釋之一日與胡

獻徵錄卷之四十六

七十一

公議罪不合各奏請下廷議竟璋言且行中外
法司以為成式未幾胡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
恕司寇非此人不可胡剛氣人也與公若不合而卒
敬服之如是已丑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
上意相繼罷去祭酒魏公校嘗曰世道相交大抵以
貌而省齋獨真法家相承率主於刻而省齋獨恕宜
天之昌其後也壬辰上詔部院議用舊臣乃以璋
與尚書秦公金王公中侍郎李公廷相應命癸巳
起為刑部左侍郎時司寇聶公賢虛心以愛爭無人
小必咨而後行且日以律法與諸屬講明故一時

屬多以刑名著聞聶公仍撫其舊稿壽諸梓名曰
部招議凡入仕者咸用以資吏治甲午南京太廟
災上聞變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特勅
璋借錦衣給事往勘陞辭賜酒饌相國李公時執
手曰此朝廷重事君盍慎諸及至多方咨訪直以
天變奏時上意不可測人皆危之乃嘆曰知有公
耳既而有官校經過訛言為公事至乃笑曰事在勿
欺禍福非所計也乃上竟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
未減還朝踰月寢疾懇疏乞休不允乃強蒞事有上
官以非法杖歿下吏聞下法司獄或欲貸之乃與聶

獻徵錄卷之四十六

七十一

公曰殺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用忤執政意
借聶公致仕而歸士大夫咸惜之賦詩贈者甚衆司
徒梁公材有曰直氣每聞持正論明刑真欲為求生
大臣匡濟開天下不為身謀有重輕尤為人所傳誦
云為人剛毅是非無所隱有不直者輒質之衆中而
人竟不怨自處清介與俗革寡諧未嘗一呈身要路
其為刑官持廉秉公固不深文巧抵以入於煩苛亦
不微福于惠以流於姑息親舊患難力可援者必為
盡心弟璿貧而早亡撫其二孤給田分宅俾各有成
在九耐苦節歷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

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
室秋隘晏如也每念宗祠未建考妣靡所棲託遇時
享輒淚下曰吾何以安飽為遂竭力經營之規制則
斟酌古今為久遠計開家有法雖頑慢亦知以禮自
度子姓有讀書向進者即喜而不寐從弟侍御君寬
少聰慧教且愛之曰亢吾宗者必此弟也遂使與子
猷隨京師受學凡自公退食即以經史相問難至交
分不倦故卒同領鄉薦及侍御君出仕以官常道列
之至于猷屢不第慰而諭之曰汝但讀書制行無愧
古人不使先聲隕墜足矣固不以功名為汝苦也自
猷微報 卷之四十六 七十五

家食以來足跡不入城市惟杜門種花以詩酒與司
憲高公友瑛往還及親故相娛樂壽七十有二

刑部右侍郎乙峰蘇公民行狀 陸深

公諱民字天秀別號乙峰先世為浙之遂昌人洪武
初我 太祖大封親王博選東南巨族以充侍衛公
曾大父良與焉時從 愍王之國遂為秦人籍儀衛
司良生仁貴仁貴生鄂南公文通配趙氏質生公嘉
靖初年公以滿一考例得推恩由是蘇氏之入秦者
自仁貴文通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而趙
為太淑人公自幼穎悟不凡稍長即通文義游鄉校
師事宿儒柳先生會遠菴楊公為憲副督學較諸弟
子員公名在柳先生上當廩食公怡然讓之白於楊
公公曰讓美事也知讓必知孝與忠矣亟稱之時鄉
士大夫皆曰蘇氏子賢能讓自是刻志向學舉弘治
乙卯鄉薦累試禮部登乙丑進士第初授山西榆次
知縣榆次健訟且善詢人難之公無懼色下車公以
蒞事廉以律已於是訟息而謗弭隣縣有訟於撫按
者不之他而願之公取決焉賢聲籍籍徵為兵部職
方司主事時逆瑾擅權構公落職為四川檳梓驛丞
公毅然就道在任盡職無悔時蠻夷叛撫按季公進
劄公承委獲功甚多撫按曰爾功也公辭不敢當仁
何瑾誅復官為工部主事管理山東徂徠等處泉源

改吏部考功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郎調考功文選
兩司陞驗封司署郎中為諫止巡遊事奪俸六月再
調考功司署郎中時奉例凡諫止巡遊官跪廷受杖
者得陞俸一級乃調文選司郎中文選據要地多所
嫌疑公處之特有清譽乃陞太常寺少卿以祭掃例
請上俞之畢事復任陞南京太僕寺卿馬政修舉
召改光祿寺卿樽節財費歲以萬計陞太常寺卿提
督四夷館尋陞工部右侍郎丁趙太宜人憂家居數
載清修自持一毫不以千人服闋日改南京兵部右
侍郎留署工部事八月餘司廳以直廳百金奉公公
辭曰我自有應得者此何以為南都人士服其廉且
當也滿一考例當給由道經榆次榆次公舊治縣也
父老百姓至萬人要迎入縣則又挽留遮道不欲行
甫入京適刑部右侍郎闕吏部甄名上上即用之
以南京工部修理 孝陵功 賞白金二十兩織金
紵絲二表裏甫兩月即得脾瀉疾怡然而逝得壽六
十有三云深與公為進士同年雅相知愛公方謫蜀
時嘗從總制林公見素先生平藍鄂賊深昨入蜀道
經江津瀘戎之間見孤城敗葉水聲嗚嗚然正公効
力出奇之所土人猶能歷歷道公姓名深心甚偉之

于西召還公適捧表入 覲獲與公握手談往事繼
續不能休戊戌之夏公內轉過從尤數而詎意遽止
於斯也悲夫

獻徵錄

刑部右侍郎王公浚墓誌銘

章拯

嘉靖乙巳六月二十五日刑部右侍郎王公卒于家
公諱浚字德深玉泉其號嚴之建德人系出太原曾
大夫濬以歲貢授宿州衛經歷大父金盛以公貴俱
贈右副都御史妣俱贈淑人公少有大志卓然不羣
同邑張大尹見而奇之許妻以女携歸授業焉弘治
戊午以春秋舉于鄉戊辰擢進士出身授薊州知州
愷悌宜民特逆瑾擅政中貴有占民產為牧地者爭
之不得乃鳴於朝逮繫錦衣獄瑾誅乃釋丁丑以內
艱服闋陞刑部江西司員外郎 武廟南巡拉諸寮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七十九

疏諫被杖幾斃罰俸半年庚辰出為山東按察副僉
事兵備沂州清慎而政肅嘉靖乙酉進貢別感清兵
備副使有土夷吳尚賢偶得宋印持以爭官構醜公
設方略擒之不費兵餉而地方以寧撫按上其事特
蒙恩賚又土舍安萬銓未授宣慰頗驕蹇不奉召公
以誠信撫之適寧國土夷恃險作亂久不能平衆謂
非安氏兵不可破公移檄召之即馳赴剿平之賈公
之忠信感之也戊子陞四川右叅政未行銓曹以貴
軍族方棘遂進公按 巡撫葉中丞嘗舉以自
不果用庚寅轉河南左布政使辛卯擢尹順天謂

所親曰吾昔守薊地衝而民貧後不能堪嘗饒而
民方甚紆吾今得均之矣蒞任未幾遂均二州之貧
為霸人所中又以直道與按治者不協劾其違例更
後乃左遷福建右叅政歷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提
督南贛等處軍務公奉宣德意以誠信為撫申以威
嚴咸戴其恩革心向化數年之間師旅不興帑儲大
省南安守欲求規薦密置數百金於米囊以獻公覺
而叱去之聞者悚然已亥進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
刑部未幾 九廟災遂懇乞致仕嘗曰人生貴知足
爵位原非己物見得透則無往而不自得矣公素性
勤儉非疾病未嘗不雞鳴而起暇則手不釋卷其服
用淡如也凡祖業所遺悉推讓諸姪曰祖宗積德而
發於吾幸有祿位又可與汝輩析其私耶凡親故祈
請即力為維持不責其報尤樂道人善極口稱詡過
亦不能容然不藏怒焉故數歷中外餘三十年所至
無事烜赫而去後之思恒不能已則其故可知矣詎
非篤行君子哉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七十九

曼山館

刑部右侍郎迂湖萊公相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相字良臣號迂湖其先自會稽徙揚
為江都人祖永年父淵俱光祿署正祖母丁氏前母
趙氏葛氏公其仲子也幼穎不喜弄讀書過目不忘
弱冠補郡學弟子治詩經年二十一領弘治乙卯應
天鄉薦明年居父憂喪葬祭盡禮壬戌舉進士授浙
江金華府推官平獄均賦民咸德之當道疏其賢擢
刑科給事中屢遷至禮科都給事中時逆瑾方熾人
情洶洶公封駁論建其所欲不受利害瑾亦竟不
能中傷之至於建儲一疏尤剴切知大體而當路者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八十一 曼山館
忌之十二年出為湖廣參政公亦欣然往至則敷仁
宣化興利剔蠹百姓愛之如父母嘉靖元年以母憂
歸哀痛幾絕襄事一隼家禮四年補貴州左叅政無
何陞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左使江省稱劇公每侵晨
蒞政吏抱文書立庭下以次覽決竟日不少休撫按
廉其治狀交薦之七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貴州兼理軍務江省民無老少遮道泣送之貴州民
知其來咸舉手加額曰吾父母至矣其得人心如此
時貴有芒布之亂公以計殲其魁而撫之事聞 天
子賜鑑幣九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載考績贈祖

父如其官祖母前母母俱贈淑人子瞻應官生尋
戶部左侍郎加憲職奉 勅賑陝西暑行遂病瘡痲
痲得 旨允調理家居十年少瘥則與鄉士大夫之
賢者為耆英會其於世慮澹如也撫按屢薦其才可
大用而 天子稔知其賢二十年復起為南京工部
左侍郎尋陞刑部左侍郎時大獄盈庭公方署卿篆
秉公竭力咸得無冤二十二年以病乞年 溫旨慰
留明年以引例辭吏部覆疏謂公以端重之度廉介
之操入仕四十餘年始終無議歷官一十三任中外
有聲未可以求退等語 聖意亦眷注不衰至懇乞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八十一 曼山館
乃得請公歸若干年而卒年七十一訃聞 天子悼
之賜祭葬如例公為人寡言笑慎交游天性孝友待
族有恩禮嘗捐俸數百兩置田數百畝以贍伯叔之
遺孤俾守塋域供祭祀生為嫁娶死為殯歛無失所
者弟婦蕭孀居公為贍之曰無使嫠也置足不至公
府有司咨詢必盡忠告東洲崔公之評曰公以學術
經世以行誼表俗以正直立朝以明哲保身此其章
章明者信哉其言之也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燕峰

趙鏗

公諱瀚，澗州別號燕峰，玉山人也。詹在末多聞人，國朝寒泉公軾登正德辛未進士官行人，未幾癸酉公即舉于鄉，繼登丁丑進士官比部一門，督劾並列公之在比部也，剛正執法人不可干，以私有張姓者盜官給鈔公捕之急，令妻以金珠首飾詐稱醫者投胡淑人所而亡淑人，遽以白公公按治之，張伏辜京師肅然。陞四川司郎中時，九廟大工興，積年攬戶侵漁萬計，事發污讖勳舊大臣主者不敢議，司寇公獻徵錄卷之四十六，八十三，曼山館。改委公公成獄，重罪首惡而被污者得曰論者以為得體，先是正德末年公嘗諫止武皇南巡，廷杖幾死。至嘉靖三年復抗疏大禮，再被杖，每陰兩瘡，輒痛楚曰：吾得見寒泉公地，下足矣。蓋寒泉以諫成，故也已聞乃翁石泉公，遺疾三上疏求歸，不允。最後一疏詞甚切，命未下而行，憾者欲以考察去，公得見素林公言而免。陞湖廣憲副，吏民曰：是嘗以死諫者，相成莫敢犯。及叅廣藩，譽問益振，連有海寇當事者偶失利，公募兵盡勦之，會右轄當入覲，以外艱去。次當及公甫五日，即離任，鍾石費公稱其垂橐而入。

真不誣云未幾陞總憲，益持風裁，涓崖霍公深惡之，轉閩右轄，未行轉浙左，凡出納悉屬之，僚宗無一毫染指。至假貸他人弗郵也，拜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鄖陽，未及蒞任，中言者歸歸，惟圖書四壁，淡如也。及再起視河道，則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鬪。汲汲惟枝河是開，長堤是防，其見于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可考也。偶盜起曹單，勢甚猖獗，公掣河夫與之格鬪，比當事者至，則先已撲滅矣。其事不避難，類如此。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復因言致仕歸。四十年而卒，年六十五。公性坦夷而耿介，事祖考盡孝，蒞葬祭盡誠，訓子弟以孝弟節儉，自奉甚薄而矜恤宗族，則恒若弗逮。歷官俸餘悉以刊譜，又倡率一族以建宗祠，立祭田，講祭禮，皆炳然可為世法。所著有比部集、浙東集、振美堂集、治河奏議、致政錄，而平生精力則專在家譜一書云。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八十三

曼山館

刑部右侍郎鄭大同傳

柯維騏

鄭大同字皆吾嘉靖己丑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轉吏科給事中累陞都給事大同之入給舍也論事持大體如糾權奸薦耆舊諸封章以忠亮扶元氣方是時分宜相嚴嵩持要銜清秩奔走天下士而大同之私云在長安西衢與相第聯邇晨直左掖歸即捷關非有 詔下內閣與諸科博議未嘗私命騎一入其慎行如此丁未分校禮闈北地楊忠愍繼盛其所得士也已而陟南通政司通政歷太僕卿太常大理留滯周南更七八年不內召會太宰李默起家柄用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八十四 吳山館

乃引之北無何即以大理卿轉刑部右侍郎後李為相高門客趙文華誣奏坐怨誅下詔獄屬刑部案當李罪大同謂李發策用事註誤無訛上意當李除籍而相高密遣人恫喝諸曹郎謂 天子切讓李罪應不寬慎勿輕附李遂不可救而大同遂目為李黨歸矣大同為經生時受業于儒先吳祿者大同歸而吳尚無恙迺持弟子役儼如諸生時嘉靖辛酉冬倭囚屯四郊吳北郊人歿于賊大同謹治衾衾以士禮往獄走二監購官兵傅之入壘遂為位哭諸寢者累日仍為藁葬郊外云嘉靖丙寅以疾卒卒之且會新復

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於昧爽候見大同服大紅拜廟門內出廣橋忽不見頃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訝曰早有長髯偉貌行昂昂如鶴衣吉服肅入廟門內拜者非侍郎乎蓋大同宅近官墻每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肅禮而行如此從弟綱同登進士第由郎署出守歷藩臬至都御史總制兩廣跋歷中外兵有才猷一時鴈行並列亞卿里人榮之世系則故與化縣忠惠僑公後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八十五 吳山館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東橋楊公大章墓誌銘

呂本

先生諱大章字章之東橋其別號也惟楊氏之先出
關西宋有正一提舉者尼駕南渡依親錢某為餘姚
令卜居於江南學宮之東遂世為餘姚人高祖自萃
配黃氏曾祖宜振贈工部主事配黃氏贈安人祖榮
日讀書盈寸以奇才著稱於時登成化壬辰進士第
官至工部郎中配潘氏封安人父策以公貴贈刑部
主事妣史氏先生生而穎異書一過目輒誦年十三
應省試既而督學每試必在高第頗稱循序問途
蘇徵錄 卷之四十六

千載先生益務記覽深造詣汎濫停畜無涯上下
數十年事以至國朝典故莫不貫穿於胸中聲名籍
甚一時文人學士皆自以為弗若也正德己卯舉于
鄉嘉靖癸未第進士授湖廣瀏陽縣知縣瀏陽號難
治乃往令率襲舊仍陋度歲月通稅逾鉅萬且狡猾
健訟不可窮詰先生至則持廉秉公根究弊源庶務
迎刃而解或出片紙發奸隨伏如神豪民李鑿者籍
貫犯禁無忌肆毒降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先生一
且出其不意單騎即其巢擒之以故強梗豪倭之徒
皆縮頭改步相戒不敢犯瀏陽號大治撫按文章薦

之適丁封君憂歸服除補直隸欽縣知縣先生因俗
為政寬猛相濟禮法兼行敦孝悌尚廉節興學校勸
農桑剔蠹修廢而百里之間熙然安先生之化欽亦
大治於是 天子詔徵治行卓異者若干人而先生
已擬臺選時冢宰汪公欽隣邑人謂先生未嘗通候
問銜之改刑部主事公論殊不厭先生曰吾方憂職
之不稱豈以刑部為少耶未幾雲中兵亂廷議選部
僚有才望者副給舍往先生乃改兵部職方司主事
召募兵勇布置悉當要害人皆稱之還部又督營兵
趨太廟工事竣擢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旋丁史大章
蘇徵錄 卷之四十六

人發除補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擢武選司郎中銓事
吏多緣為姦先生嚴具條格抑絕徼倖更惟坐聽行
文書而已而與奪遲速一出於獨裁天下武職待選
者以得遇為幸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霸州霸州
固盜賊區連值歲歉人情洶洶不愛歿先生多方救
濟又日練精兵彈壓之惠溥威振數百里之內始帖
然無憂亡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劫殺人從西直
門出入莫敢近先生選驍騎一二察其向往追至臨
清縛來斬之不啻如几生肉夫鑿與秀可謂梟雄不
在劉七下乃不煩一兵斗粟坐銷大患其作用神妙

至此先生又巡視大城永清等處城圯武清涿縣地
廣居民無城可依議及時興工修繕以寓救荒之意
不數月而工成不惟土著者恃以無恐流離就食之
衆全軀保妻子者不止數千人頌聲載道巡按楊公
薦之云捕入都之劇盜安荒歉之流民信哉當守將
有殊推忽武選帖黃事先後註誤者若干人先生例
在左遷乃爲江西布政司經歷尋提袁州府同知未
幾擢福建僉事叅議湖廣荊州兵備副使荊州湖南
要衝商民雜處尚氣爭利訟無虛日遼藩又多不檢
每徵服薄遊沙上先生曰威克厥愛允濟吾惟鋤其
厥微錄 卷之四十六 八 曼山節

母雖在屢空而志意口體無不適遇忌辰節且子姪
羣衆談及先事欷歔不自勝待庶弟大韶大夏友爰
甚篤周氏妹寡居子幼顧念無所不至訓子孫循禮
嗜學守朴戒奢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也先生歷官
幾四十年而清約不異寒素惟山林引興日與少司
空龔公輝大叅管公見陳公塏都運鄭公寅貳守朱
公同蒸鴈詠談笑不輟嘉言善行無一不爲後進所
誦法於乎先生用則功在天下不用則善及一鄉卽
正位六卿享年百歲猶以爲未足乃若是已耶傷哉
卒以隆慶二年十月距生弘治辛亥八月享年七十
有八 錄 卷之四十六 九

罪 祖訓昭然王何恃而不悛是以終先生之任而
荆人奉法不敢玩王亦斂惟先生之言是懼時藩臬
中先生資望獨深轉本省叅政晉南京鴻臚寺卿又
擢光祿寺卿工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皆不次也先
生在刑部而鄭公曉爲尚書素敬先生凡獄情重大
者無不咨議先生亦爲之盡必當而後已當是時天
下無冤民夫何歲已未四月間感疾予告歸本每侍
先生間朝有善政未嘗不躍然喜及時事少不當意
則仰屋太息不已則其志可知也先生平生孝事父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虞愷墓志銘

王錫爵

故司寇楓潭萬公有子曰學憲君學憲君與子同年
舉進士而余因得以通家子謁公於邸當是時第見
公被服雅素儀止樸謹相與退而憮然輒有先進之
思已歎叩學憲君所習于趨庭上下者則益歎公玉
表黃中不名一德而世不能盡用亦不能盡知以為
恨嗟乎公今既往矣其用而不盡用者留之於其子
若孫俎豆之于民與社則已矣惟是蓋棺垂十年禮
官僅得以故事為請三品祭葬而公之姁行修能日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七

亡日遠弭筆載記之史徵之大同白簡寧復有揭日
長夜於洞中識伯夷者哉而乃今得鄒定宇少宰氏
余嘗目少宰人中朗朗撥皮皆真其咳唾一出必傳
傳則自今所為公狀而公與學憲君必欲余一言勒
石涉江二千里介少宰書以請其勤且鄭重如此因
不得辭蓋公之先在宋建炎中有處士某者自新建
徙南昌之東溪五世以前始可謂公之祖某父某母
傅氏始以公貴得三品贈封公諱虞愷字懋卿楓潭
其號以嘉靖辛卯舉江西鄉試戊戌成進士授無錫
知縣政成召入為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東叅議

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叅政湖廣按察司副使福建
布政丁憂復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擢南京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總督糧
儲時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仕歸後若干年為萬
曆戊子六月十七日卒于家距其生正德乙丑三月
十三日蓋享年八十四矣公幼專敏為諸生酷貧帶
經而鋤時從里閭長者講學白鹿洞中歐文莊公一
見奇之問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
得又何事也人以覘公終身學術事業若懸契云始
仕無錫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為奸吏苦

其腐淺深不能問則往往寄耳目于怨家部使者行
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曰是皆不平夫
富人貧人母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置
投繯而入之鳴鳩七子誰為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
川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
手自畫丁糧十徵冊令富人各以差次受絲無得脫
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即不惜為上官前破嫌疏
理時亦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有薄某買廉坐
蜚語當去公慷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乃解其印綬
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即不聽冷令請行矣直指

初怒卒敏容謝公簿亦竟全在南科救與守備內臣
露章爭事謂營兵不當充私役又謂操江都御史每
歲操故當與守備參伍列坐而武皇朝為權璫所
抑宜如故便又奏革宣成以後冒功陞襲若干人而
貴倖側目矣會公復疏救失事憲臣忤旨然僅奪
俸猶幸肅皇仁聖不輕以言罪人云比補外所至
有聲績其大者救荒山西饑甚公拮据賑外具為貧宗叙支均
緩貸民而山西饑甚公拮据賑外具為貧宗叙支均
祿法功尤著焉御史有清軍福建者試問公軍何以
清公曰夫明旨固曰清軍不得益軍今一切汰去遠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六 本二

則是時海上新中倭振武營新變公承其後日與大
司馬襄毅李公謀水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營軍自
倡亂已誅外餘皆得公處給糧餼拊摩痛疾而安公
又以京商困和買奏復故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于
是南京輓輸日至軍民相與立碑中和橋頌公之德
焉時公已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徼而最後始以
積薪久次由南刑部改比其冷吹踈步特立寡援幾
為笑于天下然分宜之敗也其黨有同里而別藉在
室而操戈者公獨持平語於向背反覆間或曰嚴世
蕃且叛公曰世蕃不叛第其穢墨亂政自直一死不
足更引他法以坐也嗟乎使臯陶奏當有易斯言者
乎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
嚴氏鄉炎火炳蓬勢自不分菌桂顧其生平一介之
守垂橐而出垂橐而入此亦豈夜行鬼瞰日星視指
所不及者令併此汗公而公又長者默默受汗以去
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冤也蓋儒者當恩怨得失之交
真器乃見而近乃有逐臣棄友一不快于公論則諄
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觀焉而古今人情世
道可槩見已公為人敢言似直寡怨似厚不雕似樸
忘機似通守謙似柔能斷似勇而一以學問融之門

生子第每見公終日靜翳小樓一榻中間而問起居
 上食公不時答答則語不及他占寒煖枝晴陰而已
 晚年讀圖覺金剛諸經有悟謂此卽我儒無聲無臭
 註疏然不輕爲新學道聽者言獨父子自爲師友而
 學憲君未老倦遊日侍公左右爲最得公斷論言外
 之旨故世稱豫章之學其灼然著盛者無慮數家而
 萬氏特以挫鋒含茂無標號于天下參于遊道見謂
 不廣然政此公所謂自得也夫自得則又何得哉知
 不知勿論矣

卷之四十六

九十四

吳山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七目錄

刑部四

侍郎

陳堯

洪朝選

張翀

朱鴻謨

郎中

詹鼎

梁洞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吳山

奚昊

周佩

員外郎

王經

主事

楊相

張塘

張治道

劉校

周憲仲

鄭世威

游居敬

何源

黃裳

孫瓊

何商臣

蔣孔揚

王懋

俞得濟

束野

王漸達

黃弘綱

梁有譽

王愛

司獄

王敏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漫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七

刑部四

侍郎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堯墓誌銘

汪道昆

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堯字敬甫其先通州人
生有貴徵鄉先生邵叅政棠則自譽璋奇之矣始
在外傳日誦千言齟而舉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
得公喜飯公郡齋肚篋授公尚書立盡二三策
失高入語相內相內道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呼語公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入見夫人第叩頭謝公艱然怒叱蒼頭高聞而愈益
壯公項之督學使者行縣覆試公大奇之會臚列諸
生以次進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
問何如公不對使者顧然笑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
曰孺子難下人嘉靖改元壬午公舉于鄉十四年舉
進士部尚書試 世廟議公宜言曰尊親宜莫如循
禮宗祧之謂何夫以世則獻宗得齒 孝宗其 昭
穆同也異日者祧 孝宗則以 獻宗祔比歲大裕
則全出主裕之於禮得矣部尚書當公議卒莫敢持
始為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

公法之已亥轉虞衡司員外郎尋進營繕司郎中
世宗治行宮華城公與同舍郎爲植公力言徵而
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徵如故比卒事公視
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高玄殿之役故事諸
內豎徒爲悉竄將作籍中公晨入操籍而名比及期
按籍而稽故事內府徵材用部議率以三之一削之
公笑曰此愈削則彼愈騰此直爲彼地也公獨操心
計不豫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十萬緡比論功公獨
避舍不入於是諸同舍皆擢去公僅得賜金壬寅出
守台州居五載治行爲東省第一部使者四上之會
徵錄 卷之四十七 二
賈公子奪交人田公不假貸遂中公盡語量移南安
公治南安如治台州得民愈甚其月而郡大治戊申
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人爲公望公笑曰使中
大夫轉運佐 國家之急何望也故太宰萬公自南
過公公署公署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率以遠廬視
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然賢矣賢矣尋轉廣
西叅政蓋出太宰云又三年轉貴州按察使時方程
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於道公獨持議母罷荒服以
稱 上心丁巳以平寇功 賜金幣戊午轉雲南右
布政使公以粵牌遠而法弛務張之請宗室必待報

而後食祿毋先期諸達目必籍長子而後支糧母聞
出先是公爲按察宣慰使安萬銓道撫州人王天爵
負御史于家御史佯怒萬銓下天爵吏意屬公釋天
爵公寢不行於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
平無所問及公在粵而按粵者爲故御史鄉人於其
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笞司吏以嘗公公笑曰
御史磯我邪乃公直吞雲夢八九耳御史終不得公
隙乃罷公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撫袁州尋敗公歎
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居藩臬部使者將不利比
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三
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無柰我何命也六番招討
子爭立其黨各操兵公檄長子楊承譽襲父官散
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境內譁張公達首事者繩
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祖叛亡入建昌彼中購之
千金詔捕之蜀公言滇阻水終不能加蜀兵籍令兵
自蜀興是蜀賈滇禍也卒按不發繼祖歸蜀吏多舞
文率火厩宇滅其籍公廉得奸狀皆伏誅癸亥轉南
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工部兼憲職總理河道比歲水
溢泰蠲江北椿草河夫逋賦三萬緡會黃河由海溝
入滑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道河

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雷
漕公遣小艇得古廟碑才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
城入卽河塞漕如期公已改刑部右侍郎既代輒疏
引疾不計已復轉左侍郎遞進者三始得請先是以
三品最贈祖純德父尚忠皆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徐淑人封母邵太淑人
內子朱淑人冢孫遇以任子入監嗟乎公拓落守官
恒歲久不調卒之都列卿備上典終不以其故淹公
人言公不取苟容其操心則長者也出守婦視諸令
無勃谿遇羣吏嚴吏人人困比歲至累纍然皆得以
獻教錄 卷之四十七 四 蜀山齋
無罪行倉掾爲市猾所留公悉遣去皆得再命當在
粵御史故曠公陸川令康建勳行金三百問御史事
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詰建勳建勳語侵御史急
公私計曰卽面不諱謂夫已氏何卒留建勳不解御
史臺亦終不問御史當在蜀詔列庶司不肖者以聞
公上政府書謂母已甚其略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
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請則
受欺或有才而暴施則受忌此兩者器使之亦可爲
賢求之備亦可以爲不肖姑置之以觀其後可也孰
政不能用聞者以爲讜言公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既

任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徒講業以故吳興
濟之士多成材台州立正學祠專祀方孝孺成都專
祀故督學儀封王公於大益書院黜故大學士萬安
嘗疏請修宋尚書禮治河功宜視陳添毅得專祀會
有疾不果上其議迄今始行公負直方不失跬步比
遇形勝未嘗廢游觀南安爲公築醒翁亭於龍屏山
則以公當廬陵直不飲耳公喜因號醒翁嘗就里中
築紫薇園且將爲方伯菟裘計後八年始家食乃復
茸之公日涉園誓將從此老矣公子又言公自當室
臨祭未嘗不哀始入官太淑人幸無恙自省之郡必
康教錄 卷之四十七 五 蜀山齋
奉太淑人行旣而太淑人春秋高輒留內子代養公
出入西南垂二十載終不以家從及太淑人季年輒
力引疾歸養歸七年而太淑人歿公以白首盡哀遇
同母弟二人不啻手足公始有產奈何令仲季獨亡
輒割居室三區負郭之田數百畝則以太淑人命子
仲季女兄有子而寡公養之終身從弟元貧給母錢
糊其口鄉隣有急輒周之厚報邵叅政公後人久而
弗勸歸休十載所部遞疏於 朝天不勉遺公已矣
惜哉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環浦鄭公世威神道石

葉向高

萬曆十有二年甲申春二月刑部右侍郎長樂環浦鄭公卒於家聞守臣以聞予祭葬已陳諫議登疏稱公風節踔絕足廉頑立懦宜詔所司議諡以風有位議者迂巡尚有待也不佞與諫議皆公鄉里晚進知公深矣公不諛而誰諛者公沒踰十年隧道之石尚闕子詹簿君始請于余要以公令德未易更僕則姑著其大者公諱世威字中孚環浦其號也生而廣穎隆頂濬目聳顛端默寡言咲談者異之弱冠舉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七

吳山館

適及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諸大夫郊迎公獨夏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意固覬諸大夫來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公愈憾公不置戊申公復以臬副蒞江西是時分宜代夏柄國勢張甚族黨競豪所司不敢問公輒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傳巡撫某憾于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憲副楫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會歲侵公估平直鬻田賑饑能持嚴手書來莫敢直公不為動竟以成案報凡公所為撓分宜多此類分宜啣公甚于貴溪矣當嘉靖季相權重能予奪生殺人士狐媚織趨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宦兩相臣鄉獨矯矯持丰裁即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在豫章與公共事習公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為難辛亥遷蜀參政公念分宜父子終螫已遂投劾歸歸且十年而分宜敗中外文章薦公丙寅起南通政隆慶改元擢僉內臺晉為副尋遷南少宰戊辰入為少司寇會詔株珠及珍石疏乞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稱疾乞骸骨歸公歸自蜀藩導貴矣環瑤蕭然薪粲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僅留二三蒼頭習耕者躬為督作時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及起田間晉貳卿稱九列大臣比蓬里中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七

吳山館

不與參政時日間桑麻至與保傭雜作里不知有侍郎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為我過主人翁公諾而入頃之衣冠肅客即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見公為恨而公亦非故為苦節釣名其天性固爾郎比部時讞陝以西獄平反百餘人爰書為天下最周歷藩方所至皆有惠政于浙條畫鹽法減無名課數千緡于江右議清贖緩備賑且謂肺石而徵之筐篚而糜之是奸國法也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處編氓一本之至誠絕去緣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夏山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靜菴先生洪公朝諱銘
林士章
余辛巳歲解組南歸謁公里舍夜坐聆公議論侃侃甚竊謂世轍即且更新圖任舊德公宜從人望復起無何公為巡撫勞堪誣構逮至臬獄不二日公斃于獄方械繫時堪趣馳日夜行五百里兵防甚嚴親信不能至側或謂堪令絕其飲食或謂堪令縊殺公鄉薦紳咸憤嘆謂公何辜堪能忍心至是余山中聞之驚悼與太常朱公淡菴先後致誄於公於乎薰蕕不同器邪正不同朝公已退居草野非有同器同朝之嫌徒以生平不能阿柄臣江陵意黨附鄙夫因之朋謀殺公以為媚語云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其然乎此公之禍所以不可解也自史傳所載擠陷善良之罪王道明即誅極其身否則子孫未有不珍厥世者今聖治昭昭曷不顧畏及此公沒未幾子兢訟冤 闕下堪且欲假手權閹滅口幸而不效既乃臺省諸臣交章累積為公討罪人公始復原職兢亦還蔭敘天子聖明鑒憐清白之臣雖公論已定而奸邪矯誣擅虐無辜典刑猶未正也於乎父讐不共戴天於是左都御史吳公會同刑部侍郎耿公大理少卿李公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夏山

以競復奏定罪人 肯下堪與造謗者俱從謫遣夫
殺公者本欲以悅柄臣博撫仕也反以蒙惡名招禍
歿江陵雖甘心于公公沒之夏遂罹天刑言官相繼
發其奸惡 詔籍其家戍其子公之孤介正直益以
顯著嗚呼此可為世之君子小人明戒矣公諱朝選
字汝尹別號芳洲更號靜菴先世為光州固始人宋
建炎間祖十九郎尹南安縣因卜居同安十傳至公
王父諱蕤賓以公貴贈刑部侍郎生公父諱添累封
刑部侍郎王母黃氏母葉氏俱贈為淑人公自為童
時穎悟每發驚人語大理林公次崖一見異之因以
獻敬錄 卷之四十七
兄之女妻焉嘉靖丁酉舉于鄉辛丑成進士授南京
戶曹出榷鈔開關政惟通商惠民是急前後與者或
多自玷公毫無所染荆川唐公吳之賢者也與公交
厚實自此知公始關事竣督放倉糧其所規畫繼公
後者皆以為法一日自思少習舉子業非古人學優
始仕之意遽上疏引疾因客毗陵僧舍與荆川考德
問業一年而歸復與遵巖王公講學論文自是聞見
益博凡 國家典章經史精義莫不充然有得嘉靖
己酉以病痊例赴部補南稽勲司考功司與白野殷
公吉陽何公初泉劉公交仞砥礪時有南都四君子

之稱吏部因以公督學西蜀參藩廣右公正文雅
士範釐弊盡任事任怨無所顧忌時相分宜有不可
于公因調改山西屬歲大侵寇盜充斥公多方撫輯
燼其元兇破其黨與晉人有惟惠惟威乃武乃文之
頌會分宜敗公召入阿少復進僉都御史秉節江防
已又加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公為操江時疏論盜所
由起與所以止盜之方乃曰 嚴緝窩藏 根
本重地賴以靖息其在山東土瘠復繁民不堪苦公
惟隨地編差因糧制役雖勢豪寄庄不少寬貸藩府
官校多侵奪民田公博詢密訪悉清革歸民故議處
獻敬錄 卷之四十七
驛傳有疏額外起科有禁齊民迫今德之嘉靖成辰
入貳司寇時毛公愷方被 命未至公總握獄情內
無私徇外絕干請會遼藩獄起 詔屬公問狀遼藩
本以淫醜肆虐夙憾于江陵其言悖逆不軌則羅織
之過江陵指授也江陵屢以諷公公言古人有焚梁
獄詞者今且欲加非其罪得無傷 國家親親意乎
竟以臬憲施篤篤臣 相左自是為言者所斥
而公掛冠行矣公雖放居江湖然於 國計民隱時
不能忘情間陳謀于有司或扼腕于同志適江陵有
父之喪謀欲奉情公聞志口三年之喪古今通誼漢

儒金革無避之說為無據况昇平世用此典耶草說
將上公門人與子兢交諫乃止然邑邑累日及聞鄉
元操吳中行有疏被杖公擊節嘆賞貽書壯之且曰
二君子氣節文章真表表哉此其存心扶植綱常與
夷齊叩馬何異於乎萬古天地所恃以不壞惟有此
理人義無此心彼誣以為罪欲假乎鉅口其人生理
已滅盡矣矧望風附首魚肉端人正士者乎人言樹
不相畏不畏于天於乎是誠何心俾公受禍如此烈
也公賦性剛嚴介特學有淵源尤明于義利是非之
辨故意有所不可論有所不合不少貶以從人其所
致怨謫或由於此然不營貨產自奉布素若儒生膏
有詩自况云負郭元無半頃腴山田新買百升餘里
人莫笑清貧甚欲學周黃恐不如此足以見公之生
平矣公有有文集摘稿歸田稿續歸田稿若干篇皆
未就而迫於禍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九日卒萬曆
壬午正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先娶林氏蚤卒無出
累贈淑人繼娶蔡氏封宜人贈淑人其懿行已備載
壙誌中復繼朱氏以公橫惟非命痛哭濱死數次五
六年間假視息於世每趣兢以必報父讐比得罪人
訥遣慟哭呼天曰夫讐未盡復夫子心迹可以獲明

吾其得所歸矣遂以丁亥年八月十八日卒嗚呼
志誠可哀哉公子男五長即兢以公恩任都察院檢
板兢等將以茲歲十月二十六日奉公柩與朱母合
窆於淑人蔡母塋前材之原而以公狀請銘余嘗與
公同朝知公志行公子兢亦嘗從余學國子未請
之先有上人僧性顯者山東人也齋素明心常從余
遊嘗夢寐中接公車從過余山舍曰欲得余文速敘
一篇上人遂訴莫知所以但知開府齊東時事曰其
政嚴明吏畏民德齊東人人能道之夫上人脫俗染
能通神明公之英靈不泯于天地間當相為契會豈
以余之迂翹不能借時好尚其言為可信也乎銘其
可辭
銘曰昔有史臣嘆且鄉權邪交配排貞良誣賊一時
用內訌徒使正直永傳芳昭昭 皇治如康莊暖
鄙夫不自量誤國欺心負彼蒼寧知雨雪見太陽暴
狠毒竭為肝腸不待鬼誅索渺茫殛奪流放育刑章
身世殄滅孰基殃賢豪賦命亦何常可是數窮令慨
慷孟博諸賢遭若狂公今與之相鞠翔嗟嗟斯丘為
公藏我銘幽誌佐名揚

少司寇可齋游公居敬傳

王應鍾

公諱居敬字行簡號可齋世居南平為宋儒游定夫先生後曾祖廷賜祖祐皆隱德弗仕考給以選貢授睢寧令封中憲大夫妣吳氏封恭人公生以幼穎稱嘉靖壬辰年二十四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改授監察御史以澄清自任不為媿阿巡視蘆溝清商人匿稅若干語侵司農竦然見憚巡按應天惡吏望風解印綬徹有疑獄屢歲不決燭而釋之有池守執政姻也倚勢為姦利公廉其賊劫去之戊戌出為浙江按察僉事精覈吏治畫民便利事禁湖游戢戒擅賦教錄卷之四十七 十四 漫山館

杭俗為之一變辛丑擢廣東副使癸卯鄉試總裁校士歲饑設法賑貸民賴以活者甚眾晉叅楚藩適有事安南從中調度咸得機宜撫督重臣嘉之遂晉浙長憲已酉鄉試多得士士亦以為公所鑒裁為喜旋丁內艱服闋復補浙藩時倭寇猖獗征調主客兵以數萬計事起倉卒庫貯無贏餘軍需皆倚辦于公經畫無後期議者欲練土著汰客兵客兵鼓噪當事者莫知所為公挺身月臺徐以數語諭之噪者還拜解散李太宰眷屬過浙眾爭致款公以常禮待之太宰謂疎已三年不以外艱歸庫內羨餘悉上之撫院

充餉毫釐無染及闕起補山東戊午鄉試總裁校士無何雲南缺巡撫朝議推公奉 璽書往受事時欽守沐朝弼方以奪嫡事為其寡嫂陳氏訴訟 朝命屢下切責對狀朝弼負固賄遺執政者益狡焉侵奪所屬民田以自封公以分義裁之歸其所侵騰越州莊田朝弼陽順公而陰御之切骨東川逆酋阿堂謀篡東川強奪府印擅立作亂奔烏撒致與宣尉安萬銓露益州土官安九鼎治兵相攻十餘年不解也至是侵及羅雄州逼危會城公奮曰堂堂 天朝寧容此么麼弄兵震動我三省焚夷我農工傾覆我疆邑休息時耶上疏 請誅之下三省會議撫剿從便宜第事屬各省多首鼠公亦多方招之不服乃乘其不意督兵進勦阿堂就戮三省以平會南京戶部缺侍郎推補沐府鎮滇之日久兵權在手專制一方如王者凡有征調非沐府檄不應也後沅州之變滇紀綱幾不振加撫臣以賢理軍務於時兵權悉聽巡撫朝弼以歸騰越州莊田卸公既不且又得其兵權也益快快諤謂軒使曰阿堂事奉 旨會勘十餘年奈何專征之且宴然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一切兵餉不關鎮臣置臣何地其如祖父二百年職業何上

公忤分宜又不循例謝授意於部使部使與朝臣
厚乃共謀疏公輕舉大衆路不測以微必不可成之
功者遂被逮時金吾使者逮公公在行間離會城五
百餘里公次子於廣年甫十六自會城以書達公欲
護公之燕公辭曰兒護母南還且寒凍甚寧堪此苦
耶廣以牟踰志學父以忠直被逮旣鮮滅獲豈忍父
獨行毅然冒寒凍侵霧露奔走於崇山峻嶺間晝夜
馳驅三百餘里自會城尾公公已發至貴竹界廣且
馳且饑旬日始逐公於普安驛公且將發廣至公淚
滂滂下撫其子曰吾身已致於君矣兒豈堪此哉然
兒一念孝不忍違也父撫其子子依其父馬上風霜
百餘日草宿露食涉二時方抵京備嘗苦楚 詔廷
杖下獄戍碣石前平定虜功悉爲部使所抑不錄會
穆宗皇帝改元赦歸 詔下求遺逸於是尚書吳公
嶽林公同暨科道撫按交章誦公雲南有功負冤宜
亟召用蒙 恩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爲刑部右
侍郎適高大學士再起欲甘心大學士徐公無上事
請考察科道官凡 紳劾者一網去之公語其所善
曰相君必不忘華亭暨所嘗抵牾非計也僕爲相君
姑舍是而一心以謀宗社異日誦相業媲美伊周

孰大者同官以告大學士恣睢甚嫉其門生曰
能爲若人除黨吾不能一日容也迺無所求於公以
年老論公值公欲疏中貴擅權疏時宰作戚福疏羅
李從祀三疏已脫稿會閩周督學使者從祀羅李疏
至卽疏上請從祀羅李高大學士疑公有言頷之以
奏疏太繁罰俸三月寢其事不報 上不悅卽上書
乞骸骨時公已三年滿績矣公歸越四月卒蓋隆慶
五年九月十日也 廷議重之遣官 諭祭營葬如
故事公性狷介雖百折不回學務邇其先世言必歸
實踐居身攻苦茹淡時家泊如日一食猶瀾也 衣
猶敝也一蓆十年漆枕櫛匣皆青衿時物雖貴不易
也按江南疏夫騷擾傳食者而辟除之又捕奸黨王
冠寘於法敗歷各省所至不軌法豪猾屏息滇南一
整旅平十餘年之叛逆微公之力三省不得寧也使
他臣而有此伐當受延賞之典不錄已爾而獲罪在
戍貧窶至從者莫能堪有以居間請者公叱曰我爲
清白吏今皓首卽饑歎瘴鄉不失清白鬼也林德之
其刻厲如此

刑部侍郎張公紳傳略

郭業

張紳字子儀柳州人幼儻為文操觚立就嘉靖癸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岱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相高富國時楊員外繼盛沈經歷鍊以直言棄市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紳與傳策章繼上俱下 詔獄訊所主使者紳獨對曰臣自求為社稷死耳時能主使者即有罪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 上怒解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紳戍成都日性命非應空者難偷物談性命非真性命也乙丑歲徵錄 卷之四十七 十一 吳山館

晉父子伏辜一卯 穆宗登極召補吏部補驗封郎晉大理寺少卿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撫流民退尙寇平三巢又遣兵解惠州之圍疊承金紵之賜念徭獍為西粵梗疏請先剿古田次及八寨則百粵無煩南顧 天子避之後悉如所策四年庚午巡撫湖廣五年辛未晉大理卿尋晉兵部侍郎疏乞歸養萬曆二年起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丙子入為刑部侍郎累疏乞休歸己卯秋卒于家神氣節才猷為海內所仰重所著鶴樓集拾貳卷傳于時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心

泉河公源行狀

弟濟撰

萬曆十二年甲申春三月 今天子錄用海內舊臣先尼心泉先生用薦以太常少卿起家尋陞大理少至是先生請告家居十年矣暮而轉太常又半暮而轉大理同預 經筵明年丙戌三月克 廷試讀卷畢即以情告于寮屬曰源麋鹿野姿習豐草長林之日久一旦而游蹶華要惴焉惟公餽之覆是懼倘得備員留京徐為休偃山樊之圖志願足矣當事察其情補南京吏部侍郎丁亥秋有入 賀之役竣事而歸歸而 召入為刑部右侍郎以己丑七月廿二日卒於官先生姓何氏諱源字仲深心泉其別號也祖諱豐父諱錢世為廣昌宦族宋寶謨閣直學士諱文定西疇先生諱坦其始祖也入 國朝則有吏部尚書東園公諱文淵刑部尚書椒丘公諱喬新二尚書公之後詩書之澤寢微者數十年矣吾父嚴峰公生三月而孤既長即慨然曰吾曾祖本茂公舉經明行修而不仕吾祖會同公有時名于黉校而不仕吾欲以先世詩書訓其子豈易言乎所賴吾母黃脫簪珥相吾父禮聘嚴師成其志故先生力學攻文以嘉靖

丙午魁於鄉余與弟沅雖金舉已酉而成進士以
二尚書公之屬則自先生始先生登己未第明年庚
申並仕得嘉興令嘉興素號繁邑仕籍多而田賦廣
世俗所易濡染者先生奉吾父愛民如子守官如水
之訓朝夕書于紳自製文以矢于城隍之神曰所不
以愛民守官為事者神所必殛嘉興邑附郡郡守侯
公東萊端介愷悌人也事使之間每以意氣相許先
生行一事公亟稱善公有所委無毫髮不中其肯綮
者民以事訟于庭阜白已定徐而委曲諭之諭而能
自悔解者聽諭而乖理道又涉于梗者始威之故人

獻教錄 卷之四十七

三

吳山

人皆得其情而去公庭寂然士之談經者禮之嫻藝
文者禮之有道術嫖修者大禮之儒生為武弁所陷
幾于褫衿佩矣白于當道得直乃其後竟以大顯郭
杰以假獄誣服開沉寃者十年廉知行奸謀殺者郭
明也釋杰而罪明邑人稱神君焉歲當攢造鄉官以
受寄為常忽一日五鼓遣吏取圖書實數即集胥史
于衙扁鑰之查與冊無異同即據實填造一時不得
高下其手詭寄之弊十去七八靖江王盤遊至浙所
過騷動時饑民待賑者數千人先生令其鼓譟請賑
不逾時潛去當道有總理鹽法者欲增課額先生以

民方苦倭萬一鹽徒朋引禍且不測止之便七邑遂
皆按堵如故巨商吳瀛徽人也派遣便民倉三十間
以寬民力瀛倚總督胡公為鄉曲具詞所免竟罪瀛
而堅造如其數公怒以為抗已徑按嘉興下考察之
令實欲中以危法也先生從容條請公大奇之署上
上西水驛衝疲甚取回縣自供應過客多不之西水
而之若溪郵傳大蘇年饑申請緩徵銀六千兩米三
千餘石議次年徵補尋復為次年慮通查五年銀米
之餘所請之數額不虧而民自便他如學宮災請于
當道而新之宣公橋圯欄行旅徒涉而繕築之趙一

獻教錄 卷之四十七

三

吳山

之淫祠誑惑民俗力排異說而撤毀之辛酉秋典簾
外試得人為盛在任二年餘官舍蕭然民有喫水還
錢之謠蓋紀實也壬戌內召為水部于呂梁先生怡
然就職商舶往來不責通結人甚便之築單家口大
堤三百餘丈省官銀二百餘兩總漕陳梧岡公題請
減河夫工食下所司議申辨利害數千言得不減建
孔子觀呂梁書院諸生講肄其中親為之課人有品
題乙丑調兵部職方主事至京三月當滿考大司馬
虞坡揚公署之曰作縣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治
洪則利所必興害所必革名臣之喬公輔之黑時服

公爲知人明年春有宣府之役資餉金以實邊
實欲先生知邊鎮之要害夷情之出沒爲異日大受
地也既報命轉本司郎中條陳兵事日夜題覆不休
有 旨內豎三人典京營本兵郭公欲從之先生草
疏力諍止太和山太監舊守地方科道各疏乞罷守
旨六下不允允先生疏朝紳避之南京新立振武營
軍悍不可制奏罷歸本衛隱患頓除虜犯石汾永平
堂卿罷免奉 旨何源着留用疏乞養病可之既得
告家居日侍先公事今母孝養備至時濤沆屢困南
宮先生每授當世之晚達者以策其懲督幼弟渙湖
廉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漫山館
二國子嚴而有恩朔望必謁祠必率子弟起居親側
靡寒暑間鄉人干以私謝弗見至嚮義則如赴也如
改學溪建尊經閣建敬一亭倡橋梁改學前官路士
民皆德之在告改南銓不赴庚午先公促之行經黃
州連廐終養徑歸冬十月果侍先公終于正寢三年
哀毀如一日壬申起勳部郎又具疏辭太宰楊公止
不上移劄促之癸酉薦補考功郎楊公以病罷張元
洲公由南工部入掌計事時期已迫矣先生力左右
之江陵有至公至明至虛之譽甲戌先生當爲會試
同考官儀部已責禮幣於門矣先生恐妨弟姪之試

也舉任主事芹以自代轉文選郎時久任方行
紛紜不一先生在職一年英恬抑競存大體略細
津要之門閭如僧剎後來者多舉以爲型範云武場
典試舊格舉功曹一入獨先生以選部往蓋填春試
之闕也事竣陞太常少卿無何奉使 德藩謁孔廟
登泰山觀日出海處歸而奉慈護友兄弟謀子孫申
明祖訓以正族力行節儉以警奢創始祖學士公小
宗高祖處士公二祠皆有田以供祭請罷 王庄罷
丈量罷均攤與家宰公奏免准允同一惠澤一歲中
寄迹雲庄者半之或治具邀賓談笑竟日親賓或相
廉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漫山館
訪亦多携行厨以往酒酣互歌不知孰爲主賓也自
濤巢官安慶後往來亦多在雲庄大篇短章更倡迭
和自昔平泉綠野中未必有同氣之怡愉若此時時
追憶季弟沅年僅五十餘官僅寧化令覲回道卒有
不勝其悲愴者此平生憂樂之大較也憶甲申應
召時丁寧執濤之手曰吾弟棄官而得恬吾垂白而
就劇田荆之合復在何日相對注目者久之先生雖
念絕喧囂而聘召旣膺則不復顧所私隨其官之遷
轉矢心職業不以爲瘁嘗謂人口 主上容我以明
農自老則何暇問及人間事若出而徒自優遊

此心何人謂先生此心不負一出而褒封荐錫亦
 負於先生先公贈官大常少先母今母贈封俱恭
 方貳大理邵選部即欲以太常卿處先生先生固辭
 明年乙酉四月始補太常太常在禮曹官職尤不易
 稱上下神祇社稷宗廟諸凡舞佾珪幣犧牲裸獻之
 品物度數雖精明將事猶懼弗虔 主上神聖導引
 法 駕尤為兢惕先生行之動準矩矱嘗扈 駕步
 禱郊壇炎曦焚如走風埃十餘里喘息不聞在大理
 日自大辟而下諸獄旬時服念寃意平反時三法司
 為舒繼峰趙麟陽及先生人謂咎繇之明允蘇公之
 敬獄于今再見廷中翕然稱平南銓雖無朝叅之勞
 而百司各嚴管攝之體嘗相冢卿李漸庵公典京察
 舉刺臧否如水如鏡一眉睫亦在其朗照也召入以
 戊子季夏始就職尋轉左謹持三尺威富在所必訖
 若大 詔獄之關於國體者未嘗以已意出入有可
 以求生道者必以懇惻生之平生惟知報德有見侮
 者無幾微之蒂芥秀水陶九萬座主陶見湖公之子
 也謫戍邊遠多方救援不遺餘力時見湖公已久為
 古人矣其他用意忠厚率多類此濤竊意清世多賢
 海內如先往者政自不少而清操古道始終一揆據

濤醯雞之見如先生者謂為江右之偉人非耶得
 七十有一

少司寇鑑塘朱公鴻謨傳

鄒元禧

公名鴻謨字文甫別號鑑塘山東青州人祖樸父
 得正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五世單傳
 棟樑公憂之日禱于神夜夢星如月落前楹而公生
 公幼方五歲母程大夫人棄世公哭之哀識者知非
 凡兒十五補郡諸生為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吾
 宗穎泉公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奇之夜夢虎吐明珠
 在廷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得作士開卷得公
 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為更定今名孽公入衙
 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已巳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七

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
 器之庚午舉鄉試第二人辛未成進士有習公素者
 乞銓司而得公為司理公至如貞女絳潔其身丰稜
 如大阿出匣不容迫視吉郡多要臣有來于者公出
 其書示人要臣惕自然亦以此府怨忌不恤也訟者
 訴兩臺人人願得朱青天而質成焉自兩臺下不敢
 名公為吏而吉諸名德士咸私服曰公骨器冷冷相
 戒各邑無犯約束從公陶治者皆為名士取高第幾
 遍西江久之公亦與諸吉人相忘曰茲道義鄉也
 誰容吾懇下丑大計有同僚陰蘊公者曰公也法

過嚴民苦公嘗路不無必動吉幸遇者大感
 曰我公濂洛中人吾吉數百年僅有此此而可議
 則吾等何 九閣為公白冤議止卒中前議 內召

授公南道御史公至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
 者下廷公行報杜門不飲食淚數下李夫人數使
 女焚香公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
 牛不養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矣夫人不
 能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說而切和而爭語
 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
 逮公而中解以嚴 旨勒公歸公得 旨跨蹇驢出
 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七

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嘆曰小民無福真御史去矣
 歸家尋所謂朱家庄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洋水樂饑
 讀天下書不譚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為
 聖人之氓洋水康莊即公隱地名日與馮孝廉子咸
 講晰天人闡釋經史諸使者干旋至公門返終不得
 一望顏色去七年 詔起故官不二月旋丁通議公
 憂歸又三年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江西江西故公
 舊遊地士民聞公如清獻益州重臨賢者心目為開
 不肯者神骨為竦諸貪墨吏多解綬去公至敦尚風
 教熱持大體戊巳間無歲所至賴公為生疏請蠲積

道減窳額辭極悽楚 上特為停寢父老謂自唐貞

襄龍後不再見焉蓋貞襄公救民兵燹後民至今尸

祝之云公還 朝晉光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議與

重臣忤即拂衣歸蓋重臣與臺諫邪者比而公與洪

陽王公以詔起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

撫應天公為操江撫應天會倭事告急當事者多屑

越帑藏為備倭計公獨察地理要害與夫兵器朽敗

者飾之諸子弟弄兵者戢之不妄支一錢曰吾安能

以未至之倭憊久安之赤子乎久之倭不來吳亦不

困吳賦重多倚豪右為窟穴公精心計與諸長吏講

求畫一法初或難公而久亦稱便公居常自語使在

吳十年可使家給人足而惜乎公以遷右司寇行矣

公所戰諸弄兵者皆宦族力能變白為黑謂是固無

弄兵者不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小懲大戒小人之

福公以一身而犯勢族公獨何心法有所必伸情有

所不忍固也公既遷去即忌嫉者不能有加曰清而

肅公而正海忠介後一人爾公為少司寇為國守法

法得公平然推公為少宰為少司馬者至再俱不用

此其故難言矣戊戌公遂卒至不能為欽大司馬岳

峰肅公及符卿益軒蕭公比部靜所劉公融金始得

具棺欽公貧矣世固有陰祗子弟多厚藏陽亦貧

糜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死而後見哉為理官六年衙

舍雨注地不可足公以蓋去雨以履涉者三年不問

李夫人布衣蓬首詣減獲終衣垢面如入草路藍縷

之鄉未嘗從宦遊也按江西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

謝望公門書亦不省諸後冀公勞始得歸延不得公

一面多與衣歸操江稱貴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無

加平時宦愈久節愈堅公雖欲辭貧得乎公生平心

儀端恪其所為學務勿欺大庭以及屋漏無墮容公

卿以及走卒無飾辭尊濂洛關閩矩矱如護要領

世之新學如操戈入室恨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

一日與元標談輒動容相戒曰吾生平于此理校勘

得深吾心不動矣子無為所惑元標謹頓首受教

方期稟度吾師以老而公下世矣公與人處一定交

終身不忘平居未嘗譚人短長聞人善喜動顏色見

一才推較不容口會試為趙文懿所取士文懿以國

士器公文懿用公于定國本及救郭侍御密有奏記

不欲以文懿顯名然文懿始信公後亦不能無疑公

公沒後始有得其稿者善不近名學惟著已公其人

哉馮孝廉謂公為行似呂涇野清介似孟我疆風節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似揚斛山經濟似劉忠宣子竊謂公學術上尊孔孟
近守濂洛蓋我明慥慥大儒如公不多肩若若元
學曰世知公者以留臺一疏及公所至皆惠業業然
不知此公緒餘耳予故略而不論公博厚如淵屹立
如山推之不來麾之不去語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所稱醇儒社稷臣無愧大使公得永年光日月而扶
名教可勝道哉

本行錄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刑部郎中詹鼎傳

方孝孺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
舍縣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
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放獨喜遊學館
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
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
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柰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
課習夜坐無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
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備
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
鼎敵錄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鼎諱者其師去鼎遂為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
與為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
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師試不
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
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
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
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為
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
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為所獲無奈因為之畫
力為其府都事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

肅治博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賂請于鼎持不可曰公
方氏欲舉大謀嘗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
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請之繫鼎獄牛載乃釋復起為
上虞上虞其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眾
以鼎儒生不習遂事稍違約門會衆于庭引一驛丞
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滕屈久
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
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
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
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口暮候

鳳樓錄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三

其市中人相指數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
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
欲舉兵誅之莫為計鼎為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
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
問更以國珍為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為書萬言詣
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為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
楊憲為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
憲敗凡為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
臣薦鼎名于朝鼎至言師中書以滿徙人不宜用將
還之於陝鼎恐還為人所輕嘆以背屬據史屬據

為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劄葉不用可謂
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舉召見詹
之鼎稱甚美又能為梁州同言步趨進退固雅有威
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待河南行
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為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
不可使也待半歲除留守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
佐察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
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
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
覆我我故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証鼎
有贓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
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
皆次鼎坐罪薄有才人情之鼎為文章氣躡逼古人
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
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為人奇
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為之服喪三年

鳳樓錄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三

刑部郎中黃裳傳

黃裳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少從李翱游明經進士武
武癸酉鄉貢進士卒業大學授福建政和知縣天聖
初縣病荒歉裳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置薄
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
以二十而歸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眾民共德
之而他縣多孳餓云政為一省之最懼毋憂去服闋
即使者以文學政事薦陞禮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卒
裳有學識多所著述其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社祭
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為星陰氣積
而成地故其精為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
則化石陽變為陰也土為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
社以石為主也時稱其善論他詩文亦多可採者有
黃郎中集十卷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三四

刑部郎中梁君洞墓志銘

王直

君諱洞字挹之姓梁氏梁于泰和為大家其先存宋
時有為鳳翔知府黃州同知者君之高祖昭伯知撫
州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心易心易生廷敏則君之曾
大父大父也廷敏娶王氏生君後以君貴贈刑部
主事毋封太安人君承樂乙未進士擢北京行部戶
曹主事改刑部既滿陞郎中宣德己酉十一月十五
日卒於官年四十六君初為進士奉命賑徐州饑
民時蕭楊二縣民亦多饑者君亦欲賑之有司以未
有命沮君君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三五 梁山傳
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 太宗皇帝嘉之
而有司皆以坐視民患得罪其後君詣北京至徐州
二縣民服役河上見君呼曰此吾父也嘗活我我無
以報凡百十人環君拜且泣君愆諭遣之乃得行其
在戶曹時南方漕運北方賦稅皆主之及車駕駐北
京一切供饋文移皆自戶曹君日夜盡心事以辦治
而未嘗有闕失及戶曹罷改刑部交趾清吏司主事
尚書趙公喜得君凡諸司獄獄當奏決者案牘皆屬
君閱視既允然後奏當時刑部決獄號為平及陞貴
州清吏司郎中益備職不懈君雖於豐厚而瘁力勞

心甫一年得風疾卒士大夫皆惜之君自少不羈不肯在人下然無同產兄弟廷敏先生素英邁不羈在其下者或忌之君

稍侵君君不為勳力於

學問從從兄本之受詩經業成入邑庠遂取進士歷官皆有名人於是愧君君亦不以介意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已輒卻小厄浮大白連數十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餘子若無入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飾如儀法曰吾不能離艱自汗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病卒餘財無幾田園亦不加於舊他之仕者外若循謹往往出高貲市良廬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吳山館

田深地構大厦無賴子弟恃此立聲威凌善柔鄉里怨苦之然後信君之行非衆人所能及也君以宣德辛亥十月十二日葬其鄉龍門之原

孫郎中瓊墓誌銘

黃雲

公既卒而葬墓木拱矣未有以表志之而儒學諸生列其德業風節請從鄉賢之祀其季子弘乃其述公之平生履履屬焉之銘嗚呼若公者真古之君子也烏可以無銘哉公諱瓊字蘊章號頤齋為崑山人父宗相潭縣知縣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妣高氏太安人進太宜人公生有異徵弱不好弄甫長父授之經不煩程督能倍進於學為文務以理勝年二十四以易中正統十二年鄉試明年 賜進士出身景泰改元擢刑部廣西司主事階承直郎四年陞署員外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吳山館

郎事階奉議大夫七年陞郎中明年丁丑 英宗復辟進階奉政大夫 賜金帛凡歷官刑部十有五年勤慎如一日以廉介公平自持而濟以仁恕每大臣集議命日以孫郎中作大理卿天下無冤民矣尚書俞公士悅陸公瑜尤屬意倚任過十三司官缺員事未集嘗命之總理或刑獄之大而難決疑而未明必詢而後行刑部每至歲終例以通問罪犯類報奏聞尚書先期必選素無過舉者重加審錄公被選審錄引對內廷無一人稱寃者江西安福彭氏恭和龍氏蕭氏扶冑貴稔惡二邑人奏其不法辭連數下百

人尚書承

上旨兩委之往治公案其事

於法監坐王喜隣人為盜者欲連士類冀時以証証

坐喜久繫不決公一鞠得其情立出喜喜得釋仕

有盜查殺人公擬罪至死盜詐令人稱鄉人附書以

茶苦實白金為賂白於尚書移宅司鞠之白金治盜

即首服公所治獄情類此者甚多不勝書也故德公

者備其...道羅拜馬首日常數十人口公神明也

于父母也其能直于柱圃予生者也其於...聖要

亦無所畏避時多內臣以牘私囑獄事者公環而

地曰吾知有 朝廷三尺法此心焉能昧乎天順間

獻...卷之四十七 三八

錦...揮門達怙勢贖貨用苛刻羅織人罪所問

因...刑部復錄它刑官承望風旨無所辨釋往往

效...罪惟屬公復錄者有以免愆多所平反太監牛

玉...攬錢糧事發覺屬之曲法公不聽乃抵於

法...是積奸宄者之恨矣百戶李賓歿無後以姪剛

襲...職與賓妻杜氏告爭財產同官員外郎員某與

杜...通實常囑公固以正拒為中分其產員又嗾杜

氏...其產剛得價不滿與員有言校尉潛察員好事

錦...衛追寃告爭時公踈放杜氏由受具之屬也蓋

婦...不行禁實遵新行例法司不為辯併員讒罪

上聞王乘間以言潛之謂成遠東公被謫但省愆

咎念遺父母憂不能釋耳瀕行囊底無餘僚友贖金

為贖復峻却之甲申 憲宗即位肆赦天下復其官

月餘即稱疾不視事上疏乞休致先是葉文莊公為

參政調吏部尚書王公朝曰君於政事才固長而律

身當以孫某為法至是致仕王公又言於尚書陸公

曰若孫某者烏可投置閑散邪於是郎中浦源等以

書致二公強留之意而公宦情雲薄矣公卿祖饒國

門見者咸咨嗟歎息以為不可及也歸隱鹿城三十

餘春秋未嘗一跡公門朝野益高其節成化己丑下

獄...卷之四十七 三九

詔求賢都御史高公明邢公有御史王朝遠給事中

蕭...交章論薦皆不報三原王公前為都御史相繼

繼...南畿皆雅重之彭公為文送其甥按察副使秦

君...獄之官雲南舉其操守廉公以申告戒之意王公

特...過訪之以政事欲盤併餘糧因公言不便而止長

區...賦者持百金為公壽公辭曰某當患難有遠行尚

不...受賕矧今問居安肯以無處而受愧乎其官北京

時...迎母就祿父監生卒業南監祿養不逮上疏陳情

援...例起文赴北監以正色養家居事父母以孝喪祭

禮...其哀戚誠敬而不...古制每旦必冠帶拜誦先祠

非疾故下一日廢所居朴隱衣服飲食人所不堪
處之裕如其舉動必循規矩而風度凝遠倏人小夫
望之鄙吝自消制行坦夷煦煦如春職對客談論辭
旨清暢竟日體無歇側客退獨處端莊靜默披經史
儼如也所著有鹿城遺稿藏于家嗟乎士習愈卑惟
利祿之趨至於身心不復知所檢飾名節掃蕩盡矣
考公之所學以聖賢爲師致辨於理欲之間知而踐
之其於出處之際光明奇偉而夷險一節揆於古君
子之道豈有不合哉公待雲以國士而雲也困厄無
聞有負其所期矣故詳書備紀亦用酌所知於九泉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七 四十一

而士習或因之以振起也哉
陸安甫跋曰宋富鄭公嘗言君子爲小人所勝所抑
者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
貶惡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却而噤默受不
快活也偉哉名言乎予嘗繆採本朝往昔事行名臣
碑志盡出一時鉅筆大抵於小德細善鋪敘則詳至
於出處進退之故少關朝廷之利害繫時世之重輕
者顧多隱微其語甚或刊而不書使士君子侈偉卓
絕之行貞純完潔之名公然不顯於天下後世昔人
謂誌銘義近於史然則又取其所謂如史者乎近觀

吾友黃應龍所稱鄉先生孫郎中墓銘如前或謂
一節情事書實懇切詳謹讀之令人痛快起敬而見
者乃或以不識忌諱少之尚何足與議也哉予壯應
龍之直筆有良史才也試一及之

刑部郎中奚君昊墓志

李東陽

刑部郎中奚君時亨勳瑞州還至杭州得疾卒按察副使李君若虛方提學浙江日視疾具湯藥比卒治舍斂衾槨甚備航君喪歸華亭時君母太安人及妻若子女皆寓京邸聞訃痛絕諸寮友皆驚悼相弔尋得若虛書稍相慰曰李君不負時亨吾徒可獨負哉於是君即中元勳為狀周郎中良璧過郎中大璞柳員外拱之諸君屬予銘適君女兄之夫孫鏞者來奉太安人歸自京因寓銘俾刻石內君墓壙予辱君還往且聞諸元勳及馮郎中佩之知君賢為詳乃敘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四十一

而銘之君諱昊字時亨姓奚氏世為松江華亭人曾祖興一祖文華累世儒隱考諱盛歷朝合二州同知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梁氏封太安人君質穎穎異九歲就外傳囊白金為學資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鬻絲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用為餽粥具君即以此所持金予之歸告承德公公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君弱冠從承德公于合公疾君刺血額夫求以身代又重傷太安人心匿不使聞公卒君奉母扶視歸廬墓終喪籍府學為弟子員舉成化戊子鄉薦連捷已丑進士第循例歸省壬辰拜刑部主事明敏精吏

法片言擿伏人服其能選員外郎勘貴州獄歸去

旨進郎中庚子復乞歸省太安人遂就養焉居數月會瑞獄作事尤劇君受命往日奔走勞瘁成疾以卒年三十六喪潘氏封安人子一曰伸君和厚易直重恩義幼學時母析貲予之君悉讓兄冕俸所得金帛必分族屬為員外時同年董知縣失官道遇寇貧甚君為館穀給綿纈厚贖之還使經景州有故寮劉判官歿五年不舉君葬之且郵其家平居恭孫見鄉先輩無窮達皆不敢慢處寮案終日不色忤故人多愛樂之尤嗜問學寒暑不時輟喜臨晉唐書為詩文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四十二

往往有奇思與客賦詠值意得恒夜分不寢有稿若于卷藏于家

奉議大夫刑部郎中奚君行狀

嘉興屠瀟

君諱昊字時亨姓奚氏于東子其別號也世為華亭人曾祖興一樂間先生祖文華樂耕先生皆隱德弗耀以詩書相承著于家牒所居南橋里後徙城東明呈橋家焉至父盛文茂先生始以明經授霸州同知終于四川合州有文翁之風以君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梁氏封太安人有賢行君行六生而質貌類

秀光采射人爲父母所鍾愛方九齡卽知向學一日
執束脩詣社中就業遇一婦人於途悲泣不已問之
則曰家貧有舅姑鬻線得百錢而遺諸市無以爲餽
粥具君卽以束脩金與之歸語承德公公曰此麥舟
遺意也吾有後矣蓋君雖在童稚而其向慕已不凡
如此年甫志學耽嗜文籍習舉業屬筆有奇思承德
公病革君終夕侍側湯藥必嘗而後進復刺血額天
請以身代太安人憐之君匿不使聞公卒扶柩奉母
匍匐萬里東歸廬墓終喪有過人行君有三兄曰元
曰冕曰昂元昂皆蚤世昂權厝于合力不能歸君每
蘇錄錄 卷之四十七 四四

巷長老恂恂謙溫不敢忘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
游鄉人稱其厚越四年成化壬辰授刑部貴州司主
事政務大體不爲苛細然處事詳諦吏法精敏發奸
獲伏片言刃解績用茂著三載秩滿封贈如例十三
年丁酉遷署本司員外郎十四年戊戌冬會貴州畢
節衛武入林姓者構訟連及臺諫事大獄重簡君以
往君驅馳萬里觸冒嵐瘴有不暇恤旣至鞠治引伏
官吏除名釋活者殆數百人邊情大快還奏稱 旨
十五年己亥遷浙江司郎中十六年庚子夏以母老
在堂援例疏乞歸省 詔復許之明年辛丑夏迎太
安人來京就養不數月會江右瑞州豪民毛姓者結
黨與殺仇家其禍至慘株連所及甚衆而有司久不
以聞至是始露 詔求老成刑官追逮君得 旨以
往比至按訊決死獄數十人元兇渠魁籍其田產入
官而有司稽緩不治者論罪有差積年之寃一朝而
雪事竣還至錢塘以勤勞太過得疾而卒乃壬寅三
月十五也匪所生丁卯年某月日享年三十六君素
好學雖鍊金之暑折膠之寒手不釋卷興至則臨寫
晉漢書帖退筆盈几所著有干東子若干卷識
好義樂施有無不郵歲得俸緡之入必以分歸

率以爲常爲員外時有同年友董敦仁尹姚江北之
京師遇寇于塗囊且罄落魄無依君爲館穀製衣續
以禦寒歸塗所助其費尤多景州判官劉福緣者承
德公舊僚也停柩五年不能舉君爲舉之其寡妻孤
子德君之深至沒齒不敢忘故君之卒錢塘也舊僚
友李君若虛適爲浙江提學憲副左方伯劉君廷信
輩亦素重君日臨視湯藥不少懈比將卒惟言不能
盡忠報國母老子幼而已言訖而卒二公爲之經紀
喪事甚悉航櫬以歸

獻徵錄

單本

刑部郎中何商臣傳

楊一清

刑部郎中何君商臣既卒十有四年爲正德丙寅其
子兵部郎中孟春以使事至關隴會于干固原出今
大學士西涯李先生所撰墓誌銘閱之子曰是可以
不朽矣吾聞商臣獄獄多平及詎止是乎孟春泣曰
誌舉其比書其著其散見奏牘數百條維時不自孤
荒迷未及彙次至于今抱深痛焉予曰可得聞乎乃
出故祭酒劉公道亨前戶部主事曾全所著于曰此
固鄉大夫之責也乃按連之爲傳商臣始爲刑部主
事卽能緣法求情不遺心力凡經所鞠無呼枉者說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四七
丙民某省其姊氏姊養子飲之暴病腹彭亨其子遂
歸以中毒報其母聞於官未逮而次勘無毒衆莫敢
決商臣曰是必生子主之乃集其親若隣諭使吐實
得其分財構隙狀生子伏辜遷員外郎有儼居者欲
更適他居其主不許且詎之儼者志甚因誘還卒誣
其主爲盜媒藥左驗掠使成獄商臣廉得其好出之
遷郎中有勳戚家以私怨誣指揮周某殺人東原緝
行下諸理商臣察其非辜言于尚書謂當奏析時比
獄山東厥無敢析者或以是爲言商臣曰殺人媚人
如公論何具以聞 上令中貴諭于 朝如商臣議

周得脫或又以爲賀商臣愀然曰法不自決守
持而籍諸貴近是爲失職與有耻焉何賀也歲當慮
天下囚商臣奉、勅南直隸將事徧歷州縣殆數百
篝燈磨卷恒至夜分 孝陵軍負薪過禁山邏者執
之坐盜伐管新商臣謂不自伐所得之薪固相似豈
足爲據得從未臧儀真人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過執
者追及之乃其脅垂絕兄問殺汝者誰曰青衣白帽
者訴之官集是夜徼巡得所似者實同里人下勝榜
有誣服商臣曰死者尙能言彼既同里顧不能言其
名姓居止而以物色爲寬其獄覆勘得真殺人者廬
州三人爲盜捕獲一人鞫所同行不獲誣逮其弟足
數盜庚死商臣奏原之合肥縣民某以分關人遂及
其家推門門殞幼女死歷坐抵罪商臣曰自外而至
彼烏知門內有人亦何意門之殞乎本意非殺即從
矜典比錄六千餘人上獄三十餘人還 朝尚書令
兼攝傍司事所平反及前數不能悉載其見錄於誌
銘者亦不復出也論者曰刑部以詰奸刑亂爲職君
子於商臣錄其平反獨詳何也嗚呼自鈞距文致之
風滋而先王忠厚惻恒之意微乎熄矣世之爲理官
者獄詞所麗唯恐弗甚焉其設心爲不如是

敬錄

卷之四十七

四十九

譚名卒忍於輕視生人之命而不自覺也悲夫宋
曾公康伯時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爲獄重誣公獨
無忌避多所開釋張文忠公九成闕大辟案成察其
非輒輟去覆之具得誣服狀朝論欲以爲賞公辭曰
職在詳刑懲賞可乎二公爲刑部俱以平反著聲商
臣多類此君子亟稱之若明習法令遺奸庶惡回
商臣所傳爲亦夫人之所能也傳曰活千人者後必
身孟春才標卓卓方嚮用于時向之澤其在茲乎

卷之四十七

四十九

刑部郎中北野周先生佩墓誌銘

孫承恩

先生周氏諱佩字鳴玉別號北野先世自汴扈宋南渡遂為松人其遠祖在宋元時多仕宦五代祖彥才有隱德博學能詩著灌畦集藏于家曾祖士瞻號雪舫亦以詩名國初辟為雍縣尹祖臨考輿號心齋正統丁卯南省發解登進士為翰林院編修其履歷載郡志妣朱氏封太宜人先生年十二隨編修公於都下編修公卒晝夜號泣不輟泊歸貧無以居時江右葉中丞為郡守為經理始克葬先生天性穎悟力貧好學入郡賢聲譽焯起一時多從遊之士成化癸卯登鄉薦弘治庚戌舉進士優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三載考最陞營繕員外郎都水職征商稅營繕督工作出納財賦浩大異時多以貪墨敗先生不以毫髮自污弘治庚申以母老乞歸侍養六年母卒服闋轉刑部河南司郎中理獄明慎時逆瑾擅政權勢赫烜奔趨於其門者多驟致通顯先生獨不往瑾故不平每問人曰刑部周秀才吾不識之何如人也先生懼及禍亟上疏乞休致歸養高林泉以詩書自娛今天子初即位舉優老之典先生進階朝列大夫

墓誌銘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一 曼山館

戊子再進階中憲大夫福履優游歷二十五年乃卒

先生天性孝友其官於朝嘗疏請分祿以養母而耶中屢至匱缺其在侍也色養誠篤致甘露芝草之瑞養姊若妹之寡而貧者竭力以賑卹族人生平寡嗜好居室之內一榻蕭然倦于將迎有司延鄉賓多辭疾不赴獨好學雖老弗倦晚益喜讀易觀象玩占多所妙辨作文典雅詩學唐體字倣晉帖皆有法先生嘗編次先世遺稿為世鳴集今太學生張應乾取先生詩文若干篇附刻行世周世世以清白傳先生仕既不大顯家居生理樛薄至無以自給既蒙例兩進階而郡庠生復合辭以請當道謂先生廉貧高尚宜蒙恤典于是有司歲給優養前郡守善化能侯雅致敬慕嘗袖白金十兩遺之先生卒其歛且葬實藉此

墓誌銘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一 曼山館

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蔣悟菴公孔煬墓誌銘

王慎中

嘉靖乙卯十二月六日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悟菴將
葬其子郡庠生陞奉郭白峰公之狀來乞銘鄉先生
家居能急人之病不愛勞動求瘼搜隱籌所宜採振
出危苦語感動在位平鬪者曲直以情款論人於不
爭使直者得曲者亦不敢以為失若是者惟悟菴賢
其沒而上下之間無有能為強聒說教者子蒿目視
人之病不能抹方追思公又烏辭銘公名孔煬字君
和正德丁卯舉人登甲戌進士蔣氏自浙之長興縣
賦錄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一 曼山稿

嘗至通州曰有賢長吏治之矣賢聲出畿郡上在
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弊識髦俊
後皆成大名如今少宗伯崔公桐大司徒馬公坤恭
知錢公爍方伯陳公堯金所素課豫識士也將滿考
奏績員外公計至民會哭奔送殆空四境州有沙漲
地宜田宣家唐家二壩宜隄公墾田築隄則漲有新
畚防有淫水是一後而興二利也募民佃漲地收其
直充後費役且舉聞計封題募金以遺後人其盡心
於民推此可知也去職蹟譽益白銓司遲其至將顯
用之服除赴銓公調而已不私候貴人之門竟以常
賦錄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一 曼山稿

反命入奏 上嘉其功特賜褒美命吏部龍用之遂
改授刑部郎中坐是取忌年四十失官知者慨恨之
既廢事何太宜人承顏願志服勤左右每令婦視和
飯嘗旨而後敬進之常自行厨區與甕養藥婦分後
家人勞苦之公曰使堂上享之而甘吾獨備此即寒
暑衣裘手振領循祛非潔新温輒不使近體衾枕舒
拂夕以爲常侍疾省藥物尤謹或終夕不寐與弟居
不忍相遠聲官金買田宅歲贏月羨久益增靡折半
均取不以尺寸自謀猶擇腴美以厚之愛弟之子廷
均踰於愛陞也別置田七十石市屋五間資廷均爲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五十四 夏山簡

讀書費何宜人安樂之曰汝撫弟姪如此吾復何憂
孝友之實播在閭里相嗟嘆以爲不可能也其餘思
足以及族人赴急持危情與力偕至孤弱不能立貧
無告咸賴公以不失所邦國稱睦焉嗟乎公仕則勤
於民廢亦施於有家出處皆有所立名位不亨而心
跡可述矣其又何憾

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誌銘

宋濂

予聞王君孟遠名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
詞林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召對謹身殿授刑部司
門員外郎將修刺通謁適修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
被 上旨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
胥會成均孟遠曰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
將何如子曰僕之心卽孟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
別去暨再見又屬予曰先人歿四年墓之銘未樹已
屢繫善行成狀矣且夕重有請願吾子昇之也自是
錄徵錄 卷之四十七 五十五 夏山簡

歿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遙見孟遠貌羸甚身弱
如不能勝衣予頗疑其不久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
谷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
獨唾血垂斃孰知二公既歿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
以常情測也辛亥夏孟遠出爲鞏昌隴西縣令復來
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爲請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
解如前終不能釋因勉之曰孟遠宜自愛此別未知
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觴餞之都門
外每一念孟遠爲之戚然越三月忽孟遠之子與來
告曰先君得腸癖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日死

矣予病瘍在告聞興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固龐
豈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
其無重見之期乎賢者天而不賢者或壽天之夢夢
抑自古而然乎嗚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
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忠者來撫州為金谿場官遂
為金谿人曾祖榮彰祖寔父善母曾氏孟遠習科目
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日曉未及交而雞已再號
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映簷光而讀
之尋患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
在焉崖光澗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
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義塾曰
墨濤聘余太史真為五經師松滋去金谿將二千里
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
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覓定且曰是不異吾所為者
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為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卯丙
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值天下亂不得上
南宮退隱漆溪刪禮記疏為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
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
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 聖天子在上
我可終老山林也適徵命至幡然而起擢為今官詳

歐敬錄上

卷之四十七
五十六 曼山館

刑決獄人自不以為寃 朝廷鋤刻吏弊悉用儒
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為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奈何
疾之同知泗州事樂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
弗展共經紀其喪事興得以某月日權厝州西大勝
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面折其非視依阿取容
者賤之不與交母老有疾且歿孟遠額天請捐壽三
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
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
即纂要也孟遠固歿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
其不歿者固自若也視夫泯泯焚焚變滅無跡類浮
雲者又將何如哉

歐敬錄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七 曼山館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耶也余悲而哭之為經紀其喪嗣子邦彥述以南還將即茲萬年之宅并余志之而誰也公姓王諱懋德孺其字鄉人稱守原先生世家燕湖考濟配某氏以嘉靖丁酉四月五日而生公少惺惚不羣十五補諸生甲子舉於鄉是與余同籍鍾錚以能文易奕輩行矣少失怙事母有至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乏嗣歿之日哀毀特甚與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適負身任之曰彼幼無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五八

雙山館

相累也已復滅已業之半給之曰彼眾無相失也鳩茲濱大江賈人雜選俗靡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為會所遷學官以作士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舉業謂一第承蜩耳顧數上數報罷萬曆癸未謁銓典銓者試第一得湖州郡丞甫至武康民變起監司以屬公公單騎入下令曰毋懼第自言所苦吾為若釋之賊皆羅拜即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勾引鹽盜恣睢里閭問莫敢問聞公名自縛請死獎其能悔縱之歸卒為良民過滯祠見僧蹤跡詭甚意動亟使索之得婦女衣物即杖其僧毀其祠公之吏焉非類而

祗席其長老甚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間不獲中公

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者陳俗織布而武徙公至先獎送文學示向往歲侵斗粟千錢為發廩作糜大疫為設醫藥所全活甚眾巨盜張刺陰事持吏短長所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即白當道遣人縛豪豪拒不出薦紳為豪關說日以百輩來公乃為好言開若犯令甚夥若細人耳何至是第出吾為力白之豪喜詣公遽控置獄中竟庾次徒黨屏跡吏民以安庚寅遷彰德府同知是時天子封介弟為潞王道出彰德彰德守牧園之弗捍一切倚公公毅然肩其事先期謁王左右陳說利害從者盡說服至之日郵傳供億省以數萬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與色而一切治辦大以此類王之國適衛太守以罪去官縱橫郡中為民害當道無可奈何則以篆檄公眾聞公來驚曰是前彰德王公者邪即不逞勿令公知比至已帖息矣居恒官方人殘興革利害往往精探其跡上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而公自發其端靡不曲當顯重用事者皆引公自助其名聲噪一時以此無何內艱計至哭絕奔還竭力襄事經三年仕宦之意遂絕無令葉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為具彙勸焉不得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五九

已強起復除衛輝丞衛公故所拊循地百姓
至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 上大發帑截遣鍾公
化民爲救荒使者使者至則盡以屬公公是時起自
骨而肉之心力耗散諸所劊劑究至中事窳所過輒
署數語志概概歸報使者使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
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 上嘉使者功而公亦
益蔚著晉補刑部員外郎無何奉 簡書憲因北平
公奮曰囚當死數也 天子且不忍死之以爲我我
何以稱塞百一得贖晝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
反活人無慮四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牘不比法廷
廉微錄 卷之十七 木十
尉平得駁放公所上無駁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
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始得還少司寇呂朱
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已病矣余是
時有校士之役比出圍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
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
按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
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卽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
令公於今在也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
性英敏而貌則雍容動止自矩大節屹然不可動而
卽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不溢其純懿開明

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植又謂公防太
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庶幾能名公者哉公
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日邦彥將葬公與配朝
宜人某山之原屬余爲之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
公壽六十有一宜人壽四十有二子一卽邦彥蕪湖
縣學諸生娶李貢士女女一歸端中丞孫諸生汝洛
孫一胤祥聘後太學女孫女一許聘姚大行子一豸
銘曰謂公儒今而吏則良謂公恂恂今而請則減蓋
進也有裨於國而退焉無愧於鄉偕厥妣今于茲永
藏過者式今余銘也煌煌

廉微錄 卷之十七 木十 長山館

從子之宜墓誌銘 王專

楊士奇

之宜名相余從兄思貽甫家子也母康氏相幼聰慧六歲其父口授小學能成誦不忘九歲日讀四書五經萬餘言且出從外傳莫歸其父親教督之端靜不好弄羣兒百方戲于前未嘗動意也十三部使者行縣聞其名召試之深見賞異舉充郡學弟子員十五郡太守舉應江西鄉試中前列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思貽奏言臣之子年與學皆未可以為人師幸俾臣以歸教之增益其未至庶他日不辱任使 太祖皇帝可其奏既歸益勤於學後充太學生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本土

曼山館

太學生常數千人季試相屢占第一永樂二年會試天下貢士以相為首廷對第二甲一名蓋元延祐乙卯初行科舉思貽甫之曾祖賢可先生即登進士第有傳在國史我 國家混一天下洪武辛亥初行科舉思貽甫之從父子淵先生即擢進士第二甲一名遠今 皇上龍飛初榜相初擢中名數同子淵先生人皆以為相庶幾不辱其先也相釋褐為翰林庶吉士 上 上篤意儒術作興斯文簡曾蔡及相廿八人者目就文淵閣大官給膳使盡讀禁中書賜居崇里坊月給祿米又給膏火之費使以夜繼晝充其學期追

迹於古人相素知自重又砥體德意夙夜刻厲蓋時駿有進矣永樂十年授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是年九月廿五日卒年三十有四嗚呼相孝於父母友於弟妹與人交必輔之善道族類間忿有急輒赴之篤好書書在太學三年購積千餘卷既登第一夕盡於火哭之慟後悉貲重購之浸加於舊矣手一卷雖疾病寒暑不暫釋其志可見其才與其所學以試之宜有可稱而其不得年也固相之命乎嗚呼始思貽甫幼孤遺喪亂貧苦子子自力獨念先世詩書之業荒墜弗振慄慄焉圖惟繼之務諸其身以待其後人壯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六年

而生相殆可望矣相壯又遠卒此亦獨相之命哉弟鷄自京師歸其喪明年月日其父葬之邑千秋鄉盤古山之原余其從諸父也尤哀之為之誌云

刑部俞主事墓誌銘

楊士奇

刑部主事俞得濟公廣卒其孤希俊將奉柩歸葬處
 州之遂昌以刑部主事周琳所具事狀請銘公慶嘗
 從余翰林十餘年銘不得辭俞之先居睢州宋季有
 仕遂昌者因家焉而自曾大父以下皆不仕父則榮
 母毛氏得濟其諱公廣字也幼孤長克勵於學涉獵
 既博矣從先生長習詩律永樂六年詔翰林集四
 方儒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及能書士職繕寫公廣
 以能書薦書成被賜資詔就翰林益進其藝十八年
 擢兵科給事中勤慎詳敏克舉其職坐累出為邯鄲
 縣丞當要道過使客百費取給於縣者日輻輳公廣
 為之有方民不困而事集尤以寬厚得民心洪熙改
 元召還為刑部照磨尚書給事中皆言其才陞刑部
 廣西清吏司主事盡心獄中無冤滯者宣德五年有
 司援例奏贈其父承德郎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封
 其母太安人妻李安人知制可命未下而公廣以疾
 卒是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一子男二長希
 俊次希傑女三長者歸吳宗智餘在室孫男女各二
 公廣居官不為崖岸不失持守遇事不平輒發不為
 苟然雖數以是召怨咎不悔其才可用且未老而遽

卒惜也銘曰 才與時察今宜厥施兮 奄長逝兮 孰
 所致兮

墓誌銘

卷之四十七

六十五

曼山館

刑部主事張毅齋游先生集卷之三 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業國之大幸而夫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謀天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體不濠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久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闢其患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歿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者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歿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歿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掩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於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祀

東權瑞王振寔促親征之計以誤廟諒 車駕戒

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處公首

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款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門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先大居肅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歸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言誓不獨入遂歿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縶御銜縶奉 車駕還都公於不棄節塗朝無朕者而國勢尊輦曾靡障障成壘之器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留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恐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歿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璜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議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

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悼也公之存不為晉臣
人之語而一意於國歟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
憐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
列於晉之次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
沒百年其始從公之族孫鄒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
戲歎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
故事竊窺 英廟實錄載扈從故事之臣已遺公名
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為不得與晉之次君者同書耳
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歿而事不存已不存史
氏記則其名始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置也於是張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六十八
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
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
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
顧懷齒髮齠髻化為朔陞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
沙礫委蔓草而啖烏焉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
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
潔莊而常遊遊於鄒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
歸而泮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藥葛施石而狐
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惰不靈將有其踞嗥跳於其上
而呢草木以為薪爇之資用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

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其
旣庶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旣上肥
木變猶知阿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陞石泐
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
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
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邊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
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
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
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
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六十九
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
一旦震耀誼詭播為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
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
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鄒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
墓

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東野君

東氏其先輩昌人也。有商州守良惠元季兵亂自徙華遂為華州人。良惠生驥驥生商河縣丞公諱昇昇生四川按察副使公諱思忠副使公配夫人薛氏生五男子君其季子也。君且尊會副使公有四子之役自都城出居於野故名曰野及冠字希孟云。君三歲喪父五歲讀書學禮十五從師而受尚書二十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又明年為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訟輒赴臺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奈何君至為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留滯焉。於是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而於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惟赴想於君。其一切細故輒相辭釋無敢以煩君者。河溢於縣北害于耕稼君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之舊汚於是為桑麻之地百里焉。流亡之民皆復來歸君貸之各為業焉。蓋戶口增以千計。遷辛趙獻者有仇旒夜入刺獻奴匿去弗可得。象以為弗得也。君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為農無復敢為盜者。陳州俠劉某者都指禪之子也嘗懷千金為俠俠嘗殺典史善賂自脫事故久不決事下君法當往闕歿者君與期月某日當在乃謬謂有他不

往矣蓋是時指禪已伏百人劫伏聞不往即散君竟得窮其事殺俠於是河朔數百里之間又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皆欲起想於君。向者學舍諸生惟知有科舉書不復知有古文遺書諸史子集也。於是購得之俾誦習焉。而又設小學擇師傅教童子親為校閱勸懲甚備也。開封轄縣三十先是言破敵者必於陳留至是沃野綿亘未和相望風雨之會又適其時年谷屢登盜賊希少歌誦之聲徧于鄉東西行過是縣者罔不改視易聽而都御史御史按察使交章論薦問勞之使結輒於道正德丁卯秋吏部以御史起君君年不當為御史乃為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云其年冬視獄獄中夜三四起視獄未久疾病猶視獄獄中既代出旬日乃遂不起年僅二十有六王氏生男子曰願壽君卒之明日乃生一女子云伯兄希且自京師歸其喪以卒之二年己巳月日葬某地先塋之次君少子性又早慧美貌如畫而又先諸兄以典故薛夫人所以憐愛君者甚至君亦能周旋左右奉母氏之歡至于諸兄亦善相愛也是皆可老壽不夭者也。然竟夭以死豈非命哉。子為之表曰主事東君某于斯君子之藏過者其式焉。

刑部主事太微張公治道墓碑

喬世寧

嘉靖丙辰太微張公卒其子車將以明年丁巳葬公城南祖父墓次乃謁余北丘下而涕泣言曰父病章也命車曰吾墓則以三石喬子余聞之潸然淚下已而歎曰關中斯文之厄何至斯極也往年康修撰海卒無何呂侍郎柵王檢討九思又相繼卒海內學士共悲之頃者韓尚書邦奇馬光祿理王祭酒維禎又同以地震卒乃今又聞公訃余何忍書公碑顧自惟知公久又何忍不碑公名治道字孟耿嘗遊終南山登太微峰樂之乃後意常在太微遂自號太微山人上世故長安人國初徙杜陵長公者始徙城中長公生次公次公生通通配高氏生公公見戲時即能為羣兒長能督約羣兒嘗從大父觀碁觀數次即從旁指畫勝負率奇中人即大異之稍長父命之商公頗好書不好商乃就鄉校師學書始授讀即穎記絕人已乃就偶山田先生受朱氏詩未幾即又善說詩為諸生其文辭率試高等又嫻於詩賦議論如懸河而性剛氣豪義尚奇節一時諸生咸推先畏服之正德癸酉舉於鄉甲戌登進士第授長垣令三年以治行中科道選徵人會都御史怒公不面諫諫

公狂情法過嚴乃僅授刑部主事人咸為憐之公部僚薛蕙劉儲秀胡侍約為詩會並以詩名都下都下稱西翰林然公意不樂于官矣會又募其母病乃即上疏引疾歸歸二年當放察期御史又拾掇部御史言論公落職人亦為公紉之公自以志業不伸遂棄官不就乃一意讀書為文章尤好杜工部詩與秦漢人文其始詩學杜擬為之久之句意體裁無弗杜者文復氣雄語質當於事實即不定擬秦漢何人然唐以下無師焉與王檢討康修撰一見語合乃數與縱論詩文又數與遨遊終南鄠杜間遇山水勝處輒命酒歌吟賦詩立就或語及古今天人之際至浩渺闊肆時人莫測也時薛蕙在吏部望公就官公為書固謝之已而侍郎霍韜御史郭登庸又皆欲薦起公公又固止竟不復出往公在長垣時諸上官令不便者輒請更令或上官重更令輒抗議執請不顧避已故多豪強為民害者乃按捕諸大豪論及者十餘人已又修長垣城修孔廟增學舍改佛寺為子路祠至其條馬政事與止塞黃河決口上官未盡施用後利害卒如所指陳人至今稱焉公始去長垣人為去思碑後九年又就爛柯臺祠祀公以公之不識使

究其施卽古將相之業奚足道哉顧獨以才高語
為時大忌又自負不能下人年卅三十餘而歸比卒
時年七十歲矣家居者幾四十年竟以一主事終身
君子蓋有蒼生之憾云公好而折人率不避尊貴人
與交謹甚者其獎稱人善亦無間諶不識率擊節嘉
歎又亟欲表揚卽不能卽書為詩文傳焉又喜汲引
諸生遇有細辱卽白上官為直之以倡士氣人始皆
憚公遠之已見其益也又率來親敬公乃公益自信
不移也所著太微前集後集嘉靖集少陵志長垣志
凡數十卷諸時事邊情里俗吏治具見其中可以覽
獻後錄 卷之四十七
觀古今得失之故所謂詩史者不在是哉始高氏孕
公時夢一僧持綵筆校之及誕夕又夢焉占曰文門
之兆也以今觀公信矣公始配田氏繼陳氏卞氏卞
氏生一子卽車也舉嘉靖壬子鄉試銘曰 公才崛
興位奚不崇豈乏時明而以廢終如弦之直人誰與
容人謂公紉公曰志行既長於詩亦以文雄我道如
是天壤焉窮夙也慕古追惟少陵大雅繼作聲跡攸
同子車駿發嗣德澤刻文碑石以永公名

贈光祿寺少卿刑部主事王青蘿先生潮遊
誌銘 張時微

工先生者諱漸遠字鴻山別號青蘿山人一號大隱
山人番禺人也大父珪以長厚恤其里中人里中人
感德之曰良叟立我父諱傳別號良菴舉弘治丙子
鄉貢而仕則為秦州學正以先生貴進爵刑部主事
母梁氏封太安人先生生而穎異方童卅時輒兢兢
儀度一如老成人以書史為嬉娛蓋性之也年十歲
從學正公秦州公幼之不課之學而先生則竊取經
史子籍潛誦之誦輒善記久之則從諸儒生談說藝
文切磋聖賢之學日有詣矣時吳陵仕人咸詫以為
奇此學正疾啣恤以侍食不下於噬疾且革呼先生
而撫之曰兒來前汝志不負其資且祿命不凡富有
顯樹吾是以瞑當是時先生憐踊哭泣屢絕復甦而
學正公故廉也祿奉所入輒以濟諸生貧者及卒囊
無一錢州之長貳若諸生佐之歛而歸櫬焉甲戌抵
家太安人曰貧甚矣兒欲以讀書佐養猶之執石田
以濟枵也盍已諸先生蹠而泣曰兒兄弟非寡矣兒
力不任農巧不任工質罔所下資惟勉於學倘足以
代耕乎諸長老說之百端太安人許之乃篤志吟誦

丙夜不休嘗書齋暴雨潦水盈溝忽視而驚曰曾
耶其勤苦如此乙亥秋有司上名於督學使者試而
奇之丙子舉於鄉丁丑薦於南宮時首相厚齊梁公
故有捷也欲薦為庶吉士而索詩文不已先生以未
能遜辭之時年十九未聘比例乞歸昏於何氏已卯
除刑部主事以不克將母疏病請告居家不治產業
惟以詩書訓子姓自學正公歿諸弟未昏者三人女
兄弟未嫁者三人各擇其良而室之家之不畜學正
公之存也嘉靖乙酉稍徙落城隍乃曰紛華波蕩之
中其不溺人寡矣自是屏絕塵事杜門却掃足不踰
康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七十六

闕日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其以功名乎抑亦以
口耳乎二者軌轍不同其無得於道一也隱居十有
二年自謂於其中所得多矣屬朝議查在所養病官
員甚嚴有司力為勸駕比至廣而詔下凡養病三年
落籍勿復敘用時乃之泰州訪先公門人以尋久要
已乃放會稽謁陽明王公慕與其及門之徒講學於
吳山久之乃返歸即晦匿不出察使者若溪吳君為
之授館欲導事之以風學者先生辭焉若溪乃以學
行首薦先生不報時高貴大僚若郡邑有司往往款
謁輒闔門却謝或因以致感先生嘆曰夫逆旅饋漿

列子所以返步賣藥避名韓康以之去市凡以避咎
也處喧囂欲遠九垢難哉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
於蘿嶂山下居焉居常雜傭作躬畊樹果蔬自給斤
斤以禮讓率弟子又合族聯師教之嘉靖壬辰建祖
祠修族譜立宗法定祭儀乃次年而芝生於祠蓋至
和所召也鄉之風尚咸蒸蒸興起曰母或不如王氏
也嘉靖甲午巡察使者戴君璟薦先生於朝曰不履
公門高尚其志主事王漸遠一人而已督學田君汝
成立八隅社學請先生主教事先生力辭之至再三
乃已嘉靖乙未臺省董進第等論薦天下人材凡三
康徵錄 卷之四十七 七十七

十餘人 上俞其可者十餘人先生與焉固不欲行
門人童默輩力請曰夫學非徒自善也時清道泰尚
未可以出乎丙申赴京復刑部主事時執政者欲處
以銓部有陳先生者問之而止先生目擊時事之失
乃歷陳往古可為鑒戒者上書闕下其略曰臣漸遠
昧於言 聖上聰明睿知高出前代者四事聞人不
得亂政也大臣不得專權也戚黨不得撓法也學不
於小而于其大也然自即位以來治效猶未臻者其
故可知也寬恤有詔興革有詔而有司格不以行此
外臣之負 陛下也大臣互相營私無復分憂於萬

幾互相排黨無復同心於臣賢或受腹心之託隨而相負或識甲器淺罔所建明此內臣之負陛下也夫陛下有真誠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駑行之實而臣下應以文有精銳之功而臣下持以懷有廣大之體而臣下視以迂欲以贊揚聖化其可得乎今欲求帝王之道立萬世之基其目有五一日運樞極二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四曰鼓橐鑰五曰壽命脉此百王之會通而萬世之彝準也然運樞極其本也壽命脉其至也至於趨向之大規模之遠橐鑰之機則因此而維持羽翼之耳書凡數千言言甚剴切知者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七十九

咸危之曰上怒臣則王生治誅厥矣竟留中不報然執政曠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上疏乞休冢宰嵩臯許公使其屬李君開先諭旨曰少需之當易子之位先生曰道不行矣美秩何為遂致書許公謝却之而執政以曠故時詞其短有舊遊致而款焉佐以醪醴執政語銓部曰王某方疏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乎適執政以誕日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值先生再跪乞養遂擬旨責以托疾欺君革職為民永不敘用先生即日就道故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於水滸先生謂之曰有

溪勉之吾先侯子於白雲之麓矣道闕太安人計旬旬抵家哀毀骨立幾不能生乃其視家則甚肅也身以質行為倡一無戲言情容服蔬茹憫怡如也友子最篤與諸弟共甘苦斗粟尺帛一無所私祖遺田四十畝先以鬻人則贖而畀之女兒寡而無子迎之以養有女三人撫之一一置裝而歸之親戚鄉黨悉收以養貧乏者濟之從而不能殯者棺而瘞之里俗多停喪不舉至有三四世者則盡捐橐中金而助之若趙氏梁氏其尤也營兆諷日為之周旋凡葬二十餘棺餘氏因而感化蓋自是無有暴骸者曰此王君教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七十九

也癸丑歲侵冑者閉糴貧者轉徙先生極力賑施又率冑人之眾為粥餉之單寡以是免於溝壑既而寇賊充斥殺人膏草野則避之省中館於小雲谷之精舍就右溪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深或謂之曰君髮已皓餘生幾何而孜孜鑽研若是苦耶則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行其道惟補緝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苦於林莽間據磐石而坐仰浣松風俯聽泉鳴終日不去時因所得而筆之作觀水記恐學者感於左道而昧聖賢中正之則作正學記謂五經四書入道之指南先儒論著有至有不至作四書通言

中廟釋言大學義略讀易詩書禮樂記春秋集傳又
 有周陳張朱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王陽明選集歷
 年圖古風選求仁集中洞志嶺南耆老遺傳王氏宗
 禮青蘿日省錄蘿山石室記等書藏于家其於五經
 自得尤多如春秋深辯周正之非於詩多從小序之
 旨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為宗此其大
 端也嘗謂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即性也仁
 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
 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子之萬鍾
 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周程得之其次李廷平此輩淳為論說者耶平生敦
 篤彝倫矜尚操執不以非義交歡不以非禮流盼軒
 冕金石一無槩於中蓋其秉之者素也其於近代談
 道者尊慕白沙陽明二氏之學所與王龍溪項馮東
 之書蓋論之詳矣要亦不盡同也先生既得疾一夕
 有大星殞於庭家人皆驚走次日而病革子華扶侍
 問以家事強起答曰須做好人餘無所及整冠衾而
 逝時嘉靖戊午十二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弘治戊午
 二月二十八日凡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貧不能殮
 其子貸金於倫氏以殯聞者歎息焉今 上嗣極詔

舉先朝建言得罪者特加卹錄於時言官表其素行
 清修亮名全節宜應恩詔贈光祿寺少卿云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主事贈尚寶司卿劉君校傳 鄒守益

止德已卯羣奸惑 聖聽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
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蕪州沂江浮漢登大和復
大獄江通中土繁麗衆情洵懼變大臣多阿之阻
諫者勿上乃戊申翰林舒國裳約汪子宿等先入覲
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跪亦入考功夏惟中儀
制萬汝信太常陳惟濬連跪入已西吏部張元承等
刑部陸天爵等庚戌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
行人司余伯獻等俱入跪時太醫院醫士徐鏊亦以
醫詠車駕不果出乃癸丑命以黃鞏等六人下錦衣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十一

獄以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乙卯下余廷
瓚等獄同黃鞏六人跪五日枯拳是日工部林以乘
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進跪入明日俱下
獄亦楷拳跪五日時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
於胸以歛諫數日天陰霖水溢內海子公卿被唾罵
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列已乃請禮部禁一槩言
事又有參劾各屬為妄言者天威遂不可霽乃戊午
杖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前各三十為首者調外
任餘罰俸六月至四月已卯杖黃鞏等六人各五十
發為民徐鏊戍邊杖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五十降三

級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歿杖下者員外郎陸汝亨去

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
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崇德李德卿詹敬之
蓋十有一人云今 上即位召諸言事者復其官而
死者追贈諭祭蔭其子入太學於是劉君宗夏贈尚
寶司卿翰林撰文行河南布政司官致祭于家予之
再入翰林也其子元婁自太學生仕南京光祿署丞
矣乃從詢其世系歷履以傳君諱校宗夏其字號南
深世為許州鄆城人高祖順洪武丙子省元任禮科
給事中曾祖璣宣德丁未進士歷官福建鹽運使世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十三

有令聞祖鏗諳星曆學任陰陽訓術父倫以善稱于
鄉贈刑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太安人歸寧西華
外翁家就小瑤坊而產有樹火搖光之祥贈君夜夢
神人以忠義進士懸于門訊而異之幼而誠確童而
務學弱而思以孝友信義自立鄉人有善者力贊之
不善者亦面斥之有感而化者太安人嚴肅善教子
偶不悅叩頭移時必得其懽心乃起處弟杖朴無私
藏服食器用咸統于親一日家奴留牙筋一束於寢
驚以此離折之漸也皆而出之正德庚午舉於鄉辛
未第進士壬申授刑部主事癸酉迎贈君就養至定

州卒于旅次計至星夜既奔破關抱尸痛明幾絕已而少蘇視面目有途塵以舌潤而拭之更衣衾槨乃請命扶柩以歸定州士夫弔而嘆之以爲可方古孝子云服闋仍補刑部決獄欽欽不爲上官改法上官雖不悅亦不能軒輊之會南巡上疏僚友屬葉元妻年十一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五日同中有愛色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杖就斃矣仰天大呼以不及見老母爲恨語不及他少頃顧元妻曰善專爾祖母與爾母元妻呼天作苦聲裂目叱之曰你書雖不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八十四

耻 高廟棧樸之澤具可徵也然高位厚祿孰非豈水之遺使與羣僚同心未必至此酷而忍於劾以貢諛豈元老朋斥新進競顯爾莖荃蕙乘時以化乎化以通變日諛日遁以君令莫違爲忠以喪元無裨於國爲迂淺者以子幼避而巧者以親在爲解所謂流芳不磨果當在若輩耶若劉君宗夏以忠憤自樹子幼而弗顧母老而弗搖呼吸顛沛間猶毅然於致身之義其英氣凜凜是可以風矣故備而論之以愧夫飾名而全身者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八十四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致仕洛村黃公弘綱

銘

維洪先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中丞督軍於虔延見士人
輒語以聖學是時虔中士人無少長皆得及門獨雲
都洛村黃君與何善山兩人最有名是時君以詩經
舉丙子鄉試第七人丁外艱往兄弘彝隨父背不能
償父怒將杖之君憐焉自代三百金以解先生聞而
異之嘗謂士人曰黃君來何遲也既小祥始上謁三
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誦說即能無悖於先生
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者特置左右時掖獎頓
賦徵錄 卷之四十七 八十七 吳山館
挫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諄諄練習其講說與已
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接引且察其性行何若
俟漸領略徐共面語故已不勞而人易知君首在造
就中日以接引得朋友益故從先生去虔至歸越不
忍離者四五年戊子冬先生道卒門人做築場義歲
擇一人紀其家君居守二年身處以禮而用情於人
內外大小咸信服莫可指講於是士人出入先生門者
無間遠近莫不知有黃洛村矣久之思得一職自試
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歷世俗滯草背公無忌執
法明峻不肯少失尺寸雖殊御史何公維柏而下率

倚為重遇疑獄及人畏忌不敢發者必以相屬君亦

感激知遇不事姑息能聲漸著而學亦眾戊申召

為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又明年北虜入寇皇上

震怒邊將多逮西曹或不盡法即加責問畏罪者務

深刻以希旨君直據法遣之不輕進退往往忤人兼

質任剛直既不能為軟熟語即有容貸又不能自暴

示恩以故讒者四起辛亥當考察期闕之望君者適

當事例予謫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任 報可蓋公

卿中多嗟惜之故為曲全若此既歸每歲必放舟青

原玄潭間與古之雙江聶公東廓鄒公期會先會必

賦徵錄 卷之四十七 八十七 吳山館
走書述予與劉君方興為後先興未慊或留蓮洞更

旬月乃能去其體肥稍短目長秀而聲厲以舒士人

有所請皆腔視注聽不遽舉似以俟意盡眾論既畢

徐擇一 言諷之不競談以眩所知意態含蓄未易

涯淡然善啖喜浴曾不自異己未臘忽爽壅轉為風

痺歲加劇辛酉五月二十八日端坐而逝距其生弘

治壬子七月十八日壽止七十後善山者十年憶予

識君兩人旅中善山慈和曲意款納而君巖簡難近

未嘗假色笑於人然予獨與心契往來二十三年而

敬不衰觀其學亦且再愛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

發慮之力一順自然為主至其平生終始曾未少
變夫誠厚於自信而薄迎吞長於持重而短機械倉
卒不穢可以鎮燥心瑣屑不入可以清鄙見古所謂
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者庶幾近之蓋望而
知爲有道不待言之出也雋都士人多出兩人門而
邑中喪祭舊俗尚鬼至君始還古云君名弘綱字正
之世居頓縣下橫徙雋都

胡主事憲仲傳

馮臯謨

嘉靖庚戌吾黨三百人對公車鹽三人故主事胡公
仰崖憲仲今布政使劉君炳不佞臯謨胡公長吾二
人兄之客次出入惟胡公聽公與南海梁有譽同爲
給諫何先生石亭所取士梁君故名士公攻古詩文
浸淫晉魏秦漢風骨與梁君蠹蠹金起譽揮灑薦紳
交知賀慶吊唁除拜送餞墨翰傳播公益自喜邸舍
下帷篝燈如諸生貸子錢買古載籍購得學士家奇
文秘錄六曹士馬錢穀比法章憲謨欲悉概於中
鉅卿大僚多器公或折行交公尚書應公大猷嘗解
獻徵錄
味之四十七
八十九
所佩刀贈曰此托於呂虔誼也一日借梁君過何先
生所何先生曰二生爾雅俱才卿哉至氣學華則胡
生壯矣其秋虜闖郊畿煖書請市大吏袖手無策公
隸事工部條十劄略曰虜入深矣已已之變丁蕭愍
爲兵書躬帥大軍駐德勝門外與虜對壘今日之事
本兵當探胃出營相機剿殺局縮不能禦戰而與議
市哉此城下之盟也竊耻之又云鄜生躡橋談說漢
帝輒洗迎之伏軾下齊七十城士被揭負奇欲效勳
矢石者豈謂輦轂下亡人哉文吏拘泥以目皮相失
不羈士誤甚部曹偉其論以公督造兵械協巡九門

壬子拜今官南刑部山東司司寇長興顧公覲公才
屬校大明律有巨姦麗罪夜懷百金私公却之竟寘
諸法兄弟兩盜生爭產淹繫三年公誨諭感悟抱呼
胡青天時倭踐兩湖留都戒履公寓書湖帥策倭曰
仲淵產歲雁倭能言倭情倭屯若散誦也疾合如馳
聲拙也佯見短狀用奇也倭進止盡司馬法而我師
惘惘乘之逼城潰掠鄉鄉殘謂民命何言三策曰
防曰困曰間傳其言南中南司馬曰是郎彘言北事
復策倭是知兵以公守太平門公始究心大業期為
文章鳴世至憤時嫉事輒裂髻髮上指冠欲身當之
廉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一

者為我好惡彰則迎合者不可測德慈樹則好選者
不可禁與罷葛論學曰萬物從虛中來中庸論誠之
為貴而不知虛之為先虛者物之始也善之人也誠
者物之終也善之積也論史曰春秋去古未遠猶知
貴道左丘明贊仲尼曰素王秦漢德又下史遷氏賈
朱頤謂之素封與徐應論刑曰古之知法者能資刑
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語皆儒先之所未
於公諱憲更憲仲字文澄更文徵別號仰崖其先臨
海入累世以儒術節行聞於鄉云

廉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一

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有譽墓表

王世貞

公實為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
 印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
 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
 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為吏部休澹歎一來
 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
 結者也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
 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藉
 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以南一人以風公實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一 吳山館
 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
 一吏部能廢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
 龍輩為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
 甚工既歸乃杜門度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亦
 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翳翳然不屑也郡國大
 史雅慕公實于旄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絕不
 任客鄉里統袴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剝
 啄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
 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
 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裕公佐而友黎戶部茂表富

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勺漏令舟鼎
 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
 者三夕颶益甚山水盡拔道為徙而公實亦意盡乃
 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
 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
 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棄交游期以歲月
 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筆弗受藩庭卉木弗
 及新以歿嗚呼何以歿也公實所為集若干卷具在
 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
 後次者即公實不歿也記之燕中從公實遊開過飯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一 吳山館
 一肉不能再筮既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為恒青衫
 沓拖其當繡處時嚙殘則綴以絲綫之而問其家世
 故嘗貴為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
 笑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
 太夫人篤至夔夔齋慄與諸弟季友愛甚昵即獨飯
 飯弗甘也又春飾於言行不察然諾取予一介不苟
 自吾黨之工於詩不乏而其為人母工於公實者公
 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
 奈何已又謂予曰 乎予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
 時能跡予武乃又黠然而歎曰吾先二子往其誰為

駭者蓋公實歿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歿又十五年而余尚在顧且老無所成乃因公實弟有貞之請而為表其墓曰公實梁氏諱有譽別號蘭汀其父僉事公世驃為南臺察以諫稱太夫人某氏娶於某有子幾人某某餘詳誌中

梁比部傳

歐大任

嶺南在國初稱五先生詩嘉靖中蓋有梁比部云梁比部者諱有譽字公實南海人也父世驃以進士為御史轉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公實質穎貌古童時日誦數千言長益湛思博覈自六經以逮百氏外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四 吳山館 家小史靡不研究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厭訓詁括帖語與余及陳紹文吳旦黎民表陳冕黎民衷梁孜黎民懷梁柱臣講業於黃先生所以古詩文共相剴切尤砥礪行誼海內學士大夫往往誦余嶺南詩癸卯公實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當銓注輒稱病後期乃授比部郎朝夕曹署明清單辭審視極大司寇以下咸重之貴臣以讒論死下獄雖不貸於法意悲憐之為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獄中一囚為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實亨獄時欲其文致成獄竟不從頌繫寬釋之邊人少時被虜入漠遠長奔歸偵者得之以為

問謀訊得其情竟有其效治獄務平反文無害省中稱長者居曹日無事得以博綜邃學多所誤著求當公古作者不屑為今人詩請沐輒從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志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唱和為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焉旅食三年蕭然一室欲避權貴無所造謁袁州當國建安為冢宰聞其才于計致門下遜謝不往居比部歲餘即上疏謝病歸奉母太孺人婆娑家園課兩弟有兆有貞學皆成三梁殆競爽矣構拙清樓以居左右唯太史公書杜少陵集局戶吟哦罕通賓客縑衣直指鄂國二千石諸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五 諸頌功德者恒以病辭郡中少年司其閑燕駕逼出游終不得一幸臨况也修復粵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千古之事見余南粵賦秦關銘任囂城趙陀墓諸篇喟然曰吾黨狂簡亦斐而成章矣于是作詠懷十五詩社中人自以為不及也陳紹文黎民表梁孜與公實游白雲蒲欄巾舄所臨翱翔八極所賦有一效生齊物我意已而遺書約余游羅浮曰丈夫生當龍嘯豈能局促效轍下駒上世之士蜚遷雲霞覽輝千里足下能有意乎時予隱西樵不克偕公實東行未至羅浮而返一疾竟卒年三十六有比部集八

卷行於世子逢登郡學諸生世其家歐大任曰栏下
有云君子得其時則恕不得其時則逢累而行公實
一仕卽已豈卑微逢累爲高乎彼其學無所不闢直
以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成一家言樹不朽之聞於斯
世得矣千古在前將且暮遇之其生也有涯其知也
無涯孰能以靈光太玄爲子雲文考恨哉公實雅不
欲名然名者實之賓也願今海內人人知梁比部矣

賦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七

承德郎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一山王公愛
誌銘
陳守陔

余習聞先文端論學之旨以爲學貴不言而躬行假
徒侈耽論而靡益身心卽媿媿性命與綺語何異乃
今觀秀水比部王先生抑何篤行君子也余不及接
其論議然頗聞其學有實際心竊嚮往之昨歲爲兒
曹擇師則門人項廷堅陳孟常交口推王生汝翼汝
翼者先生伯子也一日手沈憲副所爲狀以墓道之
石請余旣夙慕王先生又見汝翼內行淳備益信先
生爲真理學非空言誇詡者遂不辭而誌之按狀先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七
生諱愛字體仁別號一山故占大同戎籍五世祖諱
義洪武初改隸嘉興千戶所遂爲秀水人義生思聰
思聰生鼎鼎生玘玘生朴爲徐聞今有德政徐聞公
年五十始生先生因名之曰愛先生自童少奉以周
旋每從方外講導養術後乃從事講學因悟儒家體
受二字苞舉玄門尊生之意踐形盡性皆自愛也于
形一有虧于性一有染皆非自愛也先生羹牆父訓
終其身卒成大儒云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章句然
讀書輒解大旨尋補博士員徐聞公捐館家日落先
生身任門戶氣亦日壯已而聞一卷唐先生講學若

中則負及從之游得聞討真心之說已又因沈給
石雲而受業于龍溪王先生王故王文成高第其言
致良知甚具先生往來吳越間以兩先生言相印可
益悟良知不參情識卽名真心一落情識卽非真心
兩家互相發明初無抵牾自是學益有進沈給諫終
養歸遂延先生家塾誨其子憲副靈川相與譚道講
德莫逆于心縉爲姻煙先生潛心理窟不拘拘制義
繩尺每試輒誦而嗜學日益甚癸卯舉於鄉凡五上
南宮輒報罷先生不爲動其好言學如諸生時公車
往來益遍交海內諸名流相與推明師說其游南雍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八
也會故人永康程公爲大司成倡會雞鳴山以先生
爲之長風動金陵已未舉進士場中得其文驚嘆以
爲陸下靜之流銓選時次當內補有介故相分宜擠
之者時鄉人爲太宰欲右先生力辭乞就教乃得順
天府學至則與諸生朝夕講究諸生聞所未聞心開
目明而先生又以身示之鵠蹈履繩墨都人士瞿然
顧化長安諸生鮮衣怒馬游冶少年之習爲之一洗
壬洗遷園子監丞其陶濶六館諸生如所以教京兆
者癸亥擢刑部山西司主事則又曰高皇帝律令卽
堯舜欽恤心法是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儒士籍

袁公庇諱飲禁中逮治比部先生執法不少貸時
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先生曰法如是何謝爲袁公
聞而怒曰王郎猥欲折相君角耶先生弗顧然自
是倦游有嘉遁意尋以遷葬得請歸遂巡未上丁卯
穆皇帝卽位考察京朝官猶以前太宰同里故署不
及晉江黃司寇力爭之不得因嘆謂諸曹郎曰吾方
謂王主事持法太過奈何言不及哉先生聞報了不
介意亦絕口不自明獨其好言學至老不倦與唐王
兩先生及諸同志研討日益精凡天真文湖之會歲
必至顧不欲以標榜爲名高自請告歸凡十年堂中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七 九十九
懸八戒以自警守徐聞公故業室不益椽田不拓畔
蕭然寒素卽饘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急人之難慷慨
赴義又奮身不辭上虞同年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
削籍貧甚至不能爲子娶婦先生罄橐中百金以完
其婚他行誼多類是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人遇之
者如坐春風然動有檢括寸寸尺尺毫不敢踰越蓋
先生之於學直以心體而身踐之者與夫世儒炎炎
唐魯徒以言語著作爲聲名者比哉先生少善病自
聞道來戰勝神王壯歲遂寡疾半居淡泊無他好獨
好射好奕每出必設弓以從與容奕至忘寢食角巾

散步疎髯廣頰逍遙如神仙人皆以為王先生且得
大還何論耆耄乃辛未秋忽病瘳下數日溘爾歿時
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
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無負爾祖命名之義從容詠
黃鶴詩而逝先生之於道深矣

刑部司獄王敏傳

方孝孺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為儒以進士
官子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
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為彼
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為諸生同舍治經
為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漸不以告進德憤
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
廉隅不與人為狎其所為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
嘗其為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梁肉者大
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
欲飲錄宋之四十七
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
罵曰吾在此誰敢入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
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
敢為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歛步即皆畏避始易之
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於京師試
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陸見以行進
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
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
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
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後過淮分守令敬愛

退相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藩鎮王將苦其清介
 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牀幃婦人偏室酒酣內進
 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嬖人大呼排門取廐馬
 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為難後徵分教諸生還
 京師郡邑恐其人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
 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
 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
 多舍舟陸行為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寧君
 命也死生天命也祇若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為後自
 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以例免歸
 再起為刑部司獄坐徵法輪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
 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
 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於人而善事父兄得
 孝敬意其所從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為紀善於
 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
 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
 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歿濬亦言事後以
 亡事歿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圭
 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
 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江璫余并上京師見璫故嘗

世所稱方以類聚者
 進德與璫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
 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共以是夫

蘇太史編斬國朝獻後錄卷之四十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八目錄

南京刑部一

尚書

施禮

薛希璉

楊寧

耿九疇

劉孜

周璵

張瑄

鄭時

翟瑄

陳道

樊瑩

潘蕃

吳洪

劉綬

戈瑄

陳壽

趙燧

孟鳳

方良永

周倫

顧璘

顧應祥

翁溥

馮岳

林雲同

陳其學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八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八

南京刑部一

尚書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東安施公禮墓表

鄭雍言

施公諱禮字仲節其先鎮江丹徒人曾祖亨潛德弗

仕祖廷宗有文武方畧元季以武功歷官至鎮江帥

府萬戶侯父伯誠承大父命赴都請給告身既至適

青徐兵起道梗不得歸慕東安風土淳美遂定居焉

由是世為東安人公身長廣額自幼才識過人孝親

獻徵錄卷之十八

友兄鄉黨稱之名聞上官即選為邑庠弟子員讀書

為文不煩師資制行尤迥出輩流未幾以詩經領鄉

薦洪武丁丑登進士第歷行人司副河南參議以方

正寡合罷免尋起任淮安府知府復以絳誤被謫所

居岑寂行囊蕭然略無怨懟意衣食惟資僮僕耕種

一貧如洗優游自得若忘羈旅者永樂三年被召回

京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九載陞大理寺丞尋遷少卿

至署行在刑部事陞行在刑部右侍郎九載陞刑部

尚書平恕之心益堅冰蘖之操愈勵家廉慎寬惠之

褒封及於祖父母父母妻室焉公指履方正性度寬

平慎威儀寡言笑犯而不校斷獄剖決如流未有不
得其理者同寅諸公每比擬於臯陶之復作又嘗聞
公爲御史時有曰吾於此職不敢以許爲直以察爲
明惟就事論事識者已謂公有大臣體自是敷歷中
外經事四朝始終一致於一動一靜鮮不由於禮義
雍容廊廟於以崇尚名節於以保完正氣有不可一
言一事益盡其爲人者計音之辰上卽遣官論祭每
自痛泣天不福朕失吾臯陶也勅賜修墳墓立碑石
以表異之噫生順死安一代重臣又復何愧庸書其
葬於墓以示不板云

蘇於墓以示不板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麗水薛公
希連神道詞
彭時

天順二年秋七月二十有八日南京刑部尚書薛公
以疾終於私第之正寢計聞 天子嗟悼遣官諭祭
且命有司營葬公諱希連字廷器姓薛氏括之麗水
人高祖以來世有積德祖諱福贈刑部尚書祖妣麻
氏贈夫人父諱道銘累贈監察御史刑部右侍郎加
贈刑部尚書妣方氏加贈夫人公生而穎異聰敏年
十二選補邑庠弟子員讀書一過卽知大義小心端
慎如老成人識者以公輔期之永樂癸卯領浙江鄉
試徵錄 卷之四十八
薦宣德五年登進士第尋詔歸進學後三年赴召觀
政兵部拜貴州道監察御史負氣敢言不事許直正
統元年按治於河南克特風裁駁駁有時譽矣又明
年巡京市場坊塌坊者四方百貨所聚也利博而奸
生商賈患之京尹以爲言 上命察之不踰月而權
豪罔利者屏息上下便之考最賜勅進文林郎五年
廷選憲臣俾奉璽書分行天下舉備荒之政公直江
西所至以便宜刻奸弊廣儲蓄增築陂塘以興水利
變通有法寬猛得宜吏服而民賴之能聲益著事竣
擢刑部右侍郎八年畿內廣平等府旱且蝗命公往

視至則黜賊吏蠲逋負弛徵輸嚴令捕蝗蝗乃息
月大雨者三苗穡復蘇民以不流亡未幾往理鳳陽
等處屯田宿弊一清軍民兩利十年巡撫直隸保定
淮安等一十二府事有便不便者施罷不俟日尤急
於宣上德達下情民用咸悅十三年夏復往鳳陽賑
饑民賴以濟是歲閩寇邵茂七作亂師征踰年始克
之而邵縣凋弊尤甚公受命鎮守其地撫輯人民既
而殘寇羅丕復起公請調兵討之晝夜籌度知賊黨
迫脅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苟能自新
吾當上請賞若罪不然將殄滅之無遺育乃已爾無
慮

蘇徵錄

四

悔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迹入海者聞之亦棄兵
自縛詣麾下待罪公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
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
景泰三年行考察政命公之山東公廉問以實罷黜
貪鄙者二百五十餘人頃之山東旱蝗公祈禱於泰
山雨而蝗息經營賑貸活饑民百八十餘萬口是年
賜誥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贈封父母妻如其秩天
順改元 上簡賢圖治任公以南京刑部尚書公益
威激用法明審而存心一以仁恕刑無冤濫至是卒
享年六十公爲人忠厚端詳氣貌溫雅事父母篤於

孝教居喪哀毀如禮教子弟嚴而正與朋友交和以
誠居官謙約不以貴勢驕人御衆寬而有制用兵持
刑不殺無辜尤諳練政務前後奏疏百餘章皆憂國
愛民之計至於處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人莫測其
際嗚呼公可謂有德有烈者矣是宜刻石墓道以貽
久遠且以彰我朝任賢使能之盛

蘇徵錄

卷之四十一

五

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錢塘楊公墓碑

彭時

天順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書楊公卒於家又明年庚辰其弟宜之子廷會試來京講於子曰先伯父歷任於朝幾三十平功名著於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詔世而缺焉敢以為請倘畀一言庶幾其不朽也言因授子狀按狀公諱寧字彥謚姓楊氏世為錢塘人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弗耀父諱昇有文學行誼卒官徽州府學教授因留家焉公生而穎異甫三歲祖父引至膝下口授以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詩即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語孟十一而能屬文十八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鄉試兩赴會試中乙榜不就宣德庚戌中第二甲進士第一人尋詔歸進學壬子赴召明年拜刑部主事獻獄明怨翁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宜慰思仁發反寇雲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公其首也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款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眾莫不喜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泉謂公迂檄令督運於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

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公獨蒙賞陞郎中歲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兵部尚書王公驥知公料敵之審也仍以公行師入境王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畧以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如雨公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公曰賊狃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陶孟蕭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擄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息因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不知所為夾鋒鏑及墮崖溺水者不知其數師還上親宴勞於奉天門賜公白金楮幣升刑部右侍郎壬戌丁母袁夫人憂甲子奉命參贊雲南軍務至則練兵伍督耕屯興利去害不以私撓而於懷撫遠人尤盡心焉先是有頭目恭項者常効力隨征公於是請置隴川宣撫司以恭之以控制蠻夷者上命公往城或謂公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歾盍徐圖之公曰我知奉命而已追卹其他即往相地度工計費勉勵將士使效力越日旬有五而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令務學以變

夷風自爲文刻石紀其事先是麓川賊首逸於緬至是公以城完民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人懼求出賊自效卒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再寅侍郎侯璉代公還朝丁卯暨戊辰春 上以清明謁祭三陵俱命公留守未幾閩浙東廣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公巡撫公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公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徧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還京奏對稱旨有金織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與毘陵胡公協心政務濟寬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艱於步履調南京刑部在刑部五六年斷獄一用寬恕民以不寃蒙賜誥贈曾祖祖父俱尚書曾祖妣祖妣俱夫人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計聞遣官賜祭營葬公天資孝友年十四適其父教授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既而父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於錢塘及第進士歸母

夫人在堂朝夕侍養謹甚會其第宣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請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恃以爲養邪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終始待鄉黨朋友一以信義事上以忠蒞政以勸臨民馭衆嚴不刻寬不緩所至有惠於人而性謙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衆中出言清辯存條聽者忘倦故識與不識無不稱道其爲人而慕仰之其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自少即馳名場屋所作諸文有白雲稿臥雲稿藏於家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傳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字禹範山西平定州人父綱任河南盧氏縣教諭遂占籍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德中授禮科給事中正統初陞兩淮鹽運司同知巡行諸場痛革宿弊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請闕乞留之尋陞鹽運使戊辰以註誤逮至京師事白陞刑部右侍郎未幾有邊警命留守京城鳳陽歲凶盜起奉勅撫安乃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姦宄覲覲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兩淮漕政自九疇去任多廢乃命兼理之復舉行焉又命巡撫江北諸郡景泰初審錄諸郡重囚多所原宥有誣何菊家殺人者九疇驗無實釋菊人服其明代還復鎮關中華弊黜貪威望大振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朝廷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為將者果能嚴紀律精神習勤撫恤則人人自奮醜虜不足慮不然添兵徒冗食耳又以邊民春夏就田耕作秋冬入堡避寇言邊將所以禦寇衛民請止其移不能衛者罪之言切時弊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有司買羊角以供燈費疏止之繼以災異詔求直言九疇上疏願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邪擇守令以惠黎庶簡將

帥以固邊疆優詔答之天順改元 上復位謂何

曰耿九疇廉正人也即召為都察院右都御史九疇自幸遭際首言五事 上皆嘉納之時邊情不寧將

臣怠命九疇將率諸道御史劾之事泄及為所訴下獄出為江西右布政使尋陞四川左布政使明年召

為南京刑部尚書天順四年八月以疾卒遣官諭祭有司營葬九疇天性廉介自奉儉約敦崇古道慕趙

清獻公為人嚴毅不撓權貴敬憚雖累遭讒困而不變所守自號恒菴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諡清惠耿公九疇墓

耿九疇字禹範別號恒菴其先東鹿人後徙樂平今為盧氏人父祖以上在金元時多名德具載

耿氏家乘父諱綱永樂初卒官盧氏教諭因畱家焉妣和氏初娠公時夢神人自冠山至覺而公生公幼

穎敏秀發七歲公授以大學書受四日背誦終篇不

一字遺父甚奇之弱冠補弟子員中永樂丁酉河南鄉試登甲辰進士第宣德中擢行在禮科給事中考

最賜勅贈父如其秩封母太孺人妻高氏孺人正統初以大臣言漕政之弊思救以人特陞公兩淮都轉

運司同知公通變有法弊革利興公私便之嘗條奏
復匱戶均搭派出賑濟節糧立刑官數事而均節
二者為著令及下內艱去民攀雷不得伏闕請還公
者三千人乃起復公為運使公至循法責效政聲益
彰門絕私謁雖童子亦頌其廉頃之以註誤就逮事
白應能益彰起拜刑部右侍郎公持已平恕用法不
苛屢以疑獄待同官可否比上聞多是公議時侍郎
下公欲積法律獨推重公曰耿公明次吾輩所不
及也尋獨領部事一時刑獄號稱清平未幾中州民
流渡淮者眾思且不測公奉命之風陽巡視撫安因
請以英武等九衛官軍蓄屯田以守復捐俸濟窮俾
附籍得戶七萬餘婚姻樹畜許與土著相通好不得
齟齬境內晏然兩淮嵯政自公去後輒廢至是公兼理
之更張條戒曲盡事宜仍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
法以登正課公私始復稱便尋奉命兼巡撫楊慶淮
安滁和諸府州宣布德意令行禁止問錄重囚究心
平反得原者二十六人代還民歌思之歲壬申賜諡
進通議大夫贈祖父父俱刑部右侍郎祖妣妣俱淑
人妻進封淑人是年奉命鎮守陝西至則繩違糾貪
威望大著累疏止邊將添兵之請罷邊民拘那之制

申飭邊防具有方畧明年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
鎮陝西會有災異求直言公以延訪儒碩進講經筵
精選舉申賞罰任守令簡士卒為弭災要務條具以
陳且言乞加放黜以警庶位聞者嘆伏耀州民為妖
言守臣以反聞逮捕三百餘人公曰此本狂妄實非
反也悉以減宥論天順元年上復正宸極思公廉
正可大用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俾總臺綱間召
見便殿嘉獎甚至時公之子裕任給事中言父子
同在法從非宜乃改裕官翰林公感激圖報益力首
進五事其一崇廉耻以勵士風其二清刑獄以召和
氣其三勸農桑以厚民生其四節糧賞以勸軍士其
五重臺諫以振綱紀悉見嘉納適有聖書戒飭風憲
公因激勵臺屬風紀為之肅清斷獄無冤羣情悅服
時武臣有怙寵撓法者公將率臺屬劾正之反被誣
搆及當廷辯同官者惴恐輒援引冀免公獨引以自
歸曰此實出某意也聞者多之既而左遷江甯右布
政使命下即行不色愠俄遷左布政使范四川振作
蜀藩肅於內臺明年召拜南京刑部尚書介特自將
不阿勢近益以直枉洗冤為已任君子謂得大臣體
天順四年八月廿九日以風眩疾卒年六十有五諡

聞遣官祭葬如禮公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性孝友遇
親忌日哀慟如初喪事其兄如父閨門如對大賓行
已外和內剛好善嫉惡出於中誠敦崇古道視流俗
若將浼焉論事是非不苟尤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坐
是恒與人寡合居官蒞政以忠勤爲本所至有惠於
民廉潔正直之操終始不渝所上章疏多經國大體
詩文雅正類其爲人然不喜畱稿有耿氏家乘西秦
秦稿藏於家

欽徵錄

卷之四十八

十甫

南京刑部尚書劉孜傳

實錄

南京刑部尚書劉孜字顯孜江西萬安縣人舉進士
授監察御史正統己巳之變有獻南遷之議者孜時
巡按遼東馳奏乞斬言者以安人心既及期當代衆
議以邊務方殷孜爲將士所懼遂更畱一歲尋擢山
東按察使再遷左布政使薦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
畿浙西財賦自周忱後代者多有紛更孜下車首訪
忱善政斟酌舉行不事煩擾民甚便之未幾遷南京
刑部尚書孜懲南部法令久弛一切矯之以嚴人多
憚之成化四年六月卒年五十八計聞賜葬祭如例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十五 曼山館

孜廉慎精審然執法過嚴或流於刻不其入偶有
過犯因事中之甚至深文巧詆云

贈太子少保諡莊懿南京刑部尚書周公

誌銘

劉 珣

成化二十年五月六日南京刑部尚書周公卒於家
 春秋七十有八計聞 上遣官諭祭命工部營葬域
 贈太子少保諡莊懿公諱瑄字廷玉別號恭軒世為
 山西陽曲人祖考諱溫甫考諱傑皆以公貴贈資政
 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任氏妣張氏贈夫人公
 幼異凡兒資政公甚愛之時有譚會二先生皆國初
 名賢亟遣從學洪熙乙巳選入都庠為生員宣德乙
 卯登鄉試會試中乙榜不就入太學學益進正統甲
 辰徵錄 卷之四十八 十一 長山館
 子用吏部銓授刑部江西司主事精究法意獄獄明
 審尚書金公於羣屬中獨器重公凡大獄必以委之
 有疾罪因累訴其枉公乃微服訪之累月一日至城
 南聞村姥言其事果寃囚得釋給事中翟讓御史劉
 訓給燕山左衛鈔誣官盜取下法司公辨其誣由是
 賢聲大著丁卯奉命錄南北畿重囚所至多平反者
 已巳北征部屬當尾從者率多託疾公毅然請行被
 重創而還崇泰初陞署河南司郎中事有校尉受賊
 縱真盜而以宿讐實其間欲陷之公力辨之校尉
 反坐公視獄有囚八百人時天暑懼有病歿者三日

盡發遣之眾以為有片言折獄之才時刑部闕右
 郎吏部推公代之公益盡心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辛
 未陪幸太學有綵幣之賚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勅公
 往賑之二府素無畜積又連遭大水公條奏八事一
 裁省各處冗官二停徵當歲糧草三添減軍士糧草
 如舊四免追久負馬羸牛羊五暫罷供應柴炭夫役
 六皇莊湖泊之利恣民悉取七招商中納鹽糧損其
 斗數八倍水次官倉之粟濟民事下戶部不能皆從
 而招商借粟之說尤以為難 上聞詔特從公議公
 又為之具耕牛種子以便於民時亢旱苗稿公行部
 至武清懇告於上下神祇是夕大雨明日至滄州尚
 書馬公家居謂公曰昔有御史雨今為侍郎雨矣秋
 大熟戊寅陞左侍郎有二品襲衣之賜祭未命掌工
 部事又命掌都察院事成化乙丑今 上改元命公
 祭告中鎮霍山及晉代潘三府先生因得過家省墓
 會族鄉人以為榮未還陞右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至則嚴告戒祛宿弊有侵盜為奸數輩悉懲以法諸
 戍遠邊倉場為之肅然南京守備大臣輒欲校斛以
 侵公公上疏劾其非六科十三道復交章論之由是
 守備者被切責乃已未幾上南京城守事宜八條及

每歲朝京多所建明戊戌南畿羅貴詔公發京庾之粟賤鬻之以平其價民食不艱畿輔乃安是歲陞南京刑部尚書公告戒諸司事非會勘者不得出五日以是無滯獄嘗值瘟疫輕罪悉縱遣之曰有事則召

對歡聲載道南部起自洪武間至是傾圮公得請重修而益以私俸輪奐一新甲午以考滿乞休致上

勉雷繼又上章復固雷冬以三載滿入見始得九公先世業暨無由產迨公仕畢力公家不及私且久住

金陵樂其風土遂仍歸江南寄籍江寧蓋公之歸也

日與故人親戚飲燕登眺甚樂久之失明子經聞急

請歸省見公飲食談論如舊意其福壽方殷未艾也

經還朝後三年而公不可作矣年七十六子八人長

即經天順庚辰進士歷翰林檢討累陞左春坊左中

允次綸太學生次紘成化戊戌進士南京吏科給事

中次統次縉次紳次經次維惟公德性寬宏氣度詳雅修身長身議論英發平生所歷官皆循序而得不在道以千人在國子時同堂生相鄰喪妻無所得權公因家人送貲至傾家與之為事時有罪人貧不能輸官紙將鬻幼子訣別不忍聞公以折糧絹償之還其子事親最孝遇時節老猶悲泣出入兩京法司

幾四十年無毫髮傷人害物之舉至於領賑貸督庾庾活民利國之功尤多故位登八座壽幾八表子孫二十餘人策名甲科聯官清要以並承於公後則公之榮名始終慶澤宏遠一時豈多見哉

地歲久道路不通新興縣頑民鄧李保糾結流賊殺
害居民通負糧差者幾二十年官不敢詰公督勸除
之甲申流賊復來劫掠民被害尤甚公復會兵追殺
賊乃遁去大藤峽蠻賊屢肆猖獗朝廷兩出師給絲
段銀牌等以旌軍功公果受絲段一十八疋銀牌一
十四面特賜公大紅織金雲鶴衣一襲銀錠寶鈔尤
多又嘗躬督各屬造預備倉六十二處修理陂塘圩
圩四千六百六十六處修築廣州新會等府縣城垣
一十二處廣委尋丈若干釐以磚石俱因民利而利
之無一怨者戊子轉左布政使先是各該吏典知印

職錄

卷之四十八

五

承差會同巡撫三司等官恭探公曰此布政司事也
專之人莫敢侵已丑冬公滿九載當赴京軍民千餘
奔走乞留於是巡撫鎮守等官交章薦公學行才識
剛方仁惠乞留任以慰民情詔可其奏辛酉朝廷
錫誥命有操存端方才識通敏之褒封贈三代壬辰
奉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初所屬郡縣
多無糧儲公命各建倉廩勸富民出粟以備凶荒民
至今賴之沿海官軍先因事減支俸糧三十餘年遂
以爲例公知其貧命依舊支給官軍感惠立石頌德
閩安鎮出海有二港勝國時有鐵索橫截港口以

海寇歲久廢沒公奉命所司造鐵索三每索長百有
餘丈兩岬維以鐵樁中以船二十隻駕之小港如大
港之制而索差短由是海寇絕迹莫敢往來山寇林
壽六魏懷三等攻劫鎮城歲久不獲其鎮守等官屢
被責公至盡皆成擒福安壽寧縣等地隣江浙強賊
羣聚阻塞道路公擒賊首葉旺葉春餘黨盡散朝廷
降勅褒之鎮守太監盧勝暴橫公以聞遂革去鎮守
人民稱快閩俗信陰陽拘忌有殞於家十餘載者公
督屬責葬不數日出葬者七千餘棺甲午秋又奉勅
巡撫河南風紀益振諸司少有不職公或知之輒惶

職錄

卷之四十八

五

惟謝罪時按察使何喬新副使陳選並有廉能聲公
奏聞旌異後俱至大用人謂公知人河南軍糧二十
七萬石先在元城縣交兌公以爲元城非河南所屬
難以鈐制改置倉於彰德水次軍民稱便乙未秋公
以例入京議事因奏時宜若安插流民責成守令修
舉武備甄拔滯才等一十八事該部皆議而行之河
南大饑公發廩賑濟仍於城四門及各寺觀設粥以
給饑者出官庫衣布以給寒者無居止者查關廟空
屋土窯以處之活民不啻萬數戊戌改南京刑部左
侍郎因見廣東可事繁即添主事一員累歲繫逮罪

囚不旬月間各得其情問擬如律自是獄無冤濫

寅秋以都御史侍郎通九載考滿赴京陞本部尚書

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贓罪徽州富民許通叟強奪

人田當道為囑公不聽咸正以法丁未春公齒七十

有一上章懇乞謝事尋授誥命贈封三代如制公居

家素以齋戒祭祀諸弟姪六人姪四人婚嫁教育之

事公皆身任之先世產業悉讓諸弟仍以俸資周之

雖疎遠宗族亦使得所初公將生母夢神授一鬼既

而誦公容質俊麗目光炯然孩提時性識聰敏稍長

賦性剛直

博極經史屢以學問師範於人為詩文才思溢於下

筆立就自成一家且天性儉約於物無所嗜好惟聚

書萬卷居官幾五十年自奉如寒士其視勢利葦泊

如也一日偶得疾未屬續前數日猶作送儲考功赴

召序聞地震起坐作詩皆忠君愛國之語人多誦之

平生所著有香泉稿二卷粉署餘閒稿一卷凝清集

八卷閩汴紀巡錄十七卷奏議八卷南征錄三卷安

拙類稿若干卷公生於永樂丁酉卒於弘治甲寅春

秋七十有八公既卒上遣禮部致祭於家工部造

墓域於江寧縣安德鄉唐家山之原

刑部尚書鄭公時傳

鄭時字宗良簡重端慤植性孝友登進士任監察御

史以慤直出令內鄉都御史王竑力薦之超補延平

郡守有異政民咸頌之立去思亭以紀其勳成化丁

亥父母繼歿聞喪即刻奔赴廬墓三年有白兔馳攫

之異有司欲上其事公極力追止會歲饑發廩為粥

里人貸券悉焚之歷官都御史巡撫陝西陝大饑公

百方賑卹民賴全活時礦盜猖獗設策弭息而寧羌

等處山谷深阻寇藉為藪乃奏設縣治巡司職專攻

守未幾寇皆遁去成化末有左道嬖倖者公上言利

國係民五事辭多切直觸時諱尋謫貴州叅政弘治

改元上嘉其忠盡召為左副都御史進兵部侍郎

尋轉司寇三載屢疏請老詔允之命給尚書誥命以

歸囊無餘資家仍舊產居六年以壽考終贈太子少

保賜葬祭至今鄉評重之

南京刑部尚書鄭時傳

南京刑部尚書鄭時字宗良直隸舒城縣人景泰五

年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歷延平福州二府知府

四川左叅政按察使湖廣左布政使進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適關中大饑盜起時督屬檢其

魁而論散其餘黨地方以寧成化末上疏言盡誠以格天心明禮儀以絕妖妄減進貢以蘇困窮絕傳奉以杜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五事當道有惡其過直者左遷貴州叅政弘治初復陞右副都御史撫治助陽再巡撫湖廣召為南京兵部左侍郎進南京刑部尚書以年老乞休疏三上始允弘治十二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七計聞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如例時居官有廉慎名居親喪嘗廬墓三年有白兔馴擾之異云

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東陽墓誌銘

李東陽
今之三法司各有職洛陽翟公歷兩京為御史為寺丞為都御史以至尚書偏居而歷試前後三十四年予所及見指不能數屈可謂賢且勞矣公既卒天子念其勞遣禮官論祭工部營葬事特贈為太子少保公諱瑄字廷瑞成化祭已為浙江道監察御史巡禁城及通州倉及濟寧以南河道所至有聲按應天徽州諸府至寧國廉知有二豪虐焰甚熾有司庇之莫敢發公事竣且去忽厲聲曰吾再至倉陳兒不獻教錄 卷之四十八 二十七
後公許小官不拆船罪且歎府縣皆連坐眾相顧駭愕於是二豪者皆屏跡後復業收行焉改山東道掌道事兼總諸道奏積名益起甲辰監禮部會試綜理有法詳擢南京大理左寺丞評駁惟允丁未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鴈門諸關內輯外捍務勤夙夜逆賊王良李賊潛遣人出境構虜患且作公馳至忻州道阻賊眾即督官兵擒之或請報捷公慮及無辜執不可以常奏 上降勅獎勵加俸一級邊儲折銀民困輸納多流徙失業公奏減太半歸者相編弘治辛亥遷右副都御史入理院事陳恤刑革

弊數條 上以其深切時務多賜採納丙辰進右都御史庚申遷刑部尚書皆在南京寬嚴中適每斷大獄必審覆未嘗苟決人皆以長者稱之問疾作具疏乞休 上若曰瑄老成練達精力未衰宜善調攝以副委任後再具未上而卒蓋其履歷之大者如此公初以經學名累舉得進士為奉化知縣數年始以政績被徵雖若晚達竟臻顯用公弟瑛舉進士官至南京大常寺卿贈及二代公獨歎其未伸本報後以都御史貴贈其祖考妣而下秩顧加重君子稱為孝而平居承志致養友弟訓子念故舊卹孤獨凡義舉皆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三十九

其餘事也公先世居鹿邑元季始遷洛陽以醫鳴者九世曾祖伯常為醫官祖鼎 國朝永樂間徵至南都因家焉考諱觀被選為 皇太孫伴讀後為太醫院御醫供奉 內局醫不責報有德在人子銓繼舉進士為大理右寺副公年六十九葬聚寶門外某鄉之原

南京刑部尚書陳公道神道碑 劉 健

公姓陳氏諱道字德修其先家汴之長葛靖康末有諱鐸者自長葛避地於杭尋入廣流寓番禺迄今為名族至諱天福者洪武初遣戍泗州生榮偕居盱眙因占籍焉公之祖與父也公幼有大志辛苦力學伯兄克正為河間縣學教諭不遠千里往師之河間畿內多名士因與之漸磨學業大進天順壬午領南畿鄉薦甲申遂第進士成化改元授吏部文選主事未幾坐累調南京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清謹守法門無私謁都人因有板陳之彌刑部諸司惟廣東最稱繁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三十九

劇公為是司獄無留滯時莊懿周公為尚書雅重之推摠諸司章奏一時僚友有疑事成就正焉下西值內艱服除改南京兵部武選甫餘年擢知浙江金華府民多健訟所蔓連動數十人累月不決公至詢之不數語得其情牽連者隨皆釋之有巨豪屢起大獄官司追捕輒身負黃袱聲言上訴眾畏之如虎公召置於法卽服辜無異辭府獄故在治外人得出入狹僮之徒肆為教誘公命限以高垣有古木當垣合抱民祠以為神伐之而公適有小疾或以神之靈恐公不為動樹竟伐而公疾良愈弘治戊申陞江西右

參政剽煩治劇益盡其心嘗分守湖南道得吏民
刻害者十數人悉加重譴他郡邑聞其風咸憚之士
子遷雲南右布政使踰年轉陝西左布政使所至輒
有能聲乙卯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
南公具疏陳地方利害謂彰德等府與山西直隸籍
處水旱之餘民多為盜宜專設武臣陳州境鄰直隸
潁州數百里盜所出沒宜增添縣治黃河之決河南
為上源而患及直隸大名府等處濬治夫役宜屬之
河南事下公卿議 奏多從其言又以宗室分封河
南為繁衍而無籍之徒出入其第肆為擄置貽患甚
大乞嚴加禁約以篤族親親尤人所難言迄今語地
方事宜者賴之戊申 召為刑部右侍郎未幾轉左
庚申南京都察院掌院事缺員僉以公舉遂陞右都
御史以往踰年改南京刑部尚書公以久職刑名凡
獄訟之輕重悉取按牘顛末閱之詳允而後行或獄
必求其生而不可得始成獄故一時囚犯鮮有稱冤
者癸亥冬滿三載將考績過京值寒疾即上疏乞休
朝廷勉留之肯未至前一日竟卒弘治甲子二月十
日也年六十有九計聞 詔贈太子少保遣官論祭
命有司營葬如例公為人沉靜寡言與人交及取與

皆不苟為政尚寬厚至於臨大事治大獄不舍晝夜
思之期於當而後已嘗以書示其子曰先正所謂照
照為仁子子為義噉噉沽名庸庸保祿近世士大夫
急於進取者往往涉此吾平生俱不及人獨幸不在
此列亦願汝曾效之觀此則公之所養可知矣子男
三長大章成化甲辰進士南京太僕寺少卿

錄 卷之四十八 三

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清簡樊公

狀 顧清

公諱瑩字廷璧姓樊氏系本周樊侯山甫之後世望
南陽十四世祖諱盛宋仁宗時戶部尚書贈金紫光
祿大夫子清歷翰林學士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資正
殿學士諡文懿與弟河東節度使滿從高宗渡江僑
寓常山之壘石自是為常山人曾祖遜國初舉明經
授遼東都指揮使司都事始遷繡溪祖迺永樂中薦
授清河訓導考文檢別號素軒博學多藝能隱居不
仕以公貴封監察御史與清河俱舉贈資政大夫南
京刑部尚書祖妣江氏妣徐氏俱累贈夫人公幼敏
悟好學未冠知自勉屏居山寺潛心義理益冬不
爐夏不扇者凡三年景泰丙寅一舉捷鄉闈天順甲
申登進士引疾歸養久之拜行人司行人奉使西川
餽贈皆不受土窟作却金亭以表其精成化辛卯擢
監察御史山東盜起奉璽書追捕不旬日得其渠首
以歸清理淮陽軍所條畫事宜至今為例已亥按雲
南以檄諭交人中其要害交人懼而納款中貴人左
右撓法眾為公難立公開誠與語為定要東有犯者
痛繩之曰吾為爾息言也貴人悟而自戕後卒以善

去德之終身丁素軒憂服闋知松江府於賦重役

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弊靈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
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
慮入詭出移新蔽陳眾皆知之而未敢以處公至晝
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眾皆齊民靡所統
一利歸狡猾害及善良而夏稅軍需糧運綱用與凡
供應織造走遞等費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展
轉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自運而
寬其綱用以優之除常運本色外其當變易者盡徵
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卒事
獻徵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皆有餘費掌計者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
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剝民惟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
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睚突叫嗷之患公方考尋
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為經久計如
清水鄉竈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并革收糧圍戶以
潛消蠶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運而聽齋持私
貨以補不足皆有寬惠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
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以毋憂去在官不二載
松民懷之至今弘治初命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
郎黃孔昭以公應詔稱其明慎廉潔堪任憲臺吏部

尚書王公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是矣將驟用公庚戌起知山西之平陽明年即以爲河南按察使特河溢境內漂流數萬家公躬詣賑卹所全活甚衆河南錢穀於北方爲浩穰巡撫徐公欲考見本末而衆難之以問公公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夫何難顧某非職耳徐公以屬公於是部吏鉤考不旬日宿蠹一清衆皆服之七月陞應天府尹京府素稱難治守備蔣琮尤怙寵作奸與言官秦訢連歲所蔓引罷黜甚衆而事終不決公承命推鞠初若不與異者琮規知之不爲意最後及山陵龍脉事琮遂得罪去公在府屢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三西 吳山館

徐州等處且乏鹽公奏通廣鹽政其餘乃以鹽二給賑濟又奏濟統紙鈔數萬兩奏法與所玩琦尼料以常元之奏止安陸州展北城以益藩府地比省費數十萬故年雖侵而民不甚病以疾乞休致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懇留謂公之在任官吏畏其威寧民懷其惠疾不至甚政賴以和從之將失衆望而公請不已章三上許歸就醫藥間居七年未嘗入城廬家人遵教飭無絲毫過知衢州府沈杰御史石珣秋怒等交章論薦而大學士長沙李公尚書鈞陽馬公華容劉公都御史浮梁戴公輩亟稱之於朝辛酉以舊官起撫治郎陽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雲貴時公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巖阻炎瘴人迹所不到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千七百餘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土官欽其牛數頭不還者聞公至走訴之公還其狀曰汝弟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詰公伏罪公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讐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公公奮曰吾在賊敢爾邪不去當直搗其巢定舉其族覆之語聞卽敕兵退其爲蠻夷所畏服

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三五 吳山館

南京刑部尚書疏決無滯狴獄幾空乙丑夏公具與
若有所發寤即上章乞致仕五月 孝宗賀天公哀
痛感切至於某月章四上乃得請有老成清慎之褒
月米與夫之賜逆瑾用事極其問隆平侯承襲事落
職爲民又以守松江日減官布以蘇民困事責輸米
五百石公怡然受命然自是家益貧戊辰十一月十
八日以疾卒又明年瑾誅詔書盡復公官秩而公不
及見矣公爲人誠懇簡易不事邊幅於世味泊然未
嘗有所好布衣蔬食僅適口體陋室敝廬僅取蔽覆
鄉鄰老稚耕夫牧豎皆接以款誠至或拍肩而與之
談教錄 卷之四十八 海峽 夏山簡
問對蓋其質任自然如此而聰明果決遇事立斷通
而有介正而不迂在言路抗顏直論聞者縮頸更二
郡食俸飲水去之日一物不以自隨宦途來往四十
年水行單舸陸走雙輪而已一時正人君子交口稱
之而沮之者亦方公常先覺急流中輒勇退故不爲
所制而卒全其高居家孝悌事素軒公意承色願未
嘗有忤伯兄早世撫其孤不異已生子孫授以恒業
愛而能勞農月盛暑坐竹澆使解行田間日非徒祝
稼將以勸之也故公雖處高位而子孫皆朴愿勤學
無貴驕氣由教使然也爲文章若不經意而詞采秀

發體裁簡嚴遺稿數百篇皆可諷誦尤精藻
人材至松首濬日月河曰吾聞此河通狀元出也明
年錢福薦鄉闈後一舉遂魁天下其他後進經識拔
者多知名卒三門前地忽陷有聲如雷亦可以見
其所感矣公生於宣德甲寅正月初四日及卒享年
七十五公旣以忤逆瑾去官卒之後家復殘於羣盜
子孫草莽博望鄉華棠里山之原已卯六月塋當就
順天試始克以其事聞詔有司治葬如制賜公祭者
賜徐夫人祭一贈太子少保又以公居官守義平
易正直應古證法合清與簡以易公名於是輿論翕
然謂直已從命而不枉道以求合者於茲足以勸矣
教錄 卷之四十八 海峽 夏山簡

南京刑部尚書潘公蕃傳

咸元佐

公名蕃字廷芳崇德人從父京師占籍雷守前衛領順天鄉薦已而成進士在成化二年三試錄所薦上名字皆姓鍾氏後乃奏復潘姓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平允聞沁源王與州官互訐持不解朝命下公准視公廉知左右撥置王狀囚列其罪實之必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攫金蠻部危動邊鄙由指揮處安輩調納其愚以釀厲彙公往正盧安輩以法歸請併治錢能士論壯之已而出守安慶安慶民甚安之而郡人有要路者銜公改治郎陽郎陽初創界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吳山翰

接陝洛流民歸者如市公因撫以土著遂稱善郡云已歷叅政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公至蜀申飭軍政倖功生事者悉治之常單車行視松茂夷人畏服莫敢輕出歲罷假道金以千計仍戒守將月出行邊諸凡扞禦撫輯積五歲而天子無西顧憂已轉南京兵部右侍郎無幾改南京刑部又無幾陟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故嶺南隆鎮撫臣勢重自韓襄毅公以來而體極尊建牙吹角列戟擁從軍門沉沉被組練而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矛子弟錯統綺而私自衛者又千人公性雅素至則量畱給麾下使令

者幾人向相沿以千人自衛者悉遣王發其與諒

大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授有以省封白事者一切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即大將不敢喘息方面而下稍違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故威宣遠徼無弗以莊見憚也黎寇符南蛇等大肆禍於海南眾號數萬公前宿規方畧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首磔於市蠻氛以息於是論功擢左都御史時恩恩知府岑濬思州知府岑猛皆士官其親叔姪也爭地讐殺至是濬攻陷思州猛竄走軍門祈援公令人馳論思恩曰人臣擅攻殺罪大逆不宥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三十九

能罷兵我全爾思恩不能即殺濬也濬終不聽叛形益張公籌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支濬遂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豐湖十三孺寇及惠州古三仔唐大鬚等憑恃獷戾阻兵肆亂公督率部兵分為兩翼左右掩擊斷其吭而笞其背於是織古唐渠魁而遺黨灰滅矣公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級僅一萬三千有奇至節縮驛傳省冗費無筭又奏裁其冗官二十七員岑氏之役疏請撫治機宜得旨上思州改設流官陞池河縣為州割歸德州隸之南寧府尤可以控制兩江而輯蠻方

也正德改元公力陳求退不允乃召拜南刑部尚書
是時逆瑾稔橫公堅求去命乘傳歸先是岑濬既平
公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而
大司馬劉大夏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思州亦
從改革公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公遂用此為罪械
公及大夏下之獄此其意將謂是甘心不難會公論
皆不平謫戍河西後瑾誅 詔還歸田歸六年優游
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
人有規其為子孫計者公曰爾又欲舍已而遺所不
知何人耶公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有尚書歸來無

徵錄

卷之四十八

四十一

第宅之謠諺云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公
魚舉網打魚魚無酒花前醉對老尚書公
第笑亦不問誰所為也年七十九卒卒之日屬其子
曰吾素不善蓄沒無餘資葬從儉陰陽拘忌吾所不
信須明霽時日下窆可也其子泣而從之後嘉靖十
八年御史傅鳳翔題請贈諡祭葬下禮部議禮部議
如御史言而竟尼於諡二十三年 詔賜祭葬於石
門鄉

資德大夫正治上部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立齋吳公洪神道碑

費宏

公諱洪字禹疇姓吳氏居吳江之六子橋已十世矣
曾祖紹宗妣湯氏陳氏祖昂父璋以公貴贈中大夫
太僕寺卿祖妣陸氏妣施氏俱贈淑人公少穎拔年
十二補縣學弟子員動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
屬可開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俗同舍
生以貧故弗校公曰此非所謂啜爾之食耶謝不住
學官有過嚴者諸生至愬於御史欲逐之公曰師與
父同可叛乎卒不置名於是識者已必公為遠器矣

徵錄

卷之四十八

四十二

年二十四舉成化辛卯應天鄉試又四年登乙未進
士科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諸所聽斷
都人屈服而疑獄大司寇必屬之公公恒存欽恤囚
病輒損俸為糜啖之丁未陞貴州按察司副使蓋冢
宰李公裕在南臺知公故也未幾以內外艱歸祭丑
服闋改廣東巡視海道海濱素稱利穴或攝醮政則
亦有私其羨而商以遲留及受颶風之患者至公秋
毫無犯弊革且盡越人歌之御史王公哲欲葺諸公
署而費遂無從出籌之公公曰鹽司有舊引若干舊
為權豪所專不及於商今請以給商可得錢數十萬

其事濟矣如其言而費遂給中官守兩廣者各以一舟聽役舟散又令輸金已而兩徵之其不
堪御史汪公宗器將革之且欲追所得之金公曰律
者不可追况未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足
矣如其言而中官帖然有叔姪同行異宿其叔宿廚
下為漁人所殺投池中姪意其宿於別館也訟館人
及池旁者數家械繫且歛眾莫能辨公廉得其情乃
以漁人償歛盡脫諸究者人以為神官軍濫殺邀賞
諸歛者之家以寬聞遣廷臣按驗公與焉悉心推訪
盡正濫殺者之罪尤尚儒術所至進諸生試之凡經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四十一

公賞識多中高第已未陞福建按察司按察使湖江
有閩帥以犀珠走間道為餽公謝之帥曰公去矣某
無所干且人無知者何損公名公曰若意善矣然非
知我者也卒不受閩俗謠訟公聽之必以其情民率
悅服明年建寧延平大水民貧且互劫公輒以便宜
發粟賑之汀漳軍餉缺盜賊蜂起公取征商之羨賑
之而民始安土番戍者有所索守臣集三司議焉公
曰不與則致叛與之則為例不若以貸為名而姑與
之羣僚歎服富家之主嘗乘輿他出以一奴隨中道
忽棄輿與奴返步遣歸還則為典財者所害主家訟

奴及二傭之昇者於官奴曰傭見吾歸而殺吾主
曰奴引主去而殺之耳吏莫知所坐公曰三人者同
祭主家顧不畏其家屬而中道殺主乎訪其室孀知
典財者有手血濺衣之迹捕其人實於法布政司之
吏有微罪鎮守中官銜其使欲公重吏罪以為使累
公厲聲曰殺人媚人吾不為也辛酉入為太僕寺卿
時方多事公正羣僕修馬政邊陲倚之乙丑進工部
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於薪炭羨餘及公園邸舍之
息一無所取正德丙寅遷左侍郎入視部事會有黨
逆瑾忽司馬劉公大夏而誣以重罪者 武宗下大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四十二

臣議公力辯之人多公勇于附善不避權倖已巳冬
部長缺資望及公而瑾方納賂為有力者所得公弗
意動未幾遂有雷都司寇之命寧河王鄧愈之後有
兄弟爭所賜田宅者詔南京三法司覈之其兄倚瑾
為援而未勝焉公不從遂忤瑾令公致仕公曰是吾
志也飄然歸吳江杜門謝事惟日課子孫讀書奴婢
耕織服則嘯歌自樂里之後生考德問業及郡邑大
夫從而諸政者公酬應無倦縉紳道於其境必求公
之虛而禮焉辛未公之子山以刑部主事遭恩例進
封公資政大夫公益自感激每貽書戒子竭忠圖報

今 上入正大統又進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十五年廟堂之憂無日不往來於懷遇賀萬壽必夙
與恐後吳中族寢盛公懼其久而漸疎如塗之人也
作譜以明其宗嘉靖甲申得末疾繼聞仲子輩之計
遂不復省事濫焉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子四長即山
今為浙江布政司左叅政次巖與山同登戊辰進士
官亦如之計聞詔禮部賜祭工部為營葬事復贈其
官為太子少保賜諡命以寵嘉之

錄

卷之四十八

四十五

吳山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錄

狀

文徵明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裔出宋
集賢學士原父其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為江西行省
都事因徙家新淦之橋埠灘遂為新淦人 國朝江
西內附持矩之子雲芳尺籍徙隸蘇州衛雲芳子迪
吉迪吉二子次曰謙海讀書有行義代兄戌吳遂留
居吳中公之大父也父曰宗政娶張氏以正德七年
壬戌八月五日生公於吳城鳳凰里礪硯英特資復
穎異成化辛卯中應天鄉試戊戌中進士己亥授湖
廣武陵知縣公少多更涉習知民隱至於吏胥乾沒
並緣請屬之情咸悉其故故視事之始展承錯事無
不當允縣多隙地民情不知穠種又貧什器多不備
公處業賑贍務盡民利由是民知力本先是有長賦
者邑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公執不從當以
公失既而獄上上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
饒明年庚子母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服闋改
知山東兗州之滕縣縣小而僻素多盜游被荒歉推
理狠指更敷政盜澈不治又其俗狠而好訟公拘據
精敏刃迎節解剖析明暢而軌道要求皆中宵察一

時莫不驚服向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咸稱其

為司徒許公進所知丙午召入為河南道御史御

巡東城兼督視京倉不事摘抉而繩軌攸當戊申

孝宗皇帝登極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救正達於大體

是歲奉命按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邵劍者坐謀殺

父繫獄同時麻冤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

新翻閱牘詞多支贅且事發無主名而牘尾云云類

隱語曰豈據匿名書成獄耶悉索前後公牒果得匿

名書於吏解蓋劍父以負貸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

劍產欲奪之故為此陷之以冤等其所親妮併及焉

獄徵錄 卷之四十八 四其 吳山館

前時有司實文致成獄其後獄者不欲更異又惡翫

法故首鼠其事公既閱實即破械釋之一時稱為神

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到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

聞公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

父仇孝則安在眾服其明識時海外諸番入貢者多

挾貨貿易於閩監泊者利其賄不禁或不時得賄

即忿闕成隙公謂此非來遠道且傷國體即下令

絕不許通至今以為法庚戌還朝十一月滿三載考

最給勅進階推恩贈封辛亥再奉命按廣東廣

南並海有別渚曰灣番舶交易之地地有珠車世其

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竄名番舶而海外諸國致

番貨直數十萬實結中人監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盜

海上憑藉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悉

誣十人者為盜捕置獄中七人庾歿餘三人當論決

公鞫得其情並釋三人抵政夾指揮倪鳳亦以捕盜

推測海上枝害尤甚顧風陰狡多養成上自衛急之

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堡

俘獲幼男寄養軍士宜從官刑給內用而實無其人

比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

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渡海抵

嶺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熾舟德慶

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即日散遣於是其家人感

恩咸謂曰劉公寔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姓姓之祭

在還朝十月再滿考畱掌本道事時外戚驕蹇結

連中官用事繼橫亂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言侵中

官中官故激怒上逮繫詔獄罪且不測卒賴

上仁明笞而不問公前後兩按大省劾罷不職官省

吏郡縣守令而下三十有六人誅舞文者百三十餘

人平反較斬罪百二十三兩侍經筵統署十一道印

事皆集丙辰滿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政廢弛聞

人多肆侵漁馬耗不孳又私相盜鬻遇稜印率游舊文更入充數公立法辨審弊爲之清又探稽孳畜利病得二十事條列以聞從之己未考滿給 誥命進中憲大夫推恩加贈父母庚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松潘軍務蜀去京師萬里松潘又在荒外濱於諸夷棧道險絕氏獠出沒爲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惟事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往償敗公曰吾爲大臣出鎮萬里可自逸以委勞於人耶且吾奉 命督理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要害險塞得其事情乃乘竹兜度繩橋徧行諸寨廣布耳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四八 曼山館

川兼理如故會松茂疊溪木匠兒子諸君類連兵剽劫擊城燒棧勢甚猖獗公親駐境上初設策會諸兵討之衝擊既捕轉戰折北諸夷懼悉拔兵羅拜願獻甲馬贖罪列柯空龍諸寨爭斬賊首以降凡降二十餘寨前後俘斬千餘人境內安寧勵賜白金五十兩文綺二襲橫梁麻哈三哨嘴前河道逼諸帖諸夷每餉運輒爲邀劫而衛士通番往往起變蒲江關堡久已頽廢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爲剽掠一時邊患往往坐此公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訖公去邊境不擾正德丁卯再滿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四八 曼山館

盜起江南諸郡釋時承平久兵衛耗滅殘卒莫能
支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
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
從便宜月給糧米人三十後皆藉爲軍至今遺患於
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明年己巳公年六十
有八上疏乞恩休致有詔不允庚午陞南京刑部
尚書有豪非法殺人欲行丐免費且鉅萬顧公不可
因公所知乘間言之公竟按如律公素長於法比然
不爲深文巧詆遇獄有疑率屬吏再三讞必無生理
然後付法至於詩謾深惡必盡法無貸故所屬咸執
廉律錄卷之四十八 五十一 吳山陰
法不敢訕濫姦究屏息辛未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
不允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部考績有
旨令復職凡三疏皆得溫旨不允辭久之始得請仍
月給俸米歲給輿皂以示優寵越十年壬午今上
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有一會 兩宮尊號
禮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命有司具絲幣
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計聞命有司致祭工部
營葬事如制公爲人亢爽疎曠而閑於吏政精敏強
營事多迎解然其中有定識雖事出匆遽錄忝分齊
較若畫一彼沉思審處者或不及也故其翁張變化

人莫能測而情法不悖所至威愛並立而能飾之
文在蜀大修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度
崔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略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
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連按閩廣皆值鄉試爲監
臨官精擇典校尤嚴閑衛而不爲奇瑣惟詳於檢閱
不令有遺在廣嘗閱落卷得一士以爲奇列之首選
榜出咸謂得人卽今翰林侍讀湛若水也侍郎海陵
諸公權稱公經世之務謀國之慮往往在刑章訟謀
外其爲尹如侯覽爲御史如唐介其撫吳蜀文放如
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如張詠一時以爲寶錄云公
狀敘錄卷之四十八 五十二
企晚歲家居益事嚴整客至未嘗不見雖盛暑未嘗
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行四方書疏手自裁答尤篤
於故舊或在患難必極力拯之雖犯謫不恤至人有
過則多面折之雖貴顯無所諱以故人亦有讒之者
然卒不能沒其善也素性朴儉既聘貴非祭祀賓客
食不重味尤寡嗜慾故晚歲神觀不衰對客舉舊事
如引繩貫珠纒纒不能休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
精楷不異壯歲屬纊之前一日猶對客談洽無所苦
抵暮與家人燕語如常明日覺體中不佳夜半之坐

呼水盥頤及旦奄然而逝寔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有二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七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石瑄

係戈公瑄墓誌銘

石瑄

嘉靖元年三月十八日致仕南京刑部尚書戈公卒
卜聞詔贈太子少保賜諭祭二壇令有司營葬事子
鐸等以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御河西古
堤之先塋乃奉太宰東光廖公狀請予銘其墓按狀
公諱瑄字良玉其先浙江嘉興人曾祖諱惟善永樂
中坐事遷河間之景州家焉祖諱立考諱寧皆以公
貴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倪氏母朱氏皆
贈夫人公生而警敏端重性不嬉狎年十五入州學
獻徵錄 卷之四十五 五十三 吳山館
文譽厲起成化辛卯舉於鄉乙未登進士授河南嵩
縣知縣先賦稅通脫又礦徒不時發公謂此不可以
急治也乃寬徭役廣措置專務以德化民視歲之豐
凶為補徵之多寡積數年通盡償民不罹於罔政服
輒躬巡近礦民居論以禍福使得自新礦患亦息邑
人歌思之辛丑詔為廣東道御史督通州倉別挾宿
弊癸卯以父喪去位服闋復除廣東道御史會萬妃
釋寵公率同官上章論之 憲廟震怒捷之午門或
尤其慙公曰進言受責何辱之有復上疏獨論不報
丙午巡按南畿弘治己酉命刷南京文卷所至著有

風裁以繼母喪守制祭丑復任推掌三法司事
陞四川按察司兵備副使撫治重慶保順等府地故
多盜負山出沒公至明約束布威信雖僻鄉僻邑必
躬臨撫綏召父老諄諄諭之俗為丕變又奏請於湖
陝相出入之地若利州施州等宜統於一庶可責成
上從其言令易勅行事蜀人乃安壬戌陞山東按
察使剖決滯獄罔囹為空歷城人有兄弟異居者弟
盲人也置肆沽酒頗獲利兄嫂屢疾之弟憤恚自縊
弟婦奔告兄嫂輒怒併酒保縛之解弟縊歿不殊以
麩軸提之絕乃以謀殺親夫愬有司鍛鍊獄成婦及
保誣服公至鞠之云其夜有二軍主於其家宜知狀
趣二軍對區別研審得其情兄嫂抵罪弟婦及保得
釋人以爲神乙丑陞浙江右布政使正德丙寅轉江
西左布政使丁卯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戊辰
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丹山屠公掌院事公佐之
右所執論屠公輒欣然稱善嘗奉勅清查牧馬草場
辨疆界嚴條約不爲權勢所怵時劉瑾專政疾其違
已追論浙江布政時事前後罰米七百五十石再陳
休致不允改大理寺卿庚午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辛
未改刑部左侍郎奉勅勘岷府事賜羊酒寶鈔壬申

陞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甲戌陞南京刑部尚書乙
亥三年考績上疏乞休不允賜誥命已卯於是公六
載矣復懇乞骸骨詔慰藉賜勅給驛還鄉仍令有司
月給米三石歲撥人夫三名以示優異公既致仕優
游山林鄉邦宗族每欣然相過從視其言動以爲楷
式處兄弟待寡嫂撫孤姪曲盡恩禮婚喪有弗舉者
輒助之會上兩宮尊號詔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公疾且革呼鐸等語之曰吾起白布衣官八座壽踰
七奏夫復何恨但君恩未報及吾曾祖墳墓在浙者
未得沾一命有此耿耿耳言訖而逝距其生正德戊
辰年七十有五公歷事三朝四十餘年清慎之節終
始一致自爲御史以至太司寇所舉刺務存大體不
爲深文小苛以取時譽然聽斷羣獄是非曲直毫髮
不爽期於天下無冤民利害禍福非所計也天性開
直賢而能讓有勞而不伐故累經夷險卒能成其令
名以壽考終可謂長厚君子哉

榮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陳公壽墓誌銘

楊一清

公以嘉靖壬午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南京寓舍計聞
 上賜諭祭二壇命有司治葬事越幾年某甲子其
 子良輔良佐等始遵遺命奉柩歸其鄉新淦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於邑某山之原良佐遣其子士貞詣京
 師乞予為墓誌銘予驚曰此吾同年知己友也謝世
 且久矣今始葬乎士貞乃出行狀一通故春坊中允
 景君暘所述予按而誌之曰公諱壽字本仁號靈齋
 其先江西新淦人洪武間伯祖志敬坐事謫戍遼東
 喪明不能往一子當代役弟志弘念其兄養無所託
 請代戍遂籍於遼東衛鄉人義之公之祖也父諱景
 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補衛學生成化乙酉舉山東鄉薦壬辰登進士甲午
 授戶科給事中丙午轉左給事中丁未進都給事中
 弘治戊申吏部薦為大理寺丞尋調南京光祿寺少
 卿又擢南京鴻臚寺卿庚申被簡命為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癸亥滿九載遷南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時正德丙寅劉瑾竊柄竊謂令致任察西以
 廷為起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幾遷南

京兵部右侍郎先是公屢上疏乞休俱荷溫旨不允
 疏至九上乃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有才望老成清
 謹素著之褒且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二名
 嘉靖改元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以羊酒綵幣存問
 於家時公之年八十有三矣其在戶科奉勅閱視宣
 大造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巡收馬草場中貴
 有恃內庇侵尅者公請置之法時貴妃萬氏專寵後
 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僧繼曉干撓國
 是公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 孝廟登極上封
 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遷大理為忌者所指摘王
 端毅公嘗疏辯之稱其正色敢言其巡撫延綏適大
 虜在邊羽書交至鎮城晝閉道塞不行公分布兵馬
 為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應援多遣覘卒哨探惟謹
 軍勢大揚虜分兵入寇躬親申冒為將卒先 益
 戰三 餘合擒斬八十有餘未幾火篩脫羅干諸
 亂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
 公曰虜眾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
 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既而諸路
 將領以公方畧邀擊賊首大捷斬首若干級捷音上
 孝廟降勅獎勞賜資加俸初延綏守臣黜虜勢方

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比公屢捷而王師已至
制者請破其巢未得命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
草束所費不貲公議出境揚兵牧馬卽採草紆急衆
恐墮賊計公請以身先之保無事所省費若干萬時
同事者諷公注子弟姓名戰籍中嘗有功賞公曰吾
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之許識者多之先是延綏守
臣失事俱得罪代巡撫者難其人太宰倪文毅公薦
公或以爲疑倪公以問予予曰是固儒將當不負公
知也比予經畧西事方欲與公周旋而南臺之命不
矣其在南京臺諫以言事忤逆瑾盡被執械繫京師
獻徽錄 卷之四十八 五十八 曼山館

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於所怙者欲圖中傷
公遂乞歸四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先是鎮守爪牙
惡少數十輩散遣於各郡縣衛所漁獵滋甚公下令
捕之皆逃歸氣焰大沮民稍安已而改南臺報至軍
民數千人擁集撫臺泣雷公公曰君命也出城之日
號呼之聲震地擁肩輿移日不得行陝之人至今能
道之公釋褐登仕籍至退休四十年有奇大半在閒
散地食祿任事蓋不甚久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
名爲尤著居常布素如寒士老無所於歸諸子旅寓
瀛泊環堵蕭然歿無以爲殮凡數歲親舊共扶助之
獻徽錄 卷之四十八 五十九 曼山館

公與兵部尚書林公亨大上疏論救公又獨疏極言
俱不報林公既得罪去未幾公亦罷歸瑾復搜剔公
前任事風所司文致罰米若干石稱貸以完家素無
積至是益貧不能給朝夕瑾誅言官交章薦之予在
吏部會陝西巡撫缺人陝西兵荒之後兵民敝甚鎮
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姪鎧怙勢以逞推剝無厭禍
且及士夫家人人重足立予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
制之乃薦公時堂稱旨造絨毳帳幄數百間料價數
十萬兩公至已完解廉知其贏餘數萬兩欲輸內權
貴檄所司雷以備賑仍戒論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

而得人心爲最深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歸故人之
喪卹其孤諸事尤立政之本狀已具悉茲可得而畧
云予又聞公在諫垣論時政指陳得失無所隱惟不
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
甚顧可輕耶於戲宋王素爲諫官曰人材難得無事
之時當爲朝廷受借程明道爲御史告於君曰使臣
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公之心其類是乎銘曰不許以爲直不矯以過正惟
趙清獻之清張忠定之定有燁其光垂諸國乘有位

有年有賢嗣胤以是報公孰謂天之難信也

本仁少故貧甚落落自豪嘗值上元燈節出市得道
金坐候夜分竟歸失伴眾服其介從醫賈先生學
所養益遠三舉不遇乃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持戈
建功名積二年伏劍歸遠左理舊業乃登成化壬辰
進士陞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
柄矯勅令鈐束臺官不得妄言朝政開讀畢公正色
諭十三道曰言路其可闕乎時言官之氣恃以益壯
鄭端簡公曉曰予聞之貢禹云居官而致富者為雄
傑夫漢俗近古猶若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
其軟默狗時以終其身者凡以利滑於心而不知戒
也陳司寇立朝四十餘年於權奸嫉絕無所礙倚屢
起屢踏家貧不能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
卒不能為殮具豈不為雄傑者所矜笑耶縉紳先
生慕其風槩願為執鞭可以觀墨夫矣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李

李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康敏

鑑墓誌銘

嚴嵩

今上即位之初疇咨雋賢登於大僚維時趙公以茂
德耆望簡在帝心擢南京刑部尚書尋召掌北曹公
抗顏執憲棘棘無少避雖微有室迂而勁正不回無
何引疾乞休詞極懇切上重違其志詔給驛以歸
有司具輿皂月廩皆逾恒品陞辭上復製古體詩
十韻親灑宸翰以賜大臣謝事得賜詩近所未有蓋
異數云九廟成詔進階榮祿大夫備禮存問公優游
林下享年八十有四以嘉靖丁酉七月九日卒訃聞
贈太子太保諡康敏遣官營兆恩禮備至可謂榮名
完節福履令終者矣公諱鑑字克正青州壽光人也
幼從父隸籍京衛遭母喪歸免喪為學官弟子舉山
東鄉薦登成化丁未進士授知蕭山縣在縣廉愛有
惠政去後民思祠之擢監察御史歷視馬政鹽法奉
命按宣大時虜酋火篩犯境朝命平江伯陳銳等帥
兵討之師久不進公疏劾之又陳方略甚悉於是兵
將奮勇連戰皆捷虜為遁去公為御史久數推京寺
要職值逆瑾用事出公知安慶府旋改順德府瑾誅
乃擢浙江叅政陝西右布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

事在
近世
美矣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李

李

蕭歲大侵公疏請出內帑賑之及貸富人貨緡易粟
隨所在給以粥食全活甚衆又令官給牛種勸之使
耕次年遂大穰又浚渠招屯募民益兵邊務大修又
却土蕃復哈密奪地璽書嘉勞改視南京院事復命
理閩浙鹽法入視院事轉大理卿公於法比素精覈
而宅心平恕爲刑書會治諸巨獄種種按伏咸得其
情逆濠之變宗室坐繫者衆公疏止坐元惡請釋其
林逮者以故獲全者二百餘人一日待漏直廬朝士
有恃寵徑入託之私者公叱之曰此豈汝寄請地耶
聲色俱厲聞者壯之公素性好士樂善雖面折不能
廉儉錄 卷之四十八 六十一 曼山館

客人之過而怒過弗藏故人弗怨之臨事決議能以
二三語折衷靡不服學士石熊峯稱之曰清梗忠實
特以爲實紀云祖諱鐸考諱福果贈如公官妣李氏
贈夫人元配劉氏繼許氏贈封皆夫人子岳以蔭歷
官都勻知府次岳國子生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梧岡孟公鳳

劉玉

嘉靖五年三月初四日南京刑部尚書孟公卒於位
其屬以聞朝廷遣官祭葬公諱鳳字瑞周別號梧岡
其先孟氏寓維揚曾祖諱彥實始來 附籍戚姓
者遂從其姓至公而後 從其宗祖諱負考諱紀由
舉人任葦亭訓導初以伯子貴贈主事進員外郎妣
李氏贈安人進宜人後又以公貴祖父俱贈右副都
御史祖妣楊氏伯李宜人俱贈淑人公之生也與伯
兄同衽宵夢吉祥預名之曰金梁王柱彌月而降疑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六十一 曼山館

重開悟識者奇之伯兄諱麟登甲辰進士累官右布
政使公少與兄同學日授數千言學殖益弘弘治己
酉發解山東庚戌登進士第時朝廷重守令壬子遷
知嶧縣嶧浙東巨邑齒繁而賦殷公勸農桑興學校
使之利安又築石甃堤百八十丈以障水衝民甚蒙
之於是材譽益彰撫巡交薦戊午徵拜福建道御史
丁內艱辛酉服闋改浙江道嘗督馬政監抽分巡視
南城查點下場馬匹事不憚勞翁然修舉任成巡按
宣大時北部多警公肅憲度以振戎備廣聞之不暇
侵軼甲子巡按江西仙寧藩濟裔異謀公一處以正

折其機牙比及代不能少遲在道七年疏屢上未嘗示人問之答曰揚人之過以為己名予弗忍也丁卯陞懷慶府知府即其治邑者推廣之挈綱維布條約倡僚屬以興教化均徭干賦扶善抑奸開惠通河漑民田二千餘頃暇則進諸生語以為學讀書作文之要得人滋多辛未陞山西左叅政懷慶士民懷其德政為之立祠巡撫鄧公奏欲畱公壬申改河南左叅政督理糧儲屬流寇猖獗提督彭公率官軍追剿引公自輔公雖司犒賞稽餽饒而匡贊定多寇尋殄滅蔡酉督運至京輸納以速而餘羨有歸公私稱便陞

河南按察使又即其持憲之素而作新之風興蒞事書所行者於壁而日稽銷之吏屬警畏刑獄為之一清甲戌陞山西右布政使屬天官奏舉方岳行旌異之典公首與焉尋轉河南左布政使務持大體畧細苛旬宣之政既舉而案牘出納纖悉必明丙子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丁丑調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公督郡邑嚴察舉劾兵戎罷庸備畿徼以寧後以攘敵切屢有錦襄寶楮之賜戊寅改提督漕運公以漕政久弛悉心經畫選能以任功剔蠹以祛害國賦以充庾辰兼巡撫鳳陽等府地方威信素著禁令益行第以

河溢徐邳田廬湮沒 聖駕南巡之後儲峙一空公乃奏免常租裁縮冗費民之疾徙者稍用甦息又建徐節孝陸丞相祠延學者讀書其中以作人材以厚風化三載考績有勲封推蔭之榮辛巳陞刑部右侍郎適今 上入承大統劾求峻望以靖邊郵命公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三關等處軍務公恐邊儲馬匹不足以濟具疏陳請 上嘉納之給以內帑公至選將領作士氣明賞罰謹烽堠靡懈弗復入間一入馬雨雹交作挫衄而去公曰此天威也有希功者執遊僧乞巧數十人以為奸細公力辨於朝竟

得全活祭未六載考績進階尋轉左侍郎甲申陞南京刑部尚書公精白一心以伸邦禁不徇於情不挽於勢始或議之終乃貼然以服公入官三十七年歷事三朝清慎勤固無一息之違而忠孝大節尤所致謹少奉父訓以克有成仕而有祿恒以不及養為慊入道時迎李淑人京邸日致其歡疾則湯藥必親沒則喪祭以禮 康陵賓天哀毀如考妣然皆出於天性非有強勉處上傲而不阿處下嚴而不刻子姪姻婚未嘗少假以私宗族鄉黨咸有恩意蓋公之學知求於內故於殿門大書戒慎恐懼四字但出入觀從

則公之修諸身遠於宦業者槩可知矣年七十有三

水散錄 卷之四十八

南京刑部尚書諡簡肅方公良永墓誌銘

彭澤

按狀公姓方氏諱良永字壽卿別號松厓其先河南固始人有祖紘者在漢避莽賊之亂徙居江左有諱殷符者在唐平巢賊之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御史中丞其子廷範贈金紫光祿大夫因仕闕徙居莆田廷範六子並貴稱六桂公則禮部郎中仁載後也歷宋元至今十有一世居莆之烏石山下爲福望然高祖諱大亨曾祖諱孟章祖諱象輝考諱澄字朝深以字行號質菴妣陳氏皆以弟同年進士廣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李七 曼山館
東左布政使良節及公貴游被誥勅封贈至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皆太淑人天順辛巳九月十五日生公於莆幼有異稟能言即異常兒質菴公奇而愛之提學憲副任公彥常錄補邑庠生領弘治己酉鄉薦庚戌與布政公同登進士公觀政戶部承委督通兩廣所司僦遺悉峻却之時忠宣劉公爲方伯知而器之事竣與同郡孝廉陳先生聯舟而北夜泊新家莊寇猝至衆怖矢常公意氣安閒如平時孝廉服公之量遂定交焉是冬授刑部廣東司主事訊鞫詳明斷決平恕事干權貴略不撓屈大爲司寇惠

安彭公恭儉白公所知三載考績進階承德郎轉本
部廣東司員外郎庚申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御史知
公名檄攝學政未數月瓊州賊符南蛇作亂衆至四
萬攻劫殺掠守吏多棄城走公慨然請行忠宣公時
總督兩廣軍務遂委公攝海南兵備既至宣布恩信
欲招降之賊未即聽命遂調防海兵捕之授以方略
前後俘馘千餘人賊勢大挫時有與公異議者貪功
輒進我軍挫衄三府乃濟師分道并入公所統紀律
嚴其廣右狼兵所過擄掠獨畏公不敢犯居民按堵
運奇制勝遂縛元兇及其餘黨悉平之計擒斬二千
七百有奇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公於是役出入
車旅中三易寒暑陳淑人念公成疾卒於官所弱稚
呱呱公不暇顧念卒夷大慈福及生人瓊人五祠祀
焉御史有忌公者欲分以失利罪忠宣公時入爲司
馬嘆曰海南之功當以方僉事爲第一顧坐以罪邪
爲白於上賜紵絲表裏犒之其年海北道兵備缺吏
部以公有風力又推補之公歷二道每行部所至一
切行李皆令官屬籍記比還冷啟篋視之以絕黠汗
瓊州富民海姓者盜嫂事覺獄久不決知公嚴不可
近謀遣人賂子姪爲先容公知狀立決之海康有知

縣王借勢巨璫靈用其下既敗猶冒將才自薦公
之指揮張坐賊當得罪行賄自營公立罪之法由是
吏民惴惴奉法巨賊皆望風解散惟黃李等慮罪不
服公討平之境內肅然巡按御史華公璉首薦於朝
會丁質巷公憂即日奉歸斥去常例水陸銀與餘屬
賻贈一無所受戊辰服除赴京時逆瑾用事外官至
朝見畢必造私第至匍伏拜跪觀悅其意公入朝爲
鴻臚官道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向東揖瑾公徑趨
出瑾已銜之至旅寓或勸公循例謁瑾公厲聲曰官
可棄身可殺此膝不可屈竟不往瑾益怒及吏部擬
除公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命事奉旨此缺不係
額設方良永這廝如何營謀補選着致仕去公自分
忤瑾禍且叵測以得致仕爲望外謝恩即行然是缺
實祖宗額設 孝廟申詔必推補有風力者瑾之矯
誣類此公既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愬人命事者瑾
欲因此中公遂奏遣錦衣衛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
往勘公恐驚動太淑人乃寓浙俟逮旅次已而周郎
中時敏力明無罪公乃歸柱門不出絕口時事久之
公同年黨瑾者語所知以瑾且悔促公一來公焚書
不報庚午瑾誅乃起爲湖廣按察司副使值監郵諸

賊寇蜀數省動兵時大司寇雙峰洪公為總制
林公為巡撫赴軍門謀議居蜀數月監鄂平人贊
畫居多回署司事首禁官衙私買按馬頭朱壁等牟
利害民之罪宿弊頓蠲時河南劇賊趙鎡敗走湖湘
間削髮自匿公以計擒之管家套所遣軍人側援正
于戶 上賜白金犒之祭酉擢廣西按察使在職半
年理荒滯繩貪墨擢豪右風裁凜然有朱御史者挾
勢多為不法獨心憚公假以殊禮且密令同官示以
公意公竟發其奸御史坐奪官去冬進山東右布
政使是年公弟亦自參政陞是官閩人兄弟同登進
士又同掌方岳者自公昆弟始甲戌當歲考察吏部
請依正統間例廷旌才行兼優政蹟顯著者上允之
通十有六人公與列奉旨以彩幣羊酒犒之尋轉浙
江左布政使入境首問民疾苦去奸吏數人出庫貯
羨餘代民常供抑織造內臣之橫所省不貲幸臣錢
寧冒姓朱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同列受其
託者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公力諍之不得乃
上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趣價益急公乃極疏寧罪其
畧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
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

力當愛惜也寧出自賤氓甘為屬養一旦假以義
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觀之也
至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
忍攫取民財戕賊邦本以速不臣之罪有司迫價急
於星火或緣為奸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堪命相
與赴愬於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民庶吞聲而不言
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餽餉不斷浙
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
嗷嗷于里此何時也臣於此苟隱忍不言則已斂之
財必入寧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
剝瘁根柢蠲拔 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寧受異恩
不思報效反取邦本而動搖之略不顧惜此臣之所
未喻也合無下之詔獄明正典刑為臣子悖逆之戒
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同鎮守三司將已斂鈔價盡
給還民未斂之數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多科
侵尅之弊悉實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
搖猶可培植臣歿且不朽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
懼留疏不下謀遣校尉三人來浙緝捕假勢鬻鈔者
而自飾於上前乞下令散還前價公知寧必怨恨且
中以禍又念太淑人春秋高遠決意求去連上二疏

寧復從中徑批不允且私授意以示無憾公曰是
牢籠我耳復拜疏辭吏部覆題乃准致仕時朝廷政
事大小多決於寧自公卿以下多謂事之公疏至聞
者吐舌寧疑公有私書拘齋奏者至其家啟篋搜之
無所得其遺校尉來浙兼令偵公所為久之無所得
乃已公抵家大理丞黃君輩以書來賀曰官鈔一疏
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東其手拔浙東西數百萬生靈
垂灰中而生之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外內
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
爵如雨泡不可無此一着聞者謂知言云是時見素
蘇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七十五 吳山館

愈眾左都御史胡公世寧復薦公自代廷議推舉
操江又推兵部侍郎公以太淑人年踰八十力乞終
養恐朝廷不即允復具一疏并進詞尤切至上重
違其志暫許侍養逮公階通議大夫誥詞有至孝孤
忠始終一致清操雅望上下交孚之褒右都御史姚
公鏐復上章薦公忠節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風
勵天下時白巖喬公為太宰九峰孫公為司徒立為
查覆曰居官素謹家無贏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
養御史陳茂烈劄月賜食米以示優崇得旨方良永
既居官素謹着有司月給米三石養贍各處地方致
蘇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七十五 吳山館

先歸甫舍太淑人墓下以俟閭里姻族分日來奠
與歡洽若訣別者幾月感瘳疾乃還決旬病革卒於
正寢實嘉靖丁亥也距生享年六十有七公在病中
猶聞廷推刑侍既沒一月奏使還報二疏皆蒙溫旨
勉啻又閱月而南京刑部尚書之命下公皆不及見
矣公沒後家人發視歸裝則深衣冠履諸殮具皆備
預戒後人多格言其達於死生之際如此計聞上
震悼下所司議卹典與祭一壇造墳安葬禮部復因
巡按薛御史豹之請議公行應諡法賜諡簡肅所作
有私匡類稿若干卷

狀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七十四

南京刑部尚書周倫傳

南京刑部尚書周倫直隸崑山人弘治己未進士初
授新安知縣選爲監察御史以建言忤逆瑾罰米二
百石輸邊瑾誅復原職歷陞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右
侍郎南京刑部尚書召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改南京
刑部致仕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
贈太子少保諡康僖

狀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七十五

南京刑部尚書顧公璘傳

京學志

公諱璘字華玉應天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

縣知縣入爲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

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祭酒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

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

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

江布政使壬辰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

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已亥陞刑部右侍郎改

吏部會顯陵肇丁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

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潤達精於吏理

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槌伏

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釋騷彭公

澤領兵歷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

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特逆瑾黨圍奪自

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謨繼

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荅歲時展謁長

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

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

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第三階從全全僻遠

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又安士與

於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

竝緣爲姦公爬疏剔抉未得其利敝所在次第興除

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

一築築輒壞公鈎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

理故所諱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運卒

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

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駟僮得肆侵牟

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

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攔

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

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於台悉

浙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

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蠢蟠結前政

所不敢問者公掛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

事判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欵手無所事事迫

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輅

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

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

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

蘇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
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為難又以湖
湘控扼邊徼地大專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
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度
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
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為篤論 顯陵之作
經費不貲公長於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
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
不肖骹骹御人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譏與矣
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為意
賦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七十八 曼山館
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惟
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因於讒以沒
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
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肖委勞於人處羣
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於李璠先生李歿妻高氏不
免饑寒公分俸資給又為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
子卒然以歿乃迎萬養於家歿為斂葬而給其孫如
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歿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
中上其事請表於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
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甚

篤也為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
樂府歌辭居然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
即自免歸與陳詩講魯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
英王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
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不知
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
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
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
不可及已所著口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
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
賦徵錄 卷之四十八 七十九 曼山館
尚小紀總若干卷英王名璵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
行於時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第澤

公應祥行狀

徐中行

顧公諱應祥字惟賢號管溪其先蘇郡長洲人也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世居長洲游墅鎮然皆隱約弗著自公考恬靜翁成化間挾扁倉術行游悅長興山水遂占籍焉娶烏程名家楊茂公女即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恬靜翁名景為人修潔周慎所至焚香讀書即開室無惰容而性復愛人喜施即診治輒起又輒謝不責報以故雖在布衣問誦誦義長者公居長興數歲楊淑人夢有龍首而虜身者降其室神指曰麟也乃產公翁奇之名曰應祥蓋成化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及髻而嗜學絕不好弄翁愈益奇之乃躬為傳而楊淑人相翁督課尤嚴以故其成獨蚤而瓌偉特異弘治十七年公甫弱冠就計偕明年乙丑登進士丙寅 毅皇帝即位詔充轄軒使者纂 孝廟實錄於南畿明年戊辰事竣授江西饒州府推官饒故劇郡會牛及屬邑令多乏竝攝於公衆方以少年少公及公視事迎刃而解即老吏吐舌驚服謂弗如也亡何姚源洞寇毒蓄數百里虜樂平令汪和勢甚

蘇徵錄

卷之四十八

八十一 吳山館

洵計無所出公據老卒御羸馬叩賊營壘賊大出迎公為綬頰數語汪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辛未以臺諫徵至京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衛經歷當是時錢寧為衛尉方貴幸睢眙朝暮間而公益以禮法自嚴鈎染之不得寧嘗屬公具蔬草自免公故為峻語風之寧心動感公曰顧公為我矣屬吏部進公大理卿公力辭乃得廣東僉事得嶺東道汀漳山寇起毒螫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奇兵挫其鋒擒酋首雷振溫火燒等千四百餘級王公奏聞命下勒報而公故讓功他省不報亡何金璋韓亞颯等寇海上公既督樓船橫海覆其巢而湖廣柳柱寇又繼起公又移兵芟蕪之前後獲寇級千餘僅遷俸二級半歲間三捷嶺東晏然於是公武畧遠振威謂伏波再生矣已卯入賀壽至京而江西寧庶人事起乃擢公江西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佳則罪人已得然亂後諸務廢弛庶役不平瘡痍未起訟牒蝟集公乃夙夜經畫內則綜理簿領外則均平徭役招集流亡民始慶更生然公一意拊循不為傳會希合兩臺史諫之撫他事論公吏部廉知狀竟格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

蘇徵錄

卷之四十八

八十一

明年事明遂遷山東右叅政連權按察使右布政使

為按察時疏慎諫戍戒酷刑杜排累嚴軍政四事

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雲南公極意經畧疏凡二十餘章其大者如更定

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甸等府城垣添

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頒王氏鄉約申明射禮寬軍職

襲替劄宦貧不能自還及旅襯與子孫流寓者竝傳

送之華夷無不感悅亡何以母楊淑人喪不候代奔

還觸新禁當罷既服除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

及諸名公結社菽城峴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八十一

志吏部都察院數為 上言故都御史應祥銜命萬

里外乃以母喪殞越徑歸於法非宜然先朝舊臣若

以一膏棄之似非 朝廷教孝錄舊之誼報可乃就

公家起再撫雲南諸父老嘗以壯時及事公者故思

公而時又苦旱公與與雨俱至父老愈益喜時元江

悖不就逮眾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那鑑棄眾滅親

直孤獸耳緩之則即就縛矣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

去而代者急功卒至敗沒失一布政故中外咸服公

先見云明年庚戌陞刑部尚書公覽刑書輒推案嘆

口律未盡而定之以例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

為獄而當時為是三尺安在哉乃屬郎精經術

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更定上請承者為例時李攀龍

王世貞竝陸沉署中鮮所推與公一見其文心異之

過謂中行曰海內操觚家人人能矣乃若正始之音

殆在茲乎公為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

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

思政府而執禮卑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者舊不

為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嘆之乃以其旨投給事

中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乃謂鼻

纓不宜禁近謂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

望明年壬子引年 上復勉畱癸丑十二月以三載

滿得請致仕為人隆準廣額厚重宏深魁然廊廟之

器也然天性廉約慙直不為安祿養交坐是忤俗蒙

汕而中實坦蕩無他腸至經術吏事武畧竝斤斤精

至故賢士大夫翕然推重躡而復起竟致高位公為

兒時即能以禮自防不為利疚自筮仕至益榕登門

無私言願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釋卷以故九流

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於心而後已其

平生足喜者九章勾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秘

傳而延陵唐中丞順之同郡沈司封桐竝就學焉其

著作雖不刻意求工然亦皆有矩矱社中嘗評其詩
 文似白少傅奏表似蘇文忠筆札似趙文敏而公顧
 夷然不欲以才藝自居公少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
 游然公能自得師務在篤行實踐不欲空談性命嘵
 嘵駕說卒至昨去也余嘗驗公長者行三事往嘗江
 西三位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實公所舉士及
 貴溪通顯至相終不言公為錦衣時同郡施御史儒
 為中璫構擊詔獄禍且不測御史弟及所厚欲屬公
 賂衛尉求解公怒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賄生之
 豈施公意哉竟叱去然陰為排解者備至施竟得出
 獄教錄卷之四十八
 身名俱完後以胡端敏公薦再起僉憲嶺南然不令
 施知也新安汪太宰嘗與公同官廣東督兵捕寇而
 汪無功公輒推功讓汪汪竟蒙顯擢徵入至太宰然
 公未嘗德色焉其偉度長德又若此豈可與陽舜陰
 跖襲名揚已者同日語哉公既還山杜門謝外事益
 以著述自娛春秋良日則與同邑劉清惠公暨少恭
 韋公商臣監丞李公丙重修社事巖居川觀歌詠大
 平相樂也蓋今歲乙丑九月七日以瘡卒於家距其
 生春秋八十有三公所著有人代紀惜陰錄明文集
 要唐詩類抄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栢錄時履

卷之四十八
 八十五

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僧憲讀易思得嚴其

卷之四十八
 八十五

南京刑部尚書諡榮靖翁公溥行狀

孫應奎

夢山翁公諱溥字德宏生而稟受朴茂無便孺童習
 年十六補邑庠生嘉靖戊子領鄉薦明年己丑連第
 授太湖縣尹至則拍苛剔蠹嚴已惠下民大德公為
 立祠係去思焉癸巳秋召入拜吏科給事中慨然思
 所以靖獻者值大同軍殺主將廷議方未決公抗疏
 乞正法以定國是及事寧功罪失實復疏請選風憲
 官往覈之其任事每如此乙未會試為同考試官所
 錄多名士時吏部尚書結權黨邪大逞胸臆以要上
 獻徵錄 卷之四十八 公十六
 寵下公以予與左給事中薛宗鏡者發其奸懼微誠
 不足以悟 主上迺亟上疏攻之者凡九人而大奸
 距脫內外稱快矣時效事者二人謫降者六人公授
 江西龍泉縣丞一無愠色丙申陞廬陵知縣及考績
 陞松江府同知皆勤慎共職辛丑陞廣東僉事札欽
 州平交趾亂甲辰陞參議丙午陞四川副使以平白
 草蠻功受賞戊申陞參政復以平都蠻功再受賞己
 酉陞河南按察使未任陞湖廣右布政三越月轉左
 使蓋前此公不以為淹今此人不以為幸歷久信乎
 公道不容已耳辛亥夏四月 右副都御史勅令巡

撫其地未幾改撫江西至則值歲旱議賑貸明年又
 旱又上疏乞蠲租省驛傳供應凡調停節省可惠民
 者靡不究心寧府自變後弋陽郡攝行府事至構爭
 不息公疏請分管以平事權 上特命允郡藩頰之
 癸丑入為兵部右侍郎甲寅轉左侍郎兩為提音事
 陞俸二級是年秋七月考績晉階通議大夫贈祖父
 珪銓如公貴皆兵部侍郎廕子忠入監乙卯為提音
 事陞俸給賞如前丙辰陞尚書掌南京刑部事任踰
 月以病疾一夕卒於官訃聞 天子悼之諡榮靖賜
 祭二壇 詔有司治其葬公性坦豁有度與人常親
 謙徵錄 卷之四十八 公十七 夢山貌
 岸少間立已鮮有作客雅好文藝每有感遇輒題咏
 頌而成帙今有知白堂稿行於世

南京刑部尚書馮公岳家狀

馮岳字望之號貞所浙江慈谿縣人嘉靖丙戌科進士丁亥除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管器皿厥裁革常例殆盡已丑監稅蕪湖刑實木匣十數商至即稅不停時刻令商自投匣中登記於籍封貯縣庫數愈常額盡行傾解從前監稅者輒以墨敗近著清名者定自公始庚寅陞本部營繕司員外郎辛卯丁外艱甲午服闋補刑部廣西司員外郎公精於法律且心存仁恕凡招擬出公手者尚書不復改駁乙未陞本部福建司郎中丙申差恤刑江右虛心詳讞多所平反丁未教錄

無恙聞者嘆不可及比往蒞司任巡按公以平持風裁藩臬諸君鮮當其意獨加公殊禮事有非公所理者亦以相屬會審錄有囚年十四時與惡少遊憚祖母過於防閑遂與惡少弑之或憐其年幼欲從末減公曰張忠定見嬰兒掌父尚殺之况囚年十四乎卒入之一應襲指揮招數人飲飲散御爭於途交相奉毆一人忤犯者家貧眾利得金遂誣應襲獄成已久公疑而讞之得其情罪坐犯者戊申陞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周府宗室繁衍祿不能贍且給系以時往往詰司喧譟公曰同其好惡天子所以勸親親

也敝厥固至是耶第衙門體統不可不正遂啟周王禁其妄入殫心區畫及時支給罔不悅服河決為患至不可禦公親歷決所授吏成法所費不踰萬緡而堤固河寧民免墊溺庚戌陞江西按察使不數日尋陞本省右布政使時弋陽王修鹵簿取司中金錢不已且持令牌恐脅左使屠公大山無以為計公取長史司移文閱之有自備工價不煩有司等語及查各藩自分封後未嘗敢擅修鹵簿公欲具疏奏聞王聞之驚多方斡免省費不貲辛亥陞本省左布政使司中積胥盤查至白不隸名尺籍者不可勝數公一月

坐堂上悉索而決遣之先是錢糧解司必預納
子分例積習別名名爲打對同然後投文輸納公知
其弊每日畱叅謁官有才幹者一二員聽用俟解文
一投卽命官監兌給發批迴對同之弊頃除在前錢
糧出入左使司之右司無所事事公惟總簿書庫藏
悉委之右使在司三載未嘗一入庫中壬子陞順天
府府尹到京陛見視事府中吏弊山積公殫心清理
勳戚宦寺不敢干以私癸丑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地方兼贊理軍務貪墨之吏聞公威望先時解職
而去羣屬供職百廢具舉甲寅陞總督湖廣川貴軍
欽徵錄 卷之四十一 九十一 吳山館

侵擾旁郡三省震動公奏勦平之授總兵官石邦憲
等以方畧斬首數千級阿項奔突馬蹶擒斬之諸苗
悉平公親詣賊巢視諸要害建築屯堡列戍分哨爲
久安計捷聞 賜勅獎諭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仍總督三省軍務丁巳二月疏乞休致 溫旨勉
畱四月陞南京刑部尚書 祖宗舊制刑部理畿內
刑獄詞訟具載會典迨後十三道多所侵越公具疏
請復舊制時尚書鄭公曉在北聞之亦具疏以請諸
御史心懷憤憤然無可拍摘乃已公掌邦刑日親部
事不敢怠緩諸司勦職刑清訟理畿輔肅然已未公
欽徵錄 卷之四十一 九十一 吳山館

棺以瘞灰者此類不能殫述歸田後言官交章論議
隆慶庚午趙公貞吉大拜必欲起公以輔新政公手
書力辭趙公竟不能強也戊寅 皇上加上 兩宮
徽號 詔有司具綵幣羊酒存問萬曆辛巳以壽終
享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僅一縑至假棺以殮大臣
清貞至此亦古今所希觀也計聞 賜祭葬如例所
著文集八卷恤刑稿四卷軍門疏稿四卷軍門行稿
五卷藏於家

卷之四十八

長山節

南京刑部尚書林公略傳

林雲同字汝雨嘉靖丙戌會試第四人改翰林庶吉
士讀中秘書以不諂時宰授戶部主事奉 命推稅
九江歲計餘金數百徽府收之竟不持一錢行轉廣
東提學副使立五經書院簡列郡士講業其中轉浙
江右布政入覲旌治行第一轉左使尋轉副都巡撫
湖廣宗藩驕恣多齟齬悉裁以法屢屢斂避轉撫臺
時嚴相子世蕃索私謝金雲同不顧會所屬知縣賄
遷史史雲同揭發其罪狀世蕃從中擠之坐聽勘回
籍 穆宗嗣服起南京右都御史南都積習侈靡力
以挽回爲已任刑立會約節浮費去苛禮一時不變
給事中石星陸鳳儀以言事得罪 上震怒雲同抗
疏論救尋上疏請老荷 溫旨勉畱陸南京工部尚
書以歲滂奏免江南十縣蘆州田課十之五四年復
上疏辭予致仕萬曆二年 今上新政復起南京刑
部尚書懇疏辭不允至南按江寧知縣侵沒刑部庫
銀事論如法越月復懇求去位奉命旨褒嘉特賜乘
傳歸卒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卷之四十八

長山節

南京刑部尚書行菴陳公其學誌

余繼登

大司寇陳公諱其學別號行菴登州蓬萊人也先為
 寧國宣城人五世祖迪當建文時為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靖難兵起抗節不屈與其配晉夫人并六子七
 孫同日歿幼子珠生甫五月乳母芮潛置溝中得免
 至八歲為怨家所許 文皇帝特宥其死詔戍撫寧
 尋徙登州遂為登州人又三傳而生鼎即公父大竹
 公也登弘治乙丑進士為給事中以疏劾權璫繫詔
 獄嘉靖初用言者起家累官應天府尹廉介剛正所
 獻教錄 卷之四十八 九十五
 至有聲以公貴贈都御史公生有異質搏聞強記為
 嗣義會文切理一劃浮靡之習甲辰成進士授行人
 諸士或嗚呼修名公獨沉靜自守不事趨謁太宰許
 公松臯嘗語人此君大有乃父風節丁未遷湖廣道
 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縱帥陸炳倚勢作威縱諸
 校乘傳騷擾道路以目至自立錢法禁民間錢不得
 行民為罷市又使其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元專擅鹽
 利以撓礙政人無敢言者公數其罪亟攻之有詔下
 余某以而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權奸凜然敬
 憚之戊申巡按兩淮鹽法兩淮鹽利甲天下弊實

出公廉得其窳要為四事上之悉報可公在維揚
 以內無言不行職以外無事不言如增通泰之堰清
 過淮之稅減餘鹽之價值禁江滌之私販種種皆一
 時實政而總兵李某縱容羣盜則有疏奉御王某騷
 擾驛遞則有疏於呂梁二洪夫則疏其額設之濫於
 河漕二大臣則疏其遷轉之非 詔皆允之庚戌陞
 陝西按察司僉事鎮慶陽復陞榆林叅議虜憚公威
 名歛不敢縱公亦嚴為之備五載秋防邊境無事所
 繕修邊堡兩鎮賴之尋陞肅州兵備副使時哈密諸
 夷倡亂躬擐甲冒出嘉峪關三百里直抵墩煌防其
 獻教錄 卷之四十八 九十五
 猖獗邊關恃以無虞陞本省叅政守花馬池秋防者
 三虜人懾服尋陞山西按察使晉左僉都御史巡撫
 大同適虜酋俺荅兀慎入犯左衛公督將軍劉漢等
 親冒矢石并授方畧斬首捕虜過當虜遁去癸亥陞
 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適大虜入中部洛川等處公
 叅將孟鷲大敗之斬首百餘人先是韓藩初建歲
 財六萬而宗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
 半積逋至六十萬至是奉國將軍融煇等百四十人
 至會城大譟公不為動徐撤藩司借帑金四萬七千
 分給之又疏請畱賊罰鹽鈔年例課稅諸銀以賑其

并列其狀得 旨悉如公議而廢融燔為庶人
而融燔不受詔逐逃者且執平涼知府祈天叙殿之
百姓恇擾競言諸王子反卒之不動聲色戢亂而正
法者公之力也某年以水官總督南京糧儲公條上
三事皆切漕務至請本折兼收民尤稱便焉尋陞戶
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軍務以考績陞右
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如故虜大舉寇花馬池
等處號二十萬公提兵禦之斬獲三百七十餘人會
別部偏將有亡失士馬者詞連公公歸待勘事既白
即以厚官總督宣大軍務逆酋丘富等入犯弘賜堡
獻教錄 卷之四十八
公督趙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一百七十有八詔理京
營戎政復陞南京刑部尚書以積勞三上疏乞罷政
上憫其勞特予致仕公自養泉至制府身不離塞
垣先後擒斬虜九百有奇招降二千三百餘人奮獲
馬牛器械甚衆修完墩臺凡二千四百餘座繕修濠
墻凡八十四里又五萬四千餘丈修築營舍凡六千
餘間加一品俸廕子姪各一人賜金幣者九聲震夷
虜而退歸田里絕口不言 門巷蕭然課耕讀之
外無一切聲色之奉若初未嘗顯貴者耕入有餘則
倡族人勸大忠嗣以祀少保京兆兩公其又餘則市

字旧以周士清風篤行望廬者式焉兩臺使者薦
無虛歲 天子嘉之予月米特 賜詔存問萬曆二
十一年正月十日以疾終於正寢得年八十有奇計
間 天子悼惜俞宗伯議賜葬致祭如例仍謚恭靖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八
獻教錄 卷之四十八

九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九目錄

南京刑部二

侍郎

俞士吉

金紳

徐懷

熊懷

鄒憲

周廣

王大用

吳悌

郎中

張黼

李儒

華雲

司獄

孫一謙

蘇夢暘

刑部

段民

阮勤

邊鏞

張撫

郭紳

顧遂

沈應龍

曾鈞

張欽

唐侃

陳言

陳繼源

陳繼源

南京刑部二

侍郎

南京刑部侍郎俞公士吉傳

南京刑部侍郎俞士吉浙江象山人洪武末舉人授

山東兗州府學訓導歲餘陳十事切中時政擢廣西

道監察御史出巡畿甸及湖廣雪冤理枉政績尤著

永樂初署都察院事陞右僉都御史奉詔往論朝鮮

日 二國還奏稱旨賜牙衣楮幣浙西水災士吉偕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往督農政奏蠲糧六十萬石復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出粟以賑民尋出知襄陽府秩滿陞山東左叅政洪

熙元年進詹事府詹事 宣宗即位改南京刑部侍

郎致仕宣德十年正月卒賜葬祭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武進段公民墓

銘

楊士奇

宣德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右侍郎段君卒於南京家素貧僉都御史吳君敏德既經紀喪事禮部尚書胡公源潔以聞上為悼歎賜祭命有司營葬於是吳君使人北京需葬銘而胡公以屬士奇嗚呼段君者世所謂仁人君子也又士奇素所交游宜為銘段之先建昌人其曾祖元營田郎中篤修徙吳中父志清又徙常州之武進君諱民字時舉自幼溫重穎敏喜學且其父母惟一子篤意教之故德器蚤成登

蘇徵錄

卷之四十九

十一

漫山館

永樂甲申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時太宗皇帝命

禮部翰院准天經之數選會祭等二十八人就文

淵閣盡出中秘書使進其業且暮給太官饌又月給

膏火之資期之大用而君與焉君祗體上意益勵

弗懈而文學大進與修永樂大典丁內艱去服闋除

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授承直郎涖官廉慎而勤敏

恒存哀矜惻怛之心處疑獄必歸於厚麗辟者咸以

得君為幸踰年扈從北京召修四書五經及性理大

全書成被重賜復還刑部陞郎中益精獄議尤為尚

書所重凡大獄必咨君有章奏必屬君閣定乃上在

刑部八年山東妖婦唐廣兒作亂三司官以縱絕

詔廷臣簡代者共推舉君數人授君山東布政司參

政同舉中有畏難者君曰竭誠以共吾職耳何足計

利害哉下車敷宣德意整飭紀綱撫綏殘氓刻革宿

弊政理一新吏民悅戴居三年乃同考禮部會試士

論服其衡鑑又三年召赴闕命以本官署戶部侍郎

之南京是時車駕在北久南京諸司習於翫愒任錢

穀刑名者其務叢脞尤號不治君至躬勤率之莫敢

或違始若扞格已而服從咸修其職明年實授本部

右侍郎又明年改刑部其振起作新如戶部罪人開

蘇徵錄

卷之四十九

十一

漫山館

君至皆相慶於獄伸抑疏滯浹旬之間聲譽用彰三

年以績最賜誥授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母淑

人至是母年且九十得封者再人皆榮之君忽得寒

疾數日小差矣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以風曰數百

人困獄中跂而待我奈何可自緩勉強出三日疾復

作遂卒

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紳傳

金紳字縉卿應天府上元縣人景泰癸酉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由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踰年英宗復位銳意求治紳適掌科數召對所以寵

待者甚至上嘗謂一二大臣曠時趣具彈文即援

筆而就詞甚切當上覽而悅之方有意留用晏

駕弗果甲申憲廟嗣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

都指揮門達竊弄威柄罪繼會議廷中言都御史

王竑剛毅直諫可任大事宜亟召用一時達被遠謫

而竑起為兵部尚書與有力焉紳於是益以言責自

獻徵錄卷之四十九

盡嘗陳時政八事一持恒久以守新政二勤接見以

論治道三納忠言以治躬行四求賢才以備任使五

擇重臣以備邊患六明黜涉以儆在位七設武學以

育將才八用武勇以除寇盜疏入悉見采納成化乙

酉遣祀徐王滁陽王還時兩京浙江河南水旱相仍

漕舟不通隱憂可虞乃言事宜數條用之未幾京師

米價竟減而緣河盜皆散去朝廷知其才可用遂

擢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南京為鄉里先謝絕私謁而

訊鞫明敏獄囚多所平反凡十年譽望益盛乃有南

京刑部右侍郎之命持法益謹每戒其屬曰民易

犯法於無可矜疑者尤宜盡心且數躬視囚獄以

囚少庾死者戊戌江西大旱詔往巡視至則先奏

停力役徵收等事仍禁郡縣雖小費不得擾民俄而

新昌萬載祁陽諸縣盜發督捕有方竟獲其首誅之

因舉故荒之政通鹽商增權價粟以漸至及勸富民

補官并折收船課皆以便宜行之已而食足全活者

不可勝計歷二年還任紳既入勞於外得疾即不起

時成化壬寅六月甲寅也年僅四十九性至孝南安

公致仕二十餘年左右侍養不違其志與其兄友愛

尤篤自入官以簡約待已而待其屬必厚平生好賢

不倦在江西時嘗行縣過廬山視白鹿書院傾地特

修葺之且為正先賢祠祀至於學問之勤不以政冗

而廢惜其年止於是而不得究其志也所著有心雪

稿青瑣獻納稿江西巡視稿若干卷藏於家

又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間右實京師

遂為金陵人父潤號靜虛博雅好古工詩畫為時輩

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遍即成誦年二十以尚書

領京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會

詔修天下地志公充纂修官書成賜名察宇通志有

白金綵綺之賜卽拜刑科給事中明年英廟復
愆景泰舊事屢召言官而授以名俾舉劾公時與焉
或賜食嘗論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
賄賄有詔言官劾大臣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立
成彈文辭理俱到明日當廷劾劾問者駭服今
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指
揮門達竊弄威福達坐謫戍邊天下快之勿達以都
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達果者專伺百官過失每
擿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果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
爲心腹一切反臬所爲每事以忠厚爲務時論翕然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長山館
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始任情張威大
興羅織遺官校通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卽遣官
屬拘逮所至賂賄狼籍天下駭然李學士以爲言達
銜之屢欲有所中傷頓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訴冤
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
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爲卽草奏當朝劾之時天
順甲申也尋陳時政八事上是其言曰前三事朕
自行之後五事付所司集議三事者持恒久勤接見
納忠言也三者皆當時要務而勤接見一言尤爲切
中蓋祖宗以來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王右

近侍常皆得接見自先帝以幼冲嗣位而此禮
廢因襲以爲故事故公言及之歲丙戌漕河淤阻京
師米價翔踊沿河盜起公建言遣御史及帥臣緝捕
遂得安妥是歲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
或意公于法比容有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
滯雖老于法者不能過乃大敬服居恒嘗曰獄者人
死生所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于法司而
求伸於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理寺爲故凡經公平
允者輒無異辭公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
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每戒飭其屬俾無法外
獄徵錄 卷之四十九 長山館
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郎
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某
可疑某可矜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上
特簡任公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公委藩臬二司官
定計受畫俾各蒞所部督責其屬勸興發而自居會
府之行臺不輕舉動蓋以專往一方而他方有事則
有所不及濟凡可以寬民力裕民食節財用弭盜賊
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西幾二年凡得白金以兩計
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軍民以
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江西十有三郡之民賴公

以守庚子回任又明年壬寅六月辛酉偶得疾越六
日丙辰卒得年四十有九公性簡靜慎交游且官故
鄉故舊有以私謁者輒拒絕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
服其公侍靜虛翁家居者幾二十年以公務兼孝養
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讀書自號心雪
所著有心雪稿若干卷子三人長麒壽庚子貢士次
麒永麒寧

秋後錄

卷之四十九

八

曼山館

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勤傳

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勤字必成安南多翼縣人父占
籍山西長子縣勤景泰五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左
評事丁憂服闋復除右寺評事遷右寺副台州府知
府能除吏弊導民利民甚愛之既去任立石紀其政
績歷陞山東左叅政左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召為兵部右侍郎尋轉左未幾調南京
刑部累以老疾乞休致不允後九載奏績陞正二品
俸乞歸省墓瀕行復以疾申前請始許之進階資政
大天後五年再以詔例進一階弘治十二年三月已
未卒計開賜祭葬如例勒為人清慎政績可一敬歷
中外四十餘年始終如一為士大夫所稱云

秋後錄

卷之四十九

九

曼山館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徐公懷墓誌

張元禎

南京刑部右侍郎建德徐公卒於位計 聞遣官奉祭如故事徐世家維揚元季仁甫翁始遷今嚴城傅子旻子旻子文玉文玉子宗政公纔五世旻以伯子某貨贈邵武知府文玉宗政以公貴贈南京刑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公諱懷字明德天順庚辰進士筮仕刑部由員外郎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秩滿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守瓊州未行改湖廣久之進按察使未幾陞江西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 上嗣統召為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十 曼山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飭畿輔邊備兼巡撫兩京以疾乞歸皆不允俄權南京刑部右侍郎合都御史侍郎二秩為一考錫 詔命復以疾乞休致亦不允竟由是不起矣弘治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也公學識端正操履嚴謹習典故洞世務事入手沈密不即發發即不可倪法當然不假借一毫素無私請於人人亦不敢謁以私請善善惡惡甚切賢者無顧礙無不與游而檢非其人雖當要途禍福在呼吸間視之藐然也馭食積尤峻不痛繩之不豫或謂其刻不恤也隨所至獄無滯囚且曲得其情如神明多不可具述數處

危疑大事皆不動聲色犁然當人心而禍本以消鄭

司成廷綱傳公謂見精慮到智者莫能測巧者無所

售信然左憲皆理屯種法立弊清屯無情兵江西增

蕪田租三萬餘石在湖廣增蕪田租數亦如之握憲

畿輔任益重惠益弘修築關隘九十餘所率不踰時

成大浸恐搖邦本歲發戶部米五萬餘石銀六萬兩

濟之復借內帑金帛為糶本實州縣防後虞民租俱

災免 皇庄并權勢租獨不免特奏例民租悉除之

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殊不家私為累非義物未嘗一

目及刑部積堂卒銀餘三百兩皆侍郎故所當有者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十一 曼山館

一不取其卒也四男子各得田第三十畝而已嗚呼

以公觀之真端人廉吏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偉然大

丈夫哉昔蔡邕為郭有道碑以為無愧辭禎之銘公

亦云

南京刑部右侍郎邊公鏞傳

實錄

邊鏞字克振直隸任丘縣人由舉人選授監察御史
成化三年命將征建州鏞以紀錄有功擢南京通政
司右叅議遷南京大理寺右少卿召為通政司右通
政未至以母憂去服闋仍為通政專清理武職誥敕
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
關虜寇大同乘勝至關下衆以兵力不敵為懼鏞設
兵待之虜失利而去丁父憂服闋遷左副都御史上
時政十五事多見綵納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為言官
所劾致仕弘治十四年二月卒鏞儀狀魁梧有治事
才以孝友稱于鄉鏞父永嘗為戶部郎中有聲以考
察退公議稱屈至鏞乃位通顯子憲孫億皆進士羣
從子弟亦多顯者人以爲永忠厚之報云

南京刑部右侍郎熊公懷傳

實錄

熊懷字性安江西豐城縣人天順丁丑進士由部屬
歷官至布政使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屢薦懷為巡
撫都御史皆不用恕詢其故當軸者應之曰某素不
識熊懷為何如人蓋懷謹于自守未嘗有書通問於
當道也久之復擢為南京光祿寺卿又擢南京刑部
右侍郎弘治庚申致仕弘治十八年八月卒懷性嚴
重寡言笑平居尤謹禮節薄嗜好言論侃侃所至以
解職聞晚年雖少不振然能持大體且奉身而退終
身之間蓋亦無訾議云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公撫傳

張撫字世安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人幼敏慧讀書邑里塾中正統初吏部侍郎魏驥使蜀道寶雞里塾師率諸生出謁侍郎試諸生文得之大駭乃命為邑學生曰張童子奇可大用也初治尚書不舉景泰庚午春治禮記其年秋乃舉後又改治周易舉成化壬辰進士乙未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歷山西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性剛決不畏疆禦在刑部如都督同知王表劉寧廣寧侯劉銓及山西鎮守少監石巖各有罪眾莫敢決決之是時浙江按察司副使張蕙罪惡彰厥微錄卷之四十九 十四 長山館 聞矣使者畏其口莫敢決又往決之進四川按察副使弘治戊申蜀大饑出俸金易米三百斛賑之民賴不草踰四年陞湖廣按察使湖廣盜劇病民下令城中日獲盜者千俸金于是有獲盜者千俸金盜由是息久之進雲南右布政使轉貴州左俱以績著十四年進南京太僕寺卿資簡潔攻苦茹淡雖留務多暇手羣經終日誦讀靜中多所自得不入義外一錢無何進左副都御史督儲南京缺儲三年居逾年督完每詣闕奏議 孝宗多俞行之乞致仕不可尋進南京刑部左侍郎明年復乞老命乘傳歸其鄉撫精於

史事所在以廉稱方應舉時縣令餽諸生諸生受買却不受其妹夫餽以馬又却不受其質厚少絃飾蓋出天性云

卷之四十九 十五

南京刑部右侍郎劉公憲傳

實錄

南京刑部右侍郎劉憲字廷式湖廣益陽人成化戊戌進士歷知縣御史大理左右寺丞正德二年陞巡撫寧夏右僉都御史寧夏衛大沙井驛草場火燬草十四萬三千餘束憲行管糧僉事賈時逮問未結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時劉瑾用事遣給事中閔實邊儲以該驛隱匿燒燬捏稱汜爛報逮憲下錦衣衛獄責償納遂死獄中然情罪不相麗開者究之時正德三年六月憲為御史時總閣各道章疏頗有名及為寺丞嘗奉命經略邊務募兵數千人虛糜無用蓋其才美雖若可觀而忠實則不足也

職微錄

卷之四十九

十六

南京刑部右侍郎郭公紳傳

實錄

郭紳字廷章江西宜春人成化乙未進士授浙江寧海縣知縣以治行薦召入為監察御史三年出為襄陽府知府歷甘肅行太僕寺卿貴州叅政福建布政使正德庚午召為南京太僕寺卿尋轉大理寺權刑部右侍郎正德八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紳器宇凝重官無廢職而待人不設城府寬厚簡樸有長者風

職微錄

卷之四十九

十七

嵩山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周玉巖公廣神道

碑 呂 栢

公諱廣字克之別號玉巖世居崑山司馬涇今隸太
倉州公之始祖曰福三至諱子詳者生海配鍾氏生
文字以章配陸氏寔生公海文皆以公貴贈刑部右
侍郎鍾陸皆贈淑人公生而英邁迥異羣兒長舉進
士觀政兵曹親大司馬東山劉公道直道而行卽砥礪
名節不諂流俗旣授知莆田道出閩者例謁鎮守時
率行重賄公徒手無贊言動端凝廉正自東不發人
私書兼以安于賤爲師日禮者儒用資啟沃周爰詢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十八 曼山備
洪下及庶民莆中利病罔不開悉諸所典革咸旣人
心方及期月母卒于官貧無棺殮幣內釵釧始克昇
歸以葬服闋改知吉水政益詳敏時贛州流賊自大
帽山突出路由雩都抵新淦燒永豐縣勢甚猖獗吉
水丞簿欲奔竄士民洶洶亦無固志公面加叱責夏
盟神祠衆志始定戮力禦賊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
完厥後藩臬上功督府漏公不及公亦漠然正德壬
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
佞倖錢寧居中用事巨魁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
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

以禦魑魅二遠伶人賤工至引唐
警三重國本以廣儲蓄不得育螟蛉義子如官

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傑擬 東宮之
罪提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
自積如丘山疏入寧大怒幸 上不深罪止謫懷
之解還流不謂觀音經汚腹三日乃得脫歸旣抵懷
楚莽無館舍寓居佛宮間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
維漢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通番夷朝貢每外使至咸
益公名或以奇貨爲獻公峻爲拒絕使益敬憚甲戌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十九
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絡繹道
路肆行征求每經建昌公輒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
月吏部擬擢憲職寧內構陷批根往事復謫公行寨
驛丞行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
寄止乃誅茅爲屋依山面沅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
則登陟崇岡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辛巳之
夏 武宗既崩 今上卽位首舉遐遺 詔復公御
史尋陞公江西按察僉事公至斥貪吏疏滯囚去淫
祠放尼姑數百歸之宗今市其菴業士明年轉九江
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綜理學政躬自爲範語人務

明義利及其技藝必念德行時 夫子勵精圖治正
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書褒嘉通天下止十三
人公與焉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公三
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安乃又申救憲章釐革
蠹弊凡會獄獄齊或請神開釋免抑參伍之下或待
其情刑是不濫公之始至鎮守遺金公漫不省置諸
庫府比鎮守窘甚復返其金因以綱條解論鎮守憚
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橫索民財有司
莫能抗公移檄禁遏及入省城繩其奴從不得侵牟
於民民遂形諸歌謠按閩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十一

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虛心延訪雖
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亟為薦揚于時富室豪右
多買民田遺其原稅民用大困乃下令稽覈且欲奏
聞豪右不便交口騰皆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巡
撫公因乞休 上雅知公賢且命吏部擢用巳丑冬
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越二年辛卯八月某日以疾
卒於官舍距生成化甲午年五十有八公之寢疾時
當大比三子皆應試留都獲侍湯藥未屬續前四日
公令趣治後事且曰吾平生問關百挫屢瀕于死而
不死今死於此命也爾等慎勿俯仰當路以乞葬

神間氣爽怡然而卒初公少即警敏年甫十四
君卒卒後五年公籍邑庠家貧無所于業僦屋城中
爾巷家徒四壁立所配張淑人躬勤紡績以給饗
每隆冬大雪身衣大布袍無著陸大淑人方就養伯
兄一之公每往省草履徒步數十里竟日或不得
一食公乃益激昂淬勵貫穿經傳旁通諸子百家言
御史督學大加賞坐命士子從公游且命有司周其
匱乏自是衣食稍殖即迎養大淑人弘治辛酉舉於
鄉明年會試禮部弗第歸管以章公葬事蓋在殯十
五年而始克襄事焉已而游大學楓山章先生方以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十一

德行道藝為祭酒一見公即大奇之首告以務實之
然則公為御史之風裁藩臬之政蹟巡撫之正直
於淵源者深遠矣

南京刑部右侍郎顧公遂墓誌銘 李本

公遂字德伸別號秋山系出晉顧榮元初九世祖
學生哀治喪畢收淚來京師上疏乞 恩得賜祭葬
公諱遂字德伸別號秋山系出晉顧榮元初九世祖
華甫以儒聘為安慶守謫餘姚嵯司使遂家焉父蘭
弘治甲子以三禮魁浙江鄉試歷任大名府通判廬
州府同知公生而穎異能言廬州公口授書輒成誦
動止如老成人 都憲史公林見即大奇之日記千餘
言廬州公常得秘書一帙語公曰二三日可錄公
曰二三日當熟記之驗之果然年十五尚書姚公鏞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十一

時督學廣西聘廬州公訓桂林士携公偕往一時同
業若今吏部尚書屠公楷工部侍郎蔣公淦輩皆以
意氣相知厚歸補邑弟子員每試輒首列正德丙子
亦以三禮魁浙江明年登進士授刑部貴州司工事
筮仕累決疑獄法如素練時 毅皇帝將南巡公伏
闕疏諫廷杖幾斃 今上皇帝登極嘉公忠陛倅一
級歷本司員外郎山西司郎中聲譽益隆乙酉出知
惠州一日有之羅携幼子冤號郡治前呼物之乃云
被土豪毒不能活即下令捕之豪竄未得公偕疾語
家人曰吾病亟他無足念憾未得與弱子伸冤耳及

愈竟捕豪寘之法潮人有官給事罷歸者勢雄一

流毒庶姓鄉人羣赴院司訴固請屬公公拔之悉如
法後誣中公終不能累名更赫赫然顯矣值歲大歉
公出金糴粟遣官分道煮粥一一有法復遺教諸郡
約無過糴民賴全活議重蠲稅當事者欲輕之乃力
爭十減七八巡撫周公川大稱喜特疏薦之己丑夏
復亢旱公竭誠禱之雨輒應民為建喜雨亭以志德
治傍民居火作烈甚公匍匐拜之火尋滅治惠五年
法嚴政平民戴若父母遷廣西副使兵備賓州等路
賓地錯謠狃剽掠出沒民甚苦之公至親歷險峻致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七十三

厓谷委曲狀遺兵援方略縱火焚其林薄又多築城
堡據扼要害賓氓以寧壬辰丁廬州公憂服闋起改
編建寧 按李君元陽稱公有經濟才又橄兼
海防 賊公謂濱海居民處舟若家
奇 駕海舟者官籍其姓名以
便稽 省費數萬李君疏薦之遷
廣 目為亂勢甚猖獗公親
督 者議曰使賊畏我而
上招其餘黨論以

利害昭示恩信皆羅拜惟呼願聽約束撫按論功
聞 上賜金帛勞之遷貴州按察使值兵部尚書毛
公伯溫奉命進兵安南薦留公同事久之安南平公
始之任時藩司方缺人卽兼理藩司事割斷出納常
有餘裕歷遷湖廣左布政使會修顯陵宮殿凡百事
宜俱屬之公公綜理有法刻期告成 上嘉之三賜
金幣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太淑人周在堂陸
馳歸省遼陽失事連咎及公左遷山東叅政復遷廣
東右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右閩廣等處
軍務寬嚴有體兵民胥服寇竊不興稍暇集諸弟子
教錄 卷之四十九 三十四
考課問業章示軌度人文一時彬彬焉蒙廟建單恩
進階通議大夫錫有 誥命贈祖父如其官祖母應
母周贈封太淑人已遷南京刑部右侍郎至留都接
掌院部事務以伸冤戢暴爲事有監生朱環誣坐殺
人罪久不獲自公究得情實奮筆釋之百戶劉羽兇
暴狡黠戕毒善類又多交賂權右爲城社仇莫敢訴
公按得其狀擒之卽日寘獄人至今快誦之丁未冬
聞周太淑人訃奔還哀毀成疾遂不起年六十有六
公資敏質厚平生未嘗輕毀譽人敦倫尚義騶從約
如卑官人服公之貞撫仲弟孤如已子姪廉幼失恃

歲抄之官教育有成魁乙未會試人服公之厚居家
節重杜跡公門誠子姓滅獲不得與人競卒外侮至
亦不深較人服公之度方今南北多事當宁方注意
者碩時咸期公復用樹勛垂名溘爾淪棄悲夫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葉谷王公大用行

狀

王鳳靈

公姓王氏諱大用字時行別號檠谷學者稱為檠谷先生其先揚之真州人高祖添典國初以尺籍隸興化衛始為興化人曾祖保祖崇善父源後以公貴祖父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顧氏贈淑人母陳氏感異夢生公遂命以今名甫時父沒家大落賴母陳氏認認為存孤計公幼通慧茹苦攻學弱冠補郡弟子員試輒前列羅節推鳳聘為子師言動不踰已凝然公輔之望弘治甲子領鄉薦乙丑上春官弗第翔遊雲代間於古昔豪傑慷慨有遺思焉正德戊辰進士已授工部都水主事督造漕船兼管臨清開座搜剔夙弊廉威肅然庚午劇賊劉六等攻劫郡縣所過無遺時濟寧已破直趨清源兵憲議閉城然公分署在外乃獨留城外人倚公為命乃拔其壯勇若而人躬督率之據險迎敵兵備道復出兵應援賊乃解去墟市樓完壬申考最改刑部浙江司上事尋轉本部貴州司署員外郎治獄明允上下咸宜癸酉以病疏歸僦居市糴蕭然故寒士乙亥病痊赴部補原職丙子權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清遠其

狀

卷之四十九

五十六

曼山

地采巨巖阻積為盜區兵之輒弗利泰且百年公樹德威簡士卒嚴賞罰號令煥然一新樂昌高快馬偽稱天王流劫湖南彬永等州上命合兵討之公帥兵直擣巢穴獲功一千四百有奇習倖一級湖宜章民與樂昌黃岡民相讎格湖帥以為劇盜議盡殲之公力持不可黃岡民自擒十六人來獻餘悉不問

民感更生立生祠祀焉清遠氓獍盜橫上復命討之即帥渡滄江破其坑擣菜塘勒西坑蹙癩利塞戮賊首望永寬等一千有奇又移池水攻黃藤峽黃葉洞後山十八山諸處戮賊首唐鎮山僞都督楊旺等

二千有奇復陞倖一級新會白水諸洞依山負險與新興海州等洞相煽出沒以屠掠長子孫矣公躬按

邑治密授方略令里胥父老各捕所知甫三月獲賊二千四百有奇已卯聞江西宸濠變奮義勤兵冒暑

兼程至則濠已就擒陽明王公欲上勤王功力辭而

歸同列沮縮者遂慙忿至不可解其人卒柄大政公

數投置有力焉順德增城香山各沿海諸村晝農夜

寇蹤跡奇詭公令自別所業長正互覺舉凡游手暴

民者皆為真盜後遍歷其境發隱搜匿獲真盜又三

千二百有奇而清遠屬界夜門不開江舸安行民爭

狀

卷之四十九

五十七

立生祠于增城公聞令撤之去後復新者再矣
五載征勦無虛日先謀出奇俘略馳捷率收拊爲周
所向更無堅敵督府蕭公猗疏公臨陣制敵勢如破
竹見事明徹日無全牛處官如家以民爲己不用一
旅斗糧勦功七千以上且逆藩應變略無回顧之心
不獨賢能出衆忠義尤有過人人以爲實錄云辛巳
陞本司副使照舊兵備以公威望素孚故專有是命
壬午 今上登極賞銀伍兩癸未征白水黎蠻甲申
征嶺西高家洞夷徠先後以功上賞銀十兩尋陞江
西布政司左參政分守湖東道兵燹之餘一切鎮以
簡靜積訟剖決立盡不以法繩入乙酉擢秉北行旋
卽部糧而南不持一杷人或銜之是歲考察言官有
所授指論公治盜太酷吏部擬調貴州右參政以塞
言者時軍旅繁興大木使命旁午公擘畫供億不煩
而給日進諸生與講明理學丁亥擢廣東右布政使
廣人喜公重來公之崇良抑橫警急廉貪亦若輕車
馳故道也戊子吏部特推漕運都御史命下中止以
道遠難於交代故也己丑循齋轉廣西左布政使尋
陞應天府府尹繼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道改巡撫大同贊理軍務大同食耗虜橫悍卒數成

主將人方以爲憂公毅然獨往以昔未第時曾遊
地習知其風故謝表有云 臣才雖非據義不避難地
卽舊遊浪跡竊方於司馬天之申命棄編故後於終
軍至則尚教化禁淫酗節浮費汰冗食大墾耕以資
芻粟嚴開中以通商鹽多設堡以備哨望勤平強寇
劉善果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疏陳備邊四事一議
罷按狀一議變糴買一議革守備一議減哨備奏下
兵部以爲足食安邊至計復題俱報可時大禮告成
詔贈祖父前官公感恩益奮無何爲給事中秦釐所
論乃自陳不職乞休曲荷溫旨王大用盡心軍務以
獻數錄 卷之四十九 三十九
肅紀綱以昭法度朕已具悉着照舊供職不准辭吏
部亦以公素有才望敢於任事覆題奉旨王大用既
有可爲之才着照舊巡撫地方務要仰體朝廷至意
用心修理邊政勿因人言自生疑沮公再疏乞休乃
以原職復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處去之日
蒼老攀轅泣送公至順天值歲大饑百方調度奏給
銀米數萬循行賑濟軍民賴全活者甚衆賞紵絲一
表裏修理邊牆計該銀四萬八千餘兩公念時方艱
食乃以法行賑只用銀一萬五千兩軍以無餒而邊
城頓完兵部會議防勦事宜公復疏三事一曰重賞

罰二曰酌律例三曰覈功次 上皆嘉納之先
史張祿巡按大同與公論議多不合壬辰公陞右都
御史入掌院事張御史疑為弗利乃擁拾虛事力沮
之奉旨王天用既經廷臣曾推風力已墜用了這御
史如何這等來說且不究公疏懇辭乃得允會采顏
三衛同達子千餘假稱進貢公督同叅將周塔蕭升
到關撫諭事從中變即令二叅將拒敵公乃單騎入
城調兵策應達即宵遁時公欲以金幣與達易馬又
嘗論其頭目幹維者令獻羔谷關外地至太平塞長
亘五百餘里可徑為邊墻以省關營大半二議已定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供夫及請行張御史以此為啟釁結怨復奏奉明旨
改心為國情有可原免究着致仕公歸無所
為真州士大夫遇者必就其寓訪之言官
不尉薦已亥南京大宗伯霍公韜臺
等連署有旨起用久之歸甯出
人徒步 青童荷蓋以從心勝處徜徉登眺有終焉
之志甲辰值大旱農炊或不能繼意豁如也是冬始
奉命巡撫四川道見民饑口食惟蔬從者至不能堪
比至則黜墨吏革官舫奏心廉范崔與之二公禁淨
柳橫債釐茶法定賦役出所積存節愛發白

免不以表聞遇地震災傷則屢為題奏丙午陞南京
刑部右侍郎候代間白草番率眾攻破平番堡公即
具題征勦委遊擊曹克新督兵救應斬首七十餘級
兵科給事中扈永通乃以失事論劾兵部題覆回籍
聽勘代巡撫張公時徹報捷隨上疏公志惟存乎節
愛慮實周於邊防變起倉卒亟兵遏絕今茲底定難
掩前功奉旨白草番蠻稱亂肆逆積有歲年無鎮等
官乃能協力勦平功可嘉尚張時徹陞兵部右侍郎
仍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王大用銀三十兩二表
裏都待勘明錄用公歸復居真日以圖史述作為娛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所著有書經旨略四書述一編易經安翫錄及聖學
一貫說皆足以發明聖蘊四方來學甚眾如侍郎陸
公杰少卿胡公侍按察使黃公行可皆經指授而成
者晚更好道思欲遺世高舉不能與流俗諧也歲癸
丑八月二日疾卒于真州之寓生成化已亥享年七
十有五夫以瓌奇卓犖之才剛大直方之氣曠爽特
度冰礫堅貞之守天殆為社稷生斯人也入官
四紀半在兵間撫丞二十五年僅得終考二仕三已
喜愠皆忘苟利軍國率不顧利害不拘繩墨而為之
如剗修雲中乾樓傳諭小王鈞帖聽伐東關之木與

夫市馬拓之議皆經國遠猷籌邊長策言有反以
爲罪其爲社稷計何其左也然毀之未幾而薦者隨
至謂不隕厥問非耶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

吳山館

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傳

沈公諱應龍字翔卿烏程人也自幼穎敏嘉靖甲子
以春秋舉於鄉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時稱不
繼遷郎中奉命湖廣慮囚夜閱獄案日親引訊委曲
求詢冤疑並得減釋繼爲四川副使當白草番之亂
陷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撫勦之議未定公極
言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征勦期一大創可
保數十年無事卒成擒馘斬級之功其臨大事胸中
具有經緯故撫按交章薦其材可大用及叅廣東藩
政有專安南不止督餉之勞而留心邊圉期圖綏靖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
叅謀指畫卒誅范子儀等安種莫正中定莫宏瀼之
位迄今有遺烈焉繼而崖萬黎叛方事征勦預議處
置久安事宜公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止一兵備
不足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叅將事定復裁合添設叅
將於崖州叅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方賴
以寧靖公遇事獨特大體必當其實而後言故士論
翕然推重壬子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
公久任東藩屢有成效卽屬以封疆重寄時值濟兗
萊青比年大歉公講修荒政全活八十餘萬人東土
之民設祠以祀又運河淤塞議開新河公言新河首

尾二百四十里高下既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

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卒亦無益于運不若次

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

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

攻陷州縣公恐其流而東也即嚴兵於黃河一帶以

待而運謀設計屢以撓之寇即退避邳泰單縣流賊

嘯聚為害公命將出師一鼓成擒齊魯得以無虞倭

寇告急朝廷加意海防登州故有備倭兵船後既逃

亡船亦遞減公言防海必資于船禦寇必資于兵亦

復國初舊制及查成化年間事例以為攘倭靖海之

策又以登州沙門黑山諸島遼軍逃匿其間不惟夫

伍可罪而且有意外之變凡所上章疏上嘉納之

皆如議行而傍海州郡得以休息公之力也甲寅轉

南京刑部右侍郎會言官論劾公歸待勘即杜門養

尊一日中風而卒年纔五十有六公天性孝友居官

盡職身佩印劄一行取裁咄嗟而辦卒無失事四川

廣東兩事舉場號稱得人程文多屬公手在山東葺

湖南書院修胡可泉前政每退食惟觀書宦裝出入

皆書史也所著有恤刑錄平番議安南議撫黎議山

東奏議及詩文集藏于家

南京刑部右侍郎吳公悌傳 澹園集

公為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

君子聲籍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為深

前是公為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礮礮

輒自到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

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畫傷指示眾曰即如生

殺婦能令婦自仰領以頸受刃耶且為婦無故而令

其夫乎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冤得稍稍解竟以

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

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

公軼事屬為傳余嚮往公甚切其易能辭傳曰吳公

諱悌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

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為人師事鄉先生黃卓

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

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劇切故充然日

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為政責大

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官城至壹以樂安之治治

之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

繙令彊幹者羅之封以外而糴之封內民不苦粟貴

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銜公介特當

公滿考度且 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
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為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
逋完而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
史數上書言事會 上閱南畿試錄怒與試者逮之
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 詔併逮公等幾
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
者已亥視兩淮離政海潮暴溢廬舍漂沒亟疏請蠲
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良公親
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
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且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即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五 曼山館

即無滯獄無訛法一時靡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
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
已公生平愷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
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
謬請聘處士王良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
之制所相 上表德章義率世厲俗者為尤卓云大
都公為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為宣城舊令都
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
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
天子宗親非其所敢友某 天子憲臣非 殿下所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七

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

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隆慶四年二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刑部尚書謚恭肅鈞江西進賢人為人端嚴廉正嘗劾武定侯勛大學士嵩有直聲入官垂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論許之

人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十八

郎中

南京刑部郎中進應天府丞中憲大夫張君

墓誌銘

王 鏊

晉宋之南遷也南軒張先生敬夫有子留松之上海上海之張其稱益久元世有諱楷者仕為總督海運提舉提舉生達之仍督海運生二子詢 國初舉賢良知貴溪縣謫仕至陝西敘事生復古通左氏春秋海寧教諭教諭生述亦通春秋攻古文詞是生南京刑部郎中詔寔惟君之考君諱繡少承家學歲甲午占應天鄉試丁未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三十九 郎又進郎中弘治中上疏乞致仕 上嘉其恬退進應天府丞致仕居林下值 今上上兩宮徽號進階三品子鳴鳳以御史考最加中憲大夫年七十卒君始為刑曹呼嘒儒者也一旦舍所業而事城旦書人且謂將不勝而君若素習然雖老法家無以過之民有里嫗訟其子不孝者君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由生耶語其母曰是非汝所生耶胡為乃爾反覆開譬以人倫之義皆感悔泣去龍江張謙正斷豪猾掬吏短長吏莫何問君寘之法龍江人驩譁相慶歲丙辰鳴鳳登進士君喜曰人言刑官無後吾嘗懼焉訊鞫

每以恕末之曰庶免乎此其徵矣及鳴鳳官南臺日
暮定省樂也君一日出郊鳴鳳自郊歸值之遽下馬
立道周他御史疾馳去君乃嘆曰吾老矣安得復與
兒子輩爭衡哉自是有去志未幾逆瑾柄國孛戮天
下士君獨超然不預人尤高之君性澹泊敦厚不事
表襮處兄弟宗族朋友罔不以義下至臧獲亦得其
惟心然人有過則面折之人知其非苟然者未第時
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
宏十六是年宏廷試第一始大神之其幼也嘗夢神
示府丞字莫剛及致仕而有府丞之命人生得喪其
未前定者耶

南京刑部郎中張木山欽墓志銘

王慎中

子昔以試事使廣行過清遠程鄉之疆問爲邑可記
爲誰莫不曰正德間張知縣賢莫能爲其後子咨其
名記焉及以參議至江西聞入張公也貌莊而不矜
笑語豁宕矩法肅如問所以治縣使後莫能爲如何
公答以心誠在民隨事盡力耳其所爲發擿伏隱撫
兇誅慙方略人驚爲神遜不言也顧長者不敢質比
訪其居環堵蕭然雖以貴休苦約如寒士遇鄉人恭
而情素披見勉善諭非如已得失南昌人言鄉先生
欽徵錄 卷之四十九
之賢又曰張公也子既閒居一日公之子祠部君自
京師寓書山中曰先公將葬非先生銘不敢葬子發
書涕出公其已矣問計不及凶不能寓弔按其弟大
理公整之狀叙而志之公名欽字敬之高祖希孟曾
祖簡明祖英賢世以愿朴濟至封主事公益喜儒業
生公與弟鎰錢及大堍公整張氏有姓於南昌徙自
臨川百五十年無顯者及公以貴封其父記爲主事
教其弟與子皆貴大理公德學爲當代名卿能狀公
之行事以傳子緯以問學清修爲禮官有公輔之望
又資二仲弟使各以其勞力取官南昌言氏族張氏

在甲乙其前充後貽出公力也公始爲舉子學以講究歸趣爲主文能達其所言而該洽羣書尤號贍博張東白先生一見其文異之曰英賢有後東白於公之祖友也督學邵二泉公試真高等辛酉舉於鄉爲親謀祿以壬戌乙榜銓授岳州訓導正席講難士駭所未聞異舍及外庠士皆相戒來就張師講舍不能容作爲講義使傳寫轉相授其教不專爲課尤約以禮法躬自爲率及公門者多以知名擢知清遠縣清遠最號難治公至卽罷絕餽例示不可撓剔求縣蠹弊盡得其根節穴竇及伐掃室豪胥黠史咋舌不敢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四十二

動厨傳不飭賓至使無飢而已賓亦知公在邑非惡自苦不敢他望或有起敬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倚總督大臣中官勳貴之重狐託邀索過他邑張甚入浙遠界加肅公以例給之公人亦自喜曰謹如例省費視舊十八民有賣子輸均平錢公出俸贖畀之罷其輸邑故置厥權鹽奸商往往匿詭規利公受微視權與爲期法豪髮不得漏羣訴臺史幾以撼公公不爲變商卒不得售奸軍餉倍增典學教士獎誨有方每值倥傯其爲諸士談經校藝輒盡所長觀者第見其暇豫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

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俘獲而至而盜不羣都御史林公戾選議非得長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清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得怨歎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固聞公名不敢迫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玉饗公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翫值千金爲壽公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當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爲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笑指諸兵衛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四十三

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其黨伏拜曰願如公教業刃狼籍呼聲喧谿谷爲留一月夷堡隳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入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目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典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發則以計縛之使得民戶不夜閉損刑薄斂詣所綏附如清遠而誘督士者以問學尤加意雖新民子弟多彬彬向風矣以政最拜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名法綜練明而能斷同官多從公咨議一時以爲法師有大刑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能決而公遇事好諍剛侃不

阿權貴無所得請積有忌者遂致其官歸空囊至家或爲公不堪公慨然無愠容然公教一郡令二邑去皆見思尸祝不廢即使都大位饗重祿尊顯膺厚而無稱於時所得孰爲多少公性至孝自始學以至宦歸事對主事公及妣安人某氏隨力豐歉養必竭情立家以清儉詳厚爲法而婚喪葬祭必考於禮子弟遵之家法名於郡中年六十有七而歿

刑部郎中李君儒墓志銘

唐順之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靳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四十五

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於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間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爲之靖約尤宜於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已決于去

矣於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于進怯於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於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于進士之時者則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之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於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於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碑六

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汨沒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欲糲飯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繫於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攫之者少矣而况於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識公於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爲狀請銘于予于是知公爲尤詳公孝弟修于

其家廉讓信乎其鄉多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既以

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

刑部郎中唐嘿菴侃墓志銘 唐順之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為葬其茅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為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嘗為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為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為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為循吏於銘法宜君諱侃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為諸生正德癸酉舉

於鄉久之以選為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益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耻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日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為舉人入國學時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啟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斬然不為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為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為州縣未嘗一日携妻子數千里外

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羹豆榻茅以帝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承豐武定永豐為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為山東悍州君既素悝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為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為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遂以辨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為俊問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置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為縣其有罪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為之行其無理雖

權勢人百方為請毫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居縣數年告訢請託之俗為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耐綏疲人嘉靖戊戌章聖樞官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詢甚奴叱詔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補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伴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若受命上官哀民謂財

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
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怒諸送者皆被
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
不見臧否其為吏尤惻惻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銳片
言折伏豪索敏銳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
君所居官率空囊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
囊以行以是著節聲亦以是淹滯於世為州縣皆五
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為考曰
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為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
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補
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疎一 時君為補齋入室弟
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
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
也其弟子浸浸有知齋方者

南京刑部郎中補菴華君雲廣誌 王慎中

同年補菴華君之喪其嗣孝子明伯君以書告于子
曰先君葬有日其墓志謹以托之司成王公墓表托
之司徒馬公維是壙中之石未有所托敢以累公矣
予復之曰子之先君子為時聞人其葬也宜見於子
文雖然昔之有墓志者不必有壙石有壙石者不必
有墓志未聞有兼而用之者也且子之先君不朽之
託二公足矣又何待於予即予文又何以加焉敢辭
明伯君曰先祖母之葬林見素公誌其墓邵二泉公
實為壙誌先祖之葬唐漁石公誌其墓張水南公實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五十一

為壙誌復初之先有故事矣其敢隳諸敢以累公矣
子曰誠如是是何敢辭按誌與表君之行述略備矣
於是謹撮君之之大節而著其志君故江南巨家以
進士謁銓吏部時禮兵有缺或欲授君君不應於是
手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滿考疏改南得兵部車駕司
疏乞休不報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不拜復疏乞休乃
得歸蓋登第三年而授官在職五年而歸休終不復
出此君之出處也為戶部時權稅九江異時關使者
沉貨自磯商病曹若君至洗刷剔深關政一清嘗大
書堂後之門曰家人不出料銀不入迄事歸尚書滄

晉王公泉侍郢西陂劉公儲秀二河及公宦成加
賞劉公每舉君以爲司權者勵及公至親拜君子
所以君之能洗曹垢也性好振施家事之日落不
掛意此君之處義利也事親孝登第時當試館職君
不顧徑假差歸曰雲親老矣是行也冀得見吾親耳
翰林於吾何有惟得奉親終以喪大事其他於親屬
族友之誼肫肫懇至秦氏妹寡迎歸養者逾二十年
叔某與其子舉人電之葬費皆出君教撫庶弟露無
異同母割膏腴田千畝爲義莊以贍族人而肖遠祖
孝子像於莊中取族人之賢者配食所以風勵宗族
歎徵錄 卷之四十九 五十一
有恩有義外祖福州知府張公遜居官爲清白吏嘗
令吾邑既去邑人構卻金亭以思之既歿而其家幾
不能自存君既月嗣以米復修葺其墓宗伯邵二泉
公寶嗣子窶且弱鄉人有謀其居者君爲請於監司
祠二泉公於其居謀以不行此君之處親屬族友也
夫事莫大於出處而君於出處明道莫切于義利而
君於義利審行莫重於倫常而君於倫常厚君之大
節其表表如此君孜孜好學至老不倦每有希賢慕
古之心自其弱冠時即攷錫產及流寓之賢事跡彙
爲一編名錫山先賢錄蓋已烝烝然有尚友之志既

長師事二泉公又及陽明先生之門與海內賢士
夫遊如台一所金公賁亨容菴應公太猷吾閩鍾陽
馬公森特爲至交其他詩人文士雖嘗修賓客通書
問非其好也過蘇率其子拜范文正公祠見古義莊
道跡慨然慕之噫此豈非君之志而然哉蓋其所志
者遠故不屑于近所慕者古故不賴乎今此予所以
特掇君之大節而著其樹立之所自以見君志之所
存也凡葬壙石居內誌次之表又次之擴文闢幽褒
於後世然於君之志行知之爲詳不敢誣亦不敢略
歎徵錄 卷之四十九 五十一
也若名雲字從龍自號補菴居士直隸無錫人

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陳公言墓志銘

王家屏

嘉靖乙丑徐分校禮闈士得今官諭陳君公望爲舉
 首則蕭秋官大夫石溪先生子也先生諱言字宜昌
 別號石溪其徙居莆自唐清遠令公樞始宋有尚書
 公仁璧僕射公靖並爲名臣明興則叅政公觀以文
 學受知高皇帝嘗召備顧問未及大用卒觀生鄉
 進士能熊三傳爲森森生槐峰公宜則先生父也母
 爲黃孺人先生少穎精力學文舉籍甚初試有司不
 利氣嶽嶽不少挫嚮往益堅家故貧嘗授徒連州州
 師與先生善有持重贈晚先生白事者先生叱止之
 曰貧吾分也吾不能以此自曠敢用曠人其志操如
 此嘉靖丙午魁省試明年丁未再魁南宮遂成進士
 大宗伯泰和歐文莊公雅重之請於銓曹以先生爲
 邑令先生治泰和務伉直行一意有所興除不爲豪
 右散法尤耻伺上官指巧爲迎合撫臺某獵賄所劾
 陰屬公爲禱書先生陽若弗愉也者而東書露體之
 其大憲謀釐先生先生因引疾謝不任請就教職得
 浙之湖州湖胡安定公故授徒處也先生至則申約
 束日切劘諸弟子諸弟子執笑講業前席焉滿間有

斯弛不檢者輒蹙之堂下譙讓之衆肅然敬憚焉已
 稍遷國子博士積歲不調會肅皇帝欲爲李都尉
 立傳政府欲私某子甲太宰建安李公不從竟疏先
 生名以上於是先生得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傳李君
 異時都尉率貴倨驕其師先生獨抗顏自尊重務示
 都尉以禮時論以此高之越明年太宰李公以讒被
 譴政府修宿憾抵恨久先生謫倅柳州柳故僻公處
 之怡然無幾微見顏色而職事一切辦治暇則進諸
 士講藝一如在湖州時會其年與事者闕得今武陵
 陳中允等六人皆知名士而柳士曾君選輩亦斌斌
 獻教錄 卷之四十九 五十五
 相繼起人多先生之鑿拔焉已擢知秦州值島夷江
 江淮間幕府請餉甚急先生周爰調劑下不殫民力
 而軍興亦給州有疑獄所淹繫甚衆先生訊立出之
 衆驩感若更生尋轉南刑部員外郎晉郎中蓋駸達
 矣竟爲傲者所中用守秦州事坐謗免歸歸三年而
 公望登第先生喜曰吾志有托矣因營別墅一區名
 其室曰怡老堂時臥起吟咏其中泊如也蓋優游十
 五年而卒其卒也正衣冠應對賓客如常一言不及
 於亂人以爲先生素養之徵先生性坦率於人無所
 德怨亦不以德怨望人而內行尤篤母黃孺人卒諸

同產梁鼎先生窮年講業盡以所得資諸孤竟無所
私任則又割奉子之者數矣晚而林居稍稍葺先龍
拓祀田叙次家乘若于卷曰以此示子孫令無忘吾
孝弟敦睦之行也嗟乎先生本用經術顯不習爲吏
以故仕於世多齟齬然其用乃在人倫風教之間願
甲甲施於名實末矣要以公望日執經侍人主紹明
先生之家學則先生未可謂不遇也子男二長經邦
卽公望左春坊左諭德

三司獄傳

董應舉

吾聞蓋有三司獄云其一爲孫一謙一謙者溫麻人
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爲南刑部司獄能以獄爲利
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
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卽頌繫囚
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
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
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
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
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名一錢者
獻徵錄 卷之四十九 其七

每曹卽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
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
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琊王公
世貞皆加嘆異欲爲之地而一謙已滿三歲考轉靈
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
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
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
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
然見有請爲其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
遂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爲大勝關大

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溫州司獄窮
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外獄
者諸縣輕繫待獄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倉守
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之倉
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
饘粥依老僕以居于深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計
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
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
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
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
獄徵錄 卷之四十九

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賢中羣犬
恣食之夢賜惻然適料囚未有餘卽白視獄諸曹郎
請爲槥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
寘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益發衣帑諸物令夢賜
給施諸囚未幾轉粵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
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
司獄又遠遷於是特獎夢賜而資遺之甚厚于語夢
賜曰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
所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卽吾莫敢望今丁公以
子並稱不其榮乎夢賜曰某則何敢當雖然其聞念
經作佛者不爲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於是跳身之
粵夢賜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携家其爲
吏目亦然蓋有志者
董生曰語有之木雖長蘭則香以予觀一謙諸人其
行事有士大夫不及者然能得譽於司馬司寇不能
得之吏部卒而著異豈鬼神固亟於得人耶繼源語
索歸至不接衣食世固笑之夢賜遷轉竟如老卒所
料然得齒於賢者廉吏何見不可爲也善不遺細諸
公有焉不擇官而立則三椽謂哉夢賜今爲樂民守
禦吏目云
獄徵錄 卷之四十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目錄

工部一

尚書

薛祥

秦遠

宋禮

吳中

李友直

王卷

趙榮

萬祺

王復

謝一夔

賈俊

劉漳

徐貫

曾鑑

獻徵錄 卷之五十目錄

李鏞

俞琳

龔弘

章極

趙璜

童瑞

劉麟

蔣瑞

林庭樞

甘為霖

胡松

雷禮

朱衡

郭朝賓

姚繼可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

工部一

尚書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無為薛公祥傳

黃金

薛祥字彥祥世為廬州人祖景仁在元仕至帥府鎮

撫父彥卿元季兵亂四海鼎沸絕榮進意祥乃戴武

弁擢曰超騎乘義兵保障郡邑適 太祖高皇帝龍

飛淮甸駐師和陽祥遂從俞平章內附扈蹕渡江

至正乙未六月也推其材能表為水寨管軍鎮撫越

獻徵錄 卷之五十

明年丙申克臺城己亥攻安慶壬寅下江西癸卯復

廬州戰鄱陽得侍御黃船與議軍政 上語俞平章

曰汝之功業非薛彥祥不能成就若總大兵攻浙上

奪姑蘇下中原凡傳旨密報惟祥是命洪武元年漕

運河南孟津 上遣人謂曰聞有凶命者潛伏衝要

恐來劫掠倘彼眾我寡罔輕敵時夜半抵蔡河賊果

至祥諭之曰汝眾良善也值兵亂嘯聚情出不得已

今 聖天子出矣汝等當順天命歸守家業樂安田

里無累妻孥縱使汝有千人不遇劫得千百我之所

部不下二十萬餘待旆縱兵蒐汝眾何逃眾服其

言而散 上聞之大喜時祥患背疽 上親視之
命醫治顧延安侯曰薛彥祥之疾託在汝等慎勿令
憊且嘗言汝歷多軍功當授武職而今門兵山東俱
億糧餉未得其人汝相從於起事之初固有年矣簡
在朕心若古之蕭何寇恂匡弼漢室不絕糧道汝
效之特誥授中順大夫京畿都漕運使管長淮大河
等衛官軍分司淮安自揚至蔡達濟瀋堰皆涉塞崩
塌疏通修築晝夜無息役使均平不施刑而衆懼不
呵叱而衆服雖勞不怨祥論之曰爾等戮力官家我
奏爾功必得賜爾職眾皆悅從繼得論功授職者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餘人時肅勦初附官民當南遷者皆經淮安饑餓
者食之寒凍者衣之死者殮之四年辛亥滿考還京
淮泗之民焚香祝曰願公再來作我父母攀轅拒轍
者遮道山陽海州頑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調軍追
勦俘馘萬餘人皆有名號其註誤連坐者率皆良民
祥與駙馬會問力排之曰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
獲全首領者甚衆感荷如天寫真生祠之而民相勸
莫爲惡以干犯祥令如是者前後官皆蒙其福利士
民沾其惠澤乙卯誥授工部尚書時太師李善長奏
鳳陽宮殿人匠斃鎮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

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棟交首不在工者并
匠不罪蓋蒙其奏活者千數人明年丙辰營護身殿
該部誤奏中等匠作上等 上怒命將園上者棄市
俾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側遂曰奏對不實竟
殺千人因言極諫得令下用腐刑祥徐奏曰若是
成廢人矣其若杖而復工可其請遂不譴是歲改天
下行省爲承宣使政使司以北平爲重邊特授資政
大夫北平布政司使北平屬縣有大興民多貧乏嘗
有鬻子女者祥至卽責問所屬知所自者以洋贖給
主一切庶務嚴於責已薄於責人不尚華飾不妄取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不作無厭事一年方面寧謐時旱 悅適天旱
閭以差役不均坐殿嘉興知府實十二年己未也明
年春上言姦臣每讒害汝汝何不言祥曰臣聞知其
故又明年辛酉十月不幸旁累下杖竟卒配賀氏先
祥卒至是合葬於江寧縣聚寶門外平岡原于四人
剖能政宣俱遷謫於瓊祥質性仁厚直諫不阿能容
人小過醜寡孤獨無告者周恤無所吝金玉子女不
義者絕不苟得峻刑酷法以爲能者不忍開荼毒糜
爛以立功者不忍爲不避斧鉞以活人爲心贊襄
聖天子之仁化實多然不能遊於儉人之禍者豈氣

數有素定歟要之功德聞望有不隨死而亡者

工部尚書秦達傳

雷禮

秦達字文用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洪武十八年由國子生取乙丑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敕清理囚徒寬嚴得體太祖嘉其賢能特擢工部侍郎有大興作多不召尚書而名達議十九年四月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復赴京輪作每月如期名曰輪班匠行間達復議量地遠近為班次且署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齋至工部聽檢免其家徭役著為令諸匠便之七月上以達在公勤詔有司復其家二十年正月上謂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

陳後錄

卷之五十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

至聖之資勛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有賴功莫大焉夫食萊則思樹藝之原衣帛則思養蠶之始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昭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二十二年陞工部尚書五月帝以古帝王廟地界通衢褻而不嚴乃徙建于欽天山之陽遂以是月奏廟功成自三皇五帝繼以三代兩漢唐宋元勳碩德比作者列像于庭窅窅想瞻上其嘉之二十三年五月詔各衙門掌印官更署改其

部尚書詰曰兵始黃帝至周為備國君之軍

之軍三將軍之左右副將副之備禪二將軍之

征戰將則為隊長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

泰然將之職有警則受民而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

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主兵曹以總其務所期甲仗

精旗幟明戈矛必利橋梁舟車無不具備前期清道

使無暴尸則軍士氣壯武勇自備於此之職非忠良

之志莫稱此任朕今以汝遠為兵部尚書爾其敬慎

乃職毋怠於事使兵備修明朕惟爾嘉德哉未幾復

以遠為工部尚書十月因各處弓箭歲造不使奏准

令工匠輪班赴京歲造二十四年冬十月丁巳定生

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縵

軟巾番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

吏胥宜有甄別之命遠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

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賜監生襴衫縵各一以為天下

先尚是士子衣冠紳有古風焉二十五年致仕

工部尚書宋公禮傳

朱陸澤

宋禮字大本未寧人也父彬知儀隴縣有惠政禮以

明經克貢補國子生是時諸生以才能選者皆行以

不次洪武中授禮山西按察僉事持法嚴峻鋤奸剔

蠹無少貸 文皇即位累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

禮開濬會通河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初元都燕瀋

運江南糧有二海道由蘇州太倉至直沽入京歲約

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自東平州安

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牐以節

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

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

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二

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

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

入河末樂初改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

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至陽武發山河河

南丁夫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險費耗

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

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

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從之

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泉六縣丁
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壩于汶上之戴村
橫亘五里遏汶忽東流令盡出于南旺分為二水四
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
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
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
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瑄
亦疏壘維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等還京上嘉勞
賜寶劄二百錠文繡二襲其分董役者爵賞有差十
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于官弘治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周長配

論曰禹疏川列九州茲地為豫豫者和萃之名也
明興茲地當兩京之中貢賦轉輸所繫甚重然治亦
有緩急之別耳國初之議凡遇秋水泛溢沖決田廬
水濱州縣官主之至於漕渠淤淺飛輓不達有大患
則請於朝暫遣一二大臣來視工竣即還吾省如宋
公禮是也正德間議者專設大臣一人為總理河南

山東監司郡縣各增一人分治咸徵夫若干萬人今
若干萬兩有患則額外之誅靡已無患則歲辦不減
也夫河漕本為國家之利而今之病民者莫甚焉噫
安得如初議罷專設節浮冗稍蘇疲氓斯善矣

卷之五十一

九

參議大夫少師工部尚書贈任平伯諡榮襄

公中神道碑

楊士奇

公諱中字司正姓吳氏世家山東之武城業儒曾祖淵祖與任元為任丘令考成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正治上卿少保工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公洪武戊寅自國子生授管州後屯衛經歷陞大寧都司經歷太宗皇帝義旗舉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公体白潔豐偉占對明暢上一見拔於羣衆賜襲衣命守衛士力田南兵攻城率衆却之移守薊州捍禦撫綏具有方略賜衣服器物以嘉獎之遂命署北平布政司

欽徵錄

卷之五十

十

理問陞本司經歷給餼運贊城守並效勞績陞大理寺丞是歲旱蝗公言此由刑濫所致乞法司務寬平無幾陞少卿以發姦隱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將營北京官殿改工部尚書奉命取材於蜀還又命董餉運丁外艱歸起復仍命董官殿營繕公言營繕吉寧臣喪服未除非所當預改刑部尚書後以言事忤旨逮繫仁宗皇帝嗣位尤見信任陞少保仍兼尚書賜寶帶金織衣已而坐累解少保公事三聖皆信任凡事駕行幸不以遐邇皆在扈從三陵之建皆公

董役竣事皆有銀幣之賜皇上嗣位以公老

少保重建奉天葦蓋謹身三殿乾清乾寧二宮命公董之且夕勤勞致疾功成公雖在告嘉念厥勞陞少師賜白金文綺加繡麟衣無幾疾竟不起正統壬戌六月丙辰云計聞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追封任平伯賜諡榮襄命有司治葬事官其子賢世襲錦衣衛百戶公為人和易閭爽勤於奉公其掌刑憲寬厚平恕恒躬視獄中命除穢惡疎枉措時食飲戒飭吏卒以時寬恤迨遷冬官職務填委規措經畫條理非井心之默識雖久不忘傑度有容雖忤不

欽徵錄

卷之五十

十

被或屈已仰謝愛護僚屬恒庇其佐在南京者嘗賦造海艘材於江西浙江加數十時論謹謹公聞駭愕遽奏罷賦悉給於公屬官有器能者率獎進之先事蓄材以應時需隨用皆足未嘗缺乏自正統來京師多大營建悉出公家有司不知百姓不聞此本皇上之仁亦公預贊畫焉明于蠲劾嘗四鼓入朝適遇負鈔數十萬緡者公曰非寇而何命從者悉繫以奏詰之乃造鈔匠盜寶鈔提舉司鈔遂置于法避道有見必上聞不以出位為嫌歷事四聖皆承厚遇所得賜賚時鮮與疑宣德中嘗賜銀章其文曰和敏詳

遠蓋以貺公之行云所得詩詞畫尤多自公之

卒乞停祿不允家法孝賢親孝賢親孝賢親

崇本親浚致御祭之榮永樂中命大臣之子入侍

皇太孫公堆其弟雖貴待姻戚鄉黨相與款洽如

布素特爾窮強匪不問識與不識與人處謙和怡愉

大官中貴皆與親之屬續之日哀悼之衆無聞悼之衆無聞

吳軍中直武城人以鄉貢為都司經歷燕師起中

百餘上守北平拒破南師後遷刑部尚書改工

部尚書中直豐稔如冠王長七尺餘聲若洪鐘朝野

望之而慙勤敏多計算凡事 四主為造北都城堞

宮見曹著過三十年皆出中指授片木礫瓦各得其

任而貪縱所刻減萬計金帛財寶充物若山膏田甲

舍徧于都邑加少保坐受人賄為保舉事發下獄將

半載始釋之奪少保誅以太廟完復之再進少師卒

贈在子伯中湛于色後房戛珠翠者無數而為妻嚴

郊不敢近一日領諸畢返安令左右為我讀吳中誥

已問中曰 上筆耶曰 上安得為此亦翰林臣草

安笑曰果然以忝翰林名知人即吳中誥一篇何

一麻字中而亦強笑而已語後聞禁中後伶

為吳中與內狀 上輒舉盃也 許州別記

行在工部尚書李友直傳

實錄

李友直字居正直隸清苑人 太宗皇帝在潛邸將

舉兵靖難北平布政使張昺知其謀會其僚欲奏發

之時友直為庫吏密以告于 太宗得禽斬昺等友

直以功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

為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宮殿營繕務殷命友直

董之遂改為行在工部左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陞

北京行部尚書奉命祀西嶽及周諸陵既還言關中

民疲困狀深見嘉納 宣宗皇帝嗣位改行在上部

尚書凡朝廷有大興作悉以委之正統三年九月卒

獻徵錄 卷之五十 十三

遣官論祭命有司治喪葬

工部尚書王忬傳

實錄

工部尚書王忬陝西郿縣人自太學生授蘇州府同知歷應天府治中山山西右參政山東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及民正統中陞行在工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居工部八年特建宮殿百工政令忬贊畫之功居多止統末請老致仕歸家十五年以疾卒時天順七年七月遣官諭祭忬為實廉而才亦精敏歷官四朝自譽無過老益狷介不阿是時王振用事忬累被侵侮故未幾即引年而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趙榮傳

實錄

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寓福建閩縣初姓王氏其母舅薩琦為編修榮從來京以能書秀才選任中書舍人已巳之變虜衆奉 上皇車駕至土城邀大臣出迎會議遣官往衆相視無肯行者榮毅然請行遂陞大理寺右少卿充鴻臚寺卿與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等物還改太常寺少卿景泰初陞工部右侍郎與都御史楊善同使瓦剌奉迎 聖駕回京錄功轉左侍郎理部事天順初陞本部尚書曾欽作亂督軍殺賊勅嘉獎命蒙 初陞本部尚書曾欽作亂督軍殺賊勅嘉獎命蒙 大理寺卿 英宗嘗與大學士李賢論及其事稱其忠尋患風病辭職有旨令養病成化十一年三月卒年六十賜祭葬如例榮體貌豐偉有才幹能應變而不事紛擾陳汝言嘗言于 英廟謂榮不學無術及汝言敗命多官鞠于庭榮詰汝言曰爾有學術顧乃為如許事耶汝言默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五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傳

實錄

丙祺字維壽江西南昌縣人少為縣學吏頗知書以
書星命權為鴻臚寺序班有援之者超擢為吏部主
事天順初從太監曹吉祥首事陞郎中曹欽亂以援
大學士李賢于難為陞太常寺卿成化壬辰陞禮部
左侍郎丁母憂起復任事為言者所論改工部丙申
陞尚書管易州廠柴炭尋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年
正月卒賜祭葬如例祺起自胥吏處要任已駭物論
又居六卿之列且加以官保一時大臣不能執正而
科道亦噤不上言人心為之不平然其為人亦謙約
款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六

不敢怙肆不甚為士大夫所厭惡故得保全云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王復傳

實錄

王復字初陽順天府固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初授
刑科給事中陞通政使司右叅議尋轉左也先入寇
時遂能使虜迎 駕者復請行遂授禮部右侍郎與
中書舍人趙榮同往還陞右通政再轉左丁繼母憂
奪情起復踰年陞通政使遂遷兵部左侍郎命清武
職貼黃成化初擢本部尚書以陝西多事命出巡邊
得便宜行事凡所建置多合時宜言者謂復居兵部
非宜改工部久之加太子少保已而乞致仕從之賜
勅而行仍令有司如例給夫米終身成化二十一年
款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七

六月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諡莊簡賜祭葬如例復
重厚寡言雅志冲澹遇人不設城府臨事審處綽有
條理與人言未嘗有矜異色一時公卿有大臣體者
惟復人不盡知也且好古嗜學廉約自守不事矯亢
故能以德量保其祿位而終近時大臣沒而得諡者
多出于同年當道子居顯位惟復以公道得之

賚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謝公一變

狀

何喬新

公諱一變字大韶姓謝氏其先本晉太保文靖公安之裔世家南昌新建之古源祖永亨避仇匿于爛犬王氏家遂冒其姓及公貴顯乃請于朝復先姓云父得仁為汀州經歷以廉惠得民心部使者薦之陞推官謝獄明恕正統乙巳大盜起沙縣攻圍汀城警張甚郡推集民兵助閩帥守禦屢挫賊鋒既解圍官軍執村氓四百餘誣為賊又為力辯得釋民德之及卒汀人建祠以祀焉公天資溫粹弱冠從翰林侍講吉

獻徵錄

卷七十五

十八

水尹鳳岐先生讀蔡氏書先生覽其所作經義論策大加稱賞語諸生曰大韶他日所就吾不及也吾於文字間見之矣郡推卒于行營公扶柩歸葬居喪讀禮足迹不入城市免喪以所業赴江西鄉試名在前列會試禮部以書經冠天下士及廷對英宗皇帝策以禮樂刑政之要公所對上推唐虞三代之盛下及漢唐宋沿革之詳凡三千餘言未又曰禮樂之本刑政之原不外乎一誠臣願陛下運此誠以興禮樂則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矣運此誠以刑刑政則一政之出人信之如著龜一刑之施人畏

之如鈇鉞矣 英廟覽之深美 聖衷賜進上

擢翰林院修撰又命公與庶吉士楊英等同進學於翰林俾讀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發為文章不為奇崛雕刻之詞而純厚淵永人共推服少保李文達公尤重公每以偉當與之脩 英廟實錄文達為總裁以公為纂修官據事直書有史官體 今皇帝初御經筵以公為講官賜銀二十兩鈔二千貫紵絲二表裏實符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加賜銀幣等物尤厚公因請假歸省先榮抵家捐俸立義學教授童蒙聞之子弟又直義田義倉賑貧無以養者郡推祠在汀躬

獻徵錄

卷七十五

十九

往祭奠遺民迎拜公接之無貴賤皆與仇嚙汀吏民咨嗟頌其賢暨還京會朝廷以星變求言公上疏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大夫翕然稱之雖不識公者讀其疏亦皆感嘆想見其為人 上以宋元二史予奪迄無定論特命內閣備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運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馬公分修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禕之論以為奉定帝為世

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
 會圖富貴爾故於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
 附燕帖木兒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一
 止前史之謬君子建之書成進御陞翰林院學士賜
 宴于文華門右廊又賜鈔一千貫成化十四年二月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充東宮官公與學士彭公彥
 實等皆以學行選侍講讀十九年九月陞禮部右侍
 郎凡制度儀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經考史
 參以祖宗舊制具為儀注務使可行二十二年冬陞
 工部尚書工部所掌素號繁猥而工匠之長號作頭
 獻徵錄 卷之五十
 者持火短長悉為姦利公攷校案牘嚴勾稽剔蠹弊
 謹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逋匿之罰斥遣作頭不得
 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慮財用以授屬官之廉
 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久役二十三年公得
 痰疾卒享年六十有三事聞贈太子少保賜鈔萬貫
 賻其家遣官諭祭者再且命有司治葬公為人天性
 樂易待人接物一本於誠尤篤友誼有誤懼法網不
 能自直者必語所司為辨之不啻已事或材可用而
 死淪下僚者薦諸當道拔而用之不幸客死者為歸
 其喪或卹其妻子在翰林屢典文衡嘗考禮部貢士

得正整以冠多士及試大廷整名在第二人皆服
 鑒自少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
 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五十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俊傳 實錄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俊字廷杰直隸東鹿人景泰元年鄉貢士授監察御史出巡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至皆有聲權山西按察司僉事協守寧武諸關修明軍政邊徼晏然尋遷副使分司臨清用薦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至則持憲度嚴軍法數年虜不敢犯入為工部右侍郎時河南飢命俊賑貸多所全活未幾轉左遂進尚書加太子少保俊為人清慎儉約終始不渝在工部數年飭材訓藝動必信度人無間言累以足疾上疏乞休久之乃命馳驛歸仍勅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

有司歲給食米與隸弘治八年六月卒年六十八賜祭葬如例自俊之去工部也繼者鮮能及之俊可謂無愧大臣云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道事 李堂

公道俊直隸東鹿縣人景泰元年鄉貢權監察御史歷按治浙江等處風采壁立九載陞山西按察司僉事轉山東副使操持日厲受知歷城尹吏部公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六年陞工部右侍郎轉左奉勅賑卹河南等處地方災傷激揚鎮定事竣復部聲望偉然弘治初本部缺尚書點那崇正之舉

時三原王公為吏書以家書用陞部正內著

之奏立清區司痛革作頭隨戶包替實放私復印假班奸弊遇朝審重因力爭假印罪犯不當於恤建議差官黜驗內府長工人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逃審驗上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備顧見官辦物料痛抑勢要高擡虛估浙江荆州蕪湖三抽分處五事及洪開等屬官事滿嚴加甄別未嘗輕以廉介字樣與人一時屬員更相濯磨蓋政務與各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尤為掣肘公坐鎮紛拏惜費別奸體國惠民之政始終如一日亦遇 孝皇知眷倚任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

專故能全其志節以足疾三疏允致仕每詢其起居欲再起公竟以疾卒年七十公剛介出于天稟好善嫉邪嚴於涇渭自夫人李氏沒家無勝侍公退門無私謁亦未嘗輕易及人門投刺往還時潘公禮為右待管聖易州山厥氣節相符嘗乞休致三原王公奏留之曰前此管厥者未能成之先也及歸貧不能自給人以二妙目之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劉公瑄

林俊

弘治丙辰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工部尚書劉公梅坡

一上章致其仕情慷慨而詞益哀 孝皇帝憐之加太

子少保還之延平途給驛家給廩月為石者三給復

歲為名者四所以優念者勤復 上即位就家進榮

祿大大俊游鄉梓者十有六年正德辛未壽八十三

以逝公諱璋廷信其字幼孤萬夫人安節忍貧育教

之遂知奮勵砥行幼書閣閣一室間如也天順丁丑

第進士為戶部主事郎中佐會綜琴稍暇繕閱書史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

隱然公輔之望不涉速化久之參政山東東人饑道

殫相望薰蒸成疫同官五人染其三以疾公視無

怯水爭蛟龍陸走埃氛窮僻邑以至倒庾勸分藥病

而掩路心力俱盡民全活為多遷浙江右布政使尋

轉左浙成儉米二十有二萬而餉軍食告匱幾為變

公徑支積餘二萬五千兩給軍方請後聞之罪時王

端毅公為巡撫賢而容之公復經理為後繼者疏存

留贖鈔易以水而稽其屯之額以為定支窮見至隱

利引塞吏姦挾於是用給酒餘藩政一清擢總督江

淮漕運兼巡撫右副都御史時河洛飢南戶部主事

張倫疏割漕米八十萬石由黃河入汴以濟 憲

可之命公運其七倫運其一宋漕規江不入淮淮不

入汴河性悍急非江淮之舟能濟倫未考也公募巨

艘與習河勢者並運而前覆者溺者核其實無問河

洛得濟民全活又多明年江淮飢公先事處分做范

文正富文忠拯濟諸法舉而行之獨其租罷其歲輸

供應民全活又多即襄蝗大作公又巡邸襄有夢者

曰巡撫至蝗滅公至大雨蝗水灰以盡又巡四川令

民輸粟補吏稽司屬贖刑入粟之多察以驗廉壘積

以石計者百萬而餘人疑其迂比再成連飢深賴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

濟不足猶取粟於荆潞游而上始服老成計事之早

民全活又多其它復竈丁之輸銀解部以准除鹽課

種馬限年責駒以二歲始以二十歲止為常解備用

馬匹不責地產定為直匹一十有二兩解部與寺給

軍自買而會驗其直之當印馬改差御史代武臣以

杜漁利運軍京衛外衛一體支米在淮南時也刁農

鷄兒鴉鴿烏都難公五寨夷負險絕糧道公宿兵二

路示夾攻以智將提勁兵入問其罪夷懼誅降播州

宣慰楊輝溺愛其庶子友賄其鄉當軸為立安寧宜

撫而官之友遂謀奪嫡誣其弟宜慰愛有反謀下刑

鄭待郎何公喬新借公案驗發其姦除其司割平
 一所官兵守之友攬職銷印置之保寧周防慎密部
 下帖帖以靖在蜀時也入爲工部侍郎遷南京禮部
 尚書又入爲工部尚書營建節省公不治生產既歸
 敝屋猶故戶之稅不盈一石僮僕鬻服自給裕如也
 謹潔宣整無躁動無疾言舉武不差尺寸三事標表
 有東郭順子之廉子產之惠一念人國庚午年再起
 征藍深惟進止之整則以問公公曰事關安危在老
 夫卽日起是時公八十餘矣老成憂國杜祁公之心
 也弘治初詔大臣各舉堪爲藩臬長者公舉俊時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家言
 公未相識也古者辭薦不謝至死則弔公後之知已
 某道之文容非俊責耶公所著有梅坡集清永成一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徐貫傳 實錄
 徐貫字原一浙江淳安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部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福建右叅政右布政使山東左
 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陞工部右
 侍郎尋轉左至尚書加太子少保以修清寧宮進太
 子太保以疾乞致仕許之弘治十五年十一月卒贈
 太保謚康懿賜祭葬如例貫溫厚明敏在職方久熟
 於邊務謀畫章奏一時郎署稱首巡視福建海道料
 理蘇松水患績亦可紀其在遼東風教少著而晚節
 頗不競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工部尚書曾鑑傳

實錄

工部尚書曾鑑字克明郴州桂陽縣人以戎籍生長京師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有通州民十餘輩坐誣為盜獄已具鑑辨其寃後果得真盜改工部陞吏部郎中成化末陞右通政弘治中歷太僕卿工部左侍郎進尚書上嘗召至便殿趣造戰車鑑言派辦之害請以舊所積槐榆木為之又嘗問工匠缺乏盤踞陳災傷逃徙之故皆見嘉納正德初以修蘆溝橋陞製內殿龍毯賜玉帶以病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正德二年閏正月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如例鑑為人謹厚勤勵居家友于兄弟履歷數十年雖無表表建立然亦無失德也

工部尚書李恭敏公傳

郭

李鑑字時器為陰人天資穎敏氣宇端凝接物中不可犯智慮邃密分不欲彰成化壬辰進士授水主事管河臨清改作板閘又緝內使私鹽數萬引沒官復除刑部遷員外郎郎中奉命賑山西饑民多活流民有為盜者鑑入其巢諭還本業開渠灌田其項民刻石頌德擢鴻臚少卿諫罷鄧常恩廢職及毀西山成壇弘治初數上言便宜太宰王端毅賢之再擬巡撫會有沮之者遷南京太僕少卿再遷光祿卿削冗監之俸抗章數工部苟具器用耗財無益遷工部侍郎府入翰林命兼憲職治餉廢道還朝言十事且謂外攘宜先治內今盛齋驛嗜燕游龍他技以雜金紫首異會以糜梁肉此奸漸長恐顛正道遠人值伺以順逆邊方觀視以勤惰命山東視漕上言朔城之壩毋毀沈河之塞毋通浚泉甌水漕利可役邊城奏密雲將有虜宜備之上曰非鑑往不可召至榻前諭旨鑑始至簡將廣儲已乃治壁壘飭器械守險隘梁溝澗聖荒田舟河流悉有成績上謂司馬劉大夏曰鑑果善幹國者正德初遷尚書劉瑾用事惡先朝大臣不附已遂致仕瑾詔起還部加太子少

傳四辭乃允其疏略云德稱位者安寵踰分者危論宜之則榮衆指疵之則辱君之於臣在遂其忠毋徒溢其秩是後倭幸益雜修建大增菴山之戲內苑之供造軍器縉綺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知彈刻畫色累金碧文石采瓦窮麗極奢公隱憂顯諫未嘗遽已也 內宮災新作之鏗雅有心計量物平價擇舊成新費省而工堅諫疏歲數十上其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著隋帝之敗開汴河而致益民所有惟財與力力竭則懟財散則叛今凶徵已顯可又促之屢請停他管併成內宮 上或奪俸示譴或間從

獻教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一二太監劉養監各工鏗與議不協面北之養素寵員泣懇于 上前直錢不究嘉靖改元年七十有五曰吾在先朝義不可去今 聖主興遺賢進吾納祿讓能此其時乎歸來八年春秋祀墓外靜坐觀書不出戶庭不燕飲無音樂蓋天性節約至老不渝云卒年八十二諡恭敏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俞公琳墓志

謝遷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致仕西湖俞公卒計聞 上震悼遣官諭祭者四公諱琳字德彰以戎籍隸忠義衛成化間公父携公及兄瑄補尺籍父卒時公甫五齡歧疑不凡大父奇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家當脫此籍稍長從名師游問學大進鍾夫人追念舅言乃戴瑄而以公從戎公果以丁酉領順天鄉薦丁未成進士授行人嘗被命冊封晉府郤金帛鞍馬之賄弘治初與周府喪禮舟次歸德感疾危甚公念卽不幸母氏誰爲養者仰天大慟幾絕忽夢五老人謂曰爾勿憂爾福壽當不止此覺而詢諸土人乃知有睢陽五老祠在焉疾尋愈人皆以爲孝感辛亥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多建白癸丑按行畿輔所至發奸擿伏不少願避貪橫斂跡都御史丹山屠公將薦大用適鴻臚丞缺銓部舉公而公樂就之屠公憐然曰君才乃安此耶吾卽當論列公辭曰琳母老獨念此可得常居爲祿養計非有他也屠公乃已辛酉陞少卿甲子陞卿公居鴻臚久禮度閑習詞氣宏暢爲 孝廟所簡注正德戊辰陞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庚午丁內艱服

獻教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關改工部右侍郎丙子畿輔諸郡告飢盜且起上

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往賑之公至飭武備廣儲積未

旬月間諸郡安堵保定有張義官者潛結羣盜為姦

有司不能禁公廉得其情捕殺之盜遂息事竣召還

公佐工部適值乾清宮之役匠作監暨諸射利者上

下相緣侵費無算公力加裁省竟為不便者所擠改

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已卯陞工部尚書掌司事

如故今上御極加太子少保公念起家戎行致位

卿輔尺籍未除無以昭先德貽宗人也乃上疏陳乞

上鑒公勞勩特命除之公大父之言至是益驗丙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戊秋公偶患瘍請告上遣中官賜牲酒米菜慰問

者再疾少間遂乞歸章七上始得允賜勅給傳仍令

有司月給廩三石歲撥輿夫五名上之所以眷公

者可謂至矣戊子奉詔進階榮祿大夫公歸訪臨安

舊業更卜築西湖公性慷慨每以忠孝大節自許與

人不欺亦未嘗有忤至義所在則毅然無少假借事

伯兄及撫諸姪友愛甚篤居鄉雖細人未嘗慢遇事

處分精詳論議多中肯綮讀書務窮理以春秋授徒

多為顯官公自筮仕以至歸休四十年間無少暇類

有古大臣風公生景泰甲戌卒嘉靖己丑年七十一

榮祿大夫工部尚書蒲川龔公弘墓志

李充嗣

正德辛巳工部尚書龔公致仕歸吳後五年為嘉靖

丙戌卒於家計聞上遣官祭葬公姓龔氏名弘字

元之蘇之嘉定人也贈都御史古愚公俱為公父贈

太淑人王氏為公母公生而有赤蛇之兆方四齡而

能書里人沈翁異之請字以女累封淑人比長攻苦

力學領成化甲午鄉薦戊戌成進士授嚴州府推官

遇事可迎縷解退直則肆志五經陞南京刑部雲南

司主事甚為司寇張公瑄所器重孝廟初誥階承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德郎封父如其官母配俱安人三年庚戌陞本部廣

東司員外郎治獄九百五十二時稱平進南京吏部

文選司郎中次年考察京官公在操行純固之列出

守兗州府九年朝京師上旌治理尤最者七人賜

宴賜服以風勵在位公與馬十一年戊午考于吏部

階中憲大夫加封父母時邊城有警公預為之備賜

幣以旌賢能辛酉陞浙江右叅政勅理糧儲輿疾南

歸魯王暨諸殿下具尊罍為詩文榮其行士民遮留

滿泣者以萬計至有醮祭祈天者明年到任得告休

養尋連丁內外艱家居十三年累薦不起構三隱堂

日惟著述教子孫所撰有方外別志嘉定縣志而
水經作黃河或問續中吳紀聞皆未就正德九年甲
戌起爲福建右布政使明年改湖廣左布政使秋在
試院閱易禮春秋三經時稱得人是冬陞應天府尹
丁丑黃河溢山東守臣言狀廷議才識疏通大臣一
人往治之僉以公名上聞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總理河患底定己卯兼理運道其秋扈駕南征
辛巳進工部侍郎兼都御史領勅如故是歲五疏乞
休俱慰留尋加嘉議大夫又加祖父母父母妻如已
秩蔭孫世美入監冬再疏乞休始獲允曰卿歷任年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四
久才識老成既累次乞休情詞懇切陞工部尚書致
仕者馳驛還鄉壬午爲嘉靖元年詔階榮祿大夫一
品玉帶三年遣官存問賜白金一錠再踰年而公卒
嗚呼公德爲長者而有餘初在嚴富春有張姓者
姑媳孀居資糶林以養里人侵奪其林孀莫之何控
訴行部至厥里忽羣鳥下遶公車訝之廉得其情追
還孀婦又金華府有金政一者兄弟三人負餘猶政
一子殺人不輪服政二潛芻以附顯人之舟託申訴
爲由夜至平望命僕去以石投水曰子姪溺矣衆拯
之獲厥給公文輿歸七年不白公承委前事集衆謂

曰聞政一子生男果否衆曰然生幾年矣衆曰已四
齡公曰政一子歿七年而男垂四齡其不歿無疑也
置諸法一郡稱神在兗廉明益著中貴李興奏功還
朝張甚公與相見長揖不屈衆危之其鎮巡劉大夏
等稱嘆焉興亦不能中也兗州有借兇棍寄養馬課
有司視爲常徵民不堪督公爲照究遠年文卷知爲
額外乃疏兇糧萬石馬八千匹公私俱便其他善政
未易悉舉在兗六年受代之日病幾不起諸察案檢
厥囊將備後事得白金七兩無它物遠近嘆異既去
餘四載民德之立碑於道事有不決輒往說無不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五
情其在閩猶其在兗也湖廣有巨璫縱其奴殃民公
命武昌守收逮守與勢依阿公輒身至府獲首惡六
十三人悉置于法璫爲斂戢守亦引去應天歲飢疏
上乞賑濟民賴以完有中使差往西域所至擾害日
費百金及見公垂翼不敢肆京師帖然扈駕南征
江彬用事銜公抗已詭計中公者數矣而竟不行非
上知公公素所樹立而能然歟公生景泰辛未卒
嘉靖丙戌年七十有六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資政大夫樸菴章公拯

墓志銘

王大用

公諱拯字以道別號樸菴遠祖大傅子鈞唐末仕闕
居守浦城夫人練氏止屠邑民德而祀之傳郇國公
得象相宋仁宗三世孫理遷淳安渡瀛灘有淳二公
避方臘亂居蘭溪純孝鄉仍名渡瀛章家公高祖叔
良國初不仕入才徵大父申甫父慙俱以公貴累贈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祖妣吳妣方俱淑人公生時
有犯產子如象形大父喜曰象郇國公賢兆也必大
甘門乎公童子幼慧書讀過即成誦雙瞳視日不眩
狀教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人異之授易伯父楓山勉以大業繼檢弗懈弱冠文
字出人爭傳誦連捷辛酉壬戌進士丁外艱服闋授
工部主事督開沽頭民立碑紀遺愛改刑部廣西司
逆瑾怪公無所歸建錦衣獄調梧州別駕夷獠數百
闕馬干墟公單騎諭解理誅權南都車駕郎中裁抑
中貴貢艘夫甲賴以無擾尋改北兵部陞廣東提學
憲副崇正黜邪士習丕變遷本省右參政會寧盜起
委監督捷聞陞俸一級賞白金若干兩轉右布政視
象使獲庶僚間有黷及公格不報左布政江鍾石至
深嘆服陞廣西戚里陳萬年建第會派各省公以蔽

貯犒賞一萬兩請軍門應之不煩括索而辦陞

御史撫治郎陽賑饑孳易學宮更成峰溪盜失淵藪

隱為重地嚴核均州無額田補藩俸加派濟寧河變

改總理公欲疏支流殺悍猛築長隄防冲潰然後濟

曹沛自無汗阻費十萬緡可足考據精詳與喜事臣

議弗協天旱公禱泰山既降而雨寧陽泉忽湧數尺

南旺膠舟乃行工部請別遣重臣特陞公本部右侍

郎兼僉都御史於是白河孫家渡工始興明年夏潦

驟發公以人言乞罷廷推盛公應期代之迎合無成

後代濟公希曾如公議為底績公回部命偕太監崔

文經營顯陵初計銀六十萬兩有奇公咨詎經理省

費大半備極規制至於培堂氣築水口為億萬年之

基尤曲盡事竣賜金幣明倫大典成陞南工部尚書

尋改北進資善大夫侍經筵大祀初獻獻瀆藉田賜

扶犁錦帶蠶室成賜寶鑽千緡或言前尚書南垣劉

公政不便公曰南垣節慎帑藏釐革弊當守勿失

大學士桂文舉一日延六卿出海運疏稿公曰海漕

固易風濤沈溺回測近海口多壅古未聞有濟海者

事遂止庚寅春夏給事疏分郊議下公力陳不可言

極剴切閣臣銜公者短于 上公謝罪求熱家宰方

西樵從容論救怒稍釋公欲復言民困財乏同官有
離色乃已會饒郡進遂筮古式忤 上意遂自劾請
宥僚屬落職承天守備內臣蕭洪素憾公節制不得
媒利無以謹公乃陰使人登寢宮播弄歎物致滲漏
奏報削任籍旋以 東宮誕生恩詔牽復已亥春
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久之謂六臣曰這工程儘
好誰爲之大臣以公名對 上嘆曰極竟以某事去
耶惋惜之意甚至西樵在內閣與兩京堂官及按浙
侍郎相繼論列章十數上吏部兩疏名請竟不果豈
人能爲哉公家食葛巾野服社飲農談紛華漠無所

歌教錄

卷之五十一

三八

動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常輒憂形於色而其孝
弟忠信慎交遊敦廉素汲引後進與人樂易無畦畛
一出天成平生出處大節屹如山嶽旁通郭璞虛中
術餘事耳使再相究厥施社稷蒼生能不永有攸賴
耶公嘗告予曰某在工部惟約縮財力不加賦天下
此心無媿欲修仁壽宮崇 聖天子仁孝阻於人非
某所知也戊申正月十二日以疾卒享年七十計聞
遣官營葬賜祭二壇有行藏無忝終始完名之論予
與公未荆識官西曹時公責文選黃君應奇不轉予
吏部予出兵備謁陳環溪臺使道薦剡道公不厭上

論乃以奇才續薦可謂神交嶺南傾蓋如故僚好口
爲予受公麗澤多矣都事備述事實徵同鄉司諫徐
子狀以銘見屬予病經年而愈乃不辭技淚爲之銘

歌錄

卷之五十一

三八

工部尚書趙公瓚傳

趙瓚字庭實安福人從父官蜀之黔江過石首舟觸
漲清墜水流半里許不溺讀書僧寺得賈人金囊于
佛殿默坐其處須臾金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
之賈探囊為謝麾去弘治庚戌進士為都水主事職
方員外郎擢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為政蠹守
莫能制公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放之法律踰年得可
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
牧場故是海豐民田既入官王府復奏乞公迄以歸
民兩巨璫以選昏至郡皆憚公不敢肆尋擢順天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一

府丞忤逆瑾削職歸里瑾誅復職陞右僉都御史撫
宣府革官吏冒支積弊歲省軍儲萬餘石調撫山東
黃河退灘地數百里最沃壤集流氓使墾為田許復
其業倖臣錢寧今家丁鬻鈔禁弗得售權工部侍郎
奏毀鎮國府玄明宮及諸權姦廬舍以備國用陞本
部尚書故事工曹錢穀出入漫漶無所稽乃令所司
各具簿相覈驗凡大興作悉自計畫損裁俱多公在
部剛正自持利害不動止顯陵之遷免東廠匠價之
追諫建戚畹第宅差官陝西織造章凡數十上以是
忤中貴人意乃乞休居五年召復本部尚書以疾辭
不赴卒于家贈太保諡莊靖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董公瑞墓志銘

徐縉

嘉靖戊子工部尚書董公卒于京邸公諱瑞字世奇
家湖廣之麻城元季 高皇帝兵起避居蜀之崇慶
徙徙為乃後卜居嘉州公六世祖諱景明景明生志
高志高生昱昱生永福永福生公有異兆故名瑞少
長穎異不凡習舉子業文舉蔚起弘治己酉舉鄉薦
連第進士授給事中稍遷左右遂都戶科會陝西左
布政使王衡御史張文李鸞互糾舉不法事連宗室
言官往勘率畏避引去公至悉發其奸惡成伏罪時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一

論大快中官扶安奉駕帖取太倉銀四萬兩備內帑
贊故事錢穀出入戶科得與聞時不與聞公疏爭之
安懇請于 孝廟欲中公危禍有旨以明年當輸內
帑者扣還太倉公曰中官何能為司徒乃阿違至是
耶遂抗疏司徒某奉職無狀亟宜罷斥優詔兩宥之
由是直聲益振有杜威者籍戚里勢撓壞鹽法公劾
之論如法嘗與御史劉纓論請蠹政逮繫錦衣獄事
得解未幾遷浙省左參議以外艱去服闋補陝西調
長蘆運使乃興修鹽利繩治豪猾尋改廣西參政時
平樂府種穽繫獄者百餘人公廉之多冤濫乃直之

仍具牛酒招其孫帥使緝其部... 無何丁內艱服闋進湖廣右布政使... 歷有年... 授公從容應之若無事者... 極進工部右侍郎奉勅督修... 先後貴養殊渥滿考轉左贈高祖考而下如公官高... 祖妣而下俱淑人未幾進本部尚書嘗一再疏請老... 荷溫旨慰留公既與司事上會計節縮悉中規則其... 大者如仁壽宮... 冬疾作... 疾復作竟不起年七十有四... 可否而遇大事卓有定見確乎不可奪歷官四十年... 位至六卿謙恭彌其能以功名令終君子謂其有所... 養云

工部尚書劉麟傳

實錄

工部尚書劉麟以嘉靖四十年四月辛卯卒賜祭葬... 如例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南京廣洋衛人弘治丙辰... 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紹興府以忤... 劉瑾除名瑾敗起知西安府擢陝西左叅政遷雲南... 按察使請告嘉靖改元起太僕寺卿擢右副都御史... 出撫真定已復請告久之起大理寺卿遷刑部侍郎... 工部尚書以諫織造忤旨致仕歸會... 漏追論事在麟時落職閒住居浙之東長典三十餘... 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恂恂長者其自守介... 然而不為吟域以是人尤敬愛之卒年八十七

南坦翁履略

張

南坦翁劉公麟字元瑞江右安... 也晚居吳興之... 南坦學者尊稱之曰南坦先生世以武功授山西平... 陽衛後所副千戶改南京鷹揚衛又調廣洋衛翁生... 千金陵弱冠舉弘治壬子鄉薦丙辰登進士第與同... 年進士歸安陸... 干紀怨聲載路科道官龐泮等文章論劾... 丁詔獄臺諫一空以中書并刑部主事等官視其家... 中外駭懼陸... 曰是可諫矣翁時奮激首... 中外駭懼陸... 曰是可諫矣翁時奮激首...

下歷名具奏大意以爲通治道而來諫議古帝王之宮節

一旦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雖坐停格獄亦寢解

尋丁內艱歸制終授刑部主事門無私謁以資理員

外郎奉璽書錄囚畿內畿內多貴倖獄事重大部議

以翁領之至則布德盡下周歷遠攬邊鄙悉到大辟

重囚辯問者若干情可擬者若干事無證佐可結正

者若干通計死囚全活者共三百九十有奇輕罪囚

奉例減等釋放流徙笞杖供明寬免若干共一萬六

千四十有奇事後陞郎中正德戊辰出守紹興於時

逆理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之翁獨不往捧檄

獻教錄 卷之五十一 吳山館

遂行後郡以廉勤公怨率其民簿書不厭刑獄不滯

供億不濫誠心負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稱方諸司

賢之中官銜之檢拾細故廢爲編氓自從中下下之

日郡士民奔走號呼如失父母集千金爲贖翁笑曰

管寵一談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塵

湘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關中孫太初方僑居

玄理說相見之晚會龍子寬亦至遂結雅社爲湖南

五隱吳子得翁笑分尤加締爲姻好未幾逆瑾誅起

翁知西安陝民戴之猶越也遭內艱計聞即日就道

潘泉諸大夫交與之陝之僚屬偕其民集千金爲贖

卻之如致都憲藍公憂其無以爲喪檄諸司治車馬

之資翁又卻之會江右藩國之變弗克歸安仁乃葬

先大夫于吳興石鼓山南服闋還陝之參政是歲關

陝飢夷虜內侵朝遣貴臣執峻法臨之議軍餉將厚

賦秦民諸司唯唯翁曰不可靖邊本以爲民今若此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吳山館

內難亦可慮也使者變色曰憂民者獨參政耶翁不

答時陝民已有詣闕赴訴者朝議特命翁參豫餉議

受臣爲調加賦之議遂寢適精嚴儲政大抑侵漁正

賦不齋邊餉亦足自是政聲彌著逾歲擢太僕卿時

繼母戈淑八疾家累留侍翁獨旅寓每退食焚香如

坐禪室首相石齋楊公廷和一日過翁之門見雙藤

倚戶飄香載道驚問曰此內爲誰曰劉卿也公嘆賞

遣人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真定翁禦戎設險備蓄任

人畿甸以寧病復引歸又三年改大理卿尋改刑部

侍郎會工部尚書缺以翁進補命下之日羅峯閣老

侍

侍

侍

侍

侍

侍

侍

侍

侍

侍

侍

已古者司空作相天下事共理幸得...
 設婚又咨自銀寧進退其屬郎史皆俊髦乃益...
 百度用員部供費極繁浩舊不治藏出入細吏領之...
 空是國計潛耗翁創議曰古者愛民必先節用財貨...
 國脉民命所係乃疏請建庫曰用財宜節取民宜慎...
 上嘉納之賜名節慎日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
 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自是會鄙者無所容君子...
 謂其理國如家度越前代又造作咸關大內者二十...
 四監局率糜費不協典式歲計浮汎無慮萬萬翁擇...
 其甚者凡十二事條陳疏上得允大約節省者十五...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一 曼山館
 於是中貴人不便皆切齒會 上御龍袍段疋不任...
 監局之舊命所親信者出造蘇松翁以為非舊議罷...
 之 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為忤勅致仕實嘉靖己丑...
 歲云入仕四十年而生理不踰中人栖于垣上一室...
 類如也郡守萬君某往候之病其隘為築臺始有臺...
 邑令楊君某載酒往共酌病其隘為起堂始有堂巡...
 按御史張君某為樹緯楔未幾火周君某將捐金復...
 之翁力辭周不能強楊紀其事銘諸石楊為亭始有...
 亭居澗谷之間楊數臨訪因病涉乃架橋於門始有...
 橋臺曰讀書堂曰廣心亭曰澗露橋曰龍津林居栢

完盡謝生事夙無寵姬外無歌童幣無厚儲庖無珍...
 味章布猶書生唯灌畦賦詩為樂非慶弔不至城市...
 郡邑之政無巨細悉屏不聞門無俗轍獨文儒有至...
 則傾倒盡歡翁性孝友事繼母若生母月朔必冠帶...
 見誕日率諸子弟拜祝堂下獻幣陳設淑人安其養...
 淑人卒襄事必誠必親繼母弟鳳先大夫屋廬悉以...
 付鳳一無所取宦歸以俸餘買田益之二胤子牖序...
 成若干訓臧獲數輩僅給洒掃而已論交海內名士...
 嘗曰吾居山中久孫大初吳甘泉凌練谿諸君子並...
 逝陳練塘又僻處吾有誰索之嘆聞海濱浦伯兼南...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二
 金醞籍明達有行義吳之彥吾之益友也今為湖郡...
 博殆天舟之乎翁所蓄諸名家翰墨嘉賓至輒具陳...
 欣賞終日曰吾堂不實金玉不襲文繡此有觴敢以...
 此侑君子謂其為大雅云至於進退之節尤謹諸御...
 史推薦德望必以首稱翁聞之無喜色有後進陟樞...
 要者又夙有交與謹避之有肯重臣取道于湖翁若...
 勿聞也者而亦不言故讀古書有所得輒書屏間久...
 之屏表裏斑如自咏曰山堂刺繡五紋披實自譽云...
 又曰士人身如處子幸自護不敢從人若有過舉將...
 盡平生棄之扁於室曰志率弗欲氣勝之也翁晚歲

好樓居寡力自營索其友文翰林徵明繪神樓圖字
之曰高明所廣其義集古詩十六題以自況索不用
韻日夕燕息其間若不知在人間世也自題其楹間
曰半壁時觀我羣峰日可賓軒之內曰內光亭儲書
滿架日課諸孫其中皆青雲器也註釋丹經種種凡
若干萬言不輕以示人翁今大耋將臨齒髮無恙步
履視少壯與知己者言雖終夕忘寐謂翁善攝生其
信然乎寰不敏自策任濶守受知於翁時以大中丞
巡撫真定陟少司寇爲翁屬吏待之殊禮陟大司空
刻薦首及期以速到頻年招我入社共持晚節翁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八

律已如對嚴師蒞官如臨上帝平生大德無慚細行
亦謹孔子所稱君子人與孟子所謂大丈夫云云者
可以擬諸其倫使翁久於其位晉握台衡功在社稷
豈云小補海內蒼生締望日勤而當道之刻薦無虛
歲若子謂其出處關係吾道之重輕念翁於寰分雖
僚屬義兼師友知翁者無逾于寰敢爲述其履略尚
儂鉅公名筆爲之立傳以傳亦足以垂世訓云

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靖蔣公瑄神道碑
慎蒙

嘉靖丁巳二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蔣公卒於家計
間 天子追念者舊賜謚恭靖仍贈太子太保諭祭
四壇且命工部郎中鄒君察治葬事于金蓋山之陽
嗚呼公之受知主上也不渝終始豈非一時之遭際
哉予辱公之知故嘗得其爲人惟忠厚廉潔雅量有
容於物無忤而至其遇事乃更疎亮給捷斬斷立斷
不爽毫髮者其誠與一素所樹立使然也方正德時
公守維揚類多惠政適 聖駕南巡六師俱發議者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九
所計夫役船馬供頓其費不訾揚民習安已久洵洵
將無以自存者公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以迎計初
議則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無缺而
民亦不擾且其時遊擊將軍江彬擅權怙勢太監丘
得者且素惡公不能殷勤從而讒諂其間橫肆要索
誅求無厭彬負 上所賜銅瓜脩公以疾求之必得
公殊不爲動會 上出觀魚得巨魚一尾戲言直五
百金彬從旁請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卽脫夫人簪珥
及絳絹服以進且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不能多具
上目之爲酸儒勿較也彬又欲奪薩氏居創建督府

以廢威福公力持不可形怒益甚屢請公幸 聖明
知公有素略無所入郡 瓊花觀有取瓊花以觀公
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為瑞應至徽欽北轅此
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 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
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
者不可勝數蓋欲即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
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
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
即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
沙無以應命時 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
獻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如公言以激上怒 上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
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欲選宮女數
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
臣一女以進 上知其不可動即詔罷之公忠誠悟
主類是者甚多而 武皇優容臣下亦出自 聖德
卒成賢守之名及 駕旋扈送至淮安奏辭不允至
臨清左右告前缺扈軍口糧三日有旨令速償計非
數百金不可蓋權貴知公中途無可措辦假此難公
以消私忿適徽商吳某者重公高義代出百金始獲
還郡馬子曾觀大令之士大夫類多欲而少節槩僅

遇上官顧悞避 畏避看變通几可以自保官爵者
水走經無所不至况犯 主上之怒撓中貴之權不
恤其身以衛民如此哉方迎駕時公布袍小帽奔走
承應若奴隸然甚至自夜達旦百姓觀者恨 能以
身代之既扈送由淮涉徐步行露宿辛苦萬狀幾瀕
于死而揚人德公更生立祠肖像兒童走卒至今以
驚公稱蓋誠心感人至此會陞陝西參政揚民皆遮
道泣留是豈人力所至也耶先民有言或以千金與
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
故也嘗論公之德政一誠盡之矣 酉陞副都御史
獻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巡撫河南平賊襲上保戊子擢掌南京都察院事賜
明倫大典又晉司空明年正月則賜御札賜祭品賜
甘露三月命督造仁壽宮則加宮保命修七陵扈
駕幸承天則掌行在工部印其寵渥委任屢屢如此
公自始任歷九官皆有節惠可稱如奉使却楚王之
饋守荆而流賊慕其名不敢犯境者再又築黃潭隄
防冰患至今受其利者猶能誦之載於志傳甚詳予
特紀其大者初姚夫人妊公時夢星墜懷中存善翁
亦夢一入朱衣端笏繞屋而旋曰我欲造團龍殿蓋
兩有異徵云公前守揚時有市兒放紙鳶偶落公帽

一婦自樓瀉水誤滅公衣左右欲置之公語以勿
其度量汪洋豈非所謂清之不濁而澄之不清者乎
歲庚子以七十踰二遂引年致政歸居家謝迹公府
約南坦劉公簪翁顧公等十五人結社于峴山逸老
堂其接人惟和氣謙德見之者如坐春風中雖販夫
販婦一見公未嘗不傾心愛敬私居僻處陋巷過其
門有不知其爲公之室者年八十九而藁嗚呼若公
者可謂完名全節壽考令終者歟

新建揚州太守蔣公遺愛祠記 葉相

嘉靖戊戌春揚州太守蔣公遺愛祠成公昔守揚再
踰年陞轉去德在民民懷弗已迺作是祠夫守繫千
里休戚一郡之民賴焉揚爲郡俗靡民勞守賢功易
以集而譽流不賢易虐民有憂正德間公以名御史
出守荆移官於揚初至歲飢卽請漕米萬石用活民
監訟公論遣之不務深文株連曰毋滋爲其困苦衙
子弟欲取堂幅紙爲文公曰毋以此吏入之漸出數
錢別市紙以供蹤聞 大駕將南諸路斂攻山峙公
一切簡省曰臨時利害瑤有命諸僚更欲盡賦民免
徵之根以供案成公裂之曰民胡可欺此至尼罪諸
武權璫百竄公不聽當道欲斂夫直饋公亦不聽

怒繫公于舍公憤卧欲絕竟不聽璫欲刷民室
曰惟蔣有女但遠不可必得若揚女不可刷璫欲奪
民舍以拓官店公曰民已安居不可奪及諸求胥罔
有得恨繫公于舟不得食者三日復驅公皂舟以行
公至徐乘一驢抵臨清乃返一郡卒賴以全及官轉
夫婦覓一輕舸載原携至二衣橐便行嗟乎揚大郡
守胡求弗得公至幅紙不私一夫不斂比及雷震山
壓之秋而灰生利害又一切爲民以身當之而不悔
傳稱古循良固多其能治行養民也若公真誠純德
出于至愛我民痛心切骨如赤子者幾人昔我揚昭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陽恭愛嘗有廟謝韓范歐亦嘗有祠然諸賢時可爲
而處其易公則逢事變而當其難禮能捍禦大災患
祀有奇節完德功在人祀公實兼而有之祠以百世
孰不可祠在郡城南大道之傍堂楹門樸宏麗而肖
公之像于中我民日往來不知其幾過必式式必拜
拜則頌而思休有光矣然凡我在位亦出入所必經
且暮所共見不有意於思齊乎思公爲人而考其履
思公行政而効其施加之民而民被福是亦公爾矣
安知民異日之愛我不猶今日之愛公乎若乃見而
不知賢賢而不知效法顧自棄則公之罪人也有餘

惡哉公名瑤字粹卿歸安人今官太子少保工部
書朝野方倚重若買地購材鳩工倡眾以成是祠
義官鄉有諸姓名具列碑之陰相既為己其事復作
詩遺我人俾歌以永思其辭曰

於休公仁曰甫曰申天錫厥德惠我揚民揚為要區
物瘵民痛誰其父母薄寬我誅惟公之治廉公盡瘁
哀我顛連緩我髦釋恩勤劬化黠旋逋弗私片紙
弗斂一夫漕米萬石我民胥活賦有特蠲野無疫復
大駕南來力竭天回孰創我女孰括我財我民莫居
朝奉我廬三日弗食我擊津蘇蹇驢遑遑臣節惟良
我民期佑鐵之也鋼有新厥祠有穹厥碑秩秩巖巖
報祀孔宜祠當嶽塵尚啓後賢我揚蒙福歲歲年年
公壽罔齊公譽弗替陵谷可移公祠百世

維風編

將司空公瑤為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動
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費算公曰
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於身
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為悅自衣青布袍束
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
日一上捕得大鱷謀所驚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

揚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
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
在為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
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
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
節士論韙之

論曰維時乘輿至止 天威所臨生歎呼吸間耳公
拚一身以翼蔽其民難矣難矣近世仕宦者競飾廚
傳華供帳以取上官一時之媚剝民膏脂而不惜者
獨何心哉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贈少保謚康

林公庭椰墓志銘

龔用卿

公諱庭椰字利瞻姓林氏別號小泉始祖系出光州

固始五代間避亂入閩居開化里林浦遂世為閩人

曾祖諱觀生元美公之祖也登末樂辛丑進士歷

知撫州府俱以公及父文安公貢累贈太子太保吏

工二部尚書文安公諱瀚號泉山成化丙戌進士翰

林院編修歷任南京吏兵二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

文安曾祖母蔡氏祖母鄭氏母莆東里黃氏封孺人

俱以文安公貴贈夫人以公貴加贈一品夫人成化

壬辰五月二十日生公于長安幼穎敏異凡兒五歲

口占奇對十二番屬文書過目輒成誦薦紳士夫咸

驚異之弘治乙卯以春秋領鄉薦已未會試第五人

主司宮保吳公一鵬司空趙公璜稱曰天下士也以

得人相慶廷試登進士二甲第二人明年庚申授兵

部武庫司主事規條周密大司馬端肅馬公文升亟

加稱許調職方查錄戎冊於南京轉員外郎陞武庫

郎中忠宣劉公大夏襄毅許公進相繼為司馬亦皆

器重之時 孝宗勵精圖治任用老成方屬意于忠

宣公釐革庶政凡間里踐更勇士冒濫之弊忠宣悉

委公查理公乃剔姦蠹剗偽惡不畏強禦人皆稱

正德戊辰同考會試所舉士如今松石劉公天和

石江公曉可泉胡公繼宗皆有時名調職方職掌天

下戎務每邊警報至立削案稿動協機宜二三鉅公

不能為同異推用武將尤極詳審一以公道行之及

曹元為司馬故善逆瑾部事率意更張公持正不阿

會張綵為吏部尚書陽收名士以掩陰附瑾之迹先

諭意於公欲用為御史公力辭不能綵以是憾公已

已陞知蘇州府公在郎曹且久不宜復守郡公怡然

就道蘇東南劇郡財賦甲諸省且當要路政務外酬

獻敬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七 晏山

應人事無虛晷公至晝夜忘倦搜摘隱伏裁節冗濫

尤汲汲以風化為先務至於交際士夫引接賓客雖

當疲極亦無情容未朞月頌聲大作閩郡稱治庚午

辛未七邑大水為患公抗疏言民窮苦之狀乞停織

造罷繁征請鈔關之稅以備賑濟疏入戶部難之公

再疏始報可民賴以濟公察民相安而鎮之以簡靜

民大和擢雲南參政去任之日民追送塞途至有泣

下者或家圖公像以寓思焉雲南夷徼公下車遍歷

荒邑治以不擾夷情自安景東諸郡積逋數十年公

知其力困乃令各長官司許雜輸牛馬布帛即以給

武職久缺之僣近欲以為便上官屢互相訾
公徐以一言所之固不帖服雖道非所轄事或難處
按多推公往公亦不辭勞甲戌子炫登進士公捧
表入賀萬壽禮成疏請終養 武宗許暫回省抵家
稟上疏曰臣父衰病日侵聞臣將行輒增憂嘆臣若
勉強就道倘以念臣之故憂病不虞則臣身蹈不存
為用之奉旨林瀚歷事累朝名節無玷今既年高
有疾休庭棹暫准在家侍養仍着有司時加存問時
炫以禮部主事調告還籍三世同堂衣冠光耀吾閩
數十年所未有罔不嘖嘖侈美之已卯九月文安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九 劉川節

考績入為工部左侍郎遂署部事值彗星見條四事
以聞且勸 上身先儉約以率天下時 上銳意復
古凡營建之事有裨于禮樂者奮然為之疏上亦蒙
嘉納後因災傷疏乞取回採木燒造等官五員內府
歲用銅鐵器皿請立法五年一修十年一造省民財
數十萬兩督理內外工程如清馥殿啓祥官皇史宬
大內東西兩所城垣石窰倉場諸工作無不當 帝
心者金幣之賜歲無虛月又有御製詩文書籍之賜
乙未夏遼東軍士擾亂廷推公往勘兼僉都御史公
慷慨以行條上四事皆經國重務 上皆允行未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九

蔭明樓香殿公皆時行勳內醜茶食果餅
廟捧主賜酒果脯醢冬宗廟工完加太子太保賜
綉有加公辭免加官不允公感遇荷恩憂時竭力
親財力不給經營無策兩疏請退有 旨慰留凡諸
權貴有私語多裁抑之於是不悅者衆矣又奉命之
康陵啓 莊憲皇后皇堂耐葬次公忽手足受風治
之通愈於是決意求歸矣丁酉夏值天變詔求直言
公因懇疏乞休得 旨卿以老疾自陳情詞懇切准
致仕仍令有司給月廩與復陛辭之日令馳驛歸後
賜寶鑑三千貫爲路費至家以飲酒賦詩爲樂戊戌
獻徵錄 卷之五十 六十一
慈寧宮成 上念公舊勞頒賜銀幣已亥春冊立
皇太子公表啓稱賀 上有具悉忠愛朕心嘉悅之
諭庚子八月炫以禮部精膳郎中起用以公年尚不
忍離公促之曰吾老矣圖報在汝其亟治裝以行辛
丑七月二十九日方對客忽風疾作矣八月三日卒
于正寢年七十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諭祭者
九令工部具棺木差進士造坐感贈少保謚康懿公
天性孝友早喪母黃夫人哀毀如成人至老語及必
泣下待母族甚厚兄弟九人友愛怡怡置義田以贖
宗族遇宗黨之卑微者亦接以禮與人交久而不渝

平生見義必爲不避險難正德初同郡許給事天錫
同僚黃主事昭皆以忤逆瑾受害黨禁方嚴公周旋
其間不顧利害人以危難告者必曲爲之處力不能
然後已非意相干亦不峻拒之性極坦率雖童卒可
親而中實縝密至莅官御下互寒盛暑必正衣冠其
治郡時縣令鄧文璧被誣公力直其冤乃得免富家
子朱慶繁寃獄十八年公廉其誣出之同列諷以避
嫌公曰吾知其枉也而不爲直之安忍乎其用意忠
厚每如此所著有清泉錄稿小泉奏議日錄有交際
禮志鱗鴻集延賓紀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五十

六十一

少保兼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甘為霖傳

實錄

少保兼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甘為霖四川富順人嘉靖二年進士授知州歷工部郎中督郊廟零壇等工陞太僕少卿累遷工部侍郎督理各官殿及修飾諸陵預造壽宮工完陞尚書坐與武定侯郭勛許奏罷歸徵二年起前職加官保言官論覈詔令自陳去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卒霖敏給能集事性傾狡卑佞初出郎署六七年至卿貳遂躋官保雖以工役恩然亦諂事權幸所致欲利無厭不復顧廉恥嘉靖中年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十一

上深居不視朝百司政多徇賄霖與兵部尚書張瓚禮部嚴嵩吏部許讚皆為清議所斥云

工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承菴胡公松行

狀

王世貞

徽有工部尚書胡公者諱松字茂卿別號承菴其郡之績谿人也先世自吳興而徙六世祖桂林府幕子原傳容縣令士俊士俊傳景和景和傳庸庸傳有明有明傳淳俱負隱德蓋至有明而以公贈至淳而以公封皆雲南叅政有明娶于馮淳娶于方贈封皆淑人則公之祖母及母也公少長美風神善舉止其出入人固目屬之矣為邑諸生工於文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其明年甲戌成進士授嘉興推官何御史按嘉興部顧守訊謀囚大小云何守錯愕不知所對公從旁代對甚悉御史大奇之曰推受事未旬也而乃能爾即吳難浙東西牒也自是有所按部輒挾公往而公以平反無害能佐御史威惠稱召入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嘗疏論臨清皇店謂中貴敬緹帥寧不當以嬖倖牟民利不報出按山東益矯矯持風裁墨吏咸望風解印綬去而會意有所不可遂移疾還里至肅皇帝之六年病良已復除浙江道王太原某者材臣也而儉故嘗比倖將彬以臺抨戍矣時楊文忠起和實當國而會桂文襄以言禮驟貴惡楊文忠

卷之五十一

六十一

而善太原假邊事薦之為

公極論太原

桂梓旨下遷廉州府推官時桂方貴保其御史程際

充周在至以論解公得杖北闕下而太原屢遷繼桂

拜太宰人或謂公且無往公曰逐臣敢後計耶單車

趣之任有守璫據民荔枝園者公奪之民璫戒是強

項推不難宰臣而難我謹避之耳尋量移同知廣信

府未上進福建按察僉事泉庫失千金持牢者獄甚

迫公獨疑之曰守者僕行子耳且盛夏單練安所取

匿出窮詰之則攝倖與吏為奸悉論如法永春吏人

追領寇道山鄉鄉人驚相拒即縱擊捕得四十餘人

以為真盜自訟服公察其寃釋之衆大懼服尋即其

地分守為布政司叅議泉故有院以居癘疾者其他

重勢家幾得之請于朝移院城外島公獨持不可曰

縣官念此曹且灰衣廩之卒移島絕遠立斃為人臣

不能明 上生德何居遂寢以何以河南按察副使

飭兵大名公為大名益有聲遂進雲南叅政會以國

慶獲錫典俄轉貴州按察使貴酋安萬銓有所任易

乘者虎而翼御史屬萬銓從子仁為致斐仁即稱病

公移書論之仁來見御史下仁獄夷衆聞擁仁去洵

洵且亂公重移書仁言利害甚切仁乃請罪縛斐自

効事得解進廣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母憂歸服除仍

故官屬歲侵用公策全活老弱萬計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督理河道再以故官總督潛運兼巡撫江北

公之為河道也前使詹者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河

殺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省可十倍詹時

佐司寇力阻之而其督漕時以淮安新城據河衝時

時潰版築公謂河不易抗定徙而疏入海亦以遷去

弗果然代公者後先卒用公議以濟公他所創轉漕

法洗清江浦宿蠹著為絮令又嘗疏罷鳳陽淮安二

壘守鳳陽守行千金中貴人居間弗顧也公之入為

戶部右侍郎徙左及提督太倉俱未甚遂拜工部尚

書相嚴方重用事而伊王恣欲拓其洛陽邸計直且

十萬金以十二昧嚴業許之矣公疏謂非祖宗制且

時詘勿許便嚴意不悻然卒無以奪也時虜大入寇

而咸寧侯仇鸞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移其衆京師

移武庫仗于營以便給調公謂邊兵外也而內武庫

仗內也而外甚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執弗許

公念部事日益棘而二憾無已時禍且叵測惴惴成

疾時對客立忽仆乃上疏乞骸骨 詔許之公歸疾

漸損而封叅政公尚無恙公以歲時置酒會父宗舊

奉觴上壽參政公沒而父執禮悲慕如少孺也友愛其弟栢痛不及公歸而逝語次輒嗚咽不自禁所循撫真猶子矣嘗病其族食指衆而室隘不能逮先損地爲樓六楹合族之主而敘居之曰禮可以義起也公旣家居久而臺察守相于旄相屬公不復及私第默爲德于鄉而已都御史周公如斗御史劉君世曾嘗疏公齒德乞存問報聞公恂恂恭謹長者出入時徙步遇孺子與觀敵禮卽田父塵屣探歲功較物賈纒纒語不休也少爲詩與邊歷城貢方棠陵豪倡和在伯仲間行草流俊有法然務以自媮志而已不欲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十六

有籍紳間聲公以弘治三年閏九月十有四日生以隆慶六年七月二十有七日卒春秋八十有三

少傅工部尚書雷禮傳

潘季馴

少傅雷公者諱禮豫章之豐城人居鍾舍鐔紀劍瑤也蓋公上世有祖煥者以博達知於張司空羣爲禮令獲寶劔而公其苗裔云鄭夫人得異夢生公岐嶷穎異父少傅強恕公亦夢少保夏文靖公告之曰爾兒他日當如我公兒時能脫水火不灰弱冠舉孝鄉繼成進士授興化司理有林子誠利其兄子益茂產乘兄子妻待其弟寡恩乃匿其弟而告其兄爲殺弟御史屬公勘之其家則叢聚人比屋而居曰是尙能殺人昇尸焉往乎詰子誠子知鬻諸潮州公遂生致之益大得釋龍溪有其妻與新產子一夕被殺公訊其夫曰若與人有卻乎曰無家有何人乎曰無而其人不哀曰非人情也遂書赫號曰此必其人倫變而難于言者乃詰其庶母而庶母白其父之狐行益出所書赫號示而其人哭階下叩首請死尋以制歸後補寧國司理涇有豪曰吳榮四與華六格而華六歿矣乃急捶殺其僕昇于華六所以爲償而華六歿吳更愬華歿其僕而華六論抵歿公勘之曰否華六與主格胡不格其主乃格其僕必吳懼華六歿而欲僕爲對華六生遂反誣之耳待鞠者曰豈神乎諸參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十七

隱淵類是以異等入銓曹時有求補是官者太宰
公曰非雷君不可服天下乃竟補公繼考察汰權
驪者十四人陶仲文以符籙取媚歷官少保考九年
滿引大臣例自陳公奏真人仰荷聖恩效勞不引奏
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咸以爲得大體相嚴與陶
比銜之而夏文愍亦欲黜仙居應公公抗曰是無公
論矣必欲盡絀才賢而後快吾不願也遂出公大名
通判未幾以憲副督兩浙學政獨持衡鑑不爽毫髮
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學政爲之一新時馴以諸生受
公知每試輒弁諸生及今不能副公知則甚愧云然

蘇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十八

浙人士至今口之俄陞南大僕少卿是時逆鸞請北
伐需馬急而公尚未蒞任云事亟矣先期辦馳至得
緩急用大司馬趙公訝曰何迅霍若此尋轉太常卿
推尹順天順天當輦下政多束縛不得便又內外厥
府鋪行召種蛸聚毛錯公一切繩糾以法務以利民
陞工部侍郎是時營天壽山計費且不貲公疏議節
省過當且夙夜在公 上遣中貴人偵視知狀乃嘉
嘆久之公受知始此比三殿工興分宜父子欲以屬
他親昵者不得已方以公晉部事司營造已遂條上
八事而將作大匠徐杲得爲卿有心計與之易礪石

爲須彌座積木爲柱省不可計卽巨璫黃錦見以爲
天生若人爲國家用而璫衰亨於 上前輒言未倫
公疏請吉立木類 上聖明知璫輩欲中公一惟公
言是信工成而推恩及歐陽司空朱緹騎乃公止尚
書添註分宜父子阻之也然三殿之工估者至數十
百萬而費止什一萬壽宮灾估者復以三百萬報當
事者難之時徐文貞公爲次輔問公幾何公曰二十
萬足矣卽以聞 上喜而分宜不悻公念 上諭且
諄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至躡油履行泥中執蓋自
障卽元夜不休 上知嘆異撤御饌勞之又念其孤
幼須以人輔而華亭子璠司繕造分宜孫紹庭司巡
緝分宜以其孫何不能繕造而必令棄之巡緝會內
監復喜無所需激 上怒公力請 上閱閱竟 上
喜甚稱公爲良臣有銀鏹飛魚之錫分宜益不悻然
上意固惓惓知公之體國而分宜之前後嫉公狀
亦灼然矣他如兵仗盜甲織造內使針工承運庫段
疋爲所司隸行者未可更僕數而節冗費汰徧累紆
解運固不悉心從事但工曹動與璫貂相屬公輒裁
抑令無所漁射側目者比比公不以嬰念一任之而
卒以相安曰雷公正人約無撓涸爲至是歷一品三

年考 上援故事賜羊酒鈔錠授柱國加少保紫宸
宮再建公議官禁重地不便出入請遣內使廉偵者
專稽驗而公得一意督促先是內婢毛姓者求葺板
房公不許曰管建必奉旨內言不踰閫制也毛道人
謝而心銜之至是乘 上問工程狀毛對管工者多
休沐蓋指公而 上遣巨璫密偵知公勞甚曰禮忠
勤至是賞上尊以紫宸成加少傅謝辭不允曰督掌
工務節財任然知深矣無何 世廟賓天公臨毀甚
移考登極公舉前此之加派費稱冗者一切罷之
天下以為更生而一二少年始媚分宜及敗而排之
天下不直其人必欲甘心于公疏入 上曰雷尚書
功在社稷奈何劾之一時咸謂 聖明天子而公更
振厲部事如抑冠服之請停床桌之派汰匠役之冗
裁戚畹之乞一一著為令 上幸成均公與徐文貞
公東坐聽講甚重適吳給事時來上封事言內使不
法 上震怒公因便言前杖石今復杖吳恐累聖德
遂得免會中消言內教場公疏謂 皇上尊居九重
必導迎和氣凝神淵默不宜武躁震驚事遂寢御史
李志學奏裁中官號房內使羣馭御史于朝公正色
奮前曰此何所御史何官爾輩攘臂辱之無若其矣

眾始解散尋疏謂內府年例各有額近管遊
派而內監又題派倍之臣不願見此事乞骸骨歸里
大璫勝祥以為指已嫉之不送閣徑擬旨不准辭公
再疏謂工部與內府相關今內璫估勢行私臣每事
掣肘願乞罷歸奉旨准致仕公前後所言事輒於宦
寺不便而若輩傾之力必公去而後已省臺交章請
留公携一僕一敝篋翩然往矣歸鐔舍杜門謝客著
書知大政紀內閣行實列卿年表鐔墟摘稿行世家
居十三年為辛巳小恙語徐夫人曰夢夏文靖公邀
游南岳何祥也遂不起異哉公立朝大節炳炳琅琅
實肖夏公強恕公之夢此其驗矣計聞 上報朝贈
太保賜祭管葬 論曰馴為諸生時公知余及守神
史臺則馴又諗知公云無論其他績樹更僕未易數
即 世廟宮建豈不稱丞丞而元相怙寵巨璫噬賢
南急倭北急胡民苦征輸帑之餘積一工輿輒計數
十百萬 上諭迅發期以工竣而朝食公一一肩之
既以稱 上意復以勝羣心茹勞怨它無所觀卒以
就績 主上鑒知豈不稱社稷臣哉然公誠難之矣
夫古大臣任天下事而或阻于權姦牽于宦豎卒以
無成今後之人 扼腕不平者何限也而于公則有所
欽焉 吾臣相遇可多觀哉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朱公衡行

狀 于慎行

萬曆甲申七月四日故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朱公藁于里第兩臺上聞禮臣核令甲以請 上念公勲德詔贈故官遣守臣諭祭使使營其葬事厥嗣工部君維京將請碑誌于朝因具行實俾門人于生為狀狀曰公諱衡字士南吉之萬安人也其上世籍南康宋時有諱孺庭者爵至東京郡公始徙萬安之西塘科名相繼稱邑世族國朝有諱如初者二子長曰與言當永樂間仕為都御史次曰與信徙居邑之東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一

門與西塘別與信子諱彩早逝而有遺腹子祖貴號東一公東一公生而孤子為宗人所扼既乃自樹有家以施德聞益大其族公之曾祖也東一公二子長曰寵次曰憲長公無子次公仕為博士以子鵬為長公後是為公大父其後公貴兩大父及父皆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兩太母及母陳皆贈夫人陳夫人以正德壬申生公于慶元里舍有羣雀盤空迴翔舍上邑人善星者卜曰大貴與劉忠宣公同法太公弗敢信也公生有異質出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年十一補邑弟子文詞嫻美崑山周玉崖

公奇之手書朱童子銘褒馬十四廩于學宮每試輒首嘉請辛卯舉江右明年壬辰成進士授福建尤溪知縣年二十有一矣法令明肅聽斷神敏吏民惜伏莫敢為奸又好古教化講禮典讓修先賢祠宇贍給生徒士咸悅服居一歲舉能治劇改徵之婺源其治如尤溪而才能益展所修舉興除尤眾聲名日進故太宰汪公鉉家在婺源邑有御史行臺太宰以居第近從使者請使者命公公執不可使者弗能奪也太宰之子納婦假閑署置酒召客公聞樂聲而愕命吏遷之太宰聞狀不樂而薦書日至無以訕公會徵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一

下令長入補臺諫則謂公年少不中格罷母召而霍文敏公韜從中調護乃擢為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公雅精法比處獻平審大司寇漁石唐公甚器重之間太公小恙上書請告里居六年閉門窮經博及羣書學殖益富癸卯詣闕復除故官轉本司郎中時貴溪公柄政重公才器欲引入銓司公遜不敢當以某公代宗伯欲檄試南宮預謝不往其後貴溪公敗某公以黨誤而罷相二子並第舉生坐適程相子者與公同經識者服公乙巳奉命錄囚江南會太公病取道歸謂七日而太公死服闋補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擢

為福建提學副使公藻識精瑩校閱諸生甄別品第
錙銖不爽卽所擯落亦為逐句評駁有以服其心至
許其終身所就往往奇中初試閩邑拔陳公謹為首
輒以天下士期之明年廷對第一他所識獎為名卿
重臣無慮十餘人自閩中校文之盛無如公者太宰
李公默聞人也子弟家居張甚與同邑生構率奴客
市毆生墨其面而曳之吏不敢省公曰幸奉尺一為
學吏令貴強辱諸生至此立捕諸李子弟窮至得狀
論上御史御史難之公曰此獨某為之不敢以累使
君御史不得已從公而諸李子弟跳之長安為太宰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四

訴狀太宰嘆之積四歲乃遷為四川參政過家覲陳
夫人居兩月陳夫人卒服闋補河南參政時分宜柄
國亦慕公名公第從里人旅進無所結納世蕃怏怏
補官歲餘不遷戊午入河南省試其冬遷山東按察
使已未歷左右布政使故事諸郡邑從藩司入賦藏
吏以鈞石低昂解戶償補及文書稽滯道里之費或
至破產公命懸秤于前召解戶自兌錙銖之贏皆以
予之藏吏負牆而立莫敢竊窺文書朝入暮出關無
停旅得全產者無筭歎聲如雷庚申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東其年蝗為災郡邑大侵公數上書

請蠲租賑貸招撫安輯條畫纖悉下記郡邑民有得
蝗一斗者以斗粟償易之又遣使糴徐市穀麥舟輪
河上以貸貧民父老詣府白災公召前面論酸楚欷
歔父老感泣歡呼疇在懷保是歲也東人徵公幾敗
其明年辛酉景王之國侍衛臣僕方舟數百道路洶
河公先檄郡邑王舟所過不煩里胥一錢幸告吏民
謹俟迎送無怖吏民詳諾莫知所出公乃列役兩畔
至卽啓行時刻無滯諸中貴人縱騎見所至治辦無
以難公迫王舟出境若弗聞焉是秋召入為工部右
侍郎三殿告成以採石勞賜一品飛魚服廕一子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七十五

學生時公董工西內 世廟從殿帷望見問偉儀觀
者誰以公名對 上睜而悅之其明年壬戌改吏部
三年考績贈大父父皆為吏部右侍郎大母母及配
皆為淑人廕一子太學生公乃上言臣幸得備位列
卿蒙被恩寵褒及先世而本生祖妣未沾一命竊不
勝私情迫切請以臣所應得移贈本生祖妣有 詔
皆准給與不必移贈自是再命咸受尚書號矣時太
宰嚴公左侍董公皆以直贊侍內惟公坐曹延見羣
吏蓋攝篆者三年乙丑以久次擢南京刑部尚書會
河決徐方運道湮塞 上憂之改工部尚書兼左副

御史總理河漕自兩畿山東河南大吏咸受節制

公日夜馳至公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道漲為

平陸濬之沙隨水壅渟不可足其傍橫流汗漫舟行

樹杪力無所施則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

立召見口對久乃得新渠規度焉始故渠之東有湖

曰昭陽河從西來以湖為滙其勢絕渠而左公念舊

渠即幸可疏安能使河毋趣湖而新渠者乃盛中丞

應期所管翊謂以罷去不就在湖之東河即橫決得

湖而止勢必不來規以為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

詔從尚書畫公廬于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

不停晝六月正午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

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其時役夫多疾

公親行其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感其恩意有

流涕者聚眾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年丙寅功且就

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徙賈販不通流言新渠不

便上命都諫何公起鵬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

詔如初議明年渠成凡鑿新渠起南陽至留城一百

四十二里疏舊渠起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萬艘流

通頌聲大著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

諸臣方議爵公而龍神上賓矣穆廟登極晉公太

子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漕河事宜又闕歲河渠大

備屬大司空缺乃召還掌部事時朝廷清宴興造頗

多加取辦少府常溢蓄額公奏本部儲蓄缺乏不足

經費請勅內監諸臣為國節約不得濫有取用即仍

蹈故習許臣以便宜執請如有異與不舉亦令臺諫

劾臣穆廟聖明多納公言一時中斂迹上嘗欲

建一閣於禁中命曰光泰召所司營之材用已具公

上疏諫上曰朱尚書不可奈何遂罷其營太監盡

冲請造鼇山燈棚摧之費可三萬公上疏言今歲元

夕月食在修省而興遊宴之娛樂費財用亦稱懼

災之義有詔罷報時又遣中官李佑於浙直織造所

增額以千萬公上疏以為此太監陳洪假以取悅不

知江南民力困苦已極皇上豈以服玩之故怠恤

元元疏入亦少裁焉然公語多指斥用事左右亦嘗

有旨譙問以為沽名賣直公執請如故上亦察其

忠誠不深過之也往內監匠役皆長安無賴子弟窳

名冒食不可究詰公請核其名實所汰數百千人衣

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增減中貴人又大驩

然亦無以為辭部中藏金舊用一即吏生之不問出

公乃請遣科道監收著為令司空儼人從貴人聞

請輒得預支估值不則稽留至數歲公乃權其開創
以次支給毋敢預請筭部三年奸弊盡絕會徐邳河
決漂沒官船八百餘艘 上遣給事中維公迎往視
還奏河流易治然必大司空往乃可圖也 上又以
公兼右都御史經理淮邳等河悉公經畫疏浚濟之
淺築徐邳之隄塞豐沛之決鑄海門之壅數月告成
會 穆考升遐山陵工作乃趣召公還部時新鄭去
國江陵費用事 日謂公某被顧命輔理責任至重
何以相規公曰 主上冲年踐祚今日要在調護
聖躬愛養元元如其振作以俟他日江陵曰公不知
也 上以大事托我不敢以因循姑息上負 聖明
心八心玩愒日久修明法制正以庇養生民奚相悖
乎不憚而罷會有王大臣之獄逮及新鄭公謂江陵
妄男子闖入禁門一衛士之力耳會肉廷以獄下
金吾公謂都督朱公此獄正須速成若羅織不已它
日必有煩言誰執其令朱公亦悟趣其獄上真大臣
于法羣議遂止遂有山谿雨水驟發行者多阻
諸中貴或入白狀 上以 太后命詔司空建橋公
奏修理橋道乃有司之職今 聖上念及小民德至
厚宜下所在興築不足以煩內使疏上 詔發慈寧

湯沐金錢司空無與也涿州有泰山元君祠都城
女咸往祀之一日詔司空修祠如法公又上疏奏自
御極以來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為法佛老異端皆
所斥遠况民間私祠以禍福惑眾又不經之祀而以
是祝釐非所以光 聖孝疏入亦遣中使營馬武清
新貴詔為起第長安費以數萬公援故事上請謂武
清幸得備肺腑不務光昭 聖德而非分徵求即欲
保全其祚宜少裁抑之便 上悟亦減其半會左輔
賈人從武清關請謂京邑土可造城碑比臨清道里
近于縣官省武清入其說賈人上書公奏臨清造碑
乃祖宗舊制一旦以貴戚故更之示天下私又京邑
所造碑與臨清堅脆殊絕不可用其事遂寢公所與
中貴戚咤忤類如此當議建橋廟時相公邀公語曰
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難處且近
日 上所欲為某多從容挽回此等興作未甚有損
可少將順也對曰某與老先生事體不同輔臣以調
燮為事機在挽回部臣以守官為法職在執奏江陵
默然甲戌五月公且以九年滿考言者承旨上劾謂
司空外為彊直中實剛愎無人臣禮然 上殊無意
去公也公再上疏陳乞皆奉溫旨慰留至三疏以病

請乃錄前治河功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公少年
罹多病在告數年修養生訣寡欲清心老而愈健年
踰七十耳目聰明形神充溢少壯人不若也其歿之
前夕治書報御史大夫趙公猶作數百語明日病遂
革起盥櫛坐于孫還泣榻前問以後事笑而不語得
諫七十有三

卷之五十一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黃涯郭公朝賓墓志銘

于慎行

郭公諱朝賓字尚甫別號黃涯故汶之大族也曾祖
王祖順父緒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妣皆
夫人公同產五人於行爲四弱冠舉嘉靖辛卯省試
乙未成進士越四年己亥授戶部廣西司主事辛丑
遷山西司郎中六年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西寧居
三年以外艱歸十年乃出補河南管河副使又三年
遷陝西參政分守關西居二年以內艱歸隆慶改元
補故官浙江轉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辛未入朝留擢
順天府尹其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明
年今上卽位召入爲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又二
年擢工部尚書三年滿考累疏求罷詔予致仕歸歸
九年卒蓋自郎署至爲大司空更事三朝凡四十
有餘禩云公狀貌魁梧修髯電目而博大渾樸口跋
跋不利辭然深沉有器局能任大事精於吏職斷決
神敏御下寬簡不爲妮妮小文人亦毋敢干以私者
往時大同邊餉召商報中緣請托占鬻至乏軍興當
事銳意清之乃擇公往公念墾書禁遊民占窩而郎
中以貴近關請奪賢人利予之是弊自郎中始也乃

令邊尚能轉粟者以力多少自占倉庾卽有收券輒給銀鹽不必留滯商爭趣之遊民無所牟利不甚從貴人請比代羨二萬金西寧羗民雜居吏多虐羌公獨以恩意勞苦與爲約束撫臺用部尉言發兵勦羌公下令吏士分別順逆敢殺無辜罪死所全活羌甚衆羌卽有它心公以尺檄諭之伏不敢動其後公去羌乃時時反矣韓府奪民田民詣吏訟佃戶故匿不出使訟者久繫公立捕其人鞠之契劑明白田歸諸民宗室奴入市鬪爲軍尉所攝因夜入官舍擊傷軍尉懼而殺一小兒以誣軍尉軍尉坐死公讞其獄曰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全

同盜者且官與部士同宿止安從跳身作賊邪已核其實果然寃俱釋之故事漕粟虧折皆責運卒償補歿且不給公在太倉令于本幫本總均攤補賂一如議且歲漕無欠工部時直上登極舉郊祀幸學耕藉大婚諸大典禮壇壇廟庭椒寢甲觀以次修營庀工鳩材務從約慎工不告訕故時儼人領藏金錢不以時給儼人告困公謂朝廷資賈以利用安取坐而困之以時按籍給予無後期者泐河復興上遣科臣行視所役通渠長三百餘里多沙石不可鑿公奏運道方梗請專治正河爲急此可少緩也詔罷毋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全

所自操持如此公之去位蓋以星變自陳奉詔勉勵而
而言者微承當路指謂大司空徒清謹耳無能爲也
遂致任公生平好養生言老而益健飲啖不衰一日
忽病不有飲藥以爲人生有命藥石何爲萬曆乙酉
六月考終正寢距生正德癸酉得年七十有二計聞
上遣近臣治葬守吏臨祭如法余讀漢史稱石丞
相慶不言躬行醇謹無與比而絳東陽二侯重厚少
文言事不出口以爲大臣長者任社稷重大司空質
行類之然至治民任劇盤錯糾紛若然理解意漢臣
當之鴈行避舍矣豈非所謂才誠具備者哉汶上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小西

嘉隆以來四尚書並出郭公最後予親觀記其事如
此然以所聞彼三公者大槩廉直敦朴不甚相遠河
濟之間先賢聖之墟風氣固然矣乃者世俗靡靡日
趨於媮諸前進之風烈奈何可復觀乎吾次第公事
有慨焉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又軒姚

可墓志

沈鯉

昔孔子贊易於乾而以剛爲天德之舊退而求之當
世喟然詭其不可見及得一人焉而竟以欲病之夫
欲之必足以累剛而後剛之義益顯若乃生今之世
居然稱先輩而終始以無欲就者吾得一人焉曰吾
同年友又軒姚公公束髮登朝歷官幾五十年外而
中中而外循級而上宣勞盡瘁毫無躁心且終公之
身未嘗有莫夜之知兼日之奉廬取庇形食取充口
而營氏之商歌鏗然動金石蓋公之剛不完於有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小西

勝而完於無所欲也不佞與公同籍同朝知公最稔
遂中之石抑何忍以不文辭公諱繼可字光父又軒
其別號也其先晉人國初有子寬公占籍襄城是爲
公始祖子寬生讓讓生禮禮生倬倬生澤以子汝臯
貴贈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復以公貴累贈通議
大夫工部右侍郎是爲公祖澤生汝臯登正德丁丑
進士歷陞貴州左叅議因諫巡幸議大禮被廷杖有
古直臣風壽終從祀鄉祠後以公累贈通議大夫工
部右侍郎是爲公父公未生時有佳夢旣生七齡卽
知向學邑令田見而奇之督年補諸生有聲甲子舉

於鄉乙丑成進士初授南陵令邑俗狡政煩公以
大明敏治之一年而民服一日同官失金公呼衙役
某前曰金爾盜也不任遂令人持其衣至家索金頃
刻而至僚屬問故公笑曰吾先見若所執刀柄有土
滓若足踐然已心疑之忽聞失金料必踐此出入也
訊之果然遂有神君之號戊辰以治最徵選授四川
道試御史明年實授奉命巡按直隸宣大提督學校
以與賢育才振綱肅紀為首務因陳言邊務指斥和
戎之陋拂當事意疏雖未行而時論韙之外遷四川
僉事分巡重慶等處地號冲煩苗夷雜處公至修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十六

械繕城堉剔蠹除姦驚如播酋且帖然就化丙子擢
陝西參議分守慶陽地當極邊兵食兩誦公詰戎蓄
煥屹然為西北保障遂還本省副使兵備定邊等處
邊適當冲授公亟命郡邑衛所修築簡練夙夜靡寧
望塵逐息閱邊奏薦陞俸一級時平涼等處饑饉百
姓彫敝驕宗悍卒易為亂公調停聯屬之竟無譁閱
邊再奏薦又陞俸一級隨擢山西按察使刑名紀綱
日就振飭擢湖廣右布政使攝左轄事尋擢陝西左
布政使會計井然毫無點染時關中舊疹頻仍邑里
蕭條首酋潛掠南番蹂躪重以套虜多故糧餉徵發

無虛日公拮据應辦軍民兩利入覲即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鎮與虜接壤遣收放城下
我弛備於河則套虜得以乘我弛備於山則生牧之
虜得以乘我防禦日夜無寧且城中多逆夷凶命
投充丁壯敢則激寬則玩公恩威並用制馭有方即
時剽輩逆志罔敢逞時檄酋西牧行經鎮地戒其部
眾無輕犯且遣頭目武天祥等來乞貢公之威德可
知矣公猶恐虜情叵測疏陳防守事宜悉荷嘉納庚
寅以內艱歸禪除以原官起巡撫陝西時寧鎮內瀟
於時劉外誥於火酋至雁 上西顧一時廷臣咸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八十七

毅公蓋以公自參藩歷督撫五易秩不離秦所為周
閱而經歷者稔也乃以羽書促就道中道聞督臣被
逮逆黨構虜深入掠城堡戕運軍絕我糧道遂星馳
人關提兵至河州地方以精兵遏其鋒死士擣其穴
虜遁糧餉始得至靈州數萬枵腹卒不至生他虞而
逆黨就戮當為首功及克城後疏上善後事宜數千
言大率謂秦塞以虜市課諸將吏諸將吏以市緩坐
譴罰為虜持歲增費無已市日益重我日益輕計大
左今第與虜約願市聽不願市亦聽課諸將吏行
伍實訓練精已耳若然虜且俛首款關求市是我與

虜易道也我重市輕邊塞可詠百年無事 上覽之
大悅曰所奏甚合機宜都依擬行各邊虜情雖異軍
體原無不同兵部通行與他俱要從長計處毋得沿
習舊套牽制悞事其後松套等虜果有款關乞贖附
逆之罪者公言有明效也時西夏方平虜衆初附公
蚤夕調停善後長子夙馬所不暇恤癸巳陞工部右
侍郎上疏請告不許時大工煩興蒞任卽奉勅提督
工程兩宮鼎建殫精以管職業次子死焉又不暇恤
甲午再懇恩乞身始予告歸葬二子戊戌復起前官
仍奉勅提督工程踰歲大工告成蒙恩嘉齊滿考稱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

所嗜其才廓落恢弘而出以慎密然不知有優儀事
也練習朝典洞曉物情凡所調度咸中機宜當官守
法務在鈞抑邇便惠利小弱而不爲瑣細科條傷於
苛急居常踈踈簡默及當大議大謀衆莫敢發公獨
守經據古鑿鑿指畫率以片言取決生平去就取予
嚴於一介至臧否人物常依寬大恥爲刻深蓋老成
正直君子也當正卿三年例當報滿所司以公移呈
公曰 主恩莫報臣病宜休何敢言滿以冀恩齊辭
不許呈其恬退始終一致如此倘所稱無欲而剛耶
若願復猶子而遺田讓舍分俸督誨也瞻卹族姓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

最荷金幣之賜蔭一子時工部正卿久缺會推公名
居末 上特旨簡擢具疏辭不允責任愈重事機愈
煩明樓改造黃河歲修都城繕築輿梁補建工役煩
沓值水衡缺費公悉力計畫委曲勸勳速各告成功
而精竭神耗兩目矇矣屢疏乞休具蒙溫旨勉留疏
至四十五上歲乙巳始得俞旨賜乘傳歸里歸則杜
門謝客逾二年而告殂計闈 上爲軫悼贈太子少
保遣官治葬守臣稱制臨祭者四再蔭一子蓋異數
也公爲人真誠疎爽風骨稜稜貌朴詞侃不爲纖趨
自少至老動止準繩無失尺寸世俗聲色貨利一無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終

魚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一目錄

工部二

侍郎

蘭芳

裴璉

曹弘

霍瑄

李順

喬投

談倫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目錄

杜謙

羅明

潘禮

夏昂

何天衢

江曉

陸杰

郭登

劉伯曜

郎中

陳壽

羅簡

王永和

陸祥

王詔

劇祥

張願

孔鏞

楊理

李堂

崔巖

徐謙

蔣淦

龔輝

黃廷用

張世

沈節甫

趙泰

吳瑞

張璋

劉伯淵

員外郎

郭璽

主事

宋瑛

戴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目錄

余汝弼

劉汝靖

岳倫

茅國縉

劉魁

何遵

皇甫濂

刊行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一

工部二

侍郎

工部右侍郎商芳傳

芳山西夏縣人，儻闊達，有大節，讀書通古今，重義薄利，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上即位，陞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為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會被召改重慶知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芳寬厚持大體，明習吏事，庭無滯積，民有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芳以愛民為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以其人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銀冶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姦民，妄言銀冶於朝者，後坐誣罔之罪。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冶太守如疑我言詣闕告者而問之？請指說銀冶之處，我等甘罪。」芳惻然顧告者而問之，際不能對。父老趨之對卒，無對。父老又言：「此無賴人。」

平日所為罪惡累累，皆應坐死。其人在傍聞之，

芳曰：「母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告者即願吐實言，我愚昧人而居鄉，素貧誠不甘鄉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焉未嘗齒我。也則妄意禍之以至於此，死罪死罪，惟太守吾父母，何以生之？」芳為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未及詳，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老長，皆云素未嘗有銀冶，即不實。甘受鈇質，言人人同。謹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曰：「朝廷治銀冶，吾輩敢方命耶？」奏入，如不信，胥受罪矣。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非以為民乎？」今 聖天子仁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明在上，如天日，諸公乃不以直道效臣節，耶有罪，芳請獨任，即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於率意也，亦不之罪。」芳自奉儉約，日嘗蔬食，被服無綺綺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讓之。芳謹受教，不違。後為工部都水主事，督浚治河南河渠。凡所經郡縣，民情吏治有未便者，輒疏以聞。陞本部右侍郎。至是以疾卒。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工部左侍郎陳壽傳

工部左侍郎陳壽隨州人永樂初舉鄉貢下第入太學擢戶部主事性員外郎山東叅政六年尚書夏吉言其賢召為工部左侍郎壽有學術內仁和居官小心勤慎所至以恤民為務初侍 上監國南京日以兵民所困入啓 上悉為寬貸壽問言曰殿下推廣 上德以及黎庶此當然事惟比來左右干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宜抑之深見嘉納嘗啓事退 上目送之顧侍臣曰此侍郎中第一人後坐累下獄家具蕭然不給朝夕官屬有饋之者拒不受既卒踰年家人啓殯容色如生云洪熙元年 上思先朝舊勞贈本部尚書諡蕭敏

裴侍郎建哀辭叙

公裴氏諱璉字汝器監利人初遊學郡序年甚少疑然如巨人長者久之陞太學擢知劍州三年陞浙江按察僉事改江西坐累謫興州 太宗在位召為北京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謫武清復被薦為廣東道御史 仁宗在東宮雅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評事又改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洪熙初圖任舊臣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去知涪州子綸為翰林編修得推 恩及其親公遂棄知州就封以翰林編修文林郎致仕宣德十年秋敕錄 卷之五十一 三月十三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二公天資俊爽負奇氣眉目明秀議論英發率嘗傾一座其才敏過人當義而行無顧忌初在劍州州產茶民衣食之而為有勞者所擾公奏請禁止至今民賴其利為僉事在江西鉏惡佑善所至吏畏而民愛之其於賢者維持成就如所親及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河南皂軍山寇發公受 命往察之還上討捕方略寇遂平階州賊王金剛奴等僭名號聚眾八千餘人勢悍甚又命公往公得其巢穴以計擒之而請釋其餘 上初遣公請還當大用而用事者嫉公絀其謀間疎之不召

見而罷其為侍郎尤侃侃自信敬恭朝夕有大臣之體在劔時興學養士至親為講說賞勤而勤情諸生多賴以成流風餘澤今尚有存者蓋公之志翼然出儕輩故所至有立予之知者如此予所未知者計亦偉特猶是也平生清約自持不苟取妄求仕四十餘年如一日雖累遭謫論皆非以私過得之故每斥輒復晚節優遊以榮名終享有盛福此好德之驗也予為諸生時已獲瞻風采其後同朝又深知公嗚呼今不復見矣

歐陽文忠公

卷之五十一

五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寅菴羅公簡墓碑

王英

太宗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入正大統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政事尤夙夜孜孜廣求賢才以圖治理歲甲申廷策進士得四百七十二人取士於斯為盛而選人翰於績學以揆擢用者得二十八人當時以為遴選之至與其選者吉水羅公尤卓然有所抱負者也公諱簡字汝敬性穎悟方七八齡賦詩輒有奇句稍長受經於仲兄汝弘窮探博究旁及百氏學以大進補廬陵邑庠生遂舉於鄉第進士與選入詞垣是時嘉祥疊見朝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浩然超出同輩擢翰林修撰扈從車駕巡歷北京所經山川風俗多有歌詠九載陞侍講修高廟實錄賜襲衣寶楮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公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監察御史且令掌道蓋公所言過直故降官然亦以其敢言有學識使歷風憲可大用也公執法持正理冤獄多平反者宜考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眾出境矣眾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

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
其國宣 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
獻金又奉表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嵩復命公
往立之既至利以嵩已死乃張筵列女樂設宴公叱
曰嵩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罍樂器時天
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
還朝督兩浙漕運奏減荒田稅糧陝西言邊地腴田
爲權豪占奪致糧儲不充士有饑者命公往埋之公
幼守將之貪暴者取田爲權豪所占者經度頃畝均
與細民糧賦倍加邊儲充足增置倉庾立輓運之法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
省民勞力又奏置河渠提舉官專掌水利而邊臣不
得爲姦利者輒加誣謗公還朝言之詔勿問命公復
往今 聖天子卽位之元年西虜有寇邊者遣將追
捕公督糧餉至紅子城之地忽遇虜飛矢如雨中公
左胸墜馬虜環聚以鋒鏑加其身欲害之一老酋與
衆款語良久乃舍之而從行吏卒皆被害方公之遇
虜也運餉者遙匿草澤中見衣緋者數人在公左右
若衛護之狀及公無恙咸以爲神助云公在陝久有
言其多疾者召還賜致仕鈔給驛舟還鄉時正統三
年五月也後一年終享年六十有八訃聞賜祭葬

工部右侍郎曹弘傳

弘字文淵湖廣長沙人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
陞員外郎宣德庚戌 朝廷以東南諸處糧賦不充
而民疲於趨事特命廷臣薦可當重任者往撫治之
得弘等五人俱拜爲侍郎弘受勅巡撫山東淮揚等
處事集而民不擾一方賴之以安至是得疾卒于揚
州年四十有八訃聞遣官論祭有司歸喪治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公永和碑銘 陳循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 車駕親征虜寇崑山王公以

部右侍郎在 從列八月望日陷沒於土木明年

朝廷推恩追贈公為工部尚書遣官諭祭公諱永

和字用節姓王氏自號梧竹世為姑蘇之崑山人習

尚詩禮公大父諱允吉父諱子禎皆以公恩贈通議

大夫工部右侍郎大母顧贈淑人母周封太淑人公

生神氣爽邁異於常見大父見之指曰是兒必振吾

家幼時自誘以學奕者公曰是惡足學取其枰立碎

之既而從學邑庠日記書千餘言久而不忘大父得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

疾公日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

無頃刻少厭息臨卒語公曰吾病不能養老母賴爾

能孝吾願日無憾矣其孝行見愛於親率類此年踰

弱冠以明經舉永樂甲午鄉貢以大母及母皆在堂

未及會試後卒乞就教官以便親養得嚴州府儒學

訓導尋丁大母憂去服除改任饒州府學所至誨導

諸生多自遺詣至於誘掖所司作興學校獎進賢才

尤休倦焉以為已任歲滿與同以教官考績至首羣

試於吏部公之名在首選吏部尚書蹇公獨器重之

嘗禮致為塾師比當除奏為兵科給事中居官務持

大體而略細故人以為得近侍之體嘗副謝馬都

王誼為使持節行冊 親王禮糾正受冊執事之

觀者為之凜然還掌科事秩滿超遷都給事中未幾

擢工部右侍郎預董營建 宮殿之事殫力盡心不

知勞而事速濟為同僚所敬服嘗往巡視淮南諸郡

早蝗訪求民所利病悉得其實而致便宜於民比還

特受 命掌部事奸弊為之一清河決山東河南諸

郡改而北注清河被其潰溢公受命往治之濬泄有

方軍民受其惠者不可勝計比還遂以能事簡預扈

從竟殞於國事云其妻陸淑人有賢行初公隨征未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

歸淑人驚悼欲絕久而復甦自是聞變哀痛無虛日

竟以成疾而卒今同葬於吳縣玉泉之原

工部左侍郎霍公瑄傳

陸簡

成化六年五月初二日工部左侍郎霍瑄卒瑄陝西鳳翔縣人發身鄉舉授山西大同通判久之以薦陞知府正統十四年英廟北狩逆酋也先擁眾奉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感慨奮不顧身從水竇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百物悉出府藏金帛以犒虜眾英廟深致嘉嘆秩滿遷山西左叅政食正三品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召陞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明年賜二品服帶成化初因嘗其屬司郎中何經被經訐其不法事以聞朝廷雖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不之罪然瑄山是鬱鬱不自安尋以老乞致仕居京師久之不歸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大同一節尤出一時忠愛惻怛之誠故寵遇始終時不以爲過也

工部左侍郎陸祥傳

工部左侍郎陸祥直隸無錫縣人初以石工隸工部鄭王之國選授工副後有薦其有異技者召改工部管繕所丞管作稱旨祥有老母病或以間命光祿日給酒饌并鈔五錠以爲養權工部主事進郎中以至侍郎祥巧思嘗用石方寸許刻鏤爲方池以獻凡水中所有魚龍荇藻之類皆備曲盡其巧然爲人頗謹愿士夫不以其出自雜流而棄之子華以譯夷字違館閣歷官光祿寺署正成化五年十二月卒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工部右侍郎李顯傳

李顯字思誠廣東博羅縣人正統丙辰進士由刑部主事擢福建按察司僉事未幾陞參政綜理海道勅泰丙子調任于山東天順戊寅進右布政庚辰入覲時天下官旌異者僅十人而顯預焉賜宴于禮部兼錫金織襲衣轉左布政丁父憂改浙江成化丙戌召為工部右侍郎錢塘江溢衝隄岸壞民田廬往治之人賴以安居還朝年六十有二以疾乞歸成化十六年六月卒諡開賜祭葬如例顯廉靜寡慾不事聲名歷官中外皆著政績為時所稱其在閩莆民有游益綱者仗中官勢為鄉里大害無敢誰何之者顯至除之至今閩人稱頌不置云

廉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三

工部左侍郎王詔傳

王詔字伯宣湖廣衡陽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景泰中以事去官天順中復起仍舊官未幾進都給事中成化丙戌擢通政司右參議命總易州山廠陞工部右侍郎仍治廠事尋轉左入理部事九年秩滿仍舊職加正二品俸庚子本部缺尚書而右侍郎劉昭越次補之詔不樂遂請致仕許之給驛舟還家道卒時成化十六年八月諡開賜祭葬如例詔為人儉素簡重居官亦多可稱者但巳巳之變以憂制避去後雖辯明復官議者終非之

廉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四

工部右侍郎喬毅傳

喬毅字志弘山西樂平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擢吏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天順戊寅陞大理寺右寺丞成化乙酉遷左少卿庚寅陞工部右侍郎成化九年九月卒于官賜祭葬如例毅寬和質實表裏一致不為矯偽之事性復儉素雖居顯位不改其常子鳳亦舉進士官至兵部郎中

工部左侍郎蒯祥傳

蒯祥直隸吳縣人以木工起隸工部精于其藝自正統以來凡百營造祥無不預積勞累官營繕所丞太僕寺少卿工部右侍郎進左侍郎食正二品俸又以考滿陞俸一級祥為人恭謹詳實雖處貴位儉朴不改常出入未嘗乘肩輿既老猶自執尋引指使工作不衰成化十七年三月卒于位年八十四賜祭葬如例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談公倫墓誌銘

王 整

公談姓諱倫字本彝其先有仕宋為博士博士生宗
 遂宗遂自開封扈宋南渡家吳興復遷上海族日蕃
 大曾祖諱季芳始以族大為悲痛自抑損散財積書
 人謂之癡 國初諸巨族皆論戍人始服其識祖諱
 節考諱景瞻皆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公長身豐
 頤瑩然玉立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
 忠肅為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瞿然曰南方
 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七

公性開朗又善承忠肅意忠肅愛之 英廟每召見
 忠肅輒以公隨 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矣
 於 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
 晚久之丁母淑人憂服闋至京則濟南尹公為冢宰
 補虞衡司三載擢應天府丞鳳陽大水尹京者不敢
 以聞公自署其奏是歲詔免秋糧數萬進尹應天改
 順天會軍興橫索民車以千數公許以百兩不可倍
 之不可再倍之又不可乃具以聞詔以百兩與之自
 運軍士無敢橫進工部右侍郎完易州新政搜逋扶

隱剗削奸蠹歲得羨餘若干萬會南昌人李孜省以
 左道倖尹公子龍披逮尹公以是去公亦隨之初公
 受知忠肅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于左右忠肅臨終
 以公託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自才之故公往來三
 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有憾於尹因孜省
 媒孽醞釀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及山東者盡逐之
 朝班為空尹公之門無敢闖焉公於尹最厚其行
 也又往餞之故及 今上登極公道昭宣孜省伏誅
 謫逐者多召還而公竟不起年七十五初公家居歲
 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祀之別室崔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八

歿亦如之尹公亦如之蓋其篤於所事如此於乎公
 之才識固遠到器也不幸屢為當道諸公所知或推
 或輓卒以顛殞是獨何哉其亦可慨也已

工部右侍郎張願傳

張願字養正其先直隸江都縣人後占藉山西太原衛天順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陞修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太監汪直北征願曲意諂事遂以軍功轉左尋陞工部右侍郎成化癸卯被劾致仕弘治十三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願本有才氣而急功名平居持論侃侃恒出人右在翰林其榮進自有素定願求自試用于外既而患失心勝遂不能堅其節士論頗薄之亦惜之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九

工部左侍郎杜公謙墓志銘

公諱謙字益之先世中山人元季始徙昌黎曾祖文祖復祖考敏皆邑之聞人而隱居不仕公既貴始封為工部主事加贈本部左侍郎妣王贈安人加淑人祖考妣之贈如考妣所加公初舉進士適 朝廷欲輯天下郡志為一編簡新進士分往諸藩服採摭事實公奉命往山東還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專理徐呂二洪甫三載以例代還改禮部主客司尋署員外郎轉郎中以父憂解任服闋改儀制司用尚書姚文敏公薦超遷浙江右叅政六年陞右布政使又明年轉左入為順天府尹未幾擢工部左侍郎始終凡八轉官歷任三十有四年散官至二品致仕後再奉詔進階資善大夫公初筮仕即漁徐呂二洪洪當運道中迅流立石齧齧如齒列盤渦盪濼舟稍失制則人與貨俱沒公至相其地勢詢其水患稍加平治舟賴以濟歲適歉山東淮北流離饑饉之民叢集兩岸隨舟上下號呼乞食公設法勸率得米為淳糜以食之全活甚眾收注主客司時天下承平化外番夷及內地土人朝貢者雜還不絕公點視彼輸獻方物酌予裁回賜綺帛必稱其直遠人安之儀曹居四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二十

首一代禮儀典其於藩王奏請求取無虛日
援例據理處之咸當遺歲大比士借計至者三倍往
時往往特衆譁問公約束之以禮舉循矩度京尹之
任尤爲煩劇百需所出百貴倣萃公處之裕如也既
不拂權倖又不厲下民衆稱其得體在浙藩十有三
年其施爲建制多可爲經久計者至今循行之天下
每歲上供綵段惟浙最多近比有造作不如常度者
輒坐其閱視之官之罪藩司分守官每當閱視輒推
延以避罪責有積數年更數人者積久蒸泥多損壞
以致重造多費公初至閱視凡諸郡累年之積次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稽坐公館與科道官一一檢閱召凡收支領用
人覆諭之無不合又究其根由條分縷析事核情顯
余公之誣遂白 朝廷釋然公歸 陛見賜以楮幣
議者謂公平生行事此舉大有關係蓋以余公城邊
鄉人有主之於內者所主之人與其同事者不成故
嗾人訐余非公卓有定見而敢任其咎余公必不能
保全云公性寬大深厚而其心仁慈惻怛人無貴賤
皆爲之盡禮雖欺罔誕謾一以誠報之尤樂道人之
善人有過多爲掩覆庇護甚者相負背亦不忍傷其
意平居怡然能自娛適待宗戚鄉里極恩厚與人交
游始終無間其爲政以忠厚仁恕爲本所至有惠利
於人在浙藩久浙之士民至今稱頌其德晚年家居
以身爲教卒之日閩郡之人無不嗟悼公天性孝愛
跬步不忍離父母方爲郡庠生卽以家事付諸兄奉
二親居郡城旣入胄監亦奉以行其後之官呂梁及
前後侍 朝署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及任浙藩俸益
厚而親不待矣時兄弟已老乃迎于浙藩事之如所
生南方多珍味每遇佳景對盛饌必惻然動思親之
念若公者非但國之良臣其亦家之孝子也歟

工部侍郎孔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信始自曲阜遊學江南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為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于籍公用是奮發益力于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設倉于水次以便收斂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蛇螿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為若藻所獻教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五

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安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循舊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解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既而公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誠者公必力爭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未降西者無不殘破而

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死於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屬十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為賊所蘊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賊以是激怒其眾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獻教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六

摩調疫死者為義塚于城外以瘞之流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即城東北開築土為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築定屯禽禾嶺鄧辛西屯于遊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驚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有與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所以亟呼其黨擾甲出迓怪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

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下恨公未晚公
長跪奉卮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喊舞約降護送
公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
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
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公詔
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
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
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
而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文
綺寶鑑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璽書褒獎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五
俾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
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爲我備他盜公部下有黎浩
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爲拳捷後死於賊公撫
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感畏所
至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聞母喪還
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
猶鐘聞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
務浦來寇總督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
曰此高州孔憲副邪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
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鑑尋陞左布政使

蒞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 勅許便
宜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
垂二十年公至適來爲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
勦平邊徼無事公釐革諸弊奏請以貴州囚徒之戍
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給與月糧
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所未有也其
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僭從平反冤獄諸
事皆足以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
咸知其爲厚德君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奉行而人
無異議今 上初卽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六
一任不在邊方冒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
允既而念公久勞於外陞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浙河
而卒於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
有三計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工部侍郎羅公明傳

雷禮

羅明字文昭福建三平府南平縣人成化丙戌進士
 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初奉 勅清理浙江鹽法均徭
 賊橫權豪斂跡繼巡按廣西適有 內訌命鎮守少
 監黃必貢其地之所產禽鳥明奏止之行部所至憲
 度嚴整首汰其貪吏之尤者境內肅清還掌道事會
 冢宰員缺采願者衆遂率同列上疏謂宜公議推舉
 必得才德兼茂聞望素著方可委任若授之匪人所
 關不細由是奔競少戢京城東直門災 朝廷純白
 金為真武像遣中黃門送武當山崇祀以弭災變明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七

復率同列上疏以為徒費財擾民而無益於事又因
 災異迭見率同列陳言脩省因及 鑾輿遊幸南城
 西海賜賚無度非敬天弭災之道時有大臣以賄罷
 而賁緣復進者又有近倖越例奏請得錄其幼子入
 監者又有方面以考察被汰而妄訴屈抑得復職者
 明俱率同列奏乞追寢前命時論避之遷陝西按察
 司副使奉 勅撫治漢中漢中多深山茂林為逋逃
 淵藪明奏立白河縣以安輯之尋以內艱去民送之
 者遮道涕泣不忍舍起復仍副陝憲會屬州民有在
 嵩山竊發銀錢因誣逮平民論死者四十餘人明為

辯重坐者三人而已俄遷本按察司使值歲旱饑人
 相食明為求所以拯濟之法無所不至仍條教荒二
 十事上之多所施行活人甚眾遷雲南左布政使明
 以其地去 京師最遠民夷雜居為政務從簡易不
 事苛擾論者以為得體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 勅巡撫甘肅其地即古河西五郡也控引西
 域流沙諸部落番胡參錯號稱難治明居陝日久稔
 知其宿弊首奏罷貢獻以息橫斂復奏奪勢家所擅
 草湖之利以還軍士他如均水利清兵馬蠲逋負多
 所建明其於學校風教尤盡其心嘗奏請增貢額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八

振掩滯又選秀民著錄庠序以教養之先是甘肅祭
 先聖率用俗樂明至命所司講求禮制備古樂器
 服而演習之八音既諧遂奏以奉祭邊方之人至是
 始知有雅樂而一洗前日之陋也弘治己酉東路有
 小警且有 詔錄囚徒明舊苦中煩疾至是以勞復
 作遂卒卒之後旬月 廷以其有區畫哈密之功
 降 聖書褒獎尋以工部 侍郎 召還皆不及見
 矣明為人外和內剛歷官二十餘年清介勤慎始終
 一致人未嘗見其有過舉云

理字貫之，樂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在公事中，都給事中參以詳允有所舉奏，不務急刻尤

宣寧王府冊封副使，不受餽賚。同考禮部時，稱得人奉命覈大同宣府閒地為豪勢所侵者，請給貧民

入其租，遷鴻臚寺左少卿，尋改大理寺左寺丞。詳讞任平恕，勸陽曲王府獄事，涉疑開陳，朝廷親親

之義。王以下感泣服罪，誣逮者若干人，領武選貼黃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值歲歉，河

大決，汴城幾墊，有議遷改者，民心洶懼，公曰：「遷豈易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二十九」

事乃增築汴隄，高厚禱於河水亦去，又禱雨於南陽諸府，雨輒至，湖廣饑民流入盧氏，永寧將構亂，躬往

撫諭，發銀穀賑之，有司請俟奏報日事在不測，俟奏報民死且盡去為盜，如以為罪，某當之比，勅至悉如

所議，全活不可勝紀。趙王府獄事尤重，為陳父子慈孝之道，王寤事遂寢，姦人以民田詐為閒地，投獻諸

王府，朦朧陳乞一一疏，其情請申禁例，汴多貨集，官先立市魁為行頭，商賈受制，乃一切革去，民皆便之

禮遇，羣吏詢民疾苦，暨政令得失，人人得盡陳所見，因採用之。尋陞工部右侍郎，階通議大夫，徵書

老稚遮道不忍釋，在部愈勤，慎修沙河橋，旅裝旁舍軍夫赴役者，時致慰勞，會苦寒，請暫停役，及春從祀南郊，歸得疾，計聞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年六十，公遠經學為文簡勁，言溫氣蘇，若無官者，尤好汲引後進，有片善獎藉，不容口，僕吏非大故不加箠，卒之日無貴賤，疎戚咸悼惜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二十九

工部左侍郎潘禮傳

工部左侍郎潘禮字嘉會河南歸德衛人天順庚辰進士授給事中轉左給事中擢通政司參議右通政以憂去服闋改南京入為太僕寺卿管易州山廠遷工部左侍郎任如故厥有贏利禮一無所取由是以廉潔知名弘治中三疏請老進資善大夫給驛歸歸十三年為正德丙寅于時年八十有一矣草舍飯蔬意恬如也巡撫河南都御史韓邦問言于朝詔有司月給米三石以示優老養廉之意初歸德有河患禮歸乃居鄉一日寇至無可取物禮曰有酒可飲寇諾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手

鄉人愈益稱之

工部侍郎李堂傳

雷禮

李堂字時升別號堇山宋丞相昉之後七世祖翼而渡時仕慶元郡因占籍於鄞居郡城之孝聞坊堂孩提卽穎異八歲日記數千言屬對敏給往往屈其坐人傳誦至今甫成童受知於董學新喻胡侯榮考最卽廩於庠弱冠登成化癸卯鄉試丁未上春官安成劉景元名重詞林慎許可分經掄秀深嘆奇之已亞易魁人猶稱屈大對成進士展省東歸方樂具慶蔡軒公忽疽發於背公為吮之弗瘥太淑人相繼考終哀毀踰禮幾不欲生終制久之方謁選授工部屯田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手

司主事東鹿司空賈公一見語合選差監稅竹木於蕪湖先是中貴宋昂貪緣內批指取 御木張甚沮遏商人公至務從寬減雖虧課重得罪弗計刮剔宿蠹照上年解額存留羨餘籍記以充後解宋意銜之所知每懼之以禍曰吾非不知宋為要人亦欲順適其意共如羣小觀望規利何苟此隙一開倖門益啓國課愈塞吾以身任之力杜其漸他尚奚恤自是此輩卒不踵差已而復部賈公喜動顏色曰倍宜對讀題稿案簿少作詩文一志在公尋陞營繕司員外郎所以是司雖劇刺而不咸奏調屯田司 詔修大明

會典委造工典支冊史館取用不遺又集屯田題議
 議免取畫士及銅鼓人匠議革南京蘆洲積弊議禁
 易州廠科罰議革順天府功臣太監墳夫議減後府
 柴炭價銀議添差科道官監收中帙局皮張議借薪
 司糧柴雇役等數事案呈申明著令大拂權倖衆方
 危之迄守正不動陞管繕司郎中益感遇思奮清寧
 宮災係 太皇太后寢闈 不廟聖孝益虔手勅營
 建公議請發 內帑免徵人下計蘇民困退天戒雜
 議抗言減原計之半工成有積動支之數什三是時
 提督英國張公懋兵部尚書馬公文升工部尚書徐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公贊等歷賞有差聯章保堂翊扶 聖孝勞勩奉
 溫旨陞京職二級公三疏辭免略曰管繕乃臣子職
 業之當為錢穀尤士類名檢之所惜宜循常資政膺
 殊典以招物議銓部多之上請 上亦俯順其謙
 陞俸二級嗣歲 勅建禮部與修闕里費皆前積所
 遺民用不擾司空益倚重之委專覆南京建白事條
 及集是司題稿罷築兵部奏請京師外城與御史王
 約建京師輔城止添蓋國子監道德高原教化無窮
 二表門停南京內府不急工程取回燒造饒器內臣
 痛抑寧府請益琉璃瓦價及吉鄭等王府非時造作

議霸州葦地徵租太重元宵燈火糜費太濫如屯田
 集議著令加覈焉曰所愧聚斂不如盜臣欲免聚斂
 先革盜欺諸役之大誠非得已既寬坐派而存積不
 貲以備急乏此皆 孝廟優容小臣少效微涓爾何
 能為哉大宰倪文毅公雅相器重刺薦太常寺少卿
 史科給事中王洧等疏公資望而薦之決黃冠者竟
 沮止之復以應天府丞薦命下衆乃驩馳往事事分
 蒞屬縣剖理詞訟檢査錢糧旬容縣給事中趙欽罪
 犯不法連坐無辜淹禁屢歲公承委片言折之成獄
 獨置欽重典遠近稱快高淳溧陽旬容縣姓孔大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二
 詐稱聖族脫漏科差究竟一體執役建平縣歲饑吳
 廣五等聚衆假以稱貸搶掠間右相守望禦侮殺賊
 訛言驚衆洗勦幾激大變公單騎諭以禍福衆感泣
 執獻渠魁以殉脅從者慰遣歸農富道避之以口舌
 代甲兵可屬大事織造內臣崔侃越分科擾力奏止
 之民始聊生正德丁卯應天鄉試有賄通關節巧取
 高第者人言沸騰往歲付之不知以致益無忌憚公
 提調是科顯誅黜之者三人為國薦賢於斯為盛御
 史聶瑄奏當超遷丞弼奉命歷試南京光祿寺卿四
 年陞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勅整江南北舊制舟

師未幾會工部缺右侍郎蒙恩簡命從人望也凡大舉措必竭兩端開誠商論共成國是兩奉璽書督修京倉落成汴徐河口兼左僉都御史總理修濟抵曹縣因已集人夫築長堤自大名至沛縣三百餘里又自滎澤抵永城縣疏通水道以防潰決是時洧羅劉六劉七兵荒言官乞暫取回京 詔可之湖行會計河南工費二千兩外山東存積并追完各處缺工之數共銀五萬兩有奇收庫作國正計不許擅支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弟廖紀表裏逆瑾重以巡按御史張麟為之心腹不遂侵漁深懷忿嫉後從巡撫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五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夏君昂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夏氏諱昂字景德其先蘇州吳縣人 國朝洪武初以間右徙實南京永樂間再徙京師占籍順天之宛平祖仲文考福敬皆贈通議大夫工部侍郎君舉成化丁酉京闈鄉試甲辰登進士第丙午被簡為工科給事中弘治己酉遷右給事中壬子遷禮科左給事中甲寅擢湖廣布政司右叅議久之始遷福建右叅政正德丙寅進陝西右布政使遷南京太僕寺卿己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庚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五

便宜發此銀築汴城外郭防禦流賊民恃無恐存遺惠焉歸命於朝坐大學士梁公儲尚書李公鏊迎合廖張意朋計下石先幾引疾詔許乘傳還鄉痊日有司勸駕乾清宮災朝議起之不果高蹈一十餘年閉門纂述有正學類編一十五卷四明文獻志十卷梓行於時雜著董山遺稿若干藏之篋笥每曰吾自十五至三十學為仕也皆皮膚自三十至五十仕而學也皆土苴四十乞身五十得請冀由史而經即事求道辨疑衍義以待後之人云

經問業前後百餘人分布中外有長臺憲列卿佐者居官奉職為給事時多所建白如議科舉條格論妖僧左道皆切治體南屏潘先生時用文行聞天下累薦弗用君言之最力乃擢官翰林遂入史局尤為時論所躋同考禮部會試得士為多為參政每至公邸食簞服箭必露檢而後入為布政諏訪民瘼動存儉

飾在南京患疔政久弛務除姦慝知修倉兵多匿籍
密加勘覈汰冗卒千計以充營伍人以爲能在工部
每夙興治事督修京城及通州倉場不憚往返事皆
就緒以勞賜二品服嘗微疾上疏乞休優詔弗許資
望漸久兩京卿佐莫先積歷竟不文大拜而君未始
一見辭色論者益以是驗君之賢君居家尤篤孝友
蚤失怙當母朱叔人喪三日不食葬祭用文公家禮
事寡嫂撫其孤神若已出俾齒宦籍爲五官靈臺郎
接物謙巽至折輩行故人無疏戚邇遠皆稱長者如
出一口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七

工部右侍郎張達傳

張達字時達江西泰和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工部都
水司主事調營繕司遷屯田司郎中擢應天府丞丁
憂起復改南京鴻臚寺卿遷南京光祿寺卿弘治十
三年九月擢今官至十八年六月卒賜祭葬如例達
純樸不事表飾待人周密有禮平生罔有失色者居
官勤慎守法鮮玷缺可議晚年言官有論其禮儀益
率者達方對容聞之笑曰我固麓率人言者之論諒
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二十八

工部左侍郎崔公巖傳

胡直

崔公諱巖字民瞻先世本河南宜陽人祖禎任秦府長史謫官郴州倉大使始占籍於郴公領成化庚子鄉薦登辛丑進士甲辰授戶部主事監兌河西務軍糧乙巳犒師大同丙午泄牧御廐芻峙皆有聲丁未佐理大倉京儲出納惟允弘治戊申進員外郎督餉良鄉保暨諸邊關已酉督徵於通州庚戌奉命儀真諸處催督糧運事竣進郎中分割長蘆鹽課公既視篆積弊為之一清乙卯河決張秋糧運沮滯上勅公往比至臨清河水已堅漕米弗克進者逾百萬石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九

公乃寄貯水次每石量收腳價銀并耗若干埃來春分給直隸山東及河北先到船帶運於通州輸納而先期遣凍船歸不誤下運人皆便之丙辰有中貴人奏乞長蘆鹽二十萬引南京織造公白利害三上疏得請遂已丁巳虜犯薊州密雲警報至兵出勅公亟往區畫糧芻公百方措備大軍所至獲濟擢山東左叅政總部諸邊起運糧赴京事獲早竣未幾丁外艱壬戌服闋復原任奉命管屯田水利兼查驛遞支費衆務咸舉癸亥濰河決為民患公躬率屬吏築濬三月堤成流還故道士民謳歌分守海右道備倭兵馬

簡練始精乙丑遷江西右布政使尋遷河南左布政使理勞修墜皆著成績正德丙寅冬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抵鎮疏論五事曰城邊防以遏虜騎立衛學以作將才增遞運以蘇民困免雜差以紓消乏均年勞以優巡守既上即見舉行四月破胡捷奏上大悅勅賜金幣獎勵是年以不附逆瑾逮詔獄久之始雪明年禦虜再捷改陝西巡撫以前功再領金幣之錫關中方荒歉餓殍盈道公查在庫見物委屬分賑仍具疏極陳上為感動發帑并補納例種鹽課銀十五萬備接濟之用軍民獲更生焉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

召陞工部右侍郎署部事時羣璫爭興工役司禮監欲修經殿御用監欲修公廳內官監置造麓山燈火屢疏極言事獲停止所省民財幾三十萬兩中費用事人無所利入切齒怨怒坐是尚書缺次當及公而補公有者越公位廷議闕然公略不形辭色歲終山東守臣奏河決害甚宜命大臣往治羣小欲擠公外伴薦公明年公遂行沿流視堤且濬且築未嘗少安寢食工將訖內艱訃至得代歸因而中傷幸上聖明止得致仕公退林下惟詩酒自娛人不敢干以私建蘇仙石橋以濟病涉民至今稱之家居歲周紀嘉

靖元年四月辛其子士英八請于朝 詔有司治葬遣

官諭祭

卷之五十一

曼山館

工部侍郎何天衢傳

廖道南

何天衢字道亨世居管道之瀟川人稱為瀟山公本漢大司空何武之孫唐有曰保義者通判道州保義之子仲舉為馬殷天策府學士數十葉至天衢天衢生而顯靈淵篤識者異之比長遊濂溪月岩山崎嶇叢巖輪囷嶒岷西東下上朧胸似匪宛如太極圖狀遂溢爾深悟宵爾冥思學為先天之學久之有得人莫能窺弘治丙辰進士授嘉興令縣多豪右天衢至日誅悖逆戒囂訟治圮族恤箠屐綬逋從六載績用丕彰拜監察御史彈劾無少避大司馬馬文昇時

司宰衛天衢首劾之權貴斂手畏憚嘉靖紀元擢為都御史巡視河道時河南諸侯王多驕縱不法于澤于淡蓄妖招亡馳騁無忌天衢暴諸姦狀剪其羽翼藩服帖然鑲寇王堂兵起魯沛勢連淮穎衆十數萬天衢克之晉工部右侍郎增祿一品留守南都直日食門災上疏極諫 上嘉納之乃遷理易州厥厥多中貴人恃恩斂怨處之咸宜未幾入工部大役朋興綜理微密事克就緒丁亥春正月庚辰大霧雨水壬午亦如之天衢素精於星象曆數皇極太乙之學善與浙隱者甘泉吳琬遊盡得其術至是徵諸各徵

竊嘆曰京房有言湧泉出道人已今木稼吾其已乎
乃進子謂曰老夫已矣無能為矣視楚先民心孔悲
矣知老夫者其惟吾子乎二月丙辰卒于旅邸子登
始生四歲乃落其弟曰天行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一

工部右侍郎徐公讚墓志銘 張邦奇

公姓徐氏諱讚字朝儀年十六遭父喪太淑人程
憂之公日益淬勵奉慈訓勤苦績學服闋補縣學
從父少參公沂受尚書母舅憲副程公瑞卿時左
之學用大成弘治辛酉舉于鄉乙丑登進士時修
孝廉實錄命公採輯于南畿丁卯復命授棗強知縣
流賊劉六等長驅棗強宿戒預備逡巡避去已而大
饑公捐俸為粥立法分餉富民感激出粟相繼全活
萬餘庚午擢監察御史奉例免試職以優異之比之
京士民泣送填道既復相與立祠祀之明年巡視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四
城鋪擊豪右明年巡鹽長蘆兼巡視河道時劉賊遺
黨楊虎等流劫開濟熾甚公計擒之械送京師 武
廟嘉悅賜之金幣甲戌巡按江西時宸濠蓄逆潛結
湖中巨寇徐九齡等數百人公悉擒剪其羽翼疏聞
賜璽書獎勵陞俸一級九江諸郡游徼兵荒民困特
甚疏請寬逋負罷徵役釋寃平獄風采凜然丙子權
蘇州府知府抑奢麗剔弊蠹課財惠民百務釐舉嘗
橫被誣抑恬不為動人以爲難丁丑入覲吏部考最
比還郡大水疏請賑貸民以不死已卯宸濠煽變公
治兵給餉道賊艦數百應援官 大駕南征遠近震

驍獨蘇郡賴公不擾辛巳 天子踐祚擢河南布政
司右叅政仍掌府事白茆港之役撫臣李公充嗣薦
公自代不允遂以委公費省而功巨公之力也 上
特降旨嘉勞嘉靖壬午擢江西布政司左叅政甲申
擢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丙戌改雲南丁亥冬土舍
安銓叛調兵裒糧登城徇師至廢食寢造小旗千餘
書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八字令各執聚聽撫以陰誘
其脅從之黨賊勢遂衰時沍寒民多凍餒公請撫臣
大發倉廩全活無算戊子春土舍安鳳朝文繼叛與
安全合進圍省城將肆焚戮上下震恐公登堦呼寤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五
諭以 朝廷威德皆伏地曰不敢有他但欲平爭鬻
耳公權辭許之令退舍俟命寇既退即走使各哨集
諸軍合擊俘獲萬餘計擒渠魁審簡脅從卒為開釋
民德之家為立祠巡撫歐陽公重疏公勲能擢本藩
右布政使公念太淑人壽躋八十疏乞終養即日棄
官東還撫按交章保留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
鄭陽鹽書及門公猶欲辭太淑人以大義勗之乃行
尋改撫河南值歲饑盜起條陳救荒三事一曰寬賦
斂以安人心二曰廣賑卹以救民命三曰嚴備禦以
保強梁 上納焉又陳四事一曰處歲派以資國用

二曰均地糧以蘇民困三曰移水次以便兌運四曰
處馬政以節民力庚寅夏懷慶麥秀四岐以聞 上
嘉悅溫旨褒答資以金幣辛卯郊祀禮成推恩進階
通議大夫贈祖考皆如其官夏早疏請蠲租公在洛
中救荒卹災先後疏百上洛土賴之所論薦皆一時
名士士論稱服陞工部右侍郎壬辰春承勅勘事山
西事竣聞太淑人訃音哀毀幾絕 上賜祭葬如制
公者年居喪慟必移時積以成疾癸巳二月遂卒
上聞賜祭葬公方面美髯偉然山立望之知其德福
人也遇人冲夷和粹不喜諧謔恒持敬畏不少忽平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六
生所矜恤甚多未嘗自德有犯未嘗與較人無賢不
肖稱公雅量無間言善為文多不留稿今所存奏議
八卷藏于家

屬繁衍散處海內至宋有某者自汴冠蹕南渡遂家于杭之仁和入國朝累世貴盛始大著公諱曉字

景熙別號瑞石曾祖諱通封微仕郎禮科給事中曾祖妣陳氏贈孺人祖諱玘景泰辛未進士由禮科給

事中歷官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累贈通議大夫工部

右侍郎祖妣陸氏封太淑人加贈淑人考諱瀾成化

戊戌進士由翰林編修學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七

太子少保諡文昭加贈資德大夫妣王氏封太夫大

加贈夫人成化壬寅生公自幼德器純粹穎悟絕倫

弘治辛酉甫弱冠中浙江鄉試第十人明年卒業北

雍謝文肅公為大司成深見器重每較藝輒居首公

經學既精而又博綜羣籍正德戊辰中會試第四人

主考王文恪公梁文康公一見稱之曰兩脚書厨也

廷試二甲第六人諸老謂宜在詞林公以文昭公在

南京乞便定省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已巳丁文

昭公憂歸辛未復除兵部武選司主事武選事例皆

繁吏得因緣為奸公編定條例又查天下衛所貼

以各官品秩姓氏功次略節類寫總冊凡襲替即

冊處之弊盡革嘗勸剿殺流賊功權勢人無一得

者癸酉春遇恩例授勅命進階承德郎乙亥考滿

陞職方司員外郎分蒞前司專理解發軍伍則審

必速而收補有限仍刊條格人給一紙以扶宿弊

稱便為大司馬王恭襄公甚重公適達賊入白洋口

運謀防禦賴公居多虜退賜彩幣一篋丁丑陞車駕

司署郎中尋以考滿實授武舉充收掌試卷官時

武廟巡幸傳旨起關無間晝夜公日宿於公凡違例

者率不與仍定例則題允太僕議處馬政事宜公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八

條奏俱著為令是冬奏乞歸省已卯北上調吏部稽

勳司郎中尋以考滿進階奉政大夫庚辰會試充同

考試官部中同僚多飭威儀而公坦夷率性惟持正

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每家宰咨及必直言又有候選

百餘人言稱稽勳公而恕考功私而刻者家宰深然

之由是為同僚所忌嘉靖癸未考功轉文選郎中遂

出公為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士論甚不平公欣然赴

任惟以盡職為念乃嚴檢刷立條格勤比較凡可以

剗吏弊而蠲民瘼者無所不至每出行部卷笥必露

檢而後入自傳食之外一介不受先是藩禠多偏給

今有苦之公議按季均支歲款蠲奏免民租仍加賑
濟又嚴追侵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
勞及督運至京懲前儆納之弊乃議召商上納隨時
估值積出附餘輸官至今爲法撫臺王公特疏薦公
賜彩幣羊酒丁亥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著篆者
久之公見百務廢弛公私俱病用是建議如平法則
以革羨餘公支給以杜請託照戶則以均徵派覈歲
支以足經費處鹽課以紓國計速報災以議除豁等
事撫臺當公道素重公卽次第施行之上下一時改
觀戊子歲大侵太原平陽民多轉徙公極力安輯賑

蘇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九

濟全活者以萬計公時寅出戍歸判裁繁錯累年勸
會計日完報巡臺穆公喜曰如此幹理山西安有廢
事乎各司事皆屬公稽覈是冬入覲公於合屬賢否
分別素精酌定考語無一枉漏吏部考察悉如所擬
時公聲望益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久而不
遷庚寅春歷三年乃陞應天府尹凡道經屬邑民
必焚香頌恩德比至應天應請如前而法制加備申
防禁減宴會清案牘勤謙訊謀農桑半收支革羨餘
省浮費雖處高位治帝鄉卽在外自下是過也復條
陳賦掌十事一革庶人婚喪需索一革庶人私用物

件一革工部冒投匠役仍當民差一革各坊內
官家人派捕絕戶一查內府擡運扛夫驗扛差撥一
查內府土工人戶量減緝命一查中帽局洗糶夫通
行禁革一查鮓魚厥供應夫革免科派一查折薪司
運柴夫革免部總一查中帽小下程盡行減革俱允
行撫臺毛公思義以公積貯有法上聞奉 溫旨
有體國爲民之衷歲辛卯鄉試爲提調官公凡三領
提調每因舊法出新意區畫防範極爲周密試錄所
刊文義多出公手筆士林至今傳誦焉是冬再入覲
尋以太夫人憂歸甲午復除應天府尹乙未春值早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災竭誠祈禱雨澤隨降又督民捕蝗蝗盡滅是春頗
收至秋復旱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
行賑全活亦數十萬人初公之在郎署也縉紳皆以
清望重公及歷藩輔乃精練民事動爲百千年規誠
可以利當時澤後世公既屢經薦剡始受簡知丙申
夏陞工部右侍郎蒙恩廕子圻入胄監時大工方興
公奉勅督理帑藏常不給部議加派各省公日濫費
孰若節用之爲寬民也今夫匠冗食而物價低昂不
同徒爲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局商其人平其價
量工價流盡歲內監所計民食於歲籩升京師富室

名攬頭者無敢至門雖多循眾情而國用不耗是年
皇史成完賜金幣及 御製記 廟工完陞俸二級
賜金幣有加丁酉二月重給誥命祖父皆加贈陞級
舊制祖父官高於子及品級同者不得加贈其已受
誥命者不再給此蓋殊恩也戊戌慈寧宮完加庶一
子人監奉先殿完加二品服色其他慶賀扈從錫賚
駢蕃無算人始知公爲 上所嚮用云己亥正月
上將巡承天命內官監沿途搭蓋行官既有旨令公
先往巡視督理時公已具疏同尚書蔣公瑤極陳南
巡所繫之重欲留駕不得乃陛辭出京比有欽改駐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公也乎具肩輿送之蓋公奉命而南也恐慮駕者衆
有司供億不支自備乾餼所過止受糜米三升故民
感激若此公既歸角巾野服日以書史自適闔門省
愆而已凡過訪者就於家庭再拜答之未嘗往謝辛
丑冬胡守中孫綱各以罪棄市士林稱快自公被誣
言官雖忿忿不平然守中在位未敢顯言薦之至是
撫巡皆累疏薦揚大抵謂其德學才望忠誠節操真
足以繫 朝廷之重輕所宜亟用乙巳七月奉 詔
復冠帶戊申吏部以公等八人起用雖未奉俞旨而
朝議翕然以爲善類彙征矣是後薦公無虛歲亦不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經籍考覽六朝文獻鄉郡沿革與夫稗官野史地里醫方罔不旁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石稿十卷歸田錄十卷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

獻徵錄 以卷之五十一

五三

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雙橋蔣公淦墓志銘

孫承恩

嘉靖辛丑五月二十六日少司空雙橋蔣公以疾卒於都城之寓先是公由浙藩布政使擢順天府尹順天徃役久弗平其他弊政尤多公悉意咨訪特疏上曰事曰議編審以均州縣曰議優免以恤凋憊曰議偏累以阜邦畿曰議修理以省民力 上嘉納以次舉行時譽振起甫七閱月有工部之命縉紳士方傾注冀公有為而公雅有消渴疾以積勞復作是時沙河城 慈慶宮役竣有白金文綺之賜加俸一級乃獻徵錄 以卷之五十一 五四 庚子春病轉劇三上疏乞休始得允瀕行遂以不起公諱淦字汝潔雙橋其別號也廣西全州人父某以鄉舉授直隸池州府建德令丁母憂去遂不仕後因公官布政使偕祖俱贈如公官祖妣陶氏母伍氏俱贈太夫人公幼穎悟不凡弱冠務學才思溢發丁卯領經魁鄉薦辛未登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即以清苦自持兩闕馬於宣府大同居庸紫荆二關乙亥秋調武選司主事丁丑秋丁外艱先是公官京師不獲時接建德君手書輒憂念既而例得歸省九閱月建德君故哀毀踰節閉門讀禮足不及公府庚辰起

復仍舊職甲申憂陞武庫司員外郎未幾陞武選司
郎中主選二次人服其公是歲冬補浙江嚴州府知
府與利華奸四境靖肅吏無招權民知向方政暇則
進子弟員於庭與辨論經義歲課有不合者親與改
削今嚴士猶寶藏其筆迹巡訪使交薦之郡人刻石
記政丁亥春遭母憂哀毀致疾久始愈服闋復除廣
東惠州府知府政績視嚴誌郡者載公名宦癸巳冬
陞河南左叅政值歲侵公議策賑救巡撫簡公甚嘉
納之督運如京自公應毫髮無私焉洛中今傳爲口
碑丙申陞廣東按察使巡按陳侍御稱其心行光明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五

憲度整靜辨冤獄懲貪暴三四事猶彰著人耳目戊
戌春陞江西右布政使時 聖母梓宮南柩公以一
身接應江州不動聲色民不擾而事集甫一月擢浙
江云公平生慎操執每諭子弟曰他日決不敢挾重
貨以過柳浦故食無兼味衣無重帛世利紛華淡如
也循循如書生無疾言遽色與人交若恐不得當其
意斷獄務平恕不以得情爲喜生平未嘗事請求中
朝貴人無分毫外慕故末年又號易居子云尤厚宗
黨調郵賈乏擇質美者教育之俾之有成有名械名
貴者俱領鄉薦好善垂老不倦嘗聯諸成語以自警

曰爲善最樂寡過未能又曰皆反求諸己不敢惡於
人若公者可謂篤行君子矣公生於成化丁未十二
月八日距卒得年五十有五初配唐氏繼配舒氏俱
贈夫人又李氏皆先公卒又繼配吳氏子一名概舒
氏出女一適鄧壽箕側配張氏出公卒概將扶柩歸
葬於里之原欲文其墓中之石謂予公同年具狀來
謁不得辭也銘曰輻輳敦敦僕夫在門公喪局歸萬
里于南維公問問行峻貌温敷歷內外厥聲振振亦
既顯庸而用弗究胡豐其德而畜其壽刻辭埋墟貽
後弗朽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五

工部右侍郎贈本部尚書陸公杰墓志銘

康大和

公諱杰字元望別號石澗自少穎敏不羣年十七補
邑庠生領癸酉鄉薦明年登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
事甚為尚書晉溪王公所器重轉車駕員外郎武庫
郎中聲華已嶄然起矣癸未陞湖廣右叅議分守
荆南地當河陝二省之衝客戶雜居豪猾難制且與
宦者共事公悉以詔書從事確不可撓丁光祿公憂
服除改山東分守遼東遼東與虜接壤公時與總戎
諸公出獵講武練兵經略有備邊境以寧庚寅陞陝
西按察司副使時久旱乏食公開倉賑饑又增價以
糴商販畢集民獲更生虜寇榆林羽書告急上命
趙總兵將京營軍往援至則屯綏德不進公親率梁
遊擊張總兵合兵出戰斬獲甚多虜引去乃奏撤趙
總兵軍有急願以身當之居數歲虜不敢犯邊降者
日衆總制唐漁石公嘆曰陸兵憲忠智任事謂今之
寇萊公非耶癸巳遷右叅政分守秦鳳涇原寧隴地
皆邊陲要害兵民雜處難治且藩府祿糧積連累歲
公至當兵荒之餘整齊諸屬振盪劇蠹區畫有方人
就法軍需討平不致肆怨制唐公巡撫王公安薦其

才甲午擢江西按察使公宴畢即行獄見重囚多

械曰往者越獄之變非坐此耶重責守者而獄禁始
嚴轉右布政使尋遷廣東左布政使五領以南植番
船之利公懲犯禁數十人民始斂輯安南貢使不至
朝議以都御史毛公督師征討公豫偵安南陰事為
毛公密言可不煩兵而服毛公以聞上許便宜罷
兵未幾莫登庸上表請罪補貢如其言戊戌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恭遇今上巡幸供億浩
繁公處分若素定一日旨下數次俱酬應無失駕
入河南界公預令除道人各取粟稻數束執以待駕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未出河南燭盡御仗行昏黑中比入湖廣界眾炬如
晝上甚喜蓋自是已議公矣隨奉章聖皇太后
梓宮南柩水陸供輸莫不祇備時山陵工殷乃奏留
上供歲額若干以備工費又慮楚民重困請蠲賦一
年上皆從之楚人懼若更生修復江漢長隄二千
餘里各設隄長以守至今賴之辛丑進工部右侍郎
仍兼副都御史撫其地及奉勅督理稜恩殿諸工畢
乃還京辭免所兼官適丁太淑人憂人有挾妓嫉言
者論公得致仕去居久之上念公不置每有除拜
必問陸杰安在或對不知及巡按御史王君應

薦公 上驚曰陸杰固無恙乎會修顯陵太和宮觀
皆公所營者乃以原職起公蓋 上自南巡以來嚮
意大用公常於湖廣陸見見公偉貌美鬚髯進退從
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真大臣也及晉侍郎屢有白金
文綺之賜御札諭問稱曰冬曹大臣而不名又欲擢
公爲兵部尚書未果公感激就道冒暑過勞忽患痰
疾越歲疾漸加卒于官訃聞 上震悼遣官諭祭命
有司營兆域贈工部尚書其始終恩遇如此公負氣
剛直侃侃不阿自爲正郎時 武廟南巡公與黃鞏
陸震伏闕極諫 上怒廷杖四十幾絕而甦自是直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九

程鄉知縣去而見思民設木主禱焉父濬官至南京
光祿寺卿 武廟時曾請濟國請乞及倭貢 權宦
禍幾不測以直道稱於時母王氏累封太淑人公孝
友備至事光祿公一言一札奉以周旋嘗爲請謚下
禮部未上爲終身未畢之志待諸弟有恩輯家語立
義田建世德祠敦叙堂養蒙室與族人共之賙貧戒
慝恩義兼至入任四十年歷五省十三任皆積勞序
遷不爲巧宦而所至有聲爲文明潔道峻凡文檄奏
疏人不能易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六十

聲已著在太和山有茂例銀舊爲閩宦漁奪公盡籍
付有司宦者爲之斂乎江右有詹某者以勢宦姻親
常戴大帽肆爲誅求監司不敢問一日謂公公印收
之獄同官愕然公曰此輩不治怒爲大帽者接踵也
湖廣守備廖斌貪橫虐民公按其事奏之斌亦誣奏
公以激怒賴 天子明聖卒不加罪未幾斌亦抵法
其奢奢風節類如此卒之日年六十有七其先吳郡
人唐宰相忠宣公之後至宋有樞密使族吉者子孫
爲鹽官乃遷廣陳繼又遷石牌涇今爲平湖人高祖
諱秀曾祖諱宗皆好義樂施以尚義旌其門祖振授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公輝墓志銘

公姓龔諱輝字實卿號笑齋晉大夫之孫也

遂諫議大夫贈太常武顯於漢有國淵者官於越愛

雲門山水因家焉至唐侍御史俊避黃巢亂隱居小

皎之上即今龔村再徙石潭有功德於民廟祀不絕

實為公始祖凡若干傳生公祖璋歛德弗輝考森任

宿遷丞致仕督府就其家徵用已復歸號見一皆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妣沈氏妣方氏俱

贈淑人公生而岐嶷穎異過人卯角即究心經史至

賦錄 卷之五十一

忘寢食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居首以詩領正德丙

子鄉薦第二登嘉靖癸未進士尋丁內艱服闋授工

部都水司主事丁亥命董浙直江西竹木事竣北上

復以管仁壽官先蠶壇殿勅公督大木於四川及貴

州西路貴西路山不產木檉下赤承二檉以狀白公

公早與親請其地果如狀遂具疏請停免得旨允其

奏於是公往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板枋如之而部

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情洶洶道慧星見詔求

直言公遂上疏民困天變疏其略謂四川僻處

一隅而巨才多產薄...

未詳

況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殊可憂也竊計郊壇蠶

室漸次落成仁壽一宮亦當無幾解過未似足應

用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萬狀一十五圖各為貼

說具奏人咸為公危幸荷 先帝聖明即命停止蜀

民如脫焚溺相繼持頂禮號泣隨公車比出境未幾

吏部覈公資俸奉旨陞二級留京用為同使者援例

以請竟註公福建按察司副使隨丁外艱服闋以副

使提督陝西學校公以關中士習有奇氣文章學西

漢語而於義理精微或鮮窮究乃日進博士弟子員

相與切劘身心之學一時多深造之士隨陞本省參

政勅理黃冊巡按浦公檄公為全陝政要一書軍民

利病畢載尤詳於制虜折衝之具二十二年陞廣西

按察司旋轉廣西右布政使以征蠻勞勩與有銀幣

之賜二十六年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甫至旁邑同安盜發猖獗

公嚴督所屬并隣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論者以公

運籌收功之速不知同安非公屬也繼而懸繩掛坑

苦竹大山白葉洞三巨寇劉廷選蕭鐵古陳榮玉等

各恃險負固劫掠三省而懸繩尤甚知縣施憲為下

所誤反寄爪牙賊中恣其擄噬以逞公乃行十家保

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佈河所以備聲援或設伏間道以防奔逸部司各率精銳三路並進後逼揭曉諭使相捕自贖而獲其心一兵忽至門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寨漸次勦滅例當以捷聞得廢叙公以議處地方事宜具題僅奉旨陞俸一級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仍順輿情為善後之策措置毫髮不擾於民民大悅相率立祠祀公名報功祠二十七年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為必上聞公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述為善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一

公即日戒行乃遵宿遷公遺意改號見二十六夫設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公性悅甚宛若笑然故就而見者相與稱公為笑齋公曰是善名我因為號比其當官屹然法守不可奪大利大害視義所在不少避就尤篤於孝友平居懷慕父母老而不衰四時祭享未嘗不潸潸淚墮痛弟早亡撫諸孤一如已出悉以祖遺田宅畀之且加益焉公族繁盛著宗約一篇其教在遵行孝弟更相敬讓為本各隨資性習士農為業以及鄉之人共舉行之遂成仁里自筮仕來奉勅八道通歷九州所在立祠報德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一

每以盈滿為懼未嘗治垣屋市田園菲食惡衣不異寒士惟以教子課孫為事與少司寇東橋楊公輩為可常會賦詩奕棋竟日而罷每月人一舉之詩文皆溫雅簡切若干卷藏于家西槎疏草二卷其疏若圖宋入經濟錄全陝政要二卷皆行於世

工部左侍郎郭公鑒墓志銘 裴宇

泉郭公晉之高平人也諱鑒字允重別號一泉本
唐汾陽之裔始祖思遷居高平傳六世至欽封監察
御史而高平之族浸著欽生質正統甲子鄉薦任光
州守有異政質生定成化乙未進士同知邳鄭州事
寔生坤弘治乙酉鄉貢令藍田守霸州所至以威除
害民咸德之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即公
考也母王氏封太宜人贈淑人以弘治戊午孟冬八
日生公公生而穎慧俊逸少負大志從父宦陝右從
李侍御東學輒博通經史時出奇思深為李所器重
錄微錄 卷之五十一 六五

體糾言邪先急要可也若恣已意捕人細隱煩更張

吾弟為矣用是朝端推服一時公議歸之壬寅陟太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館舍久圯捐俸葺之創刊館則
豎題名石率教師訓譯生勤習藝業法令大行會丁
母憂陳情蒙諭祭以文遣方岳祭於里廬戊申制闕
復任四品三載考績已酉擢南光祿卿尋轉京兆尹
時胡虜犯近郊都城戒嚴公下令堅壁清野慎加防
禦畿輔以安庚戌進南大廷尉明年召還棘寺明飭
法律雖忤權璫弗顧壬子陞工部右侍郎奉勅總理
蘆溝橋玄雷殿寶源局鑄嘉靖通寶諸工荷欽賞羊
獻微錄 卷之五十一 六六

嘉靖壬辰復以春秋魁天下文出四方士爭傳誦之
授行人奉使韓府動循規制乙未選工科給事中歷
禮科刑科左右給事中己亥陞戶科都給事中悉心
劾忠累疏建白不茹不激切中時艱常達簡扈 聖
母梓宮葬顯陵都御史怠緩即論劾罷之復命 上
嘉賞賜內鐵錦綺無何工部尚書有請張者抗疏論
其卑人咸為公懼公恬不自惜已得命旨落尚書職
公念天下戶口徒存版籍殊耗實數欲重邦本行撰
造法章入 上是其言之公語人三言官貴識大

工部右侍郎少村黃公廷用墓誌銘

呂本

席靖乙未春會試予備員同考得少村黃公廷用闈中士夫有爲予言者曰少村莆名士也十歲能屬文弱冠舉于鄉儻瓌奇有大志他日當以文章顯天下請爲公得人賀次日少村來見余立談間意氣不凡果如閩士夫言余亦欣然自慶爲得人是年世宗御文華殿親灑宸翰試進士一一去取出聖裁改庶吉士若干人而君與焉君感激殊遇益自奮礪遍讀中秘書每館閣之試輒在峻等二年以才授翰林檢討辛丑會試同考試官甲辰爲廷試掌卷官丁未爲廷試受卷官己酉爲應天鄉試考試官庚戌爲會試同考試官所至公明能舉其職乙巳擢之修撰辛亥擢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皆久次而後轉知者方以爲非所以待異才乃黃給事中論之調南京兵部員外郎未任甲寅陶御史又論之調衡州府通判旣而當道者借君之去爲無罪稍遷太僕丞以姪孫懋官爲卿改尚寶司丞是冬陞本司少卿丁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戊午陞本寺卿己未陞光祿寺卿

五年終日深去清華而就繁劇非其好也而君顧能

安之適光祿供應告乏君加意節省查出老倉米四萬餘石減去柴炭銀三萬餘兩頓紓一時之急前後僚屬皆以爲莫及也夙夜勤勞於職凡十八月庚申擢工部右侍郎李給事中又論之君曰出處命也功名外物安能囂囂與人較曲直留戀爲哉吾自茲長往矣遂投劾奉旨閑住去還莆未幾而倭賊圍城幸叅將戚公領兵勦逐之君具酒果厚幣交迎以謝戚君又募勇敢捐二百金納之公帑爲巨室倡忽新賊繼至戚君已移他郡當事者墮於賊計城陷君被賊執居賊中五閱月艱苦萬狀自以爲必死矣賊知君大臣又見慷慨歌笑自若不敢犯竟得脫歸乃寓書於余曰仕之不達阻於人言今不免盜賊之手將何尤哉乃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茲得以餘生待盡首丘至願已畢更號四素居士又許買舟訪余於稽山鏡水之間不意丙寅十月初十日一疾竟不起距生弘治庚申年六十有七耳君平生習次磊落其意相合者輒傾倒底裏握手相歡如垂其志好則辭色不少假借君嘗語余曰陸東湖朱葵亭朱箋菴李山冲康礪峰林省泉郭東野尹洞山李石麓言朋友之厚者無以過之董近淮丁后溪邢雉山宋仲石黃其

蘇傳錄

卷之五十一

六

董某周其言門生之厚者無以過之君往來非諸公不密心事非諸公不談高興非諸公不發人見君之交盡富貴也不知諸公者皆朝廷勳舊海內英豪得一足倚為重況若是之多耶古人觀人多於其所與願以此議之謬矣君諱廷用字汝行號少村世為莆田人唐御史滄之後宋狀元公度十二世孫公度文集君刻於衡州

歐敬錄

卷之五十一

空九

曼山館

工部左侍郎劉伯躍傳

實錄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詔工部左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右春坊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材俱革職閑住伯躍女適大學士嚴嵩之甥應樞遷躒進好名色取仁而行違其撫江右時厚斂以遺嵩父子欲致崇廉汝霖雨貪肆不檢啓常匿喪遷光祿為嵩子世蕃狎客至以粉墨塗面供其驩笑汝楫先任吏部尚書唐龍之獻敬錄

卷之五十一

廿

曼山館

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臥內交通請託至是嵩敗伯躍等為刑科給事中趙灼所劾雨為吏科給事中沈淳所劾汝楫材為刑科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時罷去初嵩專政日久耄而智昏又日夕奉上下玄修卒卒無暇蓋委機要於子世蕃世蕃狡黠有機智頗記識往牒是時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世蕃即援據已事參綜陳說嵩以為才每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世蕃故兒侈無賴既竊國柄遂明目張膽大啓賄門凡中外文武吏無論大小遷授上下一視賂入為軒輊一時狡

侵無行之士若趙文華鄒懋卿高榮董份及汝楫輩咸朋黨交通為之關節因而各張驕局于外諸債師墨吏羣然趨之擇官選地取如探囊朝求暮獲按北庭響文華懋卿嘗一奉使撫按以下咸望塵拜於道左供費賂膏血饋遺壘帑藏遂使紀綱陵夷廉恥掃地邊備懈弛間闕困敵夷虜交侵盜賊蠡起則嵩縱子為非任用羣小之故也賴上明聖一旦拔去巨奸如大明當空陰沴屏伏向時假借氣勢鼓煽聲利之徒咸翩翩去位朝者為之一清焉若懋卿之幹局份之文學汝楫之門第使其持身克慎恬靜自守皆獻徵錄卷之五十一

可以坐致通顯乃不自愛重甘心為市井奴隸之行卒之身名俱辱為世所羞稱後來者可以鑒矣

工部右侍郎張玘傳

實錄

工部右侍郎張玘山西石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初授大名府清豐知縣陞兵部主事歷郎中知府按察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尋謫布政叅議陞大理寺左右少卿順天府尹南京戶部右侍郎改今官玘孝友樂易其居官所至以廉稱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一

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沈
公節甫神道碑
曾朝節

萬曆辛丑冬仲五日左司空鏡宇沈公卒于家踰月
訃至京師其仲子淮予辛卯所舉士也方檢討翰林
哭瀨于朝援典若例以請 上為震悼予祭予葬視
三品之全予贈秩內臺二品其易名之典下所司具
覈以聞於是薦紳學士大夫既各吊問于其舍皆相
與吞嗟喟愷以司空公名行之純 上恩禮之厚皆
不可易得惟是老成衰謝不能不與國家典刑之感
而先是一二銓總主議者方急推擇河漕重臣議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一

上頓足曰又失一人矣予與大宗伯臨朐馮公少宰
高安敖公言予三人分更深曷相與誄之誄既檢討
淮稽顙哭謝已又拜哭乞所為志若表若碑者予三
人相視而嘆遂各任其一以去無何敖公馮公相繼
卒于位獨予以病遂巡乞骸骨未遂乃歲癸卯三子
皆有書來臆部演兼以司空公行略徵往諾則獨予
羸然在爾未有以任筆札嗟乎典刑益稀而人壽難
期吾不可以沒吾三人者之志也又越月而其姻家
錢光祿之狀出遂隨枯次第之公姓沈氏諱節甫初
名之歷以字行更字以安鏡宇其號也沈自東晉望

予吳入本朝自搆和公始孝弟力田世其家四傳存
介公有文其仲子孝清公膺徐州丞生樂愚公樂愚
生空庵公汝梁公會大父也大父曰兩川公端舉孝
廉贈縣令父曰吳州公塾封南尚寶卿母曰贈宜人
閔氏公自兒時疑如成人兩川公曰必亢吾宗稍長
授春秋十五補博士弟子為古和雷公方山薛公所
賞識二十與廩又六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出馬文
莊林文端之門兩公端重慎許可咸深器公于時分
宜在事鄉要人有欲援公中秘授指管公公不應已
而曰容固非知我者壬戌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曹務
廉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四

簡公閉戶讀書考覽本朝故實與同舍郎陸莊簡太
宰曾見臺司空友善以道德勸業相砥礪二年陞祠
祭司署員外郎事考陞本司郎中公既以清執著
聲又數練閱曹有司咸咸取衷焉主部務者嚴文靖
李文定高文端先後深倚注最後當新鄭高公雖亦
名相引重顧時自貴倨會以事詰責兩主政其厲公
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輒令掾史以故事白且曰
沈郎中云新鄭不能奪也而時多玄撰猶屬公具草
藁且曰是該司事公持弗具會又有旨建祠禁地李
黃冠祝釐公曰無算茲臥榻側而羽人闌出入非

祖宗防微至意又持弗建新鄭義不能難而濯以此失 上指患甚公移疾避之主爵者重公將推丞光祿公不顧竟歸歸而喪其母服未除即家拜光祿丞踰年赴召則新鄭以首揆攝冢宰益貴倨諸附麗者益踰檢押公曰嘻甚矣復移疾避之又二年新鄭去明年公始出補尚寶丞則江陵為政于時多用鷲猛士或軟熟就牢籠者而公質木彊項三歲始量移本司少卿旋轉卿于南蓋自初為郎秩六品至是十九年始進一階云而自歲丁丑有奪情事公卿臺諫同聲責諛公私于馬文莊曰三綱淪矣遂上書封公願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五

長乞身奉林壑不得命勉之南都會兩官加恩封公得稱符卿而公志益堅所知或甚之曰吾曹故事不得無書抵政府公異謝不從江陵母入京取道秣陵送迎傾都邑獨公一人不出踰年僅四十七耳竟疏致仕歸歸而月旦之評彌尊部治若臺使者嵒嵒劔華兩張公懷棘玉公薦剡交公車矣又四年壬午江陵卒正論大昌錄言事諸臣而識者猶有後退之指于是省臺中宇余公等相繼以公應詔序亥春起南京通政司右叅議蓋家食者八年矣于時言路乍闢士爭削臙所抱而公獨言士君子亦不得

已而有言耳若成弘盛時輻輳治辦正不注且士氣鬱而甫舒必溢溢則聽之者疑吾懼世更塞也必使人人無滯職無侵官而後可以除培國廢至於今乃知公所見遠已已丑擢貳奉常尋擢光祿卿條上六事如議蘇郡田糧省災民幾二萬石而額儲無虧辛卯擢南太常卿有薦新疏謂國初本取諸畿內遠取非新且徒耗郵傳飽中人索耳宜改派世不報已陞大理卿刑部右侍郎俱南京公歷官久至是始涉刑名顧一切附法簡訊又獨能不燒熱審所平反稱允有大獄連黜賊者部寺無能決公片語遂定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六

獄馮翊有庶弟殺兄而甚其病憤父以殺子首者已又委罪奴已又陷其兄同母弟曰亦與知之公立訊竟赦罪其人他鋤稍釋滯而哀無告諸此類無何被召為工部左侍郎時大司空曾公方辭榮出都門公受命視象一切奉曾公所經正條例從事顯獨念尚方非特宜索不可程首奏言節慎庫見貯金錢九十萬有奇而歲出溢于入者且十五萬更數年盡矣可為寒心請一切止傳造俾徵解稍前帑藏不空語甚切至上為心動而中貴人已目攝公顧取屢旨所傳陶務曾公公持之不報自是輒數月一傳奉公輒

持之 上亦輒不報公乃引 祖訓一款凡內官
使傳旨各該衙門具本覆奏再得旨然後施行則
奏而未奉旨其不可行明矣亦竟不報然公亦竟以
此持不行迺逾年餘 上竟為裁省諸奇巧難成者
恭五上而後得旨雖未盡如部擬而省亦不貲云浙
比不登先所傳織造夥遞留所歲供部司者耗更不
給當事束手幸公首疏減免省臣繼之遂相率援公
指以請公復盛言公私交困機戶流離 上幸寬之
而以名免印不寬而饑民乃自免爾毋寧 上為市
義懇懇我為言疏亦且五上得旨減五之一歲運亦
減三為二度兩運所寬率三歲省一陰為德不貲嗣
是亦鮮所傳袍段矣俄傳造蟒紗三千疋公又疏錄
四方水旱災異以請且言傳造未幾稱不敷用答在
該監不節得旨減三之一於是公益感激涕泣 明
主可與深言適安樂工與公又疏請罷其役且言陛
下亦宜平性氣恤起居建防不測忠懇所發益腹心
重臣難言之幸 上寬仁不督過而中貴人益氣奪
瑞典幣者嚇上供人違式疏請即訊公疏言鋪墊日
增所致瑞語塞得不訊太和守祠增請新諸愷公曰
是規欲得其羨爾度萬金宜已不已則請就以香縉

供織得命旨瑞大失望宿州守不應瑞暴索被劾
侯公謂違悞與騷擾罪均宜並聽嚴于臺使者守得
薄罰如公請水衡錢大蠹在預支姦商門通中貴人
始必或居間比出乃瓜分之商既自規得俸費又有
所憑窟益折閱漁蝕無顧惜竟坐耗官錢使入獄中
不得償比比公廉知其狀不給預支姦商窟甚而王
蓋臣者其魁也猶挾貴近人居間不得且見法一給
事聽不審顧謂公不宜重困蓋臣公恚曰吾以法杖
一執法之商何至煩白簡遂直疏居間狀且言法不
可撓寧使臣乞骸骨而預支端必不可開 上遂摘
問貴近語何人公直疏其名 上姑不深究而有旨
嚴杜預支并禁囑托其人終不自安遂巡乞遠差以
出瑞誠者為司禮首一日因閱工語次詭為 上詰
責誤內供事冀撼公復預支公危詞答之瑞惶恐謝
去於是中外悚服 上神聖明察而公守正不阿為
近習所憚因言者乃益著竟公在事貴瑞無敢有撓
者一歲間若河渠賑濟造船用數十萬俱出經費外
而所留羨于部帑更二十萬有奇云公於河渠講求
最久往來問河所從滄射分合濬洩處甚悉一切隨
宜脩救俾無薄陵無梗清勞畫曲中多苦心而廷臣

紛紛上便宜公一意持審不欲為國家妄興大役如
議膠河則逆勝國海運暨本朝王猷劉應節已事并
井覆說有害無利破其三查更明夫河海之舟不相
通宜罷議老黃河則計費百萬不若展鋪省三之一
且大河口去清口五里復與黃會何能殺水勢宜罷
若浦口之議延亘七百里費五六百萬泗鳳二陵皆
所必經說更無當則直寢不覆公乃疏言近日河患
在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為 祖陵憂
高在鎮口則開水不得出為運道憂必有以治河身
之高為上策其次開腰鋪使黃讓淮以安 祖陵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九

韓家莊使洩開水以保運道為中策若其他矣更置
者為無策於是諸議盡寢而韓莊竣役漕艘安流腰
鋪業如公議將舉矣屬河臣以倭警暫輟 祖陵水
不得泄 上震怒更置其臣而分黃導淮之說亦竟
無以易公也公歸之次年而黃壩決侵符離而南公
聞之曰宜急塞緩則奔注不返徐邳且中苑而歲以
憂運事矣後竟如公言兩河連江北諸郡大機揚給
事繪中州流民圖以聞請度支水衡各出十萬緡賑
之公言此疏不負諫垣但職守當明 聖恩當溥得
旨戶七工三處辦并貸江北公又言救荒弭盜須兼

思威 上亦采公議盜魁授首中州以寧公常言人
須辨得真為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入習中而後可
以論天下事或更以規公為言路忤公曰不然大臣
貴據經守正耳有鼠彌縫是竊位也以故遇大疑議
毅然定國是無慮他曹如與戶部議河工協濟請改
漕百萬石石七環以五還戶部而二輸工作正供不
折而獲二十萬之用與禮部議各省試竟主道京朝
官蓋廷論以公片語為著蔡馬公雅故不欲出為封
公強之行在事年餘諤諤守功令上下無援而獨以
身障狂瀾摩切鋪展關持 人主左右雖幸明聖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十

容然亦艱貞以厲矣甲午聞封公有疾遂杜門三月
疏七上不得命竟以憂去 上特命公請賜祭葬又
令其子准侍行蓋異數云公居卷簡出足跡不窺城
市終其身較治方公唐公李公疏薦者三廷推亞卿
者二正卿者一皆不果出自公謝事後貂璫益肆
天聽日高當事者斤斤諱其大者甚者日不給持籌
嘆愾思公共濟而公不可作矣傷哉公清真澹素食
不兼味衣不華綺動止尺寸森然擁書一室累歲月
不厭朝章國典鉅細精研真有得于寧靜淡泊之旨
以故獨行踽踽而擔持甚勇急公事不避怨與勞而

辭榮若免塊處一室而懸鏡甚遠自為即至符御
九在告出亦多在南自勳卿云司空僅五年而乞身
竟至十五上每云吾官且父可去而後無省官使朝
廷無可輕之大臣而朝廷重其大指可觀已平生無
苟皆亦無交文成以淡以忠告蚤歲遊馬文莊之
門與太倉相公友善追秉政往復無間語皆以人心
國是為重大宰宋公御史大夫李公以計吏禁餽遺
也公移書母陽禁而陰啓之實要諸公正人有以相
信相取而不相忤如此余以通家托契曾與公飢而
論易謬扣合于朋亾尚中行之指已得公南中所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薦諸君子疏讀之益信而狀所云鄭元宇少卿韓湖
南太守范中吳光祿蔡肖謙尚寶及其鄉錢兵部淡
庵李恭藩臨川輩則名位稍亞而襟期俱表蓋公
之所取於人者可知且公陰樹人而不使知者不可
名計事封公履未嘗有聲語不露氣謹候七著微不
悍即彷徨無容身地蓋老而猶若孺子然其行于族
有義田有義學有宗老會燕年之七十以上者族子
或不肖無端搆公直笑而置之事有拂意忍書不去
手晚更以耐庵自號嗚呼意深矣公之子寄公所緝
由醇錄及校刻七經小傳南都棠陰等諸書示余益

以見公學經學史學律非草草涉世浸應云爾者故
余嘗謂公所言乃天下之公言公所行乃天下之公
行其一種磊落光明超然世味之外惟公所有之
而亦有不自觉是故上下三朝局更幾變而公之品
愈真事歷多難而公之用愈出暨乎處鄉處家閭然
不露而猶有堯舜君民之略老而不倦死而不亂臨
終朗吟一絕有一真還我獨蕭然之句真令人颯爽
起敬蓋定性知命非公其孰能之狀稱公恬淡如袁
邵公峭直如宋廣平先見如李獻可而醇謹欲過邵
中令而余益以兩語曰和易如程伯淳誠一如司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君實自謂非姜公之沒也山陰王和公南臯鄒公不
遠千里吊公嘆古栢寒松不可復觀皆惜公未盡於
用而世不可無公而予師太倉先生故嘗稱公朝市
中隱淪豪傑中處子皆定論乃若反復始終陳功考
行則未有如制詞之嚴而盡者嗟乎公可以不朽而
余猶吞嗟嘆懷于公者則以 明主知公賢士大夫
知公而公猶有所不盡于用則公之所以愈不可量
而世之所以愈不可無公也公歷官蒙誥勅三郎中
以奏最尤祿以郊祀恩尚寶以兩官恩沒而承誥三
論文一公生嘉靖癸巳壽六十有九配唐氏累封宜

人財淑人先公七年卒子三長滌舉萬曆乙酉省試
次即濯次即演其他當詳誌中不具公所著有代庖
公案并山醇錄等書行於世所集有琬琰廣錄有西
吳琬琰錄有紀錄彙編有古文類鈔并其他疏議碑
記雜詩文若干卷藏于家

卷之五十一

全

工部都水司郎中趙君泰舉表 王 英

公諱泰字熙和其先居潞之神泉山曾祖諱均徙潞
城上黨祖德新父賢俱樂善好德公資貌端偉制行
淳恪補郡庠弟子員以禮經登永樂癸卯鄉舉明年
試禮部中乙榜當授教官願入太學肄業尋歷政憲
臺擢常州府同知廉以持已惠以及民勤以蒞事凡
利民之務必爲之開孟漬得勝二河作魏村閘及郡
城外東西二橋功成而民不勞歲旱齋沐禱於城隍
大雨霑足蝗飛至郡焚香告天悉飛去夜夢城隍祠
神指一女人云當辨其寃迨旦一婦人訴被誣當死
公以其事可疑乃廣詢博察得其情實事遂白婦得
不死奏減常官田重租修學舍課諸生進學其善政
甚多秩滿奏最天曹會河決東昌特陞公都水郎中
往塞河既興功時尚書周公爲侍郎巡撫南畿總蘇
松諸郡糧賦以責重大薦公協同都運詔從之公任
事以勤勞率民徵輸有法不侵其下吏民仰賴至是
以風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公之爲政公恕平易所
至有聲稱及同周公督事不尚刻而政無不舉卒而
公悼惜之予亦知公之名以其賢能方當進用而天
不假之以年悲夫迺述其行俾刻石表之墓道以
垂休於無窮

工部屯田司郎中余君汝弼墓志銘

王直

往年予友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巡撫陝西還予往造
 焉見其與客為禮甚恭曰此吾屯田郎中余汝弼也
 小心敬慎直道不阿而甘於淡泊遇事不擇難易皆
 能有成功吾敬之未幾有以能書舉入翰林曰余謙
 者亦惴惴恭讓臨事不懈問之汝弼子也既而聞汝
 弼以剝員家居超然自樂無不足之意則歎曰汝弼
 誠賢於人哉世之以才自奮者往往據形便識事機
 制人而不制於人人亦莫之敢議惟質厚君子安義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
 命之正無機變之巧進不改乎其度退不戚乎其心
 其汝弼之謂歟汝弼字廷輔而以名顯其先光州固
 始人曾祖秉舜以明經教授鄉校祖存仁有隱德父
 文寶元季避兵入蜀三遷始家荊州之宜都洪武丁
 卯舉賢良以老疾辭汝弼少篤學學成領永樂辛卯
 鄉薦遂入成均己亥選為工部營繕主事滿九年陞
 屯田郎中皆善於其職 朝廷再推恩以所居官封
 其父母向氏加贈至宜人性孝友平居事親色養母
 病侍湯藥不去左右每願天願減已壽益母年兄弟
 四人怡怡相恭愛無少忤又喜赴人急里由嘗大疾

親戚不敢過門兄弟日煮粥福食之死者為埋瘞之
 卒亦無恙其在國學時司業吳先生坐累削役而困
 於無資汝弼倒囊濟之吳公稱其有君子之風時數
 遣諸生監銀冶嗜利者爭趨赴或招汝弼終不動吳
 公亦器重之在京師廿餘年鄉人以事來者貧乏必
 給之無倦其教子弟及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
 其為人如此正統辛酉三月癸亥以疾卒年六十五

徵錄

五

吳郎中瑞墓志銘

黃雲

公諱瑞字德徵曾大父璵妣高氏大父琬妣王氏父
 鼎以公貴封吏部主事妣范氏封太安人公始知學
 承父訓從經師授易雖由指授而義理之精多所自
 得補儒學生弟子從游多所造就取科第官通顯者
 相望崑山易學必推首焉成化戊子中應天府鄉試
 乙未第進士戊戌擢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適郎中
 員闕著司事凡考百司賢否惟公雖權要不避故舊
 不私辛丑考績階承德郎封父母及秋相繼丁外
 內艱服闋改工部都水司出理徐州洪水利時諸商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十七

載酒千艘經徐欲饋金如艘數先通公故人露饋金
 意以義峻却故人信其操履介潔揚言於眾以譽之
 其於洪事利則修舉害則剗革逾年而政通頌興弘
 治乙酉秋滿赴部尚書與公舊相識或勸之私謁當
 得美除竟不往陞本司郎中奏勅總督濟寧以南河
 道值久旱舟膠不前公知而兼程抵任相宜從事鑿
 新河濬舊河增壩開時蓄洩水通而舟前軍民稱便
 高郵甃社湖風濤覆舟舟人多溺死公度傍湖田鑿
 複河延袤四十里遇風舟由複河可免覆溺功成而
 困賦額存民患之同事者議撥荒田補賦公以為非

便上疏乞蠲除下戶部議卒如公疏至今則賴幸矣
 以疾乞歸眾惜其勲業未竟而其歸志浩然宣成而
 未嘗一日廢學在徐闢齋於厲車左扁曰 公務
 稍間博覽簡冊既歸杜門謝客惟知文章書畫者
 至則款接論議自帝德王道伯功逮秦而下制作
 名家博極玄奧工古文辭求者戶履恒滿所著有西
 谿集宦游稿居間稿退處二十年非公事不一跡公
 門乙丑陳情致仕 詔進階朝列大夫為入方嚴持
 正人有過輒面白之若排難解紛包荒蕪疾時亦有
 之尤厚人紀弟貧妹寡生養死殯未及死者豫與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十八

為備所親于為人奴贖以金且為授室君子多其厚
 德焉

奉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劉君汝靖

志銘 康海

君諱汝靖字安之其先澄城人也有為萬戶侯者來居渭故世為渭南人高祖敬祖生儀國初舉賢良為閩中簿生子鎬鎬生隆字文盛景泰庚午舉入官至濟寧知州配宜人任氏生君與兄汝寧而君少有異姿見者莫不以為奇君益危襟正色無所動成化乙酉濟寧公命從士人王寵受小學即知洒掃應對之節濟寧公以為可教也遂盡從寵所學比濟寧公罷歸渭南臨川伍先生至奇之以為渭南縣諸生獻微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九

疾不起君哀毀踰禮聞者莫不傷之丙辰冬十月拜工部營繕司主事督修通州倉廩兼收放漿家灣磚廠料而二廠皆有中貴人兼轄十六衛官又習近京畿驕縱有素君居三年無敢梗者此固處有其道云爾予舊見遂菴先生通州改建磚廠記言君以舊廠去河五六里舟不能達磚至又願車轉般每萬計費八十兩天下財力取之不遺錙銖而蒞事者則每制於法比牽於毀譽安常習怠以為通患其有能深慮却願為斯人圖便安者蓋寡矣磚自始陶至輪所費已不貲又至轉般之苦萬磚所用猶可當中之產獻微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九

言於紫錦衣獄正德丁卯五月獄成 詔免為庶人
瑾既誅始復虞衡郎中致仕徜徉為樂纔八年而天
痿痺不履明年乙亥夏四月庚戌卒矣君英毅豪爽
之氣由今觀之蓋寥乎無儔然亦止如是豈非斯人
之不幸彼僥倖汗穢乖刺不道者方且指而議之謂
君為愚而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侔也又安知君
之云何語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此可以喻君矣君篤義樂善能急人之難渭南安
生程生與長安趙生皆客死太學不能歸君為置棺
歸之此貴人所易忽忘故吾猶及之足以使人矚君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一
之細矣甲戌冬暮予如渭南訪君望君顏色雖病猶
如渥丹聽其言論侃侃然古今之際道術之指纖細
曲盡益喜望君無恙乃歸而求諸已病者歷百數十
人始得異方亟以寄君則先吾方三日逝矣豈非數
之所定非人之能移哉於乎傷哉

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璋墓志銘

文徵明

正德初元逆瑾始盜事權翁張狡猶思蹂踐士大大
以恐警海內鈞撫細瑣橫肆羅織都水郎中張公寔
首罹其禍公時領漕河奏績於朝俄飛語告變捕繫
詔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乘肩輿非制落職戍
遼陽庚午更化悉召還諸流人公還以故官待次於
家吏部奏為浙江叅政不報久之再奏為廣東叅議
為嚴州府知府皆不報閱數年丁丑十二月癸卯以
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公諱璋字嘉玉別號歷齋其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一
真陽人洪武初以赤籍徙隸蘇州衛曾大父聲遠大
父宗德南京國子監助教父靜源累贈奉直大夫王
部虞衡司員外郎母陳氏累封太宜人公少為助教
公所愛生四齡即坐膝上口授經書甫成童已貫總
羣籍乃益擇名士與遊時吳文定在太學遂從授業
焉歸補郡學生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丁未奉禮部
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循例歸省丁虞衡公爰弘治
庚戌服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奉使江西督造 寧
靖王墳辛亥還理部事癸丑分司杭州權商人竹木
甲寅還部尋陞虞衡司員外郎已未進都水司郎中

領河漕事分司徐州決以疾賜告壬戌還朝復除
 都水郎中領河漕如故官嚴慎所至率職抗權
 塲舊多姦利往往商旅困弊而國課或不登公摘蠹
 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贏然不以羨奏蒞徐益樹風
 聲釐革繕治必盡民利而執法結正不為勢撓中貴
 人道管內輒斂緝相戒避張郎中于時張郎中之名
 聞江淮間赫赫若神明然卒以此授禍尤事持廉
 歷官二十年田廬服用乃損於舊晚歲益貧家徒四
 壁晨夕餽爨或不時舉既死室無一錢郡邑為購槨
 始克就斂鄉人士共斂資葬之嗚呼若公者不亦誠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五

廉史哉公事母夫人至孝方七歲時母夫人病目俄
 有故不輒去母傍赴戌時母年八十念無再見理日
 夜悲泣泊歸乃康復愈前時至是與公相繼死人尤
 異之公織屨多疾居常若不勝衣嘗被罪時貫索關
 械荷百斤重校日夜暴市中市人傍睨竊歎莫敢近
 數日麻竭氣息僅屬更兩日且死幸而不絕而配所
 又邊劄寒苦非人所居蓋皆置必死之地而得不死
 人以爲生平苦節之報庶幾後禍未艾茲惟顯人之
 恭乎天其意者在此而同時罪人並瀕濯登用乃公

卒困以死嗚呼天邪人邪果孰任其咎耶

卷之五十一

九五

余嘗讀史至傑士弗究其用汶汶淹草莽以死未
 不掩卷而嘆也古今人不甚相遠若前工部郎中雲
 石岳先生寔上谷傑士方今邊陲多警當宁憐才與
 情屬先生將畀之重寄大立功名而竟一疾不起惜
 哉先生每中夜抱膝籌兵食至曉不輟嘗遺書當道
 其略曰糧餉空虛兵戍冗濫養非所用用非所養古
 稱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矧以千金給坐食又云山西
 京師之屏翰三關山西之咽喉三關有備則山西不
 足慮矣又云兵貴精不貴多無選鋒曰北百里趨利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五

者歐上將今調兵遠至自遼陝非計之得也嘗欲上
 書 闕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
 今蜀川修洪公舊業以扼潮河之險追王渙遺跡以
 復興和之城徙朶顏諸夷十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
 屬振哈密孱弱之裔以制土藩又欲徃金元故事止
 瀛海平滌諸鎮羽翼 神京諸所經略既定則西羌
 不敢窺甘涼而吉囊俺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不
 重可惜哉先生性剛烈遇事輒發然心極慈仁恤困
 扶危古人不過俚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少負奇
 節以上谷僻壤寡見聞挾冊來京從學士許公遊許

公奇之壬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

汴歲歉見餓草塞途還 朝即上免徵造賑一疏詞
 甚激切已復兩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為山東
 齊東縣簿稍遷山西曲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
 郎郎中職所宜舉不遺餘力會 朝議羣臣才可往
 諭安南者先生名在選中己亥正月也駕幸承天先
 生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獲賜罷歸上谷平生
 憤激之抱時於聲詩焉發之先生美髯渥顏身長七
 尺偉然一驍雄丈夫謂當遠到而官止郎署謂必遐
 享而年僅五十有一唐崔祐甫云主恩非臣下所圖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六

天命非生人所制詎不信然宏才勁節焜耀於人
 耳目海內稱英傑者必歸焉子魯應貢遊太學嚮往
 未艾綽有父風將摻遺文以傳來世先生其不死哉
 先生諱倫字厚夫雲石其別號也

司空大夫劉君伯淵陶政記

臨清故有司空分署茂遺屬大夫一人掌篋甌之次
登下其材以輕重算賈人船轉輸都官法甚備也其
後胥徒狎習所敝巧法器多苦惡儻人告匱將作始
借前箸籌矣萬曆辛巳念廷劉君以起部大夫分署
于此至則召諸陶人問弊所繇安施而可乃稍得狀
蓋前大夫恐埴之無良也成而試其堅瑕委諸從史
陶則有賂又使軍尉別其良楛印而志之則又有賂
水陸轉送傭夫舟人僦賃出其中則又皆有賂四賂
誠具篋印皆竄登也既有所關篋雖堅白格也計所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七

予直不更其本而費若此矣君大概曰有是哉夫估
溢而器不精是縣官病也作業劇而費不償是陶人
病也財誦于縣官而賂出于陶人是公私交病也一
事而使公私交病祇役謂何乃下令自今已往試不
以從史印不以軍尉陸不以傭水不以舟使陶人自
相占也適不如法以告匱則有坐陶人自相占以適
無所用賄坐又不敢匿也得以其直盡之於埴而享
其贏餘覽皆益精將作受之無後令矣大夫既遷去
陶人思其利相與礪石志之因省進士張君鯉以告
史氏嘗觀縣官舉事費往往倍徒民間而功不能半

自古以然第所覩於國家自城郭官廷下及器用
章無論纖鉅惟祖宗時所制咸極精良久而毋壞其
後所費不啻浮於舊額而饒嘯輸薄曾不能償其十
一何工拙相懸甚也此無異故祖宗時法修令具上
下無敢越即有所興作財力相覆推視惟謹不使奸
利賂請得滑其間不精何為近世士大夫務為弘度
遠心簡薄吏職即有所興作儻然受成不甚嘗省于
是蠹弊日滋縣官饗其虛質而民騷然靡費矣既已
洞其弊實即又重拂人情取小補其調劑幸且夕毋
敗以遺後人誰復執其咎哉予歎大夫以文儒名賢
廉徵錄 卷之五 九十八

侵游華省不憚精心慮受釐革宿蠹如此可不謂勤
其官者耶夫埴埴之工于國計渺小矣第如君畫使
國家有實用所省公私之費歲又不下千萬假役有
鉅于此者盡如君畫所省費與其利賴又何如也在
昔有虞之裔為周陶正維是靡盬之利大啓陳封傳
非奕世古之重報功如此以大夫之利器用於國
私賴之勞不細矣今者位益尊顯聲實益垂光行
帛不可涯溪尚何有于陶政然吾執此以俟大夫之
鴻樹與其德而又以風世之勤其官者庶有益于
國也 無紀耶大夫名伯淵浙之慈谿人第隆

慶幸未進士今官江右按察副使云

工部郎中茅公國縉傳

李維楨

茅公名國縉字薦卿湖郡歸安人鹿門先生中子也其先世詳先生傳中先生元配姚孺人生伯子翁積貳蕭生公他母生叔國綬季維公少穎悟出語驚坐客髫時補諸生已入太學結吳越間名士為社有秋水編四方傳誦之成進士奉使還里已謁選有密戚當路懼公不任吏為乞便地而得章丘其人有難色公心獨喜世以貴介知昏菽麥請得此一洗之至則進父老于庭訊所疾苦皆言邑徭賦雜紛吏鉤爪析亂民疲奔命無所控告惟行條編法最便而富官者奪於浮議不決公喟然曰吾為若決之夫民有轉徙而無變異按地之有無沃瘠差次戶上下而賦與役繁簡輕重因之給由帖定款目有總收分解法民貧富相表裏官家力不支輒委富人肩一切重役富人倩人代役而積猾緣為姦官復漁獵其中則富人削富者削而貧貧者削而斃耳于是除大戶不復用重役若里書禁子斗級舖兵解馬之屬募於民費十募於官費一皆斷以官募廩餼如其直獨漕糧與派徵別為一則里正歛之官任轉輸諸富人安枕卧老弱子女負擔至頃時即去田野不聞追胥聲汰冗食于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七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一百

官者二千人費踰數萬請還邑之代龍山青陽白山
供廩置者得四千金之一歲大旱請蠲存留金三千
易漕粟萬六千石賑貧雖窮里必身隱親覓澆浙而行
衆寂無譁而歲亦有秋亟貯粟二萬石已復旱臺司
請發內帑邑得二千餘金以其粟佐之設 上虛位
災民鱗次受金粟叩頭呼萬歲聲震地明年蝗爲災
朝議令諸邑市臨德二倉粟而苦儲費趨不前公
自以倉餘粟貸約來歲償半息民歡從令以其贏轉
穀百數市粟相望于道使者行部見之爲之嘖嘆鄰
邑徵牛民間爲某公建坊公以幣金市牛往事旣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一
給耕無牛者所日用取之家商不知有官而摘姦伏
如神訟者畏而退久之庭虛無人手一編吾伊而已
民家兒貧而慧者衣食之令就塾諸生貧婚葬不舉
者助之金田庚七十以上與帛八十以上加等考子
弟弟貞夫節婦生子布粟表其閭及予棺斂表其墓
五年以高第徵章丘傾國泣送貌象而生祠之拜御
史首薦海內名臣若干人不宜投丘壑又請豫教
太子而李中丞材坐事逮獄許司馬貽書救之某御
史以聞左遷許官二等公爭之強不能得聞先生病
耗請急歸明年計外吏某言是嘗以貴人刺求便地

坐當調章丘人憤曰賢令如茅公而人求多焉謂在
曹無三寸舌耶詰問白免三百人而公念先生老築
園舍傍榜曰菽園與諸弟相戒以養先生志曰吾爲
國效標末功未竟冀之若若第往寄百里之命如吾
百政何等不可世不乏百歲人何妄意父且暮死耶
促就道公長跪涕泣因賓客以請終不許則有浙川
除流民嘯聚剽略聞公來曰仁人也願受屨而爲氓
爲轉穀以賑治廉以饋而邑所入諸罪人贖粟寓之
民家耗矣建倉三十七區儲萬二千石教民生產作
業農桑繫畜悉有法則民不虞饑修鄉約保甲法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二
申敬焉而飭費舍課生徒遂有成進士者凡二年不
以遷客自微傳舍其官百廢具興邑爲望國諸郡也
若上官以荒政若大計關決無不引繩墨切事情政
聲籍甚權南京屯部郎浙川人泣留如章丘祀之名
宦尋以先生請急歸先生趣之如初三年除水部仍
在南有詔取器用屏障諸不急物奄人昂其直以一
爲十臺省不能爭公精心籌算不得溢孝陵燈千六
百金削爲三十六金他類是節慎庫舊貯七十萬金
僅存五萬出入多寡相懸絕而傳造玩好費亦十餘
萬乃上疏極論天地生財國家歲入止有此數豈於

內必竭於外今市珠寶至二千四百餘萬太倉若楊而礦稅進獻厠大廡之下付宦豎之手竭脂膏取之以府怨而狼戾視之將以遺何人計甚左也陛下發私藏以管三殿及諸典禮躬節儉爲天下先罷諸無益作則財相灌輸中外咸裕語甚切直疏上不報已攝篆鑄錢敷塞奸冒流泉無滯先生九十以使閩歸稱壽事竣之官權湖陰稅弛苛禁商旅如歸三月而課足當一歲李璫欲稅湖陰如湖口公持之免九月復歸省而先生沒矣宦前後二十年出入數四卒得奉湯藥舍殮人謂孝感服除工部報最痛先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七

事而可辭爲遂行特請勅以要束諸有司而延見上民言河利害備采擇時泐河初成水淺易涸口隘難旋建三閘注水鑿巨石而深廣之閉滿家閘築微山湖堤堤工甫就俄旱禱于神泉湧出萬艘無留行鎮民八百家籍之持炬嚴更役頗困罷之以閘夫代夫婿取諸縣而倖貳小吏職匪頒遞相侵公必手賦人治泐簡鎮稍知學者爲塾師教子弟日省月試而獎勉之其在兩邑拔士童稚中咸有聲兩入闈收名士以十數鎮諸生間風從遊數十人教養尤厚疾呼採具草分湖田若干頃充士費區畫斂散法以垂久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四

遠生平不信佛曰人生死如水聚而盈散而涸佛從何修輪迴從何轉今浙川有道人贈之詩名震三吳地官終古豫州公亦自占數在六九故孽孽爲善如口不及遣妾不索聘題書與之曰納履瓜田瓜生未破趙壁秦城總歸行路方與客飲誦秋風一夜起客散孟嘗門之句客訝之一日詔其子吾將以閏六月十三日逝無讀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事是所望汝問疾得無苦耶曰否但氣散不自持耳遂瞑鎮人相向哭失聲恨醫者至毀其面章丘浙川聞訃哭嗣下如喪考妣初先生諸奴橫里中幾遭大禍而邑巨室

為滌惡民所侮衣冠坐冷炭筮仕歸察諸奴猶有不
戢者泣而白先生先生矍然因治酒會宗人約曰吾
茅二百年善門奈何以奴故隕名請先治吾奴以徇
諸父兄弟自今嗃嗃為政無蹈覆轍宗人皆諾為
鄉里所安先生亦恨吾早不用兒計先生病疽日夕
不獲衣冠而侍而婦蔡亦病或請或視公訶曰吾婦
方急吾親親愈則起耳居金陵以樓船迎先生間游
諸名勝賓客既集公鞞臂踞上酒炙先生樂之與客
談詠興盡而返都人嘖嘖茅君能養志矣事適母因
母情禮委悉兩相歡伯兄才高而放數規之伯兄遂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五
疎公公執禮彌虔適母語伯兄若弟事我如若父若
何可薄而因母前卒每語及輒流涕不已撫伯兄子
如已子割腴田五頃差五服親疎而周其急名曰茅
氏義田又為義倉積粟以卹凶荒族有售百金產者
三售三返其田蔡司馬子客死其遺服子幾沒豪手
牧畜之妻以女而名之武猶嬰杵之子趙孤也所過
見道殣必具糗糲之以舟戰木綿裘衣寒者常數十
百人有人婦抱絲而溺于市持其金還夫視之賡也相
持而泣立償之諸生通稅當黜各子數十繚客五十
無子贈之婢舉子婢以貧入為決嫁還其夫諸過時

不昏者必資之昏每言此天地生人大義也他所振
卸若稽太史李司務嚴施二郡守沈儀部張塾師輩
吳興人歷歷道之矣先生以文章為天下法程公承
受家學其文汪洋恣肆援筆千言詞旨俱美詩入盛
唐閩與而大指以學在適用文在經世古今事成敗
人得失揆度鑒別無爽授之以政迎刃而解所刪評
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菽園詩草藏於家者若干卷子
元儀舞象之年傾困粟萬石活僂人其行事文采大
有父風

舊史氏曰今天下多事矣說者東憂倭北憂虜余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六
以為患在民江之北山之東河之南無歲不水旱民
不聊生易與為亂此腹心咽喉地也視倭虜孰為緩
急有如茅公為令得人和勝於地利天時何憂患哉

工部員外郎郭公璽傳

實錄

郭璽字文瑞城武人天順甲申進士初選庶吉士以請解館激怒李賢授工部主事時宦官黃順貴幸嘗有私囑璽叱之因誣璽侵削酷暴被逮責問復命搜其家惟圖書舊衣敝被而已 憲廟怒責順曰爾奏郭璽如彼是誣之也黜之南京遂遷兵部主事松潘指揮楊安沒而無子族人謀其爵者賄當路已有成言惟璽不從卒卻其賄而置之法所善給事中閻某嘗以忠義相期許閻畜名馬玩好璽不知也一日誤為所見遂與之絕剛正之聲聞於中外 憲廟嘗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七

史山館

昔其名於御屏曰清介郭璽遷員外郎卒不祀學官

工部員外郎劉公魁傳

唐伯元

員外郎劉公魁字煥吾泰和人由舉人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釣州七年貳潮州六年而率以獎植風節闢邪衛道為急所至各有生祠民久益思之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嘉納有 詔徙雷壇禁中公上疏自分獲譴先授家奴囊金三兩治後事然蕭然布袍一家奴隨邸中爾疏人震怒杖之廷入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日與楊侍御爵周給舍怡泮礪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諸校為之感動其年八月神降于箕乞宥三臣得旨釋放為民未踰旬復遣逮逮者至公猶在道先繫弟元北行公至螺川得聞即買舟馳赴或勸潛歸不可賦詩以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 明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願獻愚衷以死報國事其言切指執政奉 旨仍舊監着明年祈雪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校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明年官禁火赦還家公自幼稟父訓躬操古行既學於陽明先生堅志反觀動有依據羅念菴題其墓曰公自放歸蕭然一布袍共倚宗盟川嚴觀省又曰公大節炳炳如柱障川而小物隱衷具可揆述雖用不究韜晦逾密而流風海宇有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八

史山館

於師門也 唐伯元曰仗忠仗節之士世未嘗無而往往徒激于一時者或非其質也乃若近代則又有寒鵠于 朝著而願營苟于閭巷者其人益不可知矣方晴川先生貳守吾湖時未聞有所建白也然而湖人則已知慕先生余茲來其鄉而先生墓且宿草矣聞之鄉人一口頌先生不置嗚呼孰謂先生近代人哉孰謂先生而非其質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九

吳山館

工部主事宋瑛傳

宋瑛字克輝華亭蕭塘人弱不好弄稍長知嗜學時兄璵已貴父欲令幹蠶涕泣以辭讀書窮晝夜日食惟餽粥水豆人不能堪而瑛處之裕如既領鄉薦益肆志于學務窮天下之理究古今治亂興亡之變期有以體之身心措諸事業天順丁丑廷試第四人出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繕工典徒役與中貴人雜處瑛首絕干請屏豪猾求弊端所在而扶剔之人憚其嚴而樂其簡易然中貴人滋不悅思中傷之陰使人詐為備以偵其過夫歲餘無所得更得其廉謹數事加敬禮焉後值者以語人人始知之甲申引疾歸時年始四十五乃作延齡會以合族子弟願學者為館殺教養之遠方來受業者甚眾事母至孝居喪哀毀有燕乳白雛于堂時人以爲孝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十

吳山館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贈尚寶司卿何君遵墓

志銘

羅洪先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以諫死死者眾而瑾彬益橫好議論者以為於事無益徒損聖德或謂其特偶以意氣鼓動遭禍不幸以死死非所得已者於是益慕為持重之說以自解而莫或非之於乎其論何益循之死不知又將為何說也彬導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倚彬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使窺伺乃為危言撼眾懼中阻眾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可否語甚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十一

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華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怒罪華等彬復揚言鞏曰夕且死冀以脅眾孟循業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辭極切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不諱也彬畏事泄不復進御孟循性復謹默恥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處身為彬所脅又以鞏罪巨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自今罷巡幸勿為左右奸佞蒙蔽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眾口謂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

機弁既下孟循等于獄陰多方拷竟苦之復勝其黨

指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

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為

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

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

二日竟卒正德已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

安一人當草疏時詞覺之前持哭曰主君縱不自計

獨不念幼子且今又垂空橐耶孟循執筆從容曰無

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罪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十二

疏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一子世守方數歲孟循生成化丙午二月十五日止二十四爾孟循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嗚呼若是者果為不幸遭觸者耶其為無益於事者耶孟循自幼無他好茹木糲食不稍見顏色性故寡合不能與富人游父嘗令學買心厭之願去賈為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聞其名延為子弟師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始拜工部營繕司主事明年推木荆南故事多

肥奸胥踵弊承訛歲增羨以自潤甚則算及尋丈商人苦權過於虢虎孟循更置一切而復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敬者其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擊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數以等減算其或越貨敗令且以貴調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于今守以為權令比去惟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賻而後棺也於乎人莫重於愛生所資以奉其生者勢與利而已非位不足以據勢而利之所在必貨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五十一

論孟循也孟循名遵其先吳江人洪武初以間左徙江寧高祖文廣曾祖澄祖瑄通星占曆數學天順間徵補天文生今通籍欽天監以季子鉞貴贈監察御史父鐸母王氏孟循被杖時鐸與家人墓祭歸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其素定之見信於父母蓋如此孟循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江寧安德鄉梅山村之原又三年辛巳今上卽位褒先朝死事之臣誥贈孟循奉議大夫尚寶司卿封鐸如其官母與妻狄皆宜人遣官諭祭其家錄世守為國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五十一

公死不足以風有慕公者求其所以其樂與否在其後世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十五

承德郎工部都水主事少山戴公熾墓志銘

張時微

公諱熾字時化別號少山奉直公季子也方孩孺時輒聰慧絕倫見簡冊輒把之伊吾不置易以他物則奮然呼號人皆異之時奉直公有五子伯仲皆業儒也乃屬公治賈事公入城匿僧舍中聚書而讀焉又恥事學究見輒棄去不受束約自為得師書過目輒不怠日誦數千百言比伯仲相繼舉進士公益振厲憤發諸經史百家言蓋靡不研綜為文下筆滾滾不竭不啻川注而雲翔也補郡弟子員輒籍籍有聲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十五

學者大器之郡侯楊公最謂人曰戴氏千里駒又若是矣嘉靖乙酉舉于鄉人南太學師事甬川張公涇野呂公東郭鄒公講求性命之學博取反觀省踐切實而標格嶄然蓋已迥出儕輩諸學士大夫翕翁遜譽以為茂才異等也乙未舉進士丁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獸踞小者戰列時時被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澁沙石壅閼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鬻而窪者大半公至則殫力經畫琢其巉巖碎其若磧直其掩曲扶其壅塞以隄以路延袤二里許舳舻上下如履平地而數十年之

害一旦夷之督漕大司農約庵周公稱之曰通商利漕鑄銖不煩有司而刻日奏功卽肩巨任劇於戴子何有哉徐故有義倉業已圯毀公輒修建廨宇儲積粟麥以備艱凶適明年大侵發粟得二十餘萬降洪數百家賴以全活無一人轉徙者餓孳盈野召洪夫與之粟而瘞之數日而盡逾月四方大疫而徐獨免蓋不獨枯骼之蒙澤也已而父降生之辰南向再拜跪而祝曰鰲不孝竊祿遠遊幸天不降罰錫親康寧鰲死不憾輒涕下如雨爲之不食遂請于約庵周公督河司空淺齋郭公求得謝事歸省不許遂鬱鬱不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十七

解痰火上熾征仲疾作會竹墟屠公備兵於徐語之曰殆矣以後事煩君謂內子曰數也弗憂第孝事二親海兒讀書力善死且不朽遂卒公仁孝天至率偵伺幾微而左右之一日奉直公欲有所適期僮奴以夜半戒弗聞於子婦夜則潛鑰公寢門公聽聲知之乃擁衾以待聞奉直公起輒踰窻待之奉直公驚曰兒何由得至此與人無親疏輒惻惻見情素而恤災救患尤所孜孜北上會試一同舟者得痲疾友各棄去公獨周旋其間湯藥斂含靡不盡力南太僕思齋陳公入覲與遊雲龍山而思齋暴殂公驚哭失聲出

已貨爲治敏事其應人緩急皆此類也平生好觀古書墳典不去手詩希盛唐風格爲文雄俊警拔不吐俗士語有少山集若干卷嘗取古人微言大旨治亂興衰之故而自爲論說凡二十餘卷名曰經濟考略又取經史訓典諸宏綱要旨類爲一集凡四十餘卷名曰策學會元要皆公之緒餘未得竟究所長者也家鄞之桃源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浩歷任鞏昌府知府父檣連城縣學教諭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長兄鰲尋甸知府次鰲宣義郎次鯨福建左叅議次鰲都察院右副都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百十八

皇甫水部君濂墓志銘

皇甫訪

皇甫水部君者名濂字子約中憲公第四子也母黃氏恭人方姪時夢老人授以玉戒指一枚上負以鼎翌日語於中憲公公曰鼎男象而玉至寶也指者止也汝殆產子必貴自此將不復舉矣後卒如驗云吾家裔出微仲至宋公子充石字王父始以字為氏宋亡徙安定朝那漢唐而下最盛勲業若規嵩隱德若玄晏文藻若湜與冉曾詳載諸史宋室南遷扈從來蘇居長洲遂為吳人大其族者一善公高王父也諱通生信贈禮部郎王大父也生錄即中憲公云官儀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一百十九

曹時子約生於宦邸沉穎莊恪不為嬉戲玩弄異凡兒中憲公出守果州纔四齡鄉人有賈蜀者延余兄弟中憲公諾之其寓湫隘室中僅容三人子約置前席乃稱腹痛辭去歸愬於黃恭人曰兒雖幼獨非果州子耶何得慢我鄉人聞之匍匐請謝執不復見其殼如此若夫臨果不取俟其自得聞伎獨止習誦如初泰瞻幼操子約有焉公既謝守歸課兒曹日嚴余兄弟互相摩砥子約外無華炫而中專精於學且有大志戊子試于邑郡院皆首選充郡學增廣生甲午舉于鄉時中憲公四子並起科第吳中以為榮先

聘廉憲公顧棠女而顧無子業許出贅子約往婚畢乃謝曰大丈夫豈賴婦翁產哉況二親在堂安可缺侍乎遂攜其妻歸後十餘年顧亦產子人多賢而魁之庚子承中憲公諱與伯氏冲仲氏淳置余居帷中讀禮暇輒揚榘藝文譏評詩法子約業益進甲辰試南官第二賜進士拜繕部主事非其好也越歲居黃

恭人憂時仲氏卒於構譏為御史所窘子約與伯氏急難之所為賦三鳥也詩載集中戊申起家太宰聞公淵知其賢將授本曹同鄉忌之仍拜水部鞅鞅弗豫俾典薪厥賈人每僞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仗而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一百廿

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譜公所其日蒞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於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為發姦摘伏顧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即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斂容以謝而心銜之于是有荊州之役矣至則算無羨婚商人使之先視榘者為同鄉顧子聞喪不奔多收賈人稅以充私橐子約發其昧以干計乃誣子約不畏簡書眷戀桑梓愆彼瓜期歲當察吏考功郎又嘗所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譁於眾曰吾知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在措以壞銓體僅調

河南藩司理官子約開之即日就道遵故郢眺章華
浮沉湘泛洞庭爲文以申屈賈迺黃州登赤壁賦
賦詩興慨焉以余在實地也其流河南也諸司疑獄
賴以平反茲地也何李餘風在焉故多談藝之上樂
與之遊藩上好事權轉置醴以招延之卽枚叟遊梁
陸生入洛聲籍甚焉居亡何稍遷興化倅監司交獎
賚以金幣並却不受緘投司中上官病其矯而性有
莫可奪者當是時施寇起於洛中倭夷熾於江左頗
懸故國之憂其蒞閩也攝郡篆嚴戢豪右謝絕請託
庭若無人同鄉劉君鳳以侍御謫推又同年也日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探歷山川寄情觴咏造仙遊以流連望武夷而寄歎
雖簿書填委特坐彌可辦耳壬子乙卯兩典二省場
屋試文半出其手所拔皆才俊人服其蕪鑿云丙辰
代守入覲歸卽投劾不赴郡監司督之堅辭以謝開
府胡公宗憲擬以治軍薦督醴鄠公懋卿擬以遺賢
舉皆移書謝之何異嵇康之絕山公耶越歲子乘卒
又二歲願安人亦卒安人有令德秉幼最孝嘗割股
以療母疾者也並有別傳載夫以子安子約之文不
得爲第一父子並起上官兄弟皆承遺不顯豈文章
稱達殆運命司之矣丁辰茶酷居嘗鞅鞅弗豫頗有

憂生之嗟素沉靜寡慾所至脫略勢利自稱方外物
色異人好覽鴻寶玉笈之書求圓金服食之法足
不入城府戒聞者勿妄通賓貴人亦罕至者署門掃
軌不以爲嫌曰昔人友麋鹿而侶魚鳥衲子羽流可
與晤言奚取斯輩汗我門逕哉臺司餽遺並却不受
持衛生之誠不欲勞心苦思遂少撰述惟詩篇每興
到占屬不爲應酬日臨晉人帖間圖花竹水石並臻
佳絕少學琴於雲間張氏盡得其法而晚更精悟追
契襲牙每鼓一二行蕭然自適曰此足玩世遺榮矣
辛酉子采生日弄以娛始得舒其首字耳嘉靖甲子
秋忽患痢不治而卒年五十有七悲哉工曹視推者
往往操贏致裕鮮一二清白者吳人以此疑子約不
知死之後殯殮暨喪葬之具贍自余也所者有道德
經解校輯玄晏高士傳中憲藩府政令以昭先業余
收其遺草選爲水部集二十卷行於世

爲太史編集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一目錄

南京工部一

尚書

魏庸

王永壽

王來

戴縉

胡拱辰

程宗

劉宣

馮貫

蕭禎

董越

李孟賜

韓重

陳清

張憲

獻徵錄卷之五十一目錄

李善

柴昇

洪遠

黃埒

叢蘭

崔文奎

吳廷舉

陳雍

張嶺

胡贊

何詔

楊麒

彭黠

王鈞

康太和

呂光洵

徐養正

魏尚純

徐拭

徐拭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

南京工部一

尚書

南京工部尚書甄庸傳

實錄

南京工部尚書甄庸死平縣人由戶部主事陞知府

坐累罷復起為監察御史陞工部侍郎再陞尚書居

官和平無所可否宣德七年六月以考滿來朝

上憫其老特勅致仕

二十一年奉命成造冬夏衣給賜雲南官民生賂

進等六十一人并琉球官生周魯美周第仍奏准自

獻徵錄卷之五十一

後依時給賜不待奏請著為令

南京工部尚書王永壽傳

實錄

南京工部尚書王永壽字延齡山西太原縣人正統丁巳以舉人任江西饒州府推官三載遷爲廣西道監察御史嘗從征北虜凱還受賚巡按山東貴州及蘇松等處久之任工部右侍郎調南京工部歷三載陞本部尚書未幾調北京工部奉勅巡撫湖廣以安得人心尋命兼督軍務征銅鼓五開等處苗賊成功賜從一品俸天順初復調南京工部天順六年九月卒於官道官祭葬永壽長身多髯益淳謹寡默之士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傳

南京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來字原之浙江慈谿縣人由諸生魁鄉薦會試得乙榜授江西新建縣學教諭被薦擢監察御史巡按直隸蘇松常鎮諸郡風采凜然尋奉命考覈守令而下貪暴者望風引去正統初少師楊士奇薦擢山西左叅政兵部侍郎于謙巡撫山西言其廉明剛正練達政體可寘近密當道者沮之調廣東左叅政秩滿陞河南布政使景泰初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湖廣北虜犯京師聞召即率兵馳至衛輝以寇退引還尋陞都御史時征勦湖廣苗賊命總督軍務縛其渠魁韋同烈等而撫定其餘黨師還召見便殿慰勞之轉南京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天順初致仕成化改元詔進一階成化六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計聞賜祭命有司營葬來傳姿貌少儻邁不羣善詩有奇語臨事明達事無大小面訊立斷其在山西時以嚴察爲治頗過於酷中遭沮抑遂折節痛改爲政一以和平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治辦稱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南京工部尚書戴縉傳

雷禮

戴縉字某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擢
 監察御史性行素不端及在臺不持風紀惟趨附權
 勢以躡華要而名檢蕩然自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
 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
 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
 濟宮前號西廠緝事士民凍凍受禍不敢言十三年
 兵部尚書項忠等首疏其過惡入奏大學士商輅力
 主之 上怒罷廠命汪直回理司設監事縉以九年
 滿不得陞首媚汪直為之鷹犬陳言汪所行皆公不
 秋教保 卷之五十五
 宜革罷汪即奉命仍舊刺事遂陞縉尚寶司少卿於
 是大學士商輅等相繼去位縉神臥不安席而汪益
 恣肆無忌威擬至尊流毒無窮以致御史馮權汪億
 等不恥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可為今日法實可
 為萬世法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唾罵之以縉為
 罪魁也十四年汪直薦縉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
 五年又薦陞右副都御史吏部尚書尹旻俱承望汪
 旨不敢違十七年又薦陞右都御史代王越掌院事
 在臺中益甘心直黨綱紀掃地十九年以公議不容
 又南京尚書久不設管陞南京工部尚書在部洪濤

希世無所顧恤本年汪直失勢臺諫交劾縉為民

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傳

實錄

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字共之浙江淳安縣人正統
 己未進士授黟縣知縣有惠政擢監察御史嘗疏入
 事皆切中時弊 英廟北狩拱辰屢疏以選將保邦
 修德弭災為言尋陞左叅政轉左右布政使歷左右
 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尚書成化中備位尚虛拱辰率
 諸大臣疏乞早定國本拱辰平生清謹所至以興利
 除害為務在貴州兩廣四川督勦叛夷為都御史時
 提督操江勞績可紀者甚多年七十懇乞致仕而歸
 弘治辛酉 孝廟特賜之月廩歲隸 今上嗣極又
 獻教錄 卷之五十二

遺官以厚書存問賜隸廩有加焉正德三年正月卒
 贈太子少傅謚莊懿賜葬祭如例拱辰卒時年九十
 三大老退居林下享有榮壽若拱辰代不多見人以
 之方諸魏文靖云

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常熱程公宗神道碑

徐溥

弘治己酉南京工部尚書程公宗 還家後三年以
 病卒年六十有七蘇之常熟人也於是守臣以公計
 問事下禮部謂當遣官祭葬如郵典 上允之公諱
 宗字源伊姓程氏世有隱德至公始大發以宣德丙
 午生少入邑庠學業有聲登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刑
 部主事階員外郎擢吉安知府在刑部時治獄詳慎
 綽有才能時有大臣退休者當 英宗復位之初畏
 罪自盡怨家誣其子謀殺久不能決法司奏遣公往
 訊所誣遂白吉安素號難治吏書奸弊日出每以訟
 牒自裁獄成特使書之奸弊悉去至今郡人論作郡
 者以公首稱丁父憂服闋改知真定以病未赴吉安
 之民知之相率走闕下乞公復任至則改知武昌矣
 踰二年擢四川布政司左叅政進陝西右布政使再
 轉左布政使所至皆有政績民多頌之 朝廷知公
 可用特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治院事尋以陝西缺
 巡撫卽以命公適邊境多事偕總兵率師征洮川西
 番滿松等族及往來慶陽榆林調度兵食邊境無事
 再丁母憂服闋未上會本邦酋長罕克法孟養恩

與孟密襲罕弄母子累茂相讐殺雲南守臣秦金謂
兵討之朝議以為不便宜遣大臣如程某者往諭乃
即其家賜以軍書而行公被勅旨諭之折其辯說及
見曩弄復責其擅相攻擊之罪皆頓首服乃以具奏
始設孟密安撫司以材寨歸未邦不相統攝而西南
遂無事矣 朝廷嘉之轉公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
仍巡撫雲南贊理軍務久之公為刑部右侍郎尋轉
左侍郎以尚書缺署掌部事能律以法部中肅然九
年考滿始拜南京工部尚書加俸一級公至是雖老
益勤凡工役材用計度精詳無所濫費人方望公久
任則致仕而歸且卒侯公持身之謹待人之恕人皆
知之嘗預同考會試得士為多有撫夷集藏于家

蘇傳錄

卷之五十一

九

南京工部尚書劉公宣傳

王時槐

劉宣字紹和安福人早孤力學補父戍役于盧龍景
泰庚午以儒士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選翰
林庶吉士授編修累官南工部尚書宣重厚優容喜
愜不見於色居太常十一年絕無觖望為南司成待
諸生誠意藹然教有條式因其材而勉進之琉球諸
國遣子弟來就學人曰行故事爾奚庸教宣曰夷狄
慕中國來學不盡心以誨迪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
國生俱感悅厚贖金以獻者再固却之外國生以聞
被 命宣受母辭宣乃受慶成宴坐次未定僉曰須
決之劉太常宣歷舉舊制以對遂為定規於言官往
來甚簡曰是非大臣親狎之地卒贈資政大夫諡文
懿宣制行務存大體惡輕改作常曰後生少年輕舉
妄動利未至而害先之國家何賴焉人以爲確論

蘇傳錄

卷之五十一

九

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蠶吾馮公貫

徐 傳

公諱貫字大用保定蠶吾人也曾祖守道元西臺御史祖彥章洪武中人材任富平縣主簿考吉以公貴贈大理寺卿公少起田畝年十八始知自奮於學正統己巳之變士民驚潰失業公誦讀不廢及領鄉薦入國學貧無膏燭夜每挾冊隨月光以讀晦則燎薪績明其勤苦如此登天順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嘗出巡邊關按州縣搜吏弊索民隱貪廉才頑多見瓊黜成化中上疏言時事曰慎爵賞郵窮民處流移修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 兵政廣儲蓄禁盜賊平刑獄息邊患節冗費重憲職數事 上嘉納之及掌三法司事治山西妖民及劾兵部大臣不法事聞者肅然九年進大理寺右寺丞轉左寺丞進少卿不數年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又改大理寺卿法律精明持心仁恕嘗曰大理平天下獄獄之不平咎在誰執故當奏獄必反覆訊鞫無憾而後已每廷議參酌得宜其言載在條例有司至今遵行之嘗應詔舉所知衆稱得人弘治六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九年以疾乞致仕詔可且命馳驛以歸抓家一月而卒九月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公魁岸美

專為人詳審沉靜而有謀謨度量汪如莫鏡其際在大理嘗承詔會同三法司錄囚有竊羊上尊之賜會勘肅府汾川王承奉及廷試為讀卷官皆有寶鑑之賜弘治改元 上太皇太后及皇后徽號誥封二代皆三品又有白金文綺之賜及卒 上遣官諭祭治其喪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

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蕭公禎神道碑

吳寬

公諱禎字彥祥姓蕭氏世家吉安之泰和為著姓人
 國朝仕者不絕然無甚顯者公幼失怙生有高資
 能目奮於學期必取科第遊學於外族人其隸尺籍
 蜀中者往依之學成弟子多從受業然益困無所遇
 脩然西歸舟行峽江隅墮深淵中自分必死矣忽若
 有物扶其足而起適得漂槽負而登岸人異其事謂
 公後當顯竟以儒士舉於鄉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成
 化乙酉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已丑陞湖廣司員
 外郎治獄明決爭訟者一訊輒得其情據律訓漸庭
 無留獄人皆稱之壬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一
 道明決如在刑部時所至郡縣興舉廢墜尤好獎進
 人才敦勸民俗不專以簿書為事俄苗寇竊發詔出
 兵剿之文武大臣或不和而能成事者況用兵又事之大者
 古未有大臣不和而能成事者況用兵又事之大者
 乎為反覆開解大臣感悟寇卒平公當紀功則有以
 婦女首級徵功者辨其偽斥之及奏捷加四品俸
 古王建國長沙公復督工役一時夫匠被人擾害者
 賴公以安巡按御史累奏公治績辛丑擢本司副使

卷之五十一

十三

卷之五十二

十三

丙午再擢按察使於是蒞湖廣者歲久治績愈著名
 益起明年遂遷河南左布政使至則宣上德究民隱
 尤不肯以公錢曲奉權貴人人以為難戾中為今
 上初年會陝西缺大臣巡撫朝廷即以公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賜勅得便宜行事陝西當凶荒之餘民
 初復業公加意安輯流移者至乃內務蓄積外為備
 禦兵民晏然西方無事歲當慮囚得可矜疑者悉置
 輕典奏上囚多免枉歿公作全命錄以著朝廷欽恤
 之意然是時一裨帥犯法素有聲勢為請托者多卒
 論如律復以平寇功有文綺寶鈔之賜辛亥遷南京
 工部右侍郎甲寅改刑部丁巳始有工部尚書之命
 南京為舊都凡壇廟宮闕城垣橋道歲久漸圯修治
 無虛歲公計夫匠量材物役用必當未嘗妄費權貴
 人有乘時求利者往往無所得每土功告成輒蒙恩
 賜上將久任公甫三年則公以老疾去而卒矣公
 少時羅夫人憐其幼弱相與田產特厚後夫人卒公
 悉讓還二兄取舊券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
 廣衡而下率譽公以為不可及公壯且貴痛念父母
 不及祿養過塋城輒慟哭如初喪念叔祖志翁無後
 塋域蕪廢為修飾而歲祀之居家作敦本堂及置祭

田供合祀祖先之費至于處宗族待故舊與心無不歸於厚者若其歷官四十年田廬僅足張食不侈於物無所玩好公稍暇惟讀書賦詩而已

狀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僖
董公越墓志銘
李東陽

今天子右文圖治每軫念舊學侍從之臣倪文毅傳文穆二公郵典特異比董文僖公計聞命有司祭葬如制而特贈為太子少保文僖其賜諡也按董氏世居嶺之寧都曾祖諱子平隱於鄉祖諱吉義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考諱時謙累贈翰林院編修右春坊右庶子而加贈如其祖祖妣某氏贈淑人而妣溫氏封太孺人贈宜人加贈亦如之公諱越字尚矩生而感失怙為母氏所鞠比弱冠極力共養以其暇學舉了

狀徵錄

卷之五十一

廿五

業補府學生天順己卯舉鄉貢試禮部輒不利卒業國監攻苦力學雖敝巾垢服名隱起儕輩間成化己丑進士及第初命為編修乙未戊戌皆同考禮部時稱得人丁內艱歸用禮襲事舉先世田業讓其兄睦處宗鄙不以貴加人人無問疏戚貴賤皆樂與之親有訟者懷金以請笑而却之亦不怨也九載考最進侍讀癸卯典京闈鄉試甲辰直東宮講讀丁未充經筵講官尋以登極恩進右庶子兼侍講會朝廷頒朔于朝鮮特命公奉使賜麒麟服以行至則宣德意正王度餽贈無所受居三日而還乃作賦以紀

國俗他所題詠尤多國人侵諸梓以傳弘治己酉典
試南畿辛亥修 憲宗寶錄成擢太常寺少卿兼侍
講學士壬子進講敷奏明暢義歸于正 上每為注
聽資予尤數癸丑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公博古典習
聞本朝故事而職務清簡無繇自見大夫士議禮者
多取決焉三年考績京師時其子天錫已舉進士留
累月乃去拜南京工部尚書凡 上供服器藩王張
具暨都城內外土木之費日窮午不絕公應之綽然
有餘平生為文章歌詩典雅優裕無煩雕琢至是猶
不廢著述積所得為圭峰稿若干卷壬戌五月七日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二 十六

以疾卒距其生宣德辛亥壽七十二公修眉長身骨
格清聳雄談健步老益強力而性行恒固量度優遠
識者謂為壽考之相不意其遽止此惜夫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南岡李公子孟陽墓

銘 劉玉

公諱孟陽字時雍別號南岡世為睢之長岡里人祖
諱都考諱斌歷渭南掖縣丞俱以公貴累贈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尚書批張氏繼岳氏俱夫人
公以宣德壬子生于渭南官舍八歲入小學十五受
尚書天順壬午中河南鄉試進大學取天下英俊為
麗澤交名籍甚會司成邢公被謗公率同列上書辯
誼聲振一時成化壬辰登進士授戶科給事中癸卯
盤糧大同值虜寇入邊危甚歸陳邊備十事所陳民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二 十七

壯事著為令甲辰使占城時占城為安南所侵其王
為安南所害 朝廷遣使封王之弟齊亞麻勿菴未
至而勿菴死其臣提婆荅者攘所封印故復遣公封
王之次弟吉來公行上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構未靖
而提婆荅又 竊據萬一帶順損中國威宜縱其來
使傳命古來仍勅安南海過 上悉從之乙巳遙擢
都給事中留廣中數年卒致古來厓州而定其封弘
治戊申始歸陳地方五事曰懲舊弊以修軍政設兵
備以鎮邊方開衙門以散嘯聚修城垣以禦寇患通
朝報以廣 意多見採納尋擢湖廣左叅政常德歲

款民饑公分守其地戢盜賊抑豪橫邇米商禁藩廩之苛革里書之弊用蘇其民庚戌晉廣西左布政使

屬夷僚為訃稟食多置眾口囂然公亟遣官糴諸遠而給之軍餉以足乙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南京糧儲奏修官廨以便分理折支勲官祿米以省轉輸戊午轉南京戶部侍郎壬戌晉拜工部尚書中

官以宮殿傾圮欲修之屢詣公言公徐曰萬世不拔之基已有定所修此何為議乃塞南畿織造多取資

葦課歲久為勢家所侵公一清之於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言者又以災傷欲併葦課蠲之公獨以為葦

課徵錄 卷之五十二 十八 州人所爭佃其利可知苟蠲其課困用不足則將加

派於民是損本實而益浮蠹也抗言尼之雖被怨不

惜正德丙寅乞致其事疏三上而後允有清慎老成

之褒賜誥給驛月廩歲隸恩數甚優自後權奸用事士夫保全者鮮公知幾矣哉己巳公薨于家享年七十有八賜祭葬

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韓公重墓志銘

顏燁

公諱重字淳夫別號拙齋世居絳州祖延齡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考英正統戊午鄉薦任泗

州同知多惠政贈如祖官祖妣張氏贈淑人妣文氏封太淑人公稟資通敏質貌魁梧二十八歲領成化

辛卯鄉薦第六人登戊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甲辰捧命查勘兩廣糧儲公帑充實諸可貸者悉予于民

丙午陞本計左給事中弘治改元再陞本科都給事中在給舍幾九載彈劾不避權勢貴妃萬氏久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十九 上寵犯顏極諫人為竦懼時有西僧煽惑滋蔓上

頗溺焉公上章救正庚戌出陞陝西布政司叅政通歷八郡旬宣不息巡撫王公上最于 朝丙辰陞本

司右布政使清軍務督馬政二載陞應天府府尹南都百司所在賦役繁重加之權貴侵漁玩法難治公

直以愛民為念苟可興利祛害靡不殫厥心力提調戊午鄉試得人為多 孝廟制詞曰擢居京兆允協

僉言乃能廉以律身勤而蒞政民懷吏畏弊革利興悉實錄也冬丁太淑人制辛酉服闋改順天筆教之

下益策精敷政受知于 上復提調鄉試得人之譽

祝南都尤著適遼陽有警陞公左副都御史往撫時
奸宦梁玘在鎮怙勢肆虐公按其不法亟疏劾罷物
論稱快僅一年復勅公撫湖廣黜貪旌廉平徑息民
軍餉久缺公爲請五十餘萬以給軍士乙丑擢南京
兵部侍郎時缺正卿署選軍政兩月不歸私第權要
不得請托正德丁卯轉北部未幾進南京工部尚書
公念東南民困上疏請停不急工役上詔允之是
時逆瑾專恣不快于公罰米示威公懇求休致朝
命方下嗙嗙黨惡計筭財費雖不得實爲其鈎致者
幾年餘懷抱抑鬱疽發于背卒于揚州廣陵公館壽
六十有九計聞朝廷如例營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二十

南京工部尚書陳清傳
南京工部尚書陳清山東益都人天順甲申進士初
任戶部主事歷陞南京工部尚書以忤逆瑾矯詔致
仕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卒子欽以聞禮部奏清鯁直
廉介不阿權貴宜加優卹詔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二十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張公憲墓志銘

費宏

南京工部尚書張公諱憲字廷式別號省菴世居德興縣自為兒時已莊重不比遊縣庠以給事中約齋祝先生為師約齋樂易善謙兄公矜嚴好禮亦心憚之諸生會講時公或特入必曰祭酒來矣鄉先達兵部尚書孫公尤重公高年里居暇輒招公談論竟日乃罷嘗謂人曰張某台輔器也成化四年公年二十有三領江西鄉薦後三年壬辰登進士第觀政刑部即留意法比部長貳皆賢之會吏部選科道偶遺公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三

衆皆疑愕尋乃授考功主事蓋尚書尹恭簡公讀公所試知其所養欲留自助也在考功歷員外郎郎中凡十四年廉慎公勤如一日甄別流品必先志行遇士夫之賢者輒以人材訪之有所聞籍記惟謹課覈之際以參黜陟其人可用即踈遠不相識必陰薦之考功以地望例遷卿佐鮮外薦者弘治初公資既深尚書王瑞毅公探所欲公曰懼官之弗稱耳吳內外之擇乎遂陞山東左叅政行部所至興墜典釋冤繫孜孜政務宗聖公墓在嘉祥蕪穢弗治公歎曰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命有司亟為修築併葺其

祠遼東僻遠學政不修公督饌之暇時即費舍為諸生講說其好以經術飾吏治又如此在山東凡五年陞浙江右布政使鎮守中官縱左右虐民而攫其財公廉得其人置于理岳武穆祠在西湖故有祭田二頃為勢家所據公檢覈畀祠又訪其苗裔使占藉倚郭得食其租入以世其蒸嘗為交承例閱庫藏主吏報羨銀若干欲以動公公曰杭人方苦匱貢以此助之豈非一分之賜乎吾弗能竊取為自殖計也仍封識責之主吏陞順天府尹事雖旁午公處之裕如屢請寬郵畿民培植根本旱則竭誠致禱雨輒應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三

久之望譽權豪德孳士庶考最賜誥有剗除奸蠹扶植善良之褒陞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山廠廠統郡八役民數萬趨走之吏自郡倅而下餘百員故為姦利囊橐公曰近賦易汗吾其可弗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餽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欺柴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皆自公始於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矣既而還蒞部事會今上即位諸邊告急戶部言足邊賴鹽課而其法久壞請遣重臣釐正之兩浙八閩以屬公遂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親歷諸場炎瘴無所避適

品九年考滿陞右都御史仍督其事事將就緒而賊
瑾專政議革巡撫召公還公畏瑾勢徘徊於道久之
始至又久之始得蒞院事未幾復改南京都察院歷
一年遷南京禮部尚書瑾終惡公不已附甫月餘內
批致仕瑾誅公最先召用改南京工部蓋正德五年
九月也踐任僅一年以六年二月二日卒于位享年
六十有六 上聞訃嗟悼命禮部賜祭工部營葬事
皆如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四

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進階光祿大夫李公
善墓志銘 王九思

公諱善字宗元家世隴州人也其高祖曰公賜仕為
高郵州知州曾祖惟中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
祖昇由國子生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擢浙江按察副
使父溥亦國子生不幸仕為庾宰後以公貴封文林
郎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母馮氏封孺人太孺人生
四子公其第二子也公少穎悟讀書善誦不忘公封
君愛之遣入州學為弟子員授易知州陳君者江西
人陳君善知人于諸生獨奇公貴甚然氣豪而貌瘠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五 吳山甫
諸生聞言或目笑之不信未幾果驗
明年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出使慶府王以金
幣贖不授行人三年選為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是
時太監梁芳陳某怙寵市權而南京太監郭鏞亦橫
擅入後湖與同官繆樛等上疏極言雖不報然三人
者寵由是衰矣尋出清理江北諸郡尺籍劾弊剔蠹
以影射出者八百人有奇弘治戊申以父喪歸終制
改浙江道出按遼東是時總兵官羅雄偷安弛備太
監韋朗縱其舍人侵漁軍餉奪人妻孥聞公至即懼
不敢復為都督王鏊孫貴皆以不職劾罷傳玄者逆

於舍主人也嘗王貸與李林林不知所往林子訟玄
殺林有司抵玄死獄成然林實向沽酒婦所欲醉婦
與姦夫謀殺林死則其財公廉得其情玄以不死及
代歸而壽寧侯鶴齡方負勢莫敢誰何族子舍人下
上運河沮擾貿易拷掠無辜謗怨載塗至是有訟者
會在公公曰教授侯門之鈐鈐弗嚴故至此矣于是
參其教授姚倫就問教授懼走匿侯所不出公於是
劾侯出教授就問侯家以罪發戍者若干人京師遠
邇譁然皆知有李御史也然侯實不堪復求撫拾公
天子震怒欲置于理是時在司禮者若陳寬一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六 晏山館
人皆識體苦為諫止吏部恐終不免遂擬陞河南按
察僉事而都指揮李賢者守備嵩盧濫受民詞納賄
無厭會公分巡河南道乃劾罷去是時河決張秋都
御史劉公大夏與平江伯偕來督修乃求綜理其事
者蕭臬以公應公為相度水勢開修賈魯河四十八
里改河南注築塞黃陵缺口百十餘丈斷水東流功
垂成復決公僅以身免乃更修數月功乃成詔陞俸
一級未幾太孺人卒乃歸其後復除湖廣分巡荆襄
荆襄間往往多妖孽扇亂者至是有何准者與其徒
五百人僭號稱王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巨高者襄陽

衛指揮也善捕賊公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窟
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詔陞俸一級其後王景陽
者亦荆襄人以左道惑眾其黨熊彥和以子妻之兩
人皆稱王謀入襄陽內亂未發而公覘知之亟遣呂
高往捕得彥和等及其妖書解京師脅從五百人有
姓名籍記公焚其籍不問在湖廣二年擢山東按察
副使兵備臨清一日報錦衣衛千戶劉海與一校尉
乘船至聲勢甚大公見而疑之執劉海下拷問對曰
我京師人習貴也校尉僕曾喜耳曰劉海詐也聞者
咸以為神在臨清五年擢山西按察使是時晉王寵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五十七
宦者門副劉茂相倚為奸府中金貨輒匿眾無敢言
茂與府中人李成有隙詐逼成幾死成訴之巡按
公問于是捕劉茂茂急附王王為之請不從竟捕劉
茂庾死其後劉瑾用事欲為茂復讐然公自防甚密
竟不能害也止德內寅擢四川右布政使未幾轉左
四川番夷久肆標掠百姓患苦之巡撫都御史鎮守
太監因民之不忍具奏出師征之公請于鎮守曰當
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人不可公曰民力殫矣番未平
而內變作矣非計之得者也曰業已奏請奈何公曰
征未晚也番聞我師至必懼不若因而移檄宣布

朝廷威德警服其心從而撫降之亦萬全之策也予
是檄番果降誓死願為良民不收復叛捷聞 天子
大悅賜公紫衣白金尋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庶官甚平乃自引乞休不許慰
留之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會尚書缺獨理部事獄死
囚三人將行刑公以未經覆奏止之明日邸報至三
人者移江西巡按御史勘問衆皆歎服庚午晉南京
工部尚書公以大司空位高任重不可但已會修孝
陵及懿文諸寢殿皆公會計甚悉未久疾作罷歸是
時公年未滿七十才不究用識者恨焉比歸而其子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夫人

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柴公昇傳
公諱昇字公照南陽人也少受經於郡守段堅成化
二十三年舉進士擢工科給事中弘治三年彗見東
井詔求直言昇首疏十五事切中時弊 上嘉納明
年山東河南大水復求時政得失昇言四事 上亦
從之七年詔建昌國公張延齡第延齡 敬皇后同
產弟也勢焰薰灼人莫敢言昇上疏論止八年四川
番僧領占竹資緣行取禮部御史諫不聽昇乃入奏
大略以恤人言杜無益反覆乎孟軻韓愈之義疊疊
幾萬言 上讀之大悟即命停罷又疏止度僧道徵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夫人

守經先已買田築室及諸遊樂亭池之勝竹樹花卉
魚鳥之趣無不畢具公處之怡然不知老之至也辛
巳夏 天子新即位覃恩臣下於是司問勞公具
羊酒綵幣尋又奉詔進階光祿大夫鳳翔知府路君
直賀以玉帶羊酒又五年嘉靖乙酉八月疾作終于
正寢距生正統甲子壽八十有二歲云

蕭然無異寒士觀者興歎正德二年擢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已改陝西時革總制三邊率聽制於昇昇
紀律嚴明先聲所至虜不敢犯歷陞吏部左侍郎會
尚書被逮昇攝部事凡病國紊法者一切釐正之無
何陞南京禮部尚書復改兵部恭贊機務以父喪去

位服闋改工部昇辭不允居數月復上疏請老詔始從之仍給月廩與夫乘傳還鄉歸八年當今上改元之初言官屢薦特加榮祿大夫道官存問二年八月卒贈太子少保昇性至孝嘗分祿養親及親沒前後廬墓六年哀毀踰禮鄉人稱之論曰柴公其古之遺直也其論事侃侃無所避忌遭遇敬皇明聖俱蒙采納見之施行吁亦幸矣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洪公遠墓志銘

楊廷和

公諱遠字克毅姓洪氏徽州歙縣人系出唐河北黠陟使緯經綸之後宋少師禮部尚書諱中孚十一世孫大父諱壽父諱寬以鄉舉歷知桂陽鄭二州俱累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大母江氏母汪氏俱贈夫人公少穎異好學讀書必成誦督學御史戴公珊奇之成化甲午舉鄉試講學于內翰謝公遷之門戊戌舉進士授莆田知縣前尹多苦勢家請託公于廳事後置鼓客來坐未定連擊鼓者三羣吏鴈行進立侍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卽有請託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去簡地濱海海賊時發輒損戍兵巡海憲臣議僉民壯代之公力言不可乃止暮年丁內艱既去而莆人思之甲辰改濬縣歲荒極力賑濟全活甚衆議者以濬大欲分隸湯陰濬人謹曰是使我離慈母去吾不忍也再踰年丁外艱弘治庚戌改交河縣其惠政如前兩邑尤加意學校公暇親爲諸生解講文義不倦部使者交章薦之甲寅徵授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敷言事不避權貴庚申陞浙江按察司僉事歷巡五道所至以鈔豪強撫孤乳佑良善爲先務壬戌兩浙饑公分賑嘉湖做富

鄧公青州朱文公浙東舊法參酌行之二郡獨無流
殍巡視憲臣疏其事有羊酒之賜甲子轉副使巡海
道按察使缺攝司事且一年諸道肅清先後巡按者
列上其治行正德丁卯詔裁方岳剝員調湖廣時有
兩制使在楚一督逋負操切嚴急公下令勿亟民不
忍累公爭先輸足一專賑饑擇官分理獨委公以全
楚之半已巳晉廣西按察使廣西郡縣多土官簿書
期會往往牽制或至十數年不結公嚴爲之限於是
辦治如中州無復敢後者庚午遷四川右布政使時
盜賊充斥百務倥偬公攝左轄慎出納裁冗費積羨
萬餘緡悉以給軍餉辛未晉陝西左布政使尋權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獎廉吏出貪鄙遠徼以
安十八寨邊舊常剽奪爲邊患公至皆出降或欲乘
機擊之公不可曰殺降不信置無辜于死地不仁掩
其無備而襲之不武諸夷聞之益畏服部內有銀礦
開則攘奪並起公秘之三載遂定鎮守中貴諫求害
人公數抑之屢欲中傷索公無可得乃已甲戌改南
京大理寺獄情深求者多所平反乙亥轉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諭諸言事者務存大體切時弊勿以詆
訐爲事御史亦不
旨速赴認獄率臺

官上疏救之已卯三載考績在道拜南京工部尚書
徑趨闕下謝且辭優詔答之有清譽者之
越三日卽疏乞休致會有江西之變
凡器械悉取之工部公時以疾作
甚遂至不起距其生景泰庚午得年七十計開上
悼之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治葬域守官以三事稱
出入四十餘年如一日當逆瑾用事時驅馳遠方無
所附麗待僚友和而能諍馭屬吏嚴而恕好汲引善
類有所推轂亦不使人知之性儉素寡嗜怒雖貴如
寒素終身無姬侍疾革子促問以家事不答但曰爾
輩以忠孝立身足矣語畢正衣冠而逝蓋公於朝食
時猶對部屬處分公事相去僅七八刻耳其靜定不
亂如此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吳山館

南京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贈太子少保

簡肅黃公珂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珂字鳴玉姓黃氏上世楚崇陽人元季四世祖始徙居遂寧大父諱鑑父諱宗泗以春秋舉鄉試授雲南大姚縣知縣有惠政鄉人稱為南庄先生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馮氏母劉氏俱贈夫人公少時嘗從南庄于大姚警敏嗜學姚安守奇之令與諸公共學因謂南庄曰賢郎廟堂器也既歸為學官弟子成化十六年舉於鄉二十年第進士授湖廣龍陽知縣其為政大要以立程式均徭役禁豪橫興學校息異端除奸弊為首務剽賊流劫湖中公密遣兵壯授以方略不旬日盡掩捕之時湖南大侵獨龍陽熟往就食者相望公設厰四境煮粥以食之所全活者甚眾部使者列上其治行徵命且下會有劉夫人之喪閏十月南庄亦卒囊無長物至不能舉葬事弘治六年服闋不外補特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九年按貴州因其土俗治之甚者乃繩以法金達長官何諭父子負固作叛公以計擒之削職處死易流官他桀驁者始置天順天等府公曰是多貴家驕橫不可以貴州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四

吳山館

所假借太監陸愷誣奏人隱占公田下錦衣衛

榜死者公劾之大寧都指揮康淵附勢怙惡詆毀撫憲臣公逮於理遂鑄其職壽寧侯家河間故有賜田欲并其旁近膏壤得之遺內外官勘量將與之公言民貧產不可奪事乃寢尋督修皇城因事革弊無或敢抗者值隆冬上特賜華被一袋且謂侍臣曰御史勞矣工成復賜晏勞十五年貴州有米魯福祐之變朝廷討之命公監其軍酉陽保靖諸土兵素無節制公召其酋長諭以軍法乃無敢剽掠者軍中首功百方審驗一夕就寢如閔婦人哭聲漸近索之不得明日果有殺民婦報功者立送軍門斬之班師守臣厚有所饋公峻拒之既而行賞雲南視貴州獨厚公疏言之始並論其功奏復加俸一級尋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巡察海道飭武備嚴守望山賊竊發輒勦除之封內無警正德三年陞山西按察使斷獄明允多所平反藩府承奉有罪至忝者王為求庇不得竟抵以法守藏吏以羨餘獻公斥之退明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虜犯城下公身親督戰所部踴躍自效賊敗去亦不刺再之威武寧塞二營堡公發游兵千騎禦之斬捕三百五十餘級時謂十數年來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五

未有此捷嘗以歲例燒荒天忽陰翳風氣慘烈公曰此虜氛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眾突出我軍伙起殺之殆盡將佐皆服公善料敵自是虜人寇輒失利掠韋州歸要擊又敗之盡棄所獲人畜宵返邊十月餉故有扣除之弊公痛禁之其羨餘悉貯之官以備支用士皆足食寘鑄作亂傳檄以誅逆瑾為名三邊騷動公用間得其偽檄密奏於朝且陳八事謂寧夏城中有慶王在內人效忠義者多請早出兵以伐其謀而奪之氣固原官兵宜過河防守請增設憲臣總制軍務嚴守備飭兵馬定召募賞格選州縣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諸將或送首級為從人功皆不受論功再加俸一級廢一子為太學生是歲改刑部右侍郎流賊賊成用事者議欲法外用刑公請左順門執奏當道 祖訓中人論以上意公猶固爭八年陞左侍郎奉命勦鄒平子爭襲事公以二子皆庶出幼者法不當襲乃從禮部原議奪之以歸其長原議今閣學費公在部時所主也明年改兵部左侍郎宸濠乞護衛公獨不受賂且執議再四謂奸萌漸不可長文移獨不署行示決不可與也尋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會審重獄有寡婦為其族人誣與姪姦守備中貴主之利其財也以嫌無敢辯者公辯而釋之十年考察庶官事竟自幼乞休不允以萬壽節入賀因乞歸展祭給驛以行十一年陞南京工部尚書時營造上供器用多出額外公節財用程力校工雖細微無或乾沒者三載考績既得她恩遂乞歸至是疏凡四上矣上念其懇切許之賜勅給驛仍命有司月給原三石輿諫歲三人公喜曰吾幸完吾名矣何以為報今上登極之元年推恩進散官一階十二月一日卒于家諡問贈太子少保諡簡肅命禮部論祭者再工部治瑩域公英毅閩爽邁事有決斷治律精明不事苛刻

所至皆有聲稱居家孝友劉夫人性嚴公事之得其歡心弟珮早卒撫其遺孤如所生城見背於南庄最幼攜至京師教之以至成立與人處傾蓋即如故舊至遇負氣好勝者則斂退不校待鄉人有禮常曰人貴知足倏忽百年同歸于盡何必事事求如意也談論終日聽者忘倦同官有行部于外者每告之曰吾儕爲此官不可作意去人官爵以立己名得罪于法者不可容于我有忤者不必計也守官廉介而樂施好義宗族之貧者婚嫁皆仰給於公致仕後日遊南津別墅招親舊囉唻爲樂每遇北來人輒問時政或

蘇轍錄 卷之五十一

四

不如意終宵不寐曰天下有事吾獨得安枕乎在官二十有六年受勅獎諭者前後凡四金幣之賜不一而足其生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叢公蘭墓志銘 黃宏

南京工部尚書叢公既捐館舍 上聞訃震悼贈太子少保賜二祭命有司爲營事事公諱蘭字廷秀別號半山世爲登州文登縣人祖諱實榮父諱春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妣俱贈夫人公生而穎異弱不好弄惟耽玩經籍海濱無市本往往手自抄錄夜誦達旦以成化癸卯領鄉薦再試禮部不利自都下嚮書輿歸益加探討自天官三式兵鈴醫術算數之類靡不究心弘治庚戌登進士第明年除戶科給事中巡光祿寺見有司飾皇壇供器疏崇尚異教爲 先朝遺弊當亟罷尋以外艱歸八年終喪復職巡房山諸草塲蒞內庫出納多所釐正時災異疊見公言消變當實行今日之務在惜人才慎舉措恤畿民撫邊戎警怠玩杜貪殘元惡如中官汪直輩之陰圖復用奸貪如侍郎林鳳輩之未見寵黜左道如太常卿崔志端之紊亂舊章皆宜懲處以順上天遏惡之命尋陞兵科右給事中內降以署都指揮吳安爲都督及邊將姚信以失機獲有皆極論之

蘇轍錄 卷之五十一

科十餘年遇事必言言必盡中官何文鼎以直言得罪又嘗合臺諫救之至於忤旨下獄而其志未嘗少挫十四年陞通政使司右叅議會以災異求言公又偕同官疏時事列上又明年轉左叅議適北邊有警經略紫荆等關塞蹊隨可通胡騎者數百處復於浮圖峪夾岸創起敵樓增戍兵易將領諸所籌皆百年固守計邊人賴之十八年以內艱歸後三年終喪還朝蓋正德戊辰歲也其秋陞右通政庚午之春邇瑾請遣官規畫邊務兼督糧儲清屯地抽選軍丁而公得延綏至則寧夏之變作矣延綏人竊議洵洵公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中

境鎮之以靜衆乃少安時方嚴邊功賞不時下文武官以罰米賠糧繫獄久不克完其請戍除名沒產者多出銀鍊考察之令一歲至再三舉行邊民以催徵逋負逼迫逃竄將家由武舉進者分隸各鎮類愁寂不能聊生偵事之卒紛紜四出所過莫不危懼公以爲此數事皆人心所甚不便宜速改而不容緩者疏至則詔已悉行之瑾銜其拂已欲中以禍公處之自如數月瑾誅陞通政使旬未浹以三邊告乏陞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寧夏等處糧儲直茂早請羣望鞠究繫三邊皆雨先是關中鹽門利

歸權右及公來無敢私謁商通而事乃濟諸有補於邊儲者皆一一條上行之是年夏兼管固清等處軍務聞山東河南羣盜猖獗念內地齊民猝遇兵變必不勝供億之苦亟疏于朝請別處軍節以紓民急會廷議亦念中都地重兵荒亟召公巡撫廬鳳滁和并以賑濟委之七年春公至鳳陽賊以壓境公督率吏士防遏緣河諸渡口警報至卽躬擐甲自身先士卒奔走邀擊俘斬二千餘人溺而死者數萬賑濟所全活者又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口撫釋脅從男婦幾六百人車聞賜勅獎勵資以金帛秋九月師還老稚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中

留爲立生祠還朝論功又陞俸一級廢一子爲太學生加賜金帛羊酒宴于禮部八年又以虜警奉勅巡視西路諸關兼督宣大軍餉九年春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大并山西偏頭寧武鴈門等關軍務再辭不允乃行至邊相地設險冷內地居民各築堡入保亦如塞下賊嘗一再深入公自駐陽和以當其衝分部諸將十七人伏兵要害遣謀者往探傳報或犄或角賊乃遁我兵又豫險邀之斬獲百有餘級虜酋傷右臂而馳捷聞復賜勅獎勵然坐與監軍不合其軍功竟爲所攘十年閏四月自軍中還命總督濟運兼巡撫

蘇陽諸郡莫別宿弊改立條約著漕運錄行於時權
右以私貸祈僧皆置不問則相與毀之遂罷督專理
巡撫值歲饑民流公奏截漕粟數萬石益以倉儲賑
之所全活者視昔倍蓰水曹王主事鑿以抗直忤中
貴吏宜逮繫詔獄公疏宜不法鑿當亟釋中官劉允
以迎佛使烏思藏所過百計誅求勢張甚公預檄有
司毋徇所欲至淮謁入公辭焉遂疏斥佛老無益乞
還允勿追高齋庶人有逸而出者公乞并釋其無罪
者以篤親親守備丘德以貪虐擾人公禁之德為少
戢十四年逆濠起公率兵禦之江擒其黨百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四十一

武宗之南狩也至境上見公猶記公前任總制時過
桑乾墮水事屢形顧問驛遞例有宴設多侈費求媚
者公惟金酒卮一事餘皆砥漆進獻物視他郡僅十
一二逆彬數有讒言竟亦無他十五年以六年考滿
進階資德大夫勳正治上卿其冬陞南京工部尚書
聞報即乞歸展掃已決退休之計矣明年 上繼大
統方任舊藩公二疏請老不允公以涼平復陞俸一
級嘉靖元年屢疏 上察其誠乃允休致賜勅褒諭
且有月原歲夫之給踰年而公不起矣蓋嘉靖癸未
二月二十六日也距所生景泰丙子十二月二十五

日年六十有八公器度闊偉才識英敏所學期于經
世而言論足以發之自筮仕以來屢將使指經營四
方未嘗以艱險避威名在邊塞利澤在生民功業在
國家可謂一代之名卿才大夫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四十一

吳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陸公文奎神道碑

崔 銑

公諱文奎字應宿登成化甲辰進士明年乙巳授刑部主事又六年弘治庚戌晉員外郎明年辛亥晉郎中又八年戊午晉河南按察副使閱七年甲子晉山西布政司叅政丁內外艱至正德庚午再除河南是年秋再晉至左布政使壬申晉南院副都御史督糧乙亥晉工部右侍郎嘉靖癸未晉右都御史遂晉南京工部尚書明年甲申引年致仕公蓋七十有四公內部曹至端揆清潔恪厚精完神壯蒞事勤敏中夜臥數轉

益辦施設舉措必歸於矜慎寬淳以庶於教化蠲衣菲食儉陋性成泯德忘勞不較彼已天下同推為鉅人長者公三蒞我汴在臬銑自大學歸省在省銑待罪史官長工部銑叨南雍師公之德政固所見也弘治初安福劉遜敢摧強家而折橫藩知武岡州減岷府祿米為所構惡公以郎中奉旨往勘知州左秩而祿米亦削白遜誣罪公司刑久事來一鞠而得遇疑獄卽立辯結要則從寬律嘗出俸貲買槍植庭中囚候訊者免夏日之酷在副使出巡部求民所利病為之罷且舉凡獄已得候報可止逮其相敵者餘放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一

四十五

封丘田為河壞者三萬畝六十年民猶陪租公奏而

除中牟田惡惟邑南萬畝肥然北阻城三面阻陵阜歲滿水民取蓮暨魚供稅公相田南有缺口乃弘之水得入河田乃歲有秋又鑿城為孔二置鐵窻泄水城中亦免沮洳云封丘嘗遭亂軍冊多竄名者公充鈎之實免百人湯陰常璽收官銀奴竊八十兩以逃璽坐償無從辦在係歷年妻乞食以食公謂知縣曰吾無能生此囚必也得藏錢乎卽有以掘地得錢者相毆傷來訴公治罪遂自上官以錢贖璽而釋之溫縣知縣盜庫金有與援歸盜於高黑哥庫子也亦係

完帖上之省而節取餘銀代輸此二事用意宛轉以情傳律於平仁哉往年閩省大戶告事竣布政追餘銀又罰以紙蓋上楮也公不以吏告紙乏乃取舊冊覆之為募惟上之憲公者乃用咨什省七之費辛未

勦寇亂河南守臣議闔省輸軍費公謂非計止發省帑之美明年 上出內帑十萬今賊平公猶以餘銀還京師公既廉約精於計算吏胥無以售奸日夕惟思公之遷去而不怨其嚴在山西太原舊配雲南者數百人有旨改內地而籍未除有司猶解補凡往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一

四十五

無空還者公自憲臣移文雲南憲臣同奏去其籍在
督憲以草殿於越山是在城中又附會緩急易相濟
然越山久據於權人公犯怒取之論者曰尤難在大
司空者器用殿在玄津西既可嚴防且無襲上供又
奏免遣海船其數者公既退十年卒年八十有四

蘇德錄

卷之五十一

四六

吳尚書廷舉傳

崔統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
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於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
德知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
行之都御史屠瀟檄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欲為邑
權璫修家廟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爾
乃今為權璫修家廟乎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
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
監給銀買葛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為式如不中
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七 吳山館

惡公曰彼專批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祠觀寺
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
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公
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懇曰公念
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為元人辱請就死公
為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即
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
口是時公囚服藉手日詣訟所分析所由無私盜狀
上御史大慚命釋公弘治丙辰屠入為吏部尚書遷
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

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
 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用去
 下鎮守恣橫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
 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財劉
 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公罪鞠之無狀止以汪
 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抹之天官張綬取
 閱其諸稿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
 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叅政討姚源
 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
 以萬計公雅多知略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
 秋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九 吳山館

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運者獲之今 上召
 為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京工部又改南戶
 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
 工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衣穿帶不加藻飾神采
 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
 糞土妻子冒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 南工部尚書
 卽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鷄飛無郭外
 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
 御史姚鏞為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不受及
 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
 秋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九

世卿不仕善為古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
厚善忠宣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
衙尺書稱大夏頓首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
好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
見其致簡贖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奏草煩
悉剴當俱未編次為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銑平
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
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
為之嗟乎吳公衣食人惠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
政四十年百瘁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又別傳

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丁未進士賦性知勇自奉菲
薄士夫稱為渾身是膽皮囊是智弘治二年知順德
縣下車首興學校設淫祠飭縣治優老恤孤重梓家
禮儀節示部民更新應祀廟社隆歲事凡可以激風
俗者悉舉行之足稱能吏焉時有中官至邑要求厚
賄率士類逐之出境人皆稱快陞成都府同知歷廣
東按察司兵備僉事在清遠創兵備道立演武亭軍
政肅然盜息民安遷副使右布政使仍兼兵備副使

嘗為佛朗機國進貢貽民害論者少之終南京工
部尚書廷舉禁淫祠條約本職近因賑濟親到所屬
龍江龍山二堡地方徭行郊野見有五嶽神廟塑立
神像戴冕凝旒執圭稱帝割生醜酒豈由土民主祭
司香權歸巫祝諛諛又甚褻瀆尤多殊不知五嶽惟
五方諸侯得以祭之其法則除地為壇削木為主祭
以二仲號以本山有事則 天子遣官以炷香無事
則守臣封局而致祭其禮至重其分至嚴今每鄉數
廟每廟五神是庶人而借諸侯之禮是以三公而擬
天子之稱廟宇幽沉既失立壇之義儀容儼雅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乖作主之規臧氏之祭不足以盡其過季氏之旅不
足以比其罪及照本堡及大良等堡野鬼淫祠克闕
列巷歲時祭賽男女混淆甚至強盜打劫亦資神以
壯膽刁徒興訟必許愿以見官似此乖違俱當究問
本欲施行于既往庶幾懲戒於方來念小民之無知
由長官之無道若非教而後毀終至毀而後與非徒
壞我民心抑且傷我民力合應禁毀以正幽明今備
榜曉諭通縣百姓各宜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鄰
里教訓子孫士農工商各專一業錢糧稅課不失其
期四時八節各祭宗祖春祈秋報其祭土穀毋致悞

詞訟毋捨割田禾毋售聚成家母欺公玩法母學賭博賭博必傾家母學爭訟爭訟必破產母學散仔散仔必喪心母學盜賊盜賊必喪命凡其遷善去惡之路是皆消災獲福之門不須詣分外之神祇空至費囊中之金帛各逆邪心毋貽後悔通縣計去淫祠二百二十五所遺下地段改作社學鄉社學訓誨子弟示教鄉民

南京工部尚書簡菴陳公雍墓志銘

孫鏞

餘姚眉山之陳相傳為江左陳帝裔隋平江左陳諸宗分散或流寓上虞已徙餘姚夏少暇有陳悅者仕為常侍歷四百餘年世系莫考至宋宣和遼炎間陳升以禦寇功授武功大夫其孫臯乃遷眉山云尚書公諱雍字希冉號簡菴父諱願封工部主事贈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祖父諱信贈官與父同曾祖父諱安善又上三世元督運副使曾久又二世即臯也公登成化甲辰進士弘治改元授工部主事
秋徵錄
事轄修通州倉及磚廠廠去河遠納磚者不便乃移置水次又舊磚止隨到報數駟會或私留營利莫之察也以是歲額常缺公乃立例兩月一覈實又移取儀真臨清兩廠報冊與收簿對缺者按原發數根究主名責之償仍募令首納不一年宿逋悉完自是廠中政清無負一磚者績滿以明法比改刑部主事與修問刑條例遷署員外郎斷馬回子大獄名益起尚書白公昂甚重之滿六年實授又二年遷湖廣僉事初公祖父贈公嘗以浙掾滿改保定蠡掾後赴京卒委吳及幹僕敬力弗能還遂扶柩歸蠡殯叢祠側敬

死子彙移葬留新莊歷五十年無音問公進士歸省時往來兩過蠡訪之不能得彙亦不知何往會公同年友何琛知蠡公託之而敬有甥李植為縣隸吳亦有甥王強因植問強遂得墓所又出敬所葬公曩自姚赴京時所齋傳及故友徐祖律與敬二札以為驗何因命兩人至京報公公見之悲不自勝既刑部六年復歸省乃過蠡展墓歸復于考封公至是則啓蠡墓歸與祖妣鄒淑人合葬于桐樹湖云僉事分巡湖北於辰州捕巨猾某靖有貪參將胡瀚則以達兩院黜之滿三年改巡荆南監利大盜黎彥斌父子五

獄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

即仍令錮之獄而陰令人之景德潛偵之見市中有談其事者故伴為不知愕問故因至其所宿舍視其門戶牆壁詢盜所入已乃增捕十數人窺市談者其中作三次捕至屏人以向語質之皆謂先至者已吐實不能隱遂正獄豪民李光祿為首從者數人皆鎮中惡少也准兩豎有投鼠之忌不可窮詰然其人足以死乃當以可死罪而他涉及曖昧者悉不問直指以聞俱報允丁母胡淑人艱正德初復除山西僉事遷右叅議已遷副使是時巨閹瑾竊政柄厚望諸司以貨公絕不與通而瑾故銜少傳謝公遷以公與

獄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

為攘奪遂起爭至殺人兩京言官交章發其事并及梁公或稍為調獲輒中白簡 詔遣給事中劉澆刑部郎中張文麟嚴之皆願望莫敢斷公檢故牘嘗官次據謀殺人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杖徒又殺人時次據已赴京里狀月日明白因嘆曰可避言而故重坐乎即如前擬兩勘官默然服奏上得允聞者莫不心讚焉廣州有鴨埠稅供制府犒士雜用畜鴨者動以數萬計縱之蹂踐禾稿莫敢問問者輒被罪公革其稅并取鴨埠志焚之民賴以安上計京師遷河南右布政轉貴州左公為人敦實雖內修居官以盡職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郎兼左僉都御史領其事復上疏乞休并陳採木利害大約謂木產於人跡所不至故能成其大土商榷木首積之豁谷間俟大水浮出然類皆中材其巨材以民無所用之亦未有採者恐非水力所能致故買木不費金致木費金不苦顧儻苦侵漁今願以兩法行之中材仍故事募向自致但微增其直巨材官為採之以庸法徵金募往者謹給直寧富役夫母飽宿得詔勉留公即下工部博議皆如公策公徧歷三省鑿山通道沐霧露披薦莽至險及處或舍車援之麻葛行度高下遠近以口工力見役者必溫語慰勞之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求去 上階其去不許又固請乃許致化令乘舟

仍命有司乃給米二石歲與夫二人後四年復詔

一階公家自祖贈公父封公皆善為詩公少習詩十

歲即能作絕句後居官凡遇事皆賦詩紀之歌行尤

工巡湖北時作觀風行家宕激烈有唐人遺調楚中

傳之及茲歸惟日與故人賦詩為樂好訓迪後進來

見者輒勉以行義不獨學也遇仕人則談政事不置

於四方事勤勤問聞有善政則喜八十餘精力不衰

對客終日危坐無歇側客見公高年或謂退公曰吾

未疲也長夏不晝寢時後必觀書不則理一事至乙

未微錄 卷之五十一 嘉靖庚子年九十詔下存問

夜乃寢此及鷄鳴起云 嘉靖庚子年九十詔下存問

直指王公紳將 命至 志見公後度問談論怡然心

服年九十二壬寅冬十一月一日卒詔與祭二禮遣

工部主事謝體升治葬 後十四年祀學宮

南京工部尚書張公嶺行狀 費宏

公姓張諱嶺字時俊別號楓丘東浙蕭山人也成化

癸卯領鄉薦丁未登進士明年弘治改元簡纂 憲

廟實錄於蘇松常鎮秉筆惟公不惕權勢二年己酉

除江西上饒縣知縣公性介直實心為民不微聲譽

清節過人量田土清稅糧民甚德之置浮橋以利涉

民賴永濟巡按御史交章表薦吏部考治行第一丁

巳陞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先是部屬入守備屢見

中貴執禮甚卑公肅揖而已遂永為式自是剛正之

名赫然矣庚申陞本司員外郎相繼丁內外艱甲子

服闋改授南京刑部河南司員外郎不攜家室獨處

旅館乙丑冬陞貴州司郎中正德初劉瑾擅權勢傾

中外適隆平侯張祐卒無嗣弟姪爭襲奏行該司勘

問賂瑾囑公公不可奪乃矯制取入刑曹戊辰陞興

化知府單車抵任倦倦以為民為念禁奸戕暴吏不

敢肆閩郡以寧父老咸噴噴稱曰真良二千石也瑾

又以異香下諸郡責賄公不報郡人戴大賓者弱冠

怒甚遂撫隆平侯事落職當 旦祝 聖畢即微服

東歸杜門謝絕 嘉靖初年 嘉靖初年 嘉靖初年

陞江西參政去之日行李蕭然老稚泣送不忍捨立
祠於庚嶺祀之時宸濠潛蓄異謀賂結中外諸臣亦
欲要致公陰使黨人王泰郭宇道意公正色拒之適
藩災乘釁劾公賄權豎張雄輩謀罷公賴當道持之
竟為奏釋時當述職廷論公賢能宜加旌異獲拜殊
段羊酒之賜亦曠典也遷本司右布政使尋轉左時
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內公拒之濠為掣肘因斥曰病
風子乃戒其下慎勿干擾遣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啓
視之則棗梨薑瓜也公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
西耳臣子受命於君行止非人所能一時縉紳咸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十一 吳山館

文積等劫陷郡縣勢頗猖獗公悉討平之民藉其興
公乘軍政賞罰明信捷效發伏如神尤痛懲貪墨吏
以是謗言漸興屢疏乞休不允甲申秩滿三載廕子
升入監是年冬取掌南京都察院懇疏力辭不允乙
酉蒞南臺振肅風紀羣僚凜然如內臣黃玉守備舍
人曹顯等皆以法治之無所顧忌尋陞南京工部尚
書適廣西土官岑猛伏誅兵部謂公先事疏惡功不
可泯奏 上恩賜銀幣丁亥四月得致仕戊子七月
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辛卯正月十八日卒年七十
有四巡視都御史胡璉稱其存心制行大節無渝體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十一 吳山館

南京工部尚書胡公瓚神道碑 翟 鑿

公諱瓚姓胡氏字伯珩別號紫山廣平府之永年縣人也曾大父忠大父貴世居鄉力農父文舉明習三禮為太學生公少警悟年十六補邑學弟子員善為經傳義督學御史陸澗愛奇之登弘治癸丑進士明年授官行人屢奉命湖廣河南山西冊封諸王至皆以謹廉稱庚申擢監察御史乙丑按關中尋丁外艱服闋復除監察御史再命按關中故事御史按事例一年歸逆瑾專政累年符牒下諸省事未竣者皆令公督上之遂留陝二年始得代瑾誅陞南京大理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十一

丞尋陞大理寺右少卿轉左時 武宗皇帝命太監蕭敬錄囚大理寺公時握篆遇有疑獄輒為敬反覆辯之敬歸白 上謂公為真法司遂有寶鑑內醜之賜大司馬胡公世寧初在江西疏逆濠異志逮繫獄倖寧替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公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遂與輕比議上留中眾謂不測公不為勳後世寧竟得成遼東公等但奪之俸丙子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興利革弊剔蠹除奸宗室有遺毒地方公疏其罪錮之高竊復上邊務六事其各原情罪以責戰守嚴事例

以防推避體人情以省支費養間牒以資探報明賞格以激人心增兵備以專經略 上皆嘉納之庚辰

武宗皇帝幸大同虜大舉入寇公督官軍與戰大破之 上賜重書褒美及蟒衣三襲復推恩任一子

為錦衣衛百戶公乃以沙漠之地 上不宜久留而慮從邊兵及諸從臣多怙寵大為邊地害上疏極論

請回鑾至引漢袁盎諫文帝馳峻坂之論不報公因乞休乃與告歸辛巳即家起操江留都疏陳江洋事

宜大略專委任明約束實軍伍示激賞處戰艦時操練 上皆從之尋陞右副都御史會上 兩宮徵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十一

推恩祖父母父母皆贈如公官癸未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尋轉北刑部甲申陞戶部左侍郎乙酉大同卒

亂戕害撫臣劫掠庫藏 朝廷命大臣撫之益驕倖天子乃赫然震怒勅公提督軍務偕總兵都督魯

綱統兵往公曰此首惡數人耳豈宜濫及無辜吾惟殲厥渠魁當自定耳未至大同四十里驛兵授方略

於羣將都督桂勇朱振由是首惡就誅地方悉平還京 上嘉公公有白金綵幣羊酒之賜時有短公於

上者公不與辯第屢疏乞休 溫詔勉留之初魏國有賜田山海撫寧諸縣幾千頃業已給民而其務

光祚復請之公謂撫寧逼近邊塞貧民世守之業
命所關奪之恐生意外變由是上卒不與戊子陞
南京工部尚書奏裁內監局冗食工役之半履任九
閱月致政歸逾月以疾卒於正寢實惟嘉靖己丑六
月二十四日也壽五十有九天性亮直事親孝處兄
弟不私其財俸入輒付其兄令營生產二弟令進學
京師不靳其費以故累大官囊無厚積嘗居言路舉
刺務存大體不事苛細以取時譽游歷臺省要惟自
信自守不為探刺趨避蓋長者云好為詩有唐人風
致所著有柴山詩稿若干卷

秋後錄

李商

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何公詔墓志銘

張壁

初南京工部尚書石湖何公懇疏乞休上賜溫詔
許乘傳歸其鄉歸計聞上嗟悼贈公太子少保遣
官諭祭營葬公諱詔字廷綸石湖其別號少沉靜恂
慤稍長有軼才從其鄉初進士廷元遊篤學罔倦為
諸生累試有聲同儕推讓弘治己酉占浙江鄉試丙
辰登進士丁巳授南京工部主事能聲輒著戊午適
壽王之國受命護從所過嚴駭下人俾就約束初有
司辦江舟數千艘候送過峽公以禮法諷責瑞乃取
陸道行先期至峽口即減汰舟三之一官民稱便已
未監造海舸工匠久逋負公召與約曰若當逮繫若
當謫遣今姑爾賞試再與爾期爾其速完眾咸曰惟
命卒亡敢不完者壬戌遭直菴公喪乙丑服闋改工
部營繕司主事時孝皇帝上賓公督造山陵磚石
綜理甚精兼省勞費正德丁卯轉屯田員外郎未幾
進郎中逆瑾方擅政怒不已附竟以他事下獄罰米
二百石庚午陞永平知府值旱蝗公禱神祠且出獄
囚枉繫者翌日雨霑足蝗不入境民感歎有嚴明太
守之歌中官石姓者素善瑾刀怙勢誣其鄰為盜者

秋後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吳山館

十四人以洩宿怨縣官銀鍊成獄公廉而出之守邊
太監王宏素踞視郡縣公竟不往見宏銜之陰使人
檄公動靜中傷之竟亡所得而止劇盜劉六等猖獗
則治城繕兵賊猝至但遠城數回輒引去撫巡薦公
善保障銓部方擬推用丁董夫人憂歸乙亥服除改
永州府適彬桂用兵邊儲告急公力請當路曰楚多
窘積若得銀可省餽運卒如公議又率兵直擣賊巢
撫還協從全活甚衆今副都御史毛伯溫按河南時
實首薦公太約謂公清慎勤勞可當大任 上命陞
俸一級庚辰遷廣西叅政上思州苗弗靖公剿平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未木 曼山館

我 祖宗衣冠神遊之所工豈敢緩乃銳意經畫逾
年凡皇城官府爲之一新 上賜璽書褒美今大司
成涇野呂公碑述甚詳先是工部帑金不滿三千閱
五年乃至二十餘萬人謂公均委積汰冒濫所致云
公卒之日爲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有六日距生天
順庚辰三月十有四日得壽七十有六平生直諒未
嘗以氣加人而中耿介不可奪守官務大體不求赫
赫聲然志在奉公嘗語僚屬曰事求稱食天未有弗
報者性至孝居父母哀毀骨立處兄弟篤友愛尤嚴
子敘副使君從宦每遺書以親賢遠利爲戒不受請
託亦未嘗請托于人居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室無侍
媵君子曰古之大雅何以加諸何之先有諱執中者
仕宋爲名相後徙暨陽金牛嶺下再徙山陰祖諱宗
政父諱昶以公貴俱累贈南京工部尚書

大司空楊公麒麟墓志銘

歐陽必進

嘉靖戊申秋九月二十四日南京工部尚書四泉楊公卒於位事聞詔賜祭葬如制公諱麒字仁甫號四泉姓楊氏世廣信上饒人由曾祖以上多弗耀祖諱某父藍山丞諱某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徐氏前母王氏娶徐氏繼娶毛氏贈封皆淑人初藍山公禱嗣於衛岳感異夢若有送麒麟者已而公兄弟生遂以命名公生而穎異始能言授之書應聲成誦八九歲能暗誦五經稍長競競自愛步趨率有繩尺靜夜閱書盈帙每誦諸葛公潛泊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

寧靜語惕然自勵而性亦近之正德丁卯舉於鄉

今上登極始舉進士授知長樂縣丁徐淑人憂復除濟縣前後皆以廉惠稱而覈田牧馬貴強不得收割濬民尤賴之流移還復而甦麥有秋民歸諸德政之應焉召拜吏部主事陞員外郎尋補外為福建按察僉事飭建寧兵備時宰有欲庇其親故者公無所假借人服其不撓晉南京通政參議應天府丞南京光祿寺卿調光祿寺晉工部 太廟營建 上嘗召公卿面對目公為工部長侍郎事峻賜白金綵幣降級章服視尚書居久之有扶鸞降神請修良鄉河橋

者并署督修官姓名以聞 上皆許之既頒勅復更改特以命公蓋於是意有所注矣公之才始試於縣令繼試於憲僉他所歷官皆事任不專未有以自見至是日接中貴及土商雜役應酬冗瑣而能以溫恭長厚不苛不激為眾所與故計料多損削督辦尤嚴而人無敢怨怒費省而功倍 上嘉悅賞賚有加明年真拜於南人以為且將大用而公遽不可作咸惜其未究厥施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六

南京工部尚書彭公黈傳

彭黈字道顯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授祠祭主事乞南得儀制北滿考至京見山桂公為大宰素廉公將留之銓著友人諷使私謁不聽乃改光祿丞自丞陞少卿繼遷南太常起艱復補太常未幾陞南光祿卿復改而北兢兢職事不敢懈故事官禁取辦出中使傳命不可考驗公調劑裁省而使顧益畏愛莫敢相狎自光祿陞僉都御史撫山東適妖賊猝熾乃先以撫緝而剪其凶渠患以不延遷副都御史撫河南河數徙其故道為灘田沒於王府盡括之官歲得數

狀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一

吳山館

十萬頃之入以代虛稅貧民用甦而王府亦戢不得肆然為疏處歲祿卽又未嘗不寬厚周詳擢刑部右侍郎會王聯獄起株連士大夫至數十人公委曲奏貸多從末減轉兵部左侍郎巡撫應天位益尊而寒素無改於故一不以餽遺交際病有司有司所病逋負探其穴窟追償殆盡奸民厚估進供歲幣之直而抵以惡濫所有覈回又均之列郡乃獨坐奸民而歲之所省以萬計之至於十數未幾倭寇迫太倉兼程趨蘇蘇城門晝閉卽下令虛開諸門以納奔潰復制

機宜為國勳計先後論劾至千餘級陞南工部尚書

月餘寇復至言者以先事咎公激 上怒遂 詔

未幾罷為民以歸朴儉猶然布素復束子姓籍不以涸鄉閭關有司里閭不知有尚書也比卒人莫不哀慕之公為人沉篤純懿言不出口恂恂如儒生而以禮自防皎然如處女其中坦蕩不留他腸人人可與託交至遇叢冗臨患害迄不可動為太常時疏修省獨指斥貴戚借越請加檢制大僕楊公以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叵測冀有以生之密為具食而校卒偵邏者接於肘腋咸竊指目迄不為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羅大史稱其審於進退之宜明於禍福之故介於取與之節人所競趨退然若愚人所嫌畏秦然獨往蓋實錄也

狀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一

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南京工部尚書印岩王公

鈔墓志銘

公諱鈔字子宣別號印岩以舍傍山名也相傳晉大保王祥弟覽之後世家會稽高祖文琳以貴雄閭里而性好施當宣德間歲儉輒盡出庾中穀以賑餓者璽書旌為宣義郎曾祖皎祖徵仕郎玉樓君濂守其家風里者貧者待以炊喪則藉之殯及公貴人謂天之陰騭之也父復齋訓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錢贈淑人乃府君出後叔父仁卿府君溥故公祖玉樓不得贈而贈仁卿如復齋云初公伯心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五十二

齋諱萃弘治癸丑進士尹弋陽以賢能徵道卒公生七歲就塾家人或謂之曰而復能如伯父舉進士乎師然應曰而謂讀書舉進士已耶聞者異之其在也端重不與羣兒狎年十四入邑庠幼書疾學每試輒先曹耦嘉靖壬午發解浙闈癸未第進士甲申授南京水部主事丁復齋君憂已立服闋補北水部權稅荊州而其地則豪商大賈所湊集也魁駟猾僧因緣為奸至者率不免於緇公獨攜一力嚙孽茹荼一介靡所染有羨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代商去肅然敝篋也甲午轉江西司員外司福建司郎中

五聽戒五疵孽孽求民之衷會有勢璫所脫人獄甚力公峻却之乃絕不與中貴人通凡經論決咸稱平焉乙未出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以為神明也有事則各輸其情蓋答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寶粧匣者公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而異心者耳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於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一時有揚行人者以使事道於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真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五十二

亟去巡按白御史行部望公以非禮而公願以禮自將不為折詘乃御史深心銜之下車立索庫藏刑名諸案牘欲有所撻發而終不得其隙余時以分守與御史偕從容言曰此廉吏也不習為恭固其性然庸有他乎御史意悟謂其治狀特懋稱曰若是其兢兢也而不為才良哉已乃上書薦之曰清苦成性剖斷如流平易近民而遠近懷謹嚴率屬而奸弊革雖古良吏何以過之斯出於悲者之口非夸言也已亥考滿當陟矣有嘆公者曰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為福建都轉運使而公之為轉運也如分司荊州時欽

宿蠹條畫甚精于時福州缺牛巡按檄公署焉郡

省郭垢弊莫殫公夙著簡肅不嚴而治民有異母只

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公論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

生耶若父之心寧忍使有一不足哉爭而勝之則一

不足若父憐乎若子也而以貲傷父心寧復為若輩

血食耶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公像而祀之癸

卯丁錢淑人憂服闋補長蘆丁未擢雲南布政司左

叅政分守諸民故習夷男女多野合公嚴為禁論稍

稍有變者庚戌轉按察使辛亥轉右布政使癸丑轉

廣東左布政使在二省兩提秋試綜理嚴密稱得人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丙辰入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

務所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

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公至則一解諸煩

令惟責郡縣恤筭獨撫流移不煩兵而底定丁巳轉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事四履之地凡皆盜窟也若肇慶府扶黎

黎海大羅山諸處尤為雄鷲時時破壞城邑公乃發

偏師授方略禽其魁馬天恩李汝端并從賊七千八

百人破巢二百有奇奪還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特詔

戊午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公

調兵數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

上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擒剿百

七十人奪還男婦亦百七十人 上聞如初賜是年

冬長樂興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絲洞賊復相煽勦

公會兵擒斬賊首尤德虎楊球鄧子修黃老虎及賊

徒二百六十人奪還男婦五十人 上聞亦如初賜

公念廣中寇盜頻繁當有以遏其衝乃相度要害添

設廣寧縣治斬賊出入而不逞之徒稍衰止矣先是

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公

改貯梧州府每有賞賞移文給之出納有稽嫌議不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作而軍儲亦漸贏矣雄梧二府稅錢舊以資軍餉者

遂皆罷輸北邊云已未考績進階通議大夫贈封祖

考妣如制復錄廕一子未幾召為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掌院事公浩然有歸志具疏乞休時同志鄭端

簡公曉惜之公之去索其疏而寢之已而蒞臺則風

紀肅然權貴斂手正身率物諸御史莫不嚴之庚申

入賀萬壽節改南京工部尚書尤極意節縮內臣有

以殿門泥金濫科者公條其費省金直以萬計他裁

約類此是時公謫謫不日將內召而公乃引年乞

歸 蘇城市嬉遊林壑

間見者不知為鉅卿貴人也丙寅二月五日卒前一夕大星隕其舍光焰燭天卒之夕印岩崩者仍人謂公所感召有足異云計間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諡恭簡

南京工部尚書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康公太和墓志銘
林庭機

嗚呼此予同年礪峰康公墓也公諱太和字原中祖居崇福里礪前山公始徙居莆城其先諱夢庚者仕宋為監察御史宗正少卿數十傳而生良義為公祖良義生長源公父也俱以公貴贈南京禮部右侍郎祖之族母崔俱贈淑人公少穎嶄然頭角弱冠補邑庠生有聲學校嘗遇貞肅見素公于道公降輿與揖明晨踵謝公延坐獎進久之甲午領鄉薦明年登進士世宗皇帝御文華殿親試選庶吉士丁酉授編修公念母老疏請歸養得旨聞淑人訃哀毀踰禮庚子復除辛丑同考會試乙巳預修會典己酉主試順天時與閩官贊同事閩病錄文多出公手辛亥遷右春坊右諭德癸丑主順天武舉是年遷翰林侍講學士視院篆先是竹巖柯公植栢于庭公至慨然有景行之志當是時分宜用事無論館閣莫不奔走其門由是賁緣倖進者多公絕跡不事干謁子亦閉門祿守與公同志分宜每陽與而陰抑之甲寅公筮仕幾二十年始進南京禮侍時倭夷孔棘詔九卿各陳所見公疏中要密練鄉兵固防守寬委任四事 上嘉

南京工部尚書新昌呂公光洵行狀

張元林

納丁已考績得貤封如例公守南部八年不調或諷之曰曷少貶以徇時好公曰升沈有分吾安能僕僕權門以僥進哉乃作拙宦對以述已志辛酉遷南工部尚書公正已率屬罷一切浮靡之費會景殿下分藩之國道金陵凡百經費皆預為之備居頃之殿下報至順流而下咸謂公綜理之周足任大事癸亥歲再疏自陳 上允致仕初郡城陷士夫多避亂徙居會省公因僑寓嘉禾越四年還莆乃下卯歲也公歸觀邑里蕭條愴然流涕因捐俸賙給族黨暇與司空林瑞簡公及同輩年七十以上結社為樂或擬之香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山九老公先以子一俊給由加恩進階資政大夫後兩奉恩詔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及卒撫按請卹典上遣官諭祭者再命有司為治兆域年八十公質實醇厚不事表暴雅有前輩風致每痛二親不逮養繪風木圖白隨縉紳學士多為歌咏蓋悲其志云在館時壁上書學林二字或問之曰肖泉林君吾所不及也予自信迂拙性尤寡諧公奚取於予哉公喜吟咏著述甚富後萃為一帙名礪峰集

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邇其始實為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宋大理評事諱億者始十一傳而為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旌士廷圭及廷安廷安無子以廷圭子世良為子自世良公而上至廷安廷圭兩公皆得贈及移贈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父也當嘉靖壬辰間甫踰冠公已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祟其縣中豪舞訟者欲以說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祟鬼於公公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徐收其紙日且夕蒿易草移城隍所明夕祟來謂女曰何至是我且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漂陽臺使者行縣饌羹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公馳往取羹對使者立啜盡一器使者悟為起謝在漂三年召入補御史 肅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已外至千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奏九邊中有大闕統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官僚係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

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奏並要切觸
忌遂出領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澤國
苦水劇無善計吏後先孔塞亦無息期公總醜有法
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
奏人 曠皇帝弟之賜金綺又奏免早租六十萬餘
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
金綺增俸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
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
何地也可使遂以歸邪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
退守 上覽疏為動色公亦白掖馳歸托其母夫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 國會虜退而止遷南京
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
少卿俄復改南如舊職徙尹應天諸輪府者用富民
費常倍徙公易民以官民相率俎豆公徙南大理卿
會南卒以餉不繼殺戶侍郎乃擢公副都御史董餉
事尋改南工右侍郎又進北工左公督餉則卒馴帖
用工則商又俎豆公如尹時用工於北則大橋成加
二品俸於是癸亥間滇事漸痺礙者鮮效舉朝則交
舉公公遂從工左侍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滇至
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

西宜慰安國亨寇寤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及昆陽
遮者索反尋甸公並後先討平之事聞晉兵部尚書
兼如故而武定府土酋鳳繼祖者世毒螫鈞連他府
小大酉寮濟蠶者數十輩遠至川貴相婚習有眾數
萬地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
用偽王南面其眾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願始沐氏
數莊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併乞符得自調
賊倚川貴為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乞稍借得
暫領川貴諸兵道裨帥賊果用是敗遁竟受首於川
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既銜公抑其權又恚當公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表時頰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莊豪
激叛與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軍興則先子
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
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二尺提一寸
狸兔為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栢之署以故望
重者則得諂稍改工書以歸而眇微無所根抵若先
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眇
微則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已矣於
是兩翁者痛既定追灼而悻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
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苦逸意造物未

必弁此奪之俄而鏡湖館寂矣壬午距庚辰幾何哉
而天姥巖巒又遽報黜憫噫此吾所以狀之日為勳
移署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為御
史巡災為部院長治漁勞最著自結髮為學學靡不
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山陰王
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
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滇方盛晉賞
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賑為鄉里作福田
游精翰藻芳華閉映人所翫然不足為公詳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十一

南京工部尚書徐公養正傳 郭 棻

徐養正字吉大號蒙泉柳州衛人嘉靖辛丑進士讀
書中秘授禮科給事改戶右劾嚴世蕃奸狀嵩怒矯
旨廷杖七十謫滇之通海典史量移肇慶府推官歷
陞貴州提學僉事丁外艱服闋補雲南規條嚴肅集
諸生於五華書院教以忠孝大節時徐波石死事沅
江公購得其曾寘之法撫按多公有經世略家宰李
古冲稱公為吳東湖霍涓厓之流擢南光祿少卿丁
已轉尚寶卿己未丐歸壬戌嵩逐世蕃磔公起為南
通叅尋遷右通政甲子轉南光祿卿革弊興利內使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十一
戒不敢橫乙丑轉南戶侍申明部運規則丙寅晉戶
部左侍郎遇 上登極恩三代擢南大司空丁內艱
承諭祭葬服闋撫按會薦 朝宁側席忽遘疾一夕
自云真西山先生至起迎之揖讓而卒顏色弗少變
蓋公深有得於主靜之學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其
生平德性溫然可親而直節勁氣又浩然不可挫也
家居常却汗令二千金之餽饜然涅而不緇所著蛙
鳴集若干卷子秋鶚舉進士官福建按察副使

南京工部尚書嵩麓魏公尚純行狀

張鼎文

魏氏自漢丞相相居濟南定陶徙平陵至元忠知古
 墓代著顯績世居山東國初諱保者 太祖兵至歸
 附永樂初功陞燕山右衛百戶始居京師保生能通
 能為能通生與興錦衣衛校尉生宗興成化間從
 徽王之國遂為禹州人宗號南洲遵道服義嚴峻有
 識王性驕縱宗抹惡補過有陰德壽八十九終生丈
 夫子四長尚經引禮舍人次尚綸山西按察副使號
 東麓私謚孝恪先生治伏氏書嘉靖初為諸生兩河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人才推冠冕焉公稟學孝恪雅志精敏讀書長春觀
 兄弟自相師友朋執罕見其面辛卯河南鄉試考恪
 以書經領解名第二公解禮記卷第二壬辰進士連
 捷觀刑部政除行人始釋褐即以清節自厲奉詔祭
 葬 瀋王 崇王交際不通致命而已轉行人司副
 陞戶部四川司署員外郎詔往浙江督餉歲暮不宿
 于家會計詳明軍民咸服尚書景公慎於用人以太
 倉銀庫久生物議遂公江南回即以屬之公移寓庫
 側寅入酉出風雨不阻敏敏避弊印積用瑣格通明
 以示不疑翠華南狩公在行 那天恩恩得實

授員外郎戊戌孝恪舉進士公陞福建司署郎中
 馬京朝人稱聯璧詩出為陝西布政司左叅議關內
 關西兩分守缺人而關內為要監司意寓軒輊以公
 守關內同官忌之蓋屋豪宦為橫人莫能制公舉法
 繩之其姻戚顯要者頗憾公及鄉試內簾乏人公獨
 以文章權衡自任一時西方之俊甄拔無遺苑洛粹
 公於文最靳許可讀公程文敏容歎服陞湖廣按察
 副使風稜峻甚麻城張老虎殺人匿尸流渠中獄疑
 不決公推問立得其尸天暑不腐人以為神入賀
 聖壽悉却屬官贖太保徐存齋時為少冢宰苑洛謂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曰此公才節苟得三四輩天下不足為矣徐公因訪
 以時事聽公舉論一一識之考績之日陰用公言然
 而關內忌公蓋屋憾公者亦於此時併力排擠徐公
 知其私也擬調用以紓其憤時相父子納賄無忌公
 不往謂補貴州按察副使奔命萬里而益播風猷守
 法持正土夷安氏騷擾地方殺傷人數歲獄不決公
 欲以內地法治之俄丁張宜人憂土夷喜曰吾聞魏
 公徙甚今不來矣服闋補陝西行太僕寺卿頃之即
 其省遷右叅政轉山西按察使總執刑柄綱維大
 太原人有滯獄即日出之平遙盜劫掠劫期獲之

歲陞山西右布政使丁南洲公愛服闋補陝西右布政使署篆三月宿弊盡去羨餘千金悉付籍記或謂公矯前失而難後繼公一笑而已轉山西左布政使錢穀多侵漁久而乾沒甚公令出者內者必自滿其意無有後言乃已邊儲已足不復罰紙吏役雖多不許納班既陞應天府尹方欲為留提修廢墜之政而改尹順天順天尹主寬大素少關防公肅以憲度吏屬重足而立府始前有樓主人謀苦罪犯冬浸夏焚人指其處號鬼門關公遇獄到隨遣使無留宿虜人自牆子嶺直犯通州蹂躪畿內虜退公請發內帑以賑殺掠獨賦役以寬傷殘已而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公素有脾疾又有指山西時事議之者公決意求退前後七疏特旨留公吏部咨慰勉不已公臥病恒山拊循六郡首重防春設守以內修備戰以不攘築城堡繕器械添奇兵練士馬雄邊威敵之具畢力以陳又考求卒乘遺法教演戎車聚則為城行則為陣遇代無行之者方議巡行邊朔周覽要害以竟伏波之志不虞劇病予告而歸閉門習靜課農教子風日佳時與仲兄季弟肩隨尋樂俄而孝恪公暴卒公仰天長號無異考妣撫二孤無異已子經理兄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公 段山館

始槩至掩坎皆出私彙報孝恪之教也疾漸愈忽起用補大理寺卿公感知己之恩憮然行抵龍門先皇帝棄羣臣公未入朝僦居民舍私為哭臨今上嗣曆始就大理數月轉工部左侍郎奉命督理太倉工役護送先皇帝梓宮永陵回賜白金紵絲表裏舊疾復作疎乞致仕上弗允且陞公南京工部尚書時大學士高公中玄以文高氣直與同相不協公素為同相所愛而又與高公同鄉翬交厚至是不附同相一意歸老言官又於此時追論舊謗上特旨留公且行且辭抵家再辭乃得優詔許致仕即首朔先祠修潔簞簌次葺治先塋益樹松檟謝絕朋遊疎邊守令惟文士談詩醫工製藥酒樽棋局曳杖逍遙推運達命無復外慕會朝廷纂修先皇帝實錄遣使檄取郡縣大臣行事有關政體者上列史館公手錄數事付之詩文奏疏若干卷疾甚盡燔之不存公歷官三十七年一十九任家無餘費嘗欲於宅西蔬圃闢小院蒔菊苗以觀暮齒卒不克遂性通音樂絲竹在御寄興而已疾甚時從王家借小胡牀指其背見上有畫龍逸命却去內子蒙以撲終不用疾革危坐不言家政其友生與醫者在前命塵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公 卷七

出言訖而瞑其張方之性至死不變如此

南京工部尚書常熟徐公斌墓志銘

張元忭

上御極之九年冬南京工部尚書常熟徐公卒於家
守臣以聞 上念公舊勞賜祭葬如令甲公諱拭字
世寅別號鳳竹父曰天民母曰吳淑人公生四年而
吳淑人歿繼母張淑人又十年而父歿公辟踊皆如
成人禮服除明年補邑弟子員又明年入太學公生
有大志素豪宕自喜與人談當世務輒抵掌慷慨思
一見其奇人亦以是奇之以丙午丁未連舉進士授
宜春令宜春故相嵩籍也蒼頭千餘橫行往往持令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七

公心欲要束之乃卽席白嵩請其主計者姓名曰恐
有狐假爲威者時世番佐席變色屬酒嵩目公久之
曰徐君言是立書二蒼頭名示公公至橫如故或佞
就公公佯以爲非真悉答之曰若曹姓名吾久已得
之若非相國僕也且相國僕亦何敢抗令於是嚴父
子心銜公而緇于書名故稍迹怨之且公治行最著
無可贅者乃竟得召拜南御史而京山王公宗茂者
亦以拜御史之南行間嚴盛爲祖且窮極珍異王間
不能識以問公公應聲曰此海外珍羞也嚴聞而惡
之已王御史至南卽草疏發嚴奸狀公實與聞之一

部郎遽以報嵩嵩得預為地比疏至則又有珍產輒
輟語乃逐王遠邑且切齒公矣亡何嵩所私趙文華
者備倭南中倭未靖驟晉木兵時公方奏績還留目
及流賊立疏劾文華懼復求出鎮以自解於是文華
與嵩父子日夜欲甘心於公遂因風竄大計謫公淵
江布政司都事淵故文華坐鎮地也公至入謁文華
故怒它吏以懼公公弗為動遂檄公使入賊巢將籍
手焉公立馳詣未至而賊解當是時公日與嚴相抗
且遭貶斥矣而當路者又口誦公以說於嚴人人為
公危公乃獨往持益力已量移司理建寧尋遷同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在滇六年乃調山東布政使時新鄭再起以異
故斥逐南人獨計公有士望又華亭鄉人乃不為
亭所亟用遂擢公尹順天尋晉右副都御史撫江右
欲以結公而公實不義新鄭所為給事宜者新鄭鷹
犬也以心疾去疾愈冀復起新鄭私於公御史且以
檄要共薦公謬曰宜病寔未愈宜聞立馳見公又謬
為謾語勞之若不會其指者於是新鄭怒方謀逐公
而公乃得免花園洞賊自正德來嘯
集蟠處為江右患當事懼為難首習事招撫苟幸且
夕無事公奮曰養寇如民何立調兵平之捷聞賜鏐
幣如制公在江右壹意務節省稍有冗費輒掣楚口
此秋毫皆民脂膏也而諸所建議如請表革除諸忠
臣請崇祀羅豫章師弟及王新建請復臨德二倉積
儲則皆古今大義宗國至計也踰幾年擢南少司空
時黃河東決漕道為梗 上南顧太息宰臣以下咸
蒿目焦心思所以別為計而南大司空濟南劉公者
熟登萊事公亦諳習海道心然其言遂並疏上計
上報可俾劉尚書往視而公則以少司空兼僉都御
史專勅理膠河會山東當事者言開膠河非便所
夫且乏餉而羣譁言不便者交和之遂從中報

呼膠萊豈必不可成之役哉今其疏具在後有尋
 迹者當知公之苦心耳公既罷膠河役即以少司
 馬僉都移撫瀋江以西濱海舊有塘當海鹽捍之歲
 久圯甯甚前是官風怪濤驟作衝決數百里浮尸如
 蟻損禾稼什九民死徙無算公至則慨然亟圖之或
 危公曰塘日夕與海爭道易圯難固且動則肘掣公
 不傷於河乎柰何復言海公不聽經始益力相地宜
 謹願慮危石鳩工其縱橫廣厚一以意裁而授之無
 不立就者不浹歲而功成巨隄虹亘狂濤鯉披濱海
 諸大郡幾數千里皆化沮洳為膏沃桑麻蔽野流徙
 復歸公此舉為瀾西百世之利豈虛語哉夫自古善
 有不必善成公嘗議河矣乃其功等於河而竟成
 海則公豈喜事而空譚者乎以此徵膠河非必不
 可成者也遇然耳海塘既成時又有賊倭之捷得併
 叙然屢獲鐵幣之賜又復如瀾功鉅而賞則尚從
 膠河之左議也瀾俗華靡又官府徵科無常法吏緣
 為奸 今皇帝大婚遣中貴督造家綺工料倍昔間
 閭驟困公酌議調停身以儉先一切節省如江右止
 三辦法俾租調有定額又奏請得戶工二部核濟銀
 二萬有奇由是俗漸自便而民亦大蘇是年督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一 曼山館

寇未蒞復晉南人司空時江陵以奪情怒言者公與
 平湖陸公光祖皆其同年並上書規之江陵不悻承
 指者遂用膠河事中公罷歸而名益重直指按
 輒首疏薦公廷議且以南大司寇起公而公溘然逝
 矣惜哉

欽徵錄

卷之五十二

九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工部尚書龍澤坤

夢熊神道碑

王弘誨

予讀漢功臣表所區別五等勳庸大抵非常之士抱命世王佐之略其生也有所自其出也有所為故遭時遇主隨試輒效功施社稷而名炳旂常非苟而已也若吾鄉太保葉公殆其人與公諱夢熊字男兆別號龍潭惠之歸善人也生有異徵頭骨隆然起雙眸炯炯如電少從里中兒嬉遊即豪舉號召羣兒惟命問育鷹犬為戲立幟分部伍鷹犬皆馴服識者已知其非凡年十二侍父宦邸授書過目成誦十六入庠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九十五

序遂知性命之學負笈南海何宗伯端恪公門端恪公大奇之一日讀書西湖遇異人往來傳秘密世莫知者臨化留衣為別謂公勲業當代無兩嘉靖辛酉以尚書魁于鄉乙丑成進士令福清以廉能卓異徵拜戶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居臺三月所論列皆國家大政侃侃無所避會虜酋俺答以其孫亡入關中砥憤愛乞款請封貢公抗疏不宜許致忤當事者意幾杖尋謫承陝之邵陽者二年量移歸德推官遷南戶部主事督理鳳陽倉裁羨額絕侵漁歲省數萬萬曆甲戌轉郎中遷贛州知府肅清羣屬罷關市無名

之征郡有巨盜葉楷葉柱者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

能制公謀之督府江公既合乃密購楷柱所厚善

令召楷黨復因楷黨之來歸者令召楷所親任推赤

示之令入楷巢穴中間離其眾楷腹心內道不知也

竟帥萬餘人反公率兵深入急擊之楷眾創戈內向

遂誠斬楷禽其餘黨以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

在祠祀公而監司中有忌公功者會賴推官以履齎

深入賊巢為餘黨十四人所脅將乘此中公公以計

盡誅此十四人而賴幸無它尋丁內艱歸苦次中猶

出奇俘楷黨賴玉讚致之軍門聞境晏然疏聞 詔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九十五

賜金幣服除起補安慶府會有弓田之令上下一切以苛刻為能公崇寬大務從民便致緩期奪律不願歲大旱公禱雨立應百姓建留雲亭以志德又計繕濟邑天堂巨寇上最荷 璽書旌異贈父爵如公官母稱恭人壬午陞雲南副使未上改浙江海道公至周視形勝悉召境內兵益以海艦令寇至敵于外無俾闌入海波息警會有 詔求邊才臺省交章薦公調永平兵備公治兵能用間又能因敵間為我用復以間用間輒轉于不窮之算所制輕車神噉尤精 試遼東虜披靡當事者上聞下其式于九邊仍 溫

旨慰勞加右參政遠都部士卒鼓噪公丙夜馳
仰咸受約束無敢譁者丙戌大計舉廉能第一居
年長昂不敢窺邊尋推山東按察使晉右轄已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湖北節制三
省故事各撫按以幣交皆取償公費公獄命典謁互
易其幣以報舊習一洗草坪苗殺一千戶倡亂公立
策殲其首惡事聞再下兵部紀錄土舍楊應龍驕蹇
縱恣多不法公力欲除之而兩省異議應龍竟遁誅
至今為梗談者始服公先見公又念貴竹咸土司難
馴請增新貴縣治民用帖然庚寅陝西中火酉調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撫陝會與經略尚書和戰異意公畫不得展然猶密
遣將擊走火酉莽刺工川之衆倡一時收戰氣辛卯
拒副都御史撫甘肅威名日盛松虜套虜及海西諸
虜遠遁而壬辰遂有寧夏之烈初寧夏時拜時承恩
劉東陽等皆戍卒自恃家丁強眾又虜方黠悍而邊
有系單弱遂決計勾虜叛遂戕撫臣有宗室虐險張
公酒江上疏願捐身討賊得 旨趨寧夏入靈州
虜數萬騎突至公命驍將麻貴等出其不意破之虜
復以賊召傅斌世門公率兵圍賊城下士殊死入
其陣虜大挫遁賊失其首領以拒我師

朝廷憤師久無功下封侯之賞賜上方劍俾當事者
得專決尋逮總督魏公而以公代公召將士激勸專
示之劍士人人競奮晝夜蟻城決水灌城公親冒矢
石督戰用神礮燔其樓櫓擊破卜着二虜酋援賊者
賊意氣沮喪公益羅舟師震賊而問貽蠟書以移其
黨俾為內應某日遂以神礮克南關百道攻擊承恩
等懼不知所為斬劉東陽許朝土文秀由首行成不
聽益進兵攻之礮連發如震呼聲動天地呼拜自焚
賊之俘承恩承寵傳首九邊捷上朝野大慶公一切
推功前督臣魏公及諸將之敢戰者論定擢公右都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御史詹一子錦衣正千戶世襲公請移鎮還固原休
兵偃甲未幾疏乞骸骨乙未吏部疏修舉邊功陞公
兵部尚書詹一子青監子憶往嘗與公談鄉先達安
援之烈三大司馬翁襄毅公心飽慕之每竊以歸公
而公遜謝不居今公勲秩駸駸出襄毅上惟是贈諡
大典尚有所待總之日久論定皆所謂先後若合符
節者也公與襄毅俱產嶺東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有以也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三目錄

南京工部二

侍郎

沈暉

程萬里

黃孔昭

張恕

何孟春

程文德

郭壘

全元立

劉慤

江治

郎中

徐愛

主事

李滄

何廷仁

目錄畢

南京工部二

侍郎

南京工部侍郎沈暉傳

實錄

南京工部侍郎沈暉字時暘直隸宜興人天順庚辰

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成化戊戌改

南京禮部尋陞陝西布政司參議以憂去服闋復除

福建未幾進本司參政弘治庚戌陞廣西右布政使

衛士以缺糧相煽為亂暉捕得首惡三人斬之遂定

明年轉江西左布政使甲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獻徵錄卷之五十三

撫治鄂陽下令許民之無田者得耕廢棄地免其租

三年歲餘得常稔田數千頃又覓鄖陽城十有二里

於襄樊往來要津造浮橋八十艘以便涉者民甚德

之未幾改巡撫湖廣時武岡州知州劉遜坐裁抑藩

府被誣暉為直之戊午召為南京工部侍郎踰年以

言官論劾力求去正德十三年卒賜祭葬如例暉躬

歷中外幾四十年頗不失職其為侍郎較工計直細

及錙銖人多怨之是屢招浮議然暉既去繼者閱

舊蹟頗以暉所執為是云

南京工部侍郎李公春墓志 周洪謨

南京工部左侍郎李公于成化十九年八月八日卒于家朝廷遣官諭祭勅工部營葬事其子以翰林檢討武衛所狀公行來乞為墓志按狀公諱春字遇時號竹素其先青之壽光人曾祖諱得者徙居丘縣遂附籍焉祖諱希原父諱子實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贈封皆夫人公自幼凝重不與羣兒伍稍長入邑庠為弟子員正統戊午領山東鄉薦入國學友天下士聞見既博尤精法律久之擢南京刑科給事中未幾以公儀觀偉而語音正調北京禮科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二

工部事戊戌以公務至京復懇乞歸始從其請既而家容與林泉者五年距其生永樂己丑之歲得年七十有五公操履端慎待人接物則和而且厚素甘澹薄一裘數十年不易可謂尚德君子者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

南京工部右侍郎程萬里傳

程萬里字道遠湖廣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擢吏科給事中陞都給事中通政司左叅議進右通政往理易州山厥成化乙未內批陞戶部右侍郎丁酉自陳乞致仕不允調南京工部未行科道糾其素乏清舉且奔競遂令致仕萬里善談論在吏科每隨衆言事亦有可取者但無特操以干謁倖門得侍郎故士論不容卒劾去之成化十九年六月卒有司以開接例乞祭葬予祭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四

南京工部右侍郎劉俊傳

實錄

劉俊字士英陝西寶雞縣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中遷左春坊左贊善天順初改翰林院修撰甲申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未幾被劾改南京通政司左通政久之召至京以通政總理武職貼黃成化乙未秩滿還南京太僕寺卿戊戌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丁未以老疾乞致仕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卒俊坦易率直不為詭異之行英廟復辟時石亨冒迎駕功亦欲假文士為重所嘗與往來者多竄名陞因俊為其鄉里故遣人通意俊峻拒之人以是多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五

史山傳

其守第晚年頗以衰頹戀祿為士論所薄云

南京工部右侍郎黃公孔昭傳 吳寬

公諱孔昭字世顯姓黃氏唐末有諱緒者為昭武鎮都監避亂自閩中徙家台之黃巖後其地割為太平故今為太平人所居洞山更數世族益大人稱洞黃曰與莊有善行生禮遜號松塢尤遂于學以剛介好古聞鄉里禮遜生瑜兵部職方主事賢名甚著生公三世並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公年十四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人已謂黃氏有子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滋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公嘆曰士之出任乃藉人舉

獻後錄 卷之五十三

六

吳山館

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務使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眾始服公凡在文選者十五年擢通政司右通政專清武職貼黃又三年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役不息屢假私錢給材用歲久多所適負公至以提舉等司隙地皆為豪強侵占奏復之以收其利

獻後錄 卷之五十三

七

吳山館

一鶚既沒念其子星發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
後奉 詔得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
建按察司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士論以為得人平
生好學不倦公暇輒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
輯鄉里前輩文詞為赤城論諫錄并赤城詩集板行
於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于備
工部主事居官有父風計聞朝廷遣官祭葬如卹典
論曰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蓋兼六卿之事
無所不掌者也後世特以選舉為務其屬分任于下
為部凡四其職可謂專矣而文選尤為要秩使其人
不賢雖有賢太宰不能獨治百官由之不得其人此
其所以為要也昔毛价仕魏為東曹掾所舉皆清正
之士能以儉率人一時皆以廉節自厲今觀公之為
人蓋亦近之後雖超遷惜其卒以工官而去雖有知
者薦為已助而竟不用是可嘆也予聞正統間黃巖
有李茂弘考功靜退有守君子人也其名至今不衰
公嘗慕而稱之以追其遺風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
焉取斯其是之謂歟

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恪神道碑 李東陽

弘治乙卯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一日
忽有中旨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公聞命駭愕亟上疏
言臣平生不敢自他途進乃今名不薦於廷臣銓不
由於吏部臣之心迹何以自明乞收新恩以全晚節
因以疾告 先皇帝優詔答之乃就職又再疏請老
弗許戊午獻績于朝疾遽作又請乃許給稟驛而歸
言事者往往起公不果癸亥三月七日卒年七十三
遺戒子孫勿乞葬祭甲子歲未盡一日寔于鳳凰山
姚塘之原後馮御史允中按南畿表公名行為請卹
獻敘錄 卷之五十三
九
典 朝廷乃遣官諭命有司治兆域嗚呼觀公之
終可以知其始矣公在成化丙戌舉進士為工科給
事中諸中使欲領鄉關抽稅公與同官言不可遂遣
諸給事往莅意因以寤之會公在遣中撫拾無所得
乃止乙未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值兵荒後加意撫
卹民賴不徙有中使採竹筍諸物責非所產地公移
文止之甲辰秋滿遷河南右參政陝西饑當運粟數
萬石民苦遠公請出粟易銀界之彼此稱便弘治戊
申進右布政使遷左布政使有藩府承奉司違制置
史公勅停之

少節京運以寬民力庚戌河徙開封有奏遷藩會者
公條陳不可事竟不行辛亥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旱溢交作公請減秋稅省織造折鹽課有
藩府據魯山民業公承命會勸議歸之民戶部督積
逋急公以災變請緩其事有言官請劾漢中鄖陽夔
州諸府別置布政司公亦言不可鄰境民未就食發
粟賑之所活甚眾尤重名教令歸德修微子祠彰德
建西門豹祠洛陽祠范文正又令諸州縣學秩賢哲
無文者公名益章而忌者日益甚再乞歸不許於是
有湖廣之命兩河士民夾道攀送哭聲聞數十里不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南京工部右侍郎張恕傳 實錄
南京工部右侍郎張恕字希仁順天府霸州人成化
辛丑進士初授山東夏津知縣入爲南京山西道監
察御史弘治己未遷河南按察司副使專修河道乙
丑遷雲南按察使正德改元權南京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尋進南京工部右侍郎正德三年七
月卒于官賜祭葬如例恕清慎篤厚性儉素雖老且
貴如未仕時始終三十餘年田廬無所增益卒之日
家無遺財士論賢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公諱羽字伯翔號中梁漢中南鄭人也祖諱某父諱
 廣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為學官弟子員好學不閒寒
 暑弘治辛酉領鄉薦乙丑登進士第以憂歸服闋授
 行人奉使西蜀却其餽金一無所受先時受業師陳
 添福成遼東公恆念之一日有遼差隆冬險地人苦
 不欲去公自請行且言有師在彼欲往候當塗義之
 乃卒全師以歸是時冢宰銜公殊濶兩選不與人以
 勸公公曰窮達有命耳正德初官瑾用事公獨不近
 瑾敗諸趨者皆被禍公始授御史遭流賊猖獗公經
 略內外日夜戒嚴事平查衣一襲巡按淮揚山東刺
 舉無私比回所部吏以金餽正色拒之時宰以故人
 門生屬善視之之部按之則山東號三大害其中有
 二馬乃首劫去之會中官導上游獵錫下頗濫公
 上疏曰明主慎德必矜細行不以禽獸病民尤當謹
 衣裳之在笥也寢不報舉朝皆壯其奏然終以得罪
 時宰出守廣平至則選賢良退會殘施行條教胥吏
 舞文者痛繩以法吏卒畏憚莫敢仰視雖隆寒盛暑
 淅下五鼓必起視事夜分乃寢訪獲積年民害充發
 配所餘悉以次徒遣然又私易近民視之如子盡得

其情加惠于鰥寡衣食居處時親省因刻羅氏論屬

文以勵僚屬創建漳川書院羣漳士高等者游業其
 中躬自督課漳士日嚮于學彬彬君子科目若乃郡
 中賢士大夫里居者不問崇卑往候其家問民疾苦
 舉行之遂建開通木開田千畝以資困農奏表趙氏
 以勵婦節嚴禁縣官阿稱以一士風置木牌令得自
 白以達民情處方藥以劑貧病收積市利以蘇里甲
 當是時有郡之訟咸願歸質廣平廣平視諸郡若
 大府焉吏有不法者率望風解組去順德囚母與僧
 通子已壯不改惡其子之言也乃入井厥會當決子
 公曰已無行負夫其僧私通顧可殺于絕夫嗣乎因
 遂得釋鉅鹿有告婦秦一稟宦暴殺其夫史受委咸
 憚莫能決公按而真諸法要宦懼厚賂朱寧誣秦下
 公獄吏民爭斂錢賄寧為公求解公曰吾寧失官不
 敢失志若等愛吾幸無枉吾志也大理直其誣乃還
 郡自後民益相信斷獄大省為八郡最會河間守缺
 少宰廖公請于冢宰曰吾郡疲甚借願張守一年比
 調河間士民泣而送之擁輿不能行去之日民有遺
 思懸像而尸祝之者河間郡中無賴數十恃豪橫于
 鄉曲則召地方當甲者謂曰若為甲不緝捕奸俠顧

不橫苦小民守姑貧若非其密報以來於是武斷之
豪恣斂迹改行郡中以清尼寺數十濁亂民俗乃廢
其寺歸少尼於民之無家者卽其地立社學教郡中
子弟又收恤廢孤于養濟院郡中有故周卿者先守
漢中性頗偏科舉士係府學者得給學過館係縣學
者獨不予至使公徒步行赴省城及公守河間訪其
家貧甚周歿時朝廷予祭有司亦廢閣公移文給米
八十石舊僚通判周禮素清苦歿而妻子貧甚負貸
莫能償諸貧家日督之公乃延諸貧家以酒食曰若
幸與周有鄉里分周故善吏也忍窘其妻子乎於是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三
諸貧家多感勸出券不復取乃擇隙地居周妻子親
爲文祭周墓 武宗皇帝南狩有司供帳吏緣爲姦
平陽散官錢除斂富室惟河間據郡中錢治具軍民
不擾供帳以辨河間廣平京師股肱郡素稱清穰難
治聲名籍甚 今上卽位擢用良吏始遷公山西叅
政分守大同有巡撫張某者不恤軍士穀尚未熟委
官促糧軍民驚擾公入言不聽卽遣押弛其限軍
民始定巡撫不悅又暴動軍士築堡沙磧公固爭之
亦不聽軍中已有異言畏公不發比公回省不越月
而變作張遂成焉及改守冀寧道首捕妖賊下之梟

獄晉人無弗稱快尋轉江西憲使時省缺布政使方
徐御史者薦曰張羽德量渾厚心事光明操行剛方
才猷老練若舍羽推補別省官員是舍驥而索鶩也
公雖抱質敦厚生平不喜造請權貴當道嫌之乃左
遷貴州至則出納慎防吏不敢私一日吏白徐金舊
規不報公盡數登籍久之晉南京大理寺卿多所平
反有疾乞休 上溫旨勉留未幾轉南京工部侍郎
又部主事王度嘗捕治京猾滕氏不法事王憂歸會
考察被滕譏吏部欲黜王公曰滕之橫京師誰弗知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三
者獨王能捕之顧肯納其賄耶王得不黜先時經營
吏率以裁省爲能市材率不予直卽予莫能償其本
衆苦之公三度給價尙無退怨尋再疏乞休會被推
本兵時黠虜入寇三鎮告急乃不復敢言去頃之考
績還以疾卒于淮上年六十有四初公七歲時母病
爬頭蟲甚爲苦公默取吞之蟲不復生少受學於陳
生甚嚴公時密歸省陳初怪之後知其爲母也益加
愛重繼母楊淑人年少公事之甚謹家貧好學雖羣
書博戲手不釋卷性謙抑寡言衣服居處其儉素平
居未嘗言人過亦不喜虛美人處家教子嚴而以正

每日凡事讓入不可傲慢又曰溺愛反為不愛居學
 與諸友取分膳銀佳原五人中有貧者公議均取諸
 友皆樂從贈公自什方歸頗貧公將赴省試辭贈公
 昔嘗貸金于邢不能償邢移書讓之贈公辭臥繼母
 泣道邢事公憤然曰父孱子憂何以試為夜行三十
 里出費償邢山路阻險夜行幾不利歸贈公覺大驚
 史與典地為賞步行赴省其睦宗族皆有恩禮每道
 書曰為士者當自重勿入公衙為民者當守法勿犯
 有司母家子孫零落止有二孫牧牛于人公收養拊
 立憫恤吳聶二友病故旅邸與歸其親百戶陳聖襲
 職被盜裘蓆來謁乃易衣醫瘵亦贖使完歸蓋公與
 人處向恂若無所能而見義必為萬折不回居常于
 錄先賢要語帖置左右以自警切雖年逾六十位至
 九卿見僕吏鄉人未有情容子嘗以為西漢周勃張
 歐之輩人也公心本純誠雖鬼神可通其舉鄉試會
 試之先皆有火光殞于庭父母親見在學時友人蕭
 鳳妻迷于邪語不知恥公每至其門輒避匿曰張大
 人來也後諸友同以物鎮邪夜投磚石于諸友號舍
 獨不敢犯公贈公居什方時病革公日夜奔泣比及
 界夜昏路不能辨忽有至縣留即不聞時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六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七

吳山傳

贈公幾死復生人以為孝感云巡按淮揚時泗州察
 院有妖劉御史至夜驚不能寢公居數日妖不復聞
 後劉復至不敢入召問守者云張公住時止見一鬼
 甚大捧藥跪牀下耳然則公自行人御史以至廷尉
 司空所至効績豈偶然哉

南京工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燕泉何公孟春

墓志銘

羅欽順

嘉靖甲申春南京一二郎官疏請更議大禮有旨廷臣集議何公子元時為吏部左侍郎前後疏三上勸上從初議甚懇既而請更議者條舉十三事以證其說公偶得其草即夕具疏逐條辨析甚詳既入遂偕百官伏闕以請久之未得命則相與號泣于廷上聞之震怒下羣臣獄罪謫有差而奪公俸一月尋調南京工部於是中外論薦吏部會推頻年不置忌者常力沮之丁亥春引疾乞休特准還鄉調理明年六月明倫大典成俄降勅諭坐公以鼓率朝臣伏闕喧嚷前職為民再踰年都御史張公翰疏稱公有經濟才不宜終廢不報丙申五月朔竟以疾卒距其生成化甲午得年六十有三而家居十年矣有識相弔皆為天下惜之公諱孟春子元其字別號燕泉先世本吉廬陵人由吉遷廣在元為都統鎮柳桂者又自廣徙梓傳至合州同知諱儀堅公曾祖也大父諱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諱說刑部郎中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大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性稟超異方數歲聞人誦長篇已即能覆誦黎文倍公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八

吳山館

見口為奇童長遊李文正之門文正每携公所作以示同官曰此吾楚後來之傑也壬子鄉舉第二人連登進士第將試翰林庶吉士會丁父憂丙辰授兵部職方主事鋒穎日見歷陞員外郎郎中大司馬馬端肅公劉東山公皆器重之東山公每有大政及邊方急務率與公商處他司疑事亦咨決焉及丁大父憂去官東山念之如失左右手嘗奉使山西查理馬政繼往陝西毫無所漏巡撫大臣亦有被公論劾者因列上五事僉以為當俄丁繼大母憂又丁母憂壬申權河南左參政其施設務在便民嘗行部在鈞州得獻徵錄卷之五十三十九吳山館公移稱山東盜起宜集民兵為備公以傳聞未必審費時不可失待不行既而果無警時惟大梁一道免於騷動公之力也民有失婢者得尸井中無所歸罪公稍加窮詰即獲真賊時稱神明入為太僕少卿民老幼相扶携沿道扳戀依依不忍釋其得人心如此在太僕上言馬政究其本末兵部取為條例奏行之寺儲折馬價銀本以備重大不虞之用武廟欲取給他費公與同官力言不可事竟寢戊寅由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興革尤多事具撫滇條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九

吳山館

斬獲餘萬計民大悅捷聞賜勅獎勵因改立永昌府
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賦入歲增若干石論功陞俸
廕子皆辭辛巳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壬申改吏部公
與喬白巖林見素彭幸巷汪石潭諸公素相善同時
居位謀議施設多有助焉無何相繼引去及諸公物
故聞之未嘗不流泣也天性至孝父卒扶櫬南還至
黃州街風飄舟下流二十餘里抵觸石崖舟中人皆
奔走求免公誓與櫬相存亾頃刻不離翌午方定居
喪哀毀骨立弔者至不忍見聞母宜人病痿弗良於
言公常意揣色候凡致請必見領一夕寇將至亟負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二十 曼山館
之入山巽以二僕僕戀所携積力命棄之遂得脫寇
退而汲粟積尤存撫長弟妹婚嫁以時所以資給之
皆厚貌癯神暢勇於有為歷事三朝多所建白有人
所不敢言者伏闕時有老中貴識之訝曰是在先朝
言事多矣今尚爾邪公正色曰某始終惟是一節雖
以議禮忤 然天下逾亮其剛直云自奉儉約而
仁於故舊如 士有誠不樹私黨雖素所愛有犯必懲
故所至人皆畏服於書無所不讀參互考訂博而能
精曆數兵法奇通之術皆臻其妙詩文清麗豐蔚一
時作者多推讓之所著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間日

分義百卷撫滇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恤刑
書奏議及舊稿通數十卷孔子家語賈傳新書陶靖
節集易疑初筮西涯擬古樂府皆嘗為之註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正

南京工部侍郎張公鉞行狀 劉麟

張鉞字文甫江西安仁人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
其世士授... 遂昌令遂昌古蠻荒之域俗用
黨強號稱難治鉞至首以教化安養為法執法平恕
獄無寃滯會江西姚源盜蔓入浙境時承平既久民
不知兵公倡勇敢結守備也賴以安在遂昌三年以
內艱去民立生祠祀之丁丑服闋赴京擢陝西道監
察御史正色侃言獨持風戾宸濠謀逆 朝廷重臣
有陰附之者鉞首發其姦 武宗欲南巡率同官連
疏以諫伏闕不起至屋中使溫諭直聲聞天下正德

獻錄

卷之五十一

主

十六年奉 命巡按廣西吏部尚書陸完刑部尚書
張子麟皆宸濠黨也濠事敗二奸倖免越劾奏之置
法黜濠梟官姚鵬及靖江王府長史胡傑等諸王
不法鉞奏請裁抑皆懼而自戢老奸宿猾望風遁迹
嘉靖改元疏請復經筵崇聖學其言深切時弊癸丑
進小字守以外艱不果赴丙戌夏服闋補金華守是
歲民苦旱倉廩告竭賑貸弗給越為請於上司蠲
明年民租復弛監禁以活民命屬邑永康義烏俗健
訟案牘山積鉞推試察微澆俗頓革期月政聲大著
去官在夢屢致書稱勞鉞謹謝不職己丑遷浙江海

道副使時倭夷漳寇出沒為患不常鉞嚴令申儆奸

民以海舶取利乘間為盜入境則倚豪勢為淵藪鉞
速治當路者數家悉置之法由是盜賊屏跡自浙遷
福建參政再遷湖廣按察使貪官污吏聞風遁去楚
府有指揮楊姓者為工爪牙導之不善竟逮治不貸
搏擊豪強人咸畏服又遷四川右布政轉左布政使
庚子進南京工部右侍郎簡工虞之弊率郎屬以身
先之辛丑 九廟災鉞上疏自劾不職乞避賢路弭
天變時留都同疏得命者凡五人若呂柟鄒守益
暨鉞皆一時重望去之日士民莫不惋惜家居常謂

獻錄

卷之五十三

主

諸子曰吾受國恩厚雖蒞官從事不敢不盡吾心然
才質所限負吾君多矣沒世之後其勿以恤典為請
諸子守其訓故卒之日贈諡不及

南京工部右侍郎程文德傳 實錄

南京工部右侍郎程文德浙江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以編修揚名論吏部尚書汪鋳連下詔獄謫信宜典史歷陞兵部主事郎中廣東按察司提學副使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改吏部尋加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簡撰玄文文德素講理學所撰不稱有會推南京吏部尚書 上擬文德欲脫不經之奉特旨調前職文德疏辭勸 上擬享安靜和平之福 上益怒以為誣謗削籍為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卒貧無以殮文德篤學修行稱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十四

恭

儒者然好談當世之務率迂闊而難行雖嘗自以其學未究於用而識者不以為然後贈禮部尚書謚文

南京工部右侍郎嚴公時泰行狀 應入獻

公諱時泰字應階漢子陵裔世為餘姚人登正德辛未進士筮仕深陽敷政清勤邑人張湛者素兇悍睚眦殺人莫敢誰何公廉得其實擒之僉言貫惡既去閉里安生有昌黎驅鱷之論是歲恒陽烈天枯槁無所施方公躬親禱雨隨車而應屢登薦剡徵授南京江西道御史以威曉例改鎮江府同知轉福建臬司有浯洲場者與島夷相鄰恃鯨波之險三十餘年課賦不輸算敢往徵公曰為君之吏奉君之事豈可以風濤之故而自阻哉遂揚帆抵場旬餘輸稅萬計當道廢之剡章首列尋陞雲南永昌府知府係新設特賜璽書內有命舉爾出身科甲素有才幹非特賴以撫安而實資以控制等語公抵任開州治設學校撫民夷鋤豪惡其土官宰烈猛等地方相攻討天朝買象之價焚曉諭之文毀館穀之所故親詣其地諭以朝廷威德責其前後罪愆酋具賂以金帛奇貨十餘萬卻之是夜縱火焚營急持勅命僅以身免夫酋心慮賂不納恐加致討之兵預彰暴惡公更大宣朝廷威福酋始惕然與懼將蠻莫等地方退出天朝開設衙門息兩夷之仇矣故民夷有草木知名之謠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十五

史川集

昌有淫祠結黨與妖迷誘婦女公命拆之撫按交章
屢薦朝廷有着吏部擢用之旨後陞山東兵備副使
其年水旱頻仍民艱粒食公特疏奏停起運民稍蘇
息又多方設法賑濟充曹之民活者數十萬讓接黃
河不時淤駛公經略有方水患彌息迄今賴焉尋轉
廣東參政時征安南有功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大
享明堂恩封三代制曰身若不勝衣而其弘毅之量
足以扛負國紀言若不出口而其文明之藎足以黼
黻皇猷投報抵劇休有烈光忠亮之心純白之行介
直之節三十年如一日也捧表入賀陞福建按察使
陞四川右布政使未任即轉左轄徵財賦審緩急
廉出人時建九廟採木於蜀夙夜圖維以副其用賞
銀十五兩紵絲一表裏白草番猢猻平之都御史張
時徽奏功賞銀十五兩紵絲一表裏尋以宗室屬籍
久絕部為題明陞南京太僕寺卿期月轉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四川時都蠻不靖荼毒西土稱王者十餘
人公出奇兵征之俘斬千餘名顆渠魁之稱王者亦
投首露布以聞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加俸二級
尋陞南京工部侍郎捧表入賀萬曆引年而歸卒時
嘉靖二十九年年七十有二

南京工部右侍郎郭公鑾墓志 李璣

南京工部右侍郎郭公諱鑾字允新三泉其號也嘉
靖戊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南京官邸按郭氏本太
原人其遠祖思賈於高平因家焉遂為高平人恩七
世孫曰欽者為公高祖封御史欽生質知光州 憲
皇帝知其廉特勅褒異之質生定歷知通邳鄭三州
定七子以長子鑾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而次
子城判安州封翰林檢討者生鑾及公鑾任長史公
與從弟鑾又同年舉進士鑾副使而公復為侍郎以
是高平言鉅族無不推先郭氏者公生稟奇異自幼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二十七
善文詞出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先諸弟子嘉靖辛
卯為于鄉而舉進士則再科為乙未是年 上既親
賜諸進士甲第矣乃又御文華試選二十八人讀書
于中秘蓋自 成祖肇開館選後雖歷朝有行而親
試慎簡茲定再見焉公被選益肆力于學望日起辛
丑授檢討尋丁父憂起考九年滿陞修撰已又奉命
修我朝會典壬寅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有清黃之
命丙辰陞國子監祭酒丁巳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公
戊戌春分考會試壬子秋 上命偕官允尹公主應
天試論者咸稱得人及公任祭酒則又端模範飾訓

典本經術造士而尤以德行為先故一時及門之士
彬彬循循習為一變惟公待人恕而自檢實察既且
勞公務手又不釋卷以是痰火病盛作會又哭其女
既而南鬱鬱不自平竟卒距生弘治己未十二月初
三日得年六十 上聞為遣祭給紳士得計無不悼
惜者余與公相處二十年餘口不言人短長事即羣
中有言者竟不一接齒至事關官常而分當為者則
流首任之曾不徇人而失正人又言公家居痛母李
早卒奉父安州公尤長史公皆甚謹眾尤罕及作文
有典則詩泥著自成一類其為人有翰林詩稿國
賦徵錄

卷之三

三六

學文集家居集若干卷藏于家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王公尚合葬墓志
銘
李開先

嘉靖丙寅八月十八日合里王公幸公嘗有言大凡
身後之文不忍誇張大過官者止敘其世系家眾
及生歿殯葬月日有官者總序終身歷官於前略取
重大事實點綴於後足矣今體公之意不敢飾也公
姓王諱昂字承晦號杏里九歲喪其母慰安厥考拜
送平賓有非童幼所能及在學為提學陳公鎬趙公
鶴所稱許由嘉靖二年進士授太常寺博士丁父憂
服闋除前職尋丁繼母憂服闋復除前職十一年遷
陝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二十九

河南道監察御史明年河東巡鹽又明年真定巡按
十六年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十九年遷陝西按察
司副使整飭西寧等處兵備二十一年陞甘肅行太
僕寺卿聞者以為屈二十二年改陞四川按察司按
察使未任即有陝西右布政使之擢二十四年轉左
踰四載為織造事降浙江左參政久之福建缺按察
使同官擬必首公報至果然三十一年復右布政於
河南已調山西右布政已轉湖廣左布政三十六年
四月推雲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兼贊理軍務二十七
年閏七月拜南京工部右侍郎以言者致仕歸大抵

守法奉公責備所屬不以法假借於人未免因而取
怨然君子見之則稱不絕口云自釋褐及投筮四十
四年俱在嘉靖之世初觀政兵部未嘗不一日趨朝
升部大家宰間其勤取選日留作選首得除太常寺
博士因大司馬彭金兩公薦之也遇國恩贈父為博
士母太孺人妻孺人太常大小職任俱一流止一博
士乃儒官小有失則陷之以禍而搆之公當之三年
道眾竟無所乘其隙在道日會試監試場中凜凜畏
之主考及禮卿各有棘閣詩公首和之大為夏桂洲
所許巡河東鹽課歲辦額銀外多積餘銀十餘萬兩
除補運先年逋負邊餉其不盡者預解邊鎮以備後
日之不足聞大同兵變選壯子弟習騎射於圍以備
應援獲鹿縣有李姓者繼母將其夫閉於室縱火燒
灰誣其子以殺父重罪繫獄待決十年餘矣一鞫得
其情將繼母抵罪定州亦有李姓者父以惡疾自經
繼母告官以為其子致之問成得公而釋其尤可稱
者活貧屈男女百餘人則其巡真定時事也總督江
西糧儲帶徵拖欠料價銀二百五十餘萬官不刑民
民樂輸官工部誤以為陳郎中之功奏陞少卿而公
不與焉撫治西寧番漢錯居邊境寧謐論者以為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十一

畫有法竟絕外黨故薦者稱其有屏翰之才撫按前
後保舉二十三次處置寧州均地事尤得其宜復遇
國恩贈祖父參議而母妻俱恭人云在陝給公文有
限該吏遲違者定數責之納糧銀者自行稱兌庫藏
官吏弗容近出財物有識巧詐侵換者計弗行出納
羨餘雖少至分釐必登籍呈報裁抑太監織造料價
銀二十餘萬且不循舊規分派百姓直給官銀以彌
侵羨至今每次織造止用銀七萬兩遂為定制當時
雖身致詔獄謫官其為國節財省費而民困甦矣肅
逮至京原詰奏太監劉清即成亦天道也降浙不控
其志分守嘉湖道巡至嘉興見其久無城郭慮有寇
患遂違眾力修之工完未幾而倭奴猖獗士民安堵
眾始服其先見矣在福建修泉州萬安橋專委方知
府而計度悉出於公獲海寇百人巡按欲盡釋之公
執不可縱之是召亂也巡按不聽乃今倭害一如其
所料湖廣麻陽兵回沿途虜掠良家男婦子女四百
餘名口匿之舟中公下令亟行搜檢眾懼而遣之
遂差官訊其鄉貫揭榜招領及歸任仍有童稚者三
十餘尚給廩食於官舍以待識認者未至雲南之先
土人丁直白咬聚眾或間歲或比歲一出溪澗劫掠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十一

居民必勳官兵剿捕互有勝負而士馮物故久不能
堪公則先揚兵威繼行撫諭彼乃悟而率眾歸附願
作良民因集儒官輯古經傳語成書名曰同倫類訓
給之誦讀南中士庶欲卽山中肖公像祠祀之公力
止之俾建真武廟以殿疆域滇南人擬之銅柱云開
元盛龍江土田獲灌漑之利室處免滄泆之虞升菴
楊慎嘗以文稱之至今傳焉公以弘治辛亥二月古
八日生至卒得年七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全公元立神道碑

申時行

余入詞林則聞長老諸先生亟稱少司空全公之賢
也公沒且二十餘年墓木拱矣其孫天敘今翰林編
修虛隧首之石圖所以不朽公者而屬余爲役余旣
心嚮往公重以編修君之請義不得辭按狀全氏自
漢桂陽太守柔以避亂家錢唐子琮封錢唐侯而全
遂著稱江左越二十七世常宋光宗朝曰權者以侍
御史改青州同知乃卜居鄆之光溪是爲鄆全氏始
祖于二曰鼎曰俎以兩朝成晚益貴重入勝國無仕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
者明興始稍稱受職蓋從青州公十數傳而生澹菴
公倫博雅方正里人嚴事之卽公曾祖也倫生文瑜
文瑜生政學者稱南川先生由歲薦爲博士所至甚
得士心後公貴封翰林院檢討配宋封太孺人生夫
夫子四公其仲也公諱元立字汝德別號九山生而
奇穎讀書過目不忘諸名哲從南川先生游者一見
皆嗟異或以經史大義難公公條答神駛諸公心器
之弱冠試有司高等府倅某者館公衙齋館人病且
殆公從戶外來扶持者恍忽聞鬼語云全公至矣
避之公試爲朱書懸於寢病隨愈人以是奇公

乙酉舉鄉試三上公車不錄乙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酉授檢討辛丑充會試同考官所舉多名士尋丁南川先生憂哀毀骨立服闋補原官同修會典戊申滿九載考進修撰尋充經筵講官辛亥冊封魯藩藩以例厚餉公公立謝之去王故雅重公為題九山圖以贈曰茲無點太史裝也癸丑復回考會試得人如初先是河套議起分宜忤督撫曾公銑請于上建論歿并傾貲溪次第碎西市舉朝冤之莫敢有言者公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史獨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大抵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辛卯

史記

以宜淫敗詞連動貴人勳賈人居間欲寢其罰公不吾不持惠文議勸賈人後辛矣奈何復捷吾法立不許南光祿缺卿太宰難其誨乃以屬公公警光祿事井井如家裁庖丁汰冗食清幕僚乾沒者歲贏金錢若干著為令辛酉遷南京工部右侍郎所領水衡筦權將作諸務較他曹稍劇公左右大司空百度綜核歸於節慎無異太常光祿時也居數月以入賀行會歲旱言官以故事請兩都大臣當自劾公笑曰太孺人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搖搖懸旌也維王父慎菴公缺然恩命故忍而及今度吾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辛丑

宏尉爾雅登作者之壇有集若干卷藏于簡謝政歸
髮且斑白益嚴奉太孺人出必告反必面歲時舉觴
不得太孺人色喜則不樂太孺人屬病公徂秋涉春
不解帶藥餌必親嘗即諸子息更前侍太孺人太孺
人心不得公則亦不樂及喪太孺人一如喪南川先
生竟以積毀灰世稱公純孝云生平無他嗜好雅不
問家人產垣屋數椽與伯仲白首相向奉吏所入爲
內外諸慈親舉火者常什伍也雅性耿直負節概疾
首媿媿無問厚官貴游稍不當意即正色譙讓不少
借公嘗典教內侍故事多煦煦優容之公獨侃侃者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五十六

弗事者夏楚不貸比編修君步公武典教有長年巨
增談之動色云噫若公者即才不究施位不滿德乃
忠義慷慨身任偷常亦既較然慕於世矣老成雖謝
謂典刑尚存非耶公生于弘治戊午閏十一月三十
日卒于嘉靖乙丑三月二十六日享春秋六十有八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白石恭公汝楠行
狀
茅坤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穎異甫八齡隨父夷軒公遊
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以兒年隨
父人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座大驚年十八舉
進士授行人函璽嘗賜齊楚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牒
名山賦爲詩歌錢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
曰漢之禰衡也與燕張言河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
晉安王慎中錢唐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
輩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問翩翩海內矣已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五十七
念父夷軒衰絀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以便祿養
於是改南刑部尚書顧公東橋問人也雅奇公才公
至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歸德故州也雖陳之
間多巨盜稍稍聚竊觀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
爲郡太守佩二千石印綬首出填之下車不數月郡
中肅然當是時公以強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
歸築一室於前山之麓且恥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
身也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
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所刻
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服故多廢

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以經術醜醜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于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絃誦其中予嘗吏粵南過衡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父老並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珊戛金石抱經倚席警次如掌蓋漢文翁守蜀之遺也封以內多名山岫嘯祝融七十二峰之勝而公故善詩政暇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附古者列國之遺郡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既去郡之薦紳先生帥吏民尸而祀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十八

公又上章乞終養不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遊上章不得也迺過江西邸舍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公父子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輒過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時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有久之夷軒公病且革公與樞來歸服闋徙山東按察使再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為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邑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呼祝釐西齋宮上從中望見公貌寢出為

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蒞官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為然鑿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鉛華合響即劉諸大夫矣歸德以後稍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相高守衡州則寢寢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予察公貌而扣之其息深深也又若泠然萬物之外而世之升沈顯晦不以侵鬪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為多公生平好著作不事生產內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並聽臧夫人操筦籌謹出入而不之知故公自少服官至卿或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三十九

共從遊往往若披穆風神解以去亦忘公之歷官卿貳者嗚呼若公者詩稱不競不綵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僅五十而沒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問識不識相與其指而號為之潸然出涕計聞於朝天子為之祭葬中士大夫移書臨弔者不絕所著六經札而下別有自知集樞筦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于

南京工部侍郎劉公慈傳

劉慈萬安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司空尚書郎嘗權稅
荆州多惠商之政已出知嘉興府時倭夷犯浙西兵
部尚書張經提兵歷境慈為調度糧餉民不勞而事
辦比趙文華以工部尚書視師海上暴橫索賂少不
如意陷以大辟慈終無以應之第相見不激不阿而
已文華卒不能害後轉兩司薦陞太僕寺卿擢僉都
御史巡撫湖廣慈約已勤職每日詳檄案牘常至夜
分喜諸司陳說利害凡建白當事請者即付之施行
常浴竹峒河以殺漢水之勢沿江郡縣至今賴以播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四十一
植先是解中鬼物查出侮人前撫公多不利去或勸
慈改為慈以財誦重費訖不以介意施州土官單壁
劫印丞嫂將謀為不軌慈上其逆狀討之自駐荆州
而遣守巡官督諸將分道入剿又親書方略日致營
中令諸將奉以行事攻圍半歲單壁力屈自詣轅門
伏辜比罷兵還省陞大理寺卿尋轉南京工部侍郎
然竟以兵事積疲邁疾行至潯陽道中卒

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新城方公

廉神道碑

汪道昆

上紀元壬午秋九月甲戌故南京工部右侍郎方廉
考終新城有司以聞卹如典任子城奉諭舉葬事得
兆天柱山之陽則以吳人周天球所為狀抵刑部右
侍郎王世貞為志銘奉淑人羅以附甲申春正月
上遣藩大夫祭之於是城述制辭若狀若志若銘抵
不佞道昆俾勒碑墓道方之先世著嚴陵白雲原建
炎中以世醫著其後率守世業不儒則醫至公高曾
從新城以儒著者在唐則處士干在國初則徵士質
狀徵錄 卷之五十三 四十二
以文學起新城訓邵武論建寧者則貢士原源季父
詮母弟溥皆造士源為公大父是生公父模配錢淑
人首舉公而公善病即在外傳雁不程功公無煩父
帥孳孳受業以居邑草昧無繇得師遂入省從明師
遊愈益攻苦比還邑省覲率徒行或病其勞則曰吾
徐行二舍得腹藁一篇吾固就此不為罷耳形家言
新城學宮不利請遷城北多福寺更之寺僧恃之強
縣官不能絀沙門洪聰夢神人語有社稷臣當出其
中第勿爭既竣工公以庚子與計偕明年辛丑召對
公車除江西南康府推官折部獄如迎刃若然而中

桑林所部以爲良移劾郡獄皆就公治部使者行縣必公俱公操法平無枉撓既迎父養郡舍又以天年終貧無以喪賴上官賻至始歸葬主爵舉公卓異下徵書服闋入朝例得臺諫公謝主爵廉何敢擇官如必及簿言責非所任也乃受祠祭主事歷主客員外郎精膳郎中 上有事齋官罷朝餘十年所公時時帥諸同舍計朝儀同舍或風公卽堯舜無所用垂衣安事綿叢及庚戌虜入 世宗猝臨朝公相大宗伯上朝儀循行無所失時宗伯爲雲間徐文貞心獨多公會島夷數寇吳雲間首及於難大宗伯言之太宰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四十三 則以公出守雲間公全增陴深塹以杜憑陵列亭障宿甲士以張犄角寇數萬薄城下公率以暇應之城內外恃公爲安而甲士間出奇俘伏莽寇無所逞乃奔公以上海故無城再被寇議亟城上海公躬巡工城成朝登陴而夕禦寇寇無所逞乃奔公左顧而伐寇謀右顧而詢民瘼亟請停征發寬田租郡事故繁多弊藪會兵事起羣小乘而叢奸公畢力一振之其去如落遂以良二十石 賜金綺尋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備九江傾郡遮道罔不可相率置祠事迄今俎豆之九江當楚蜀下流 亦官有殿材之役公薙桂

符毋號澤飭六傳毋稽程無何進廣東布政司左參政會嶺北有三巢之役率僉辦公當是時大宗伯業入政府適江南撫臣當更置首推較故雲間守補之上以爲然尋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軍督儲如故公以兵荒代至民將不堪抗疏數千言直陳民間疾苦於時得減賦百餘萬不啻出民溝中乃汰冗兵併治兵使者請專設大臣治水利其言皆石畫尋進右副都御史中言者罷歸 穆考卽位起南京大理寺卿尋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理淮揚諸郡故事中貴人守 皇陵者闌受民詞公按制禁止之罷勿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四十三 受及公以便計得請漕如期故事徐州單出丁夫任二洪復公憫其偏累則省漕司米易價募之請留徐州商稅以佐河工罷如阜屯兵以蠲坐食歲計減損踰萬絮令爲常尋轉南京工部右侍郎羅叔人卽世三引疾請老許之公歸仲弟少府炬季弟典儀秋左右杖屨怡怡然與之偕日討諸子姓而訓之先禮讓而次文藝乃治家廟葺先塋拓墓田修宗譜於是五宗雍睦門內外無間言邑中田賦多飛匿上書檄均人經之歲大侵請縣出倉粟以賑慮其不任而中道殍則又出私粟作糜舖之松葛二谿當巨湧之淫

堤梁悉圮公倡衆築堤以備水溢甃石梁數十丈爲
青雲橋新鄉先正許公遠祠修縣志斤斤務持大體
庶幾振既往而詔方來丘壘州閭靡然顧化公年七
十乃置高會召諸近屬周親比各盡驩卒爵而語之
曰今而後吾將不與賓客事矣先期舉曆卜日志之
心及期則命于城糅家藉以傳百體既而就枕屏家
人勿多訊以擾吾神卒無遺言瞑矣公息子二長卽
城納婦凌大應者字鍾氏女四長適太學生鍾應星
次適南京右府都事俞希范又次適諸生徐正蒙周
古士孫男女各一人不佞夙嚮往公已復寓公字下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三 四十四

當公刻食神人業以社稷臣命之顧位不過侍郎澤
未及天下不警何居要以特立端行功見言信古所
謂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公其人也謂
之社稷之器誰曰不然藉令異日者書名太常野史
氏請以是碑爲左契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理川江先生治行

狀

顏備

先生姓江諱治字舜卿號理川頴頴後伯益之裔也
食邑九江以國爲氏其後累遷而家鍾陵者則自文
忠公始公生孟誠孟誠生啓明啓明生贈通議大夫
正奇正奇生贈通議大夫玠號晚翠居士晚翠公娶
於楊生三子仲乃先生先生狀貌魁傑目光射人爲
兒時輒昂藏不羣五歲就塾師受書一過卽能成誦
十三歲舉茂才每試藝哀然高列先生家故貧晚翠
公至以通賦逮罪先生適驚其廬舍以解尊人之厄
自鹿根躡屨上書謁孫忠烈公公嘆曰此兒能孝他
日必忠因試以小對先生應聲答之忠烈公大喜拊
其首曰此千里駒乎公旣賢先生而又知其家四壁
立乃館諸別署復衣食之逮忠烈公歿宸濠難先生
奔入豫章城縞衣練帶伏棺哭之極哀藩臬諸大夫
咸謂江生劇虎牙而哭孫中丞也信國士哉時王文
成公一見稱之授以三關四要之旨先生自受知兩
公聲稱籍甚而先生不自喜也益刻意尚行發憤讀
書乙酉鄉試果以經術爲王石梁公首選屬厄於主
試者爲江右第二人時年二十餘尚未娶金谿吳中

水西沱公高其義以女妻之先生之得吳淑人也協
心併力奉二尊人吳淑人知先生苦於貧又時脫簪
珥市甘脆以佐養由是二尊人靡不當意日融融然
樂忘其貧矣丙申歲晚翠公與楊太淑人下世先生
拮据襄大事惟謹偃蹇公車者二十餘年未嘗以貧
故有所干謁間有以私請者即正色拒之後石梁知
建武郡聘入署中建武人執經造請者履錯於戶先
生爲之說經義譚名理人無不敬服馬丁未登二甲
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北虜犯邊衆多股栗先生初涉
仕途慷慨然以夾誓諸曹郎壯之爲刑官務執法秉

賦說詳 卷之五十一

公不少假借會藩王觀炯多穢德兩臺使具疏請
上裁疏下司寇議諸曹郎以議貴欲薄治示警先生
慨然曰滅倫大惡也卽藩王寧得而庇之庇一藩王
而民俗其浸淫乎於是報疏竟真之重典中丞商大
節以備虜獲罪益權貴人中之也大司寇逢其意卽
議灰獨先生抗辭曰殺人媚人可乎主議者心愧竟
從未減凡獄獄多所平反至冤貧墨吏率無所假不
茹不吐先生有馬旋理刑滿漕事竣會東粵缺督學
使廷議謂非比部不可於是先生領選書行諸所條
敘以備行 文爲先士風翕然不變權貴人

請托固謝不聽風裁凜凜乙卯鄉試得七十有五
中王公弘誨袁公昌祚馬公象乾最知名是秋臬司
諸大夫咸在棘圍獨先生署篆兼掌鹽政守藏吏進
羨金千八百兩先生奮曰若分何以羨金潤我哉厲
色叱之令卽解藩司以充軍餉先生名益著陞南京
尚寶司卿三載考績陞太常寺少卿應天府尹缺推
先生攝篆事先生爲節冗費三百卻羨金八百清操
益勵三年考滿陞光祿寺卿尋陞太常寺卿頃之上
書乞骸骨歸一上不許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先生度
不得歸而國恩且浸厚乃勉就任時一上命織造先

賦說詳 卷之五十二

生掌部事力爲節省諸妾費中貴人不得侵掠多然
之間肆爲飛語欲中以禍先生恬然不爲動也又一
命下修理鳳陽三陵先生與鮑白陳公同往陳公疾
先生專任其事不十日而成工既竣一上乃贈其祖
若父爲通議大夫母楊氏爲太淑人廕一子人監讀
書項值邊警先生遍查庫藏所積銀得十有五萬卽
令解京以濟邊需湖口舊有部使者推稅甚爲諸商
人苦先生卽白之大司徒馬公森南直指張公承賚
獨之至今商人德焉先生念在事已久復上書已休
一上知其志已決乃允先生旣歸杜門謝客不問世

事所與往來者惟窮交及故人子弟耳間與一二同志講學務相叮嚀敦實行視世之飾偽而塗民耳目者大有徑庭其素性厭聲華而好淡泊嘗以角巾野服出遊田間稍遠則乘一蹇驢一小蒼頭從之見之者不知其為江司空也每遇元旦聖節必設几焚香北向稽首過文廟必下車而趨春秋舉祀展謁如禮晚年貧益甚歲大穰家人數米而炊怡然自樂甘守清節絕無一私牘入公庭執政諸名公莫不推重歲舉大賓二十餘再荷恩詔存問年踰九十尚矯健無恙壬辰二月朔忽呼家人盡起先生亦起坐囑狀敘錄

子若孫曰吾生受朝廷厚恩愧無補報後母乞恩以重吾罪子孫各宜儉勤守貧無忘余言遂飄然而逝

南京工部郎中徐愛傳

郡志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邳州遷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壻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謫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深契之遂納贄稱弟子然以聖學為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邳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序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既而與文成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愛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顧之命愛亦請告歸方與諸門人謀耕雪上之田以待其師而竟以疾終矣年才三十有一也計聞文成哭之慟愛嘗遊南岳夢一瞿曇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語

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
多見采納居南工部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
大峰山而子孫微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五十三

南京工部主事李君滄墓志

魏校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世為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
遠者唐杭州刺史其子賜為參軍破賊有功遂家於
杭賜之孫德明為永康始遷祖曾祖諱秉良嘗代父
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諱仁仲父諱鑑母蔣氏君自
幼凝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
者莫不嘆服甫長卽有志讀書侍師唯謹年十四補
邑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薦赴春官落第南還適父疾
故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葬奠悉准文公家
禮限吟人太學時楓山先生為然酒甚語之正德戊
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絕而復蘇者數日每以不
得躬視湯藥殯殮忽忽如癡醉者兩閱歲遇忌日輒
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仲兄患足疾每自
外歸必至寢前省視祁寒盛暑不廢家事無巨細必
咨而後行季兄澤早世遺孤友杜方在抱撫育教娶
若已子卒以成立辛未冬服闋赴選除授南京工部
營繕司主事工曹嚴迨恒哀民財不肖者緣是乾沒
事涉內府多宦寺參主之積弊牢莫可破君范官一
以清慎勤自將夙夜奉公視官事不啻家事爬姦剔
蠹毛髮不可干以私不為利勢回屈始而物議齟齬

久之遂安以定今冢宰孫公爲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興作悉委之君條其材用徒庸卒減前什之五六不忍靡國一錢以重病民孫公甚敬信之儀真歲運甓俵官民艤附京師君督其事安靖識大體不爲細計民用不擾而吏亦無所容其姦事可使民則爲措畫纖悉舟航往來及居民商賈之在儀真者無老稚賢愚咸誦其德儀真當漕河衝置壩蓄水惟大僚迺啓開洩之中貴人利舟便多決開以行君以法守拒之屹不爲動懼而止者甚多或贈以文綺之屬君例堅辭不受中貴人亦雅聞君名不敢強乎生有守皆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五十三 吳山館

此類踰年竣事而還復差司漕江由分竹木厥君以疾辭時少宰石公署工部曰此非李主事不可必需其愈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藩府戚里有漏稅者君追而治之不少假借雖同事者亦憚其風采初乾清坤寧災至是勅取大木上供君親事如平日持法謹嚴而用意一本於仁恕不忍重權商人財令價踊貴以病民頌聲播遠近冢宰陸公聞其名方欲擢置吏部以自助不意寢疾而卒年四十有七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夙慎勿材於公家爲吾平生累及卒無以爲殮妻徐氏盡鬻其裝始克歸柩賢士大夫相

與弔于朝行旅之人故有德於君者相與笑于野門生耆老之在鄉者相與白於有司爲立里門以旌之曰清修吉士蓋君之積誠動人也友人蜀王教以詩哭之云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同符易質論識者以爲知言一清資質近道好義樂善不啻飢渴遊大學開楓橋山論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爲事退食自公輒閉門不出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而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說及近世詞章功利之習不以一毫經心嘗曰人之爲學當從人倫日用上實下功夫庶幾去去着實不爲空言故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五十三 吳山館

其學踐履多於講明可謂正正篤實矣夫修之年其所造當何如不幸齋志而沒不亦重可哀耶

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君廷仁墓

志銘

羅洪先

嘉靖戊子余計偕北上求友四方咸曰君不聞陽明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黃浙有錢王蓋指零都何善山秦黃洛村弘綱與紹興錢緒山寬王龍谿畿也未幾遇何黃兩君子途黃為入方厚簡重而何君則魁形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必依所學無少長敏鈍咸懇欵援證譬喻指畫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不為倦也其煦濡而且婉變若此自是足交相與問難辨析不少隱避後君歸田靡歲不相見見必踰月乃去庚戌冬大冰雪君留最久相語益合方期與余結鄰終老而病不可作矣又八年其子進恒葬君城東黃為志而以銘屬予予曰知君者無踰於予二人是烏敢辭君初名泰字廷仁晚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當陽明先生以提督之節駐贛也常聚四方君子論學君聞黃所聞於先生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又可失耶友人以不利舉業尼之不為聽會先生征桶岡襄糧追從相見于南康亾何丁繼母憂歸斬然以禮自度不徇流俗先生聞之曰是

能講以身者久之授以萬物一體之論與致良知之

說終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悟嘗曰吾人須從起

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

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其語學者每日學務無情斷滅

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覺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

孰有無而論莫若俱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

欺有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苦心察

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搖奪也惟其悟之甚艱

執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重復蓋謂舍此無以

為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法幾於一體之義而於

狀敘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吳山輔

言句稍涉精深微密輒搖手戎曰先生之言無是無

是凡海內談學之士人人善君君亦人人視為知己

至論學脉未嘗輕許誰何也君以諸生事先生在贛

趨贛在南浦趨南浦在越趨越一不以舉業為念每

試據理直書願往往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

不第辛丑授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今

幸聞其學又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

釋菜于祠而後視事乙巳遷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

主事分司儀真歲餘權貨蕪湖所至有聲滿考投牒

吏部乞致仕去不少滯滯是時年纔六十有四而貌

又壯實時論莫不以爲高君少善治生家故豐而自奉極嗇及聞學勇於克己而急於就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貧而後襄事嗚呼君之見重於師門者有以也夫向之先有伯勝者以好修聞里中四世至景忠景忠生汝礪汝礪生克平克平生潛字若愚若愚公質直長厚以君貴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生三子長奉武平知縣次春歷詔安合山霍山三縣知縣君居幼霍山與君同事先生而性慷慨有大節皆能不負師門

狀教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六

曼山節



ZW 21181888514177